

1911 年

第

卷

第

12

期



小說時報第十二號

六號室

俄國文豪奇霍夫原著

吳門天笑生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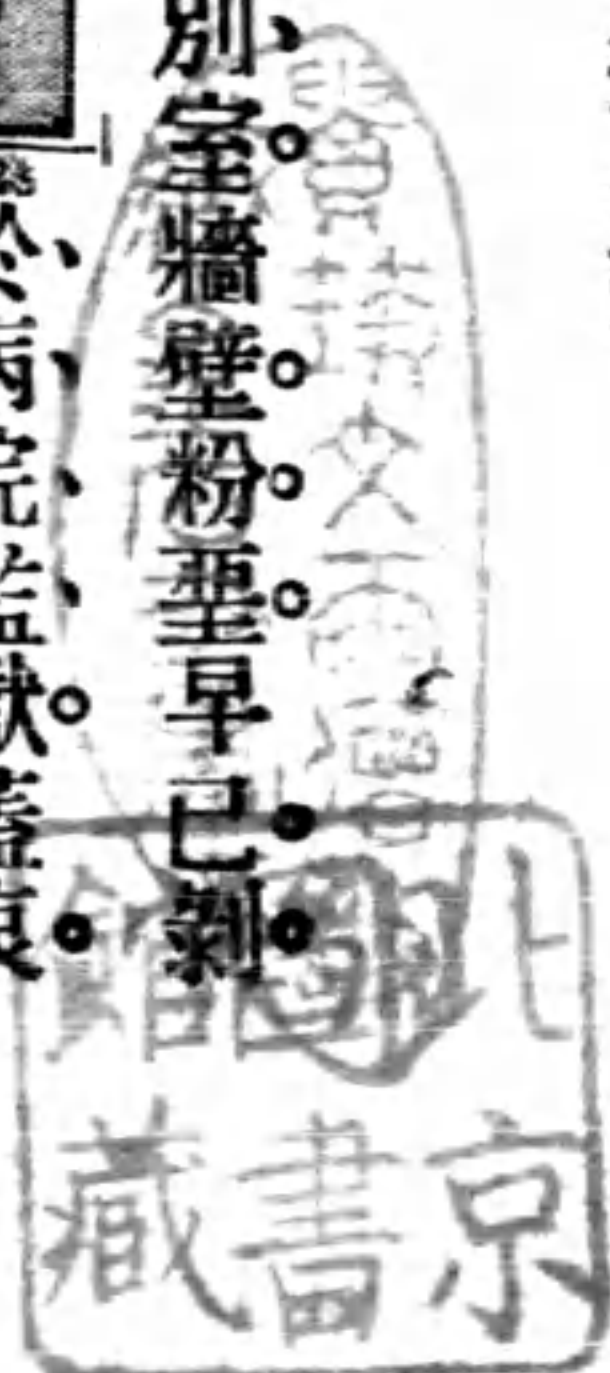
第一章

荒村寒市之間有一公立之病院焉。雜草沒脛。牛蒡、蕪麻之屬與人爭道。中有一別室。牆壁粉堊早已剝落。無餘烟突。亦賸半截。蔓草緣牆而上。蜿蜒如蛇。面對本院後臨廣野。一帶繞以鼠色之短圍牆。塔尖上。矗如刺刃。短垣則護以鐵叉。森森密如劍林。嗚呼。凡此別室在俄羅斯則往往施之。



之病院。服或縞或青。留待洗濯。以及破舊之皮靴。堆積如山。陰霉之天氣。時放惡臭也。在此積物之上。時見一漢口銜。絕大之烟斗。挺臥於上。駢聲震天。此人非兵非士。而身穿退色之軍服。徽章纍纍。終口不離。

於病院監獄。蓋哀慘之建築物。令人見之不怡也。自一細道入此別室之門口。開戶為一迴廊。壁際則暖爐之烟筒密如蜂房。更有病院中雜具。如舊鐵床。污濁。



身濃眉如山羊幾欲掩其眼赤鼻而聳肩此人頑強而無秩序喜預他人事而於己之職務輒忘之也一有不合卽以鐵拳毆人其亂暴無禮有如此者

迴廊之前卽占此別室全體之一廣廈是謂六號室淺黃色之壁縱橫作蚓曲形污穢殆滿天花板均成燻黑每至冬間暖爐之炭氣籠罩全室窗內均以鐵桿爲格望之令人生憎臥床上白色之被單漸成灰色而漬以玉菜之露斑斑點點蟹蟲奔馳於枕席間雜以種種臭氣凡初入此間一分鐘者幾有遊行動物園之感覺也

室中置有螺旋之床數臺其上着青色病院之服而裹以頭巾之病者數人或坐或寐是皆患風顛病者也病者之數五人其中一人身分略高餘者恒不及今入此戶口之第一人者身材頗博碩栗色之鬚垂垂頷下而兩眼則始終泣腫如葡萄有時支頤凝坐目注一處不他瞬自此而外咸爲悲泣之光陰或太息搖頭作乾笑而已與人語時亦稀人有質問之者亦決不望其返答也飲食之時常帶微咳兩頰微微作紅色或謂彼肺病亦已成矣

其次則有身體短小黑髮藍睛之一老人彼於晝間常躑躅往來於窗間時或盤膝跌坐於牀上口中作小歌嘯嘯然似雲雀之鳴興發又吃吃笑不可止夜間作祈禱握拳自擊其胸無事則又常以指穿戶中之穴此則猶太人墨伊瑞克也二十年前以焚燒其所經營之帽子製造肆遂成痲疾云

六號室之中。惟此猶太人最得自由。許其近村遊行。自在。以其處病院久。鄰近之婦孺咸識之。以彼僅喃。喃咄咄。從不加害於人也。故東舍西村見者不駭。此僅渠一人有此特權耳。渠常服病院之服。裹以異樣之頭巾。有時或穿一獵靴。有時且或跣足而曳草屨。每至一人家。則索一錢。某家或飲以咖啡。某家或啖以麵包。渠常鼓腹而歸。見人恒作笑容。且時時道謝。人故常厚與之。彼有所餘。悉攜以歸。一入門。咸爲尼克禿所奪。尼克禿者。卽非兵。非士。挺臥於迴廊之病院小使也。

猶太人墨伊瑞克者。其對於同室也。至爲親切。有時持水來。則分餉同人。睡時則爲人覆以衾。防中寒也。所得之物。或攜歸。遍贈其友。見他人帽有破者。渠卽殷勤爲之縫紆。顧他人均有精神之病。對之亦落寞。無有情誼。惟右鄰一人。名迦落孟者。與之更親愛。蓋其人之待人。尤爲和藹也。

伊文迦落孟者。今年三十有三。爲一室中身分之最高者。曾爲裁判所之警吏。及縣廳之書記官。彼之瘋病。乃爲一種恐怖病。恐人之窘辱。及己而發。終日恒抱頭而眠。身體作蹲伏狀。否則起而運動。則迴步室中。殆無片晌。凝坐之時。有時精神興奮。若狀似焦躁。少選又倦態矣。然而性頗似靈警者。每聞迴廊及庭戶。略有微響。渠卽欹頭聳耳。以聽念誰。至此間來。以訪余者。而面上卽露不安之色。似刻不能耐者。嗚呼。彼其憔悴可憐之顏色。宛然描寫彼心胸之煩懣。與長日月之恐怕之一副。照相鏡也。然其心之苦痛。雖現於面。而又使人一望而知。爲受教育。有智慧之人。兩眼慈善。而有光輝。不類癩者。渠除尼克禿外。

無論對於何人均親切表同情且頗謙抑有禮同室中偶有鈕扣落地刀匙墜案渠雖安臥榻上亦必疾起爲之檢拾以歸原主每日晨起必與同室周旋早晚問安蓋習以爲常云

當彼發狂時則恒緊咬其齦全身發顫疾步於室中如熱病方襲體也目光亦大異於平時一一詳視室中之人目無旁眴若他人於己有重大之關係者每聞人語又側耳以聽是否道及己事無所聞則掉頭而行然其己之所言則又了無秩序如夢囈如醉語又或半語而止顧撮其所語之大要頗帶哲學家之趣味社會學之詞旨如云人間世之卑劣社會之壓制正義之蹂躪企望未來美善之生活蓋其性質本善良而又素諳學問雖在顛癩之中亦足見彼之人格也又時時探首鐵窗之中信口放歌或古或今或全首或片段總之無順序不調和而已

第二章

先是在十三四年以前此村之迦落孟家者赫赫一巨邸也主人豪於資生有瑞羅開及伊文兄弟兩人長子瑞羅開方在大學堂之四年級距本業之期不遠驟罹急性肺病而沒由是迦落孟家不幸之運如長流之水續續而來瑞羅開方舉葬式之一星期間而老父又以欺詐浪費之事件爲人所控訴乃至以監獄之病院斷送殘生而其邸舍家具悉付之拍賣場中伊文與其老母遂孑然一身無復有長物也

當老父在時伊文迦落孟以修業於大學故住居聖彼得堡老父月月寄與六七十金以資其用頗極自

由今。驚。地。風。雲。一。變。生。計。斷。絕。不。得。已。以。課。餘。之。暇。賣。文。爲。活。顧。所。獲。良。細。淺。淺。者。且。不。足。以。供。給。老。母。於。是。以。生。計。之。故。決。意。去。大。學。而。歸。故。鄉。既。而。以。舊。友。介。紹。推。薦。入。郡。立。學。校。作。教。師。然。亦。以。與。同。僚。不。合。故。乃。辭。職。歸。其。中。老。母。見。背。而。亦。賦。閑。甚。久。金。盡。裘。敝。概。可。想。見。也。後。爲。裁。判。所。之。警。吏。亦。以。病。故。辭。職。

當。迦。落。孟。之。在。學。生。時。代。也。身。體。卽。不。能。十。分。壯。健。顏。色。蒼。白。容。貌。不。腴。少。食。而。多。睡。性。不。喜。與。人。交。接。蓋。其。爲。神。經。質。而。易。於。激。刺。之。性。質。往。往。落。落。寡。交。無。親。密。之。友。渠。橫。睨。所。交。接。之。人。或。呵。爲。無。教。育。之。徒。或。詈。爲。禽。獸。之。生。活。顧。彼。之。與。人。言。語。雖。有。憤。懣。之。色。而。無。叫。囂。之。容。惟。其。所。言。則。均。挾。有。消。極。主。義。恒。語。社。會。中。不。特。無。高。尙。之。興。味。且。純。以。壓。制。僞。善。醜。行。造。成。此。世。界。以。爲。正。義。之。消。滅。也。久。矣。彼。其。眼。中。僅。有。二。種。之。區。別。曰。義。與。不。義。而。已。渠。亦。深。信。有。戀。愛。之。事。特。此。身。未。嘗。戀。愛。之。滋。味。爾。顧。其。植。身。接。物。均。和。藹。足。以。近。人。蓋。其。人。尙。禮。義。端。品。行。又。以。多。病。而。工。慮。家。難。頻。仍。咸。足。引。起。溫。和。之。同。情。而。一。面。又。曾。受。高。等。之。教。育。博。學。多。識。里。人。均。目。之。爲。一。鄉。之。活。字。典。渠。又。性。好。讀。書。每。至。俱。樂。部。輒。枯。坐。手。書。卷。及。雜。誌。拈。髭。點。頭。咀。嚼。書。中。之。味。蓋。讀。書。一。事。亦。爲。彼。病。中。之。習。慣。凡。手。之。所。觸。雖。極。舊。之。新。聞。隔。歲。之。紀。曆。亦。津。津。若。有。至。味。焉。

第三章

某歲之秋。伊文迦落孟披外褂。躑躅於泥濘之途。彼時爲縣廳之書記。恒借書於人。每晨必經行一次也。是日方俯首徐行。斗聞街衢之旁一聲叱咤。突現荷枷之兩囚人。而尙有擊鎗勁裝之兵士。押於其後。伊文迦落孟驚然見此。心中卽起不快之感。念人生世界上何處不爲罪孽之地。邇時囚人之多。豈何能免也。自此歸來。覺湧現於心頭者。無非囚人之事。恍若己亦披枷拽鎖在此泥濘之途者。一路歸來。道經郵政局之前。偶遇向所至稔之警官某君。渠卽縮手不敢與之相握。蓋以警吏者非伴罪人而何耶。

歸家後。鎮日默坐。不作一語。蓋迴旋彼之頭腦者。無非戢戢囚人之影。凜凜兵卒之顏。閃爍於眼前。更無理由復解此煩悶方寸中。若有物攪亂。不能自安者。或借書以消遣。則展卷而意不在行墨之間。無論有何思索。此恐怖之念。卽闖入腦界。夜不點燈。亦無恬睡。終夜皇皇。惟恐人捕獲己者。

彼不審己以何緣而犯罪。且亦知殺人放火之兇惡。己亦斷不至犯此大辟。然心中恒念我卽不故意爲此。而一旦墮惡運。則天。心。人。事。相。逼。而。來。或。以。他。人。之。讒。誣。或。以。裁。判。之。顛。倒。皆。足。致。我。於。死。夫。他。人。之。讒。誣。我。卽。不。樹。怨。於。人。而。無。意。之。中。或。且。爲。人。所。嫉。至。於。裁。判。之。顛。倒。則。更。爲。今。世。所。常。有。之。事。譬。如。裁。判。官。警。吏。醫。師。輩。均。有。生。死。人。之。大。權。縱。未。必。受。賄。枉。法。而。稍。不。經。意。亦。足。入。人。枉。死。蓋。彼。輩。經。歷。多。而。手。頭。滑。對。於。被。告。及。苦。難。者。初。不。厝。意。譬。如。屠。者。之。牽。牛。羊。繫。而。付。之。刀。砧。一。憑。己。意。耳。

翌晨伊文迦落孟甫得少睡。卽自夢中驚躍而起。額上冷汗涔涔。下以爲己已爲警吏捕縛。捉將官裡去。

矣。又略定心神。深念昨日之事。覺此懊惱。不離方寸。間雖竭力避之。而執念愈深。偶見窗外有人。卽喃喃自語曰。此非巡警乎。何爲來此窗間耶。噫。此二人何爲者。何以默然植立。不作一語也。

自此以後。伊文迦落孟者。由暝達旦。日惟擾攘不安。偶有傍窗者入門者。自伊文迦落孟思之。均偵探也。每逢正午。此間之警察署長。必歸町盡頭之警察長邸。恒有雙馬車。必經行其前。伊文迦落孟聞此馬車之音。則中心惴惴。然以爲必此村有重大之要犯。故警察長親來偵視也。得無卽疑及我乎。職是之故。伊文迦落孟遂始終不敢一面警察長。

客有來訪其女主人者。伊文迦落孟則大苦。故每聞門鈴一響。而伊文迦落孟顫不可止。道遇警察。或憲兵。佯作從容之狀。或對之微笑。顧其心中。則以爲若而人者。必於今日之晚。鐵索銀鑰。鎖我去矣。彼尙終夜清醒。如魚目繞室而走。繼又思我如此。擾擾脫爲女主人所知。寤得不疑。雲湧起。於是雖兩日。燥燥萬不能眠。亦必故作鼾聲。以愚女主人。蓋其心中。滿腹恐怖之念。實無法足以祛之。時時以爲我殆牢獄中人。何以保此破碎之頭顱耶。

伊文迦落孟素好獨居。書空咄咄。本其慣事。雖操職務。然非性之所好。至今日而尤甚。以爲他人悉挾詐僞之心。以俱來。或密輸以賄賂。或暗與以中傷。抑若共事之人。皆與彼爲百世之仇者。卽邀之一飯。而渠必再三籌度。猜人之有無惡意也。

一日春雪初融荒村某墓場之側忽發見有腐爛之尸骸二具一為老嫗一為壯男檢驗之確有謀殺之形迹此新聞一傳早已闐動全村而伊文迦落孟則大恐髣髴此死骸實為己所殺者渠恒對人作苦笑偶有伙伴詢彼此事渠則面上斗爾變色青黃不定百計思所以辯白之法幸人知其痼疾已成無復疑慮然以彼終覺此身位置之不安思必潛伏一處乃為上策於是如嚴冬之狴狸作竇處穴藏之計自此日始一晝夜之間曾未露面至於明日猶不出奈既凍且餒不得已待至黃昏鼠伏



曉修爐匠即叩門而入伊文迦落孟見之顫不能已以為此直警官來捕縛我也即自室中飛躍而出不冠不褂狂走市中後隨一犬且吠且追市中兒童輩喧譟逐之伊文迦落孟愈駭以為此世界實不可居

蛇行向己室而行一夜不能安眠植立室中以待天明顧寒氣殊不能耐見一嵌壁之火爐潛身蹲伏其中也願是日女主人以火爐微壞已約修爐匠來家天方破

我乃無罪。不惟警吏追逐我後。人人亦疑我爲凶人也。

時則衆乃擁之歸。女主人卽邀醫生達格透恩特蘭愛梅起爲之診視。沃以清腦之劑。投以安神之藥。雖略寧靜。固未全愈。然而伊文迦落孟固一寒士也。今以心疾去其職。不名一錢。奚能久處窮鄉者。於是不能不入此鄉村公立之醫院也。初與外科病患者同室。顧迦落孟終夜不眠。炯炯如魚目。則且擾及他病者。故院長恩特蘭愛梅起。遂移諸六號室也。

嗚呼。經此一年後。而是村之人。遂亦不復念及伊文迦落孟其人。彼所有書籍。女主人則置之一破爛之篋。堆諸扶梯之下。兒童輩。此取一册。彼取一卷。遂如落葉之飄散云。

第四章

伊文迦落孟之左鄰者。卽猶太人之墨伊瑞克。而左首則一蟲獮之農夫。此人可云思慮感覺全都泯滅。終日狂啖大嚼而已。此本類於白癡。有如動物中之頑鈍不靈者。飽食而後。涕唾屎溺。鎮日放其胸中之惡臭。彼其身之四周。從不掃除。則與動物園中有何區別。院中小使欲其行。握鐵拳。搥其背。厥聲蚩然。如擊敗鼓。而彼則木木然不動。亦不言。惟瞳目直視而已。

六號室之第五號者。爲向在郵政局辦事之一執事。其人貌慈善而性狡猾。體格短小。彼嘗有一至緊要而秘密之物。若不可示人者。有時藏諸枕衣之下。有時置諸寐臺之傍。其所以不肯示人者。將懼爲人奪。

乎。抑。耻。爲。人。見。乎。則。不。得。而。知。也。時。時。面。窗。背。人。而。立。俯。首。至。胸。若。熟。視。一。物。者。然。人。稍。行。近。其。前。則。胸。中。非。常。嫌。忌。急。取。而。藏。諸。懷。中。然。又。時。時。語。伊。文。迦。落。孟。曰。汝。當。賀。我。汝。當。賀。我。蓋。我。得。第。二。等。之。士。他。尼。斯。威。勳。章。也。此。第。二。等。之。勳。章。者。除。外。國。人。外。殊。不。易。得。我。之。得。此。實。出。於。特。別。例。外。者。也。語。時。聳。肩。軒。眉。而。笑。伊。文。迦。落。孟。曰。然。殊。意。外。之。榮。也。特。我。實。不。解。得。此。何。用。脫。有。警。察。來。捕。者。縱。有。此。物。又。奈。之。何。

此。郵。政。局。執。事。則。曰。否。否。此。瑞。典。國。北。極。星。之。勳。章。此。勳。章。至。可。寶。貴。上。有。銀。色。之。十。字。架。繫。以。玄。絲。之。帶。汝。特。不。見。耳。伊。文。迦。落。孟。自。皺。其。眉。不。與。之。理。而。此。六。號。室。中。之。生。涯。幾。於。言。語。動。作。成。一。篇。印。板。文。字。每。晨。除。此。癡。頑。之。農。夫。外。他。人。均。步。出。迴。廊。洗。顏。盥。手。拭。其。病。服。之。塵。埃。然。後。復。進。本。院。各。與。以。一。杯。之。茶。盛。以。錫。器。防。脫。手。碎。裂。也。正。午。用。膳。則。每。日。必。以。玉。菜。之。牛。肉。汁。晚。餐。不。過。盡。食。之。餘。其。中。生。涯。非。坐。卽。臥。或。仰。望。天。空。或。環。步。室。中。日。日。送。此。光。陰。於。虛。牝。而。已。

此。六。號。室。中。絕。不。見。有。新。來。之。人。院。長。恩。特。蘭。愛。梅。起。亦。不。再。加。入。新。瘋。癲。病。者。此。病。院。僻。在。一。鄉。村。故。亦。無。來。此。參。觀。者。惟。每。及。兩。日。僅。有。一。理。髮。師。之。瑞。墨。因。入。此。室。處。而。此。君。輒。復。洪。醉。雖。爲。病。者。刈。髮。又。常。囁。囁。不。已。除。理。髮。師。之。外。則。僅。有。小。使。尼。克。禿。而。已。惟。近。日。頗。有。一。不。思。議。之。風。說。則。謂。院。長。時。時。至。六。號。室。也。

第五章

達格透恩特蘭愛梅起者。當青年時於宗教上頗致敬虔。以千八百六十三年卒業於中學。即欲入宗教大學。顧乃翁爲醫學博士外科之專門家。堅持之不許。謂脫汝就教中司祭之職。我即不認爲子云云。恩特蘭不能違父意。乃從事於醫學。未及數年。即卒業於醫科大學。然其爲人殊不類醫者。其容貌不揚。繞頰鬚者均鬚髯也。麤豪出於天性。每食時狂啖大嚼。幾疑爲大道旁飯肆之主人。眼細而鼻赤。肩廣而脊高。手足亦較恒人爲巨。每伸巨靈之掌握人頸骨。幾至呼吸咸滯。顧其步履殊輕。一若舉趾時步步常注意者。在此逼狹之迴廊下。偶然遇人。彼必先讓道與人。周旋爲禮。彼頸上常有一小腫物。墳起如桃核。以柔軟之麻布裹之。彼其服裝亦不似醫生。一外褂幾及十年餘矣。猶太人衣服之肆林立於市。以爲欲得達格透一顧者。良不易易也。然而恩特蘭實非吝嗇之徒。渠常以外褂一領授患者。且其交友結客亦頗慷慨無寒儉之氣象也。

當恩特蘭初入此病院來時。院中亂脈不可以名狀。無論廊外室中。軒楹庭除。均臭氣衝鼻。令人苦於呼吸也。院中之小使看護婦兒童之類。均與病者同臥起。外科室之皮膚病患者。更不絕也。當時院中之鼠子。蟹蚤。幾與人爭地。而器械均易其位置。外科用之刃物。取以割雞。檢溫暖之器。亦不寒不暖。永永作長春矣。浴盆則雜以馬鈴薯。以爲儲蓄禦冬之資。蓋若院中代診會計。以及洗濯之女。若均爲蠶食病者而

來者。故此村中有是病院。人人咸知其雜亂而無章對之。頗有冷淡之感。無人敢爲此病院一辯護焉。然入此院者。均是村民。雖明知其不孚人望。奈無受地方自治體之補助。而建村中獨立之良好病院。則亦聽之而已。

自達格透恩特蘭愛梅起爲新院長後。對於此院之亂脈。果如何處理之乎。但見其以敏捷之手段。改革院內之秩序。看護婦與小使輩。禁與病者同臥。起各種器械。亦置備玻璃之櫥以藏之。惟積習難返。若代診。若會計。若洗濯之婦。固猶仍其舊也。

恩特蘭之爲人。廉直而勤懇。植身接物。爲士夫中不可多得。顧其人面軟而無決斷。凡有所命令。主張彼必不能大聲疾呼。蓋其發吻也。聲響不高。絮絮如老嫗也。彼其傳呼奴僕也。以咳爲號。但聞嗽聲而侍者以茶飯進矣。會計老於是院者也。欺恩特蘭爲新來之院長。時時叢弊。或以不正當之帳目。請院長署名。而恩特蘭縱洞悉其奸。面赤如雄雞。顧不敢顯斥其非。亦隱忍簽字也。

初恩特蘭頗勤其職。每日自朝至晚。必親自診察病者。而於婦人女子尤爲歡迎。共稱爲名醫。蓋其於婦人科小兒科尤有經驗也。年事既久。恩特蘭漸漸心厭此業。渠思今日之療治病者三十人也。明日又三十五人也。後明日又四十人也。似此歲歲月月。永無了期。而市中之死亡者。不加少病者。曾不絕踵。依然臣門如市也。以每日診視四十人。統計之一年當有一萬二千之病者。嗚呼。此一萬二千之病者。果確實。

與以扶助非耶。

卽以此病院而言。根據醫學上立論第一。當知清潔法。而此間空氣之不流通。室中又如此。其狼藉第二。與病者以滋養之料。而一年三百六十餘日之玉菜牛肉汁。烏能令病者長胃納也。第三。當有補助之人。而但能不爲臆削病者計。亦已得矣。故恩特蘭至此亦漸灰其心也。

既而又思死者人人正當之歸墟。義也。何以凡屬含生。負氣者莫不視之爲大苦也。今夫使彼爲商爲工者。一生勞苦卽能延長此十年五年之壽。究竟有何利益。不過此十年五年中仍爲一商工而已。若彼以醫學之目的。欲藉藥石之力。祛人之苦痛。微論苦痛未必能離人之軀壳。卽令祛之亦不過稍遲須臾之死。且人類果能恃此丸散之功。祛彼痛苦。彼夫宗教哲學。當棄置不留餘地。人見蒲細根。忽忽以死固自可憫。亦見彼哈彙者。數年間罹此中風之疾。鎮日倦臥。身不能一轉側。爲狀似原始蟲者。其苦難又相去幾何耶。恩特蘭此種思想。壓置心頭。對於病院。輒作眉皺也。

第六章

恩特蘭每晨以八點鐘起。梳洗既畢。乃飲紅茶一甌。或入寫字間。或進病院。病院中外來之病者。待醫生診斷者。輒擁擠於廊下。彼小使看護婦。往來革履之聲。橐橐然。聲震屋瓦也。第見病人愁苦之容。呻吟之聲。足以令人不怡耳。而昇出之死人。與彼不潔之物。尤爲病院出產之品。恩特蘭愛梅起。覩夫病院中患

此熱病與肺病者。惟有搖首歎氣而已。

院中代診先生之瑞爾禮者。每先臨醫室。以待院長之來。此代診先生者。侏而肥。鬚髯修整。常服簇新之服。顧盼自得。胸前雪白之襟飾。視其形狀。殊非病院中之代診先生。殆元老院之議員歟。彼於村中主顧之病家不少。彼私心竊以爲我較院長爲有實際也。蓋院長未必得村人之歡心耳。此代診先生之事務室中。壁上懸一填額之大聖像。傍置一讀經臺。幕以白布。一面尙懸以大主教之額。與夫枯枝之花圈。此聖像者。代診先生自備資斧以購得之也。每逢星期之日。則以此先生之命令。令病者全臨教堂。和聲以讀禱告之文。彼以宗教之力。實欲治各病室之人於一爐也。

然而病者多而時間少。僅能以簡單之質問。匆促之塗藥。或授以蓖麻子油。蓋此種藥物於病者無大損。有小益也。院長以一手握行杖。爲之照拂。代診先生爲狀甚鹿鹿。時時擦手拭鼻。曰此世界中人不幾盡爲病者乎。何上帝之不慈悲。降厄下罰之夥也。當診察之時。院長時時立於傍。或見手術之遲緩也。又頻頻催促之。蓋渠以見血爲不愉快也。又常欲見小兒之咽喉。令開其口。兒或大啼。手足亂動。渠見之心不能忍。急處藥方。令抱兒去。

又每當診病時。欲驗患者之有無臆病。則恒質問代診先生。身傍所懸之畫像。二十年如一日也。院長每日診察五六人。診畢卽出醫室。其餘均付諸代診先生。幸而村中病家不招院長診病。而院長亦自慶幸。

以得此閑光陰。足以爲讀書地也。院長每歸家。卽入書室。蓋生平讀書。有癖。每月所得之俸金。大半爲買書之需。故入其室。如入書城之中。小樓三楹。悉埋於黃卷青帙之中。彼其最愛好之書籍。爲歷史哲學。而於醫學上之書籍。僅定雜誌中之「醫者」一份而已。

且院長之讀書也。每至數小時。不厭不勸。彼非如伊文迦落孟之一目十行。蓋其眼光一字一句。徐徐而下。偶至書中奧義。不能驟解。時則必凝思熟慮。細細研求。書籍之旁。常置一惠斯克之酒瓶。以及鹽漬之胡瓜。與夫林擒蘋婆之屬。裹諸白羅紗之幕。每半小時。彼眼光雖不離書籍。然伸手以索惠斯克。并及胡瓜也。

每日三點鐘。渠例必徐步至廚房之口。輕輕咳嗽一聲。呼曰達里迦克。可預備晚餐矣。語後。兩手組胸。沉沉然有所思慮。迴走室中。至於鐘鳴五下。其思慮猶未畢也。則見時時開廚房之門。而達里迦克睡眼惺忪。曰主人具餐乎。院長曰且少待。且少待。

每至晚間。則有一郵政局長名梅伊爾者來訪。此院長在村中惟一之好友也。梅伊爾初爲大地主。又屬於騎兵隊者。至是家漸中落。年鬢亦衰。乃從事於郵政局。然而氣色尙健。鬚髯白如霜雪。其長且過腹。焉聲如洪鐘。慈善其貌。而怛惻其心。然雖在暮年。易於動怒。偶與之反對。則面紅頸赤。全身爲之發顫。叱咤一聲。人皆辟易。故郵局中人。無不憚而畏之。獨與院長恩特蘭善。謂彼人富教育。而有高尚之心者也。

以是公餘之暇。輒過恩特蘭之家。作長夜談也。

兩人恒各據一軟椅而坐。以吸雪茄。恩特蘭常曰。密司脫梅伊爾。需惠斯脫歟。抑啤羅歟。梅伊爾點首曰。皆可皆可。於是兩人作鯨吞一吸而盡。酒闌則兩人漸漸論鋒起矣。然而例必院長先啓口。搖首歎息。目注他人之面。蓋語時以目注他人。亦院長之一癖也。少選。院長曰。惜哉。吾此村。乃無一善知識之人也。社會之程度如此。乃大可憐。今之號稱上流社會者。其卑劣鄙陋。絕無教育之程度。直與下等社會人。初無少異耳。郵政局長聞之。點首曰。君言咸真實也。

院長復興高采烈曰。君知之乎。人間凡知識愈高。尙者其興味愈濃郁。人之與動物相去幾何哉。亦不過言人之有知識。爲人間世唯一快樂之泉耳。然而四周吾身者。咸有種種至理。而我乃瞢然以不見不聞。爲上乘。寧非奪我極樂之門。故我有書籍與夫交際談話。均足以娛我心志者。而世人乃不察。日營營焉。他求何爲者。郵政局長曰。君言真實也。君言真實也。

時則兩人相對默然。而廚房中之達里迦克。則倚門支頤以聽。有時亦點頭會意。郵政局長歎息曰。君望人間知識之高耶。是豈易事哉。爾時梅伊爾乃道自己昔日之生活。如何健全。如何愉快。上流社會中人。知識之高。有廉直之風。又甚重友誼。尊人道。脫有不能扶助其貧困之友者。引爲大恥。又言當日從軍之樂。戰爭之事。視爲快舉。到處均興會淋漓。又有奇妙之婦人。在高加索時。有某騎兵大隊長之夫人。變姿

而身。着。士。官。之。服。宵。深。月。黑。以。一。人。跨。馬。而。顛。頓。措。呼。克。士。山。中。又。道。韃。靼。人。之。村。其。夫。人。與。其。土。地。之。某。公。爵。雅。有。情。懷。其。事。大。類。小。說。家。也。

達。里。迦。克。聽。至。得。意。時。不。覺。失。聲。稱。妙。忘。其。所。以。而。恩。特。蘭。則。不。甚。注。意。頻。傾。其。杯。中。之。物。有。時。或。橫。斷。梅。伊。爾。之。言。曰。吾。父。不。與。我。以。至。高。尚。之。教。育。六。十。年。代。思。想。之。影。響。以。余。一。經。從。事。於。醫。業。而。了。矣。余。若。不。聽。吾。父。之。言。今。者。已。入。現。代。思。潮。之。中。心。而。或。且。爲。分。科。大。學。之。名。教。師。矣。夫。知。識。者。變。遷。者。也。非。永。久。者。也。然。人。以。生。活。之。故。往。往。爲。知。識。之。罣。礙。故。欲。思。想。之。發。展。必。將。擯。棄。一。切。而。衣。食。於。奔。走。者。往。往。汨。沒。其。思。想。者。比。比。然。矣。梅。伊。爾。曰。此。言。真。實。哉。此。言。真。實。哉。

已。而。院。長。仍。續。續。道。其。知。識。上。之。話。而。梅。伊。爾。則。注。意。敬。聽。曰。真。實。也。真。實。也。既。又。猝。然。問。曰。靈。魂。不。死。之。說。君。信。之。乎。院。長。曰。梅。伊。爾。君。乎。我。殊。不。信。蓋。殊。無。可。信。之。理。由。也。梅。伊。爾。曰。此。問。題。我。殊。未。敢。解。決。我。因。之。時。時。想。我。或。去。死。近。矣。屆。死。時。便。爲。我。實。驗。之。時。惜。我。死。後。不。能。以。實。驗。之。事。告。君。不。無。遺。憾。耳。每。至。九。點。鐘。過。後。梅。伊。爾。遂。歸。於。其。迴。廊。下。之。衣。架。邊。披。其。毛。皮。之。外。褂。攜。杖。忽。忽。而。去。

第七章

院。長。既。送。其。友。歸。仍。讀。書。如。初。夜。靜。不。聞。何。聲。但。桌。上。小。鐘。丁。丁。而。已。院。長。此。時。與。書。籍。相。依。爲。命。而。此。書。籍。終。夜。所。見。者。謹。此。青。色。爲。罩。之。燈。光。幾。疑。世。間。了。無。他。物。也。院。長。枯。坐。燈。下。百。變。其。顏。有。時。偶。然。感。

發。若。有。所。得。則。時。時。作。微。笑。也。

蓋。院。長。所。轉。轉。於。腦。際。者。第。一。人。何。以。無。不。死。者。舉。凡。思。想。視。覺。言。語。才。智。問。其。歸。墟。一。一。咸。納。諸。土。中。與。其。地。殼。同。冷。且。以。百。萬。年。之。長。時。間。而。此。地。球。長。爲。無。目。的。無。意。味。之。迴。旋。究。竟。爲。何。來。者。且。冷。却。飛。散。又。將。奚。往。以。智。識。齊。備。之。人。乃。不。能。自。虛。無。中。一。爲。研。究。又。不。能。化。粘。土。而。爲。人。嗚。呼。物。質。之。新。陳。代。謝。人。人。視。爲。循。環。之。理。則。此。又。一。不。死。之。證。據。吾。以。自。慰。然。而。人。人。對。於。死。之。一。途。總。起。無。限。之。恐。怖。噫。能。以。我。死。之。後。將。變。爲。山。石。草。木。與。夫。鳥。獸。蝦。蟄。以。自。慰。藉。哉。以。物。質。之。變。換。證。自。己。之。不。死。恰。似。世。界。金。類。之。物。時。換。其。形。其。質。無。損。精。粗。雖。殊。其。理。一。也。

俄。而。鐘。聲。鏗。然。鳴。矣。院。長。恩。特。蘭。則。投。身。於。沙。發。之。椅。闔。目。凝。神。又。以。書。中。之。意。義。而。聯。想。及。於。自。己。之。過。去。及。現。在。因。念。過。去。之。光。陰。未。必。適。如。人。意。而。現。在。又。轉。瞬。成。過。去。矣。少。選。恩。特。蘭。之。思。潮。又。澆。流。於。醫。院。中。不。潔。之。病。室。念。彼。病。人。與。此。聖。蟲。相。戰。爭。無。一。刻。之。恬。睡。或。強。束。繃。帶。呻。吟。痛。苦。此。狀。正。不。能。堪。其。稍。爲。安。適。者。或。與。看。護。婦。輩。作。骨。牌。之。戲。或。飲。惠。斯。克。此。病。院。之。事。業。二。十。年。來。曾。未。一。少。變。也。

院。長。悄。然。深。思。又。矚。此。六。號。室。之。鐵。窗。中。得。無。尼。克。禿。之。毆。彼。瘋。人。乎。又。髣。髴。墨。伊。瑞。克。之。迴。走。村。中。乞。人。施。捨。一。轉。念。間。則。又。自。忖。從。事。於。醫。學。之。一。途。二。十。五。年。矣。其。爲。長。足。之。進。步。抑。否。耶。方。我。初。入。大。學。之。年。世。界。之。醫。學。界。較。今。爲。幼。穉。初。不。審。進。步。之。速。乃。如。此。者。自。防。腐。法。之。新。發。明。乃。於。醫。學。上。顯。一。大。

革命彼夫醫界之偉人有功於社會與後世者不細也今者腹部剖開之手術百度中其全活中殆九十也其他如梅毒根治以及遺傳論催眠術種種微生物之發見何一非醫界之進步歟

思深腦動火爐簷上之小鐘亦不審其鳴幾下矣因念醫學種種之進步是必大有造於病者顧至於今日病者仍不見少試觀疾病顛連以至死亡之數仍未稍減於曩日即此患瘋癲病者每一風人院創不轉瞬間已有人實滿其中病者之夥一若於醫者相奮鬪也此則不獨此鄉村之病院爲然即惠因那完全之大學病院奚尙有所少異耶

嗟夫我輩爲醫生者不能除人間之病害則寧非欺世盜名大蒙素餐之差而爲世界不正直之尤者乎然一轉念間則我輩至爲微末不過社會上過惡之一分子彼夫身爲卿相巍巍然赫濯一世操一國之大權者亦大半醉生夢死爲世界無用之長物則其素餐之大於我者且百倍詎亦清夜中如我今日之一自問乎雖然我終不敢以彼人過惡之大於我以自掩其眚蓋我生太早若遲生二百餘年則世界之進化或非今比而人益其間能力必且大於現在耳

俄而鐘鳴又三下矣桌上燈光漸漸消滅院長乃趨入臥室輾轉思睡顧乃百計不得安穩因念吾俄羅斯地方團體之醫術今日果如何耶即就精神病而論現今病狀之類別法診斷法與夫治療之手術比較於過去之精神病學殆似愛里勃爾士山與平原之相差蓋現今對於精神病者之治療不注射以冷

水不被以蒸暑之迦司而純以人世交際之法如演劇舞蹈之類均足爲手術也。

今一觀於現時之狀況如六號室者良不忍寓目蓋一見不能使人無厭惡之心夫以距鐵路二百俄里之一小都會奚望其交通發達然初不虞此間之所謂市長與夫地方議員者舉無一解事之人其見彼醫生也視之有同牧師以爲一啓吻必無可以批駁非難之處譬如告彼以治病之法須溶解鉛汁以入腸胃彼亦唯唯嗚呼脫在他處有此種之醫院則公衆之口新聞之紙必且詬之爲直一監獄而已。

第八章

越二年此間之地方自治團體日漸發達矣年年與此公立病院以三百圓之補助金病院中又增醫生一人爲恩特蘭院長之補助手此人名哈勃脫蓋軍醫也年未滿三十頰廣而眼圓爲狀如狸貓其先當爲外國人渠初來此村時囊無一錢僅有小皮靴一具與赤脚婢一人此婢乃有一索乳之兒人見其戴深簷之帽穿長靴着毛皮之外套躑躅於門前然初來病院卽與代診先生之瑞爾噠及院中會計親密若弟兄渠臥室中僅有一巨冊題曰「一千八百八十一年惠因那大學病院最近之處方」渠每診病時亦且攜此冊來視之如枕中秘寶也渠每晚必往俱樂部打彈子弄骨牌以爲樂

病院中每一星期渠例來兩度診視外來之病者與廻旋各病室中於近日防腐法以及吸血器等渠頗有異議率意而談傍睨若無人者有時爲院長所駁詰渠乃面赤而語塞然心中殊不服院長以爲此

老亦虛有其表耳。徒糜鉅金了無實際。若此老去。此病院我必爲之代也。

第九章

時當三月之暮。東風噓拂。積雪漸融。某日之夜。微聞病院之庭。宿鳥啾啾。院長方送其密友郵使。局長歸。斯時纔入門來。卽見猶太人之墨伊瑞克。科頭跣足。一手持破靴。一手提一錢囊。口中呼曰。仁人君子。乞與我一錢。墨伊瑞克觸寒而顫。見院長則微笑。院長憫之。乃自衣囊中出十錢與之。又見墨伊瑞克跣足而行。瘦脰露骨。乃曰。路上泥濘耶。遂目送猶太人之行。意猶未釋。則尾隨其後。以入六號室來。

此時院中小使尼克禿者。仍高據此雜物之塚。偶見院長來。則斗然吃一驚。院長徐徐言曰。尼克禿。奈何不與猶太人以靴。令其奔波冰雪中。又感受他病。尼克禿曰。是是。我當告會計先生。院長曰。汝傳我語。告會計。當與猶太人以新靴。院使唯唯自去。

已而病室之門。閉然自關。伊文迦落孟。方橫臥榻上。聞聲則瞿然而起。聳耳欹首。若細辨其爲何人者。繼乃譏爲院長之聲。則怒氣勃勃。全身發顫。卽奔至病室之中心。兀然而立。曰。院長來乎。諸君試觀。院長乃來。訪問我輩。咄奴輩敢來語時。復頓足狂呼曰。敢來。敢來。我必撲殺汝。殺汝。復驅入廁所。院長聞病室中喧譁之聲。乃輕窺病室之內。曰。喧譁何爲者。伊文迦落孟。兩手互握。突立於室中。曰。何爲。何爲。此陷人者。當殺却。當殺却。

院長曰。汝宜稍安靜。略定心神。須知我非陷人者。足下何必若此。且我亦何怨於足下。乃怒我一至於此。我願足下自定其神。勿如此吼怒也。伊文迦落孟曰。然則院長何爲入此。我何以不許出此門。院長曰。足下病人也。伊文迦落孟曰。疇爲病人者。乃不許我自由散步。以汝輩之了無學術。乃不能區別孰爲狂人。孰爲健康者。而轉令我輩此不幸之被害者。恰如供獻犧牲之山羊。牽繫而入之牢。笠試問汝輩之所謂代診也。會計也。舉病院中全體之人。語其真相。孰有過於我輩。不甯惟是偷就道德上言之。且較我輩爲劣等。而何爲乃陷我輩入於牢獄。此其論理當作何解。

院長曰。君言太不合時宜。所謂德義也。論理也。此間俱無用處。僅有時勢兩字。可言。卽汝入此間。當照此法辦理。而此間固不能自由散步也。嗚呼。今日之事。我爲醫生。汝爲精神病者。無他德義論理之可言。伊文迦落孟曰。豈有此理。豈有此理。仍退坐於自己之榻。口中喃喃然。若有所言者。

此際之猶太人。墨伊瑞克者。乃大得意。以今日所得之各物。未爲尼克禿所攫去。於是卽就己之臥榻上。羅列種種之雜物。如夜市中之冷攤。紙屑。破罐。以及牛骨。敗革之類。猶太人觸寒而顫。作猶太語之歌。又得意呼曰。佳運。佳運。我今日在此開店矣。主顧趣來。主顧趣來。伊文迦落孟睨之曰。我今日亦思出此病院。如汝之自由也。猶太人曰。汝勿出此院。伊文迦落孟曰。何也。汝爲述其理由。猶太人白。若勿能與我比我爲自由人。汝出此院。則警吏方伺於門。朝出病院。夕被繫縛矣。

伊文迦落孟聞之。方有懼意。額汗涔涔。下曰。然則我將如何。而可耶。院長曰。足下安心。在此病院中靜養。數天。俟病稍愈。即可出院。究竟君未犯罪。何至如此恐慌。且社會中。寧不能分孰爲犯罪人。孰爲精神病者。何遽疑及君也。特以今日之世界。有不能無此地球上之污點。他日或能令衆生消此業力耳。

伊文迦落孟曰。誰能消此業力者。院長曰。鄙意以爲此監獄與瘋癲病院。一日存在世界。卽一日令人有陷落之恐。無論爾我。以及他人。誰能自保其不入此恐怖之一境。故望世界大同。舉此監獄與瘋癲病院。全歸廢棄。則舉凡所謂鐵窗之格子。病院之衣服。咸飄瞥入於無何有之鄉。安知異日不有此境界耶。

伊文迦落孟冷笑曰。院長語殊雋妙……尼克禿聽之……院長汝盼望此好時代耶……新生活……

正義……（此際伊文迦落孟頭腦已昏。故語殊斷續）……我恐不及待也。我誠望我輩之子孫。遇此時代。余誠心以爲彼等祈禱。我願彼等幸福進步。我同胞乎。上帝加被汝。佑護汝。語時伊文迦落孟伸手於窗間。曰。我於此鐵格之中。爲君輩祝福。正義萬歲！正義萬歲！

院長此時觀伊文迦落孟之情狀。大類舞臺中之優伶。因曰。足下乃如此忻悅耶。雖然世界文明。彼夫監獄及瘋癲病院。或能全廢。而人之生活於世界。則仍依此自然之法。則奚能變動。試觀芸芸衆生。孰能逃此生老病死四字之關。則人生百年。畢竟有蓋棺之日。而禮拜堂悲歌一曲。送入墟墓之中而已。伊文迦落孟曰。尙有來世。院長曰。來世耶。此言究涉荒渺。

伊文迦落孟聞之。方有懼意。額汗涔涔。下曰。然則我將如何。而可耶。院長曰。足下安心。在此病院中靜養。數天。俟病稍愈。即可出院。究竟君未犯罪。何至如此恐慌。且社會中寧不能分孰爲犯罪人。孰爲精神病者。何遽疑及君也。特以今日之世界。有不能無此地球上之污點。他日或能令衆生消此業力耳。

伊文迦落孟曰。誰能消此業力者。院長曰。鄙意以爲此監獄與瘋癲病院。一日存在世界。卽一日令人有陷落之恐。無論爾我以及他人。誰能自保其不入此恐怖之一境。故望世界大同。舉此監獄與瘋癲病院全歸廢棄。則舉凡所謂鐵窗之格子。病院之衣服。咸飄瞥入於無何有之鄉。安知異日不有此境界耶。

伊文迦落孟冷笑曰。院長語殊雋妙……尼克禿聽之……院長汝盼望此好時代耶……新生活……

正義……（此際伊文迦落孟頭腦已昏。故語殊斷續）……我恐不及待也。我誠望我輩之子孫。遇此時代。余誠心以爲彼等祈禱。我願彼等幸福進步。我同胞乎。上帝加被汝。佑護汝。語時伊文迦落孟伸手於窗間曰。我於此鐵格之中。爲君輩祝福。正義萬歲！正義萬歲！

院長此時觀伊文迦落孟之情狀。大類舞臺中之優伶。因曰。足下乃如此忻悅耶。雖然世界文明。彼夫監獄及瘋癲病院。或能全廢。而人之生活於世界。則仍依此自然之法。則奚能變動。試觀芸芸衆生。孰能逃此生老病死四字之關。則人生百年。畢竟有蓋棺之日。而禮拜堂悲歌一曲。送入墟墓之中而已。伊文迦落孟曰。尙有來世。院長曰。來世耶。此言究涉荒渺。

伊文迦落孟曰。何言荒渺。君雖不信而我則信之。頗真。若特司脫哀思克依中。惠爾推依中。及大小說中之人物。早有此說。既無輪迴。則此渺渺魂靈。生自何來。去又奚往。且若無來世。恐人間之智慧。未必有此發明也。院長曰。君言良有味。我深知君爲學問中人。敢問足下曾於何處受教育者。伊文迦落孟曰。我曾入大學。特未卒業耳。

院長曰。足下實現代之思想家也。顧我所企望。足下者於現代之時勢。隨遇而安。蓋人生能解悟其思想。卽爲極大之自由。凡智識高者。足以俯視一切。但覺他人之可悲可憫。而於己之精神。實爲人間世最大之幸福。則足下雖居此數重鐵窗之內。而仍不能阻君自由。人能桎梏其身。又奚能桎梏其心耶。且而聞先哲奇亞根乎。雖身居酒桶之中。而實有地球諸名王之幸福。

伊文迦落孟顰眉曰。君所言之奇亞根。乃白癡者耳。且院長何以知我乃解悟。語至此。又怫然作怒容曰。我乃最渴望生活者。我不幸而罹此恐慌病。罹此窘逐。狂若他人之追隨。吾後有時渴望之心。如火如燃。實較他人爲非常……非常……伊文迦落孟此際環室而走。曰。余此時妄想種種。牽引而至。時時幻影。露於眼前。倏爾音樂。嗷嘈如入仙境。倏而波浪湧立。如在海岸。我不知此身之何着也。今且勿語。是院長有無新聞告余乎。

院長曰。君所問者。此村中事耶。曰。村中亦有何新聞。院長搖首曰。村中殊無佳象。不過近日新來一人。蓋

一少年醫者哈勃脫。且紹介於吾院中。曰其人如何。院長曰。不敢揄揚此人。殊不文明。人人見之。咸蹙眉也。可謂此村之不幸。伊文迦落孟曰。誠此村之不幸。然而所謂新聞也。雜誌也。乃亦不一問耶。時則病室之中。漸漸黑闇。院長乃起立。又與伊文迦落孟談論外國與俄羅斯之新聞雜誌等。次及現今思想之潮流。伊文迦落孟方聳耳以聽。忽焉思及一恐怖之事。卽以兩手抱其頭背。院長而橫臥榻上。

院長曰。足下何爲者。伊文迦落孟曰。院長勿與我言。請趣歸。請趣歸。院長曰。究爲何事。伊文迦落孟曰。院長請退。院長請退。院長聳肩而出。至迴廊下。又語尼克禿曰。尼克禿此間須勤於掃除。若不聞有何種臭味。耶。尼克禿唯唯。院長乃歸己室。心念伊文迦落孟之爲人。謂其癡耶。而議論乃透闢。若此。謂其不癡耶。顧時時不免有癡狀。今日與此瘋人語。不覺乃大有興味也。院長讀書已畢。而伊文迦落孟之事終弗能去。諸頭腦意謂此乃癡人中之足以增人智慧者也。明晨當再往訪之。

第十章

明日伊文迦落孟仍兩手抱頭。縮其兩足。蹣伏於臥榻之中。忽見院長翩然入曰。今日君體略佳歟。何尙高臥未起也。伊文迦落孟見院長來。則埋其首於枕中。以鼻着褥。曰。我非閣下之朋友。閣下欲極力彌此破綻。歟。顧不如勿言。院長曰。奇哉。何至於此也。昨日我兩人方談甚洽。何以今日遽卽發怒。乃與我絕交耶。抑豈與足下有意見不合歟。

伊文迦落孟微昂其首顛聲作冷笑曰我知若非院長乃偵探耳不然何為重重作此質問之詞今日又將來偵探我耶我已知君昨日之來意矣院長瞠目久之不禁失聲笑曰是真奇妙之妄想也足下乃以我為偵探乎伊文迦落孟曰然且今之醫者往往與警察相聯絡安知汝不引警察來此耶

院長徐徐坐於臥榻之側曰我今為若解其疑惑假定如君所言我實與警察相聯



絡我即拘引足下送諸警署受裁判而入監獄試問今日此間之六號室又與監獄相去幾何嗚呼足下就此點而思之當去其恐怖之心而知我無惡意也伊文迦

落孟聞此言心大感動乃安坐於椅子時則暖日烘窗大有春意院長之侍者來伺院長院長曰佳哉天氣趣備午餐我將出游也伊文迦落孟曰今月何月已三月耶院長曰然已在三月之暮日戶外泥濘耶院長曰已為晴日烘乾不泥濘也

伊文迦落孟曰。趁此春光明媚。可以駕車出游。否則坐此暖閑靜之書齋……嗟夫。安得有名醫療治。我之頭痛也。語時。彼又雙手抱其頭。似頭痛不能忍者。院長曰。何云閑靜之書齋。以我觀之。與此病室。復有何異。蓋凡人安心之處。不在身外。儻來之富貴也。伊文迦落孟曰。院長之意云何。曰。尋常之人。豐齋榮苑。悉求諸身外。如宮室車馬之類。而思想家不與凡庸伍。則咸求諸心界之中而已。

伊文迦落孟笑曰。不意院長乃成一哲學家。吾聞人道奇亞根之逸話。得非卽院長乎。院長曰。然。我昨日曾言之。伊文迦落孟曰。奇亞根亦未必不願意居此閑靜書齋之中。彼雖橫臥酒桶之中。食此蜜柑橄欖。爲生。然使彼處此俄羅斯荒寒之地。一遇三月春湯。亦必有融融之意。不復願仍作瑟縮苦寒之態耳。院長曰。足下之言。良是。願自哲人志士。恒以安天樂命。與外來之痛苦相奮鬪。墨爾革亞蘭利博士云。人能堅守宗旨。縱着此身於何地。而不覺痛苦。則痛苦亦且消滅。彼夫哲人之異於庸衆者。卽在此點。蓋心地光明。尙何震驚之有。

伊文迦落孟曰。然則如我之叱咤不平。厭棄社會者。院長卽以我爲瘋癲之據。耶院長曰。否。我以足下爲深於思想者也。凡人能心中一切解悟。則身外之痛苦。初不厝意。而卽此使爲真實之幸福。伊文迦落孟舉眉曰。解悟耶。內部之事。歟。抑外部之事。歟。然我實不解我所知者……語至此。乃怒目切齒。院長曰。我之所知者。凡上帝與人。以熱血以腦筋。確爲有機體之組織。若有生活力。則必起刺戟之反應。而我之

反應對於疼痛則報之以狂呼熱淚對於虛僞則對之以憤懣對於陋劣則對之以厭惡之情以我所思芸芸萬類其有機體之下等者對於刺戟之反應力弱其高等者則有強大之勢力閣下醫者也奈何發此輕蔑苦痛之論殊可驚詫也

語時伊文迦落孟又回顧左首蠢獷之農夫曰要必如此人者痛苦亦失其權力蓋痛苦之施於人必令此人有知識感覺之能今若而人者知識感覺都泯自爾不覺痛苦且我亦非哲學者斷不爲哲學之議論院長曰君所引爲例證者司脫耶派之哲學也然彼等之學說已廢於二千年以前又無進步之望惟集種種之學說而研究之比較似覺輕蔑苦痛之說爲優足下試觀世界至於今日益復進步而生存競爭愈烈對於苦痛之感覺刺激之反應力如今且愈深也

伊文迦落孟至此忽失其思想之聯絡頻擦其額曰我有一語乃爾忘却院長又曰試觀基督彼忽而泣忽而哭忽而悲忽而怒忽而憂思均對於現實之反應然渠對於苦而微笑固有視死爲無足重輕之概也伊文迦落孟坐於榻上曰假如以人間之滿足及安心不在身外而在心內又如苦痛不足厝意則第一閣下此身所根據者何也閣下謂我爲哲學者之論閣下殆眞哲學者耳

院長曰我何云哲學者我所主張之者大抵各人之義務爲道理中應有之事伊文迦落孟曰然則院長固自認爲曠達之儔故對於苦痛作輕蔑之論且閣下生平受何苦痛曾未爲苦痛之經驗何便云爾意

者幼年時代曾受父母之撲擊耳。院長曰：否。我之兩親從未與兒輩以身體上之處刑。

伊文迦落孟曰：我則異於是。以言吾父嚴厲如長官酷責及於兒輩如閣下者。生平從未受人苛酷之事。覆被於慈父之下。身體健跳如獅。又得潛心求學。問二十歲以前紅窗燈影圍爐笑話。居此不出租金之官邸。呼奴使婢。爲世界第一等享福之人。亦爲世界第一等懶惰者。及從事於職業。亦爲世界至閑靜之事。讀書飲酒。幾如隱逸。一流而又得重值以償汝勞。總之閣下之於生活上。本非有閱歷之知識。不過就此理想而發空論。謂爲真正之幸福。不在外部。此適足爲俄羅斯懶惰者適當之學問。若我則拘禁此鐵窗之中。試與日長。風靜安坐。此明窗淨几之書室中。相去甯非天壤。閣下當亦深悉也。

伊文迦落孟語至此。復曰：閣下既發此輕蔑苦痛之論。則試以閣下一指挾此門縫之中。閣下或且竭聲嘶叫也。院長曰：此暫時之苦痛。或且驚號。伊文迦落孟曰：然則我言非謬。我思脫有人以閣下爲風病。或且利用其位置以辱閣下。雖閣下身體無恙。而亦強納諸瘋人之院。斯時閣下能樂天安命了無怨尤。則始爲真正解悟。真正幸福。則閣下此言乃大有効力。

院長微笑曰：君言亦殊奇拔。我於君言雖非滿足。然亦甚敬佩。蓋與足下固足啓迪不少也。

第十一章

此時兩人又窮探學理。娓娓可半小時。院長深爲感動。自是每日每晚必至六號室。以與伊文迦落孟作

長談不至夜深不歸也。院長與伊文迦落孟漸稔。卽與他人漸疏。而病院中之代診先生及看護婦輩均以院長之時入六號室。以爲談柄。謂院長邇日以來舉止性情大爲改變。梅伊爾雖仍常來見訪。顧不似前此之親稔。而達里迦克則以主人近日飲食不時。雖欲進麥酒無從。良以爲困難也。

一日天氣漸暄。正在六月之末。醫院中之助手哈勃脫者。有事方欲就商於院長。而院長不在己室。則已往六號室也。哈勃脫乃往六號室。立於迴廊之次。聳耳竊聽。微聞伊文迦落孟作乾澀之聲。曰我非不能與閣下之信仰歸於一致。以云現實則閣下生平殊未吃過苦辛。我以墮地呱呱以至今日。蓋歷嘗艱苦者。故我之閱歷自命較高於閣下。於萬事多貫澈也。

院長曰。我有何權利而必欲令足下之信仰就我信仰。且足下以爲備嘗痛苦。謂我爲未經閱歷。然我與足下之思想究竟爲一致之思想。其厭棄薄俗之心一也。哈勃脫聞至此。略開戶以窺室內。但見伊文迦落孟戴深色之頭巾。目光旁瞬不寒而顫。院長則坐於旁側之椅。垂頭凝神。大似菩薩之低眉。哈勃脫聳肩作冷笑。目視尼克禿。尼克禿亦聳肩報之。

翌日哈勃脫布告大衆。謂院長有發狂之兆。其萌孽漸露矣。又與代診先生語其事。瑞爾皚。皈心宗教之人也。僅呼曰。上帝哀憐。上帝哀憐。我院長果患狂病也耶。

第十二章

自此而後。院長恩特蘭。覺周圍吾身之羣衆。對於己也。均一變其狀態。若院中小使看護婦以及病者。每逢院長來時。不與交語。惟目灼灼。以觀院長行後。咸切切私語。會計先生之小兒女名麥迦兒。院長頗愛之。見則撫其頭。與之笑語接吻。麥迦兒亦依之。如小鳥。今則遙見院長來。即奔避不遑。好友之郵便局長梅伊爾來時。聞院長之言。不似先時之滿口許爲真摯。口雖諾諾。而嘗有憂慮之色。現於面。又勸其少飲。惠斯克。少飲麥酒。而哈勃脫時時來。若診察己身。然又勸其服安神之劑也。

八月。忽由本村之地方自治公所。出一柬帖。以約院長。於某日詣公所。至則村長及各董事咸在。尙有郡立學校視學員。與夫本院之助手哈勃脫。僅有一胖人。不相識。乃有人紹介於院長。則亦爲醫者名呼倫脫。住居於距此三十里之某鎮。不審今日來此。又何爲也。村長與衆周旋已。乃曰。今日有事。略與足下。少。有關係。故特延請商略。即達格透哈勃脫之呈請。謂本院藥局之狹隘。擬移一別室於他處。君意如何。且。即令移轉。尙需修繕之費。

院長曰。然是烏。可以不修繕。以余考之。即以最。少之數。計算。亦將五百圓。特此爲不生產之費用耳。衆聞言。咸默然無語。少選。院長又曰。猶憶十年前。我曾上書言此院之設立。本根已壞。村民徒耗此費。得益殊寡。今又須籌款。建屋。籌款用人。每歲所糜。亦復不貲。以我思之。地方費此多金。不如重行組織。可以設立兩所之模範病院。較爲有富也。

村長曰。如君所言。若何組織。院長曰。不如以醫學上之事務。直接於地方自治體。胖人之醫者。忽聳肩笑曰。地方公款。由地方自治體經手。君又將疑彼地方團體盜此公款矣。胖人之醫者語時。村長和聲笑之。院長茫然曰。此亦有人以稽察之耳。

其時衆又默然。哈勃脫於衆人語言之中。尤注意於院長之言。至此突然進前問曰。恩特蘭院長。汝知今日何日歟。斯時之哈勃脫。一如非復爲恩特蘭院長之助手。而爲胖人達格透呼倫脫之下手矣。呼倫脫則儼然一試驗官。逐事詢問。最後則言聞六號室之病者。君且與之氣誼相投有之乎。

院長恩特蘭見其語語挾有輕蔑之狀。今乃詢及六號室之病者。則面亦發赤曰。是雖病者。實一雅有思想之人也。同人聞院長言。又相顧點首。既而復作種種之質問。院長憤甚。始知今日之會。蓋所以試驗我精神病之委員會也。急披外褂出門而行。顧一路籌思。初不意一生矢志於醫學。乃今日爲人所賣。受彼概豎小人之惡氣也。

是晚郵便局長之梅伊爾。仍來院長許。院長一見。卽雙握彼之兩手。顫聲言曰。嗟乎。老友若信我爲汝之好友乎。若能爲我證明我之無病乎。梅伊爾卽橫斷院長之言曰。我與閣下交。非泛泛。我又敬愛閣下之爲人。雖然今日請閣下聽某一言。醫學之原則。某非內家不能道其所以。某固一軍人也。深信醫者之言。今實告君。則君殊有病氣。在君之周圍者。咸謂君有疾。彼達格透呼倫脫者。曾與我言。謂欲保君身體之。

健康須從事於專一之保養某之此來蓋勸君遷地爲良呼吸新鮮空氣使一切陳舊之事庶幾不留胸臆也。

院長曰嗟夫天也某固自謂身體健康無纖芥之病狀而他人乃強謂我病使我雖有百口無以自解今則乃至我素所親愛之老友亦不肯爲我一證我身體之無異狀尙何言哉尙何言哉此時院長心念社會之專制一至於此是將破除我二十年來生活之順序又思此輩惡毒如蛇蝎我尙與此輩居耶然則出遊亦佳乃曰如足下言者我輩現往何處乎梅伊爾曰墨司科耶配脫爾蒲克耶抑衛爾迦海耶衛爾迦海之風景尤佳某嘗於此住居二年實勝地也君盍往乎。

第十三章

逾一星期院長恩特蘭受辭職醫院之勸告渠對之亦漠然又逾一星期乃與梅伊爾乘郵局之旅行馬車先至近鐵路之斯丹迦地方斯時秋高氣爽晴空一碧遙矚楓林漸着晚霞一片此間距斯丹迦爲二百俄里以兩晝夜之光陰一路逢驛換馬梅伊爾又喃喃語不絕夢中時發厲則張目疾視忽爾作狂笑院長則沉沉然閉目深思髣髴思想飛於天外也。

兩人以窘於資附三等火車行吃烟不另設客車烟臭中人欲噓客室之中污穢幾不堪插足而梅伊爾則一一與乘客周旋高談傍睨無瞬息之安靜此二等室中客皆喧譁雜遝良莠至爲不齊鄉里屠狗殺

牛之徒與夫盜梟惡少之輩均萃其中所講成馳馬弄鎗之事而梅伊爾與之若甚投契時而鬨聲作狂笑時而攘臂忽怒吼既又自搖其身曰朋友若視我兩人中孰患風癩病者也院長聞之心滋不悅曰老友勿如此煩擾須知此火車中亦有藉此休息養神如此叫囂防人取厭也

既至墨司科衛爾梅伊爾乃服其無肩章之軍服衣上條條作赤線其色殷然被軍帽服軍人之外掛兵卒輩見之咸施敬禮梅伊爾向為大地主尚存富家翁之習氣譬如吃烟草雖目覩



火柴明明置於桌上彼必大聲呼僕歐取火來脫有遲滯者彼則怒不可遏蓋此等習氣已入腠理今雖落薄尚未脫也

墨司科衛爾者地僻而境荒恩特蘭

乃隨梅伊爾入一依愛爾司克耶小禮拜堂見彼村人之來祈禱者均蒲伏於地兩淚交流曰主加被我主保佑我今與主接吻梅伊爾曰此間風尚如此當與聖像接吻達格透恩特蘭念此種陋風殊未雅

馴則見梅伊爾已努唇搖首以與聖像接吻。兩人既出聖堂。梅伊爾又引觀名勝之物。如大礮王（巨大之礮）大鐘王（巨大之鐘）等。又觀墨司科依川之景色。救世主之聖堂。與夫羅麥生瑞夫之美術館。既而腹中微枵。乃往苔衣亭餐館進食。梅伊爾一手拈菜單。一手撚髯曰。此家餐館頗似我家。當日烹調手也。今日吾輩游倦。宜多進食。

第十四章

達格透既至墨司科衛爾後。鎮日散步閑遊。顧達格透常鬱鬱。本無梅伊爾之興高采烈。則早有厭倦之意。而梅伊爾以爲今日皆恩特蘭出遊。當盡看護之責。故無一時一刻敢離恩特蘭。欲使散盡胸中鬱積。每至一處。則多方演說。此間之風景地理。然而達格透志不在是。漫遊兩日。達格透已不堪其擾。至第三日。而身體亦爲之不甯。意倦情懶。不知所可。梅伊爾尙強欲恩特蘭出遊。喋喋未已也。

至第五日。而恩特蘭萬不願再出遊。曰。老友。我喜一人安居家中。不願爲此僕僕者。君欲遊。儘一人往可也。梅伊爾於是。一人獨行。而達格透則橫臥沙發之椅。意謂習靜。既慣。究竟真實之幸福。原在一人也。又念梅伊爾之約。我翱遊亦見親切之意。無如我之性情。不相近也。

既而同至配脫爾蒲克。達格透仍閉戶不出。一任梅伊爾之到處狂遊。達格透惟橫臥榻上。種種思想。則盤旋於腦中。有時或起坐。少飲啤酒而已。梅伊爾既倦遊。又預爲衛爾迦海之遊計。達格透恩特蘭曰。君

必欲詣衛爾迦海者請君一人行可也。我則請先歸故鄉。如何？梅伊爾曰：異哉！君不往衛爾迦海耶？君勿懊懷。試一往瀏覽衛爾迦海之風景。當知我曾於此送五年之生涯也。

達格透恩特蘭情不可却。則亦怏怏以往衛爾迦。顧仍蟄居旅館中。足不踐戶。終日橫臥榻上。腦中作種種之迴旋。梅伊爾則終日皇皇訪友探舊。始則每晚必歸臥。既而終夜不歸。不知勾當何事也。某日之晨。梅伊爾以昨夜未歸。今日破曉卽至。面紅及頸。兩眼有惺忪之意。似長夜未睡者。歸卽踞坐一隅。歎息曰：名譽者亦人生大要事也。

達格透恩此老友曰：老伴何言名譽近此數日中。若奚往者？梅伊爾曰：言之令人懊喪不意。我乃大負。奈何？貸款已在五百圓之上。達格透曰：多年好友。我何能坐視汝及於敗壞之地。乃出紙幣五百圓授之。梅伊爾此時感極。又立誓曰：我誓必拼擋歸汝債也。乃忽忽取帽狂奔而去。經兩點鐘許。仍歸來曰：恩特蘭幸我好友。乃不至敗壞我名譽。此間非善地。設局誘騙令人墮落之地也。吾輩盍去休。勿留戀於此。

二人旅行既畢。歸時正在十一月中。村中積雪一白無垠。已成瓊裝玉琢世界矣。恩特蘭見己之地位已爲達格透哈勃脫所占。據病院之官邸。哈勃脫已修繕一新。恩特蘭本無長物。瑣瑣家具移諸馬廄之中。哈勃脫之婦赤脚婢者不復如前之落薄。蓋已爲哈勃脫夫人而居此官邸中矣。村中人人知病院中已易新院長。而又聞赤脚婢與會計先生大譁鬧。卒至會計服禮於院長夫人之前。其事始寢也。

嗟。夫。達。格。透。恩。特。蘭。此。時。如。寒。鴉。歸。林。已。失。其。故。巢。茫。然。不。知。所。出。郵。局。長。梅。伊。爾。問。曰。老。友。我。今。有。一。語。不。應。問。君。者。願。忍。俊。不。禁。不。能。不。一。問。君。也。君。究。竟。財。產。所。有。若。干。也。恩。特。蘭。聞。言。就。胸。中。出。一。錢。囊。數。之。曰。八。十。六。圓。梅。伊。爾。曰。非。也。我。非。詢。君。身。畔。之。錢。蓋。君。之。財。產。總。額。有。多。少。也。恩。特。蘭。曰。總。計。祇。有。此。八。十。六。圓。我。身。外。無。分。文。也。梅。伊。爾。雖。素。知。達。格。透。之。廉。潔。而。正。直。然。以。爲。數。年。積。蓄。至。少。當。有。二。千。圓。今。乃。除。此。八。十。六。圓。以。外。竟。不。名。一。錢。則。此。後。境。遇。將。爲。乞。食。之。生。涯。思。至。此。不。禁。抱。此。老。友。而。泣。

第十五章

達。格。透。恩。特。蘭。於。是。借。寓。配。唐。寡。婦。家。湫。隘。之。一。小。室。渠。仍。每。日。以。八。點。鐘。起。飲。茶。後。仍。以。讀。書。爲。事。此。時。已。無。力。購。新。出。之。書。籍。僅。從。事。於。舊。本。則。興。味。亦。不。如。昔。有。時。爲。編。各。書。明。細。之。目。錄。於。各。書。之。背。一。黏。以。小。簽。借。此。爲。排。悶。之。策。其。後。復。兩。次。來。訪。伊。文。迦。落。孟。伊。文。迦。落。孟。雖。喜。與。舊。院。長。談。顧。恐。怖。之。疾。未。除。語。意。之。中。常。挾。有。震。顫。之。意。有。時。抱。頭。而。眠。或。且。下。逐。客。令。也。

恩。特。蘭。初。爲。院。長。時。每。午。餐。以。後。則。常。環。步。一。室。之。中。今。乃。與。前。大。異。午。餐。以。後。仍。橫。臥。沙。發。榻。上。種。種。思。想。復。牽。引。而。至。渠。思。二。十。年。來。勤。勤。懇。懇。對。於。此。病。院。不。可。謂。非。忠。篤。矣。於。例。應。有。養。老。之。金。夫。養。老。金。者。所。以。報。酬。此。勤。於。所。事。也。無。論。我。今。日。不。悅。於。當。事。者。此。養。老。之。金。往。往。爲。國。家。所。制。定。者。奈。何。亦。靳。而。不。予。使。余。深。入。窘。鄉。也。又。念。當。日。在。旅。行。時。合。諸。梅。伊。爾。所。假。之。款。濫。費。幾。及。千。圓。甚。無。謂。也。今。酷。

肆所欠麥酒之需尙三十二圓不得已乃令達理迦克暗將舊衣服及舊書物質以還債脫今日有此千圓者亦何至於是也。

達格透又念此邦之人不我肯穀則亦奚必用此卑怯手段令我出遊而奪我位置也哈勃脫則以爲看護患病之同僚是我輩之義務也故常來視達格透而達格透心中厭惡之蓋此時哈勃脫方心雄意足腦滿腸肥有不屑視人之態向呼達格透爲院長今則以平等相待呼爲同僚尙覺自抑也達格透見之一一根觸於胸能勿憤恚且渠之來也必故作殷勤以見彼對於同僚之熱心實則彼之來訪問又何嘗有一絲真意存哉渠來時必攜有入婆羅梅末加里之瓶與夫蘭惠姆之丸藥一若無一病者不能離此二藥也。

梅伊爾則仍時時來存問達格透以爲倘能令達格透去其胸中之鬱積實已對於朋友當盡之義務也故每日必高談闊論作種種諧談以逗達格透而達格透終長吁短歎不釋於懷梅伊爾則強作慰藉之詞時言今日老友顏色佳丰采較勝也轉念則又思衛爾迦海之借金至今未還不免負我老友中心羞愧則強作癡狀每見恩特蘭則大笑大言不止而恩特蘭近日益復耽靜不耐喧攘則時時以面嚮壁或橫臥軟榻之上閉目沈思也。

第十六章

某日午餐而後。梅伊爾又往訪恩特蘭。恩特蘭仍蹣跚臥榻上。此時適哈勃脫攜此婆羅梅末加里之瓶。于然來。恩特蘭心厭之。仍斜倚榻上。不起身。僅舉手令坐而已。梅伊爾曰。今日老友顏色似較昨日勝也。哈勃脫曰。能服藥。或可全愈。郵政局長曰。我願老友壽至百歲。乃快。哈勃脫曰。縱不能至百歲。必可延生。至於二十年。但我願同僚。須凡事放懷。勿自引悲觀也。

梅伊爾曰。我老友既享遐齡。則某亦願忍死須臾。以追隨杖履。哈勃脫曰。明年春暖。可再往可克士地方遊歷。或駕車出遊。或乘馬閑步。歸時來預結婚之祝宴。恩特蘭聞言。躍起曰。結婚。誰結婚。耶。我乃預汝結婚之祝宴乎。此時達格透攘臂而起。退至窗畔。呼曰。咄汝輩。乃得意復向失意人。饒舌何用。汝喋喋爲遽趨前。作欲毆勢。曰。無勞汝輩。在此假殷勤。汝兩人趣出吾屋。

時則梅伊爾與哈勃脫兩人。瞠目不知所出。恩特蘭又呼曰。汝兩人趣出。咄汝奴輩。勿溷吾室。哈勃脫與郵政局長。見此情狀。卽狼狽思遁。達格透自後逐之。倉猝之間。卽取婆羅梅末加里之瓶。自後遙投之。瓶碎爲微塵。恩特蘭猶驅出廊下。呼曰。畜生。趣行。趣行。此時憤火中燒。語帶泣聲也。

客既去。恩特蘭遂漸漸鎮定。因念頃者之事。何以鹵莽如此。哈勃脫無足介意。若梅伊爾。非多年之老友乎。乃一朝令下。逐客。予人以不堪。尙自命爲有思想。善知識。解脫澈悟之哲學家乎。恩特蘭念此。不覺面紅耳熱。思深腦動。又迴旋於心胸者。均慙恨之情。遂決計明日親詣局長處謝罪也。

明晨達格透恩特蘭乃詣局長曰老友乞恕我昨日之無禮梅伊爾緊握達格透之手曰如有人復憶及此過去之事請挾吾心梅伊爾聲大如洪鐘郵局之員役聞之咸驚詫梅伊爾又呼僕歐速取椅子來達格透不耐久立也語時又急急簽字於掛號之郵件自窗格中投彼農家之婦一面又大聲曰我之性質如此決不追念舊事也又柔聲語恩特蘭曰君請少坐

少選梅伊爾頻擦其兩手語恩特蘭曰我決不怒君凡病體躁發亦情理之事昨日我出君門與哈勃脫商略我則渴望我之老友身體平愈況君今者身體既復不快生活上又不自由無清潔之居處更子然一身無有家室而療治病體又復無錢故我切勸足下與其蹉伏此湫隘之一室不如竟入病院之爲得君入病院比較食物略佳有看護婦有醫生夫哈勃脫之爲人本無足令人尊敬之人格然醫術尙不劣願吾老友暫且信彼專心聽彼療治此則余之所願望也

恩特蘭聞此老友懇切之語不禁老淚縱橫曰嗟乎老友汝深信彼人之言以爲我確有心疾歟二十年來我自命以爲村中智識最高之人餘子落落不着我眼且以我視之彼輩均爲狂人孰知今日渠輩乃狂人我也梅伊爾曰然則君允入病院耶恩特蘭曰此與獄室無異誰願入者特有人必欲陷之入者此亦無可奈何之事梅伊爾曰我尙望老友凡事聽命於哈勃脫恩特蘭曰我此時如駕車者兩輪已陷入泥淖中萬事悉受命於天矣

語時。窗外寄信人蜂擁而至。恩特蘭恐妨梅伊爾之公務。乃別梅伊爾出郵局。是日之晚。哈勃脫仍服其毛皮之外褂。穿長靴來訪。恩特蘭澹然若無事者。曰。今有一病者。須乞閣下與我同往一診視。可否屈駕一行。恩特蘭念。豈哈勃脫遇有疑難之症。須借重於我。或授我以顧問之職。亦未可知。不則藉此出外散步。亦佳。恩特蘭披衣從哈勃脫行。

一路籌思。哈勃脫乃不念昨日之事。神情殊爲安閑。然則我昨者。惺惺之狀。未免與人以難堪。得無太過。恩特蘭念此。微有追悔之意。乃曰。足下所語之病人。在何許乎。哈勃脫曰。在病院中。閣下前日所常至之地。此病人。且爲一絕妙之病人。旋兩人入病院之庭。迴旋以至瘋人院。哈勃脫默然不作一語。漸漸引至六號室。來尼克禿。仍高據堆置雜物之塚。向彼兩人。爲禮。哈勃脫忽佇步曰。噫。我憶之矣。此爲肺病患者。我忘携聽診器來。當往事務室取之。君於此處少待也。可。哈勃脫遂留恩特蘭於此處而行。

第十七章

日光漸沒。伊文迦落孟埋首於枕。次似睡非睡。喃喃然不審作何語。癡肥之農夫與夫郵局司事亦瞑然如死。鼠六號室。閤靜無聲。恩特蘭暫坐於伊文迦落孟之榻上。約半小時。忽室門閉然而闕。則小使尼克禿也。腋中抱病院之服。一大束。遽趨恩特蘭之前。致詞曰。請院長易服。并尊榻設於何處。亦請明示。恩特蘭至是始悟。哈勃脫。洵已診病者。誑已也。蓋賺之。使入病室也。恩特蘭無語。乃示尼克禿以病榻所。

置地卽脫棄舊服更易病院之衣袖博而衣短雅不稱身裁但聞魚腥棘鼻良不能耐尼克禿見院長易衣訖乃舉恩特蘭所脫下之衣捲之成一大裹挾諸腋下閉戶自去

恩特蘭目送尼克禿之去又返顧己身衣此病院之制服幾類囚人不覺洩其歎息之聲曰嗟乎以常服燕尾服軍服之人今日乃以此病院之服送其生涯乎少選又自訝曰我身畔尙有多物如金表手帳烟管之類奈何均被尼克禿持去雖然凡此種種到此亦旣無用惟有閉目俯首待此死神之至而已

恩特蘭之在六號室也以起居言之則與配唐寡婦之家亦無大異然而手足冷而身體顛不自知其所以然又思伊文迦落孟倫見我衣此病服必當驚怪恩特蘭此時心如亂麻坐立無定又環走室中一若此身不能自主者半時間之光陰幾同小年因思如此生涯卽一星期亦不易過而况一年兩年以至無窮盡之年乎恩特蘭胸中煩悶曰我之生涯斷送於此乎我之生涯斷送於此乎於是旣坐復立旣立復臥頻以衣袖拭額上之冷汗第覺魚腥之氣撲人鼻觀如入鮑魚之肆焉

伊文迦落孟已而漸漸醒矣恩特蘭見其憔悴之容更不如前頰上瘦挺如聳兩拳涕唾滿地渠一眼瞥見前院長忽冷笑曰噫閣下亦入此間乎嗟夫天道好還吸人之血者今日亦爲人吸其血矣伊文迦落孟語畢復臥榻上自語曰此痛苦之生涯了我一生矣此間殆非人類蓋生生捉此無辜者以納彼墳穴之中而已我知渠輩他日或均入此病院也語已忽聞一片步履聲則猶太人之墨伊瑞克自外來一見

院長卽伸手曰。院長請與我一錢來。

第十八章

恩特蘭此時植立窗前。以眺遠景。見夫夕陽西墜。四圍漸闇。又向東望。則地平線上。皓月已升。病院灰色之牆。映照月光。分外陰森。幾與監獄無二。恩特蘭不禁歎息曰。噫。此真現在地獄也。舉目所矚。第見淒冷之月光。短垣上之尖釘。與夫燒骨場之遠焰。恩特蘭櫻此種種之惡感。不能不退後回首。以觀則又見胸前。佩有燦爛勳章之郵局司員。正對之齟齬而笑也。

恩特蘭爾時強鎮此心。欲抑此思想。一歸於平靜。乃月光夜色。以及夫監獄病室。均迴旋於腦中。而聯想起處愈足。引其失望之心。斯時渠乃以兩手力搖此鐵窗之格子。而格子乃不稍動。氣力既疲。曾不毫髮之動。回顧室中。乃如墟墓。而伊文迦落孟之病榻。大似靈床。恩特蘭至是顫聲曰。噫。我今日絕望矣。

伊文迦落孟曰。君今日不發哲學之言論乎。恩特蘭曰。尙何哲學之云。我久言俄羅斯無哲學家也。屢矣。伊文迦落孟曰。奚論哲學。凡人生活之端。固不能蔑視。蓋苟有智慧。苟有教育。苟有自尊自由之心。無不寶貴。其軀體從無有輕率蹂躪於一二不學無術醫生之手者。恩特蘭曰。我信君矣。凡人尙論於事前。其談鋒甚健。一朝觸生活之逆流。則氣挫而膽落。微論他人足下。以才智高潔之性。當吸母乳時。卽吸入高尚之感情。乃今日顛頓至此矣。恩特蘭語時。悲愴之情。溢於言外。天暮時。恩特蘭恒以麥酒烟草等爲消。

遣之具。今則一無所着。愈不能耐矣。

少選。恩特蘭語伊文迦落孟曰。我稍出即歸。又向窗外一望曰。外間黑闇如墟墓。我當携燈行也。恩特蘭遽前啓戶。尼克禿飛躍而至。以身當門。曰。院長往何處者。夜深不可行也。恩特蘭曰。我出外稍呼吸空氣。

行即歸耳。尼克禿曰。

不可。不可。此間只有。

入門。乃無出門也。尼

克禿語時。以背抵門。

堅不能開。恩特蘭復

柔聲呼曰。尼克禿。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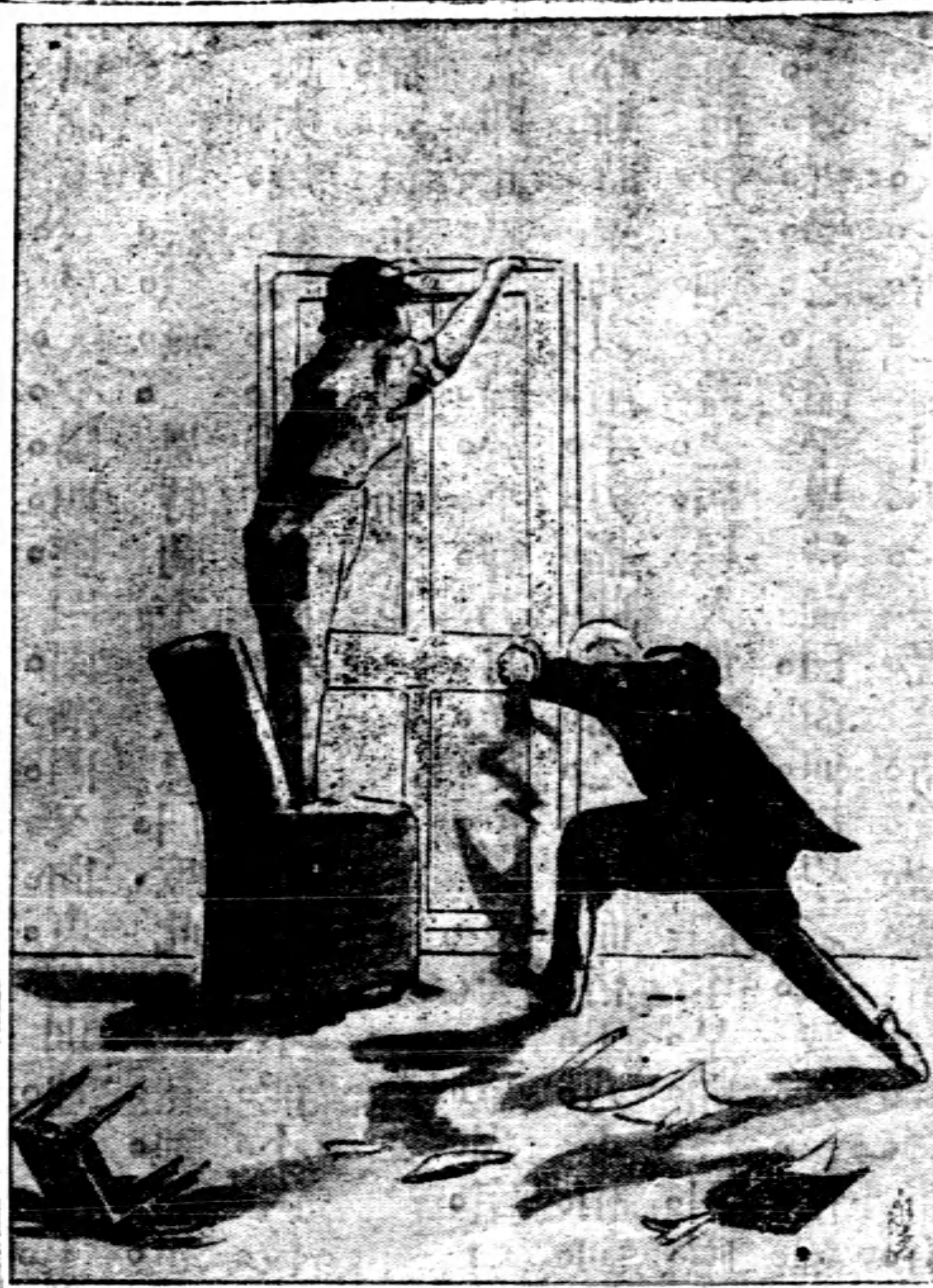
稍出即歸。決不累汝。

守候也。尼克禿曰。亂

此間之規律。我實不

奪人之自由。以關閉於一室乎。世界何野蠻。一至於此。恩特蘭顛聲曰。否。我有所事故。欲出足下。亦有何

權利。亦言出耶。伊文迦落孟曰。糊塗之院長。尙作此語。歟。擊拳。搥門。作雷動。曰。開！開！不開耶。我且打



能奉命

此時伊文迦落孟

疾起於榻間曰。惡

奴！畜生！此尙

有規律耶。明明閉

置無罪之人於鐵

窗中。而尙復強詞

奪理。若言法律。則

世有不經裁判而

破此門。咄汝野獸！畜生！恩特蘭亦曰：開！開！尼克禿：汝不聞我言乎？

尼克禿曰：聞之。我之職守實不能開此門。恩特蘭曰：汝呼達格透哈勃脫來。我當命彼開門。蓋向者支配人者。今日受人束縛。耶尼克禿曰：今日晚矣。須待明日。伊文迦落孟曰：今日即出。奚待明日。汝輩乃陷人於地獄。永無脫罪之期。正義何在。天理何在。畜生！惡奴！汝不開門。我明日敲破汝。願語時復以拳搗門。巨聲如雷震。

尼克禿大怒。突然開門。握其兩鐵拳。直撲恩特蘭額上。受擊眼前一闇。如翻綠色之大浪。而第二之鐵拳。又直打面門。口中微覺鹹腥。則齒中沁沁血出矣。斯時恩特蘭倒退至臥榻之上。兩手亂舞。空氣中似游泳水面也。而尼克禿之鐵拳。尚如雨下。伊文迦落孟見之。狂吼而起。亦以拳還擊。尼克禿尼克禿始退出。

於時此六號室中。亦復寂靜無譁。第見淡淡月光。從彼鐵窗中漏入。似作鬼魔之形。仰臥床上。則見灰墨之天花板。方現魍魎之狀。又一幅淡墨鬼趣圖也。恩特蘭縮其身。蹲伏榻上。忽覺胸中絞痛。似以銳鏢刺其臟腑。乃忍痛以兩手攬枕。嚙衾。強眠。此時旋轉彼之腦界者。種種恐怖顛倒之事。如電光之閃影。二十年中。亦念及歸墟時代。乃在此間歟。且生平從未受此苦惱。今嘗此味。亦使得所領略。耶恩特蘭念及此身冷半截。既而憤火中燒。則又念我若得出此室。恨不手刃哈勃脫。與夫會計代診諸人。以洩此忿。然

後。自。殺。斯。時。恩。特。蘭。欲。高。呼。而。咽。喉。似。有。物。塞。住。足。重。如。縛。巨。鉛。呼。吸。亦。苦。胸。中。煩。躁。兩。手。裂。此。病。服。旋。即。昏。暈。倒。臥。臥。榻。之。上。

第十九章

明。日。恩。特。蘭。忽。覺。頭。痛。如。劈。兩。耳。嚶。然。作。聲。全。身。爲。之。不。適。憶。及。昨。宵。之。事。既。愧。且。忿。又。念。世。界。在。昏。睡。之。中。如。我。之。顛。沛。者。不。知。幾。何。人。而。我。即。當。日。施。此。苦。惱。於。人。之。人。今。日。乃。爲。身。受。之。人。思。之。可。爲。浩。歎。爾。時。恩。特。蘭。不。飲。不。食。更。不。動。默。坐。如。木。人。午。餐。後。梅。伊。爾。購。茶。葉。四。斤。以。及。果。餌。之。屬。來。訪。達。格。透。俄。而。達。里。迦。克。亦。來。訪。其。舊。主。人。植。立。於。主。人。臥。榻。之。傍。半。晌。無。語。想。見。其。中。心。之。悲。也。少。選。哈。勃。脫。仍。持。其。婆。羅。梅。末。加。里。之。壘。來。面。上。如。罩。嚴。霜。彼。正。欲。樹。威。於。前。院。長。今。見。室。中。薰。有。何。香。急。命。尼。克。禿。撒。去。勿。在。此。溷。病。者。也。

嗟。天。至。是。日。之。晚。而。達。格。透。恩。特。蘭。乃。起。腦。充。血。之。病。以。一。暝。謝。塵。寰。去。矣。初。彼。覺。寒。氣。襲。於。肢。體。微。有。嘔。吐。之。狀。既。而。胸。中。作。惡。更。不。可。耐。手。足。抽。搐。耳。目。蔽。塞。漸。漸。覺。與。世。界。隔。一。重。厚。垣。矣。恩。特。蘭。自。知。死。期。漸。漸。近。矣。恒。聞。梅。伊。爾。與。伊。文。迦。落。孟。以。及。多。數。之。人。均。主。張。靈。魂。不。死。之。說。若。果。有。此。事。我。甚。望。我。之。靈。魂。超。升。清。淨。之。域。勿。墮。污。滓。之。鄉。然。而。此。思。想。瞬。息。亦。即。消。滅。一。時。閉。目。凝。神。則。如。幻。景。忽。現。於。當。前。如。電。光。之。影。逐。層。起。滅。如。是。者。可。一。夜。而。達。格。透。恩。特。蘭。愛。梅。起。者。沉。沉。永。劫。遂。爲。長。眠。人。矣。

於。是。院。中。人。乃。昇。恩。特。蘭。之。手。足。至。於。小。聖。堂。中。恩。特。蘭。目。未。瞑。吻。未。闔。也。陳。陳。之。骸。橫。臥。臺。上。曉。色。朦。朧。映。照。其。上。分。外。幽。凄。瑞。爾。皚。捧。此。十。字。之。架。爲。之。禱。告。達。里。迦。克。以。手。搓。主。人。目。令。瞑。明。日。舉。前。院。長。達。格。透。恩。特。蘭。之。葬。禮。僅。見。郵。政。局。長。梅。伊。爾。搖。首。嗟。歎。不。已。而。達。里。迦。克。淚。被。其。頰。尙。戀。戀。於。舊。主。人。也。



新言新語

上海水滸傳之一節

水滸而在上海水滸人才可知矣。雖然以上海之人之多。以上海之人之變詐。雖以水滸尙不能描寫其真。一也。作上海水滸傳。宣統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記。

小生姓吳名用。道號鑑光。久居水滸之中。善識陰陽之術。算命而辨吉凶。拆字能知禍福。如今仰觀天象。俯察水源。這梁山泊賊氣已盡。財源將窮。已有汲汲不可終日之勢。且待小生踏上關頭。望氣去罷。遂上關來。四邊一看。指着西南角上。不覺叫道。這不是個好地方麼。你看那層樓疊屋。上矗雲霄。黃騰騰的不是金子氣麼。小生且去走一遭。看那邊有無立脚之處。再來移這水滸。便忙披了道衣。携了籤筒。背了拚字匣。一路走下山來。走不到半山。忽聽後邊叫道。軍師你往那裏去。如何不叫鐵牛一聲好教。鐵牛同去。吳用道。這次用不着你。你休來胡鬧。我這次去的更比不得大名府。李逵叫道。阿呀。軍師我在大名府又不曾做錯了事。什麼還倒用不着我了。吳用想了一想。說道。這也不錯。我便帶着你同走。只是你却要聽我的說話。改了個裝束。李逵道。什麼改法。悉依軍師的便。我只須跟着軍師一同走便了。吳用道。你身體這樣長。面孔這樣黑。鬍子這樣多。頭髮這樣蓬。你可紮着一頭紅布。穿着一身外國衣。着着一雙皮靴。隨了我做個健僕。你可願意。李逵道。什麼不願意。軍師等等。我便去改裝來。

(未完)

奇情
小說
情海澗漩錄

(英國愛司特原著)

(鴛侶譯意)

第一章

六月之晨夕陽煊爛。布滿蔚藍天空。金而紫。紫而猩紅。猩紅而碧。異彩奇光。不可名狀。時近黃昏。一切景物溫暖。芳芬咸若含笑。大地之上無異樂園。鳥鳴於青枝翠葉間。其聲清澈。宛轉足以娛聽。澄靜空氣。滿含花香之呼吸。薰風習習。穿越樹枝窸窣。作響。此時此際。寰宇之中。可稱優美佳麗之區者。拉虛彌爾固無多讓也。拉虛彌爾為英倫棣望郡中一小鎮。以風物清華。山川幽秀。著稱地處幽僻。市中道路縱錯。出僅通車馬。行人不若繁盛之康衢。井井有條。其間以古來別墅及邨舍為多。樹木葱鬱。彌望皆是。而地痕叢林尤為全邨之冠。托地邨後不啻為屏障焉。蒼松翠柏。高可參天。林中有小川流蜿蜒。停瀦全邨貫澈。一葦可航。距地痕叢林數十武。愛斯本雪山在焉。山巔叢生海芷花。遙望作金赭色。邨之又一端有一肥饒之牧場。平蕪廣漠。青蒨無垠。牛羊成羣。雜踏於草積間。鎮中店肆禮拜堂等均鱗萃。一處茅屋田莊。及古代別墅。則隱現於叢林中。鎮中最佳之景。白山巔下。望見曲港內綠波一色。沿岸有小公園。數處陽光。

滿。照。尤。饒。佳。趣。自。鎮。中。達。港。口。有。一。路。名。常。青。徑。徑。中。曲。折。幽。蒨。雜。花。滿。地。碧。草。如。茵。人。行。其。中。如。別。有。
 天。地。徑。之。起。處。面。愛。斯。本。雪。山。有。一。小。別。墅。矗。立。其。間。不。知。者。每。以。爲。邨。舍。緣。結。構。殊。不。宏。大。又。苞。於。叢。
 林。之。中。然。其。門。口。石。柱。上。鐫。有。青。色。之。翠。榆。別。墅。四。字。固。儼。然。在。望。翠。榆。別。墅。爲。全。鎮。人。家。之。翹。楚。華。屋。
 數。椽。位。於。芳。園。中。屋。後。有。一。果。園。林。檜。實。纍。纍。下。垂。明。窗。洞。啓。牖。周。徧。緣。鮮。卉。門。外。一。小。廊。圍。以。鐵。欄。繞。
 欄。皆。紫。藤。花。雜。以。素。馨。薔。薇。紅。白。相。間。迎。風。欲。笑。園。外。卽。常。青。徑。園。與。徑。以。一。竹。扉。界。之。竹。扉。亦。自。饒。佳。
 景。其。上。徧。綴。紫。蘿。蘭。門。半。掩。花。中。欲。啓。扉。必。先。拂。去。當。門。之。枝。與。花。在。此。季。夏。黃。昏。卽。爲。吾。書。開。首。之。時。
 是。時。有。一。少。年。徐。步。於。常。青。徑。手。握。一。卷。且。行。且。讀。面。現。憂。慮。狀。旣。而。皺。眉。蹙。額。仍。向。前。行。時。花。香。觸。鼻。
 晚。風。送。爽。而。曼。折。伊。立。克。者。覺。四。周。景。物。絕。無。聞。見。旣。而。伊。循。大。樹。而。轉。突。覩。一。天。然。之。畫。園。此。畫。園。者。
 爲。造。物。主。宰。所。創。造。人。間。畫。工。莫。能。描。摹。園。內。千。紅。萬。紫。競。鬥。鮮。妍。中。央。矗。立。翠。榆。一。株。綠。陰。四。拂。而。青。
 葱。之。小。扉。前。垂。垂。紫。蘿。蘭。中。有。一。曼。妙。如。仙。之。女。郎。徒。倚。其。際。夕。陽。四。照。適。滿。映。婷。婷。玉。體。女。郎。未。聞。伊。
 立。克。之。履。聲。悄。立。花。前。沈。沈。若。有。所。思。其。秋。波。之。光。蕩。漾。於。迎。面。之。青。峰。翠。嶂。間。伊。立。克。旣。見。女。郎。面。不。
 禁。駐。足。而。觀。神。出。於。舍。默。念。彼。女。郎。之。美。妙。恐。大。畫。家。格。篤。氏。亦。未。能。盡。情。描。寫。但。見。彼。女。郎。蔚。藍。之。眼。
 如。碧。玉。清。明。朗。澈。情。波。疊。疊。橙。黃。之。髮。如。金。絲。縷。縷。如。雲。披。垂。肩。際。其。面。則。嬌。媿。而。端。莊。儼。然。大。家。風。範。
 而。櫻。唇。一。點。尤。足。令。人。魂。銷。女。郎。此。時。忽。引。首。而。起。斜。陽。正。滿。照。金。髮。之。上。掩。映。生。光。而。竹。籬。間。之。紫。羅。

蘭籠罩。四圍不啻爲美人畫園。作花架焉。女郎全體在在皆有窈窕絕塵之概。衣一襲藍色輕紗衫。褶痕百疊。委曳草上。樸素雅淡。如凌波仙子。然伊立克目注久之。而女郎則初未聞伊之足音。迨伊細步至一橡樹下。始爲女郎所見。女郎臉上陡發紅雲。旋向花間避去。伊立克卽不復覩美人倩影矣。若謂伊立克於此一霎那間卽鍾情於女郎。說似荒誕。然伊立克爲詩家亦美術家。感情之富。根於天性。此時瞥覩女郎之後。卽若深印於腦蒂。拂之不能去。乃蹀躞小徑中。以冀復有所見。而卒不可得。此時之伊立克。渾忘頃所深思渺慮之法律上事務。但覺美人之面。引起其美術之精思。詩篇之奇想。迨躑躅至徑之彼端時。不覺啞然自笑。蓋彼口中不覺微吟一意大利愛情歌也。乃自念曰。何來尤物。乃在此窮鄉僻壤間。吾不知彼梅翻挨華堂客室中。有可與此頡頏者否。旋緣徑行荒野中。且行且思。中心兀突不已。伊立克職業律師時。方爲人營一訟事。是爲伊就職後第一度受人之託。訟事係爭占一遺屬之財產。委託之事。主昔曾卜居拉虛彌爾。後則赴聖得堡家焉。至書立遺囑之人。嚮居是鎮中。今已盡亡矣。伊立克方在此搜覓生死婚嫁一切証據。期早得勝着。以了其職務。此事與吾書似鮮關係。特伊立克因此而至拉虛彌爾。與其畢生之命運邂逅耳。伊立克已知彼別墅之名。此時乃回至旅居。覓其房主而問焉。詢以居此中者爲誰。房主名彭漢。聞言改容答曰。翠榆別墅耶。嘻。先生。余固知此中居者爲誰。我將語君其歷史。聞此歷史者。能令人勇令人善。我等固無不敬愛尊崇。勒哀夫人者耳。旋曰。君當知勒哀高登大佐之生平。渠死時。

全英倫之新聞紙靡不詳載其事蹟。全英國之軍人暨人民靡不愛敬之。然吾意謂勒哀高登大佐者乃全英軍人中之最高尚勇毅者也。伊立克不省大佐有何勇行使彭漢敬仰如此。乃詢曰渠曾爲何事。彭漢曰當著名印度戰爭之時大佐突被命赴印時渠方結縞一年有半。其女勒哀姑娘生僅數日耳。渠就職於皇后之劍。是乃吾英最佳之聯隊也。勒哀高登大佐洵爲勇敢之軍人。亦賢良之長官。凡其部下之人靡不敬之如神明。赴敵如歸。履險如夷。槍林砲雨間奮身出沒。視若無物。其大勇無畏直類猛獅。一日與雪卡種人搏戰。英兵失機稍却。幾遭巨刃。大佐奮勇直前。部下風靡從之。卒爲最後之戰。勝雪卡種人。搏戰大創而遁。然英軍退出戰場時知有旗兵長爲敵軍衝決。墮馬陷於敵陣中。仆臥沙磧間。不赴援。將爲踐踏死。其人纔弱冠。此乃渠第一度臨戰。大佐素善之緣。渠乃一孀母之獨子也。大佐既知少年仆臥處受傷未絕。慷慨謂其下曰我等必不可坐視渠爲黑蠻踐蹴死。遂拍馬回騎向敵陣中衝逐去。若不知是乃以身送虎口者。振轡直奔。容色凜然。手中霜鋒寒芒四出。若助其神武。直入雪卡種人之中心旗。兵長臥處。雪卡種人皆面面相覷。以爲何物。英人大胆乃爾。大佐徐徐下騎。抱起沙中少年。從容若無事。然此時敵人亦不禁心悅誠服。一不敢犯。且歡呼雷動。以頌其勇敢不啻友視之矣。嗟乎彼等雖蠢然無知識之黑蠻。固亦知崇拜英雄大佐。乃舉其夥伴置之馬背。超乘而歸。雖然大佐方抵軍突有一暗彈從雪卡種人中飛來。中大佐腦旗兵長獲免。而大佐死矣。死時神勇之面含有笑容。彭漢言至此乃猝然止。少

間又曰先生余述此故事者屢矣每一述及每令我涕泗沾襟也伊立克肅然曰是誠英雄彼獲救之少年誰乎彭漢曰余忘其名矣當時渠爲一貧窶寡婦之子今則聞貴爲巨紳矣伊立克曰勒哀夫人者即大佐之室人歟彭漢曰然伊自夫死後數月携其襁褓女兒來此卽卜居是間以迄今茲爲人肫仁和易樂善不倦我等無不尊之敬之者伊立克曰有是夫宜有是妻天帝報施善人固毫髮不爽耳謝君爲我講此故事乃握手而別

第二章

是夜曼析伊立克輾轉反側不能成寐旣顛倒於掩映紫蘿蘭中之美人又爲彼勇敢軍人奮不畏死之故事薰灌於腦蒂崇拜之心油然而已夫勒哀大佐之勇行雖爲實事實不啻小說家言事蹟奇罕令人神往而女郎者又眞英雄之女兒也故伊立克此時思念之心較初面時倍增熱度竊念不知能與女郎獲交否能聽其櫻唇小展時發何佳音瓠犀微啓時作何媚態否不知芳齡幾何曾有情人否詰日清晨伊立克策騎赴壘潑蘭乃拉虛彌爾左近之一小村渠因訟事往訪紳士哈德門丐伊爲居於村中之某退職大臣作訟案証人時宅第中方擾擾歡忭將於宅外平蕪十里中爲野宴跳舞之舉繼之以夜會少年所事旣畢哈德門邀之留止同赴此會哈德門曰是乃一至尋常之家宴君等久居倫敦者當不慣習願吾將令君見在倫敦廣座中所從未見之清潤芳腴之女郎吾適思念壘潑蘭左近最佳麗之女郎數

人耳。伊立克陰念渠會覩其一也。旣念此幽僻之區野宴不知作何狀。殊欲目驗之。即允主人之請。特不留待。約少間更臨。迨伊立克午後再蒞壘。潑蘭則幾目眩於野中。陳設之華。臚但見廣場中支一白色大幕。幕頂插一紅幟。颺空中。幕內則設置尤美。中央植一六角案。爲茶食之所。案上碟皿之物。色色精潔。金色之牛油鮮潤之花菓羅列。滿前此等食桌。洵爲棣望郡小村中所僅見者。另有音樂一隊。奏樂娛客。幕外大樹密蔭下。置一列芳園。中巧製之鐵椅。披襟小坐。習習生涼。幕之四周則爲碧草如茵之廣場。平滑軟膩。爲佳客舞蹈之所。哈德門盛設一切。務有以博嘉賓之歡。於此可見哈德門夫人者。以善治家。著稱亦好客。是日頗以饌肴豐美。冠於全村。竊自詡樂。迨其夫介紹此倫敦少年律師於渠。而告渠將延之爲座上客。時不覺啞然。若有所失。自念曰。余其何所爲乎。吾將介紹客於青年女郎輩。彼等之周旋酬酢。當能勝於我也。哈德門夫人即引伊立克與黛爾姑娘相見。黛爾姑娘長軀玉立。黑髮紅腮。秋波爛爛。有光。哈德門夫人以爲是乃村中之羣芳領袖也。伊立克自倫敦至此。已數期。星獲見妙齡少女良多。頗能得閨閣之青盼。拉虛彌爾及壘潑蘭之少女。靡不想望其風采。蓋伊立克容儀俊偉。吐屬尤溫文爾雅。不似村中鄉農牧豎。惟以耕耘牧畜爲言。故皆樂與之款洽。咸欲覓會與之握晤。殊不謂是日間游宴。亦有渠一席地赴會之少女。無不喜出望外。以一得握手道殷勤。爲幸。當黛爾馬利與此俊美少年酬對時。群姝視線中。胥有羨妒之光。馬利乃靈敏解事之女郎。念與來自倫敦之貴客談。當別作一付態度。語言乃

勉。自。留。意。擯。棄。平。日。村。俗。樸。陋。之。狀。而。矯。爲。流。麗。風。華。之。態。與。客。絮。絮。談。倫。敦。風。物。社。會。幾。令。伊。立。克。聞。而。生。厭。馬。利。坐。於。草。磧。間。一。大。杉。樹。陰。中。伊。立。克。徙。倚。其。側。勉。爲。酬。答。實。則。甚。覺。無。味。雖。強。作。笑。容。而。哈。德。門。夫。人。以。敏。銳。慧。黠。之。眼。觀。之。知。客。殊。不。樂。也。乃。復。携。雙。生。姊。妹。麗。弗。耐。榴。麗。拂。格。蘭。來。與。客。款。語。耐。榴。格。蘭。面。目。皆。娟。媚。有。致。特。生。小。蓬。門。未。親。佳。士。視。伊。立。克。不。啻。巡。狩。之。親。王。耳。是。日。夏。日。燦。爛。天。無。片。雲。枝。頭。小。鳥。啁。啾。爭。鳴。亦。若。叙。盃。簪。之。樂。雜。花。怒。放。牧。場。中。新。刈。之。草。籬。落。間。之。山。楂。花。清。香。四。流。然。雖。景。物。宜。人。而。伊。立。克。怏。怏。不。樂。覺。別。人。一。世。界。心。有。奇。異。之。感。旣。而。一。霎。那。間。似。被。魔。術。一。切。物。皆。猝。改。變。但。見。廣。場。之。側。芳。園。中。哈。德。門。夫。人。心。愛。薔。薇。樹。之。前。有。一。亭。亭。玉。立。之。身。如。驚。鴻。倩。影。者。伊。何。人。即。渠。自。昨。日。至。今。一。晝。夜。間。魂。夢。顛。倒。之。美。人。也。此。時。陽。光。似。增。其。燦。爛。花。容。似。加。其。艷。麗。伊。立。克。不。期。目。定。神。呆。初。不。前。行。但。遙。立。而。望。之。嫵。雅。之。態。度。美。麗。之。面。貌。窺。之。較。昨。日。尤。親。切。矣。但。見。體。格。苗。條。丰。姿。清。麗。面。圓。如。月。色。豔。於。花。眉。黛。含。顰。容。態。清。揚。而。婉。妙。然。貌。可。傾。城。又。絕。無。兀。傲。驕。矜。之。態。以。損。其。溫。柔。淑。順。之。姿。衆。皆。向。之。款。語。女。郎。一。一。溫。語。酬。答。吐。屬。尤。形。和。雅。語。聲。清。脆。如。雛。鳥。之。囀。又。見。其。秋。波。凝。注。薔。薇。若。甚。欣。賞。旣。而。折。一。含。苞。未。吐。之。紅。蕊。就。坐。一。密。葉。繁。花。之。紫。丁。香。樹。陰。下。鐵。椅。中。拈。花。把。玩。伊。立。克。乃。離。去。喋。喋。可。厭。之。黛。爾。姑。娘。向。女。郎。行。來。時。適。哈。德。門。買。買。然。至。伊。立。克。即。挽。渠。介。紹。旣。與。女。郎。相。見。握。手。道。寒。暄。女。郎。滿。面。含。羞。紅。雲。直。頰。至。頸。而。碧。玉。雙。瞳。中。則。似。明。語。人。昨。日。之。邂逅。美。人。猶。憶。之。未。

忘也。自此時至晚來會散時，伊立克無復有一沈悶之時。惟依傍勒哀姑娘之側，壘潑蘭不啻樂園矣。渠昨不知女郎之聲似何物，今乃知清澈宛轉如音樂之和諧。渠昨不知女郎之笑作何狀，今乃知嫵媚熒煌如春山之旖旎。渠二人不久即爲朋友矣。蓋勒哀姑娘秉性坦白天真爛漫，絕無矯揉舉止。而伊立克轉覺有所嫌忌，不敢暢所欲言。往往有中心欲語之詞，已至唇邊而格格不能吐。哈德門夫人則目注嘉賓胸中，慰樂知己，無慮於客之寂寞無歡矣。除此精緻茶食之長時間，伊立克永在女郎之側，無或少離茶食者。是日遊宴中第一部也。伊立克渾忘觀察是間筵宴之俗尚，渾忘哈德門所言是間女郎之態度。渠之心之目之身，惟專注於一人而已。旣而從薰風習習中吹送來跳舞音樂之聲，伊立克乃迴面詢勒哀姑娘能賜光寵與之合舞否。嘻，伊立克從此在華堂廣座間與淑媛名姝携手而舞者多矣。其景象炫麗何止倍蓰，然而渠果畢生不忘。今日在壘潑蘭澄清空氣中與丰神絕世之勒哀姑娘並肩合舞也。舞踏旣罷，伊立克復倩女郎偕伊閒步，示以女郎所甚賞贊之薔薇花方並立觀玩時，伊立克自亦不知何故不期突與女郎作披胸傾臆之談。若相知有素者，伊立克曰：噫，勒哀姑娘吾羨汝。汝乃英雄之女，吾昨夜聞尊甫之歷史，女郎不覺引首而觀，雙眸中滿含哀淚，悄然曰：先生誠是妾亦甚自傲。我母與我所能誇傲者，惟吾父之名譽耳。名譽與光榮固不恒與金錢俱。伊立克曰：然少間女郎復曰：君景仰吾父，妾殊感佩。凡對於妾有此種感情者，吾皆視之如摯友也。噫，女郎胸懷坦率，情愫肫浹於此，更可見矣。而伊

立克愛敬之心亦因是而愈摯。見日影西移，恨不能揮戈以止之。既而請於女郎，允渠明日往訪。翠榆別墅謁見，勒哀夫人將以近人印度著述呈之。慈覽，意老姆必樂於披閱。者女郎曰：吾母素不多面生客，特君將示以印度之情事，則吾知渠必樂於延欸耳。凡人交友在村野中，較在城市中，其速倍蓰，蓋天下是以聯縞紵之歡之所固無逾乎花香鳥語中也。夕陽未下之前，伊立克與勒哀二人似彼此已相交十餘歲者。迨宴遊既罷，晚餐亦竟，衆賓皆醉酒飽德，體倦思歸，而伊立克復幸獲一歡怵之事。蓋女郎家之馬車以他故不至，女郎乃雇一街車乘之而歸。伊立克策騎送之行，直抵別墅左近始止。此情此景，伊立克永不忘之。夜氣澄澄，莊嚴而幽峭，明星麗天，微風在樹，露濕花葉，暗香充滿空氣中。天然之景已美不勝言，而有較天然景尤美者，則彼可愛之美人清麗而活潑，在星光夜色中觀之，別饒一種玉潔冰清之態。而嬌婉之珠喉，則不啻音樂焉。伊立克傍車而行，一路俯首與女郎閒談，幾忘路之遠近。心中渴欲自述其衷懷以表其崇拜愛憐，意冀得美人香口之答，允許以永爲朋友。然卒未能出諸齒頰，心中但願永永經此含香之夏夜，並行彼美，永對之，驟然微笑也。既而行程至終點矣，女郎乃以纖纖素手置渠握中，以曼妙清澄美冠世界之眸視伊立克，默然移時。伊立克不得已與女郎作別。別時致辭曰：晚來佳，勒哀姑娘，我畢此生永不能忘。今夕我一若始於今日方墮此塵球者，女郎含羞之甚，不覺杏眼低垂。伊立克曰：姑娘既允我，我明日常於亭午時趨詣華堂，想尊慈必能接待鄙人也。是宵伊立克夢魂顛倒，但覺在

陰涼芬馥之小徑中。策馬傍美人之車而行。澹澹之疎星。映於娉婷之身。習習之微颺。拂於俏麗之面。轉輾反側。腦記中惟有此影像。渠勉自嘲解。以爲是乃妄念。是乃痴情。水面萍蹤。雪中鴻爪。即將過眼不留。何必認真乃爾。一日去拉斯彌爾而他適。則此生此世。或不更覩此驚鴻倩影。亦意中事。何必留此一段糾結之情緣。增他日之煩惱耶。雖然。枕簟冰涼。萬籟沈寂。而漫漫夏夜。伊立克竟不能入寐。惟張目以待晨曦之穿窗入戶而已。翌日午鐘甫動。伊立克已在翠榆別墅之門外。逡巡勿遽入。竊念彼美人之母。不知是何風範。已而擊鈴門者啓扉導人。經一陰涼軒敞之廳事。地平板上滿鋪印度織蓆。牆周插以青蒨之松筠。乃入一小客室。室中陳設精雅絕倫。花盆羅列。四周香氣芬鬱。窗櫺上懸以凡業斯工細之簾。甫逾闕。即有一頤身溫貌之貴婦人。起身相迎。其側立一女郎。伊立克與哀勒夫人及其姑娘相見矣。

第三章

勒哀夫人。昨得女郎之先容。故歡迎備至。款接殷勤。伊立克出其携來印度風景畫。及游歷雜記。勒哀夫人甚樂觀之。謝客甚殷。乃與客談印度事。娓娓不倦。一若渠之生涯。曾在彼度過者。伊立克從老姆面上。揣得渠心中之故事。蓋其面貌。乃希望失敗者。乃堅忍以待者。其眼光中。若有久遠之望。似其心思。意念常在。沈寥空寂之境。有時其溫和之面。忽現極沉寂狀。伊立克知其心。常念其所天已死之英雄。其生命與愛情。曾如此悲愁悽惻者。勒哀夫人亦深喜伊立克。不久賓主間。即有至熱之友情。渠來此僅半句鐘。

耳而視。此明窗淨几之客室。已至熟習。促膝深談。漸及渠自家所以來。拉虛彌爾之故。坦率無隱。一若勒哀夫人爲渠。至久至摯之女友。噫。伊立克。昨日在青葱之廣原中。焚煌之日光下。花容爛漫。鳥語清揚之間。以爲女郎丰姿絕世。曠古而無儔。不知女郎今日在家庭澄潔之空氣中。尤顯美麗。披一襲樸素雅淡之晨衫。金黃之髮上綴一藍絲之結。時方治針。拈柔荑中握一皓白如雪之巾。纖纖素手掩映生光。正如姑射仙人。自饒一種清麗絕塵之態。此時伊立克之全體心魂。幾飛去軀殼而黏附於女郎。自覺別有一種感情。爲前此所從未有者。女郎與客言。殊少粉頸低垂。專事縫紉。初不引首以觀。然伊立克鑑貌辨色。固知女郎屬耳於渠。渠一言一動。女郎靡不留意者。但使相對無言。固已足令人魂銷。伊立克亦更無奢望矣。深談既久。夕陽將落。伊立克乃興辭。勸哀母女堅訂後期。殷殷握手而別。自此日後。伊立克殆無一日不至翠榆別墅者。始獨假借小故。或送新書。或贈名卉。或携精美之雕刻品。藉爲進身之階。久之則交愈熟。胆愈壯。出入戶庭。行所無事矣。其間宛轉纏綿。層累曲折之故。固不煩吾書描摹盡相。讀者尙能掩卷而得之。久之伊立克不以日至別墅。與女郎相見爲滿足。往往獨身徘徊常青徑叢林陰翳中。以待女郎至。彼美姍姍來遲時。乃佯作不期而遇之驚喜。即與之携手同行。二人乃穿小徑達牧場。直至閃閃作金色之沿海草。積間海水。微吟衝擊沙石上。二人極目蒼波。有飄飄欲仙之概。夫二人此時此際所處之境界。固他人所目爲荒涼寂寞之區耳。而於渠等。則不啻光華美麗之樂園。以愛情煊染之。不啻詩篇裨

史中之仙國以愛情光榮之天容愈顯其朗耀花貌愈見其煒煌他人所不覺見獨渠等覺之見之者是何以故祇緣有愛情爲一切物之冠冕耳伊立克自覩女郎後情網日深決意必欲贏得其心贏得其身而後已其媚悅之法當如古代勇士媚其所愛之婦人感之以豪邁之態貞固之情動之以溫和之貌纏綿之詞渠自念此身必不能無勒哀女郎有之其生涯爲樂園爲天堂無之則爲苦海爲孽岸矣雖然伊立克顛倒夢想於女郎女郎其亦顛倒夢想於伊立克耶抑雖不顛倒夢想亦有相愛之情相悅之意耶嘻但使女郎而有一毫相愛相悅之心者伊立克固已願足矣而伊立克此時乃又生一懷疑莫決之切心此切心爲何即勒哀姑娘果愛悅渠否也雖然渠縱情急不敢遽冒最後之險遽傾吐其衷腸惟日依美人之側延頸屏息以待時機得訴其欸欸之情語此情語者渠畢生之快樂之悲愁咸繫之讀者諸君曼析伊立克非富人也渠一身無所儲蓄所有者僅每年一百磅之入欸耳其律師之職即所持以餬口者雖然渠乏於人間之金錢而富於天賦之寶藏少年美質強於力而裕於才前途希望正浩渺無窮耳曩者渠曾鬱鬱不得志者若干時獨坐倫敦廬廬之陰寂書齋中以待請託助訟者之來顧門庭闐然無異空谷之盼足音今則其時已過渠方竭力經營著名之拉虛彌爾遺屬案圖一旦藉此顯聲聞露頭角一洗往日骯髒之氣嘻渠際此時會適有心魂中劇愛之人何故不速求婚事以圖琴瑟之好耶何爲遲疑觀望坐使少年之希望消去耶豈將延佇不可必得且得之亦未能增其快樂之金錢耶今日述伊立

克前此之歷史。伊父曼析好俄。富有資財。所居名格倫桑伯。伊爲渠之獨子。鍾愛甚。伊立克素喜習律。遂治其職。當渠擇此業時。其父曼析好俄卽格倫桑伯之主人。固尙有巨萬之財產田宅。詎謂時運不齊。命途多舛。好俄急爲一技機心所襲。狂念勃勃。竭力從事於技機事業。天下持籌握算之人。因此種危險之機心。而蕩產傾家喪身短命者。比比矣。而好俄亦蹈其覆轍。屢戰屢北。久之資產垂盡。好俄憤極。遽罄其所有。爲孤注之一擲。冀盡復所已失。不謂此最後背城之戰。亦遭失敗。而資產蕩然矣。旋不得已盡貨所有。圖朝夕之饗。先賣日用器具。繼售輿馬服御。終乃廣厦沃田。亦悉入他手。一切悉罄。無復恢之望。格倫桑伯爲別姓人家。非故主矣。昔日阡陌雲連。華屋櫛比之富家翁。此時所有。僅每歲些少之年金。爲其已死之妻所留遺耳。然而此區區者。老人尙須與其子平分之。自賃一小茅舍于曩日自爲東主之產地。上蟄居以待死期之至。惟長謝此塵世者。足以抒渠之苦痛耳。老人恒謂其子曰。苟汝復有一日致富者。伊立克汝必購回格倫桑伯。蓋老人他無所冀。其惟一之希望。禱求者格倫桑伯復爲渠家所有。庶祖宗辛苦之留遺。不至永淪他姓。藉償其喪失先疇之罪。好俄父子交游頗衆。而親戚殊寥寥。自破產後。親故皆加以白眼。所猶往來通問者。僅一哈登宅之富紳赫培德弗思赫。乃英倫至富至傲之人。初時頗以尺素相投。問遺不絕。而久之。則亦魚雁稀疏矣。嗟乎蒼狗白雲。世情翻覆。炎涼滋味。大抵然耳。而伊立克獨與其表弟歐而腓力善交。誼極摯。腓力之母卽曼析好俄之親妹。所天已逝。腓力乃其孤生之子也。腓力

亦家倫敦。故二人恒以暇時相往還。盡傾蓋之樂。故伊立克者。雖窮愁而自由。無人尼其婚姻。無人以娶妻。須金錢之說。擾其聽。伊乃決計。必欲得此英雄之女。善人之嗣。一日之晨。伊立克又往翠榆別墅。時勒哀夫人有他事。侍者導伊入客室。勒哀姑娘方支頤獨坐。若有所思。室中明窗洞啓。懸綠紗幔。四壁皆作淺青色。如入畫圖。室之外。日色花光。煒煌而豐艷。蜂蝶迴翔於花間。小鳥啁啾於樹顛。薊毬花則白瓣點點。落草際。女郎傍窗而坐。目注欄外。姚黃魏紫。鬥麗爭妍。秋波中情光瑩然。微現笑容。見伊至起而迓之。寒暄既畢。伊立克似欲吐其積愆。既見女郎。則又羞怯格格不能吐。乃隨手從案上取詩集一冊。問女郎欲伊哦詩否。女郎頷之。乃選一情致纏綿文詞斐亶之推耐孫著名之牡丹篇。曼聲誦之。音韻悠揚。令人神往。庭園中蜂蝶之聲。滃滃若應。若和。女郎似爲歌聲所攝。渾忘其羞澀之態。不覺情眸閃閃。注定伊面。朱唇微顫。此時此際。二人化身爲詩中人矣。伊立克爲推耐孫理想中之少年情人。女郎則美麗無雙之牡丹也。伊一讀一頓挫。若字字句句皆從渠愛情之肺腑流溢而出。而女郎芳心可可。傾耳以聽。固已知此情文兼至之佳。什不啻爲少年代述其款款之情詞耳。突然間歌聲歇。伊立克舉首正與女郎四目對射。女郎不禁面泛紅雲。如芙蓉浴露。旋即自鎮定曰。美哉詩乎。伊立克曰。此誠天壤間妙文。舍此別無更美之詩。歌吾他日當爲女郎卒誦之。乃闔書目光射於書函。款識見上題。勒哀麗倫。猝然曰。麗倫。女郎名麗倫乎。女見其殷切之狀。圓渦微展。答曰。然兒名乃勒哀麗倫也。伊立克笑曰。果然中吾逆料。吾向謂女

郎固應得此嘉名耳。女曰：何也？伊立克故爲激贊之狀曰：緣女郎儼然一亭亭皓白之芙蕖，陽光滿映其上。我每覩女郎，輒令我若置身日光花氣間，且也。此四字亦若宛轉之歌聲，勒哀麗倫，殊悅耳。可聽。女曰：君誠善於理想哉！此區區之名字，乃有如許之比喻。伊立克正欲更言，如焚之情詞，已將溢唇而出。時則勒哀夫人奉帷入室，渠心中之意，乃化爲煙雲飛去矣。相見寒暄後，勒哀夫人笑問今日室中陳設，有所異否？伊立克舉目四矚，乃始見案頭散置無數歌譜，勒哀夫人曰：此乃吾等今日新從倫敦購來者，皆近人佳著。吾等已一一試度一過矣。伊立克轉面女郎曰：子已度曲乎？勒哀夫人插言曰：渠已度矣。渠最喜度曲，其歌聲殆不啻花間鳥囀。吾女今當爲先生更歌之。女即聞母言，即趨坐琴次，垂首歛眉，曼聲歌一

How Firm

之曲。其珠喉玉吭之歌聲，清徹而纏綿，不一時。嫋嫋之音，充颺一室，而歌聲中則滿含悲淒幽

怨之音，令人迴腸蕩氣。歌未歇，而伊立克雙眸中已哀淚汪汪矣。曲旣終，伊立克初不作諛詞，但謝女郎爲伊發聲，并求賡續一曲。女郎曰：頃間之歌，富於悲怨之詞，君殆不喜之，而喜靡曼風華之調乎？曰：否，吾於音樂，尤嗜悲涼激越者，不喜靡靡之音。吾以爲奧爾特洛賓格蕾，乃愛情歌中之最佳者，文情兼至，而調高響逸也。女忽曰：吾意，吾決不當效彼蘇格蘭女郎所爲。吾願晝夜治事，以奉母，特不欲使彼謝梅傷心耳。伊立克沈吟曰：謂彼指蘇格蘭女郎工於狐媚者，是亦苛酷之論。曰：真確與？誠實自能拒絕一切引誘，使鬼蜮無所施其技，是言也。伊立克數年以後，乃憶而念之。此時女郎又歌矣，所唱爲孟台生之愛情

歌字字句句皆若爲情人心中之花之果伊立克之身幾爲此音所攝去宛如大海浮萍捲入洪濤巨浪中不能自主全體震撼心血搏躍俄而宛轉之歌聲似蕩漾出窗外與庭中之薔薇百合花接吻而與其香氣調和者女郎離椅而起無何伊立克告別歸魂若醉骨若銷但覺清揚美妙之歌聲繞耳而弗去渠乃決意必於此數日中探定其畢生之命運求其所摯愛之女郎爲其嘉偶。

第四章

哀勒女郎年稚於死父之聲音笑貌初不記憶彼豪勇之父以馬革裹屍而歸當其從軍絕域征帆將發時抱其襁褓女兒於懷與之親吻祝其速長育此時情景女郎固茫無所憶其最初之腦記則爲其茹苦含悲之母之面但覺母貌沈沈作青白色眼摳摳著玄色喪服若有餘悲自此以後慈母面永作是狀沈鬱之態從未有一日消去者勒哀夫人移居拉虛彌爾時女猶未離錦襖故伊不識其父母所處之家庭生平交友絕少僅此小鎮中相識故人耳勒哀夫人非殉情溺愛之婦人丈夫之死雖引爲深悲極痛然未嘗傲愚婦人之見自經溝瀆從死者於地下特當其夫凶耗傳來時渠自言渠之生涯從此已矣渠自謂有一本職當盡者即此小女兒渠夫之骨血必須格外愛護之使之快樂必當教其女自知爲英雄之嗣必當教之使知愛其父武勇之行狀其父者因欲拯他人之命奮不顧身而自喪其軀者也渠母女二人儼居於此景物幽麗之別墅園門正對愛斯本雷小山天然如畫勒哀夫人即於此宅中盡心壹志以

教育其愛女融融洩洩居然亦有家庭樂凡見勒哀夫人者每覺其面上含一種忍耐沈默之狀若有所遠望久待者夫人則自謂其心已隨夫同埋黃塚中未亡人未了之責惟此一塊肉耳待息女長成自立於社會渠即將感謝上帝息此仔肩尋夫於九原之下以爲九原者較人間世爲光明爲快樂無離別死亡之苦者也勒哀夫人幼受教育學問優美此時乃盡出所知以授女郎女又穎悟學藝乃日益富母教以法蘭西日耳曼語言文字演劇謳歌撰文繪畫種種無弗能之無弗精絕者迨母所知既盡以授女則至拉虛彌爾鎮中延訪名師更教以高深之學術勒哀夫人恒曰我無財產遺我女然我欲以財產中之最佳者遺之即完全良好之教育是也母女二人交遊至慚顧村中人無不敬愛之者竹扉花徑絕少佳客停蹤人皆知老夫人喜寂耽幽避塵獨處每日課畢之後夫人携女手至花園中徜徉叢卉間領略天然佳景時則夕陽將落天半流霞老夫人遙望西方日沒處以慈藹之容指點告女謂渠等之老家蓋在彼紅日沉沉之下其英雄之丈夫方酣眠黃土中以待渠等他日同游極樂園也夫以麗倫之生涯之境遇大殊常人則其性情與一般女子特有所不同固無足怪者女郎賦性高曠純潔饒有出世之奇想蓋幽居僻處不恒與世人相接遂養成此種特性而又多情善感智慮深沉雅好名譽視光榮如命思想亦高尚其吟咏推理之天才優美而雅逸富於美術觀念凡美麗精妙之物劇好之愛不忍釋皆竄僞惡者則痛惡之避之若浼焉蓋勒哀麗倫之性格實女子中之最卓卓不群者也職是之故女郎哀樂之感

至爲深銳喜則劇喜悲亦奇悲其心意中無尋常之感情必走於極端快樂悲愁間不容有游移中立之一物女郎又有一種巾幗英雄之特性凡事貞固不撓堅忍善耐而於兀傲中又雜以敦厚溫柔之旨故居常無疾言遽色此數者以外又有一至大之天賦即詩人之心靈是也天下人之品性才能固不盡由於天真其一生四周之景物恒有以造成之勒哀麗倫卽其最著者渠嬰兒之眼第一次開視時其炯炯雙瞳卽注察於花樹之美一切天然物在渠視之不啻一開展之書渠從此書中讀得無數佳美之卷頁因而愛玩不已女郎寂處寡交游寡玩好然靜觀世界覺有非常樂趣此無他惟知所以尊重宇宙之美麗耳女郎以有詩人心靈故乃生崇拜造物主之心生愛憐一切人類之心以有詩人心靈故有時感極樂他人視之若無足樂者有時又感極悲他人視之若無足悲者以有詩人心靈故乃懷極銳利又極深沉之感覺更以有詩人心靈故乃成伊立克初面渠時所見飄飄出塵之狀而伊立克自言苟全世界爲伊物者伊將盡置之女郎足下者也然女郎孤芳自賞初無驕倨之念且不自稔其美惟攬鏡時頗有顧影自憐之感晨起梳頭雲鬢蓬鬆花冠不整青絲縷縷委墜兩肩光明曜作金色如油油之麥浪則亦自覺其美惟未至愛情之念喚醒渠時渠殊不知此鬢髮如雲者乃新嫁娘最美之妝奩耳當夏日黃昏微颺送爽花香飄拂大千世界似沉浸於美麗芬馥中勒哀麗倫小立花前此時此際乃有一滉盪甜蜜之夢想歛入渠之心意間如游絲之裊於空中突與渠之官能接觸此時始覺自己之生涯尙未至最高處

如日之中。天然自揣。其生涯中。必尙有一精微美妙之物。方珊珊其來。遲彼枝頭翠羽。所歌者何物耶。彼颯颯之風。似恒與好花作耳語者。所言何事耶。彼園傍之小川。中碧波潺潺。所作者何聲耶。嘻。渠生涯中。必有一物尙未惠然肯來者。來則必能使其境遇更光華而莊嚴。渠當耐心待之。旣屆其時。是物必蒞止耳。渠不能媚悅村中之少年。而與之狎暱。他女郎所視爲尋常談諺之愛情。渠視之乃爲神聖不可犯之事。必當以鄭重臨之。雖笑可傾城。未嘗以一笑引人之注意。雖顧可傾國。未嘗以一顧動人之贊賞。少年道遇。必脫冠致敬。語及芳名。必出之以嚴重之口吻。蓋渠清潔純粹之愛心。果男子贏得之者。足爲一生之冠冕矣。當女郎第一次面曼析伊立克時。覺少年雙眸中滿含贊嘆賞識之情光。不啻其生涯中之新物。忽焉顯露。蓋覺伊立克之爲狀。與嚮所見諸少渠所年迥乎不同。宛然經書史中之豪傑英雄。風儀俊爽。氣度沉雄。饒有豪邁之概。吐屬溫文。清談娓娓。尤令人忘倦。其始女郎不無羞澀。意不見時。芳心宛轉。念念弗忘。迨旣面其人。則又含羞脈脈。媚眼低垂。莫能仰視。且自掩其愉悅之態。雖然中心所發。欲蓋無從。祇更顯著耳。嗟乎。此時也。虛無縹緲之間。有一何物來襲女郎之身。驅女郎之心。女郎日必自問。數百徧何故。彼人之影像常在眼簾之前。何故彼之一言一動。常印於腦蒂而莫能去。渠心意中有一種甜蜜。虛浮之感覺。使之悲。又使之喜者。果何物耶。何故渠於全世界中獨覺曼析伊立克佼佼不群。如雞中之鶴耶。何故獨有伊立克之名字。使渠聞而蕩心悅耳。耶女郎所心口相商之疑問。至彼晨伊立克爲渠誦

推耐孫之牡丹篇誦畢而四目相遇時乃恍然矣女郎至此始大悟既悟則卽有異常之變象其心搏躍至速肺葉振擊幾自聞其聲芳喘短促若不相屬直至其母入室後數分鐘眼前猶若有一種陸離光怪之薄霧蔽其視覺也夫伊立克之歌聲清激纏綿足移人之聽固無怪女郎神往且女郎亦何嘗不可藉歌以自訴其秘密特不能出之於香吻耳迨伊立克既去女郎志忑不甯乃步至陽光滿照之芳園中立於一株巨杉下時薰風陣陣綠葉扶疏四圍搖曳此時麗倫一切豁然矣知枝頭翠鳥所歌者爲何物知颯颯之風耳語者爲何秘密知潺潺碧浪所作者爲何聲亭亭玉立日光周映美人之身渠乃自謂渠生涯中之好夢真蒞止矣嘻渠愛曼析伊立克也渠自言時兩顴熾赤朱唇震顫秋波中則微苞情淚徧身作熱血管中有如焚如沸之異感渠將往何處涼之耶將如何消滅其熱度耶渠不可仍留此處此處乃在陽光普照之花園中碧枝低嘯綺翼和鳴觸耳愈增情感乃急急離此芳圃直下小蹊向棗痕叢林而行在此老幹交叉密繁如蓋叢樹之底有一陰涼沈寂之所曲徑通幽碧柯四拂身入其中宛然清涼世界野薔薇赤若臙脂糾纏樹根與綠茵相掩映渠乃穿林越徑步至一小沼旁沼水如鏡坐於池濱一巍老橡之下脫冠於地使習習之風吹伊香汗微淫之粉額渠乃神思飛越游心於幻想之中此時乃女郎獨自思度愛情之始歛聞足音蹙然驚而返顧則伊立克方貿貿然來女郎突出不意不禁心躍唇顫面上紅雲直頰至頸伊立克行近乃曰勒哀姑娘恕我我追隨女郎緣有衷曲欲向女郎一剖耳麗倫鎮

定心神復其端肅安和之狀。蓋渠從伊立克面上揣得其心中所欲言者。渠殊不欲從其婦人之寶座中降尊下就緣渠。此時爲國后爲天仙而伊則爲懇恩者爲乞憐者。伊立克直至橡樹之側。沉坐於碧茵之上。其久待一吐之衷。曲如熾熱於其唇吻間。其閉遏鬱結之愛情。嚮爲一巨手按之不流者。此時乃若滔天之洪波從丹田中奔騰而出。乃猝然曰。麗倫。我不復能忖量我所欲言矣。我覺我中心之言不復能遏之。不吐如骨骸在喉。必欲出之而後快者。噫。愛卿俾我告爾。我如何愛卿者。我愛卿如是深摯。如是純粹。苟卿而拒我遣去我者。我之痛苦將較遭慘戮於刑場。殆猶過之無不及也。女郎殊不虞其突然而至。猝不知所報。迨欲啓口致詞。則伊立克已踞於女郎足下。堅握女郎震顛之纖手。而訴其款款之情詞。此語女郎永不忘之。其言曰。卿如是美麗。如是穎慧。高出於我。我希望之上。苟得卿身。殆較希望得天上之明星尤覺憂憂乎其難。雖然。卿苟愛我者。其與我一言。卿果願爲我妻乎。言已。乃俯其面。迫詰不已。是時也。乃似有依稀隱約冷乎馨乎之一物。飄拂於伊立克之身。感觸其神經。嘻。此何物。其涼颼之呼吸耶。其野花芳馥之氣耶。抑渠所渴待注聽之一語。出於美人香口者耶。伊立克乃又懇切言曰。我之愛卿。汝願耶。麗倫。其允我。與我同生死。與我同哀樂。分我之家。分我之名。分我之心。分我之愛情。分我之生涯。永勿離我。噫。愛卿速一言。果愛我否。女郎迴其媚臉。向之面上羞怯周章之態。已爲彼人如焚之情言所掃去。乃以素手置伊立克握中。直言曰。永不相渝。死別乃休耳。其清澈質白之雙眸中。滿含信實忠誠與蘊蓄深。

沉。之。情。愛。此。狀。伊。立。克。永。不。能。忘。伊。乃。抱。之。懷。中。親。女。郎。香。吻。又。以。手。置。女。金。髮。上。默。禱。天。帝。助。伊。後。此。進。德。累。功。足。以。享。受。美。人。摯。愛。而。無。愧。

第五章

凡。人。生。涯。中。必。有。一。黃。金。之。時。間。惟。或。則。於。此。時。爲。一。生。快。樂。之。權。輿。或。則。於。此。時。爲。畢。世。悲。愁。之。嚙。矢。有。迥。乎。不。同。者。當。曼。析。伊。立。克。剖。其。情。愫。於。勒。哀。麗。倫。而。得。其。首。肯。爲。伊。妻。時。日。照。於。山。鳥。鳴。於。樹。川。流。激。灑。於。曲。溪。中。是。正。伊。立。克。與。麗。倫。之。黃。金。時。間。也。伊。詳。告。女。郎。以。一。切。事。渠。家。格。倫。桑。伯。之。情。狀。渠。父。曼。析。好。俄。之。生。平。又。及。老。人。營。業。失。敗。此。時。惟。一。痛。苦。之。希。望。在。恢。復。其。光。宅。伊。又。語。以。嚮。日。之。學。業。如。何。獨。坐。倫。敦。陰。寂。斗。室。中。書。空。咄。咄。今。則。好。運。已。來。渠。方。治。著。名。之。拉。虛。彌。爾。遺。屬。案。此。時。女。郎。金。髮。之。首。倚。於。其。胸。前。伊。又。詒。以。燦。爛。之。前。途。在。渠。等。之。前。渠。等。從。此。無。復。分。離。彼。蔚。藍。含。笑。夏。日。之。蒼。昊。無。一。點。陰。雲。障。翳。者。亦。不。能。較。渠。等。更。自。由。也。伊。立。克。乃。詢。女。郎。曰。卿。母。其。願。捨。卿。與。我。耶。麗。倫。彼。甚。以。我。爲。足。消。受。卿。耶。女。郎。心。中。以。爲。男。子。若。伊。立。克。者。固。應。享。世。界。上。最。佳。最。美。之。幸。福。渠。母。固。愛。之。敬。之。寧。有。不。表。同。情。者。即。以。己。意。告。之。伊。立。克。乃。滿。足。矣。已。而。莊。容。曰。我。來。拉。虛。彌。爾。時。我。決。不。料。我。乃。覓。得。極。樂。園。於。此。處。特。我。第。一。日。見。卿。卿。面。半。掩。於。紫。羅。蘭。之。後。我。即。永。不。忘。卿。以。我。冷。落。閒。散。之。倫。敦。律。師。與。名。門。淑。質。如。卿。者。言。愛。情。母。乃。爲。妄。然。我。則。彼。時。一。點。痴。情。竟。糾。匝。於。卿。身。矣。此。半。句。鐘。之。光。陰。二。人。永。鐫。

心頭一切天然景色。彈指間竟別呈一色相。皆若助其歡喜而光榮其結婚之始基者。伊立克尙欲逗遛於橡樹下。若干時。謂此乃全世界中渠當視爲最尊崇之地。而麗倫則恐母記念即欲言歸。伊立克乃曰。再與我一言。否則我將視爲一快樂之夢。愛卿向我言我允爲君妻。伊立克我將守我誓至死不渝。麗倫卽如其言。其聲清脆而纏綿。嘻此出於美人香口之語。他日詎尙有背盟破約之時者。於是二人握別分道而歸。苟是日勒哀夫人非有他事。歷碌者必將覺察其女面上顯露一種美麗之新態矣。自是日後女郎弗復如前之坐臥不安。轉顯安詳澄靜之狀。玉顏舒潤。媚眼流波。向之幻想已皆現之。實際渠今乃知曩日所希望恐懼者果爲何物。凡此時太陽照臨之女郎。殆無更較勒哀麗倫愉悅者。黃金之時間過去矣。炎赫之午後。漸蛻遞而爲清涼澄靜之黃昏時。伊立克又蒞翠榆別墅矣。伊請見勒哀夫人。不一時卽被導入客室中。勒哀夫人獨坐椅間。面上微顯訝異色。不知伊立克此來何事者。相見後。伊立克卽質直道其來意。謂伊愛女郎求姆許以麗倫偶伊爲室。其長厚率直之態。老姥感之至劇。伊復曰。姆當信我。我必能使姑娘快樂。我愛姑娘。較我身尤摯。勒哀夫人忼爽言曰。妾信君果息女愛君者。老身無不允之理。伊立克乃以後此之計盡悉告之。三星期內。渠將去。虛拉彌爾往聖彼得堡。與其助訟人商量一切。在彼約須耽延兩閱月。然後乃返倫敦。再後則在渠意當卽營嘉禮。苟老姥以爲可者。卽實行。勿復延。伊立克永不忘老母此時面上安慰舒樂之狀。一若其畢生之職。顧至是乃了者。舉首向天。目中露清澈之光芒。

彼蒼蒼者在姆清純摯粹之心意中固信其英傑之夫勒哀高登方在含笑而待其愛妻者也姆乃答曰
我將喚麗倫來我等且聆伊作何語者雖然無須詰質與答認老母固能從女兒含羞脈脈之面上揣得
其心中意而母則且詢之曰麗倫兒愛曼析先生耶願爲渠婦耶女郎初無庸置答蓋伊立克已抱之懷
中作矜傲之笑曰此即令愛之答允也勒哀夫人姆曰我心甚慰我許麗倫於君矣迨此婚約宣佈後拉
虛彌爾全鎮中聞者無不興高采烈苟此事在他女郎非勒哀姑娘者將受許多之垢忌與怨憤特彼則
無一人嫉恨之者拉虛彌爾或壘潑蘭之青年少女胥與麗倫善緣麗倫從未媚悅彼等之情人奪他人
之愛者且又待人肫摯遇村中姊妹輩一往情深絕無倨傲態少女輩有以情史悲劇訴伊者伊亦傾耳
聽之且爲之畫策殷殷也故姊妹行中不特無妬恨爲心且大半以麗倫獲此佳婿爲之快慰以爲此福
不知幾生修到蓋彼等之視曼析伊立克直不啻輶車遠出之貴胄夫拉虛彌爾鎮中固亦不乏翩翩
公子豪富青年而曾無有一彷彿伊立克者伊立克之貌自有足動人處風姿清秀卓卓不群手白而柔
儼若婦人握之則又堅硬如鋼且語言過雅發聲倩越在婦女視之宜無不以爲可親可愛者然而又無
一人因此而妒勒哀麗倫者所不無介介者惟黑髮紅腮之黛爾馬利耳彼以爲彼之得親伊立克實在
麗倫之先故惟伊或有占得伊立克之權利此小鎮中消息傳播至速迨一星期末而全鎮中無不知來
自倫敦之少年律師與勒哀姑娘訂婚者而伊立克祇餘二星期之勾留渠欲與於此短時間竭歡盡樂

故日間鮮離麗倫之側。至漏盡更深。乃歸。治其剝。曠長日。炎炎。惟與麗倫携手花前。或散步。樓望叢林中。或相將赴海濱。觀烟波浩淼。問白帆點點。海鳥群飛。以爲快樂。或當曉日乍出。晨露未晞。並肩徐步。草磧上。涼風吹面。野花含潤。迎人欲笑。相與談他日。伊立克在俄羅斯積雪中。當夢想倫敦方在盛夏時也。而伊立克所最喜者。爲晚涼之際。紅日西沉。花香充滿空氣中。麗倫偕伊坐叢卉間。爲吟淒涼宛轉之歌。直欲盪伊立克之心魂。如是者約一旬有餘。此半月之光陰。洵爲二人最快樂之時。鵲鵲絕無纖芥之擾。而情網亦因是愈深矣。一旦清晨。伊立克至別墅。較常日尤早。勒哀母女方事晨餐。伊卽坐而同食。面上微現不愉色。勒哀夫人訝而詢之。伊立克沉吟久之。乃曰。吾今晨接得一書。噫。麗倫我等快樂之三星期將減短矣。吾表叔赫培芬。居於哈登宅者。於昨日淹逝。渠家人召余往臨其喪。并爲宣讀遺屬之証人。麗倫聞言。桃花粉面。遽現灰白色。曰。去耶。如此速耶。妾以爲此三星期者。君必能盤桓盡樂耳。伊立克曰。吾亦云然。特此事出不意。吾必行矣。勒哀夫人曰。吾意彼處召君。必有不得已之故。赫培芬先生。殆無妻子者耶。伊立克曰。然。渠祇有一妹一姪女。渠兄司梯芬娶海倫露斯夫人。婚後三年。染疾下世。赫培芬卽迎嫂至哈登宅。與之同居。姪女貝忒利則撫之如己出焉。勒哀夫人曰。然則伊必以姪女爲嗣產人矣。伊立克漫答曰。吾意亦必是。惟吾與赫培芬謀面。祇兩次。渠視余泛泛。此次遺屬中。恐無余之名字。勒哀夫人問曰。君何日成行耶。伊立克愴然曰。吾恐明日便當首途。今日須求姆允。余與令愛作終日之留連。

是日也。二人永不忘之。無一秒鐘不耳鬢厮磨。息息相依者。復各吐其衷腸。各矢其盟誓。若有萬種情懷。不能傾訴。麗倫珠淚。絲絲伊立克。以口吮之。依依惜別。黯然魂銷。蓋二人情狀。快樂與悲哀。愛情與怨緒。揉合爲一。不自審其爲喜爲悲也。翌日侵曉。伊立克卽將戒途。乃先於是日黃昏。與勒哀母女告別。而伊發奇想。謂須與女郎別於初次邂逅地。旣辭老姆。乃與女郎携手同出園門。女郎卽立於竹扉之側。紫羅蘭繞其四周。與郎言別一聲。珍重雙淚。洩瀾噫苦哉。女郎此乃伊初入悲途之時。伊目注所歡。悲婉纏綿之面。而知後此淒涼寂寞之時。正長也。伊立克緊執愛人纖手。喃喃爲伊祝福。謂伊乃渠生涯中之靈光之明星。導渠從地上而昇至天界者。然後拂去紫羅蘭之枝。撒手轉身去矣。噫。去矣。從此女郎所處。純爲淒惋蒼涼之境界。其心中如何悲苦者。惟伊自己知耳。

第六章

哈登宅托地英倫風景最佳之勃倫克郡中。勃倫克山川幽秀。樹木鬱葱。村莊野舍。在在皆有佳趣。而哈登宅爲全郡美景之一。宏大屋宇一所。立於寥闊葱蒨廣場中。旁有極大公園。其中異卉名葩。皆從四方羅致。蒼松翠栢。高可參天。涼亭竹舍。果園花圃。點綴胥有逸致。園之左側有小沼一。碧波蕩漪。清澈如鏡。紅芙蕖正盛開。香氣陣陣。迎風欲笑。總之其中一花一木。無一不足供畫工之臨描者。至哈登本宅。崇閎軒敞。屋宇雲連。中一大廳事。其西爲客室。爲食間。其東則有一大美術室。一跳舞室。跳舞室亦爲有事時。

演劇之所。室外爲長廊。廊下白石階數十級。直通一夾道垂楊之幽徑。廊上蓋以穹門。上有尖頂作塔形。宅墉以灰色石築之。藤蔓生其上。綠陰相映。屋之內容尤華煥。室大而廣。四壁徧懸名畫。陳設器具古式新製咸備。哈登宅主者。爲英倫著名世襲之男爵。其先人均以搜羅珍品爲務。代有增置。而今日最後之主人甫從下世之赫培芬。則獨於此事無所經營焉。赫氏爲英倫最古舊族。其先代有聞人於政界軍事。均有偉績。姓氏載在國史。令聞傳於後人。而赫培芬者。獨於其家乘之光榮絕無增加。生平持厭世主義。蓋其早歲曾受渠所愛女郎之愚。其先女郎已與締訂絲蘿。後嘉禮有日。赫家已料簡一切婚儀預備。新人蒞止。而女郎忽寒盟。另與其弟二之情人曼爾。吞伯爵結白頭之約。女郎姓海潑。名愛。則茜貌頗美。男爵愛之至摯。而女郎以爲男爵固不如伯爵貴。遂背盟別抱琵琶焉。赫培芬則兀傲性成。以女旣棄之。如遺。遂亦捐其舊好。而顧念之心終不少衰。且以見給於所愛之人。意懶心灰。其一生遂永無快樂之日。其愛情之念如古井之不復能起波瀾焉。嘗自言曰。吾此生無復愛情。苟吾復於今後之時日。而圖琴瑟之好者。其滋味殆如嚼蠟。與一切事無異矣。因此意見。遂使渠決心爲其遺囑。遺囑者。固人間世喜劇悲劇一切糾葛齟齬之源泉。而彼之遺囑則尤改變多人之命運焉。然渠雖斷絕情愛。身同槁木。死灰而骨肉之間。親情至厚。渠兄死。遺寡妻弱女。女名貝忒利。赫視若掌珠。一切無弗曲從。其意渠不欲女遠離。延名師教授於家。以各國語言。教以唱歌跳舞。教以繪畫。及一切技術。渠謂女之學問必須卓卓不羣。爲一切

婦女冠緣女乃哈登宅赫氏之嗣統者女郎美麗嫻雅聲容笑貌悉以教育陶淬臻乎其極所缺憾者曾無人訓以宗教要旨有以化育其心意至於粹美女郎之面天然豐艷宛然古來希臘美人之貌眼與脰則爲赫氏女人所特產秋波深藍如碧玉高傲而嬌媚情光滿含凡男子覩之無不目眩神迷者朱櫻一點柔膩而絳潤上下唇均作彎弓形是中能流露幾多怨悱嗔恨之言苟啓顏一粲者則承其笑者當慎防顛倒魂銷焉赫培芬雖幽居獨處懶接歡場而於姪女宴會酬酢絕不禁阻凡鄰里跳舞游園等會無弗赴人皆目爲全鎮羣芳之領袖其母海倫夫人秉性矜高酷好華靡其心惟以世上炫赫之事爲目的其惟一之願望祇在赫培芬遺其產業於女貝忒利舍此他無所希即女兒終身婚嫁事亦少所措意渠以爲恰登宅者乃英倫最有光榮之所爲赫氏種族產生之搖籃必須赫氏世守勿替若入於他人手者則不啻墮其腦而刺其心也赫培芬沒時貝忒利年十七赫暴疾死極速母女二人無異遭迅雷之震死之前夜十一句鐘時母女別伊於書室歸臥闔就寢其時伊已屏去僕役云無事需人矣迨翌日曉光甫動其僕疑何不聞主人履聲蓋赫起素早也乃推門入視則赫已死於椅間夜來蓋未就枕者距其姪女寢前與之告別親額時祇數句鐘耳此乃驚慘之事一時全宅惶惶海倫母女之悲哀可想而知未幾其家用之辯護人曼爾康來卽依赫最近所書之訓條立電召歐而腓力及曼析伊立克來喪儀擇於後一月二號舉行二人於先一日蒞止歐曼二人均極沈寂寡歡蓋於悲悼逝者之餘伊則念念不忘麗倫則

以正在研究書史。忽焉中阻。故怏怏不樂。舉喪之日。適值陰雨連綿。鎮日無已。樹鳥驚飛。閤不作歌。花容慘淡。如淚珠被面。叢林長葉。胥有喪氣。垂頭之象。當喪儀。迤邐經過街衢。時大雨如注。鹵簿盡濕。凡赫氏先人於最後之日。赴其長眠地之時。從無有較此更陰沈愁慘者。迨悲慘之禮儀既過。大眾皆歸。海倫夫人與貝忒利及曼歐二人。乃將於書室中聆遺囑之宣讀。

第七章

哈登宅赫培芬遺囑宣讀之時。凡作證人者。永不忘此景象。書室宏大而現陰寂狀。其中器物皆古致黝然。青灰色之牆。重大之書厨。橡製之桌椅。古朽之卷軸。舊式之火爐。深刻之烟突。於天光黯淡中。均作黝黝色。而室外之景象。尤幽慘。令人不怡。天容如晦。陰雲滃鬱。霖雨滂沱。點點打窗。樹葉颯颯。作悲聲。舉頭仰望。使人心悸。一若曠曠旭日。永不再呈露者。曼爾康面現憂色。若忐忑不安者。與伊立克漫作寒暄語。談及鎮中近事。又及拉虛彌爾遺屬案面上。則憂形顯然。伊立克覩之。甚晰。曼爾康者。人皆知其爲赫培芬。託以心腹之人也。歐而腓力立。偏側注視窗外雨勢。腓力身材魁碩。廣膊高胸。爲狀殊偉。而面貌則溫雅。恂恂活潑。而多思慮。目含深沈之光。髮作栗色。分披頂上。一見其貌。即知其人深可信任。忠誠樸實。交以道德。至死不渝。特敬之者多。而愛之者殆寡。當腓力與伊立克並立時。二人性格之異點。判然可見。伊立克者。富於快樂。生涯之希望。饒於才幹。奮發有爲。性仁柔。易感。爲人豪俠。而大度。而腓力者。則溫文爾。

雅研精覃思之學子耳。苟有婦女百人使選於腓伊二人之間。則百之九九必取伊立克。其一則崇敬腓力爲學問湛深之學士。或則比之爲身價高華之貴胃耳。二人此時均渴盼海倫母女入室。腓力向識貝忒利伊立克。則自女郎垂髻時。一面後。睽違近十易寒暑矣。是時尚有他紳士數人同臨。作証爲興敦邸第之倫哈雷。郎格來宅之霍伯爲曼。因大佐皆赫培芬友也。無何室門闢。聞衣裙裊聲。衆皆起。海倫夫人先入。態度雍容。向衆客致禮。畢就坐於曼爾康爲伊所設之椅間。已而貝忒利繼至。彼希利尼風格之面憔悴而青白。然仍不減其固有之美艷。女向腓力頷首。腓力不覺面頰已而媚眼落於伊立克之身。停注若干時。若不經意者。乃就坐於海倫夫人之次。美人奇妙之眼。雖僅顯其一二秒鐘之作用。已使伊立克魂若爲所攝。爲魔術所誘。蓋盈盈秋水中儼含無數之言語。思慮而又深不可測者。此時一室悄然。接于耳鼓者。惟窗外雨聲。槓槓打樹。作悲聲。及淒風微喟而已。海倫母女襲喪服坐墻隅。陰暗中。伊立克植立。律師旁自覺與此遺囑絕無關係。腓力則一物不聞。一事不見。但知己身在貝利忒女郎之側而已。維時律師曼爾康徐徐展開羊皮紙一厚卷。肅容讀之。先爲照例之開首詞。『赫培芬心意清明』云云。乃續之曰。『渠對於執行其遺囑者。興敦宅之倫哈雷先生。及郎格來宅之霍伯傑姆先生。各贈金一千磅。於其一切老僕各給以相當之年金。於其親愛之嫂氏海倫夫人。則遺以每年一千磅之入款。迨渠死時。則歸入原主產業中。』以上各人無不滿意愉快。而律師讀至此。嗽而停頓。舉目四顧。若甚不安。續誦曰。

「赫培芬於其最親愛之姪女。遺以哈登宅之房業。及每年出租屋價八千鎊之摺據。凡哈登宅中一切器具車馬桌椅盤碟圖書及家用之珠玉。悉歸伊有。惟須有一事之規定。」曼爾康至此。又暫停頓。而貝忒利女郎。絕不舉其高傲之眼。曼又誦曰。一事之規定。即須於五年內從伊結婚之日起。宅產乃始歸伊掌握。其所婚之人。須於兩親屬……曼析伊立克及歐而腓力中擇其一。伊所婚之夫婿。必須襲赫氏之姓。庶此故家舊族。不至湮沒。其又一人。亦當受三萬鎊之遺金。苟以任何故而此屬不能遵照而行。則全分之產業。當售於他人所得之欸。悉數助倫敦各慈善事業。讀者諸君。赫培芬之所以立此遺囑。蓋非無故。渠夙稔歐而腓力爲一至誠實高尚之人。與曼析伊立克。則僅面二次。然於此二面中。亦深贊賞曼之爲人。渠以其姪女金錢。乃所固有。婚嫁中所需者。惟夫婿優美之性質耳。苟能於此二人中任婿其一。則所需者已操券而得。不然。或嫁一儂薄少年。艷妻之財產。而無愛情。則此英倫最尊貴之族。哈登宅之赫氏。其無幸矣。赫之意蓋如此。』遺囑之末。殿以財產之分配。及總結其數。律師之聲。乃戛然止。是時聽者均錯愕。然皆默然無言。曼爾康舉聲曰。『是乃奇屬。特赫君必欲如此。』海倫夫人傲然曰。『誠哉奇屬。可憐哉我女貝忒利。』女郎起自椅間。面現一種高傲不可逼視之態。幾若巍巍之后妃。艷然曰。『吾之苦。叔父彼真嫻於交易之道。』櫻唇上顯譏嘲之笑。乃轉身與腓力。伊立克領首致禮。狀雖恭敬。亦有侮蔑之態。存於其中。掖其拂地長裙。出室而去。海倫夫人步至律師所曰。『此誠最尷尬之遺屬。諸君亦嘗聞

有如此奇特不合情理之遺屬乎。」伊立克漫然笑答曰：「是真遺囑中之最出奇者。據我意，貝忒利姑娘固可不承認之耳。」海倫夫人曰：「公正君子，諒無不與君同意也。」獨腓力無語。其初聞律師讀屬時，面顯奇狀。迨見貝忒利櫻唇發輕蔑之笑，則此狀隱去矣。海倫夫人復曰：「其無可爲乎？此遺屬不能置之不理乎？」曼爾康曰：「不能。赫君立屬時，固極清明者。其所托執行之人，亦決不能背其屬託。」海倫夫人目視諸人，若甚周章無計者。倫哈雷乃向伊而前曰：「海倫夫人，此事固無不美處。我老友善相人，其所賞識之二君，固世上最高尚之君子。」海倫夫人愴然曰：「倫哈雷君，然試思我之心高氣傲之貝忒利，將因此而屈身求人矣。否則渠將受世上最尊貴之男子之求也。」倫哈雷笑曰：「是亦不至如是。如姑娘之嬌姿淑德，慧質靈心，乃被人媚者，決非媚人者。」海倫夫人曰：「雖然小妮子實太高傲，苟二君皆爲渠所不樂，則渠將寧犧牲一切，所有以求全其意志。如是則我等皆毀敗矣。」倫哈雷曰：「我等必望其悅意。二君中之一，我爲唐突之言，我但恨不爲二君耳。我以爲赫君之遺屬，實最解事達情者也。」伊立克曰：「我則不然，鄙意無人，有權利可干涉此等事，人惟當自樂其生耳。」腓力仍無言而面上奇特之態，殆非言語所能狀。倫哈雷聞伊立克語，則迴首自思曰：「奇哉！此少年宛然絕不愛此美麗女嗣者。」海倫夫人煩悶異常，喃喃曰：「我之可憐貝忒利，彼將如何煩惱者？」伊立克聞言，面頰猝然曰：「海倫夫人，姑娘決不致因鄙人而煩惱。我將於下星期赴俄羅斯，須有一載旅居腓力莊容。接言曰：彼亦決不因

我而煩惱。我寧捐我之生命。不使伊有一刻之煩心。倫哈雷與曼爾康聞言。面面相覷。心中若有同一之意念。已而曼曰。海倫夫人。我以為此實至佳者。我覺我能於黑暗中瞥得幾何之光線矣。嘻。曼爾康苟汝以為哈登宅之女。嗣願偶儷。歐而腓力。而以為獲得光線者。則汝誠誤矣。不知女郎曾拒腓力之請。僅距此四閱月。而赫培芬未知也。海倫夫人曰。苟此事未至結局者。我將不能一日安偷事。瓦裂必不得已。使我離哈登宅。則我必無生活望矣。倫哈雷曰。海倫夫人。夫人將不離此。我言於茲三年之內。我等必聆婚鐘鳴也。言時。目視腓力。目光中含有深奇之意。而腓力溫和儒雅之面上。絕無回答之笑容。惟無限痛苦狀而已。海倫夫人曰。君待人至善。言已將離室。復回首凝諦。二少年之面狀至殷切。但覺伊立克面上。含極大之擾亂。腓力則顯劇烈之悲淒。伊立克俟海倫夫人出。乃抗聲曰。我從未聞此樣事。此殆與買賣無異。竟以命令脅人婚姻。一若玩弄小兒者。苟以如此之威命。雖令我與后妃。腓合亦所不願。金錢固無不佳。愛情何在。耶。曼爾康捷言曰。君將兩得之。伊立克漫然笑答曰。是非我所有。腓力君必與之結婚。維渠家光榮。故君將獲美貌巨財之女子。并襲一榮耀之新名字。君復何所奢望。耶。腓力不答。伊立克續曰。賴君之賜。我并可望獲三萬鎊。於我返時。腓力乃莊容曰。我意倫敦各慈善會。必將祝福赫氏之名耳。倫哈雷歎息曰。彼等耶。彼等知感恩。殆寥寥耳。彼等焉有道德思想者。伊立克笑曰。我願代彼等表感恩報德之念。職是故。我願辭讓承襲哈登宅財產之權利。嗟乎。麗倫之一笑。豈非有無量價值耶。卽有十百哈登。

宅焉能使伊立克迴轉心意耶。衆人會議即此而止。人人心中愈覺有不可思議之兀剎。

第八章

赫培芬遺屬原謂於五年中姪女擇婚腓曼二人。則宅產歸伊掌握。然則在五年內無論貝忒利遵其遺訓否。海倫母女仍得居哈登宅中。享一切之權利。當時海倫夫人出書室後。往覓其女。心中頗惴惴。一路經行。華美高大之室宇。足下輕踏厚軟之絨氈。憂念中來。目光則注射於希有之畫圖及雕刻物。不知凡此將作何結果。苟其女能熟思審處者。是等物將歸伊掌握與之終身耳。赫之遺屬海倫夫人以爲實不公。允不近人情。然在伊則殊願遵其訓屬。較之棄去哈登宅者。固此善於彼矣。然其女之意不可知。貝忒利性情至兀傲。彼竟可絕對不承認其叔之遺命。不從其訓。甯舍老宅財產而勿居。彼竟可昂首挺身岸然出哈登宅。直投身於窮困之途。苟他人拂逆其意。則伊必徑情直行。不一迴顧。海倫夫人自念渠必竭力調和其間使事。不至瓦裂。伊立克與腓力皆誠實君子。若欲渠等降志以相求。則必無幸耳。隨思隨步入其女之閨房。面上滿含躊躇審顧之色。貝忒利臥房陳設奇麗。適合於美人之居處。幃幔悉製以彩錦。几案之屬均以檀木爲之。壁上徧懸名人圖畫。幾篤之美人圖。拉弗而之女神圖。葛老倫之夕陽漁唱圖。尙有英倫山水一幅。皆工妙絕。倫壁龕中則供一雲石之弗老拉女神像。玉光瑩射。手中握一花籃。籃中插猩紅花一束。掩映於閃光之絨幔中。窗檻上則徧置白磁盆。盆中名花奇卉。鬥艷爭妍。蓋女郎嗜花如

命也。案頭置小冊數本。白羽扇一柄。珠鑲香水瓶一枚。此哈登宅之女。嗣此時。殊不能棲心書畫。欵身於一鋪錦褥之搖椅上。神思穆然。見母入室。則軒其眉。海倫夫人曰。苦哉。我之愛兒。貝忒利。猝然曰。母親勿言。是兒不願再聞此事。母勿令兒悵悶。兒不能受此脅迫。我意叔父固以如此爲至佳。渠意亦非誤。兒固尙有五載長歲月之快樂。母親慎勿以區區之悲愁。毀兒之快樂也。海倫夫人嗚咽曰。噫。愛兒。汝萬勿使我離去。哈登宅。若使我去。華廬而入貧窶。以力作度日。則我必慘痛死。貝忒利答曰。母苟使兒受恥辱。兒亦必慘痛死。以兒之身分。即使彼二人願向兒求婚。而兒卽急急應允。已大違兒意。矧欲兒屈身自薦耶。若然。則豈哈登宅赫氏女子向來受人求婚之慣例。海倫夫人曰。此誠令兒難堪。然勢如此。兒爲氏族計。姑降格爲之。曰。母是不能叔輕視兒。兒不能自輕。母親兒且陪母下樓。治餐。彼公正之君子。諒不能自爲有權可裁制兒行爲。使兒屏去兒之慣性。試思彼等果與兒有何關係者。海倫夫人幾欲哀求其女曰。呀。貝忒利。愛兒勿作如是。想彼二君誠爲兒憂之。不期此高傲之女郎。玉面遽發。頓怫然曰。爲兒憂耶。嘻。母親請設法使彼等知兒並不以哈登宅及彼二君爲此生第一之目的。海倫夫人失望甚。自覺每一語皆足使情事更佳者。乃曰。愛兒。非此之謂。我敢保証彼等決不欲煩惱汝。曼析先生。我所謂完全君子。渠自道甚晰。渠謂渠將於數日內赴俄羅斯。卽此可見渠無糾纏汝之意。女作挪揄狀。笑答曰。彼殆避我去耳。試思彼有何權利干涉我事。不且成笑柄耶。母親言此者。誰乎。曰。曼析。伊立克先生曰。是人頗有氣概。

兒願與之。結交耳。言已。乃傲然不復語。而海倫夫人。深知其女。不屑再問。自貶身分。然心中。未嘗不欲。更有所聆。乃又曰。貝忒利歐。而先生亦言。彼願捐其生命。保障汝。勿受纏擾。女郎星眼下。垂作輕蔑笑。曰。噫。彼之生命。與我殊無所用。我於彼二人。皆無顧憐心。然擇取其一。甯取密司德曼。析至於腓力。我實不甚稔。知其人。彼之身。恒若有一重雲霧障之者。總之。我不欲因彼二人。而自擾。我能滿面含笑。而離哈登宅。我決不能如此。受人之脅制。言已。一若此事。使伊疲悶已甚者。轉身取書而觀。不復睬其母。海倫夫人。則目注窗外。淒慘之雨。中心轆轤。不知此事。如何結果。海倫夫人者。素與其夫弟赫培芬善。對於赫有敬重。感激愛悅。諸念。故赫之死。悲悼之者。甚至銜哀茹痛。日久未已。女郎貝忒利亦深愛戀其叔。蓋赫待之。至和。靄赫死。女郎極效孺慕。哭特究。不若其母之多。眼淚而赫遺命。則殊使伊不歡。然其先深憤叔之不情。未幾憤氣。漸消。特自恨所處之境。遇而已。此時手中書。漸落至膝頭。乃穆然而深思。噫。嘻。試思苟伊二人。而皆從此。不願求女郎爲偶。則女郎襲產之權利。自此已矣。卽歐而腓力重申前請。恐女郎亦將拒之。如前。蓋女郎實不稔知腓力。腓力爲人。太高尙。太深沈。端重寡言。笑以女郎之慧眼。亦不能洞悉其性情。轉以落落難合。而蔑視之。若使勒哀麗倫易地而處。則必敬重腓力無疑。必能知其性質之聰睿。思想之淵深。學問之賅博。蓋腓力之所以異人者。即在此。此時貝忒利心中。所未能棄絕盡淨之一念。卽曼析伊立克。或願求伊爲妻。然自念此事。殊屬渺茫。蓋渠曾宣言。決不欲煩擾伊。且謂下星期。須往俄國也。女郎念

此芳心殊鬱。伊不歡。以女郎之艷冠絕。一時爲羣芳領袖。少年裙屐無不傾倒。皆欲博伊一盼爲榮。而此人顧避之。若浼耶女。默念曰。殆我之美麗不中伊之程式。伊殆喜清揚雅逸之女郎耳。然伊立克不欲煩擾伊之一言。終橫梗於胸中。女乃決計必再一晤伊立克。必須教伊知渠之美麗。可博人之敬愛。縱伊不願戀渠。他人之中心藏之者比比也。女乃掣鈴呼女僮。預備食桌。將偕海倫夫人與諸客赴食。心中默揣伊立克爲何如人。竟不置女郎於眼中。而急急爲俄羅斯之遠行。在女郎爲伊設想。則極應棄去俄行。屏絕一切事。專心一志於贏得女郎之心。身孰知不然。伊甯攫俄羅斯之饗風厲雪。而以渠所佔據得勢之戰場輸與其勍敵。且其勍敵固女郎所曾拒絕者。女郎此時乃重治晚裝。加意修飾。是晨以送喪故。榛首之上未加珠飾。花朵然仍不減其美。是時乃更插花挽髻。穿一襲黑絲衫。玉膚掩映其中。別顯一種嬌嬈之態。面上則微含憤懣之色。俄而偕母入客室。羣客皆驚其艷。伊立克復前行。以手授女郎。此時女郎之雙眸又與伊立克遇。眼中藏危險性質。凡其所見之友或仇。無不分別明晰者。於是衆客同入餐室。就座。既定。各人均有不能解決之心事。少年幼女間殊無談笑。從心之概。卽腓力與伊立克略與女郎周旋。亦出之以擾亂之口吻。所謂觥籌交錯。主賓盡歡。殊無此景象。赫培芬之遺命。其終不能遵行矣。食次。伊立克陰念曰。彼誠一莊麗女郎。一切態度無不高華典貴。然非吾意象中之女人。我望腓力悅之耳。噫。我苟藉此得三萬鎊。則我之愛人麗倫與我其驟富矣。其心憶及麗倫。則頓加溫摯。覺彼斌媚之面。與此豐

艷。煥。發。之。美。若。有。天。淵。之。隔。者。嘻。伊。決。不。易。其。舊。愛。雖。以。全。世。界。易。之。亦。不。變。其。情。好。心。中。思。是。念。而。雙。目。則。又。與。貝。忒。利。之。目。相。遇。矣。貝。忒。利。忽。驟。然。詢。曰。游。神。於。俄。國。耶。曼。析。先。生。其。笑。也。乃。蘊。有。一。種。之。魔。力。之。笑。足。使。人。見。之。而。心。戰。血。躍。者。伊。立。克。直。爲。此。笑。所。迷。目。幾。眩。暈。而。彼。炯。炯。之。秋。波。猶。注。視。不。釋。不。禁。衝。口。答。曰。非。也。僕。思。拉。虛。彌。爾。耳。女。郎。初。不。知。其。故。答。曰。君。真。誠。實。人。凡。人。被。問。心。中。事。鮮。有。如。是。坦。直。以。答。者。伊。立。克。似。爲。此。語。所。戟。刺。曰。僕。之。心。意。固。極。爽。直。又。極。快。樂。者。女。曰。吾。嘗。聞。一。波。斯。諺。曰。快。樂。之。心。意。卽。天。使。之。耳。語。君。曾。聞。是。語。乎。伊。立。克。曰。未。聞。但。旣。聞。之。將。永。不。忘。吾。願。女。郎。永。永。有。此。等。天。使。之。耳。語。密。司。貝。忒。利。乃。大。笑。其。聲。婉。轉。不。啻。春。鳥。之。音。使。伊。立。克。聞。而。心。喜。而。二。人。之。友。誼。因。之。深。一。層。矣。

第九章

女。郎。貝。忒。利。自。其。髻。釵。時。即。馳。芳。譽。人。咸。目。之。爲。花。中。之。王。彼。時。渠。遇。其。賞。贊。之。人。即。傲。岸。自。高。一。如。今。日。然。對。於。大。衆。以。同。一。之。情。誼。待。之。絕。無。厚。薄。高。下。之。判。儼。若。操。縱。羣。臣。之。后。妃。焉。顧。渠。自。來。獨。有。一。不。加。青。眼。之。人。卽。歐。而。腓。力。腓。力。者。爲。赫。培。芬。所。素。契。其。深。沈。高。雅。之。性。質。赫。深。喜。之。赫。爲。人。頗。近。嚴。刻。然。於。腓。力。信。教。奉。道。之。宗。旨。若。甚。契。合。者。平。日。信。腓。力。甚。至。凡。腓。力。所。言。靡。不。奉。爲。金。科。玉。律。至。腓。力。之。與。赫。培。芬。談。論。之。際。亦。迥。異。於。尋。常。凡。人。對。其。所。語。之。人。必。先。揣。其。學。問。情。性。然。後。乃。慎。擇。所。言。冀。與。若。人。

相應鮮有肯與不相稱之人。傾吐肺肝而腓力獨不然。與赫培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未嘗自矜其高。赫之悅伊。即在此。腓力勇毅如獅。然又溫柔如小兒。然其性則高傲。堅剛。人世苦辛。無勿可忍耐者。故腓力者實一莊嚴沈默之英雄。凡女子得其愛情。當可誇傲者。而貝忒利獨不然。此何以故。蓋貝忒利實未稔知其爲人。腓力之性行。殊非女郎之所習見。腓力愛好之物。絕非女郎所知。凡世界上之玩物。位分財產名譽風尚等。皆非腓力所一置念者。腓力所拳拳服膺者。爲上天所賦最善之德行。且渠每以己心度人之心。以爲他人亦必與我同一見解。同一行誼。故渠對於無論何人。悉若舉之於九天之上而已。培然以爲不逮焉。此一端焉。渠所益於人者。至蓋渠既視人。至高人益奮勉。以副其靳望。故凡歐而腓力在前。則一切詐僞鄙陋之惡德。悉遁形焉。又對於腓力。無異對於一清絕純白之女郎。或誠赤無僞之童子。一切謊語咒詛之詞。胥無所用。至腓力之於貝忒利。渠自念。曾無一時或釋于懷。渠以赫培芬之招。頻往哈登宅。往往下榻。勾留數閱月。始歸。此宅心純粹之童子。漸變而爲學問優深之少年。而在此春秋遞進之若干年間。其心中祇有一愛情。祇有一思想。迨卒業於鄂斯福大學後。已嶄然露頭角。未幾學日益富。時人皆料歐而腓力必將學業大成。於其生存之時代。留學術上之大記念果也。渠之思想。學識。於一時學子中出類而拔萃。老師宿儒亦自歎勿如焉。不特此也。其意志堅強勇猛。富於自治力。不爲物誘。且善思慮。然腓力亦有一缺點焉。其缺點也。由於心意專一。而自信力太過。蓋渠每以渠自己之理想。觀察事物。至

失。事。物。之。本。來。面。目。而。成。渠。理。想。所。結。構。之。狀。態。且。渠。於。一。切。事。物。中。於。貝。忒。利。女。郎。尤。以。渠。之。理。想。觀。察。之。渠。之。視。女。郎。實。爲。最。佳。麗。最。完。美。之。女。子。古。來。一。切。小。說。中。所。描。寫。美。人。之。明。眸。皓。齒。蕙。質。蘭。心。皆。若。萃。於。女。郎。之。身。古。代。希。臘。之。女。英。雄。似。於。女。郎。見。之。渠。性。質。中。之。一。切。愛。情。皆。付。之。女。郎。除。女。郎。外。無。他。婦。女。之。姿。首。足。邀。其。一。盼。者。舍。女。郎。外。渠。注。他。女。之。面。否。此。言。殊。難。武。斷。總。之。女。郎。爲。渠。惟。一。之。愛。者。渠。當。弱。冠。時。學。校。光。瑩。滿。羣。渠。身。即。自。描。想。一。光。明。炳。耀。之。前。途。此。前。途。爲。學。問。才。智。所。獲。得。而。以。一。舉。世。無。雙。之。女。人。之。愛。情。冠。冕。而。莊。嚴。之。渠。以。爲。女。郎。之。身。實。無。一。物。不。逮。渠。者。渠。苟。藉。女。郎。之。庇。助。渠。一。生。之。事。業。必。大。增。光。榮。然。而。貝。忒。利。則。殊。不。知。雖。以。其。全。體。之。智。慧。亦。不。足。以。識。腓。力。之。爲。人。而。敬。愛。之。貝。忒。利。者。酷。似。推。耐。孫。詩。篇。中。之。吉。涅。物。性。好。風。華。不。喜。冲。和。恬。淡。之。生。涯。伊。甯。願。快。樂。不。羈。之。曼。析。伊。立。克。以。爲。一。伊。立。克。值。得。百。腓。力。也。腓。力。以。其。一。生。之。巨。寶。不。啻。置。於。此。傲。岸。女。郎。之。足。下。徒。見。其。冷。面。不。獲。一。報。酬。腓。力。非。世。界。上。所。稱。之。富。人。也。渠。祇。有。一。小。而。美。之。宅。產。名。曰。漢。耐。雷。每。年。有。五。六。百。鎊。之。進。款。渠。不。居。本。宅。中。宅。中。一。切。事。託。一。忠。誠。老。僕。經。理。之。渠。賃。居。於。英。倫。博。物。院。之。近。傍。終。日。在。院。內。之。閱。書。室。中。銷。磨。其。光。陰。焉。研。究。餘。閒。則。恒。往。哈。登。宅。赫。氏。藏。書。富。有。亦。足。供。其。研。究。而。於。貝。忒。利。則。中。心。藏。之。無。一。刻。忘。後。腓。力。不。復。能。忍。祕。其。愛。情。乃。吐。其。衷。慄。於。女。郎。時。則。女。郎。芳。齡。甫。交。十。七。渠。永。不。能。忘。此。情。景。時。在。炎。夏。之。傍。晚。驕。陽。甫。退。留。其。金。黃。之。薄。暈。於。大。地。上。貝。忒。利。小。食。後。蒙。一。襲。縷。空。首。帕。爲。西。

班牙式者。出至花園中。閒坐一樹蔭之下。在此芳園之中央。矗立一噴泉。縷縷如銀絲。上衝於空氣中。復迴環落於池水之面。其聲鏗鏘如跳珠。戛玉而池中。清泉內有小金魚十餘尾。响濕濡沫。游行自適。貝忒利倚立池側。目注跳浪之金鱗。耳聽飛濺之水聲。而歐而腓力。遙從樹蔭外。獲見女郎。縞裳閃耀。無異姑射仙人。腓力初不欲。於是日告女。以渠心中甜密之惻款。特是時風景至佳。實爲情人向其意中人。訴其衷曲之時。而女郎立於噴泉之側。玉膚皓腕。與銀泉相輝映。幾有飄飄出塵之概。遂使腓力情不自禁矣。腓力乃向噴泉行去。決意此次必欲一伸訴其衷曲於愛者之前。以求達其目的。否則或竟從此不見之。然女郎見渠後。其容光若告渠是中無希望者。顧腓力盲無所覩。女郎之狀爲突然之震駭。其心中絕無腓力顯然可見。且亦絕無歡迎意。腓力則貿然曰。風景美麗。乃爾吾每覺夏夜空氣中。滿含音樂者。貝忒利姑娘。汝不自知。汝亭亭玉立於此銀泉旁。成一何等圖畫。何等詩篇。貝忒利漫應曰。我耶。請君勿言。詩畫我厭棄。此等物甚矣。每日必有無數詩篇來擾我。腓力曰。女郎殆已厭倦他人。并愛情耶。曰。固然。愛情乎我絕無所知。祇知其名耳。腓力色然顛呼曰。噫。貝忒利俾我教爾。女急遮曰。歐而先生。苟君願待一秒時。君當聽我言。我實從未曾有一時刻。意欲知愛情之爲物者。即此時亦仍此心耳。然而女郎冷峭傲慢之氣。殊不能止彼如焚情詞之流溢。女郎莊嚴靜穆之面。殊未能挫折彼之銳氣。時則夕陽斜照。冷泉噴薄。腓力乃告女郎。以渠之與生俱長之愛情。語以女之與渠爲他婦女所決不能替代。求女接受渠浪擲。

於女足下之摯情。苟女郎但向渠一笑者。渠之生涯必從此大輝煌。大莊嚴。已而此一篇娓娓之情詞。漸已止。而彼美麗之面。夷然不見。一動。高傲之唇。歛然不見。一啓。此時腓力之痛苦較死尤酷。面失色。而目無光。又曰。貝忒利。我甯愛汝而畢生無樂。不願受任何女郎之摯愛。而一世優游。我甯因愛汝致死。而得汝一笑。不願生而快樂。沉浸於他女愛情中。其後女郎憶起腓力此時之言。不啻爲二人譴責。非難之詞。而此時女郎則竭力反抗。以苛酷之語答之。如嘲如諷。曰。我之親愛歐而先生。我甚爲先生悵惘。我意因愛情而涉及死亡。此等見解。今乃陳腐矣。噫。此等冷語。乃出於所愛之人之香吻耶。女又曰。我使先生悲痛。我甚不安。特先生實大誤。聚九州鐵。殆不能鑄先生所爲之錯。我萬不能許君之所要求。緣我實萬無此意願。腓力愴然曰。汝萬不能愛顧我耶。女答曰。萬不能。腓曰。卿萬不能愛我乎。女直呼曰。萬不！雙眸中絕無愛憐意。腓力力忍其悲痛。默然無語。痴立女旁。而鳥鳴如故。花香如故。水流如故。皆不知有人類至深之哀痛。近在其前也。已而腓力又有言。其聲和婉。大異於前。女幾不識之。腓力曰。謝汝聽我頃間之語。我誠冒昧。唐突女郎。幸勿罪我。祇再有一言。欲擇清聽者。我將從此埋我愛情於眼界之外。永不再擾卿。或者卿於生時拒絕我者。將於死時給我未可知也。卿當記取今日愛慕卿者。如過江之鯽。特苟至他時而需一眞友。是友者須有忠肝義胆。俠骨柔腸。其一生目的。惟求生死與卿俱。則卿當思我耳。我願忍淚至彼時也。女郎亦不禁爲所感動。答曰。君善甚。君當信我。我誠爲君惆悵。我惟望君移愛於他人耳。

腓力曰。我雖悲痛。我仍愛卿。終不移。我初心緣悲痛。乃來自卿耳。言已。乃去。往尋赫培芬矣。自此後。女與之不復見。直至讀赫氏遺囑。在書室中始再見。而他人絕不知腓力心中悲苦。但見其面上。若有堅忍以待之莊容。若其生涯。無可歡樂。無可希望者。然皆莫審其何故。然渠固春蠶未死。特耐以待其時之至耳。

第十章

貝忒利自搖籃中人。即稱之爲美孩兒。垂髫時。即已有麗人之目。凡青春年少。無不以一親顏色爲榮。終日受多人之糾纏。至今日芳齡愈盛。景慕媚悅者亦愈衆。而女郎心目中。實無稱意之人。轉以諂諛賞贊之詞。爲至可厭。崇拜媚悅之狀。爲至可憎。直以與男子交接爲最閤人之事。雖然。於一切男子中。獨有二。人焉。非可以一例視之者。卽腓力與伊立克。是腓力仍爲貝忒利所不悅。伊立克則似有一線機會。此何以故。因渠願爲俄羅斯之行。腓力所謂甯捐其軀。不使女郎煩懣。乃是言亦絕不感動女心。何也。蓋女於此等言聞之耳。熟矣。而伊立克獨異。是渠言行將避往俄羅斯。絕不顯一點欲與女親炙之心。而語言周旋之際。又絕無一點愛慕之狀。則其言之由衷。可知。而女郎一生中。其高傲之美麗。實第一次爲人漠視。此與普通之諂諛媚悅。乃絕對的反對者。惟其絕對的反對。轉使女郎別起一種感情。故是晚主賓餐罷。後女郎頗不忘伊立克。而腓力則絕不入伊心意中。伊殊不料伊立克之身。已蒙有勒哀麗倫之愛情之

甲。冑。其。心。已。爲。勒。哀。高。登。英。雄。之。女。之。愛。情。所。充。滿。無。復。餘。地。矣。官。讀。遺。囑。之。翌。日。腓。力。與。伊。立。克。皆。宣。言。即。日。歸。倫。敦。夫。使。赫。氏。之。遺。囑。非。然。者。則。二。人。或。當。勾。留。多。日。今。則。所。處。之。地。位。兀。然。不。安。殊。不。可。一。日。留。矣。貝。忒。利。矯。爲。絕。不。置。意。狀。而。海。倫。夫。人。則。甚。惆。悵。佳。客。之。去。行。之。前。宵。伊。立。克。輾。轉。不。寐。思。渠。此。時。所。處。地。位。之。賤。恥。渠。固。絕。不。戀。戀。於。貝。忒。利。亦。不。措。意。於。哈。登。宅。渠。心。中。惟。有。一。麗。倫。一。念。及。麗。倫。則。心。頓。爲。之。溫。摯。渠。腦。中。所。憧。憧。往。來。者。惟。念。以。何。方。策。而。可。使。貝。忒。利。姑。娘。恍。然。於。渠。絕。無。戀。戀。女。郎。及。染。指。哈。登。宅。之。心。使。女。郎。知。遺。囑。決。不。能。有。效。力。然。此。事。爲。之。殊。艱。言。之。至。難。翌。朝。侵。曉。卽。起。倚。窗。而。觀。目。注。園。中。一。切。崇。閎。綺。麗。之。景。物。心。念。任。何。人。獲。得。哈。登。宅。者。固。爲。至。大。幸。福。特。自。已。則。絕。不。爲。所。引。動。寒。舊。盟。結。新。好。之。念。曾。未。一。起。於。意。域。中。他。年。伊。立。克。追。溯。此。時。心。意。甚。自。以。爲。幸。耳。迨。晨。餐。時。海。倫。母。女。陪。客。偕。食。海。倫。夫。人。志。忑。不。自。安。時。時。偷。眼。竊。窺。其。女。貝。忒。利。則。面。上。絕。無。一。點。煩。惱。痕。迹。食。事。旣。罷。伊。立。克。言。將。首。途。海。倫。夫。人。乃。故。意。挽。腓。力。至。書。室。中。閒。談。俾。伊。立。克。與。女。或。可。互。吐。心。曲。不。知。伊。立。克。殊。無。意。於。此。渠。惟。詳。審。壁。上。所。懸。汽。車。時。刻。表。恨。不。能。立。刻。更。往。拉。虛。彌。爾。耳。時。則。天。氣。朗。爽。昨。日。之。雨。已。經。過。去。細。草。轉。綠。好。花。逾。紅。天。色。蔚。藍。四。無。片。雲。枝。頭。小。鳥。啁。啾。爭。鳴。若。以。復。覩。陽。光。爲。樂。哈。登。宅。中。死。亡。慘。愁。之。氣。亦。悉。消。滅。矣。此。哈。登。宅。廣。厦。中。之。女。嗣。獨。坐。於。一。大。和。合。窗。際。默。念。伊。立。克。不。知。能。有。幾。何。時。留。止。此。間。豈。竟。絕。不。注。意。於。我。者。俄。而。伊。立。克。見。女。獨。坐。窗。際。乃。徐。行。近。之。女。向。之。一。瞥。卽。覺。伊。面。

上。微現頰色。女殊不以一視一言爲伊引助。惟默然待伊作何語。伊立克曰。貝忒利姑娘。我於離去哈登宅之前。我必向姑娘。表我對於姑娘煩惱之憐憫心。女夷然反詰曰。君謂何事煩惱耶。伊立克曰。我謂令叔遺訓中語耳。我意是實不合情理。我今敢向姑娘斷言。至是語乃停頓。若嚙嚙不能出口。蓋當此之時。乃欲棄絕一切愛心。殊非易事。且貝忒利又舉其媚眼。緊注伊面。使伊擾亂。已而伊乃曰。我向姑娘斷言。我決不欲煩擾姑娘。姑娘儘可承襲祖產。不必遵行遺囑中條款。我決不欲廁身于其間。凡誠正君子。當皆無願預此事者。女頷首不語。伊立克又曰。舍此則任何時。我願盡力以紓女郎之憂患。但望女郎置此遺囑不顧。則我樂甚矣。我甚願女郎不受此事之煩悶也。言時其狀肫摯誠懇。顯然其心中有交誼。有友情。甚願爲女郎效辛勞而無愛情者。女郎窺見此情。則更較前悵惘。乃答曰。我初不因此。伊鬱吾愛吾叔。甚我不能言其遺訓爲不公平。渠固以爲此策乃最上者耳。言時嫣然一笑。直欲奪男子之魂魄。伊立克則低聲曰。良好之心意。有時轉成惡結果耳。女曰。三星期以前。我始讀推耐孫之夢想之佳人詩篇。君亦記其中。克露派他女子之語乎。其言曰。彼將如國后之威嚴而死。我亦願死而有國后之威嚴也。苟至其時。我不復能留止於哈登宅者。我將飄然去耳。伊立克曰。注其高傲之態。知渠信能堅守其言。一若雖蹴踏全世界於足下。亦所不屑。伊乃殷然曰。我願姑娘永不至遭此境遇。女曰。是乃意中事。君不聞赫氏格言乎。我敢爲亦願爲凡我所願者。我固必能毅然爲之也。伊立克陰念是何性質。一切男子中與之相。

近而最有益於女者。惟歐而腓力耳。女又曰。我永不怨我叔父。渠固有奇特之思想。其行事即憑之思想。非於遺囑而獨然。故吾於渠所致。吾之失望。惱悶。悉恕赦之。特吾苟以承襲財產之故而放棄。吾所固有之愛情。選擇之權。能則吾轉不能。自恕。吾寧捐棄吾一切享受。即入窮窶。勞動之社會中。無一怨言也。伊立克不覺色然曰。姑娘。洵高傲哉。女淡然曰。高傲耶。高傲與野心。惟此二德。乃我之性命耳。伊立克曰。但姑娘不免遭受困苦。則奈何。凡兀傲之人。固皆不免此。女舉首。噓氣傲然。作態此狀。伊立克永記不忘。答曰。此固吾所願。曼析先生。吾等勿復談此矣。我決意不復置念遺囑事。優游以待五年之末日。不如吾意之念端。我殊不能一刻耐也。此言蓋顯然示伊立克。縱伊不措。念於渠而急急往俄羅斯。而渠亦絕不措念於宅產。寧一舉棄之。較伊殆尤爲決絕也。伊立克乃曰。我祇可以好意敬奉姑娘耳。我但願爲姑娘效棉力。得脫姑娘於艱難。是爲吾之大願。女則曰。謝君。我朋友甚夥。但生涯教我一訓言。需助之際。須求助於一己耳。嘻。苟使腓力聞此言者。又將以需真友之說告女矣。特伊立克一念及之。未形諸語言也。此時伊殊憐惜女郎。覺女郎之高傲。純出天真。不免未通人事。一若小兒之見解。蓋猶未經閱歷之陶鑄磨礱者。然伊不能語以警戒箴規之詞。乃逡巡曰。再會。貝忒利姑娘。我惟望哈登宅及姑娘有佳消息耳。彼皓白如玉之柔荑。觸於伊手者。移時隨握。亦隨言曰。再會。而此時之情景。伊立克記之於腦。永永不忘。

貝忒利。一生。中。此。時。爲。第。一。次。煩。悶。其。煩。悶。之。由。卽。以。伊。立。克。留。此。二。日。乃。絕。無。一。媚。悅。之。意。貢。諛。之。詞。豈。其。目。盲。耶。何。以。他。人。皆。傾。倒。而。渠。獨。不。一。心。動。斬。然。絕。裾。去。耶。伊。立。克。去。後。良。久。女。仍。倚。窗。際。默。思。不。置。但。覺。伊。立。克。英。偉。之。態。憧。憧。於。腦。際。而。念。及。其。冷。淡。落。漠。則。憤。懣。不。已。陰。念。曰。苟。渠。再。經。過。吾。之。徑。途。者。吾。必。使。渠。愛。吾。渠。當。不。能。再。第。二。次。含。笑。於。唇。而。離。我。去。也。夫。以。煩。悶。之。故。生。出。使。人。愛。我。之。意。志。此。乃。甚。劇。烈。而。可。危。之。舉。動。女。則。不。自。覺。且。女。之。有。是。意。志。亦。破。題。兒。第。一。遭。也。無。何。海。倫。夫。人。入。室。曰。貝。忒。利。歐。而。先。生。將。去。矣。渠。似。極。欲。與。爾。言。別。爾。願。見。之。乎。女。答。曰。噫。阿。母。是。乃。甚。忤。兒。意。之。事。祈。母。寬。兒。兒。與。歐。而。先。生。永。不。能。契。合。者。於。是。腓。力。乃。與。居。停。女。主。人。無。一。臨。別。語。而。去。矣。嘻。女。其。能。少。減。其。目。之。榮。榮。耶。其。能。少。知。渠。所。踐。踏。之。人。心。中。之。價。值。耶。伊。立。克。往。俄。羅。斯。矣。彼。處。之。事。不。久。卽。羈。絆。其。身。至。勒。哀。麗。倫。則。此。時。獨。處。幽。閨。夢。想。其。情。人。將。來。之。愛。戀。之。美。滿。之。快。樂。其。心。中。之。纏。綿。情。致。非。楮。墨。所。能。形。容。總。之。徹。夜。沈。思。無。非。念。念。於。伊。立。克。柔。腸。九。迴。芳。心。千。轉。皆。縈。繞。於。耶。身。耳。勒。哀。夫。人。則。亦。聽。其。女。之。沈。浸。於。情。網。中。不。加。以。箴。規。之。語。伊。以。極。溫。摯。之。同。情。聽。女。自。道。其。前。途。如。何。光。明。燦。爛。自。道。其。情。人。如。何。高。尙。真。誠。如。何。沈。毅。勇。俠。未。嘗。以。箴。戒。之。語。冷。其。愛。女。之。心。謂。人。類。之。愛。情。終。屬。空。虛。可。變。易。且。可。死。滅。也。蓋。老。姆。心。中。殆。以。爲。天。下。男。子。皆。若。渠。所。忍。待。同。游。天。國。之。死。英。雄。且。以。爲。向。平。之。願。了。者。渠。亦。可。撒。手。西。游。耳。夫。伊。立。曾。言。琴。瑟。之。好。當。卽。成。於。返。自。俄。都。之。後。佳。期。不。遠。麗。倫。乃。預。備。嫁。裳。躬。自。裁。制。茜。

紗窗下尺刀聲繁乘暇則漫歌思君之曲芳心可可以爲郎歸在指顧間矣無何盛暑已過金風飄拂序入涼秋且浸假而爲珠冰瓊雪之嚴冬矣是時也伊立克尺素頻來麗倫藉此稍紓思郎之念未幾臘盡春回而伊立克竟不至蓋訟事棘手不能尅期歲事淹留俄都光陰荏苒一年不已乃至二年寒暑二更之後此重大之拉虛彌爾遺囑案始告竣而伊立克始得作歸家計此時伊立克因結此難案大爲世人刮目名譽鵠起且名譽非獨來者彼助訟之富商感其勞勩酬以巨金優豐特甚伊立克以勞力易此報酬滿載而歸意殊忻慰伊於致麗倫書中從未道及赫氏遺囑事伊以此事決無效果三萬鎊之金錢殆必無望旅俄二載中曾得腓力書特書中絕未提及貝忒利願伊立克則以賞美好奇之心頗念貝忒利不置伊時時憶及女郎之傲容及言我亦願有國后之威嚴而死之狀頗願再見時當觀女郎更作何狀更與伊作何語伊固不欲插身於女郎之事特女郎苟因此而竟離哈登宅則不無可憐耳夫貝忒利生小於華廡中自其在襁褓中時耳目所接已純爲金玉錦綺苟一旦離朱門繡戶入蓬戶桑樞若爲萬萬不可能之事然貝忒利之性情爲赫氏嫡傳敢爲而願爲固無所遲迴也特伊立克則尙冀其傲氣雖高或不至竟棄哈登祖產於不顧伊自念曰我不能婚伊我不願以麗倫易一國后雖然伊胡不能與腓力相處而樂耶腓力愛伊且其人勝我百倍而貝忒利若不知其人者何也我以爲天下女子無有較麗倫更爲近情合理者其性質中絕無可訾者伊立克東裝返國之前數星期英倫有一新書出版大得

世人歡迎遐邇。爭傳幾等洛陽紙貴。特不署著者姓氏。不知何人所作。互相擬議。男子評鑒家以爲是男子所撰。由於筆力雄健。知之女子。賞鑒家則以爲女子所作。由其纏綿悱惻之文情。知之。然議擬紛紜。終莫得其究竟。其書感人至深。讀者無不氣爲結轆。淒然淚下。而又絕無動心蕩魄之詞。存乎其間。人人購讀。幾至家弦戶誦。女郎貝忒利處有人郵送一冊。女不知送者爲誰。遂讀覽一過。嘻。是書必文界巨子所爲。女郎讀時。傲臉爲之溫和。杏眼爲之苞淚。其眼簾前似瞥得一較伊。此時所處更優美。更光明。更清潔。之世界。實則此世界。即在是卷頁爲後。此女郎所宴息居處者。此書是提醒女郎靈魂中之新趣。此新趣。既醒永不復死滅。且言之亦奇。女郎讀此書時。許多腓力之語。似隨之以俱來。復現於腦中心中。似念此。殆爲腓力之語言。特僅作如是想。殊不道腓力卽此書之著者。而葉葉中皆渠之情詞也。女郎得書之日。腓力卽往哈登宅。面女郎。女郎一見。指案頭小冊問曰。君曾見此書乎。腓力面微頰。答曰。然。吾已自始至終讀一過矣。女曰。吾亦盡讀矣。吾欲知此書之著者。吾讀此書後。心中感情覺更美善。吾意如此書之作。者必已死去。否則何以此等人永不一遇耶。腓力曰。女郎自應詢我。以凡人不能認識此等才人之故。貝忒利姑娘卽汝自己。苟遇此書。作者汝能識之耶。汝固信彼等具清粹之靈魂。高尚之性質。芬芳清雋。所天才者。然而女郎苟邂逅其人。甯能卽賞識之。而無失於交臂之嘆耶。貝忒利曰。我思我能思之。我今之遇之。男子皆若從同一模範出者。言語同舉措。同發同一之詼諧。作同一之禮貌。嘻。我對於此等人。真憊。

悶。欲。死。矣。腓。力。着。意。言。曰。女。郎。欲。得。與。此。一。切。大。異。之。人。而。友。之。乎。凡。此。庸。庸。者。皆。不。能。滿。女。郎。之。意。乎。貝。忒。利。曰。然。此。不。能。滿。我。意。且。恐。永。無。有。足。償。我。願。者。我。有。無。限。之。願。望。此。願。望。殆。無。名。字。可。以。形。容。之。我。有。千。萬。之。希。冀。此。希。冀。殆。無。物。足。以。償。之。者。腓。力。莊。容。曰。此。無。他。惟。無。限。愛。情。耳。於。是。二。人。默。然。夫。腓。力。何。等。熱。望。欲。以。潛。勢。力。引。動。女。郎。之。心。而。女。郎。則。罕。自。道。其。心。坎。中。深。閉。之。念。顧。此。時。不。覺。流。露。而。出。既。言。之。後。已。亦。竊。怪。何。以。出。此。夫。冥。冥。中。果。有。何。物。潛。移。默。誘。使。女。郎。陡。然。親。近。腓。力。耶。女。郎。自。覺。失。之。幽。莽。遽。向。腓。力。吐。其。肺。腑。爲。前。此。向。他。人。所。從。未。有。者。則。對。於。腓。力。又。不。免。有。羞。避。之。意。夫。貝。忒。利。固。解。識。天。下。許。多。事。物。者。而。自。知。則。昧。耳。是。時。也。倫。敦。之。宴。樂。場。足。以。空。前。而。絕。後。以。有。貝。忒。利。女。郎。爲。領。袖。故。女。郎。以。第。一。次。入。參。英。皇。即。蒙。英。皇。以。金。口。玉。音。贊。獎。其。美。稱。爲。歐。洲。第。一。美。人。自。經。此。天。詔。褒。嘉。而。女。郎。之。艷。名。愈。隆。凡。王。孫。公。子。豪。富。少。年。無。不。如。蜂。蝶。之。攢。名。花。蓋。赫。氏。之。遺。囑。尙。未。宣。諸。公。衆。彼。等。之。所。以。如。是。者。微。特。涎。其。美。并。涎。其。富。也。然。女。郎。雖。有。一。切。種。類。一。切。等。級。之。情。人。而。皆。不。能。邀。伊。一。盼。罕。曾。向。此。曹。發。千。金。之。一。笑。至。海。倫。夫。人。則。恒。在。憂。愁。中。至。是。見。其。女。艷。名。如。是。廣。身。價。如。是。高。不。禁。目。眩。而。神。迷。視。爲。至。樂。然。憂。懼。之。念。終。不。能。消。釋。每。值。有。愛。慕。女。郎。之。男。子。來。訪。女。郎。似。將。道。其。求。婚。之。意。則。心。中。慄。慄。危。恐。女。吐。露。遺。囑。事。耳。蓋。海。倫。夫。人。意。苟。女。郎。必。不。欲。婚。腓。伊。二。人。而。必。須。離。去。哈。登。宅。者。則。最。後。之。希。望。祇。有。貝。忒。利。別。嫁。一。豪。富。夫。婿。耳。然。使。遺。屬。事。洩。者。則。聲。譽。將。立。墜。地。濟。濟。少。年。以。避。嫌。故。

亦將不復望雀屏之中選矣。雖然海倫夫人之恐，祇可自懷而不能與女言及之。伊立克自俄羅斯歸時，此間情事又有可述者。伊一抵英，卽徑赴倫敦，以畢訟事。訟事竣後，所遇第一人卽腓力。彼此相見，歡然道故。腓力曰：「今晚，勦君伴，我我將往，而貝忒利女郎，渠以海倫夫人開一跳舞會于所居別墅中，倫敦之時，髦客殆將畢集也。」伊立克曰：「吾甚願再見彼美麗之女產主，腓力我之三萬金磅，其有獲得之望乎？果得者，吾將樂甚。」腓力容色甚莊，曰：「吾意無望乎？」哈登宅終必落於他人手，而後已。此誠慘刻之遺囑。伊立克曰：「君何不善自圖之？」冀女郎有意於君也。腓力莊容曰：「貝忒利女郎數載前，早經拒我矣。渠永不變其心意，易其語言。」伊立克乃爽然曰：「然則，哈登宅休矣。吾亦將與三萬金磅之夢想作別。」

第十二章

伊立克思及是晚之會，頗覺欣然。伊固無媚悅貝忒利之意，特欲再一見貝忒利，觀其近狀何如耳。夫伊立克固非儂薄少年，善揣女子心意者，特耳濡目接間，亦覺女郎待伊之狀態，視他人有異。伊初抵倫敦，幾不欲費去一黃昏之光陰，擬急竣訟事，卽晚馳往拉盧彌爾，已而忽起奇念，必欲一見貝忒利於香譽鵲起艷名大噪之時。迨晚，偕腓力駕車馳抵海倫夫人之別邸，但見門外香車寶馬貫列如長蛇，不覺驚訝。謂腓力曰：「吾等今日將大受擁擠矣。」腓力曰：「此殆不然，赴此盛會者，皆屬當今赫赫有名之貴紳名媛耳。吾鮮有出自己意赴人家跳舞會者，因海倫夫人言今晚會中所到皆一時勝流，言之娓娓，故往一觀。」

君會當見倫敦最出色之婦女最著名之男子於此處也。伊立克曰：何物使貝忒利姑娘如是得人望者？美貌耶？財產耶？抑其態度之特別動人耶？腓力曰：凡此皆非也。以吾度之，殆因其對於踐蹴足下之世界之冷淡落漠耳。伊固非不愛富有豪華勢位榮譽者，特雖愛之，且得之，而似皆不足以滿其意。吾意此即伊成遂如是境遇之秘因耳。伊立克曰：此原因殊奇。二人乃相將下車而入，今欲描寫此跳舞廳真確景象，操觚者當蘸筆于畫工五色池中，庶足渲染萬一。雖伊立克居俄二年，惜見俄俗宴會之華麗，陳設精絕，較殊覺瞠乎在後。廳廣而高，是爲倫敦最軒敞之舞室。廳之四周通各種複室，亦皆崇宏華麗，陳設精絕。其最後一室爲花房，紅嫣綠媚，遙望之如瑤宮珠窟也。廳之兩側徧插薔薇金盞花，壁上樑間電燈萬點，如星光作金白色。廳中央則懸巨圓之電燈光芒，四澈映於玉膚花貌錦裾羅襦之間。雲鬟霧鬢寶鈿金釵之上，陸離璀璨，令人目眩意迷。尤妙者，音樂之聲來自叢卉間，布滿一室，冷乎馨乎，渾似置身仙境。伊立克恍焉若夢，佇立數分，時乃轉首四顧，始知腓力言非謬。渠果置身於貴紳淑媛間矣。是時正當跳舞之際，已而舞止，即有一陣衣裙襟聲笑語聲喃喃談話聲，客皆蹀躞他向。於是伊立克從花容燈影間，又見哈登宅女主之玉貌矣。伊立克見女，祇二次。彼時在喪中，不免略見顛頓。此時則見貝忒利之美麗，有達於最高之度者。貝忒利是時襲一光明閃耀之紫絨裳，雲裾百褶，委曳氍毹之上。其削素之肩，瑩脂之臂，搓玉之頸，因而愈顯嬌艷，而衣之四圍徧綴金鋼鑽石，光瑩燦爛。衫緣綴以細綠之鳳尾葉冠，上頂。

鑽石球一枚。寶光四射。如流蘇之冕。旒襟上。復插紫丁香花一束。掩映生姿。衣飾已盡美矣。而其引人之目。轉人之心者。則尤在其流霞之面。橫波之目。傾城之笑也。伊初見女時。女方與一執政大臣相見。寒暄大臣極意贊頌。夫此執政大臣者。乃當時一代之雄也。女郎面上。雖似歡喜。而伊立克頗覺其中含落寞厭倦之意。腓力曰。我等必須表誠意於主人矣。於是二人從人叢中。向女行去。貝忒利一見伊立克。而落寞厭倦之狀。頓皆消去。此羣芳領袖。一若惟伊立克。而可喜慰者。伊立克察之。殊審不禁。心血騰躍。移時而女郎亦自覺眼前別顯一異象。於抑揚宛轉音樂之回聲中。忽似聞其自己舊時之語曰。苟渠再面我時。我必使之愛我。乃伸其纖手與伊立克。復嫣然一笑。此一笑者。男子無有能拒絕者。乃嚙嚙之鶯聲曰。君未爲俄羅斯之雪所凍。平安而歸。我心良喜也。其襟上紫丁香花之香氣。似繚繞於伊立克之身。而直滲漬其腦。蒂彼奇妙之秋波。復含情脈脈。緊注不釋。其中自有一種特別之嬌媚。爲他男子所未享受者。伊立克當此。真不禁心醉魂消矣。乃勉自鎮定曰。我別女郎時。如在滿月被蝕中。今則了女急斷之曰。仍一如往日之狀耳。似有所希望。而終未能覓得。今君且以己事告我。君在俄樂耶。今又樂於言旋耶。言時。以手按伊立克之肩。引伊從勝流濟濟中。入一精美之小室。此室者。專供女郎特別佳客談心之用。伊立克見女郎如是殷勤。如墮五里霧中。不覺步之移也。迨入室中。則又目眩於陳設之華美。四壁帷幔。悉以綠梧緞製之。緣以白絲綬。女自坐於一靠椅間。伊立克立其側。舞廳中樂聲悠揚。隨風送入室中。

燈光如水作青碧色。而花香。鬱芬芳。四流一切物。皆若能控制伊立克。冷淡謹嚴之心。而於一切物。魔力之上。貝忒利女郎。乃開始其手段。此手段爲何。即博得曼析伊立克之愛。是也。大約此數分鐘之靜默。較之檀口吐詞。櫻唇展笑者。尤爲可畏。已而言曰。是乃完全之安息。我厭倦甚。今日之舞會。已爲此季中第三次矣。伊立克曰。女郎幼受嬌養。習處華靡。不應厭倦。祇應對於四周靡麗之景物。而樂耳。女微笑曰。君言固是。特君當責我。曼析君。苟我時聞他人訓戒者。我之行事。當較善。惟罕聞箴諫。至我之過失。與日俱積矣。伊立克聞女郎言。殊不以爲然。自念女郎實人格完全。絕無瑕垢。乃質直報曰。貝忒利姑娘。汝自幼鍾愛於令叔。養尊處優者。慣此非女郎之過也。女舉首觀伊立克。蹶然曰。此則然。然惟因此之故。我於他女郎。正在尋歡覓趣之時。而已厭倦一切矣。我之生涯。發軔太早也。伊立克殷然曰。女郎當自怨艾者。祇在自已。美麗逾恆。過受人之贊賞。過爲人所想望耳。女粲然大笑。伊立克聽其聲。無異於銀鐘之鏗鏘。曰。君真誠。慙我已數年不聞此等真確語矣。我將細味君所惠我之語。今請君自述近狀。邇者全國轟傳。君治拉虛彌爾案。甚善。可語我一二乎。噫。美人當前。花氣樂聲。繞於四周。而媚眼流波。香脂展笑。殷殷以已之生涯爲問。一若舍此。更無饒趣味之論題者。爲若人者。其將如何耶。然而伊立克則縷縷告以俄羅斯之旅。居經營訟案。所獲之名譽。及將來之希望。而意中。曾不一念女郎之命運之前途。或者依賴於已之境遇而定。女郎默察其狀態。知伊此時已全忘遺囑事矣。女郎此時又不禁訝異。與煩懣交併。此誠慙。

爽直之人。傍女郎而立者。竟若不知。已於哈登宅之襲產。有分得之機會者。他人百計求女郎之一笑。伊則有權握女郎之手。爲求婚之詞。而伊若不欲作此念。且亦絕無此念者。斯究何故。耶。貝忒利此時欲贏得伊立克之心。較前益甚。蓋伊立克之落落難合。較之情致纏綿者。尤動女郎之愛心。伊立克言時。女郎傾耳聽之。又時時以女人之巧慧。偶作答言。以悅伊之心。夫伊立克非儂薄者。而摯於情感。以女郎之香唾。他人所希求之寶貴之者。今乃對於我。而爲贊諛之詞。則忻幸何如。在他人將起輕薄不德之念。而伊立克但有愉悅感慰之心。蓋伊對於其愛人麗倫。曾無一霎那間起一不忠誠之意者。然而此時侍立女郎之旁。彼橫波媚眼。使伊目眩。使伊胸蕩。陰念貝忒利。誠爲世界至美艷之女子。雖不若其自己愛人麗倫之清麗。而容光煥發。豐艷動人。誠花中牡丹也。而女郎已揣知其意。知誘心之魔力。已發軔工作矣。已而伊立克請女郎偕伊合舞。女喜允之。乃曰。妾等將於星期二歸哈登宅。君可偕往。盤桓數日。將開一夜會。慎選佳賓。當今第一法律大臣黑勃德亦蒞會。君可乘此機會。與之一見。伊立克聞言。稍遲疑。思伊當急赴拉虛彌爾。女已覺之。媚臉遽頰。作胭脂色。傲然轉身。冷語曰。君令我覺悟。我之所樂者。轉瞬將忘耳。伊立克隨之行。欲與之言。以表明其遲疑之故。而訥訥不能出口。後此終是晚之晷刻。女郎不復與伊立克。欸語冷然。若不知其在側者。合舞之約。亦不復踐。伊立克悵惘而歸去。

第十三章

夫使伊立克與貝忒利如尋常話別而歸則詎至終宵宛轉魂夢不甯哉然而事固不然伊既悔得罪於女郎復覺有負於女郎之殷勤款待輾轉籌思不知如何而可又思女郎嗔怒時何等莊嚴而傲岸其轉身離伊去時何等冷落而沈默一切溫麗之容光皆若消滅無蹤者又念苟女郎忍待須臾使伊得表明其遲疑係爲他約之故而非如女所測想爲規避女郎或以遺囑嫌疑之故則一天陰霾化作雲煙矣伊立克輾轉枕席間雖以車塵馬跡長途勞頓之後竟不能成寐張目以待晨曦伊必不能赴哈登宅踐女郎約則必須儘早顯其心跡於女郎庶女郎知其故伊乃不至蒙此不白冤侵晨起匆匆櫛沐晨餐既罷卽驅車往海倫夫人別墅請見夫人與姑娘聞者引入客室室中已有數客在海倫夫人握手歡迎款洽備至迥非他客所及特貝忒利女郎則環珮杳然伊立克忐忑甚久之詢曰吾欲面貝忒利姑娘數分鐘渠無他約耶海倫夫人曰妾甚悵惘吾女今日不知是偶櫻小疾抑厭倦一切渠言不欲見一客伊立克殊不自知其念如何而生但聞海倫夫人言卽決知女郎爲昨宵之事大受感觸乃自念曰吾昨夜何愚昧乃爾我應記得我與女郎同處於奇特之地位彼固天然以我爲避忌伊因而亦傲然不欲見余耳乃起興辭臨行詢海倫夫人今晚當與女郎在何處海倫夫人答謂將赴音樂會伊立克本擬卽於是日往拉虛彌爾此時乃覺萬不能不訴其悃誠於女郎而卽離去倫敦決計晚來亦赴音樂會以面女郎負荆謝罪而此時思憶女郎之心亦愈甚矣迨抵夜赴會會中花枝招展羣芳鬥艷乃不見貝忒利而海倫夫

在喜吞公爵夫人座中伊乃知女郎未與其母偕也伊立克此時殊覺愁悶決計非更見女郎者不離去倫敦翌日事機溝會伊往斯他孟商店中購表適女郎與海倫夫人亦在選買金鑽石見女郎面上殊青白而憔悴伊立克乃急向女郎行面現頰色殷然致詞曰貝忒利女郎我邂逅女郎於此我心喜甚我必須語女郎前晚誤會我意女郎怒我殊無因由我固極願趨詣尊府我是晚之所以畧作逡巡者因憶別有期約耳望女郎信我恕我言次見女郎面上頓作溫柔愉悅之態別有一婀娜可愛顏色曰然則吾等當重爲朋友耳君果願光降哈登宅耶伊立克脫口答曰吾願也嘻此乃伊一生中第一次屈意於他人矣伊殊不能拒女郎之請殊不能見女郎清明之面復起障翳特其語聲甫消失於唇脣之外則頓自悲悔陰念何遽許之將使麗倫作何想望而伊二人之歡會期又將延緩多日矣而貝忒利復曰如是甚善吾等明日歸君偕行最佳同行者尙有良朋數人耳乃轉面海倫夫人曰母親曼析君將於明日光臨矣海倫夫人婉容答曰是吾所甚樂也此時伊立克即欲食言亦已不及矣貝忒利轉身粲笑曰曼析君今以君之殊好益我我需選購鑽石此係鑽石花樣圖君試言何者爲佳伊立克取圖在手而麗倫之玉貌似顯於伊之眼簾前神魂飛越者久之乃指一式極似冕旒者曰吾喜此苟我可擅供我之意見者我必言此式適女郎之用女粲然曰因其狀似冠冕耶曰然女郎乃國后耳此乃伊立克第一次貢諛於女郎女郎急垂其星眼恐伊立克見其雙眸中含喜樂之光乃卽購取伊立克所賞之鑽石偕行而出海倫夫

人曰今晚曼析君可惠臨寒舍小酌乎已簡邀歐而君來尙有一金髮碧眼之美人鏗登姑娘我等將於七句鐘翹盼玉趾耳伊立克目視女面察其亦願伊赴宴否卽見彼秋波向伊一轉此轉似爲自來婦人妙目所未有伊立克之心頓跳躍不止女又頷首質言曰來伊乃允之於是分道而歸伊立克此時目眩而神迷昧於一切危險然此奇特之新感情使伊血躍肺擊者與對於麗倫之愛情迥不相同故其自己心中絕無思慮預防之意旣歸寓所急草一簡寄麗倫告以有事羈留相見之期當遲數日而付郵後已亦不明何故心中殊覺忐忑不安迨晚來赴約則觥籌交錯賓主盡歡伊覺樂甚爲前此所罕有貝忒利之最快樂之語最輝煌之笑皆屬於伊女絕不留意於非力面上之憂悶若絕不哀憐之者夫貝忒利之生曾未遇不如意事較伊立克之冷落者自彼跳舞之夜渠乃決意欲博伊立克之歡心故降尊紆貴忘卻一切氣傲曲爲美嫻之態殷勤與之欸語方自謂甫得勝著彼冷淡之心終竟爲渠所打動不意忽得意外之挫折使渠難堪夫渠邀伊赴哈登宅以會晤當道貴人而伊乃逡巡錯亂若失所據此如何大悖女郎之心者而女郎高傲之心因而勃起不可遏矣自念曰伊必思及遺囑事欲避我也乃轉身不顧而去心中之憤恚殆不可狀乃決意從此不復見伊不復與之言而不謂伊立克乃以真摯之狀態向伊負荆表明其意見情至可感女乃不能不言歸於好矣夫女郎前日之欲贏得伊立克心者尙係出自高傲之念因伊落落難合欲以段手制服其心耳初非必有至愛極戀之心也而今則見伊立克急急表其心

曲頗有一往情深之致。則芳心可不禁如蠶之自縛矣。而伊立克自此爲情網所絡。危險亦更甚也。是晚餐後。客皆各自散步。伊立克步至女郎前。竊念女較往日尤美。蓋女郎是夜變夙昔艷妝之習慣。衣一襲縞絲百褶衫。樸素雅淡。如凌波仙子。而襟上則綴一叢猩紅薔薇花。正如白雪紅梅。愈顯綽約。伊立克曰。我有所請願而來。海倫夫人謂女郎雅善歌曲。我性喜音樂。女郎其許我一聆雅奏乎。女曰。我於社會間不輕發聲。伊立克不悟其深意。曰。何也。曰。我厭聞同一之贊賞。彼等贊賞之詞。若干口雷。同萬不能改變者。我以全副心靈與精神。歌不死之愛情。或無盡之悲感。而僅僅博得虛浮膚泛之贊詞。曰。佳音。曰。感人。此等不善審音之僮夫。吾豈屑與之歌。伊立克又質直詢曰。女郎所喜者何。耶。女微笑曰。我將語君。我歌時。須我知有知我音者。在我室中。我乃爲若人而歌。絕不與他人相涉。我旣歌畢。則不需他人褒贊。苟我之歌而使若人面上起一種或悲或喜之容。則我心最喜。蓋我知我歌感觸若人之心矣。伊立克曰。女郎太穎慧。我不能與女郎辨。難然覺女郎之言不無謬誤。今女郎願爲我歌乎。我當勉爲知音者。我不贊賞。以從女郎。意。女答曰。諾。惟君請故。我將爲君而歌耳。伊立克殊不自覺其所請求者爲何等之請求。女郎乃以莊嚴幽嫺之態。步近披雅諾。引吭發聲。伊立克自思。伊此時乃始知歌之所以爲歌。實則女郎所謳。僅一簡陋古舊之蘇格蘭悲歌耳。歌係一少女爲情人所棄。至於成癡而死。而女郎嫋嫋之嬌音。充滿一室。清徹而纏綿。若浮蕩於空氣中。聲中有愛情。有怨緒。直刺男子之心坎。使男子聞之。自然悲惋不勝。

伊立克亦不禁清淚盈眶。朱唇震顫。欲自抑止。而無從。迨歌聲既歇。此寥廓之室。悄然不聞微響。但覺餘音裊裊。環繞梁塵。已而女郎又賡唱一愛情之曲。此曲令伊立克心血盪躍矣。雖然。當麗倫歌時。直感動伊立克之靈魂。而貝忒利之歌。則僅感動其心。但覺迴腸蕩氣。全身若沉浸於濃郁愛情歌聲之中。其心若爲此音所攝去。不能自知。總之。聞此歌聲。令人想像古代媚人之汚婦。及司戀愛之金髮女神。若欲以其蕩人魂魄之嬌音。攝人之心。以飛向九霄雲外者。已而女郎又歌一曲。音低而調促。歌係一高尚之婦人。勸送其所愛之勇士。遠行爲勇敢之遠戰。以復其國。讐歌聲宛轉中。雜以激越之音。令人心凄魄壯。無何歌聲輟。而伊立克之身。始復爲己有矣。貝忒利微粲轉面向伊伊婉容曰。我不贊謝女郎。我亦不能贊謝女郎。聞此歌後。一切言詞皆疲。藹不足以形容其美女曰。我喜宏偉之行爲。與宏偉之言語。如歌中者。君可曾崇之耳。噫。苟伊立克而慧心不遠者。則當星夜脫此危險期。不陷入其網羅矣。而奈何其味味也。蓋貝忒利於是晚客散後。粲然靦笑。如春日之輝煌。春山之旖旎。自言曰。誘惑之魔力已發軔。而漸趨漸速矣。

第十四章

越二日。海倫夫人大啓宴會於哈登宅。廣邀貴紳淑媛。其中第一卜賓。爲法律大臣黑勃德。爲英倫精嫻律法者之一。暨其令愛芳齡十六。風姿綽約。又陶爾敦姑娘。碧眼金髮。以清麗著稱。於時已有二年。爲流

行。社。會。中。之。導。星。矣。尙。有。貴。紳。亨。萊。及。其。貌。美。才。優。之。夫。人。亨。萊。爲。人。嚴。重。寡。言。笑。而。夫。人。流。利。風。華。性。至。活。潑。其。以。其。夫。沈。默。罕。言。爲。苦。遇。宴。會。中。談。笑。生。風。則。視。爲。大。樂。夫。人。嫻。於。一。切。小。技。猜。枚。射。覆。之。屬。靡。不。精。絕。故。人。皆。樂。親。之。凡。開。宴。會。必。招。其。夫。人。實。則。醉。翁。之。意。不。在。酒。也。衆。賓。中。尙。有。嬌。艷。動。人。之。他。散。伯。爵。夫。人。夫。人。早。寡。秋。波。流。媚。咄。咄。逼。人。陶。萬。氏。姊。妹。與。之。偕。陶。萬。氏。雙。妹。幼。時。嬌。養。慣。頗。不。拘。於。禮。法。且。有。怙。惡。之。行。其。中。更。有。弗。林。大。佐。凡。宴。集。無。大。佐。不。樂。也。凡。以。上。諸。客。均。先。一。日。下。榻。哈。登。宅。而。歐。而。腓。力。則。以。有。他。要。事。於。諸。客。畢。集。之。翌。日。乃。來。尙。無。後。至。之。憾。海。倫。夫。人。之。邀。腓。力。頗。艱。其。女。意。然。出。於。不。得。已。蓋。海。倫。夫。人。憂。心。悄悄。以。光。陰。荏。苒。倏。已。二。年。更。三。易。寒。暑。者。恐。渠。母。女。將。不。容。於。哈。登。宅。而。以。婦。人。機。警。縝。密。之。心。潛。窺。默。察。知。有。二。事。甚。清。晰。者。一。腓。力。愛。其。女。一。伊。立。克。則。於。其。女。絕。泛。泛。至。其。女。如。何。意。見。殊。難。測。度。今。日。之。邀。腓。力。蓋。妄。冀。其。女。對。於。哈。登。祖。宅。或。能。生。愛。惜。先。疇。之。心。因。而。有。顧。憐。腓。力。之。意。孰。知。其。有。大。謬。不。然。者。貝。忒。利。自。念。之。語。殊。無。誤。其。明。眸。皓。齒。之。魔。力。已。在。作。工。矣。古。來。帝。王。設。策。籌。謀。欲。得。小。國。臣。服。鮮。有。若。貝。忒。利。之。經。營。慘。淡。以。贏。得。伊。立。克。之。心。者。伊。立。克。實。心。迷。而。神。醉。至。質。言。其。實。則。目。盲。耳。是。數。日。中。哈。登。宅。樂。事。無。窮。此。崔。巍。古。第。中。已。多。年。不。逢。此。盛。會。每。日。有。游。園。者。有。乘。馬。叢。有。於。林。中。攜。者。榼。野。飲。者。晚。來。則。開。尊。暢。飲。賓。主。盡。歡。或。爲。一。切。雜。戲。脫。略。禮。貌。尤。饒。樂。趣。伊。立。克。殊。不。自。審。何。故。無。論。至。何。處。所。渠。必。在。貝。忒。利。之。側。並。非。出。自。渠。意。若。莫。之。爲。而。爲。者。而。尤。妙。者。覺。任。

何人與女郎言語必兼顧及伊或多人圍繞女郎之側必爲伊留餘地伊覺察此狀幾起傲念伊最樂黃昏時衆賓悉集或猜謎射覆或擊球彈棋而光華穠艷之貝忒利對照一婉妙清揚之陶爾敦尤令人日迷而心醉如是日復一日伊立克如在快樂之夢中然伊固不自見有危害其心絕無所變仍以全體神魂縈繞麗倫絕無忽置麗倫之念特覺日熒於貝忒利之美貌心醉於貝忒利之殷勤款待耳一日清晨風光朗爽衆皆聚於庭中觀錦雀甚馴擾接食於諸女客纖手中貝忒利攜伊立克同往觀女郎心愛之白鴿鴿貯於雕籠中女郎開籠呼之鴿卽飛出停於素手之上延頸揚翎若待撫慰者時則晨光映於縞裳之上白羽止於柔荑之端狀至美觀伊立克不期止步而言曰女郎之鴿何馴乃爾特此鳥性故柔弄之自易耳女郎歡容曰此殊不足滿我意我欲馴擾猛鷲倔强不易就範之物斯可矣苟我能馴養一鷹能如此鴿之宛轉如意則我足誇傲矣言時雙渦圓露令伊立克心醉女又曰凡物易得者價值亦尠必須桀傲不馴之物而能操縱之馳驟之最爲快心事伊立克曰我將記此言女大笑曰此將爲君最有益之箴訓苟君能銘之於心君可不至陷入於勾魂攝魄之美人掌握中伊立克安容和聲曰否任何婦人不能制勝我我永不能爲奴隸嘻此乃自詡之贅語言旣出口卽自覺之乃囁嚅曰我意！女急遮之曰意若何勿言矣我將拭目以觀君如何堅強剛毅耳女聞伊立克任何婦人不能制勝伊之言殊耿耿不能忘特女郎心中故有一意見此意見鐫印殊深以爲伊立克固愛渠特以遺囑之故轉避嫌而不能

顯露其衷。愫思度再三。以爲事決如是。必無疑議。而女又以爲遺囑者。實扶助伊立克之物。直授以愛戀。女郎之權而足。令其堂皇冠冕。直白其欲。以女郎爲偶之意見者也。女郎因此念端而親炙伊立克之心。亦愈摯。而伊立克殊不然。其粹白之良知。似向伊耳。語當早離此紛華靡麗之歡窟。而速往拉虛彌爾。願伊立克念苟一離此者。伊將從此不復再覩哈登宅矣。且又憶起貝忒利之言曰。我願如一國后而死。苟使女郎果永離哈登者。此崇閔老宅。其將作何狀耶。然而絕無轉圜之法。女郎固昭然不欲偶腓力。至伊自己則更出乎問題之外矣。夫伊立克心中固冰清玉潔。即至此時。曾無一念不忠誠於麗倫者。渠實完全置身於遺囑事範圍之外。且以貝忒利不能愛一才學品行皆足匹敵之腓力。引爲憾事。然而彼媚人之魔力。則方在工作。高傲與煩惱漸長。愛情亦隨之而俱長。貝忒利此時幾祇懷一目的。哈登之離否前途之苑枯榮瘁。皆非所計。所競競者。惟欲贏得伊立克之愛情。今當更叙盛會事實。亨萊夫人素嗜活劇。且善於編排布置。今尤興高彩烈。必欲以今歲發現於皇家大書院之劇畫中。節目使衆客扮演此畫爲名手所作。人物生動。設色精工。見者無不歎爲妙絕。而所繪事實尤足令人神往。畫名一許一拒中繪一美貌少女。襲中古時代之服裝。坐於一室中。室內陳設絕精。女郎貌奇美。姿態尤佳。其粉面含深摯之愛情。與羞怯之謙和。另有一都麗豪俠之少年。軍士踞於女郎足下。女郎雙手悉爲少年所握。凡人一瞥。卽知是爲快樂之情史。少年已荷女郎允納。彼溫柔斌媚之面。將爲少年一生之導星。從大百合窗中外觀。

則更見一人面作盼望失望狀。延頸企踵以窺窗中女郎坐處。此男子之面於悲愁中勉鼓勇氣。然細審其狀不啻有死亡之痛苦來襲其身焉。凡人見此畫無不悲喜交集。如處畫中人之地位。亨萊夫人獻議欲使此故事現之舞台上。衆皆贊成。貝忒利姑娘將爲此中之女郎。亨萊夫人謂女曰。我非諛子子之貌。實與畫中人相伯仲。今我等須選二位少年耳。我且視誰貌最能表示快樂。誰貌最能合於悲愁之狀者。亨萊夫人正徧相羣客。伊立克適入室中。乃喜曰。此面大合君之狀。能顯非常快樂。非乎。曼析君。伊立克未知其故。大笑詢曰。以何事而樂耶。亨萊夫人曰。苟君所愛之女子。允汝所求。君將作何狀。伊立克若不經意者。粲然大笑。然貝忒利覺其面上微顯頹狀。因是自信揣測愈真。確無誤。伊立克曰。我意大半男子在此地位。必顯柔軟之狀。亨萊夫人何事需余耶。亨萊夫人卽詳語之。乃曰。君願耶。所需於君者。無他。但須襲一軍士衣而爲快樂之狀耳。伊立克乃向女郎曰。貝忒利姑娘。以爲如何。女郎半羞垂目曰。貝忒利姑娘。悉聽亨萊夫人之命耳。亨萊夫人曰。吾等已得一許納之情人。今必須覓一見拒者。我不知歐而君能臂助否。彼面之善顯悲愁。一如曼析君之面。善顯歡樂。也不意女郎忽曰。否否。決勿令伊爲之。任何人皆可。果我等不能覓得者。此事卽付之罷論可耳。言時。嬌音嘶促。玉容轉色。嘻。偶然耶。非偶然耶。歐而腓力。乃亦適於此時。施施而來。亨萊夫人一見。遽呼曰。歐而先生。我等之意決矣。必須屈君一爲之。貝忒利欲阻不及。亨萊夫人已盡告此活劇之組織。並煩伊並寫之意。腓力聞言似許可。轉面向貝忒利女郎。永

不。能。忘。此。狀。其。面。上。含。極。堅。毅。之。忍。耐。極。溫。柔。之。哀。怨。極。不。可。言。說。之。愛。情。女。郎。不。禁。失。聲。曰。歐。而。君。勿。介。介。此。乃。優。孟。衣。冠。不。至。令。君。真。爲。不。順。利。之。情。人。也。言。時。極。意。爲。溫。和。之。狀。爲。前。此。所。未。有。雙。眸。含。情。向。伊。注。視。腓。力。直。向。女。郎。所。坐。窗。側。致。詞。曰。謝。汝。貝。忒。利。汝。誠。以。善。念。念。我。汝。當。知。我。我。甯。被。棄。於。汝。而。不。願。爲。他。人。所。許。納。汝。果。信。我。耶。女。遽。答。曰。我。信。之。腓。力。曰。我。當。以。至。忠。極。誠。服。役。於。汝。如。古。時。勇。士。對。於。其。所。愛。保。護。之。女。主。所。爲。女。郎。當。於。我。將。死。時。念。我。無。負。於。女。郎。則。吾。願。已。足。吾。願。畢。生。忍。耐。待。至。彼。時。耳。

第十五章

於。是。結。束。登。場。矣。情。場。中。之。真。人。物。一。變。而。爲。舞。臺。上。之。假。衣。冠。一。切。組。織。布。置。均。臻。絕。妙。迨。演。既。終。舞。幕。垂。闔。觀。者。無。不。拍。掌。喝。彩。聲。如。雷。動。貝。忒。利。爲。劇。中。主。人。翁。艷。裝。炫。服。幾。若。天。仙。乃。凝。眸。而。垂。睞。於。伊。立。克。之。面。伊。立。克。則。服。勇。士。裝。極。都。麗。頭。戴。羽。冠。羽。垂。至。肩。際。踞。女。膝。前。舉。首。視。女。若。視。畫。中。美。人。至。腓。力。之。狀。懊。喪。抑。塞。讀。者。當。可。想。像。而。得。吾。書。亦。不。描。寫。之。矣。是。劇。也。誠。美。麗。動。人。之。活。劇。觀。者。皆。屏。氣。注。目。不。敢。聲。息。恐。擾。動。其。趣。味。已。而。舞。幕。閉。當。閉。時。忽。見。彼。點。漆。雙。眸。有。一。種。光。芒。爲。前。此。所。未。見。爲。後。此。所。不。忘。中。含。不。可。思。議。之。情。愛。不。可。言。說。之。溫。柔。不。可。形。容。之。斌。媚。雖。鐵。石。心。肝。之。人。見。之。亦。當。神。迷。心。蕩。當。四。目。相。遇。時。女。杏。頰。暈。紅。幾。若。胭。脂。唇。陡。顫。垂。首。他。顧。若。不。勝。羞。澁。者。嘻。祇。一。霎。那。間。不。自。留。意。已。

令其與性命爲緣之愛情流露於秋波中而不自覺適爲伊立克所見矣自後伊立克無一次不視女郎之面而不色然神移者嘻伊立克汝何甘愚耶竟爲魔力所誘耶竟不思不忠於麗倫而大負其深情耶此夜終宵及翌日終朝女郎含羞時時避面特非顯然呈露他人不覺之伊立克則其覺之噫伊立克此時爲狀正如撲火飛蛾翱翔於紅燄四周不至翼焦體爛不止何其迷惑之甚耶伊立克何不速作逃脫網羅之計耶渠今已入危險之門爲妖媚之力所蠱惑雖欲自拔而不能彼美一人望穿秋水方在夕卜燈花晨占鵲噪翹盼郎歸孰知郎已墮於迷網之中矣已而海倫夫人又四出招致佳賓欲開一特別夜會與尋常不同非僅以跳舞爲事共分數部一舞蹈室一槁蒲室一音樂室園中花樹間則徧懸燈火伊立克於此事最爲出力布置預備不遑宿處自念曰此會畢者我將去矣我悔來哈登我應早日赴拉盧彌爾矣伊立克頗欲與女郎跳舞自前次以芥蒂不果今欲重申前請特女郎日來殊落落不知其將作何語或又將賜伊一奇妙之盼映耶伊終日欲與女郎款語而不得其隙迨至晚來衆賓聚於客室始獲機會伊正立於一大叢竹葉之後貝忒利偕亨萊夫人自外而入女衣凡業斯式之白絲裳頭上即伊立克所選之金鑽球別無他物襟前綴一朵極大薔薇花猩紅若紅玉女人室時四顧室中似覓人者室中諸客皆起丐女合舞女一一答以已約定合舞人矣亨萊夫人微笑曰汝之舞伴何其好整以暇似不欲急急者女答曰彼必來其聲極信託而堅決伊立克聞此自竹叢中移步而出至女身傍喚女名女始覺

而返顧。半羞半喜。玉顏發頰。朱唇微顫。却無掩飾之意。柔聲曰。我未見君。然固知君距我非遙也。伊立克不遑詢以何故。即曰。我來請求女郎。可否允我。今夜始終兩次舞蹈。皆與女郎合舞。女無言。即纖手執伊立克臂。徐步就舞位。無何。伊立克如置身雲霧中。女郎媚眼含波。玉顏流潤。衣香鬢影。繚繞伊之四周。伊不自覺其如何舞蹈。但覺女郎愛情溶溢於伊身而已。迨合舞既終。伊亦不自覺其如何而止步。如醉醇醪。如入春夢。腦筋滉蕩。但覺女郎又爲他人挽去。已之雙眸。不期尾隨女郎。不釋而女郎亦時時以目回顧伊身。嘻。伊立克何不速醒迷夢。跳身以至麗倫之側耶。君不聞棗痕叢林中。泉聲淙淙。爲美人喚郎。乎。是時音樂隊奏日耳曼華兒茲之曲。音調抑揚無異。日耳曼森林中。微風嘯唱之聲。女郎又與亨萊夫人携手行過秋波一轉。似作日語。伊又不覺起步隨之。謂女曰。女郎更許我合舞。此華兒茲舞乎。女郎又以手置伊臂矣。苟伊此時一轉念。或有神靈於伊耳畔。低聲呼麗倫之名。則伊天君一動。猶得毅然脫此危局而去。不謂無物提撕其心。而伊乃直陷於危險命運之中矣。已而歌聲歇舞事罷。伊立克見女郎容色不寧。似甚疲乏者。乃曰。女郎倦矣。盍至園中小憩。試觀黑勃德姑娘及腓力已往園中。視林中燈火矣。晚風送暖於玉體。無傷也。女郎即隨之行。維時夜氣深沈。仰視大空。明星萬點。素月一鉤。隱現於雲衣中。園中綠樹婆娑。燈光點點。與星月相掩映。婀娜之花。歛芳魂而並睡。嬰婉之鳥。戢翠羽以交棲。晚風載香芬芳。四流室中。客大半皆緩步草際。以舒倦舞之體。而在一紆曲之小徑中。有並肩攜手笑語而來者。則

伊立克與貝忒利也徑之兩旁皆大杉樹綠陰四拂成一芳蹊樹下排置長籐椅甚夥二人卽就坐其間此景此情貝忒利其永能忘之耶坐定女柔聲曰今晚風景何美麗乃爾伊立克曰我每覺良宵較白晝爲奇妙可愛言已視女面於月光中宛若雲石女神無何伊殊不審何故二人之手忽相觸女郎緊握伊手伊垂首向女女所綴薔薇之芬馥潛襲伊身女亦舉目視伊乃若渠秋波中讀得無限之愛情嗟乎引誘之魔力成熟矣伊立克竟無力以拒之乃小語曰貝忒利告我我於女郎面上所測得者何物耶女郎默然不答而娟媚之態直令伊魂銷骨醉乃不復自禁遽低首親女郎高傲甘甜之香啗喃喃述其脫口而出之情詞女郎乃嚶嚶嬌聲曰噫伊立克君直愛我耶不爲哈登不爲財產但爲我身耶且因我愛君如是之摯如是之殷者嗟乎伊立克墮落情網矣伊立克乃志行薄弱至是耶雖然願天帝默相天下青年不遇伊立克所遭同一之引誘耳女郎又曰君之愛我其出於至誠耶抑有護惜哈登之心雜於其中耶苟吾叔無此遺囑者君亦將愛吾如是耶伊立克如何答言渠自記之甚審不煩吾之記述而當伊立克爲此美婦所眩惑而敝蕙一切誠實忠信時杲杲神聖之明星正照臨於大地也



長篇名譯

情海洄漩錄

(續)

(英國受司特原著)

(鴛侶譯意)

第十六章

天下男子當無有較伊立克此時所處之境遇更酷烈難堪者此難堪之境遇直使伊從雲霄中墮入泥
滓中嗟乎伊立克汝負情之罪其果可原耶果可謂汝澄靜冷淡之心坎中對於麗倫之愛情永無改變
耶果可謂汝被舉世無雙曠古獨立之美貌之媚態之情愛所攝引淪浹而無術以自脫耶雖然在伊立
克捫心自問固自謂伊語貝忒利之情詞非出于中誠特視爲快樂之活劇蓋此事無異稗官小說饒有
奇妙趣味伊立克不顧一切以身嘗試其感實與童子弄火無異非不知其有灼體爛膚之虞姑狎玩之
以冀其不烈燄飛騰也當女郎俯首髮依於伊之胸際纖纖素手迴繞於伊臂端時伊自念伊乃爲鄙夫
爲狂徒負欺罔女郎之罪天下之言當無較伊頃語女郎之情詞更慘酷已而貝忒利舉日向伊玉貌上
快樂愛情之容光使伊起滿懷不可言說之悲愁女曰愛人……我等去休衆將覓我矣我固願再留於此
夜景之佳無逾今夕者我殊不意我畢竟克勝君心也此一塊土者將永爲我哈登宅中至寶愛之區矣

於是二人徐步歸。跳舞室女歡樂已甚。默然無語。而伊立克則中心悄悄。謂今夕者爲伊與女郎斯磨之末夕矣。然而伊非目盲者。詎能不見女郎向伊之窈窕之粲笑。伊非耳癡者。詎能不聞女郎向伊之纏綿。欸語。此情此景。伊將何以自遣耶。是晚之光陰。伊殊不知如何。過渡但覺其心中滿含極端反抗之念。天君紛然。旣感極愉快之歡暢。復攫至酷厲之悔恨。不知如何。而可然而伊雖與女郎並立。目注其婉孌嬌媚之態。實未嘗有不規之心。伊實未嘗有出於中誠欺負麗倫之意。伊固至再至三。自謂伊向貝忒利之語。實非由衷者。夫伊立克之對於貝忒利。初實僅悅之感之。而非愛之。女郎之美貌。艷冶令伊悅。女郎之情致。殷勤令伊感。而因感悅。二念遂不免有欸欸情深之意。喜以感恩賞美之心。而伊立克遂墮落矣。是晚衆客散後。伊立克獨留海倫夫人。謂女曰。吾倦甚。就寢矣。汝等其暢罄心曲也。於是祇有伊等二人矣。女靦然謂伊曰。我甚喜得與君獨對數分時。噫。伊立克我等之前途。已自是而定。我不知我之念端如何而起。但覺有一種之理想。欲令我等之密約。暫秘若干時。君其願耶。伊立克此時不禁躍躍欲吐其衷誠。欲負荆請罪。祈女郎忘却伊頃間所說狂莽之言詞。而恕其過失。言已出唇。而女郎以素手置伊臂。以玉體並伊肩。吹氣如蘭。撩人欲醉。而伊又迷惘矣。不期低首親女。柔荑曰。悉聽女郎意。可耳。女舉首見伊懊喪之狀。曰。伊立克君何不樂耶。今夕必當歡悅。我則視今日爲一生最美滿之日。君亦當如是。想也。言時。秋波中滿含情淚。伊立克不禁以唇親之。噫。伊立克豈甘爲此儂薄負心之行耶。母亦出於憐惜美。

人。之。心。不。能。自。遏。耳。貝。忒。利。曰。然。則。此。事。當。如。我。願。我。等。婚。約。暫。秘。一。年。可。耳。伊。立。克。當。此。時。猶。朦。朦。不。自。省。覺。迨。既。別。女。郎。獨。歸。寢。室。美。人。之。容。光。既。杳。美。人。之。音。吐。既。逝。則。顧。影。徘徊。撫。衷。自。問。悔。悟。之。念。驟。生。恨。不。能。自。殺。竊。念。伊。所。謂。者。何。事。伊。竟。惑。於。貝。忒。利。之。蠱。媚。而。忘。却。麗。倫。耶。忘。却。曩。時。之。山。盟。海。誓。摯。愛。深。情。耶。以。一。美。婦。之。故。而。棄。却。一。切。誠。實。忠。信。不。復。一。顧。耶。其。何。以。對。麗。倫。耶。其。何。以。復。見。麗。倫。之。面。執。其。清。白。之。素。手。親。其。純。潔。之。朱。唇。耶。夫。伊。豈。真。愛。貝。忒。利。特。爲。其。美。艷。之。貌。殷。勤。之。情。所。迷。耳。所。矇。眊。而。掣。肘。者。女。郎。竟。愛。伊。以。美。麗。高。傲。無。匹。之。女。郎。竟。以。全。個。心。魂。之。力。量。愛。伊。女。郎。未。將。衷。情。出。之。香。脂。以。外。之。前。伊。固。已。潛。窺。默。察。審。之。甚。真。矣。卽。此。感。恩。知。己。之。心。令。伊。立。克。甚。覺。爲。難。竊。念。苟。以。伊。之。實。狀。告。女。郎。謂。伊。已。有。所。歡。與。女。郎。之。周。旋。盡。虛。與。委。蛇。耳。不。知。女。郎。將。作。何。狀。必。至。怨。憤。填。膺。或。生。意。外。之。變。未。可。知。也。伊。雖。豪。勇。性。成。生。平。不。識。懼。怯。可。與。一。至。巨。之。死。敵。以。性。命。相。搏。然。而。不。敢。對。女。郎。之。面。而。吐。露。真。情。伊。斷。不。忍。以。銳。利。之。七。首。橫。刺。入。彼。降。尊。紆。貴。以。俯。就。其。愛。情。之。高。傲。芳。心。也。雖。然。彼。麗。倫。如。何。耶。伊。置。麗。倫。於。何。地。耶。伊。將。使。麗。倫。感。如。何。之。痛。苦。耶。伊。立。克。思。此。中。心。轉。轆。如。焚。如。沸。睡。魔。不。知。向。何。方。遁。去。伊。乃。大。開。窗。牖。枕。首。檻。上。使。夜。半。微。風。涼。其。熾。熱。之。額。然。祇。足。以。增。其。悲。此。時。眼。簾。前。憧。憧。往。來。者。非。復。豐。艷。貝。忒。利。之。面。而。爲。麗。倫。清。逸。之。玉。貌。蔚。藍。之。秋。波。降。潤。之。櫻。唇。而。宛。轉。之。嬌。聲。亦。似。繚。繞。於。耳。鼓。乃。思。及。其。愛。情。思。及。伊。等。所。想。望。之。快。樂。前。途。不。覺。悲。從。中。來。遽。埋。首。於。袖。際。嗚。咽。而。哭。洵。思。當。

時花間呢語月下尋盟我今乃負心至是鑄此大錯我豈瘋耶豈喪心病狂耶不禁搥心自責悲淚淋漓然事已至是實無策以挽回無論如何伊總須踐踏一婦人之愛情破碎一婦人之心魂無論如何伊終陷落於卑惡陋劣之地位伊之光明莊嚴之前途從此壞矣尙何言哉終宵宛轉仰望星辰不得一眠張日以冀旭日東升或可祛其悲鬱及陽光普照而伊立克愧悔之心事終不能隨夜間陰霾之氣而消滅至於貝忒利則此夜之情景正與伊立克反對其心中甘甜美滿殆不可狀彼以爲雖屈尊已甚今大功果已告成伊立克已爲渠所有以渠之身分不啻從聚藏美麗財產位分之高臺上躬自下俯舉起其所愛之人而置於渠寶座之側伊立克者爲渠全世界中惟一之珍物其他皆所勿顧渠殊不以哈登置之懷抱即今夜所爲足使哈登永爲渠有者渠亦不省覺之苟渠之愛人以許渠愛情之故而有欲渠犧牲哈登之意渠亦不願且更喜悅也特渠不自知何故忽起一念必欲使渠等婚約秘密此殆有先見於後日之坎坷耶夫渠豈不可傲然携伊立克之手宣布其美滿之婚約於公衆前有享受大衆之贊頌無所用疑無所用懼乎所以回審遲顧者蓋爲歐而腓力之故耳腓力當日莊嚴溫婉之情詞尙鐫在渠之腦記中女頗感之不欲驟以此事使之知令其傷心也自是日之後又接續置酒高會者三日勝事不常佳期難再蓋亨萊夫人將與其極嚴重之夫男返於其肅靜無歡之家庭故欲於此數日間暢情一樂因是金迷紙醉樂事聯翩銷金窟溫柔鄉殆不是過伊立克之心事亦幾因是減去其半嗟乎伊立克後此回

想前塵自笑。當時不知何。以迷惘至斯。宛然作一場春夢。撫心自問。不禁汗流浹背矣。勝會既散。伊立克去。哈登之期。屆以貝忒利之意。邀伊重會於綠杉芳徑中。爲臨歧之叙話。貝忒利依依惜別。星眸苞淚。情語纏綿。惟囑郎珍重。再訂後期。苟此時而使女郎知此中底蘊者。其必以一震死矣。伊立克既返倫敦。貝忒利蟄居哈登宅。二人之前途。如一荒遐榛莽人踪罕到之區。不知其景象果若何也。

第十七章

伊立克已復獨處倫敦老宅中。乃更大悔悟其所爲之謬誤。有麗倫手書一緘。待彼寓目。書中滿含深情。亶亶之詞。意謂麗倫殊不以伊遲遲吾行爲憾。固知伊有不得已之事故。羈絆其身。待事既竣。則相見之期不遠。無論別離若何久遠。渠固決不有一毫變易初心。寒金石之盟。改冰霜之操。惟盼郎早整歸轡。以諧魚水歡耳。嗟乎。此等勇毅堅忍纏綿悱惻之詞。直如刀剜伊立克之心。冰漬伊立克之背。慚惶愧悔之念。一時交作。彼美擊情如此。而吾乃負心若是。雖百死吾躬亦奚足贖吾之罪耶。彼美卓此情書時之狀。固可歷歷想像。而得眉黛含顰。秋波苞淚。杏頰桃腮。間滿露愛情之態。櫻唇微啓。真摯之情。詞悉從香脂間流溢而出。握管凝神。思郎近狀。祝郎平安。嗟乎。孰知吾正墜落情網。終日昏昏。醉夢中置吾愛人於不顧耶。伊立克正當支頤案側。垂頭喪氣。神魂飛越。自怨自艾之際。忽腓力啓扉而入。伊立克出自不意。乃以極奇異之自制力。鎮定其態度。起身握手相迎。腓力一見。遽訝呼曰。伊立克何事憔悴至是。爾病耶。

抑有困難事。心意不舒耶。伊立克口訥聲嘶曰。吾適遭不順。遂之事務。故覺鬱鬱無歡。腓力殷然曰。吾其可以助君者乎。伊立克曰。否。任何人不能援我。腓力微笑曰。盍不棄去一切。再馳往哈登宅。勾留三數日。者言已。忽覩伊立克面上。若罩重霜。不覺笑容遽止。伊立克慘然曰。哈登非療吾之物。吾自是陷於重戾耳。噫。腓力君。苟我出言唐突者。君當恕我。須知我幾鄰於瘋狂。腓力殊不解伊立克之怏怏。如何因由。亦不欲窮詰之。夫腓力以察貌辨色之銳眼。固早知貝忒利屬意於伊立克。特伊立克殊不似快樂承命之情人。豈以沈浸於愉悅愛河中。人而爲如此慘怛失意之狀者耶。腓力以爲凡受貝忒利嫣然粲笑者。爲天下至樂之人。而視伊立克。則有非可言語形容之悲愁在其雙眸中。是何也。腓力沈思。至再。突覺有一綫之明。以爲貝忒利必已厭棄伊立克矣。無何興辭而出。終莫審其何故。伊立克又獨坐斗室。麗倫之書復射於眼簾。乃取而重讀之。至再。至三。如讀報死之書。嘻。使麗倫聞其所爲之事。將作何想耶。其清麗之面。將如何惱怒耶。其溫柔心坎中。或將起高傲憤厲之念。而抑遏其愛情耶。不然。渠愛伊至殷。極擊以渠全個心魂。付給之。或將百方恕宥。香脂中必不出責備之語。將如陽光。停照之花。垂頭而徐自凋萎耳。雖然。伊立克將因此而放棄一切。絕不担責任耶。將致書于貝忒利。告以情實。已則馳往拉虛彌爾。遂諱莫如深。若無其事耶。是又斷不能。伊雖軟弱。負不忠信之罪。決不願爲此。伊斷不能立於麗倫之前。而不自認其過失。然麗倫雖溫柔遜順。而光榮兀傲之念。則深鑄於胸中。苟伊一認罪。則覆水無望。重收破鏡。

決難再合麗倫永不爲伊所有矣。嘻此非麗倫之咎咎在伊立克自種因自穫其果雖悔莫追耳。於是乃於失望極度之中無他安慰之念可以挽回其不律之走。即作一簡致麗倫曰。麗倫卿必赦我。我乃自來不忠於婦人實爲男子中之最負義最怯懦者。我已不忠於卿矣。麗倫愛人我之罪戾大於我所能任。受望卿恕我。我之爲人實不值生活於卿粹白真誠之心情中。卿速驅出我於卿思想外。我從此斷不敢再注目於卿。願卿忘我。苟卿何時能者并願卿恕我。因我已爲世上最苦惱之人。至死始得脫此悔恨。我自今以後所望者祇在一死。惟此淹然長逝者可以爲我恕過之地。我不能告卿我所爲何事。總之已陷於罪惡莫可道免。惟祈天帝宥之耳。嗟乎麗倫我之心愛已失。卿卿恕我須知我今書卿芳名以我之唇吮而親之。我此時但求速隕以免我罪戾永別矣。我之愛人望汝何時能赦我者恕我也。伊書此緘殊不細度其詞。但從中心所發者書之。不知其詞之明白簡直否。抑胸中之痛悔已盡摠之毫端否。書畢急急加封飭一小童送郵。伊不忍自往。然駐而目送持函之童。蹙蹙行去。悵悵若失。蓋童手中所握者不啻伊之宣告死刑證據也。迨書旣去童之影亦逝。伊乃坐而出神。不啻經歷垂死時之痛苦。數次欲自鎮定。轉其心意於他須鈎稽之訟案而不能。伊之心惟念念不忘於甫發之書。似隨郵程而俱往。伊於想像中似見郵足襲紅色號衣。曲折走拉。虛彌爾達其愛人所居幽舊宅宇之常青徑。似見竹扉外花枝爲素手所拂。開麗倫玉貌。出白紫羅蘭中。滿面含歡。接書於手。以纖指剔去漆印。嗟乎以後如何。伊不敢復思。試思麗

倫此時將作何狀耶。伊立克埋頭手中，似不敢見日光者。其痛苦實不復能任。受幸而時漸入晚，借沈寂暫宵良之爲忘憂之地。翌日清晨憂思復集，忽得貝忒利尺素一緘，無慮十餘紙，以簪花細字書之。是書也。如貝忒利一生中所能僅寫一次而不可再者。書中完全傾吐渠心中無限之愛情，渠不能將愛情宣之於口。然一團情愛正如好花一朶，久已無聲無臭萌芽生植於女郎心中。今則含苞吐蕊完全美滿，必須一度宣露而剖示之矣。嗟乎書中之語，伊立克永不能忘之。卽凡天下男子讀之，當亦永不能忘之。詞意畧謂渠之賞識伊立克，可自詡其眼界之非謬。願舍專生命以供給伊外，無他禱求於天帝，且以己之富有自喜。蓋有此資財，可以盡供伊之揮霍也。且謂自得伊後，世界一切物皆顯更光明更煊麗。書中摯情極樂之詞皆類是。貝忒利他年迴憶是書，不禁自笑其憨愚而赧然不已。伊立克是讀書後不覺其喜，更增其憂。尺素竟自握中墮落，惘然不之顧。時則彼郵足方遞書至翠榆別墅，而麗倫展誦伊永別之函也。噫，苟使貝忒利見渠以震顛之手沸躍之心所書之緘而爲伊漠焉棄之塵埃中者，將作何言耶。夫伊必須答此書，伊乃念及麗倫此時觀伊書作何狀。隨將地上函拾起，握管作報書。然操觚久之不能作一語。夫此函固如何措詞者，伊固非直愛女郎，雖自親女郎之面耳語情愛之詞皆屬一時之誤。此時豈能復言之者。女郎非伊之情人，亦非伊之愛者。伊之愛人，今方在誦伊之函而涕淚淋漓耳。然而貝忒利之書在理，必須作答。伊乃勉作一書，寥寥數語，虛與委蛇。貝忒利讀之，所以不疑其冷淡者，蓋坐愛之之心。

深耳。駒光如馳。倏忽數日。伊立克悶悶無歡。一切訟案。悉堆積未理。一晨忽自拉虛彌爾郵來一小包。伊觀之心悸。目眩。不敢驟折。既而開封。則中皆伊曩日致麗倫之書。及伊贈麗倫之指環。皆女平日寶守珍藏。視爲情人手澤者也。封中絕無女郎答言。惟有小紙一方。乃勒哀夫人手筆。其文曰。因我女之請。我書以告君。渠恕君至我自己。則禱求上天降罰於汝。因汝所致我亡夫之女之酷戾。惡。皆實無能恕也。伊立克愴然大呼曰。祇此耶。噫我乎。我固自咎不遑。但求一死。無須姆之禱祈耳。無何體力稍復。徐徐將各物。仍集作一包。鎖藏於不恒見之處。此乃美人之記念。伊斷不忍毀壞之。伊乃作書復勒哀夫人。明知無益。然不能不爲之。書中詞旨悽惻。鐵石心腸之人讀之。當亦爲之柔軟。大略謂。自怨自悔。心中之苦。楚。非言語筆墨所能形容。自此生涯中。無他物。祇淒苦悔恨耳。至長謝人間之後。至別一世界中。舍畏見公正裁判官之面外。更當畏邂逅死英雄勒哀高登也。此書發出後。如大風雨之後。繼以可畏之靜寂。從此不聞拉虛彌爾消息。勒哀夫人殊無答書。麗倫近狀。爲病爲安。爲悲爲忘。杳不可知。伊立克尤爲難堪。恨不能舍其命生。一探麗倫之狀況。至貝忒利則頻有書來。娓娓談情。伊強作無意識之答書。而旁觀中最狐疑莫解者。爲歐而腓力。渠殊不審貝忒利之與伊立克。其中有如何一段糾葛之公案也。

第十八章

貝忒利書中。恒邀伊立克暇時。至哈登會晤。伊報書恒却之。謂事務叢集。無一日閒。不能如約。女郎恒怪

之。以爲何致如是冗忙。然信伊立克爲名譽光榮計。不能荒其職業。則決不責備之。然女固極盼面伊。芳心竊計。謂待至基督聖誕節者。伊必有暇抽身來也。苟又不然。則渠當至倫敦。度此好春光。必能於彼處相見耳。且女郎以爲伊立克。不因將得哈登宅。產遂自暴自棄。而更勤治職務。不墮志行。尤爲喜悅。書中恒獎厲之。謂勿以兒女之情。損英雄之氣。絕不疑及其他。於是光陰荏苒。由長日如年。之夏遞。迨而秋。而冬。是時也。伊立克。辛苦艱難。勤治所職。聲名愈隆。不特爲練達精敏之辨護家。且爲各種雜誌叢報中。赫赫有名之著作者。其學識議論。人人贊美。僉謂是人將來必大有作爲。因是聲譽蜚騰。宴會跳舞之招。無虛日。直爲倫敦中最負時望之男子。然而伊立克。則鬧中耽靜。樂不忘悲。垂頭喪氣。自念我之人格。實不應享此時譽也。至貝忒利則寂處哈登宅中。心中愉樂。常念其順利之前途。惟待春光又至。好花盛開。渠將與伊立克再面耳。勒哀麗倫之生涯。自伊立克去拉虛彌爾後。雖頓處于閒靜寂寞中。然其心中。朶摯之愛情。澄靜之快樂。無楮墨可以形容。但觀其玉貌與香脂間。時時流露之微粲。即可知其心中。美滿甘甜。歡情無限。蓋凡覩女郎之面者。靡不無言而噙天壤間。第一快樂之愛情。爲女郎所有矣。渠無憂慮。無煩惱。時時微吟愛情之歌。直從心坎之底發出。人視女郎。直比之燦爛之陽光。無往而不令人見之歡喜也。當伊立克往俄羅斯歸英倫時。女郎頗訝伊何不卽來拉虛彌爾。嗟乎使伊立克果然者。吾書亦不作矣。讀者諸君。須知此事之波濤。全在此一行之差誤。願讀吾書者。苟遭伊立克同一之境遇。勿踏其覆轍。

也。麗倫以伊立克不來爲奇。然無疑懼之心。渠觀察男子之意見。悉稟之於老姆。而勒哀夫人則以其英雄亡夫之人格。範天下之男子。意謂觥觥男兒。皆粹白清明。無污點者也。時光迅速。伊立克仍不至。勒哀夫人含笑語其女。謂伊立克如何。歷碌預備春來舉行之婚禮。意謂伊一切辛苦艱難之事務。皆摯愛其女之強確證據也。久之伊立克踪跡杳然。勒哀夫人始疑之不復含笑。無憂。渠至是始覺天下男子非盡如渠所期望。永遠同居淨土之英雄也。伊立克鯉魚之贈。漸少。麗倫猶以爲伊掣於事冗。決無他故。乃作書致伊。即伊立克至倫敦老宅後所見之書。交郵後。癡心摯意。延遲伊立克復書。謂必有好消息。一日晨。景物光華。翠榆別墅芳園中。繁花盛開。蜂蝶廻翔。麗倫倚立餐室窗前。遙見郵足荷郵裏。向常青徑遠遠行來。時則陽光燦照。愛斯本雪山上女郎已自侵曉盼望。至今迨見郵足直齎書。登門出一書授勒哀夫人。則面上陡現愉快之紅雲。勒哀夫人見書識封面之筆跡。乃笑曰。大約今日必有佳音。渠不久必至矣。麗倫取函在手。先向老姆親額。然後啓封。勒哀夫人微步他去。佯爲忙治晨餐。俾其女細讀所歡。手翰於是母女皆寂無聲。麗倫觀書不言。亦不動。勒哀夫人詢曰。女兒。渠將來耶。渠健康而快樂耶。麗倫仍默無言。惟以一灰白如紙之面向其母。窺其面上。即可知其一切希望均已消滅。無形乃以函授母。唇間慘呼一聲。遽倒。勒哀夫人足下老姆震愕無措。已渾忘手中之書。一面抱女起。一面呼僕入。援急昇其女睡榻。上設法令之蘇醒。或搓摩女之冷手。或接氣於女口。久之始憶是書。自言曰。憶書中作何語耶。乃急放下。

女郎冷手取書而觀書中之語似搖曳蕩漾於其眼簾前。噫此真耶。此果然耶。此人乃亦屬於勒哀高登同類者耶。乃淒呼曰。天帝我上叩爾。我女之生涯固應受如是踐蹴耶。渠之愛情固應受如是蔑視耶。老姆此時之痛苦視其女有過之無不及。如醉如瘋。惘然立於麗倫榻前。久之又呼曰。愛女。汝誠生不如死也。噫高倫汝亦知因我不謹而陷汝女於苦痛之淵耶。維時女郎唇微顫。無何體漸蘇。星眸微啓。嚶然淒呼曰。何事耶。媽媽適兒所覲何事耶。日光微注芳園中。乃垂頭枕母膝上。二人相向無言。女郎神情直如垂死之狀。久而久之始向母曰。渠已死矣。母親兒必勉信渠爲已死也。勒哀夫人憤憤作色曰。彼直負心惡。儻耳。女郎聞言悲惋欲絕。曰。母親勿言矣。苟母親以言責詈渠兒。將傷心死。噫母乎。自今日後望母親助兒存活。兒後此所賴者惟母一人耳。嗟乎麗倫。後此固未至於香銷玉殞。然此一時悲痛之劇。殆非生人所能忍受。當渠臥病繩牀。形銷骨立。與死爲鄰時。渠呼母至牀前哀祈曰。母親請爲兒致書伊立克。言兒已赦渠矣。并將渠致兒一切書及所有物封還之。勒哀夫人從其女之請。後此亦絕不一言罪伊立克。并不道及其人。蓋渠已委懲罰之權於高高在上公平正直之一人矣。如是者。逾時花容月貌之女郎。一變而爲憔悴姬姜。無何香軀漸復稍稍離病室。游息庭園中。重覲造物之美。然而此時此際。一若彼蒼蒼者。亦憐溫柔嬌小之好女子。遭此奇變而爲之。含悲扼腕者。一切天然景非復前時景象。鳥語無聞。花香已杳。到眼淒涼。滿增悵觸。女郎恒背老母。獨坐花間。嚶嚶啜泣。謂天平何酷。使我麗倫遭此奇憂大辱。造

物弄人。至於如是。我向日深歡極樂。所殷殷想望者。乃即今日如是之失望悲辛耶。我向以爲我愛情之幸福。爲舉世婦女所莫能逮者。而今日乃轉遭自來婦人所未有之慘酷耶。我曾何孽而乃受此不能昂視向人之恥耶。女郎初頗憤怨不平。謂是乃造物之不仁。旣而悲漸殺氣漸舒。則頓起高尚神聖之思想。謂彼天帝者。舉世界含生負氣之倫。下至一鳥一花。靡不在覆育裁制之中。公正無陂焉。獨於我而外之。吾今在此塵濁之人間。世暫撻冤苦。他日至天帝之側。慈父之前。則恥辱必將大白。而享無窮之幸福耳。女郎因是一念聊自慰藉。惟堅忍以待。命盡之一日。無何體力漸充。其第一念即欲離此。而他適離去。愛斯本雪山及棣望叢林。因是二處者。其中川流依然而已。無復愛情矣。離去其莊嚴而幽舊之別墅。因是中之樹與花。皆若向人訴伊立克之故事者也。離去平日居處衣食之室宇。因是諸室者。曾爲若人之面所輝耀。今則室邇人遐。覩物感懷。愈增惆悵者也。麗倫意已決。乃謂母曰。兒將他適。至任何處。避人而獨居。願母許兒。俾兒或可忘却一切所損失所遭受。而不至日在愁雲慘霧中。勒哀夫人殊無法拒其女之請。覺非許之不可。然將送女至何處幽居耶。又將以何術去此耶。一日上午。忽有郵足齎一書來。是書也不啻應其一切希望。一切禱求。簡面綴一花式絲結。殆表誠敬之意。勒哀夫人殊訝此書。爲誰所寄。不即開封。先視花結。又察筆跡。殊不省識。心中狐疑。是緘果來自何人寄者。卒乃展讀。麗倫旁立。忽覩母面神色驟變。作青白色。已而淚皆承睫矣。母呼曰。噫。麗倫。此正我所禱祀以求之物。嘻。但願汝父真有知天上。

我固快樂甚也。麗倫婉容詢曰：書來自何人耶？勒哀夫人曰：自梯林亨夫人來。我一生中從未讀如此摯情懇懇之語。彼將於日來此矣。麗倫又詢曰：誰爲梯林亨夫人？兒夙未稔其名。勒哀夫人曰：十餘年前彼爲一貧困孀婦，膝下祇一獨子，子頗英俊，隨爾父赴戰場，爾父卽因救此孤嫠之子而隕命者。其子今已爲梯林亨伯爵，其母感爾父之恩，謂渠母子負於我等者正重且大。我兒試自誦此。

第十九章

麗倫自母手中取書觀之，其心中固絕少希冀之意，蓋其生涯中固已無復想望耳。然該書中慙慙懇懇之語，則玉貌頓爲之動容，簡中起詞曰：勒哀夫人，其能恕寄書者久久，疏於箋候耶？後此乃自道其身世及歷來狀況，今譯其口吻述之。自勒哀高登捐其生命拯梯林亨夫人之獨子至今，已十有六載。於此十數年間，渠子長留印度，渠則居於日耳曼之萊因河畔一僻靜小鎮中，所入甚微。梯林亨夫人量入爲出，自奉至儉，初渠夫爲英倫梯林亨貴族之一，遠支夫名脫佛，故人皆稱之爲密散司脫佛。脫佛雖生於貴冑，稟性長厚，而遭遇蹭蹬，卒以貧困終脫佛死，遺寡婦孤兒，莞獨無依，生計益窘，然密散司脫佛豁達尙氣，饒有丈夫概，非懦弱無能，日以淚珠洗面，束手待斃者，可倫比。遂毅然爲人作工，度日含辛茹苦，積累薪資，卽送兒入學校，受良教育，又以資爲兒謀得一軍士委任狀。緣兒素志欲爲軍國民也。兒遂投身入高登大佐所統聯隊中，爲旗兵，長旋奉命赴英，母來與兒話別，兒時年弱冠，貌殊英俊，高登大佐深喜之。

臨行此可憐之母。囑大佐曰：願君善護吾兒。此兒似與他人不同者。妾一生所有祇此一塊肉耳。妾將來之希望均在此子。大佐慨然曰：吾必善護此子。以報夫人命。嗟乎大佐洵一諾千金之君子。因欲踐此約。言致捐其勇俠之軀。迨此子漸長。其腦記中永不忘彼死生一髮之日。已爲敵軍所衝仆。臥於雪卡種人紅石堡壘下。彼勇毅之英雄。橫鎗躍馬。直入敵陣。挈之以行。一時兩軍中歡呼聲並起。如雷動。詎料歡呼聲未已。而毒彈一顆。遽喪勇士之軀。凡是情景。歷歷心頭。後其母悉此事。遂致書大佐夫人。傾訴其銜感盛德之意。自是音問不通。遂至於今。是十五六年間。脫佛般特倫就事於印度。瘴雨蠻烟之地。而母則僦居萊因河畔。一風烟閨寂之小鎮中。近者特遭意外之際。遇距此三年前。梯林亨氏最後之裔。死其遺產位號。應由同族二人承襲。其一即先繼爲梯林亨伯爵。未幾以熱病死。又一人繼之。又以出獵爲獸所傷。無何遂致不起。此外應繼其位者。卽此嫠婦之子。少年英邁之軍士。脫佛般特倫是也。時又奉職印度。聞信幾不信爲真。蓋以一卑微在下之旗兵。長遽一躍而爲位尊勢崇之伯爵。洵非意料所及。母子之喜可知。般特倫立即馳往母所居鎮。名朋恩。旋卽偕赴英倫。般特倫之襲爵。由其亡父所賦。應有之權利。堂皇正當。人皆無敢後言。卽密散司脫佛亦得應有之封號。由是遂稱爲梯林亨夫人焉。夫人書中又言渠抵英倫之初。卽欲往面拯其子生命之英雄之妻與女。一表其悃。欵人事擾攘。光陰迅駛。倏已二易寒暑。今則決意必欲一面以酬其意願。且必須俾其意外倖獲之財產。爲勒哀夫人及其女所分得。始稱其

報德之忱。今已首途來拉虛彌爾。勾留數日。並須邀恩公之女麗倫。姑娘者。偕返英倫。小住以盡友誼。末則謂其子。今方在法蘭西。不則當偕來。即日便將抵府。夫人輩其不嫌妾身。唐突耶。云云。以上皆梯林亨夫人與其子。歷史而夫人函中所述之意也。至脫佛般特倫驟爲伯爵之事。拉虛彌爾已早有所聞。特未通函耳。勒哀夫人此時謂女曰。麗倫此正我想望之事。我心甚喜。我願兒亦悅。梯林亨夫人也。言次日視女。但見女眉黛含顰。梨渦瘦損。盈盈風致。大減於前。則陰念曰。假使我女之容能如數月以前者。梯林亨夫人必將驚賞不置。歎爲絕世佳人耳。乃曰。汝亦喜之耶。麗倫言時。目注女低垂之粉面。女初不作聲。忽而舉眸視母。遽嗚咽而哭。珠淚淋漓。一若絕無仰望者。勒哀夫人默然待女。悲啼既已。乃柔聲曰。麗倫。維汝母故。汝當勉抑悲懷。善自消遣。汝不知我覩爾如此。我之心腸痛裂。何如者。汝必勉與梯林亨夫人善。汝當念汝父愛伊之子也。麗倫果遵母意。強自塞悲。勿復以伊鬱形於顏色。未幾。梯林亨夫人蒞止矣。當伊馬車經行鎮上。後止於勒哀夫人宅門前。時全鎮之人互相傳說。以爲罕有之事。勒哀夫人已準備一切。迎接貴婦之簡儀。已衣一黑絲裳。冠一白絲帽。態度一如平日。雍容而華貴。肅然坐客室中。以待客至。麗倫裝束雅淡。傍母坐。勉爲歡容。面上淚痕若已飛去。轉有一種穆然凝想之容。迨客車抵門。則粉面又不禁微現紅雲焉。梯林亨夫人者。長身玉立。風儀凝重。妝飾華美。長裙曳地。甫下車。急趨客室中。主賓相見。夫人喜感交集。幾不能出一語。乃就客位坐。始以懇切之詞。傾吐其感激之誠。相見之樂。麗倫母女細

視夫人面善氣盎然和靄之色撲人眉宇而眉目間若含有一段與生俱長之故事華年已過非復妙齡風致但覺慈母柔和之色現於神宇間額微露皺紋髮中則已微雜銀絲焉其面上含有忍耐之愛情忍耐之悲愁忍耐之期望觀其狀一若其生涯未經興盛而已往之時間曾經幾多之患難矣迨既與勒哀夫人寒暄表其感慰之忱乃轉面向麗倫殷殷握手曰是卽勒哀高登大佐之孤生姑娘耶其銳利之目敏慧之心已測得麗倫低垂粉面上之秘密乃婉容曰姑娘玉體殆大有違和妾意姑娘必須改換空氣與境地始佳耳勒哀夫人答曰伊幾已與死爲隣矣吾直以爲伊將先吾而見其父也梯林亨夫人曰少年終屬強壯卽如我等於憂患中自欲覓死亦尙不能如願也已而以手撫女金髮之首若不勝其愛憐者曰妾身無女勒哀夫人能大發宏量許我假姑娘若干時乎我早欲與夫人相交俾我得參有麗倫之身苟蒙見許我對於姑娘必將如第二之慈母耳噫勒哀夫人詎能拒客之請且此正伊於必不得已中求之不獲之機會耳特訝事機靚會何巧值若是而一念及將與愛女分離又不禁淒然腸斷耳此何以故蓋拉虛彌爾鎮中之人均尙未知麗倫與伊立克離異之事母女二人諱莫如深每一念及爲心悸彼夏日麗倫微吟低唱時所手製之嫁衣尙鎖貯篋笥中隣右朋輩時來問曼折先生在外安否何日歸來行親迎禮勒哀夫人輒飾詞應之所以人但知麗倫抱病竟不知是中曲折慈善之哈德門夫人時來存問情意殷渥但竊訝何以一提及曩時室外游宴卽覺女郎神色有異有時或且惘然暈去卒莫解其何

故勒哀夫人曾謂女曰愛兒乎汝終須暫離此而他適以蘇積瘴待汝既遠去者我當以兒婚約已解告之大衆然不詳言其故待兒歸時衆人必已盡知不至再擾兒懷矣此皆前日事也今日梯林亨夫人之請則不啻響應勒哀夫人之斬求故遂喜允之蓋此誠絕妙之機會使麗倫他適不至啓人之猜疑人且轉以爲女郎爲爵夫人所青眼挈之偕往也而黑髮紅腮之黛爾姑娘且以妒羨口脂謂密司麗倫今日且棄去曼折伊立克而將與一少年伯爵結爲伉儷緣是麗倫之秘密得獲平安絕無洩漏是時也梯林亨夫人盤桓於拉虛彌爾者忽忽一星期與勒哀母女終日談諧若有萬千言語不能傾吐盡淨者而女郎之詩魂因是又一度醒覺悲愁與恥辱暫時退舍蓋梯林亨夫人演述風景可愛之萊因河河之兩岸葱蒨莊嚴之山野幽寂之日耳曼鎮市鎮中奇特之居民與怪異之裝束又陰沈冷峭之日耳曼森林人謂是中有幽靈出沒者凡是講述皆足以喚醒女郎之詩魂有時心花怒放亦且粲然展笑梯林亨夫人揣知其所嗜則大喜許以苟勒哀夫人允者渠將携女郎至日耳曼一親歷其境至麗倫之來日事二老人曾未談及勒哀夫人既不宣述梯林亨夫人亦不研詰兩人似相喻於無言者蓋梯林亨夫人已察知女郎似曾遭一劇烈之痛苦事創痍甫復而其原因固不難懸揣得之但觀女郎憂心悄悄之狀態可恍然耳梯林亨夫人既知此事乃決心必欲竭力安撫此女以報勒哀高登之盛德而勒哀夫人亦畧知梯夫人之意私心竊喜以爲如是無言默喻較之宣之於口者爲善多多矣在此一星期中勒哀夫人爲女預

備遠行甚形歷碌已而諸事就緒梯林亨夫人與女郎商量書一旅行順序單第一往巴黎女郎甚以爲喜梯林亨夫人曰爲人而不覩巴黎是爲虛此一生赴巴黎後少住數星期乃往考倫然後循萊因河而下梯夫人曰我等當於萊因河畔駐迹經旬緣彼地我曾獨居十五載夙夜不甯爲我兒祈禱者也後此余等當返吾家梯林亨宅休息逾時再携女郎至倫敦小住以度炎夏是時也女郎必將玉貌現紅薇之色而芳心復感青春樂趣矣

第二十章

麗倫母女相依從未有二十四句鐘分離者一日骨肉異處天涯海角慈母弱息兩心將何以爲情然勒哀夫人故爲淡然者緣此事爲麗倫所願而欲其嬌軀康復亦惟有如梯林亨夫人所言令其改換境地旅行以消鬱結舍此更無他策也臨行前一日自倫敦郵來巨箱籠二具中貯平居及旅行諸衣皆華美精妙蓋勒哀夫人爲其女所購辦者中如紫絨之裳縞絲之衫法蘭西製之緞衣及一切奇美之服裝皆足助妙齡少女之美麗者勒哀夫人念及此等衣衫必能稱其女意而益增其風致則亦良爲之心喜翌日母女相別矣自此拉虛彌爾幽蓓之小宅中祇留忍耐慈善之老母夙夜爲愛女禱求康甯至麗倫者自此似入於新生涯中巴黎乃渠之新世界光華靡麗爲向所未經者日與梯林亨夫人遊之樂逐宴會之場而巴黎人士尤醉心於女之美貌見者無不嘖嘖稱歎蓋女貌清揚婉妙爲巴黎女郎所罕見

者。此。間。女。兒。大。都。競。尚。濃。艷。求。一。如。麗。倫。之。清。麗。實。鮮。其。靚。故。尤。得。一。般。豪。華。公。子。之。艷。羨。莫。不。以。一。親。顏。色。爲。樂。卽。位。尊。勢。崇。之。貴。介。亦。咸。欲。與。之。一。執。手。蓋。以。一。倫。敦。女。郎。不。啻。握。巴。黎。巾。幘。社。會。之。牛。耳。矣。雖。然。女。殊。不。以。此。自。喜。自。念。我。之。生。涯。已。過。去。當。前。之。事。猶。浮。雲。耳。故。人。雖。熱。情。與。之。交。接。而。女。郎。惟。以。冷。落。淡。漠。出。之。人。以。其。冷。峭。也。呼。之。爲。雪。鳥。爲。冰。使。爲。南。極。之。女。兒。然。惟。其。落。落。寡。合。人。之。崇。拜。之。者。亦。愈。甚。英。之。駐。法。公。使。且。介。紹。女。郎。及。梯。林。亨。夫。人。覲。見。法。蘭。西。總。統。以。深。閨。寂。處。之。女。兒。一。旦。與。歐。羅。巴。名。邦。之。國。主。握。手。言。歡。女。亦。足。以。自。豪。矣。然。女。殊。不。易。其。沈。默。端。嚴。之。狀。梯。林。亨。夫。人。恒。竊。訝。之。以。爲。誰。實。遺。傳。此。孤。冷。之。性。於。女。者。不。知。女。固。餘。悲。未。已。也。無。何。去。巴。黎。而。赴。考。倫。全。是。而。女。郎。之。詩。魂。真。完。全。復。活。矣。是。間。與。喧。闐。之。巴。黎。絕。不。相。侔。風。景。幽。逸。人。在。其。中。有。飄。飄。出。塵。之。概。尋。至。碧。江。浩。淼。之。萊。因。河。畔。矣。是。地。爲。詩。詞。之。淵。藪。稗。史。之。源。泉。搜。奇。訪。古。留。連。久。之。乃。卦。朋。恩。小。鎮。爲。休。憩。計。麗。倫。甚。樂。之。緣。伊。固。欲。暫。住。行。踪。俾。有。暇。晷。以。想。像。所。曾。見。之。景。物。梯。林。亨。夫。人。見。女。憂。思。稍。釋。玉。體。漸。就。平。復。遂。自。卸。保。護。之。責。一。任。女。已。意。所。欲。爲。居。處。出。游。不。復。加。以。羈。束。是。幽。靜。之。小。鎮。與。麗。倫。近。所。遊。歷。之。各。處。迥。不。相。同。該。鎮。濱。臨。萊。因。河。之。支。河。鎮。外。小。山。雜。錯。山。色。波。光。並。饒。逸。趣。女。郎。居。此。其。活。潑。之。心。靈。不。啻。爲。山。水。烟。霞。所。喚。起。夫。女。郎。之。生。涯。信。已。受。一。重。障。翳。者。其。愛。情。其。希。望。皆。已。死。滅。而。無。存。然。獨。留。其。天。然。美。貌。於。蒼。昊。之。下。圓。輿。之。上。固。未。殞。滅。也。然。則。伊。從。此。塞。聰。蔽。明。耶。因。受。一。男。子。所。愚。遂。如。槁。木。死。灰。并。山。清。

水秀花嬌蝶媚之景而亦付之不見不聞耶噫伊不如是愚也伊必須享此造物賜賚之佳景伊必當盡力踐踏其所遭怵目劇心之苦痛至於煙消霧滅不存於腦蒂而後已且不但忘其苦痛卽愛情之死灰亦將從此不復燃矣一日者麗倫踽踽獨行至翠嶂之下碧波之畔長跼草蹟間默禱天帝助伊驅曼折伊立克其人於腦記之外其意至真切也麗倫寂處於此者數星期幽怨之念漸漸消釋時時與梯夫人談笑絕無不豫色呈露於外特芳心底裏終未能盡忘宿恨耳梯林亨夫人意除療已告成功乃提議與女郎同返爵邸先期致書勒哀夫人邀伊屆時亦至邸第勒哀夫人報書允之時梯林亨伯爵在蘇格蘭不久亦將歸來時止艷陽天氣途中春光明媚景物鮮妍道傍野花均已吐蕊正旅行之絕妙季候也既抵英倫卽往梯林亨邸第麗倫雖所見者多而一覩爵邸之崇宏輪奐亦覺目爲之眩但見宅宇巍峨矗立於一寥廓青蒨之園地中梯林亨夫人素性淡泊不好華靡治家惟以整潔爲主故麗倫在朋恩時供給頗簡女甚安之今言歸邸第甫莅宅門則見有奴厮無數雁行而立女頗踉蹌不安幾懸念拉盧彌爾之靜適不置時勒哀夫人已先至母女相見其喜可知而老母之喜尤無限蓋見愛女已非復玉顏瘦損翠黛含愁一變而爲歡喜活潑之女郎與昔時狀態無異也主賓三人極盡歡樂數日後伯爵亦歸伯爵風姿俊秀仍若披髮垂肩之童子雖雪卡一役已閱十有六年印度之炎風烈日侵薰此撒克遜種少年玉面而彼蔚藍含笑之深瞳殊不減其奕奕之狀而風彩英爽中仍顯有嚴重端凝之態又不失於倨傲

且伯爵器度宏偉。不責人過。性仁厚。好施與。與我平等者。與不平等者。悉一例視之。人若需伊扶助。待之尤善。無德色。故卽當此非常得意之時。終不忘勒哀高登惠伊之德。與伊所負於勒哀高登者。此時勒哀夫人及麗倫亦頗消釋憂愁。歡然與主人道往事。是夜也。春寒料峭。梯林亨夫人命備爐火於客室中。主賓圍爐促膝。傾談般特。倫伯爵復娓娓述曩在軍中勒哀高登之軼事。殆不下百十餘則。皆令人聞而眉飛色舞。如何大佐得衆心。如何大佐赴敵如歸。如何待人至善。如何決策如神。伯爵言時。以溫婉之口。吻摹勇毅之精神。至悲狀處。則聲淚俱下。勒哀夫人聞是。則愈敬重伯爵之爲人焉。已而伯爵轉面向女郎曰。女郎。乃英雄之女。我所拳拳於心。祝女郎必有至快樂之命運者。惟望女郎嫁一英雄之丈夫耳。嗟乎。此一語也。在言者爲好意。而女郎之心。不啻爲利刃所割矣。流光如駛。忽忽已初夏矣。諸人乃偕赴倫敦。伯爵另有一邸第。在排而格維街。必欲勒哀母女往居邸中。以度炎夏。勒哀夫人允之。麗倫則惟母意。是從渠固不樂繁華。但願居幽蒨之家宅中。長日眺望。愛斯本雪山風景耳。梯林亨夫人則微笑謂女曰。女郎不當以蟄居拉盧彌爾爲終老之鄉。際此華年。春花秋月。行樂爲宜。倫敦夏景。想亦大有可觀也。女郎微笑頷之。迨抵倫敦。女郎亦頗安之。如音樂館。如圖畫陳列室。如各處花木明瑟。裙屐聯翩之公園。皆時駐芳躅。尤得一般士女之歡迎。凡玉趾所臨。靡不以一握手爲幸。一日。梯林亨夫人謂麗倫曰。我等遭遇洵佳。加利吞夫人者。輿論推爲倫敦最出羣之婦人。而伊竟邀我等赴伊。下次夜會。麗倫汝當樂此盛筵。

且伯爵器度宏偉。不責人過。性仁厚。好施與。與我平等者。與不平等者。悉一例視之。人若需伊扶助。待之尤善。無德色。故卽當此非常得意之時。終不忘勒哀。高登惠伊之德。與伊所負於勒哀。高登者。此時勒哀夫人及麗倫亦頗消釋憂愁。歡然與主人道往事。是夜也。春寒料峭。梯林亨夫人命備爐火於客室中。主賓圍爐促膝。傾談般特。倫伯爵復娓娓述曩在軍中勒哀高登之軼事。殆不下百十餘則。皆令人聞而眉飛色舞。如何大佐得衆心。如何大佐赴敵如歸。如何待人至善。如何決策如神。伯爵言時。以溫婉之口。吻摹勇毅之精神。至悲狀處。則聲淚俱下。勒哀夫人聞是則愈敬重伯爵之爲人焉。已而伯爵轉面向女郎曰。女郎。乃英雄之女。我所拳拳於心。祝女郎必有至快樂之命運者。惟望女郎嫁一英雄之丈夫耳。嗟乎。此一語也在言者爲好意。而女郎之心不啻爲利刃所割矣。流光如駛。忽忽已初夏矣。諸人乃偕赴倫敦。伯爵另有一邸第在排而格維街。必欲勒哀母女往居邸中。以度炎夏。勒哀夫人允之。麗倫則惟母意。是從渠固不樂繁華。但願居幽蒨之家宅中。長日眺望。愛斯本雪山風景耳。梯林亨夫人則微笑謂女曰。女郎不當以蟄居拉虛彌爾爲終老之鄉。際此華年。春花秋月。行樂爲宜。倫敦夏景想亦大有可觀也。女郎微笑頷之。迨抵倫敦。女郎亦頗安之。如音樂館。如圖畫陳列室。如各處花木明瑟。裙屐聯翩之公園。皆時駐芳躅。尤得一般士女之歡迎。凡玉趾所臨。靡不以一握手爲幸。一日梯林亨夫人謂麗倫曰。我等遭遇洵佳。加利吞夫人者。輿論推爲倫敦最出羣之婦人。而伊竟邀我等赴伊。下次夜會。麗倫汝當樂此盛筵。

耳。女郎笑應之。良不料是夜會者將有奇緣巧值也。

第二十一章

倫敦值此盛夏。四方仕女皆會集。如雲海倫夫人與貝忒利姑娘亦已偕來。仍稅駕哈登宅中。此巍峨大宅者不久將不爲彼等所有矣。海倫夫人見時光迅駛。憂心如擣。蓋覺其女與歐而腓力斷無望於水乳而女之傾心伊立克且已訂有密約。則茫無聞知。至對於其女亦不加以箴勸。知多言亦無益也。至遺囑之消息絕未漏洩。此繁華社會中仍奉哈登宅之女主爲領袖。到處歡迎。此不特因其美。亦因其擁有巨資耳。渠等來倫敦行。滕甫卸貝忒利即寄一簡與伊立克。告以渠等已抵宅中。是晚即盼伊惠臨。夜膳苟今日無暇者。則翌日必莅。至伊立克接此書。輾轉爲難。舊日之悔恨復叢集於心頭。然不能置之不理。祇有去耳。然見面後伊將爲何狀。作何語。則殊難自決。伊遂惘惘出門。當伊躑躅街頭。心頭忐忑。時見者靡不訝斯人。顏色何陰鬱。若是當重有憂者。而婦女見之者則惻然心動。意謂此少年家中殆有愛妻。方臥病耳。迨伊抵此崇閎之大宅。貝忒利方在望。穿秋水伊遙見之。已不禁心冷於冰。殊不念伊固有爲此巨第主人之機會也。終乃與貝忒利相見矣。彼矮嬌靡曼之面。滿以愛情。充之者俯睨伊立克。脈脈而與之道契闊。以爲昔在花中所得伊立克之濃郁情言。伊立克當常記於懷。無何寒暄既過。相將就坐。女郎此時始覺伊立克非復昔狀。顏色憔悴。幾令人不之識。昔也言論風生。今則相見之後沈默寡言。絕無一二

殷勤之語。嘻。是何故耶。女郎竊思愛情無懼怯。何伊立克作此狀。殆羞澁而膽怯乎。抑所謂別時牽掛。見時羞乎。果如是者。則女愈愛之。而絕不責備之。於是愈作溫柔靄之狀。以紓伊立克之心。固絕不料。伊已深悔夙約。心不我屬也。逾頃。海倫夫人入客室。與伊立克相見。見女容色大異。平昔則大喜慰。陰念曰。是竟然耶。我女將終悅伊立克。而一切皆將轉危爲安耶。是夜。貝忒利衣一黑色絲裳。袒露肩臂。瑩膩如脂。胸前則綴一紅薔薇花。正如夙夜誘使伊立克。心迷神眩。而拋撇愛人。麗倫時一般裝束。已而女鶯聲歷歷曰。伊立克。我等今在倫敦。時君不當更孳孳於職業。苟君猶如是。我將責君而恨君之職務矣。因君之職務爲我等之障礙物也。伊立克夷然答曰。男子必當治事。女粲然笑接曰。女子必當哭泣乎。譯者按此二句。乃古詩歌中語。女又曰。維然。我縱不能爲世界之快樂女子。然靜言思之。我不當吞聲飲泣耳。伊立克聞言。殊不如女所料。女以爲伊立克當有柔聲細語以慰之。定能以彼愛情之盾。擋去渠一切悲愁。故伊立克仍漠然無所動。特其眼光則漸顯溫摯。貝忒利衣曰。伊殆有所羞怯耳。不久當復其故態也。顧在此一夕中。女乃絕未聞有伊立克之歡笑聲。二人談及倫敦。伊略語以伊所治理訟案中瑣屑情狀。迨夜宴既罷。伊立克辭歸。而女郎始憶今夕之晤。伊實鮮愛情之惠。我然仍無疑懼之意。以爲此不過久別稍疏耳。海倫夫人堅邀伊立克。翌日復來。午膳自是過往。頻仍有時同游公園。觀者視綫咸集。皆竊竊私語曰。是人真好。幸福微特得一全英無匹之美婦。且獲一分極巨之財產也。而不知此與豔姝疊騎之少。

年郎固恨海中人耳。未幾而伊立克與麗倫巧值之機會至矣。是不能不謂非造化小兒之弄狡獪焉。蓋加林吞夫人者固海倫夫人最摯契之舊相識也。加林吞夫人宅中下度夜會。不特邀海倫夫人與貝忒利不特邀勒哀夫人麗倫及梯林亨夫人并亦簡招伊立克及腓力當貝忒利與伊立克並騎游公園時。女問伊曰。加林吞夫人處夜會。君赴乎。伊立克曰。我意尙未決。女粲然曰。然則吾當代君決耳。伊立克君必赴會。吾母與吾均往。我無君者甚寂寞寡歡也。噫。貝忒利如是笑言如是。流盼固無男子能拒之者。伊遂允曰。吾當往耳。已而分道歸。伊立克不覺陡起自責之念。陰咎己不當疏慢貝忒利。自念我豈得如是輕薄狂妄。致令兩女郎皆因我而陷於悲楚耶。我之過皆我自取於人。何尤。我豈可令貝忒利不樂乎。於是決計再見女郎時必摺去一切冷漠之狀。勉忘己之痛苦。而惟女之快樂。是從。會加林吞夫人開夜會之日。屆是日黃昏。伊立克先飯於哈登宅。伊雖非時刻留意於貝忒利。但是夕亦頗驚女裝飾之美女披一襲紫絨裳。徧綴金鑽石。無他飾。伊立克笑而贊之。貝忒利答曰。然吾今晚仍爲哈登宅之女嗣。我必須盛妝。庶不失吾體面。緣吾聞加林吞夫人言。今晚伊邀得一新莅倫敦之風度。出羣將使吾輩皆黯然無色。伊立克聞言。殊不以爲意。蓋伊除彼美一人外。胥不能動其心。特彼美者將永不與之一笑也。飯罷乃相偕驅車赴加林吞夫人宅第時。尙早。客室中來賓寥寥。加夫人款接甚殷。詢伊立克曰。曼折先生汝渴欲見我等之新來佳客耶。苟君見彼娟好女郎者。吾知君亦將贊美之也。伊立克溫語漫答之。胸中殊覺

厭。悶。海。倫。夫。人。則。急。詢。曰。女。郎。誰。耶。加。夫。人。答。曰。此。女。郎。非。梯。林。亨。夫。人。至。戚。必。係。至。密。之。友。且。聞。有。與。梯。林。亨。伯。爵。結。婚。約。之。說。海。倫。夫。人。曰。然。則。女。郎。何。名。心。中。慨。喟。謂。他。人。皆。玉。臺。既。聘。鳳。卜。將。諧。獨。吾。女。則。猶。標。梅。待。賦。也。加。林。吞。夫。人。答。曰。人。皆。稱。之。謂。勒。哀。姑。娘。此。時。伊。立。克。聆。勒。哀。二。字。不。啻。以。銳。利。之。刃。直。刺。其。心。伊。立。克。猶。以。爲。普。通。姓。氏。力。掩。其。驚。惶。之。狀。加。林。吞。夫。人。又。曰。貝。忒。利。姑。娘。我。將。介。紹。見。之。姑。娘。當。深。喜。之。也。貝。忒。利。領。之。加。夫。人。乃。出。室。而。去。往。款。接。他。客。此。間。諸。人。徐。步。室。中。觀。玩。陳。設。圖。畫。雕。琢。諸。珍。品。已。而。加。林。吞。勳。爵。入。室。謂。女。曰。貝。忒。利。姑。娘。欲。一。觀。吾。新。得。之。敲。雷。喬。畫。圖。乎。吾。覓。取。此。畫。煞。費。心。機。是。乃。當。代。名。人。手。筆。今。終。爲。吾。所。有。矣。貝。忒。利。隨。勳。爵。往。應。接。室。觀。是。名。畫。伊。立。克。則。逡。巡。於。海。倫。夫。人。之。側。未。隨。女。行。女。與。勳。爵。行。經。一。精。妙。小。複。室。時。貝。忒。利。忽。覩。一。曼。妙。之。女。郎。默。揣。此。殆。加。林。吞。夫。人。所。稱。新。美。人。矣。逾。時。觀。畫。畢。返。至。海。倫。夫。人。處。遙。望。小。複。室。中。乃。復。見。彼。新。美。人。方。垂。首。於。一。金。面。精。製。之。書。上。時。伊。立。克。在。女。後。女。迴。向。伊。曰。伊。立。克。君。具。畫。家。相。人。眼。君。亦。曾。見。有。如。此。可。愛。之。女。郎。乎。伊。立。克。猶。漫。應。之。迨。隨。貝。忒。利。眼。光。所。注。諦。視。之。則。四。肢。陡。顫。心。血。驟。沸。面。紅。耳。赤。不。可。名。狀。噫。夢。耶。瘋。耶。彼。美。何。人。正。勒。哀。麗。倫。耳。風。貌。一。如。昔。日。安。然。坐。於。椅。間。面。現。笑。容。方。與。加。林。吞。夫。人。談。話。而。四。圍。則。環。繞。無。數。傾。心。佳。麗。之。佳。賓。也。

是時伊立克面如死灰。惶懼失據。然貝忒利猶未見也。乃又曰。我謂見此美女者。當可想像彼月窟嫦娥。凌波仙子。試觀伊如何飄飄出塵者。君意云。何胡竟寂無片語。耶伊立克是時若口噤不能言。轉格格作怪笑聲。女聞之急轉首。方欲有言。而麗倫坐處之衆人。忽移步。他向即見梯林亨伯爵俯首向女。小語旋二人相將並起。時適海倫夫人行來。詢曰。汝等見彼美乎。適聞白蘭夫人言。渠已與梯林亨伯爵有琴瑟之約。吾觀伯爵似情愛甚摯者。伊立克幾欲失聲。慘呼謂此艷姝者。乃屬於我一人者也。今爲他人所得。耶迨一念及於已之前事。則啞然口塞。不能成聲。旋神氣稍復。則見加林吞夫人與梯林亨伯爵及麗倫均已行近。加夫人以優嫺之態。婉妙之詞。介紹麗倫與貝忒利。然後乃向伊立克亦爲介紹之。詞此時伊竟僵立若死。羞悔交并。恨無地窟。可以跳身遁入。而一舉目。適與麗倫之眼光遇。麗倫見伊竟淡然漠然。目光中無愛情。無紀念。并無怨恨。無責備。與昔日狀態迥異。當加林吞夫人紹介伊立克之名時。女點首致禮。若對一陌路人。初不相識者。然伊立克此時之難受。難堪。較死尤苦。時麗倫手中握一精製羽扇。潔白如雪。偎於縞縞之胸前。態度端閒。絕無刺戟之狀。炯炯秋波。停注於伊立克面上者。移時乃轉向貝忒利。其對於伊立克。直如對一從不相識之男子。蓋前此其所鑿愛而信托之。曼折伊立克已殞滅矣。至貝忒利平日傲岸冷峭者。今覩麗倫之貌。亦不覺我見猶憐。相遇恨晚。携手並肩。絮語不已。一對美人。真如玉樹交枝。好花並蒂。而二人之貌。正相反對。一則如清逸之芙蓉。一則如穠艷之薔薇。嗟夫伊立克此時。

之。心。情。何。如。者。伊。此。際。心。日。中。已。祇。有。麗。倫。而。無。貝。忒。利。昔。日。與。麗。倫。邂逅。時。戀愛。時。之。情。况。歷。歷。湧。現。於。心。頭。而。竊。觀。麗。倫。則。絕。無。戀。戀。故。入。之。色。不。禁。舊。愛。新。愁。交。迸。於。腦。中。如。火。烈。燄。如。水。揚。波。目。中。之。燈。光。似。烟。伊。盲。者。耳。中。之。樂。音。似。震。伊。聾。者。麗。倫。之。語。聲。貝。忒。利。之。笑。聲。則。令。伊。心。沸。腸。煎。苟。此。時。有。人。見。伊。立。克。之。面。者。必。疑。伊。爲。垂。死。之。人。矣。無。何。伊。急急。迴。步。出。室。去。幸。此。時。貝。忒。利。注。意。於。麗。倫。不。之。見。獨。腓。力。見。之。訝。其。狀。尾。之。出。曰。伊。立。克。君。此。時。即。去。耶。伊。回。首。腓。力。見。其。容。色。則。大。驚。而。呼。曰。何。事。何。事。君。病。耶。伊。立。克。喉。中。塞。梗。強。答。曰。吾。倦。矣。吾。當。歸。安。息。耳。不。待。腓。力。答。即。匆。匆。去。腓。力。茫。然。不。審。其。故。逾。頃。貝。忒。利。微。笑。回。首。欲。向。伊。立。克。有。所。語。則。伊。立。克。已。不。見。而。腓。力。容。色。甚。莊。立。其。故。處。嗟。乎。腓。力。固。貝。忒。利。所。夷。然。踐。蹴。於。足。下。者。腓。力。此。時。渴。盼。得。與。貝。忒。利。一。語。之。機。會。今。見。伊。立。克。去。狀。殊。奇。且。欲。有。以。語。貝。忒。利。以。釋。其。疑。念。遂。毅。然。往。就。其。勍。敵。之。地。位。此。時。見。貝。忒。利。回。首。則。致。詞。曰。伊。立。克。微。有。不。適。已。歸。去。矣。女。郎。其。許。我。代。其。軀。乎。我。能。盡。力。爲。女。郎。執。花。并。命。與。也。女。瞿。然。曰。伊。立。克。去。耶。如。此。離。我。去。耶。奇。哉。然。女。郎。雖。訝。之。並。無。惱。怒。之。意。與。猜。疑。之。念。但。覺。快。快。不。樂。耳。已。而。梯。林。亨。夫。人。命。駕。車。伯。爵。偕。麗。倫。亦。隨。辭。主。人。而。歸。途。中。伯。爵。詢。麗。倫。曰。女。郎。如。何。愛。悅。貝。忒。利。姑。娘。者。渠。乃。相。傳。倫。敦。最。美。麗。最。高。傲。之。女。子。麗。倫。答。曰。我。愛。之。甚。除。妾。母。與。君。母。外。我。愛。之。任。較。何。人。爲。摯。也。伯。爵。曰。惜。渠。縱。高。傲。終。有。一。屈。弱。之。點。此。亦。凡。自。視。清。高。之。女。子。所。不。免。耳。麗。倫。微。笑。曰。弱。點。爲。何。伯。爵。曰。是。蓋。傳。聞。之。詞。特。未。必。虛。耳。愈。

謂渠蔑視一切高貴尊崇之男子欲求與之結婚者而獨摯愛一少年律師卽女郎頃見之曼折伊立克女聞言面色驟變特不久卽復其原乃詢曰何故君謂此爲弱點乎伯爵曰女郎勿誤會我意是乃莊嚴之弱點我正以此而重視若人者惟非常高傲之女人乃能因愛情而敝屣一切也麗倫曰然則渠女果愛伊乎言時婉轉之聲絕無改變伯爵曰人言如此我信其非虛耳麗倫乃默然直至伯爵宅中悄不復語蓋麗倫至是始恍然自念曰事如此耳伊因愛此美婦故棄我而去也此女固美麗逾於我而女又愛伊此卽伊前函中所謂之罪戾也伊因此女之故而不忠誠於我也而對於貝忒利乃絕無怨恨之意謂其誘引我之情人特劇憐伊立克兢兢男子不應如此懦弱無志耳夫麗倫芳心宛轉固恒以伊立克何以棄渠爲念百方揣測終不得要領今一旦豁然不啻釋一重負轉怡然恬然并無恨妒之念苟麗倫曩日心中或尚有一線之希望一線之夢想者今則渙然冰釋矣夫以伊立克嚮日之情致纏綿殷勤獻媚務欲博得女之歡心真若地老天荒不渝此愛者孰意竟以覩一美婦頓棄前日之深情密誓於不顧耶以麗倫之清高矯俗寧守貞抱璞死耳烏肯覲顏向人再揚愛情之死灰耳是夜也梯林亨母子勒哀母女團坐閒談話及貝忒利女郎伯爵因言渠爲哈登宅之女嗣主爲英倫最富有婦人之一嘻此又爲麗倫胸中黑暗問題之光明矣蓋女聞此言以爲伊立克負心者不特爲美貌所惑彼女之財產亦爲助買其心之價值也則決然自念曰嗟乎伊立克休矣卑劣若是吾惟祝天帝赦我浪費至可寶貴之愛情於

一如此不值錢之惡僧耳。是宵臨寢，勒哀夫人往其女臥室爲寢前之接吻及祝福。則見女猶危坐鏡台，傍金髮矮嬌，似仙女之光輪碧眼中，含沈鬱澄靜之態。女見母，即曰：「母親，兒有事告母。兒今晚見曼折伊立克也。」勒哀夫人不禁色然一驚，口中微呼，亟以手撫女青絲散披之首。若以是爲危害之保障者，女又曰：「兒實見之，母親勿爲是不豫。兒固無所痛苦也。伊行將與頃梯林亨伯爵所言美貌女嗣結婚。伊之棄兒卽爲此也。」勒哀夫人默然不語，知苟出一憤厲之言者，將大傷麗倫之心。已而乃卒然曰：「我遺伊於天帝之手耳。我已禱祝上蒼矣。」女郎纖體突發寒顫，悽呼曰：「噫，母親勿反抗伊。決勿反抗伊。兒語母知。今晚兒睹若人時，兒胸中頗覺澄靜恬和，心臟絕不一跳動。彼於兒若另是一人。兒心中以爲我向所愛戀，信托之。伊立克已死矣。母親此陌路人者，於兒良無關耳。言次婀娜中滿含剛強之態，毅然若不可搖者。勒哀夫人亦爲之稍慰。因曰：「麗倫，我望爾永弗再遇若人耳。」女曰：「遇之亦無損於兒。兒苟遇之，如遇一未常謀面之人，且兒固欲以此態示之，令伊知兒亦如伊之轉眼卽忘耳。良不欲伊謂兒猶不忘宿好也。特勒哀夫人旣出，女郎殊不能安眠。星眸大啓，迴憶頃見伊立克時之情景，但覺伊立克非復昔時狀態。面目顛頓，晴光陰鬱，悲愁之態，粲露面上。且後又驀然失其人之所在，觀其狀殊不似快樂之人。嘻，不快樂耶。是何故耶？夫伊之一切前事，豈非皆自爲政者乎？伊前途之命運，非綿密而可自慰者乎？伊愛一美貌多金之女，今將與之結婚，則如願以償矣。何以轉不歡喜而憂愁耶？女郎沈沈以思，殊又疑團莫釋矣。翌晚

麗倫偕梯林亨母子往音樂館則見海倫母女及伊立克亦偕在女乃精密審視而胸中默自忖度至再至三謂伊實不似快樂之人也嘻斯真何故耶時貝忒利方渴盼麗倫之至一見即相招同坐麗倫不能不與伊立克相見乃以最莊冷之態度向伊鞠躬致禮伊立女前無異階下囚見寶座中國后也不敢向女一語惟私心竊冀女或假以詞色向伊一言耳然而麗倫漠然竟待之如陌路人無異無何麗倫等既去貝忒利謂伊曰我殊不解何故有何潛勢力令我如此愛悅此女郎我素不喜所謂女友者而對此女郎則摯愛之心竟出於肺腑也伊立克聞言但默然不答而已

第二十三章

伊立克宵晝不甯捫心自問曰我其如此而已耶我其放棄一切甘爲負心之徒置麗倫於不顧耶遂棄麗倫而與貝忒利相愛耶抑并貝忒利亦始給之而終背之耶嗚呼此何可者夫伊立克苟不復見麗倫則時過情遷久而久之亦或有忘却舊情另結新歡之一日特一旦重覩美人玉貌胸中磅礴之愛情正如久遏之水一決而不可收伊固絕不思及麗倫如何來倫敦如何爲梯林亨夫人之所陪護與梯林亨伯爵有何關係但念伊苟再頻見麗倫者伊必發狂矣一夜者明星滿天人聲靜悄悄伊立克獨坐寓廬中耿耿不寐時則城市中聲息全寂惟伊陰沈臥室之窗外來一種悄悄之微響伊開窗倚欄而望神思飛越念此後將如何耶豈能因彼今日之莊嚴遽忘昔日之纏綿溫擊乎今則眉峰眼角中既無愛情又無

記。念。伊。之。一。身。已。擯。出。於。彼。美。之。意。念。中。而。截。然。無。關。矣。嗟。乎。錯。鑄。已。成。雖。悔。奚。益。在。麗。倫。一。面。今。已。無。復。恕。過。之。地。良。不。望。復。歸。于。好。所。當。急。急。為。桑。榆。之。補。者。惟。有。守。信。實。於。今。日。之。愛。我。者。勿。再。以。欺。誑。重。其。罪。戾。庶。不。至。既。負。麗。倫。復。負。貝。忒。利。聊。足。贖。其。咎。於。萬。一。耳。雖。然。伊。必。須。向。麗。倫。一。言。表。其。謝。罪。之。意。并。詢。女。郎。能。恕。伊。否。然。後。乃。可。放。心。托。胆。以。從。事。於。新。生。涯。此。新。生。涯。者。將。惕。厲。小。心。庶。足。以。贖。舊。生。涯。之。罪。海。倫。夫。人。決。意。開。一。跳。舞。會。貝。忒。利。極。樂。贊。成。布。置。經。營。不。遺。餘。力。邀。客。單。內。以。麗。倫。之。名。冠。其。首。屆。時。麗。倫。與。梯。林。亨。夫。人。偕。來。伯。爵。是。日。有。事。往。鎮。中。故。不。能。與。此。會。勒。哀。夫。人。則。辭。不。赴。并。欲。其。女。亦。勿。往。麗。倫。則。答。曰。嘻。母。親。勿。為。兒。慮。兒。何。必。避。若。人。乎。若。人。者。乃。昔。日。兒。所。愛。之。人。之。偽。影。耳。且。兒。苟。避。匿。若。人。者。詎。不。令。他。人。猜。疑。乎。噫。母。乎。兒。實。剛。強。過。於。母。所。設。想。也。貝。忒。利。姑。娘。愛。兒。甚。伊。所。愛。之。人。極。少。兒。被。其。青。眼。是。乃。莫。大。之。榮。幸。兒。不。能。拒。其。盛。意。特。兒。去。之。前。母。親。必。向。兒。一。笑。兒。始。安。心。耳。勒。哀。夫。人。遂。覺。釋。然。向。女。含。笑。并。助。其。裝。飾。是。晚。麗。倫。特。別。盛。裝。愈。顯。風。致。衣。一。淡。水。紅。絲。衫。以。白。縷。空。絲。綬。緣。之。綬。上。綴。以。淡。水。紅。之。薔。薇。花。花。隙。中。則。嵌。以。希。有。之。珍。珠。閃。閃。發。光。不。啻。花。瓣。上。涼。露。點。點。焉。金。髮。上。插。一。珠。鑲。之。簪。瑩。然。之。頸。卷。然。之。臂。皆。若。粉。裝。玉。琢。視。彼。高。高。之。絲。綬。殆。無。愧。色。總。之。淡。裝。綽。約。宛。如。藐。姑。仙。子。此。等。風。貌。非。塵。世。所。有。也。梯。林。亨。伯。爵。雖。他。出。而。不。忘。女。所。需。之。花。球。是。日。晨。間。遣。使。齎。歸。乃。淡。紅。芬。馥。之。玫。瑰。與。百。合。花。團。束。而。成。者。握。之。纖。纖。素。手。中。人。面。好。花。相。映。紅。矣。梯。林。亨。夫。人。笑。謂。女。曰。女

郎今晚將欲壓倒彼女嗣主乎。殊不省其所言。令女郎以難堪。麗倫答曰：「否。勿言壓倒我。并不思與之頡頏也。渠等抵海倫夫人旅第時。爲時已晚。佳客滿坐。鬢影衣光。花香樂韻。繚繞乎一室。海倫夫人歡迎備至。貝忒利則尤殷勤。洽渠蓋眞愛麗倫也。是晚渠謂麗倫曰：「我不善於交友人。謂我高傲而冷落。此語洵虛。我實兼有之。特吾姊則竟感動我之心。我自不知何故。但覺愛姊甚摯。發於胸臆。今我詢姊。姊願爲我之友乎。請速答我。願姊勉應之。」麗倫遽答曰：「妹自斷言。妹決愛悅姊。姊固已早蓄此念。言至此。不覺訕然而止。不能再續。後文貝忒利覺麗倫眼波中有遲疑。悽惋之色。心殊訝之。蓋麗倫爲貝忒利摯情所感之。對於貝有甚於感激之意者。遂脫口而出。傾其衷懷。特轉念彼乃伊立克之情婦。我何能允彼爲一生死不渝之至友者。貝忒利覺女狀有異。顧以爲此乃羞怯耳。是時適見腓力入室。貝忒利曰：「我必須介紹姊於歐而腓力先生。渠乃著名之撰述家。子識之乎。」麗倫面現又喜又羞之色。曰：「未也。吾曾讀其著作。洵靈靈炳炳。而又入人情入理。吾誦其言。似出之於我口也。」貝忒利莊容曰：「姊言我殊弗以爲怪。自我見姊後。我即以爲姊之性情實最與歐而腓力契合者。果不出我料耳。時腓力已行近。貝忒利卽向二人互相紹介。謂腓力曰：「麗倫姑娘乃欽佩君著作之一。蓋腓力著書之事。今已爲貝忒利所知也。」續曰：「又賞識君品學者之一。君等今正可握手傾談也。言已。乃迴步他去。陰意不知能將腓力愛渠之情引去否。貝忒利今晚裝束亦特別華煥。靚麗無比。務欲以博伊立克之歡心。且博其一贊賞。此時離腓力及麗倫後。適

遇伊立克施施而來伊之新決心已甚堅定故此時與貝忒利言愈出以溫和情致之口吻女曰吾適作一佳事吾甚自喜伊立克笑曰何事拒絕一情人乎曰否我適介紹一至落穆溫文之學士與一至幽嫺和雅之女郎伊曰吾從未聞爾如是譽人者彼二人者誰耶曰揣想可知之落穆溫文之士非至夥頤者吾適介紹歐而腓力與麗倫姑娘耳伊聞言不禁酸痛澈心貝忒利殊不知又曰吾每以爲天下無性情品格至相同之人今始知歐而先生與麗倫姑娘洵天然契合真所謂佳士淑女二人之品格皆太高尙不合於世俗之情者伊立克此時竟失其自治之力不啻癩發憤然曰汝所爲乃蠢愚之事貝忒利不覺昂首軒眉怒容滿面曰汝向我言耶伊立克乃急曰貝忒利祈汝恕我特汝竟如此重視麗倫姑娘耶貝忒利怒氣遽消蓋以爲伊立克乃有妒心也笑曰特君不能不善視麗倫彼乃吾之友吾已要求之矣凡吾友君皆當愛之如我也伊立克又不禁面紅耳赤貝忒利又覺之亦仍以爲伊爲妒心所致耳因又柔聲曰伊立克爾必須勉愛渠噫愛郎乎無需妒也當知烈日之下燭火盡息一切小愛情在吾對爾之一大愛情前則皆熄滅耳言時煥發之容顏愈顯溫摯而纏綿眼光中則含以情淚伊立克若爲渠情詞所攝恂恂莫能自主女又曰君對於麗倫姑娘誠欠禮貌吾早已省覺之君從未向之一言是何故耶吾初以爲君具畫家法眼一切美人皆愛好之耳伊立克囁嚅曰吾誠有之曰然則勿復爾爾須知麗倫乃我之客我之友今且往丐渠合舞何如伊立克遽曰否吾欲合舞者惟爾舍爾外無他人貝忒利喜曰然則

君當允我。一言我亦甚願與君合舞。吾望之已非一日矣。特我欲君先與麗倫姑娘對舞。然後及我。非然者。我心不歡。當能允我言也。伊曰。渠或拒我耳。心中則甚望彼不如是也。貝忒利曰。此未必然。去休。君深愛我。當遵我之教。伊猶夷不行。時腓力與麗倫已離去。頃間談話之欄前。向此間行來。伊立克迴面適與麗倫瞥面相遇。伊立克不知不覺間。從失望中鼓足勇氣。行近麗倫。曰。勒哀姑娘。女郎其許我光榮與我合舞乎。麗倫引目諦視。秋波炯炯。滿含不可思議之憤怒與悲痛。伊立克至死不忘斯狀。隨即傲然向伊點首。宛若巍巍之國后。恩賜一絕無價值之臣民者。頷首已。乃直以簡捷剛健之詞辭伊。所請復向前行去。

第二十四章

貝忒利不聞麗倫何語。但見其點首而去。乃含笑行近伊立克。伊向之曰。我被拒矣。勒哀姑娘。勿允合舞也。言時勉欲作笑。然神色頓傷。見於眉目。貝忒利訝然曰。渠何言乎。病耶。倦耶。抑不喜跳舞耶。伊立克曰。我不能言之。渠惟傲然向我點首。與寥寥數語而已。貝忒利曰。必君有使渠不悅者。不則渠性至溫文爾雅。必不致拂君之請也。此時貝忒利乃始覺伊神色大變。乃柔聲曰。伊立克君倦矣。何容色頹萎。乃爾耶。君當勿過勤職務。當爲我故。愛惜精神。須知君之身。即我之身耳。迨後貝忒利迴憶是言。則羞慚不置矣。時腓力已別麗倫。向貝忒利處來。貝忒利憶頃會許腓力合舞。夸梯龍（舞名）乃舍伊立克而去。心中

殊未思度。何時復與伊晤。迨合舞既罷。退入一小燕居室。此燕居室者在跳舞室之一端。乃渠心愛者。室內陳設華美。壁衣窗幔皆以紫絨爲之。緣以赤金之邊。中有一複室。簾幙低垂。夏夜之景若與此室隔絕者。貝忒利覺其倦乏。蓋既疲於酬酢。復爲伊立克情狀所惑。憊極思靜息矣。乃入複室。微啓窗牖而密蔽門帷。俾室中人影不至爲外間所見。已乃閒倚窗下。心中沈沈以思。伊立克何作此狀。何以態度改變。至是彼昔日倜儻不羈。豪邁風流之氣。何處去耶。何以今乃面目顛賴。神宇鬱伊。一反往日故態耶。然而伊固仍未失渠之愛情。及爲伊妻之允許也。斯真何故耶。腓力得渠一笑。將欣悅。經旬得渠一言。將如獲九錫。渠濫施笑語於伊。而伊殊不似寶貴之者。斯誠令人不測矣。且勒哀麗倫亦有可疑者。何故拒絕伊立克。合舞乎。嘻。豈伊立克之生涯中有曖昧羞人之事。他人知之。而貝忒利乃不知乎。貝忒利引目望疏星幾點。默思出神。忽爲人語聲所覺。語聲來自外室。渠與言者祇有一重厚幙之隔。女方欲掀幙。忽聆簾外人語。遽使其驚心動魄。血脈爲之蕩躍不已。蓋所聞之人語。乃爲伊立克哀求之語。與麗倫冷淡靜穆之聲。但聞伊立克先言曰。麗倫。維我等舊愛之故。維哀憐心之故。維上帝之故。向我一言。祇須一言。嘻。我之已失之愛。卿向我言。卿已赦我。卿今快樂。庶我之悔恨。後此或可稍舒。不至如今之苦惱難堪也。乃聞麗倫以嚴冷聲調曰。汝瘋耶。曼折伊立克。汝乃向我作此言耶。伊立克曰。然吾瘋矣。以悔恨痛苦而瘋。瘋極矣。苟我效怯懦漢。以覓死爲事者。我早了此餘生矣。我誠自恨我之生命。又聞麗倫曰。汝忘汝自身。并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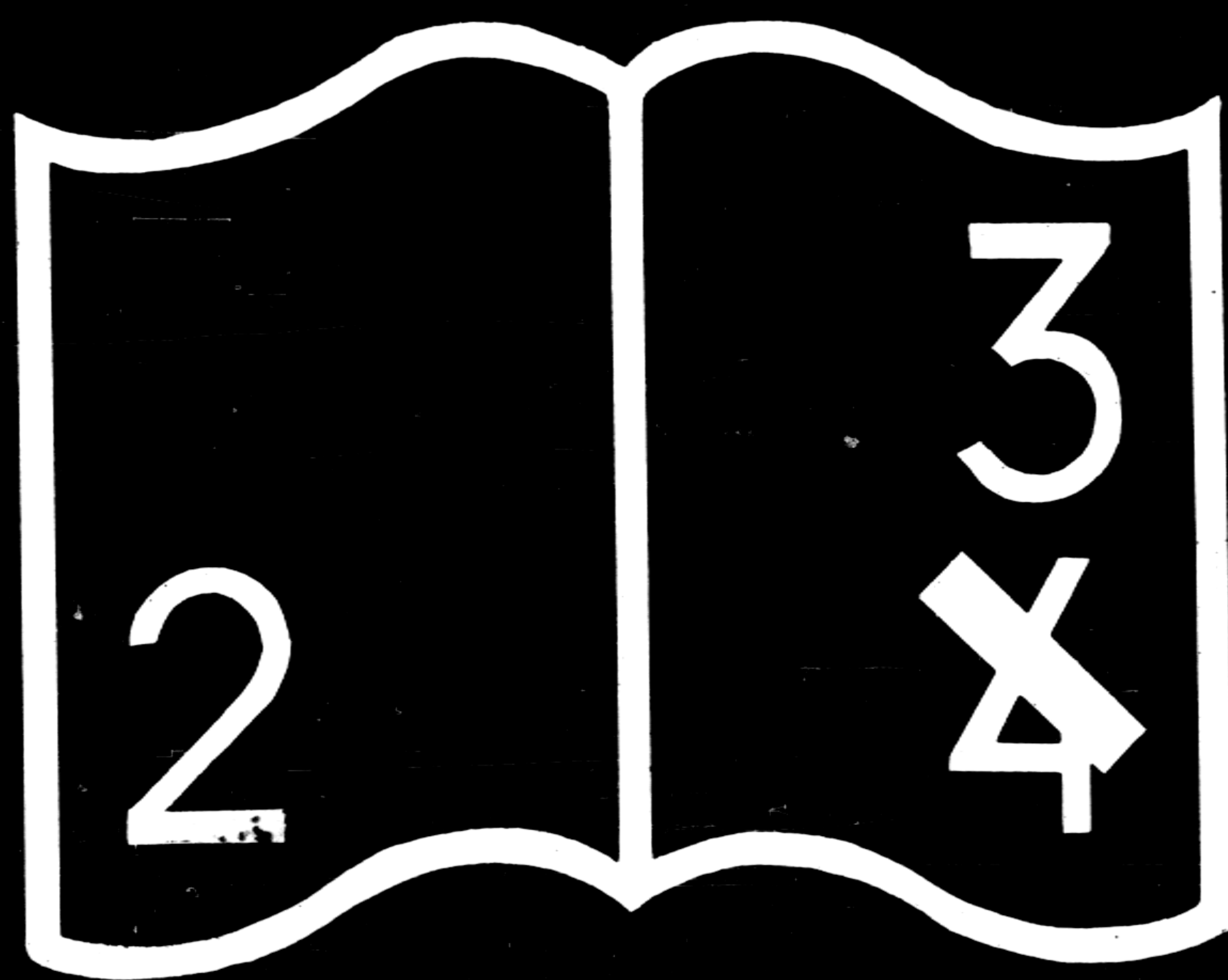
我。之。身。關。繫。矣。此。豈。爲。此。無。意。識。胡。談。之。地。之。時。耶。伊。立。克。悽。呼。曰。噫。上。帝。女。子。之。心。乃。如。是。酷。忍。乎。麗。倫。卿。須。知。我。所。受。之。痛。苦。足。以。死。一。柔。弱。之。人。我。則。強。健。故。未。至。死。耳。麗。倫。冷。笑。曰。曼。折。先。生。我。未。見。君。有。必。需。死。之。處。君。生。涯。中。正。擁。有。極。燦。爛。之。寶。物。伊。立。克。慘。呼。曰。噫。我。皆。不。欲。之。我。一。切。皆。不。欲。祇。有。爾。耳。麗。倫。我。生。存。時。舍。爾。外。決。不。欲。他。物。麗。倫。又。柔。聲。詢。曰。汝。豈。忘。汝。已。允。爲。別。一。女。人。之。夫。乎。曰。我。記。之。是。乃。我。永。遠。羞。恥。與。悔。恨。麗。倫。不。禁。訝。呼。其。聲。清。澈。曰。然。則。汝。負。兩。重。欺。罔。之。罪。矣。給。一。人。不。足。又。從。而。二。之。何。汝。儂。薄。乃。爾。耶。汝。負。我。之。罪。我。早。已。恕。爾。汝。欺。貝。忒。利。姑。娘。之。罪。則。我。永。不。能。赦。爾。矣。又。聞。一。悽。惋。噍。殺。之。音。幾。不。似。伊。立。克。聲。者。哀。祈。曰。卿。何。忍。心。乃。爾。麗。倫。我。心。中。之。苦。無。語。足。以。形。容。之。我。今。惟。求。爾。向。我。說。一。句。仁。慈。語。豈。爾。以。爲。我。此。數。月。來。全。忘。卿。卿。乎。我。所。犯。之。罪。之。刑。罰。蓋。祇。有。愛。卿。之。心。日。甚。一。口。耳。麗。倫。遮。之。曰。我。不。聽。爾。爾。愛。已。屬。他。人。苟。君。從。此。善。用。愛。情。於。彼。應。得。之。人。者。則。猶。不。失。爲。勇。於。補。過。之。好。男。子。也。伊。立。克。曰。我。當。如。是。特。求。卿。向。我。一。言。言。我。赦。爾。并。求。天。帝。福。爾。伊。宛。轉。哀。憐。之。狀。必。感。動。麗。倫。之。心。矣。但。聞。麗。倫。曰。我。赦。爾。我。自。我。心。中。赦。爾。我。祝。天。帝。福。汝。伊。立。克。尙。欲。有。言。麗。倫。出。纖。手。止。之。柔。聲。曰。勿。復。言。矣。聽。我。言。我。赦。爾。且。與。爾。爲。最。後。之。言。自。今。以。後。爾。我。爲。陌。路。人。爾。我。之。生。涯。彼。此。絕。無。關。係。我。今。禁。阻。汝。勿。復。更。與。我。言。此。乃。我。在。此。世。間。最。後。向。汝。之。語。我。再。複。說。一。句。願。上。帝。福。爾。言。已。轉。身。去。矣。伊。立。克。埋。首。於。雙。手。中。低。聲。掩。泣。即。聞。衣。裙。窸。窣。聲。乃。舉。首。則。覩。貝。忒。利。在。其。前。貝。忒。利。亭。

亭之身。立於絨幔之間。嬌面含嗔。傲眼苞怒。伊立克視之。不啻爲電力所攝。此即前此降尊紆貴。以愛情之財產。加之伊立克之貝忒利也。其雙眸注定伊面。默然無語者久之。已而貝忒利以國后之威嚴。直至伊立克之前。雙眸緊注。絕不改容。凜然若不可犯。其胸前髮上之鑽石。閃閃發光。似助其威稜者。伊立克於愧赧痛楚之中。不禁記起貝忒利之言曰。吾將死於一后。而貝忒利若已知其心意者。怒容滿面。徐徐曰。然。然。吾將死於一后。因婦人之羞。婦人之悲。所能死我者。而死特仍死於國后之威嚴耳。伊立克曰。貝忒利。欲續言。而貝忒利以命令之姿勢止之。曰。勿復言矣。爾無須與我言。弗須以薄弱之祈求。望恕赦如爾。頃向勒哀姑娘言者。凡人欺罔我者。我決不想之。伊立克曰。我無言。以自辯護。特汝果能聽我一言乎。貝忒利凡人獲罪。或有原情。道免之方。我其亦可據此。以稍自解乎。其計我告爾。我如何獲肯。及獲肯後。如何自咎。自艾乎。曰。可不必省。却一語。卽傲然立於伊前。伊立克乃如階下囚之訴。呈親供者。自顛至末。詳述麗倫相愛之歷史。如何訂約。如何分離。於自身及麗倫方面。不漏一語。迨述至爲貝忒利美貌所動。如何於危機一髮之夏夜。爲渠嬌麗之面。溫柔之語。所誘惑。遂致棄卻道德之念。而爲是徇情一時之舉。此時乃語聲囁嚅。竟啞然不能出口。貝忒利曰。勿爲我而有所避忌。儘提及我如何降尊。以睨爾無妨也。言時。靜穆。白滯之面上。突起一陣猩紅之暈。又曰。母懼儘可說。我乃易感動者。易爲男子所惑。他人未嘗要求。而我已輸出我心之愛情。伊立克聞言。稽首女前。瞿然呼曰。否否。我當言。我實有意欲使女郎心

中溫柔穠摯之愛情分潤於我噫伊立克雖負巨愆然斷不欲使女郎引過自責是言也頗感動貝忒利乃曰爾彼時何以不告我爾已有約於他女郎乎何故授手於我明知此手者屬於他女郎乎何故公然受我之愛情明知爾不能自由受之乎伊立克垂首愈低默無一言貝忒利又傲然曰我嚮固愛君夫花不羞吐蕊鳥不羞發鳴我亦不以愛君爲羞也我愛君以全身之心魂全體之魄力特我愛君者以君爲我所想像之君詎意竟出乎意想外也伊立克悽呼曰我實無價值我實無價值特我罰之重亦與罪同矣貝忒利冷然曰君不至再受我之罰我與君之關係頃刻可絕我之愛情自今夜起如槁木如死灰一切關於汝之記念亦盡死滅汝萬勿謂我怨汝恨汝萬勿謂我如雛齡之女郎始則徇情今則自悔萬勿謂汝凋殘我之生命我今雖說及此等語我亦恨之汝但須記一高傲之女降尊以暱就爾迨後知汝之人格實不足享我愛情我乃蔑視汝而與汝離絕矣言已乃徐徐擷起衣裙向伊立克爲最後之瞥視向室外而去行時故態依然蓮步絕不顯疲踣之狀嘻貝忒利真巾幗中之健者也

第二十五章

貝忒利返至跳舞室舞伴均在相候貝忒利仍與大眾歡談笑語諧謔生風舉止絕不改常然而其一寸芳心則已僵而冷矣此時也哀痛迫于中神情閑于外誠非有剛強涵養如貝忒利者則早已一蹶不振無能爲矣而渠則外貌宛若無事然他人皆不知其心中有極大之痛苦也至伊立克之去人亦不留意



编码错误

及之海倫夫人則且以爲是晚其女愈形快樂勝於平日引爲喜事而羣衆之中獨有腓力以炯炯之眼
光觀察貝忒利殊覺女郎輝煌燦爛之笑語中高傲之心已碎晴光中則含有失望之象蓋腓力愛女最
摯故能省察人所不能省察者旣而群客漸散腓力乃至貝忒利側默立移時乃柔聲致詞曰貝忒利女
郎似受有煩惱者我不欲研詢其故但問女郎需我助爾乎女郎當知我腕力强健心意勇猛當知我以
生命因汝而犧牲是乃我之最大愉快也貝忒利諦視腓力而胸中之悲愁不禁顯露於雙眸竊以腓力
如此真實而堅忍與夫已氏之愛情對照而觀自念我乃紆尊以就彼不覺頹然無地乃力自鎮定曰腓
力我不願以僞言語君君實我之至眞摯之友特我不能言我悲愁之故君不能助我我惟有茹之以
沒世耳然貝忒利雖作如是語而哀苦之餘剛健之氣未免稍挫芳心慊慊亦頗望他人之殷勤熨貼以
善言相慰解腓力又揣得其情然不欲利用女郎悲苦艱難之機會遽相嘗試但曰女郎當記我之生存
祇爲盡役於女郎之故苟女郎需我我能助女郎時女郎但須以美目一盼召我我卽趨承左右也而貝
忒利尙未能十分浹洽遽顧而之他曰君愛悅勒哀姑娘乎曰然甚悅之特較凡人稍愛一籌耳此世界
中祇有一女人爲我所死生以之者女郎固知之嘻女郎固知之然此總非女郎之意耳惟此時腓力之
言似較前此爲悅耳動聽矣無何腓力亦辭歸僕人等熄燈整物歷碌甚海倫夫人疲乏已極歸房就寢
心中竊喜今日勝會甚爲順利殊不覺其女與母言晚安接額時其女之唇震顫至烈也貝忒利旣別母

歸寢闔佇立若痴頃間以強制力所戰去之哀苦如潮湧如泉傾悉返入於腦中一時眼前漆黑耳若聾喉若瘖體力全失遽顛然而倒秋波中熱淚盈盈淋漓襟袖噫嘻此投身于塵埃者非復向日巍峨之國后乃一無援無助之可憐婦人耳於傲氣中爲人所擊倒於愛情中爲人所踐蹴嘻嘻高傲之女子所受之苦惱其沈痛迫切斷非尋常婦女所能夢見者貝忒利又羞又愧又憤又恨羞愧者已之美貌不當俯就伊立克而誘得其愛情憤恨者恨若人之儂薄無行罪無可道女對之絕無哀憐心絕無恕宥心女惟有自憐自怨若伊將來生涯之潰壞良心之悔尤形神之枯槁則絕未動其一念是宵也長夜漫漫明星耿耿女郎倘恍若夢終夜臥于地氈之上迨翌朝陽光入室始恍若夢覺蹶然而起知又是一日矣女乃屏去一切柔弱之念其惟一之目的在以勇力忍耐其痛苦決不使一人揣知其情實卽曼折伊立克亦不令伊聞渠有一聲之歎息也特臨鑑自照則玉容大異於昨日嘻一夜之痛苦竟使美貌凋殘至此乃復竭力自鎮使朱顏漸復是日午間已華裝炫服於客室中款待來賓笑言一如疇昔午後驅油碧車游於公園黃昏則赴唐通夫人之游宴會又爲會中羣芳之首領矣如是者又二星期貝忒利日在繁華社會中無一點憂愁迹象也他人見伊立克不復在女郎之側則互相告語謂女已拒絕伊立克矣向日謂女欲嫁之者實謬悠之談不足信也而海倫夫人見伊不復至則漸懷疑慮一日放胆詢女曰伊立克何處去耶貝忒利豈竟汝遺去之乎女郎含悲茹痛答曰然吾遺之去矣不必問其何故及如何而去也海

倫夫人殊不省覺。女神色有異，并不詰女。遣伊去者，究何故？乃瞿然曰：噫！忒利然則汝竟不一思。哈登乎我等將何爲乎？伊立克良爲儒雅之男子，無人不贊美之者。汝何不悅之？耶女曰：衆人之嗜好，烏能動我者？伊立克即來此，此間亦永永非兒家物耳。母親勿再提及伊名，兒聞之滋不悅。海倫夫人訝呼曰：伊之過，卽在愛爾耶。噫！忒利汝何忍心至是耶？凡愛汝者，汝皆憾之。初則腓力，今又伊立克，將如何了局耶？女傲然漫應曰：時至則事自分明耳。嗟乎女郎，雖傲氣自持，不肯示人以弱，而芳心自度，知青春已去，佳耦終虛，且先疇亦因是而失，皆爲夫已氏僞情所誤，則亦不禁俯仰自傷。二星期已過，女之外表絕無毀損，蓋其秘事曾無人知，人皆謂女郎以一己之見，拒絕伊立克，除腓力外，無一人疑及情實者。而女之心事亦因是稍紓矣。伊立克此是之情狀，則何如乎？其罪戾之譴罰，殆更無逾其重者。伊固非輕薄男子，好名譽，好道德。伊前此從未有失足墮落時，迨至彼致命之黃昏，則不知如何竟失其自治力，而爲彼皓齒明眸所誘，事後痛心疾首，竊念以我兢兢男子，乃染此不濯之玷，痛悔之餘，不啻條條神經皆死，卻也。至是夜也，與麗倫貝忒利相別之後，即潛出其宅第，躑躅市中，經行幾多肩摩，擊之街衢，旣乃徑赴人烟寥落之區，渡橋向水邊行，旣抵河濱，乃駐足而立，仰視明星燦燦之蒼穹，俯視河中，所映對岸點點之燈光，神魂飛越，默計我其死耶，抑仍延此殘喘耶？夫羞恥與悔恨，不啻籠罩其身心，向之一切偉大希望，偉大志願，均已毀壞而無存。其所愛女郎之面，將永不能作平視，將復何所靳望耶？但奮身向此一掬碧

流躍入者則一切恥恨皆已。彼二女郎者聞吾如斯結局或亦起哀矜之心而落一點淒涼之淚。果如是則含垢忍辱以生誠不若一瞑不視猶獲享美人香口之贊歎也。雖然死後則如何者伊立克舉首上視蒼蒼者念死後固將如何耶。向日麗倫曾以崇信上帝之心反覆提撕伊亦甚信之。此時陰念死後將如何面對至大之裁判家乎。跪於巍巍玉座之前將如何祈求天帝恕其不道德以生復自戕以死輕性命如鴻毛之罪乎。思至此乃驀起勇猛平和之念呼曰天帝恕我佑我遂轉步于而歸行時決念從此將從事於新生涯。新生涯中固無婦人之愛情爲之冠冕然當斬繼情絲奮發刻勵多爲英雄之事仁惠之業盡個人天職以終身伊立克此時立志良堅毅蓋貝忒利頃間一席話者乃伊立克一生之關鍵自此以後伊之行事乃愈誠實而高尚曼折伊立克之名漸播于衆口爲衆所欽敬其職業甚發達惟日孳孳謙會之場不復見伊踪跡美婦之貌亦無足以引動其心者矣。

第二十六章

貝忒利與其悲痛交戰者二星期卒制而勝之其祕密未遭窺破其高傲未遭蔑視其愛情之升降則并無人知之惟其態度與疇昔良異向日端莊冷峭者今則活潑風華談笑自然耳。又一旬後渠忽宣言欲返哈登宅謂厭倦倫敦繁囂渴盼歸夫視好花開未海倫夫人知不可抗女意遂亦允之。貝忒利於倫敦所不忍別者惟麗倫一人曾兩度往訪梯林亨夫人宅與麗倫晤談特伊立克之名則絕不提及已而曠

歌將唱。握別依依。嘻。二女郎。命數如是之奇。遇合如是之巧。此一別者。不知何日萍踪重聚。耳。貝忒利既返。哈登。讌遊日稀。椎心刻骨之悲。愁因是悉。浮現於腦中。不可復制。光陰荏苒。雖生理上絕無病苦。而風姿日見瘦損。精神日見萎靡。終日惟曉起夜眠。晨餐夕殮。此外歡樂之事。了無心緒。態愈端莊。性情愈沈默。昔日媚艷之態。均已消滅。疇曩爲渠美貌所動之人。今見其冷淡落漠。皆爲之却走。至其玉貌之美。亦不復自憐。謂此乃誤盡一生之物。如是者。久之。女郎心中。幾如古井之水。無復波瀾矣。六閱月後。偶聞傳言。謂梯林亨夫人與伯爵已出遊他國。貝忒利竊度此必係麗倫拒絕伯爵求婚之請。故伯爵出游。以寫憂懷也。貝忒利僅以臆見推度。實則絲毫未誤。蓋麗倫實已辭謝伯爵。而返拉虛彌爾矣。此良非勒哀夫人之願。而麗倫則曰。母親兒將長依。母以沒世兒心中。除對母外。無復一點愛情。願母許兒長與母偕俾我母女二人。終可同往。見我父于天上也。勒哀夫人聞女言。惟有以淚皆親愛兒之額。而允其所求耳。無何。貝忒利獲一警醒之具。而使其邇日思想一變者。則腓力新書之出版是也。腓力書出後。亟贈女一冊。女極注意讀之。其中高尚之思想。粹白之文情。女讀之。若頓置身於雲霄中。身分因之而巍峨。書中勇壯之詞。皆若訓誨女郎之語。如何忍耐。悲楚如何。善用愛情。如何置身於世俗之上。如何使行誼英偉。而又溫柔。如何利用此世。而無背於天道。貝忒利讀之一過。且喜且訝。竊意此書所寫者。豈渠之故事乎。抑腓力之故事乎。何巧合之甚也。又念腓力者。豈以飽經憂患。而造成此高尚之性質乎。何善於啓迪人如是。

也。書中芬芳斐亶之詞，深灌於貝忒利腦中，憧憧往來，不能自己。此時貝忒利乃始悔當年未能深知腓力之爲人而敬之愛之也。駒光如駛，又一年有半，諸人情狀小有變易，伊立克仍治事於倫敦，陰沈老屋中名譽日起，英倫卓卓之巨案大半皆經渠手，然雖得社會之光榮，而曾無婦人之愛情爲之潤飾，鴻業也。人每竊怪其都麗之少年，何以如是沈鬱寡言，笑且絕不事徵逐，最可怪者，華年漸過而猶不圖琴瑟之好耳。麗倫則仍居拉虛彌爾別墅中，昔日之美麗與快樂似漸漸回復，疇昔悲劇已成陳迹，而勒哀夫人則且默祝其女將來必得歡喜之幸福也。至海倫夫人則殆爲英倫女界中最苦悶之人，渠有時愁懼填膺之時，幾欲責詈其女緣貝忒利大拂其意也。一日八月之夕，母女閒步平臺，上海倫夫人曰：貝忒利汝亦知不數月者時已屆乎我等將離去哈登乎？貝忒利曰：然兒知之，然兒亦無策，叔父之遺囑兒固不能違之，兒亦不能毀之也。海倫夫人慘呼曰：貝忒利汝何竟執拗已見不近人情，至是耶？須知我等後此將作何狀，將儼居一小村屋中，僅役一奴，茹苦以終身矣。兒其慣耶？曰：此實一大挫敗，然兒能忍受之，然心中竊念或有更大之挫敗耳。海倫夫人嗚咽曰：彼二少年皆愛汝，汝何不擇嫁其一曰：休矣，母親雖有百十之哈登亦不能使我嫁一我所不愛或彼不愛我之人，雖貴爲國后亦不爲之。此時憶及曩日伊立克言女郎將如何離去哈登而渠傲然答曰：我將死於一后，噫！此時者國后之冕旒已如何自其粉額墮下者？海倫夫人曰：此事誠奇，以爾之美貌，爾之教育，乃自棄如此，自菲如此，彼不及汝一半際遇之女郎。

尤較汝自謀爲善也。貝忒利曰：然此事實奇。兒自思，故不應如是。特兒不幸，已鑄成一錯。耳言時，聲至酸。梗海倫夫人至，欲問女所鑄爲何錯。特口中則殊不欲有所言，但默然注視其女。女又曰：兒但願兒之生涯從茲另起耳。此時貝忒利乃念及苟此果能者，渠第一必須愛彼高尚之腓力，爲新生涯入手之初基。願此事今已晚耳。過此三星期時，已涼秋九月，金風颯颯，景物清幽。一日者，腓力突然而來，謂著書甚憊，欲來小住，稍紓心神。主人其許我乎？實則渠渴欲一見心所愛者，故爲此飾詞也。海倫母女則固樂留佳客者。一日，天氣溫暖，黃昏後，祇有微颺拂拂，悶處室中，殊煩躁不耐。貝忒利與腓力乃並肩出至園中，徘徊樹陰下，以覓涼爽。時夏季之花已盡凋殘，樹上綠葉猶青，蔥可愛。徙倚之間，腓力講述星辰之運行及渠關於星辰奇幻之理想。貝忒利聞之，玉貌爲之溫和，腓力因驀起情感，更向女郎要索愛情。卽曰：貝忒利卿果能垂意於我乎？我愛卿如是之久，如是之摯，前此之愛固已悠久，而後此且須至死方休。苟卿終不能垂憐於我，則我更無他求，惟望卿於撒手塵寰，拈花西去時，一念及我愛卿之摯，且向我說一慈悲之語，我願足矣。此言也。我固早已傾剖於卿前矣。貝忒利婉容答曰：此我不能。我實深負君之盛意。我今將告君我所從未告人者。我一身所有之愛情，已給諸他人。此人爲誰，可不必問。特雖給出而已，復返諸我。今已成爲無價值之一物矣。腓力不覺瞿然曰：我之愛卿，此說信耶？貝忒利曰：此實確也。君所至珍極貴之愛情，已返諸已。特旣經此級，不復能移贈於君。君之人格，宜得更尊貴之品，不應得他人所輕視之。

物也。腓力曰：此乃卿之重視我，特我不當因他人之罪，肯而受苦惱，而女郎面上絕無可轉圜之象。曰：腓力，今晚已矣。我悔我曩日不知愛汝，不能知君之爲人。如果是者，我應爲一更快樂更順利之人。曰：貝忒利，此時猶未晚。貝忒利悽然曰：晚矣。腓力我等祇可爲最契洽之朋友，更不能有所增加。君勿復迫我。當尊重我之信實，抑君亦憶吾叔之遺囑乎？再逾八閱月，苟不尊囑中之款項，吾等必離去。哈登倘吾欲唾手而得巨萬之財產，但須此時握君之手，而出一由不於衷之言耳。然吾窮困以死，不爲此也。君果愛我者，當愛我以德，并從我之意耳。腓力莊容曰：卿言固是，特我何以爲情乎？曰：君真愛我，從我意，正所以愛我。噫！腓力我等其爲契友以沒世矣。於是二人皆默然。移時，腓力舉其憂瘁之面曰：貝忒利，汝既許我爲友，可卽許我此時一陳良友之言乎？女頷之。腓力又曰：子頃言更八閱月者，子將離去。哈登亦曾一念及後，此作何狀乎？女曰：否，我絕未注意。及之，腓力呼曰：噫！貝忒利，子其許我爲子之友，并爲子之昆弟，助子爲家室之謀，生產之計乎？我之愛人！俾我此時以此呼爾一次！試自視汝，何能治生者？汝不啻玉葉金枝，自幼於羅綺叢中，錦繡帷裏，慣受嬌養，弱不禁風之玉體，烏能嘗胼手繭指之苦？此斷斷不可者。言時，聲至殷，孳女感其言，則幾欲嗚咽而泣。答曰：是必須如是，無可逃耳。

第二十七章

腓力曰：是斷不必如此。貝忒利請汝勿怒，我所欲言者，我頗畏汝耳。女曰：儘君所欲言者，腓力凡君所言。

我斷不怒也。腓力乃曰：我向有一小宅在村中某處，是屋我從未一用。噫！貝忒利勿拒我，俾我以是宅贈爾。一如爾爲我之親妹，我今哀求汝，汝務當俯允我言。時，朏摯之面俯於女郎前，哀切之狀至可動人。又曰：女郎苟允我者，我之樂將不亞於南面王。除此外，我一切無所求矣。女郎大爲渠言所感動，則訝曰：豈君將因我而自處於囚者耶？腓力急止之曰：子萬勿在此一面着想。貝忒利子但視我爲至摯之友，摯友者固有相助之誼。使子後此生涯中之徑途達於平坦，荆棘悉去而移植嫣紅媚綠之好花耳。貝忒利戰然曰：此乃詩中語。腓力君豈以爲我離去哈登者緣不嫁君故，故我當令君爲我計生活之方策乎？我當令君畀我君之家宅，君之財產乎？豈我將盡取而無報乎？我之答詞固爲否。特我不能不欽君之宏量耳。腓力曰：子萬勿作如是想。女急止之曰：我斷不能與君同意。豈君舉君所有一切愛情、快樂、財產均置我足下而我乃靦顏取之一無所報乎？曰：女郎當賜我我於全世界中最寶貴之一物，卽汝之友情。是貝忒利不禁大爲腓力摯情俠誼所感動，遽失聲曰：吾今以友誼許君矣。腓力無言移時，乃復舉其滿含摯愛之面曰：貝忒利，我自今晚後不復以愛情之言惹汝。汝言汝生存時我已無復希望。我中心樂願待至女郎謝世時也。苟女郎於彌留時能與我一好言，畀我一好意，或竟賜我一愛情之言者，我當終身快樂以待我之愛情。自問良非薄弱與時俱進。我一生中舍子之愛情外，我更無他求。噫！貝忒利子果能於死時愛我乎？嗟夫！貝忒利復何所言者？其四肢百骸已爲腓力浩瀚之愛情所充滿，心魂之底裏且爲其所鼓。

動此等愛情洵至高尙而滂薄貝忒利雖欲不允亦奚能者乃以兩手置腓力握中曰我允君於死時愛君至生時則我殊不配愛君耳是時涼風一陣適穿越樹枝而過拂面陰寒貝忒利陡然一震若受垂死時之惡冷腓力急曰女郎受寒矣歸宅去休女曰非也我頃感一種可畏之感情似爲禍事之朕兆我亦不能言其故但覺四圍空氣皆重滯含有惡事之象腓力曰貝忒利汝神經激動矣海倫夫人將責我謂我纏女郎太甚也於是二人聯袂返宅中貝忒利未紓適當進客室時面色慘白海倫夫人果讓腓力不應令渠疲憊乃急呼熱茶并令女安憩火爐之側又丐腓力讀詩以娛女而貝忒利以無一句入耳者渠心中惟迴環往復思頃者腓力所言苟使當日早諭其人詎非佳事而乃虛生此雙眸不能於砒砒中識美玉真遺恨無窮耳黃昏既過腓力將往寢室乃與女郎握手道晚安并曰女郎頃間之預覺如何矣女答曰仍充滿腦中也言已驟又一震腓力笑曰太陽出則魔力滅詰朝汝將自笑其駭耳雖然貝忒利之預覺實憧憧於腦中非虛渺之恐慌也是晚哈登宅中諸人感倦乏早睡僕輩故睡於西部一帶廂房當腓力拋書欲寢時奴厮室中已寂無聲息矣蓋腓力自海倫母女寢闈辭出後又往書室中觀書直至夜半乃往臥房時月正中天惜有雲衣蔽之時隱時現風則頗厲嘯煽於宅屋四周似作號泣聲樹枝颯颯作響小鳥悲鳴不能安宿時宅中燈火盡息全宇洞黑惟月光暗淡時一映照而已是時也宅之西翼一室中下層窗間突有白烟一縷裊裊而出輕颺於靜穆之夜氣中初甚微漸發漸夥繼則如大塊黑雲

噴薄而出爲風所捲橫逸四散蔽滿天空移時窗孔中陡有火舌突出紅光四射霎時火星迸裂烈燄飛騰勢已燎原不可嚮邇斜墻之簾臨窗之樹直如摧枯拉朽凌霄之樓連雲之屋亦且棟析榱崩嗟乎祝融氏作勢張威不數鐘時者此巍巍巨第將爲所席捲去矣而自火勢成後約半句鐘宅中人均尙嬉游於黑甜鄉中曹無聞知幸腓力此時尙未就眠驚聞瓦飛木折之聲心知有異急開窗而視則已火光融融不可逼視矣前已言哈登宅之僕等臥於西房室中中央諸室則爲海倫母女及來客所居其東部則應接室客室書齋及圖書室等等也腓力既覩火光知發於西部諸室急急披衣奪門而出狂奔僕人室外大聲呼喊火！火！僕輩尙睡夢中驚起一時人聲鼎沸喊聲四澈僕婦輩均已逃出至場地上其中健僕數人亟鳴宅中驚鐘求救時火已將焚至前廊中部諸室出路幾將斷絕腓力奮身竄入海倫夫人室中仍以安慰之詞呼其速出海倫夫人隨行隨曰已有人喚醒吾女乎腓力曰吾行將往告卽在夫人次室非乎夫人毋懼決無危險僕輩行卽將火撲滅耳海倫夫人曰火起自何處腓力曰西部諸室他處皆安也海倫夫人聞此遽頓足大號慘呼曰天乎天乎貝忒利在是中也渠近日適移居於西部室中腓力聞言面色慘白幾欲癱發一時僕婦輩哀聲大號羣欲赴救然皆望烟焰而却步海倫夫人如醉如痴植立草地中惟哀呼上帝腓力乃奮勇而前曰夫人毋悲吾將救貝忒利出險否則吾亦死耳告我渠所臥係何室一時衆聲應曰青翠室是也嗟乎腓力知非賴上帝相助者事必無濟矣衆健僕亦群起從之

願爲臂助。願時西廊諸室已烈焰騰空。烟霧蔽目。雖神勇如腓力。冒險四竄。而不得其門而入。蓋前扉已著火。無置身之餘地。而側耳高樓娟娟美人。絕無聲息。不聞呼救。亦不聞哭泣。嗟乎。嗟乎。殆已葬身火窟。耶。不則尙高擁香衾。化身蝴蝶。耶。此時腓力心情將何如。夫腓力者。非雖化千萬億身爲美人犧牲。而不惜者耶。腓力顧謂衆人曰。吾等別無他法。祇有冒死入火焰中。彼樓中殆尙未燃著也。衆相顧失色曰。梯已焦朽。登梯者覓死耳。誰敢入耶。腓力曰。吾且試之。舍此別無救伊之法。苟我能入伊臥室。伊尙生存者。吾將自窗中墮。伊下汝等往立窗下。接受衆皆悽呼曰。貝忒利出險之途。祇有此耶。嗚呼。我等其環跪求上帝相我姑娘也。

第二十八章

腓力奮勇直前。逼入火焰中。絕不返顧。徑登焦脆之梯。隨登梯。隨斷爛。迨腓力達樓上。而重階十級已盡。朽脫無存矣。時烟焰四逼。瞋睛窒息。腓力一切不顧。若與怒火劇戰者。樓上甬道中亦已著火。不可向邇。腓力心知來路既斷。不能復返。然絕無懼意。惟有救我愛人之一念。冒火直奔青翠室外。搥門大呼。殊無答聲。此時門已烟迷不可見。但以手摸索耳。腓力悸極。遽以肩貼門。盡地撼之。扉豁然啓。室內濃烟密布。幸尙無火。但窒息不可耐。逕奔窗側。打窗啓之。此時猶不知貝忒利如何。默祝上帝。慈悲迨轉身返顧。始見女撲面臥地上。寂然不動。如已死者。然腓力乃急抱女起。奔窗側。光中視女已死。否。嘻。謝上帝。女猶未。

死也。窗外冷風流入。女僵白之唇。乃微微顫。腓力急取盆中冷水灑女面。女陡一震。腓力曰。貝忒利。我來援子。速鼓集勇氣。毋懼逃生。猶可及也。女聞渠語甚晰。然驚極。植立不動。驀然間門限下突入一火舌。勢甚猛。倏不見。又復入。則烈焰逾熾。直捲門周之木框。女無語。惟以手指火。腓力曰。勿恐。子必於此火蔓延前脫險。我將集取帳幃氈毯等物。裹子身於窗口。墮下保存勇氣。勿懼。女僵立於測視渠。拉集各物。亦殊無怖。方倉皇蹀躞。問女纖趾所駐之樓板隙中。忽竄入火焰一線。隨聞窗外群眾號呼聲。與木塊爆裂聲。喧成一片。一時室中照耀。通紅。火勢漸猛。空氣逾熱。烟焰逾厚。而黑。腓力曰。不可緩矣。貝忒利。噫。我之愛卿。勿顫懼。速堅握此繩。願天帝相爾。女呼曰。然則君如何。君如何。出險乎。腓力曰。無妨。我自以處也。然心知雖愛人。幸免。而彼將不可脫。爲祝融氏之捕虜品耳。時門幃壁衣已盡燃著。腓力急握繩端。掖女至窗口。氣促聲嘶。曰。貝忒利。爾去。前向我一言。我將於天上再與卿相見。願賜我一言。俾我可經此永遠之關塞。而無遺憾。噫。愛卿。卿固曾許我。而我今乃在九死一生中矣。貝忒利。此時渾忘烈火之逼。但覺腓力之愛情。淪肌浹髓。腓力者。但知救愛者之身。而不顧一己之生死。雖死亦甘甜也。此等至情。夫誰能及。貝忒利。悽呼一聲。以臂緊繞腓力之身。曰。我愛君。我愛君。腓力勇毅之心中。陡起有一種美滿恬靜之感。情低聲曰。終竟得之矣。終竟於死之前爲我所有矣。我之愛卿。我雖死二次者。亦願也。貝忒利。舉其灰白之面與之親額。曰。腓力。我曩日不自知。今我愛君矣。我此時似覺從未愛他人者。腓力之誠實堅毅英雄。

宏量種種美德皆於此一霎那間衝入女之腦蒂中。女此時若睡夢。陡覺深知腓力之爲人而愛之之念。遂膠結不可解。乃以首依腓力胸前。荷荷不已。二人此時竟忘火焰之逼身。但覺愉快無窮。讀者諸君須知以上云云。皆刹那頃之事。斯時火已近於眉睫。腓力乃若憬然覺者。復曰。愛卿。此乃生死關頭也。乃舉起女之首。以口親之。自揣於此世上。不復能相見矣。遂抱女出窗外。教以握固繩端。垂之而下。窗下瞥見衆咸歡呼於火光融融中。宛然散花天女從空而降也。女既抵地。殊無傷。下時猶仰首觀腓力。腓力亦駐立而視。雖烈焰飛揚。危然不顧。見女安然抵地面。現喜色。既而大呼一聲。向後而倒。衆遂不復見渠矣。然而腓力固未葬身火窟也。是時適有鄰近警兵一隊。聞警疾趨至。攜有有力噴水機。健卒數人。駕三四小梯衝烟冒火。奮勇競登。中有一人尤勇猛。自窗際直入。但見腓力已爲火氣薰燻。暈臥地上。斯人急挾之。起奔窗外緣梯而下。手中挾重下時。幾搖搖欲墮。而卒脫腓力於險。是卒洵亦勇敢過人矣。既抵地。克勞弗吞警長急趨前。助其臥。腓力傷體於草地上。克蓋警兵之隊長也。腓力時已受傷甚劇。衣服焦朽。膚革遭火熏灼。面目幾模糊不可辨。觀者咸相顧悲悼。僕婦輩都有泣下者。蓋腓力平時遇人。肫摯。故人咸愛之。此時生死殊未可卜。約逾半句鐘。火勢漸熄。檢視之餘。始知書室。畫室。客室。均未延及。毀去者僅下層臥房數間。及樓梯與甬道而已。此殊出於意外。群相欣幸。至東部及中央諸室。則尤絕未波及也。火既熄。衆乃昇。腓力入室安臥。延兩醫生診視。決其能保存生命否。二醫生方診察間。突有一女郎潛身而入。玉

容慘白而神氣忼爽。一醫生見之，卽曰：貝忒利姑娘，此處不宜。玉趾歐而先生傷處甚劇，恐姑娘不忍見之也。女郎簡直曰：渠救我之生命，苟看護陪伴，能挽回其生命，我當竭力爲之，以報渠耳。自此日後，貝忒利遂日夜陪護。腓力躬親湯藥，整理衾枕，綿密殷勤，寸步不離。以慈善之心，復苞之以穠摯之情。二醫生恒曰：舍天帝外，歐而腓力之生命，乃貝忒利姑娘所賜也。至腓力殊不知貝忒利蓋傷勢危劇，昏不知人事，昏憫中恒譫語呢喃。所言者惟貝忒利舍此更無他語。貝忒利至是愈覺其情之摯，銜感愈殷，乃頻頻跽於腓力榻傍，祈求上帝仁慈，赦其生命，俾渠可償恩報答如是者。逾六星期，腓力之傷始漸痊。醫生謂已可保無虞，自是之後轉機極迅，日有起色。惟左臂火烙痕未退，是蓋將永留爲紀念矣。是時火毀各室已逐漸修復，腓力病亦大愈。至樓下起坐一日，晨獨坐於客室中，貝忒利緩步而入，手攜香花一束，書數冊，報紙若干張，又紫葡萄一枝，旣入旁一小几，坐手弄紙牌爲戲。因微笑曰：腓力君面容大有起色矣。腓力答曰：然吾自覺良愈，倘再偃臥不起，吾將厭倦甚。吾已月餘不至陽光中矣。雖然，貝忒利我固甚愛我。病蓋病中使我確知女郎愛情之價值也。貝忒利乃跽於其側，以纖纖玉指繞腓力火傷之臂，曰：噫，我之愛郎，我今自覺怪異，不自知我曩日何以不能知君不能愛君。我今則敬君愛君，較任何人爲摯，即我嚮所愛之人亦不能過矣。我覺我之身實不足以敵君也。腓力聞言歡然，輾笑女又曰：我今自信我之心自昔讀君之著作，後已潛繞君身，特未茁愛根耳。噫，腓力君之愛情洵堅毅高尚，非彼柔懦輕薄者可比。我

今愛君如石之匪轉矣。腓力曰：我亦有如石之力量，以愛護卿。卿從此卿儘以生命托付於我，始終不渝。可也。女乃歡聲曰：我何等快樂！即彼時火燄纏身，我亦至樂。緣與君偕耳。腓力乃摟女面於懷，小語曰：噫，愛卿彼時死，今則生也。

第二十九章

歐而腓力與貝忒利結婚之日，是晨風景之佳，殆爲大地所罕有。天容蔚藍，日光煊爛，一切四周景物，咸若含歡展笑。人人皆有欣欣之氣象焉。最樂者爲海倫夫人，渠一切心願俱已滿足。腓力故爲渠所賞識，而欲貝忒利與之諧合者，自此哈登遂永爲彼等所有，不至復有失墜之憂。尤爲無卜幸事，且腓力已許海倫夫人，嗣後卽以哈登爲家庶，免與愛女相離。結縭之日，宅中鋪陳華煥，大啓筵宴，以款賓客。賀者盈門，遠近畢集。腓力特以優隆之禮，邀請伊立克、顧伊立克，但以極珍美之奩品贈新婦。東視新郎，幸福而未曾躬自登門。預此盛會，吉期之前，宵貝忒利以其前此愛情之事，告之腓力，并述一夜間彼與勒哀麗倫隔簾之談語，乃與絕交。觀縷述之絕無掩飾。嗟夫！天下佳士淑女，其永銘此故事於心版，以一生之快樂固築於真誠圓滿之愛情上，慎毋徇一時之愛，以貽悔於無窮也。貝忒利言時，以首枕腓力之胸前，又曰：君此時旣知我前此有斯惡德，愛我之心曾無所減殺耶？腓力歡容曰：卿無論如何不能減我之愛我。等明日，至英倫後當盡力以娛此新婚之樂。前事當不復齒及耳。翌晨嘉禮旣諧，遂相偕登程赴倫敦。擬

再由倫敦往巴黎。以度蜜月。在倫敦約晤伊立克。於律師公所。蓋遺屬中。應贈伊之三萬鎊。須彼此立據簽字。也。相見後。貝腓二人皆訝伊立克容貌之變。貝忒利頗含憐憫之意。前此之痛惱。事過境遷。且今在至歡極樂中。因而不復念及。至曩日。決心不復再見伊立克。面彼時悲恨極度。今則亦與昔日痴戀伊立克之情。俱消失。見伊後。卽坦然出手相握。歡然道。故絕無芥蒂之狀。伊立克覩是狀。知昔日之情。從此如隔世事矣。然貝忒利愛情之死灰中。亦曾無相惡相輕之意。仍以誠信之語。乞伊立克爲渠及腓力之友。伊立克亦慨然允之。自茲一諾不渝。腓力以契據授伊立克。時笑謂之曰。君得此款。將作何用。耶。伊立克曰。此款爲周給貧人之需。吾無所用之也。腓力曰。機會屆時。吾將向君提及之。以助君行善耳。腓力與貝忒利留巴黎久之。展延原定新婚旅行之時期。共出游者一年有餘。是時海倫夫人長留哈登宅中。管理一切。迨第二年。夫婦二人歸來之日。時在六月。哈登風景正當最美麗之時。不啻爲美人炫其華裝。艷服也。香輿經鎮中。時居人空巷。出觀皆拍手歡迎。鄰朋親故。兒童婦女。沿街徧播鮮花彩幟。以表誠意。與前導以音樂隊。與禮拜寺鐘聲相應。和腓力於車中。以恭恪之貌。謂其艷妻曰。愛卿。吾等當禮祀上帝。俾我等能盡天職。以報大衆相遇之厚。相愛之誠也。二人旣稅駕哈登。數日。腓力乃堅邀伊立克。惠臨以叙契闊。伊立克亦遂允之。即日命駕。伊立克此時名譽愈隆。資財富有。凡有疑難莫決之案件。皆丐伊解剖。伊終日。自旦至昏。惟勤事於職務。然中心耿耿。前事未忘。終覺怨悔。交并。勒哀麗倫之記念。尤未嘗一刻。

妄也。貝忒利與伊立克相見後，揣知其情，陰念凡伊立克之苦惱，皆渠致之。渠當爲之補救，以償渠過。晨間伊立克獨步園中，遂隨之往直道。其意詢伊，仍念勒哀麗倫否。伊立克聞言，緊注貝忒利面，瞿然曰：「勇哉子也！他人固亦知我含悲茹苦者，然不敢向我道及耳。子言誠是，吾迄今悲念麗倫，此恨綿綿，將無盡期矣。」貝忒利殷然詢曰：「君亦曾思與渠復歸于好乎？」曰：「然。特此意直夢想耳。渠固至今未婚，拒絕梯林亨伯爵之請，顧吾不敢謂渠之不嫁，維我之故也。」貝忒利曰：「君豈不思渠能赦君乎？試思渠如何溫柔敦厚者。」曰：「歐而夫人渠固恕我矣。我與渠最後晤面之一次，渠清潔雙眸中，滿含憐憫，恕赦之狀，且清淚紛紛也。言次折一白百合花瓣於指間，揉而碎之，曰：『我之不能復得麗倫之情，好正如今不能復將此揉碎之花之艷色者，芳香萃集之耳。』伊言之悽然若絕，無希望者。貝忒利不復續語，然決意自往拉虛彌爾面，麗倫自告以渠實誘伊立克之墮落，維渠之故，以一身調停於伊麗二人之間，腓力知其意極意贊成。彼此商畧，俟伊立克歸去後，彼等當即首途，貝忒利并先寄一函致麗倫，告以稍遲數日者，彼等將以旅行經由拉虛彌爾乞女郎允許，假以半日之光陰，以叙契闊。女郎者，彼等視爲至親愛之友者也。麗倫答書旋主書，以娟秀之筆，懇摯之詞，略謂渠甚喜復得與歐而夫人握晤也。今將更叙麗倫矣。麗倫邇來狀況至佳，惟坐視駒光過隙，凡百如恆曩日，悲愁所奪去之花容，月貌與快樂輝煌之精神，已皆回復，惟芳心可可，無復一顆愛情耳。女曩與梯林亨伯爵周旋時，頗欲種愛情於若人，蓋知倘得聯此歡好，勒哀夫人

與梯夫人必將視爲大樂。愈敦昔日之誼。如是亦所以慰老母之心。固非楊花輕薄容易沾泥也。願雖有是意。良非本懷。則終不能形諸實事。而伯爵正直君子。見女殊不屬意於己。亦雅不欲效毛遂之自荐。貽笑於美人耳。至拉虛彌爾諸他少年。更不能獲麗倫之青盼。因是青年虛度。尙待字幽閨。昔年與伊立克判。舊依依時。芳齡十七。今則距風信年華。祇少一歲矣。而玉容曾不減。疇曩之美。惟婀娜中。略帶莊嚴之態。前此之愛情愁緒。永未釋於芳心。特悲痛之念。則冰雪消融矣。無何貝忒利與腓力偕來。此奇緣湊合之二女郎。重復相逢。勒哀夫人歎接甚歡。迨午食既過。勒哀夫人與腓力間談。二女郎乃並肩携手。出至園中。翔步花徑。間旣而又達女郎心愛之橡樹下。樹旁置有籐椅數枚。是卽女郎昔日與伊立克談心之處也。貝忒利與麗倫默然坐於椅間。移時乃突然目注麗倫。且以春葱十指緊握麗倫雙手。曰麗倫姊。謂妹此來係偶然耶。妹來拉虛彌爾。蓋懷一意見而來。欲履行之者。須妹之禱求。邀准後始肯離此而去。妹此來蓋代一男子向姊祈恩者。是人之生涯。因愛姊而漸致顛頓不勝矣。是人誰耶。卽曼折伊立克耳。麗倫殊不訝怪。柔聲曰渠丐姊未耶。歐而夫人曰否。此係出自妹意。妹有可羞之事實。須自向姊認白者。苟別有一物較伊立克之快樂尤重要者。妹亦可不言之。蓋妹今所欲言者。乃歐而腓力之室人所不應出諸口耳。麗倫曰休矣。姊勿復言。妹殊不欲復聞悲愁之往事。任其如死灰可耳。曰否。今死灰中實有冤抑之種子。萌蘖其間。妹如骨髓在喉。不能不吐。今妹將告姊。妹實誘惑伊立克。彼實絕未負姊也。妹誠意出

於肺腑敢謂曼折伊立克者在此恢恢大地上除姊外實無別一女耶足動其心者至此粉面微紅乃續曰麗倫姊妹初見若人即相愛悅然而伊立克曾未有一點愛妹之符表祇有一次耳噫姊當信我此言蓋彼時妹愛之逾擊一晚者同在芳園中妹乘此良宵風景卒使彼一時迷罔發爲情款之詞雖然妹實迫之非伊本懷伊言既出口即悔之噫麗倫姊蓋嗣後妹即永不見伊一笑伊永未愛妹且不向妹殷勤款洽甚至見妹即避由今觀之自彼宵後渠即至今爲至悽苦之人也凡是胥妹之過噫麗倫姊須知妹秉性高傲今降心屈意祈求於姊姊當恕我也女言至此喉間爲感情所塞梗不能語乃舉首觀麗倫清潯溫柔之面則見面上滿含哀憐之狀而無他物

第三十章

歐而夫人呼曰麗倫信我麗倫曰我信姊但姊告我何意欲祈我何事耶貝忒利曰欲姊知姊實誤責伊立克實誤疑渠屬意於妹之財產及愛戀妹之美貌麗倫曰妹固謂渠如此歐而夫人曰姊誤耳渠固曾迷惘一時特後此永遠悔之舍姊外更無一人會動其憐愛者麗倫曰妹固信姊言特姊以此告我果何意耶貝忒利懇切言曰緣曼折伊立克將以憔悴死其心將以不能復愛姊而凋萎以死此時見麗倫面上漸轉青白色乃續曰凡卑劣之女子褊心惡意之女子將永不能赦渠特姊則賦性寬宏休休有度妹意姊當恕其一時之失也麗倫婉容曰妹固已恕之矣貝忒利悲聲曰雖然以前之恕尙非可謂仁至而

義盡須知伊立克情狀良可憐苟姊知渠悲苦何如者雖陌路人當亦惻惻不已且渠之過實妹成之罪
戾應妹富之不應渠受倫渠因此抑鬱死則妹不啻操刃之人我雖不殺渠渠實由我死妹心何忍妹願
自受酷厲之災害決不忍坐視伊立克含冤以生也此纏綿悽咽之語充滿於夏日空氣中已而貝忒利
復降其高貴之玉體長跽於草積間哀祈曰我已曾求上帝恕我罪戾今則禱求吾姊赦吾惡責務望宥
我以免我永永之悔恨曼折伊立克憔悴灰白之面似矗立於我及光明蒼昊之間嘻我知罪也伊立克
何故應受苦惱耶以我之過而乃使伊悽寂以生悽寂以死欲脫伊於苦惱而免妹之罪戾其權惟在姊
耳噫我今跪求姊非至姊俯允者妹不起也麗倫曰欲我允何事耶曰姊須如至高尙之婦人恕宥人不
留一點芥蒂姊須念妹長跽於姊前自承如何媚惑他男子此事爲何等羞辱何等卑抑者故姊必須更
發宏量完全赦伊復歸昔日之好庶妹之苦心不至虛用於無何有之鄉夫妹以伊立克之故且願屈膝
塵埃如此姊以伊所摯愛之人詎轉泛泛無一點哀憐心耶苟伊立克一旦來此復求姊之情愛者妹千
祈萬禱願姊允許之也麗倫美妙之面俯垂至臆默默不作一語然貝忒利已知其所蘄求者獲芳心之
允可乃起立以至感激之情親麗倫之玉面兩心默印相喻於無言矣二女郎相晤後一星期曼折伊立
克一日晨忽接一書大錯愕書蓋自歐而夫人來者書中所言純爲神秘莫測之疑團蓋謂伊苟更至拉
盧彌爾所麗倫之恕者則既見麗倫之後伊將胆壯而更有所要求且必蒙許可而不至被拒絕也伊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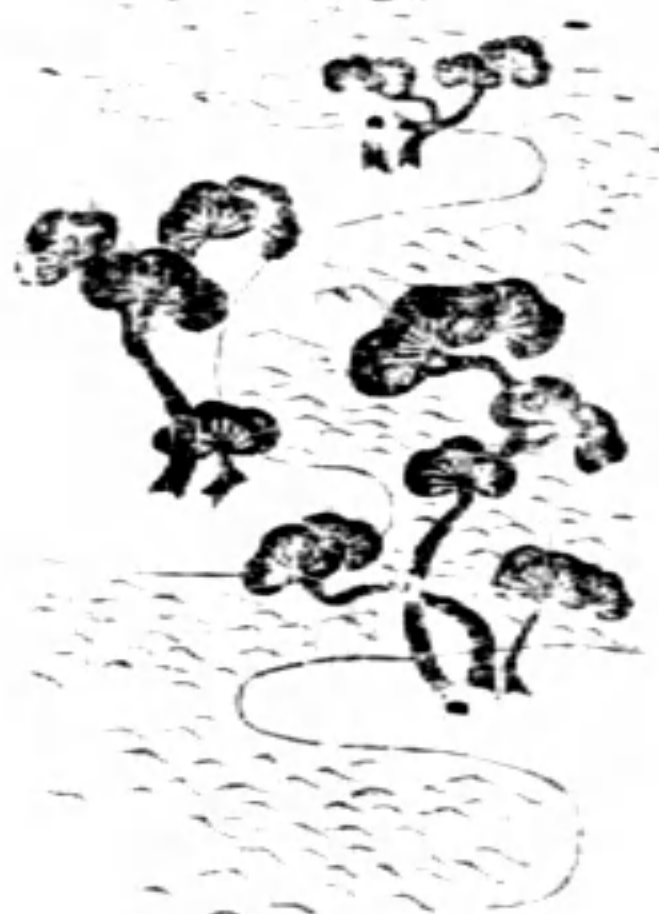
信後疑訝莫決念此何意耶夫貝忒利豈爲此酷虐戲言者伊將遵其言而卽奔赴拉盧彌爾乎夫拉盧彌爾者在伊不啻爲愛情之天國安息之樂園固日夕想望之者卽去亦何不可誠使托胆而行登堂請罪彼慈善之老姆溫婉之女郎決不至揮之大門之外且也見伊如是顛顛如是困苦且將起哀憐之心而待之以和善雖然伊亦記前此所負何罪毀壞老姆之誠信踐踏女郎之愛情伊詎敢望彼等遽忘其所爲而赦之耶願希望雖窮伊終渴盼再見玉人一面則雖悽寂以生窮困以死庶亦可無遺恨况有貝忒利之言或猶有一綫之希望亦在未定之天則何爲而不冒險一行耶乃決意必往不問彼等欸接如何必姑爲一行以釋渴懷決心既定乃於八月中旬之一晨馳驛行矣伊立克復覩列嶂如屏之愛斯本雪山復覩密蔭葱鬱之地痕叢林復覩曲折幽舊之常青徑且又覩好花半掩之竹扉竹扉之內卽伊愛情所居之處矣當伊拂去當門之花枝進行於園中鴻印曾留之小徑時心中如何難堪迨抵宅塔女僕啓門見伊慘白槁瘠之面則大駭伊不以刺進但言有要事欲獨見勒哀夫人女僕引伊至客室此客室者伊曾經歷無數快樂之光陰今觸目依然而情境則判若隔世矣乃中心鶻突默待室門之啓勒哀夫人謂其女曰奇哉一男子以要事欲獨面我果何事耶麗倫歡然曰殆募捐耳媽！勒哀夫人方在疏理羊裘翠蹙曰是誠可厭然不得不出見之麗倫笑曰多給與之速遣去之可耳勒哀夫人滿望出見一爲其錢袋而來之不速客不意一進客室遽與渠會向天帝前控訴之男子瞥面相遇此時遽欲迴身而走

然伊立克已肅然起自椅間其顛頰灰白之面深感動老姆之心伊立克迎呼曰勒哀夫人幸一垂清聽凡至窮困之罪犯亦當許其自白悃忱也勒哀夫人乃殷然言曰汝尙有何語耶我何爲當聽汝耶汝來此者何故詎以前此致我等之惡辱尙不足耶至此訕然而止蓋伊立克面上慘白之色使之大驚駭乃溫顏曰君且坐君狀恐不耐久立也伊立克且坐且言曰姆言甚是吾憊甚矣苟我今日猶失望而去則歸就死耳愛情與悔恨已奪去我一身之健康矣噫勒哀夫人請姆允我一面麗倫俾我復一覩其玉貌勒哀夫人面色槁白蓋視伊立克不啻猛獍攫食之鳥以其愛女爲鳩雀將捕之以充飢也乃傲然問曰君欲面吾女以何理由將作何終局耶伊立克哀聲曰勒哀夫人其勿凌踐墮落人我昔年固負惡咎是罪無可道但猶不至如老姆所揣測之罪大惡極也我固曾迷惘軟弱於一時所以使我如是者當叩之上帝然我如何自怨自艾無人能言之我今誓言一如我他日誓於上天裁判官之前我除麗倫外從未別愛一人亦永不更愛一人勒哀夫人覩伊懇切可憐之狀則意稍釋乃曰然則汝何故棄絕之耶伊立克曰噫我蓋被驅而瘋耳雖然在我之前無量數男子曾先我而爲之矣勒哀夫人姆素宅心仁慈我今哀姆以姆英雄丈夫之故恕宥我俾我一面麗倫請速賜我赦我之一言至麗倫我將盡力以斬其見想也勒哀夫人殊不能拒如此之哀祈乃卽伸其雙手曰我曩曾上控於天帝以懲君今我取消此言矣我今赦君維上天慈悲之故伊乃堅握老姆手清淚紛墮勒哀夫人見此則愈憐恤曰君當卽面麗倫渠意

如何者。我決不反對之。言已。迴面而去。此時伊立克。如大旱之望雲霓。一分鐘如待三秋矣。已而門闕一
 亭亭。玉立之女郎。入其斌媚之面。殊無怒容。其纖素之手。頗有伸展受握之勢。噫。此非麗倫乎。此非伊所
 顛倒夢想之美人乎。旋麗倫曰。阿母謂君貌大。疇瘠。伊立克君何顛顛至此。耶。伊立克驟聞香唾如獲。綸
 音急以身行。近女郎。緊握其玉手。垂首女前。以梗澁之音。祈女恕伊宿昔。隨又告以伊悠久之悲痛深長
 之悔恨。及不可言說之愛情。此時麗倫傾耳聽之。待伊言畢。始點頭之。繼則直捷而言曰。往日之事。吾
 今已恕宥君矣。伊立克斯時如置身別一世界中。乃更以身近女郎。攬女郎於懷。以敬愛交并之狀。親此
 日夜夢想之玉面而枕。其金髮之首於自己胸前。荷荷不已。嗟夫。此時此際。伊立克之心情。美滿較之。嗜
 昔殆增百倍。吾願天下佳士淑女。皆以真愛情相砥礪。則雖受盡磨竭。終有此黃金之一刻。不然亦不至
 遺悔恨於靡涯耳。勒哀夫人聞伊等復歸于好。殊不怒。是日黃昏。即仍認伊立克為東床之選。渾忘伊曩
 日之罪過矣。蓋愛女之顏歡。即慈母之恨釋耳。過此三星期後。二人結婚於拉虛彌爾禮拜寺。哈德門紳
 士及夫人俱臨蒞。為新郎新婦之儗相。女郎黛兒馬利亦來觀禮。馬利至今猶未嫁得金龜。夫婿羨妒新
 人。自不待言。至全鎮少年紳士。及目擊麗倫生長之華顛。叟嫗及平日為麗倫所提攜笑弄之嬰婉稚子
 皆在焉。無不拍手歡呼。祝新人幸福。是日也。一切天然景物。皆若輸其誠敬於此。一雙玉耦。陽光燦爛。天
 容含笑。香車過處。枝頭翠羽宛轉和鳴。其歌聲中。胥含快樂之愛情。迨新婚三月之後。伊立克與麗倫。乃

實。踐。一。久。懸。之。約。蓋。即。赴。哈。登。與。腓。力。夫。婦。會。晤。是。也。四。人。相。見。其。愉。快。慰。樂。自。無。待。言。伊。立。克。與。麗。倫。既。感。激。貝。忒。利。貝。忒。利。亦。若。了。却。一。宗。心。事。頓。卸。仔。肩。昔。日。彼。此。之。磨。難。悲。愁。盡。成。陳。迹。迴。憶。前。塵。恍。焉。若。夢。從。此。融融。洩。洩。各。享。其。甘。甜。美。滿。之。生。涯。數。載。後。皆。已。兒。女。成。行。索。棗。抓。梨。天。倫。之。間。尤。饒。樂。趣。腓。力。文。名。大。震。其。所。著。之。書。凡。英。倫。文。字。通。行。之。處。靡。不。家。弦。戶。誦。伊。立。克。亦。愈。為。社。會。所。尊。崇。麗。倫。生。活。於。伊。愛。情。之。中。主。持。中。饋。佐。治。其。職。業。分。享。其。榮。名。相。愛。相。憐。直。與。鸚。鵡。無。異。焉。至。勒。哀。夫。人。撫。此。愛。女。佳。婿。及。賢。妮。婉。嬾。之。外。孫。兒。女。桑。榆。雖。晚。含。飴。之。樂。正。自。無。窮。貝。忒。利。則。華。年。既。逝。今。已。為。哈。登。宅。之。女。主。海。倫。夫。人。嚮。所。司。一。切。今。悉。俾。女。掌。握。總。持。家。政。不。復。如。昔。日。之。騁。懷。於。娛。樂。然。而。為。人。愛。憐。為。人。贊。賞。為。人。尊。崇。舉。英。倫。之。婦。女。曾。無。及。哈。登。宅。之。女。主。人。者。也。嗟。乎。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才。士。佳。人。都。成。眷。屬。而。吾。書。亦。自。此。與。諸。君。別。矣。

(完)





長篇名譯

愛河雙鴛

英國却而司佳維著

(吳門瘦鷗譯)

第一章

一角斜。嚙剛從屋角上。下。去。半。鈎。冷。月。從。雲。屏。深。處。冉。冉。而。出。哀。爾。司。瑪。伯。爵。邸。裏。沈。沈。如。死。一。些。兒。聲。響。也。沒。有。原。來。那。沒。情。的。死。神。正。在。邸。中。要。帶。那。哀。爾。司。瑪。伯。爵。夫。人。去。咧。哀。爾。司。瑪。伯。爵。夫。人。躺。在。他。臥。室。之。中。方。在。將。死。未。死。之。際。那。暗。淡。的。燈。光。把。銅。床。和。一。切。器。具。的。影。兒。一。一。寫。在。牆。上。伯。爵。夫。人。瞧。去。直。好。似。有。無。數。鬼。魅。立。在。那。裏。催。他。上。路。的。一。般。他。雖。在。不。久。就。要。撒。手。人。天。却。是。風。韻。猶。存。那。一。雙。漆。黑。的。眸。子。裏。還。現。着。一。種。精。光。兩。隻。纖。手。擱。在。錦。被。之。外。時。而。握。緊。時。而。放。鬆。似。乎。非。常。憤。怒。的。樣。子。床。的。旁。邊。跪。着。一。個。女。郎。他。的。苗。條。玉。影。也。被。燈。光。寫。上。粉。牆。蕩。漾。無。定。他。的。玉。容。嬌。艷。中。微。含。剛。烈。之。色。檀。口。的。兩。邊。却。又。是。溫。柔。無。倫。兩。片。朱。唇。真。個。是。紅。比。櫻。花。十。分。可。愛。而。星。眸。中。又。露。出。一。派。不。屈。不。撓。之。狀。使。人。生。畏。玉。手。纖。纖。也。彷彿。很。有。力。的。樣。兒。照。他。全。身。看。來。簡。直。是。個。又。剛。又。柔。不。同。凡。艷。的。女。郎。這。時。哀。爾。司。瑪。伯。爵。夫。人。已。寂。然。不。動。死。却。沒。有。死。把。那。纖。細。的。指。兒。握。着。女。郎。雪。白。的。柔。黃。蔦。地。裏。

火爐架上的一架銀鐘鏗鏘打了七下。伯爵夫人微微動了一動。放出低弱的聲音說道：「琪麗愛，你在這裏麼？吾瞧不見你。」女郎答道：「阿母，吾在這裏。吾願意永永伴着阿母。沒有一刻相離。」夫人又道：「好孩子，你扶吾坐起來些。這裏可有旁的人在着麼？」女郎輕輕的扶起了他母親，把一個大枕頭放在他背後。柔聲答道：「阿母，沒有甚麼旁的人。但有孩兒一人。在這裏可要去請那達克透來麼？」夫人急道：「不必，不必，請達克透來濟甚麼事。吾在世的時候已經不多，趁你一人。在這裏吾有話兒要和你說。」女郎倒了些藥水，湊在他母親嘴上，說道：「阿母，喝了這藥下去，纔有力講話。」夫人一口喝了下去，瞧了他女兒一會，纔道：「琪麗愛，今夜你待吾直比吾平日待你好到百倍。吾一向不愛你，諒你也知道了。了。」女郎的櫻唇微微顫着，說道：「阿母，如今吾們不必想起以前的事。」夫人道：「吾怎能不想起以前的事？今夜已是吾的末一夜，死神已在吾頭上。吾不把吾心事說出來，便要賚恨千古了。」說到這裏，聲音略低了一些。兩眼中却依舊明光閃閃。一會又續道：「琪麗愛，吾生平並不愛你，因為吾心中靈魂中另外有一個人，在着吾所有的愛情都注在他身上。到如今吾却恨他刺骨，雖身入窀穸，這恨氣終不消散。從前吾年少時也像你一般美麗，這心却比你活容易愛也容易恨，只是可憐。吾雖擁着偌大的財產，也沒有親也沒有眷，簡直是個世界上的畸零人。惟有那人非常愛吾，吾自然也非常愛他。不道有幾個旁人都來忠告吾，說那人是個窮鬼愛你，無非是假意，不過想你的金錢罷了。然而那時吾的愛情正在極熱的時候，不去

理會他們仍和那人游泳於情海之中。兩情如蜜，兩心相印，好似沒了他。吾不能插足世上的一般。那時候，吾住在意大利維尼司。一天，你父親來見吾，求吾嫁他。吾心中早有了那人，自然嚴辭拒絕。你父親萬分不快，臨去時冷冷的說道：「你現在愛着他，將來懊悔也來不及。」委實和你說，他已是有了婦的。使君，你守到頭白也決不來娶你的了。」說着，又取出證據給吾瞧。吾知道確是實事，並不哄吾。吾和那人的愛情，立刻寸寸成灰，一顆心擣爲粉碎。當下就允許你父親。夜中，吾便趕到那人室中去，和他決裂情根。既斷一切，都不顧用手兒向他做了個記號。這記號是表示有仇必報的意思。從前他在科西嘉所學也是他教吾的。他見吾做了這記號，笑了一笑。但是眼光中也現着恐怖之狀。後來，吾就嫁了你父親。起初他傾心愛吾，情深似海。到末後，見吾落落漠漠，毫無情意。他的心便也冷了。這時，吾經了這情場一跌，腔子裏千種愛情早變了萬般恨意。日中禱告，只禱告吾報仇成功。夜中入夢，也夢吾報仇成功。天天沒有旁的希望，只望吾和那人雖然雲山遙隔，吾的呪詛也能達到他身上。一天，天吾不住的呪他，怨他，他竟刺促不寧。東飄西蕩，廁身無地，只把光陰白白拋棄罷了。幾年後，吾又在從前愛情的紀念地維尼司遇見他。一回他見了吾，微微冷笑。吾恨從心上起，又向他做了個報仇的記號。他面色立刻變成慘白，笑容早已抹去。他還帶着一個孩子，即忙藏在身後，不給吾瞧見。琪麗愛如今，吾在臨命之時，要和你說一句非常重要的話兒：你須牢牢的記在心裏。若是那人和他兒子一天沒有死，吾的仇便一天沒有報。女郎，抬頭瞧。

着他母親。花容慘白如死。夫人又道。琪麗愛。吾是你的母親。你須聽吾最後的話。吾的仇。一日不報。吾的眼。一日不瞑。報仇之責。全在乎你。你記着罷。說時。把纖細的指兒。緊緊握着。他女兒冰冷的玉手。兩眼中的精光。漸漸消滅。說話時的聲音。也漸漸低弱。原來那死神的雙手。已攔在他肩上去死。不遠了。女郎高聲說道。阿母。你末日已至。爲甚麼仍念念不忘前仇。或者他苦也吃得夠了。夫人道。他多吃一些苦。吾心中就爽快一些。但是他吃的苦。還不及吾吃的苦深。今天吾死了。入了窀穸。也要轉側不安。琪麗愛。吾的仇。託你報了。女郎一聽。這話。玉顏也白了。櫻唇也顫了。悲聲呼道。阿母。阿母。你須可憐見吾。別把吾以後的歲月。拋在悲慘煩惱的深淵之中。使女兒一輩子沒有快意之日。夫人睜着他兩個漆黑的眸子。瞧那女郎大聲說道。你害怕麼。你害怕麼。你竟不肯使你母親洩一洩多年的怨氣。麼。可是你年紀尙輕。精力很足。儘能替吾報仇。使吾所恨的人。嘗嘗苦味。你難道真要息肩卸責。不聽你死母最後的命令。麼。你難道忍心。瞧你母親生時。吃了千辛萬苦。死後還不肯使他安一安心。麼。琪麗愛。你快允許吾。不然吾在九泉之下。也要呪詛你。使你不安寧。女郎白了臉。星眼中。流露出懼怕之色。朱唇顫顫的呼道。阿母。女兒不敢違命。接着又立誓道。女兒倘不替母親報仇。於那人和他兒子之身。便一天不息。肩一天不着。情愛女郎剛說罷。他母親已徐徐躺了下去。不住的亂顫。女郎大呼道。阿母。阿母。你還不會把那人名。字告知吾。咧。夫人張開了嘴。唇竭力要說。無奈說不出來。掙扎着。舉起一纖隻手。駢了兩指。向空中一伸。做出刺人。

的樣子。做了兩回。纔喘着說道。記取這手勢。說時。倒在枕上撒手長逝了。

第二章

哀爾司瑪伯爵夫人死後。一來復己葬在拿門老禮拜堂的柩穴之中。伯爵邸裏黑魃魃地。一派黯澹氣象。許多窗都緊緊關着。或是遮着厚厚的窗帷。不放一些兒日光進去。惟有那書室裏小窗四開。陽光滿地。琪麗愛格萊頓姑娘正和他的律師密司脫透古德在那裏議事。兩人都非常懇切。一個說出他的計畫。一個似乎有些不贊成的樣子。密司脫透古德道。琪麗愛姑娘。你將來的計畫。畢竟如何。你給吾的廣告。吾已登了出去。也已接到了幾封投函。吾們此刻不妨把這事討論討論。姑娘要招一個人作伴。小可自然絕對贊成。不過改名易姓。鄙意却不謂然。琪麗愛莊容說道。密司脫透古德。這其間吾自有意思。吾將來的一切計畫。你千萬不可反對吾。吾現在也不能和你說。律師把那一雙銳利的灰色眼注視了女。郎。一會纔道。姑娘的計畫。小可自然那敢反對。琪麗愛又道。照吾母親的遺囑。上看來。他的遺產歸吾承襲。至於吾父親的爵位。就歸吾表兄霍萊司透古德。道。姑娘可沒有和他相見過麼。琪麗愛道。沒有和他相見過。因為吾父親素來不喜歡他。連母親也不會見過。一面吾和表兄已是哀爾斯瑪的末一支。照例該親熱一些。無奈吾不認識他。他也不認識吾。簡直好似陌路人。兩下裏毫無關係的。密司脫透古德點了點頭。心裏却在那裏想。倘然琪麗愛姑娘和他表兄結了婚。珠聯璧合。兩家春并作一家。春哀爾司瑪。

的財產爵位也不致被外人來染指。豈不是好。正在這樣想。琪麗愛又道。密司脫透古德。可是如今百事的財。產。爵。位。也。不。致。被。外。人。來。染。指。豈。不。是。好。正。在。這。樣。想。琪。麗。愛。又。道。密。司。脫。透。古。德。可。是。如。今。百。事。吾。都。能。作。主。想。甚。麼。就。能。做。甚。麼。若。是。吾。明。天。要。賣。掉。這。哀。爾。司。瑪。爵。邸。和。所。有。的。寶。物。取。了。錢。跑。到。世。界的盡頭處去。可也沒有甚麼人能彀阻止吾。透古德道。原是原是。姑娘已上了年紀。不論甚麼事。自然都能自主。旁的人如何好管得。琪麗愛道。吾的計畫。志在必行。你是吾家的老友。也是多年的忠僕。可能依着吾去做麼。密司脫透古德點頭不語了半晌。纔慢慢吞吞的說道。小可雖有些不贊成。但是姑娘的命令。萬萬不敢違。萬一吾推却了姑娘去託旁的人。可是現在世界上人心不古。詐偽百出。怕沒有吾幾十年服務府上的老人。忠信做事呢。琪麗愛很感激的說道。密司脫透古德。多謝你。說着伸出一隻纖手來。透古德非常莊重的親了一親。兩眼注在琪麗愛面上。說道。琪麗愛。姑娘。你。想。把。這。哀。爾。司。瑪。爵。邸。如。何。措。置。琪。麗。愛。花。顏。上。頓。時。佈。了。愁。雲。怏。怏。的。說。道。密。司。脫。透。古。德。吾。要。請。你。遣。散。那。許。多。僕。人。把。這。哀。爾。司。瑪。爵。邸。關。將。起。來。所。有。貴。重。東。西。好。變。賣。的。都。變。賣。了。給。吾。一。份。錢。更。留。下。一。些。以。爲。將。來。地。步。從。此。以。後。只。當。世。界。上。沒。有。吾。這。個。人。不。必。放。在。心。上。透。古。德。莊。容。說。道。琪。麗。愛。姑。娘。小。可。對。於。姑。娘。的。決。心。本。不。敢。反。對。只。是。憑。着。這。一。點。愚。忠。要。說。出。姑。娘。應。盡。的。責。任。上。瀆。清。聽。琪。麗。愛。道。密。司。脫。透。古。德。你。不。必。說。了。委。實。和。你。說。吾。這。一。番。作。爲。實。是。要。盡。吾。最。大。最。重。要。的。責。任。你。的。忠。懇。吾。自。心。感。不。過。吾。一。打。定。了。主。意。便。萬。難。動。搖。的。了。透。古。德。彎。了。一。彎。腰。琪。麗。愛。又。道。吾。的。意。思。想。請。你。留。着。吾。父。親。的。老。管。家。

福特和他老婆照料這邸第旁的下人們。一概遣散。透古德道：「姑娘的侍女呢？」琪麗愛道：「也喚他去好了。」吾倫要時儘可再用一個密司脫透古德外間的來函。可在着麼透古德取出一束信來。答道：「琪麗愛姑娘小可帶在這裏。其中有一個很爲合格。姑娘這回出去。可不是要旅行麼？」琪麗愛道：「密司脫透古德那合格的是誰？」透古德答道：「是一個法國官員的寡婦。喚做馬丹李奈勒克來爾。」琪麗愛把那信瞧了一遍。問道：「你可瞧見過他？」沒有透古德道：「已瞧見過了。」據吾想來。真好算是姑娘的絕好伴侶。年事約在四。十。左。右。舉。止。溫。文。有。禮。富。於。世。界。智。識。琪麗愛道：「很好很好。」吾立刻寫信給他。如今煩你去取鑰匙來。吾還要。在。這。老。爵。邸。裏。遊。覽。一。周。此。後。飄。流。天。下。歸。鄉。無。日。今。天。在。這。裏。實。是。末。一。回。咧。透古德走了出去。琪麗愛到寫字桌旁坐下。拈筆寫道：「至愛之馬丹勒克來爾鑒。來書甚佩。良愜吾意。請於明日禮拜四。四。時。惠。臨。萊。哈。姆。旅。館。一。談。樊。麗。霞。推。姆。伯。爾。上。」寫罷了。放在手裏裏。想到倫敦後付郵。不一會透古德已取了一束鑰匙來。琪麗愛受了。走出書室。到一帶黑暗的迴廊之中。開了一扇門。走進一所大客廳。四。壁。都。張。着。格。萊。頓。家。歷。代。祖。宗。的。遺。容。自。從。璠。門。人。初。入。英。倫。以。至。於。今。大。大。小。小。掛。得。密。密。層。層。好。似。都。向。着。琪麗愛瞧的一般。琪麗愛瞻仰了一會。便出廳上樓。一會開門。一會鎖門。經過了許多房間。末後。就。到。他。母。親。彌。留。的。臥。室。中。去。人。去。床。空。使。人。倍。覺。淒。涼。那。一。切。東。西。却。依。然。如。故。日。光。如。金。穿。窗。而。入。琪麗愛長。踞。床。側。追。味。他。母。親。死。時。的。情。狀。一。壁。又。立。誓。道。女。兒。倫。不。替。母。親。報。仇。於。那。人。和。他。兒。子。之。

身便一天不息肩一天不着情愛說時又彷彿見他母親舉起手來做那手勢琪麗愛玉軀微顫連忙立起身來出室而去半點鐘後仍回到那書室之中身上已穿了黑色的旅行服面上罩着黑色的面幕預備立刻要動身的樣子透古德一見了他很爲詫異便道琪麗愛姑娘你未免太性急了琪麗愛道密司脫透古德吾立刻就要離開這裡不願再虛度光陰透古德道吾想姑娘總有一二天收拾收拾預備預備方能動身却不道一走就走呢琪麗愛取出鑰匙說道密司脫透古德這鑰匙請你收了所有銀錢煩你立時交給吾透古德便取出一大卷的銀票和一個信封遞與琪麗愛接着說道姑娘日後倘要提取款子可以拆開信封來看那銀行的所在和領款的方法都開明在裏頭領款時也不必說出居址可是姑娘要守秘密的至於這裏一切不動產吾自當盡心替姑娘料理姑娘儘放心好了琪麗愛道密司脫透古德你這樣熱心助吾吾母親死後又承你多方照應吾委實感激之至這回的事賴着你的忠懇賴着你的慎重想來決不會洩漏出去以後吾若有甚麼事動問自然會寫信通知你老人家平日你只當吾不在世上好了透古德道姑娘此番作爲小可本來不甚贊成但是姑娘既立了決心吾也萬萬不敢阻撓惟有竭吾才力聽姑娘驅使姑娘去後吾也不出來尋訪也不偵察你的行動若是姑娘落了難遭了險需人相援須記着這裏還有一個老頭兒透古德他很肯鞠躬盡瘁助姑娘的呢琪麗愛聽了這一番話真個感銘肺腑伸出一隻柔荑來透古德執了好一會似乎有些兒戀戀不捨的樣子琪麗愛微笑

道密司脫透古德多謝你一片好心吾決不忘却你老人家如今別了再會罷不一會那老律師已獨在書室之中老淚縱橫掉頭太息琪麗愛赳赳然離了他二十年晨夕盤桓息息相依之地向着這茫茫世界而去怕從此一去不復歸來咧。

第三章

第二天午後四點鐘時那馬丹勒克來爾逕投萊哈姆旅館來直入推姆伯爾姑娘（即琪麗愛格萊頓讀者記取）的私室之中樊麗霞一見這夫人便知道將來彼此定能投契決無意見不合之事兩下裏先寒暄了幾句樊麗霞就拽過一把椅子請他坐了又倒了一杯茶給夫人接着也坐了下來說道夫人吾們婦人家最容易浹洽一見面便如舊相識夫人可以爲然麼可是吾是個世界上的畸零人子然一身覺得寂寞得很夫人能否立刻來同吾一塊兒住馬丹勒克來爾道不論甚麼時候吾都能遵命就是今夜也使得樊麗霞道夫人倘然方便今夜就來這是再好沒有的事明天吾想在坎新登租一所屋子住他一兩個月過那幽靜的歲月這旅館裏人聲龐雜一天到晚沒有靜的時候吾很覺不耐夫人可知道坎新登有甚麼屋子出租以三月爲期一切器具須全備的馬丹勒克來爾想了一會纔道吾知道那邊有一家主人和女主人等都到外國去了幾個月後方能回來現在只留着下人守門吾們不妨去同那管家商酌小住二三個月也不打緊於是兩人又商量了一會決意照這樣做去末後樊麗霞又道夫

人。吾還有一件事。要和你說。你儻然允許了。吾以後彼此便能投契相愛無間。同過快樂的日子。馬丹勒克來爾道。吾想吾們倆將來必不致於參商。姑娘到底有甚麼事。要吾允許。不妨直說。吾沒有做不到的。樊麗霞道。吾們以後相處的日子正長。所以今天必須先說明。一聲吾要夫人允許。吾日後不來盤問。吾過去的歷史。馬丹勒克來爾原是個老於世故的人。見他穿着喪服。早知道他身世可憐。便笑着說道。樊麗霞。你要吾不問。就不問好了。這是很容易的事。你還有甚麼事。也儘管說出來。吾總唯命是聽。百依百順的。樊麗霞握着馬丹勒克來爾的手。柔聲說道。如此吾們倆便成莫逆之交。這時兩下裏以目相視。你瞧着吾。吾瞧着你。好似決心相示的一般。過了幾天。樊麗霞和馬丹勒克來爾已住在坎新登的屋中。一天早上。用早餐的時候。馬丹勒克來爾說道。樊麗霞。你可要出去散散心。麼。吾有幾個從前在瑞士時結交的朋友。約吾今夜去用飯。他們住在喀文狄希廣場一所華屋之中。有一位女千金也明慧可愛。和易近人。你可肯同吾一塊兒去麼。樊麗霞慢慢兒的搖着頭。答道。吾很不願意去。吾和他們並無一日之雅。他們也沒有請吾做這不速客。可不使人齒冷麼。馬丹勒克來爾道。親愛的。你既不肯同吾去。吾就寫封信去回絕他們。樊麗霞道。李奈。你不該回絕他們。你不該爲了吾辜負人家一片好意。要知吾們倆是朋友。並無主僕之分。拘拘束束的做甚麼來。馬丹勒克來爾道。吾親愛的。樊麗霞以後儻有人請吾宴飲。你若不去。吾也不去。吾愛吾要斗膽問你。你到底有甚麼計畫。樊麗霞春山微蹙。答道。吾沒有甚麼計畫。馬

丹勒克來爾道。你的主意不是要出去旅行麼。樊麗霞道。不錯。吾確有這個主意。現在還不能實行。須要籌畫。籌畫。咧。接着又道。李奈隔壁住着的那個人。可是一個畫家麼。你看他的屋子。陳飾得畫館也似的。馬丹勒克來爾道。正是。昨天這裏的管家和吾說。那人也是新遷來的。據說他富於資。做事却很刻苦。一天到晚。畫板未嘗離手。馬丹勒克來爾說到這裏。見樊麗霞似乎不甚注意。有些兒心不在焉的樣子。因此也就住口不說下去了。一會樊麗霞立起身來。到後邊的晨室裏去。晨室外面就是花園。那時正在夏令。開窗一望。便見花放千紅。萬綠成圍。景色非常可愛。馬丹勒克來爾默默坐着。猛聽得泠泠一片披霞。拿聲從晨室中隨風送來。琴聲中又悠悠揚揚的透出一片唱歌聲。來聽去好似花港鶯啼嬌聲的。馬丹聽得心花怒放。痴痴的坐在那裏。身體也一動不動。直等到歌聲停止。纔立起來。走向晨室去。一壁歡呼道。樊麗霞這真詫異極了。你從沒有和吾說過有這一彈三唱的好身手呢。樊麗霞道。音樂一道。吾簡直是個門外漢。不過幼時曾練習過。略有一二曲上口。唱得實在不中聽。吾母親倒有一串好歌喉呢。馬丹勒克來爾道。你也唱得着實不惡。一曲清歌。使吾聽得痴了。請你再唱一遍這歌。吾似乎從來沒有聽得過。聽了百回不厭。咧。樊麗霞道。這歌是吾母親在意大利南方學的你自然沒有聽過。說時把那十個春葱似的玉指。彈着披霞。拿又轉着珠喉。唱將起來。這歌原是說一個多情女子。爲情人所棄。鬱鬱而死。所以唱得分外的幽咽。悽惻。沈鬱蒼涼。馬丹勒克來爾聽了。那全身氣力。好似被這歌聲吸去。幾乎要

軟化在椅上。那時那隔壁的美術家也正在那裏側耳而聽。嘴裏銜着一個烟斗。在他花園中往來蹣跚。一壁聽一壁不住的點頭。到得歌聲戛然而止。不覺脫口喊道。好一曲悲歌。好一串珠喉。真是祇應天上。難得人間的呢。第二回琴聲起時。他早已取了一乘梯子。擱在那晨室窗下。躡手躡腳的走了上去。一面瞧一面聽。聽得如醉如痴。瞧得也魂銷魄落。直到歌聲停時。纔從梯上下來。一壁放聲呼道。多謝你。多謝你說也奇怪。他兩隻脚好似不願意下來的樣子。掙扎了好一會。纔得下梯。那窗中人的玉貌鶯聲彷彿還在眼前耳邊蕩漾呢。

第四章

這天黃昏時候。星月初上。有一群人在歇泊登一個旅館的天臺上。喝酒行樂。吃賸的殘肴。還留在桌上。但是有一大半盆子都向了天。也有一瓶瓶的酒立在那裏。甚麼馬賽酒咧。浮克立谷酒咧。倒都是些法蘭西的上品酒。色香味俱勝的。看他們一羣人。橫七豎八的。坐在安樂椅上。個個興高采烈。有的仰着天。執着酒瓶。轟飲吸得個西江水盡。點滴無存。有的銜着雪茄。狂吸把一卷卷的青烟送入空氣之中。似乎要看他幻作雲霧一般。他們一壁喝酒。一壁吸烟。那笑聲也蟬聯不斷。一會內中有一個長身白鬚的人。開口說道。哀爾司瑪真交進了惡運。所有金錢都在那女孩子手中。他一個辨士也沒有。只得了個空頭爵位。有甚麼意思。又有一人仰天喝着酒。說道。傑密你既然知道他家的事。你 possibly 拉那女孩子來做吾

的老婆麼。吾很要娶一個有錢的老婆。供吾揮霍。咧。傑密霍華得點上了一枝紙烟。答道。你別說醉話了。哀爾司瑪早已先你着鞭。將來那女孩子必定進他的手。那人又道。但是吾們的面首。吾們的腦力。都不亞於哀爾司瑪。吾們只要有機會。定能奪得美人歸呢。霍華得微笑道。吾們近來真要窮。斷背梁脊了。自該想一個弄錢的法子。你看吾們一班人。都有窮星高照。窮鬼跟着。惟有一個弼萊。囊中總滿滿的。吾們吃了東西。都是他會鈔算。來倒也白吃他好幾十頓了。這時那布商的兒子弼萊。努琴過來說道。你們說吾甚麼。可是想吾的錢麼。霍華得道。正是你結交了這許多窮朋友。自該取些出來佈施佈施。接着又道。弼萊。你可曾喚哀爾司瑪到這裏來麼。努琴道。吾喚過他。他也答應吾來的。不知道他在那裏忙些甚麼。還遲遲不來。大約是做了一個空頭伯爵。所以擺擺空架子。咧。說得大家都笑了起來。笑聲未停。早來了一個少年。瘦長身材。伶俐面龐。有人說他是個美少年。只可惜他兩眼有些兒短視。瞧起人來。并做一線。因此上便覺損色不少。這人是誰。原來就是那勞特哀爾司瑪。他進來後。兩眼就注在桌子上。只見菜盆仰天。酒瓶仆地。面上不覺微現失望之色。一面却若無其事的走到弼萊努琴面前。說道。弼萊。吾來了。雖遲了一些。比不來總好得多。委實說。吾這回又撲了個空呢。霍華得道。你爲甚麼不早些來。東西都被吾們吃光了。可要去添些來麼。哀爾司瑪道。很好。吾只要一塊羊肉。幾樣冷菜。還加上一個魚子醬。麵包和一瓶香檳。儘夠吃了。旁邊一個侍役應聲而去。哀爾司瑪倚在椅背上。點了一枝紙烟。說道。今天爲了吾。

的事白忙一場。所以來得遲了。昨天吾寫了一封信給吾那個表妹。說要入邸助他料理財產。以免紊亂。霍華得低聲道。好計策。好計策。哀爾司瑪又道。不道。今天接到回信。竟拒絕吾的請求。這信也並不是表。妹出面是他家裏的老律師出面的。說如今要把哀爾司瑪爵邸關將起來。出外旅行。所有財產自有律師料理。不必費神。云云。於是吾又寫信去說。表妹出行之先。求見一面。那知律師回信來說。那女郎不願見吾。倘有書件。儘託他轉交。因爲出去旅行。行踪不定的。霍華得道。哈哈。你受了這一場沒趣。便怎麼樣呢。哀爾司瑪道。吾得了信。也不管他。三。七。二。一。立刻趕到爵邸去。却見裏邊靜悄悄的。好似墳墓一般。僕人已經星散。那女郎走沒走。却不知道。要進去。又被那看門的拒絕。霍華得道。如此。你真不幸之至了。哀爾司瑪皺眉道。不知道吾多早晚鑽進了這晦氣星。弼萊努琴替他倒滿了一杯酒。說道。老友。你別懊喪。吾們朋友總歡迎你的。霍華得道。吾們望你晦氣星早些兒去。下回就交好運。哀爾司瑪道。依你的金口。這一個月。中吾簡直交了惡運。但望以後惡運轉了好運。多弄幾個錢。纔過得去。咧。正在這當兒。有一個倚在天臺欄杆上的人。高聲喊將起來道。呀。好一個航行家。好一個航行家。你看他雙槳如飛。掠波而來。手兒何等敏捷。噲。朋友們。你們可認識他。他不認識他。他正向着這裏來呢。哀爾司瑪和旁的幾個人。一齊起身。到那欄杆旁邊去。幾雙眼兒。爭注碧波之中。哀爾司瑪回頭向弼萊努琴道。弼萊。吾記起來了。今天吾在俱樂部裏。新結交了一個朋友。聽說是剛從意大利來的。吾和他打了一回彈子。彼此十分投契。

他允許吾今夜坐了小船趕到這裏來和吾相見。努琴道：這來的可就是他麼？哀爾司瑪道：大約就是他。了。努琴道：他名兒喚做甚麼？快和吾說。哀爾司瑪沈吟道：吾只知道他打得好彈子。他的名兒却有些兒模糊。接着嚷道：呀！記起來了！記起來了！他喚做萊恩。哀得華萊恩。這時門開了。走進一個人來。你道這人是誰？原來就是住在樊麗霞隔壁的那個畫家哀爾司瑪。口中所說的哀得華萊恩了。他立在門口。先向四下裏打量了一會。哀爾司瑪即忙走將過去和他握手。欣然說道：好好！你來了。不過也和吾同病。來得遲。咧。萊恩道：不錯。吾來得遲了一些。不想今天的潮水比平時分外有力。弼萊努琴問道：足下可用過了晚餐？沒有。萊恩道：多謝。小可已用了。晚餐來了。努琴道：如此。喝幾杯香檳。於是倒了一杯香檳。送將過去。雪茄紙烟也一枝枝的堆在萊恩面前。這位新朋友倒是個交際界的能手。口才着實。來得聽他說的話。知道他竟是一個足迹遍於全球的大旅行家。各國的風土人情似乎胸中爛熟。滔滔不絕的說將出來。使四座都舌橋不下。講了一會。那傑密霍華得說道：弼萊吾們在這裏逗遛片刻。然後坐了你的汽車進城去。如何？又向萊恩道：足下可能同吾們一塊兒去麼？萊恩悄然道：願附驥尾。哀爾司瑪道：此刻吾們用甚麼來消遣？消遣鬥一回白立奇（葉子戲名）可好？四邊的人都點頭報可。弼來努琴也道：贊成。贊成。侍役快去取兩副紙牌來。哀爾司瑪向萊恩道：你可要來玩玩麼？萊恩微笑道：玩玩也不打緊。不一會紙牌來了。於是分爲兩組。鬥將起來。這邊哀爾司瑪萊恩和霍華得爲一組。起初沒有甚麼大輸贏。到末

後勝券都操在哀爾司瑪一人手中。霍華得力漸不支，不敢再鬥，便退了下來。彌萊努琴替他接下去，却依舊不得手。第一回鬥罷，也就不鬥了。萊恩好似毫不在意，仍舊鬥着。哀爾司瑪道：「對不起，好友，這一回你輸得大了。」萊恩道：「吾輸了多少？」哀爾司瑪道：「差不多有五百磅。」咧，你可要再鬥一回麼？萊恩笑道：「再鬥一回也沒有甚麼不好。」此時一群的人都圍在桌子四邊，瞧着他們兩人，只見那勝的緋紅了臉，十指緊緊的執着紙牌，那敗的却面色不變，沈着如常，一面吸着紙烟，一面鬥着，竟有好整以暇的樣子。等到第二回鬥罷，四邊的人都低聲說道：「一千磅了。」各人的眼光都注在萊恩面上，萊恩仍是面不改色，慢慢兒的取出一本滙票簿來，扯下一張，授給哀爾司瑪道：「你不必客氣，只當吾是素不相識的人，請收了罷。」哀爾司瑪顫着手受了一壁，擎起一杯香檳來，湊在嘴上，歡呼道：「這個爲吾們的新朋友。」壽萊恩也喝了一杯，說道：「這個爲你。」壽停了回兒，便走了開去，倚在欄杆上，和傑密霍華得講話，神色不變，談笑自若，好似夜夜鬥紙牌，夜夜輸慣，一千磅的樣兒。一會聽得外面汽車的聲音，便向彌萊努琴道：「今夜月色如銀，清光大好，碧波森森，景色非常悅目，吾仍想坐了船回去呢。」說着，就和大衆道了一聲「晚安」，匆匆而去。傑密霍華得道：「不想這人倒是個慷慨家，輸了一千磅，却好似贏了一千磅，去毫無喪氣的樣子。」哀爾司瑪吾的孩子，這樣的闊客，你須好好兒的籠絡他啊。」哀爾司瑪微笑無語。那時那哀得華萊恩已在河中，坐着那船順流而下，眼望着烟波浩淼，嘴裏輕輕唱着那早上隔牆聽得的悲歌，迴環往復，唱了好幾遍，自

言自語道呀。那歌竟好似深深的刻在吾腦中。那嚶嚶嬌聲也似乎還在吾耳邊蕩漾不絕。不知道吾哀得華萊恩可有沒有這好福氣。和那美人兒一面麼說着用力打那槳船便直刺刺的如飛而去。不一會那坎新登的六街燈火已漸漸入望了。

第五章

那哀得華萊恩早年和他父母一塊兒住在羅馬。非常不得意。他母親待他毫無情意。好似不是自己的兒子。一般到解脫歸天時還不肯在兒子前說一個愛字。他父親生性乖戾待兒子也落寞得很可憐。這苦小子竟好像身處黑獄之中。家庭的幸福從來沒有享受過。他母親死時還是一個小孩子。就失了依傍。他父親百事不顧棄家而出。東飄西蕩送他的歲月興盡歸來便吹毛求疵尋些兒事出來。和兒子淘氣。到末後兩下裏竟分了手。各自東西了。這一個孤兒從此就變了個無家之人。獨自一人踽踽涼涼的飄泊天涯。從這一個城中到那一個城中。一壁靠着。他父親分手時給他的幾個錢。餬口一壁賣畫度日。原來他的畫倒是天才。從小便會塗抹。如今經了家庭變故。飽受了人世患難。也好像一般做詩的所謂窮而彌工。畫得着實不惡。只這生涯也十分淒苦。畫一天。纔能過一天。要是一天不畫。便一天餓着肚子。不吃好幾年中。在歐羅巴洲南部的幾個名都裡往來。因此倒有些兒世界知識。朋友也一天一天的多了。有一天他在羅馬遇見他的父親。連忙趕過去。要和他講話。不道那老頭兒冷面相向。一理也不理。竟

自去了。哀得華把熱氣換了冷氣，呆了一呆，也就轉身。他往走得不多幾步，忽聽得後面起了一種慘呼之聲，回頭瞧時，只見許多人東奔西竄，嘴裏都嚷着，好似遇了甚麼非常的故事。一般這時恰有兩個人，在他旁邊走過，彷彿聽得他們說有一個老年人在街心被馬車撞倒了。哀得華聽了心裏別別的跳將起來，即忙趕到人叢中去見他父親，偃臥地上，寂然如死。當着大眾止住了眼淚，虧得來了一個達克透，就同他把老父抬到自己所住的地方去。兩天以後，早歸天去了。這兩天中，哀得華兀坐床側，守着老父，却見他不時做着手勢，又是嚶語，纍纍不知道說些甚麼。斷氣時，忽爾坐起身來，一連做了三回手勢，接着又嚷道：那婦人着實利害，你救吾，你救吾，剛說罷，氣已絕了。這是前語，按下不題。且說哀得華萊恩從歇泊登回家之後，忽記起日中曾接到喀文狄希廣場一家挨密推奇家的請帖，請他明晚去用晚餐。第二天晚上，萊恩見月色皎潔，夜氣清新，便邁步而出，向喀文狄希廣場走去。到了那家，就有一個侍者引導他上了扶梯，入到一所客廳之中，只見有好幾個華服婦人在一起，哀得華不覺怔了一怔，一時認不出那一個是女主人。幸而不多一會，便見一個瘦小的婦人排衆而出，正是那挨密推奇夫人。夫人伸着手，走將過來，說道：密司脫萊恩，今天你惠然肯來，吾心中非常快樂。撒拉，你過來，吾替你介紹這一位，即是密司脫萊恩。哀得華返身看時，有一個長身玉立的女郎亭亭而來，雙波似水，鬢髮如雲，出落得也美艷動人。哀得華低聲寒暄了幾句，密司挨密推奇說道：密司脫萊恩，吾聽說你初到倫敦，朋友很少，停一。

會。吾。把。吾。們。所。認。識。的。人。一。一。介。紹。於。你。如。何。哀。得。華。答。道。密。司。挨。密。推。奇。這。個。吾。就。感。激。不。盡。了。可。是。初。到。倫。敦。來。總。覺。得。踽。踽。涼。涼。的。密。司。挨。密。推。奇。笑。道。此。刻。你。覺。得。踽。踽。涼。涼。不。久。怕。要。嫌。太。熱。鬧。咧。說。時。先。替。他。介。紹。了。一。二。個。人。猛。可。裏。聽。得。後。邊。有。人。喊。道。哈。羅。萊。恩。夢。想。不。到。在。這。裏。遇。見。你。接。着。有。一。隻。手。攔。到。肩。上。來。哀。得。華。回。頭。一。瞧。原。來。是。勞。特。哀。爾。司。瑪。便。也。和。他。握。了。一。握。手。哀。爾。司。瑪。從。眼。鏡。裏。瞧。將。過。來。十。分。詫。異。想。這。位。先。生。真。是。難。得。看。他。落。落。大。方。周。旋。中。節。輸。了。一。千。磅。好。似。了。不。在。意。的。樣。子。交。際。社。會。中。從。沒。見。過。這。種。大。慷。慨。家。呢。這。時。那。密。司。挨。密。推。奇。瞧。着。兩。人。說。道。密。司。脫。萊。恩。吾。倒。不。知。道。你。和。勞。特。哀。爾。司。瑪。是。素。來。相。識。的。哀。得。華。答。道。相。識。還。不。久。剛。是。昨。天。訂。交。的。咧。密。司。挨。密。推。奇。道。如。此。吾。讓。你。們。多。談。一。會。心。使。兩。下。裏。的。交。情。也。加。深。一。些。說。時。微。微。一。笑。走。了。開。去。不。多。一。刻。賓。客。都。已。到。齊。宣。告。就。餐。於。是。大。家。在。桌。子。四。邊。坐。了。下。來。哀。得。華。坐。在。密。司。挨。密。推。奇。的。旁。邊。剛。在。喝。湯。的。時。候。無。意。中。抬。頭。一。瞧。兩。眼。恰。好。和。對。面。一。個。女。郎。的。鳳。目。碰。個。正。着。覺。得。那。雙。鳳。目。真。好。似。兩。泓。秋。水。清。澈。到。底。花。容。也。便。娟。絕。倫。不。同。凡。艷。自。問。幾。年。來。行。蹤。遍。於。歐。羅。巴。南。部。經。過。吾。眼。的。何。止。三。千。粉。黛。像。這。一。位。絕。色。美。人。委。實。好。秀。冠。全。歐。呢。看。他。身。上。穿。着。一。身。的。黑。衣。黑。裳。宛。如。一。枝。墨。牡。丹。一。般。當。下。便。悄。悄。的。問。密。司。挨。密。推。奇。對。面。的。那。位。姑。娘。是。誰。密。司。挨。密。推。奇。道。那。姑。娘。是。密。司。推。姆。伯。爾。吾。老。友。馬。丹。勒。克。來。爾。同。他。住。在。一。起。出。落。得。確。好。似。畫。圖。中。人。不。過。他。爲。人。很。奇。怪。的。哀。得。華。又。瞧。了。那。黑。衣。

女郎一服說道。吾瞧他的芳姿。直可壓倒凡艷。獨秀倫敦他的風範也。莊重不佻。純乎大家。想來也一定有些學問。不比交際社會上的一般婦女。打扮得花兒似的。其實一肚子都是草包呢。密司挨密推奇聽了這一番話。微現詫異之色。瞧了瞧哀得華。便回頭和旁的人去講話了。哀得華坐對如花。情不自禁。時把兩眼擲將過去。停了一會。賓客們都到吸烟室裏休息去了。哀得華也到吸烟室裏。和勞特哀爾司。瑪飲酒談心。正談得入港。哀得華忽爾停了杯。側着頭聽着原來晚風習習。送進一片曼妙無雙的悲歌。聲來。流水一彈。落霞三弄。直使聽的迴腸盪氣。拍案叫絕。等到歌聲方畢。餘音還嫋嫋不絕。那哀爾司瑪早嚷將起來道。好一曲悲歌。湘靈鼓瑟。怕也無此悽惋。密司脫萊恩。吾們快瞧去看。是何處仙姝。唱出這霓裳仙曲來呢。於是兩人飛也似的奔到客廳之中。那時歌聲又起。唱起一支託斯的氏的一行。再相見。一曲來。哀得華探頭看時。只見琴前盈盈正是他剛纔許爲壓倒凡艷。獨秀倫敦的那個黑衣女郎。那歌兒雖短。唱得却好似蜀道鶻啼。巫峽猿哭。聲聲悽苦。使人低徊欲絕。女郎一壁銜哀。低唱一壁却不時的流波斜睇。哀得華一曲遲遲。兩情脈脈。到得唱到尾聲時。哀得華幾乎要替挨密推奇家在客廳中添一尊石像。不知道經了多少時候。彷彿聽得耳邊有人說道。密司脫萊恩。吾替你介紹這一位。卽是推姆伯爾姑娘。此時哀得華纔豁然如同夢醒。覺得自己已立在一個九天上飛下來的安琪兒面前。

第六章

哀得華一時竟期期艾艾的說不出話兒來。只對着那美人兒發怔。密司挨密推奇即忙走了開去。和勞特哀爾司瑪講話去了。哀得華掙扎了半晌纔啓口說道。剛纔得聆姑娘雅奏感佩萬分。只是憑着吾這三寸舌竟說不出一句確切的頌揚話。只得說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兩句罷了。樊麗霞柔聲說道。承先生謬讚使吾慚慙無已。但是吾得了一個知音心中也自然愉快。可是以前並沒甚麼人留意吾的歌兒呢。哀得華微喟道。曲高和寡自古已然。你看下里巴音附之如蟻陽春白雪和者能有幾人。啊當初吾一聽得你的歌聲就好像永永留在耳根沒有一刻忘却。可見姑娘的歌兒確有動人之處。樊麗霞道。只是先生還是第一回聽吾的歌兒。咧哀得華道。已是第二回了。昨天早上吾在花園中聽得悽惋的歌聲似乎也出自姑娘檀口。樊麗霞微笑道。如此說來你一定是吾隔壁的畫家了。哀得華笑道。巧事巧事。在下和姑娘倒是比鄰。不想今夜却在這裏相遇。一見如故。今夜姑娘可是第一回到這裏來麼。樊麗霞道。正是以前吾從沒來過。密司脫萊恩那個同密司挨密推奇講話的人是誰。他的面龐似乎很相熟的。哀得華道。那人是勞特哀爾司瑪姑娘。豈是不認識他麼。樊麗霞聽了。又向那勞特哀爾司瑪瞧了一眼。花容立時慘白。低聲說道。勞特哀爾司瑪。勞特哀爾司瑪。密司脫萊恩。你和他可是好友麼。哀得華答道。吾和他並非深交。遇見過不過兩回。可是吾到倫敦來還未久。所以相識的人很少。很少。樊麗霞道。吾朋友也不多。這裏的挨密推奇夫人素來並不相識。這回實是吾朋友馬丹勒克來爾帶吾來的。正

在這當兒。馬丹勒克來爾忽同着那勞特哀爾司瑪來了。介紹和樊麗霞相見。彼此照例寒暄了幾句。那哀爾司瑪却不特把兩眼盤旋在樊麗霞面上。又似乎在那裏想甚麼心事的一般。一會馬丹勒克來爾說道。樊麗霞你似乎很疲乏了。吾們可要回去麼。哀爾司瑪急道。密司推姆伯爾。你別去。你別去。別聽了。馬丹勒克來爾的話急急的舍吾而去。樊麗霞瞧了他一眼。說道。吾委實很疲乏了。說着便去和挨密推奇夫人道了晚安。同着馬丹勒克來爾出去。哀爾司瑪和哀得華萊恩也跟在後邊。一直到大門之外。哀爾司瑪替樊麗霞披上外衣。很懇切的說道。密司推姆伯爾。吾希望不久便能和姑娘把臂。樊麗霞微笑不答。哀爾司瑪便入屋而去。兩婦人進了馬車。那哀得華萊恩却依舊痴痴的立在那裏。心想吾和他既是比鄰。他定要喚吾同車回去。只等他香口一諾。便是吾一輩子的得意事。那知樊麗霞似乎不知道。哀得華萊恩立在那裏。竟不則一聲。不一會車輪轉動。已風馳電掣而去。只把個哀得華送進了失望之淵。目送車兒去遠。那心也好似被車輪在那裏碾過。十分難受。昨夜輸了一千磅。倒一些兒不覺得甚麼。如今未賦有女同車之什。就這樣懊喪。可見美人的魔力着實不小呢。不多一刻。所有賓客都已散盡。只有勞特哀爾司瑪一人還留着。挨密推奇夫人坐在一把安樂椅上。現着疲倦的樣子。打了一個呵欠。說道。多謝上帝。如今事兒完了。勞特哀爾司瑪。你可是要停一回纔去麼。哀爾司瑪答道。停一會。就去。吾要多謝。撒拉說一句話。咧說着向一隻睡榻上一躺。點了一枝紙烟。撒拉挨密推奇銳聲問道。你要和吾說話麼。

哀爾司瑪道。正是你別一天到晚兀是弄着花。快過來坐着。吾和你說。撒拉遲疑了一會。那秋波忽和哀爾司瑪的日光相遇。便慢慢兒的走到榻旁。坐了下去。哀爾司瑪取出紙烟匣。說道。你可要紙烟麼。吾瞧你今夜神經紛亂似的。撒拉聳了聳肩。取了一枝。點上了火。銜在口中。微微笑着。哀爾司瑪看了一看。挨密推奇夫人說道。好好。他已睡熟了。撒拉冷冷的道。此刻已過一點鐘了。有話快講。哀爾司瑪也冷冷的瞧了撒拉一眼。說道。吾知道。吾決不多耽擱。光陰撒拉這一件事。將來於你也有好處。所以吾要同你商量。撒拉瞧着哀爾司瑪。那紙烟落在椅上。烟灰都吹到他衣上。忙問道。怎麼一回事。你要同吾商量甚麼。哀爾司瑪悄然道。吾先問你。你可知道那密司推姆。伯爾和哀得華萊恩。是何等樣的人。撒拉雙波中微現詫異之狀。說道。你可是要知道他們倆的生平麼。哀爾司瑪道。親愛的女郎。吾所要知道的。正是這個。想去探他們出來。撒拉冷笑道。你大約已探明白了。哀爾司瑪道。昨夜吾和那哀得華玩菓子戲。他輸了一千磅。却一些兒也不着急。好似只輸了半克郎。你想這樣的闊客。吾肯放他從指縫裏滑去麼。撒拉他到底是怎樣一個人物。你可知道。不知道。撒拉答道。吾不知道。今夜不過是第二回遇見他。從前吾們從喀萊到道佛的船上。也曾見過他。一面。這個吾早已和你說過了。哀爾司瑪道。吾瞧那斯囊橐。橐橐滿滿的一。定是個富人。你何不用些手段出來。竭力籠絡他。撈他幾個錢。也好。撒拉正色道。你別時時喚吾做不當的事。要知道你的鴿兒。不是好惹的。有時也要變做鷹呢。哀爾司瑪帶笑說道。吾親愛的撒拉。你着甚。

麼惱。只須略施手段。引他進了迷魂陣。就得了。撒拉聳了一聳。玉肩玉靨。上現出一種堅定之色。哀爾司瑪又問道。那女郎的生平如何。撒拉答道。吾一無所知。無從奉告。哀爾司瑪道。據吾想來。他也一定是個富家女。不然斷不能住在坎新登華屋之中。還用一個貴婦人做伴侶。咧。撒拉道。正是吾想他也一定有幾個錢。哀爾司瑪道。好啊。好啊。吾已得了一個計策。定能實行。撒拉兩眼直注在哀爾司瑪面上。問道。甚麼計策。哀爾司瑪道。你想一個男子聽了女郎的歌聲。至於魂銷魄落。餐時兩道日光。沒有一刻離那如花之面。那女郎去時。又木立門前。目送香車去遠。吾親愛的撒拉。這其間。可不耐人尋味。麼。撒拉抿緊了櫻唇。默然不語。哀爾司瑪又道。如今先要使他們知道。吾們倆是知己的朋友。又要使他們知道。吾們倆很要。和他們親熱。可是那女郎在倫敦朋友很少。日後自然會到這裏來。走動那哀得華爲了女郎也一定。會來。吾們倆只須張網以待。撒拉勃然道。照你說來。可是吾們倆面上假意。和他們親熱。暗中却給當兒。他們上盜他們的錢。麼。哀爾司瑪道。吾親愛的撒拉。你這話說得太過火了。鬥鬥白立。奇做做。投球戲。可不能算是盜他們的錢。不過吾們只許贏。不許輸。罷。咧。撒拉倏的立將起來。把兩眼憤憤的瞅着哀爾司瑪。盛氣說道。這個不是盜人家的錢。是甚麼。吾一向不知道。你的詭計。所以助着你。如今你既自己揭去了假面具。以後的事。吾一概不與聞。哀爾司瑪吸着紙烟。在煙霧迷漫中。瞧着撒拉。兩下裏都沈默了。半晌。撒拉怒氣已平。兩個捏緊的拳兒也放鬆了。似乎又想起了甚麼事。面上流露出不快之色。哀爾司

瑪悄悄地道請坐下來。撒拉早帖帖服服的在旁邊一隻椅上坐了下來。哀爾司瑪又道：「吾想你已忘了兩年前的那件事了。吾不妨舊事重提說給你聽聽。」撒拉微微嘆了一口氣。哀爾司瑪笑了一笑，說道：「兩年前的某夜，你在馬賽一個旅館裡把麻醉藥放在酒中想醉倒了。吾盜吾的東西，幸而吾早已窺破你的詭計，便假做喝了酒不省人事。等你來取吾手指上約指的時候，就把你擒住。你可還記得麼？」哀爾司瑪說時，撒拉握緊了玉手，紙煙燒痛了纖指，也似乎不覺得。哀爾司瑪續道：「那時吾見你怪可憐的，因此恕了你，並沒把你交與警察。也並不傳播出去，壞你的名譽。使你一輩子見不得人。你可還記得麼？」撒拉低頭不聲。哀爾司瑪又道：「後來吾倒反而和你訂交，做你的朋友。又使你和你母親一塊兒住在這屋子裡，使你們出入交際社會裡，和那些名公貴媛結交。吾自問一些兒沒有待錯你。但是吾有甚麼事喚你做，你必須聽吾節制，不可違拗。委實說，你好似吾的奴隸。惟有奉命惟謹。日後吾若要賣掉你，就賣掉。你要賣給誰，就賣給誰。馬賽的那一夜，即是你做吾奴隸之始。下藥酒中謀盜指環八個字，即是你的賣身契。說着舉起手來，把那紙煙頭擲在撒拉足邊。撒拉踉蹌起立，那樣兒甚是悲痛。瞧了哀爾司瑪一眼，又倒在椅上，把雙手掩着面，兩下裡久久無語。一會哀爾司瑪從那睡榻上下來，把手撫摩着撒拉的玉肩，撒拉好似被毒蛇咬了一口，顛着退向後去。哀爾司瑪急道：「撒拉來，你別怕。吾們朋友總是朋友，別爲了一些兒小事反目。」撒拉微啜道：「咳，還說是朋友。」哀爾司瑪冷然道：「如今吾只問你，你 possibly 服從吾的。」

命。令。麼。撒。拉。仰。着。那。慘。白。的。面。龐。向。哀。爾。司。瑪。道。你。也。沒。有。清。清。楚。楚。和。吾。說。過。到。底。喚。吾。做。甚。麼。事。哀。爾。司。瑪。欣。然。道。好。好。這。樣。纔。是。朋。友。了。吾。喚。你。做。的。事。也。十。分。容。易。第。一。件。事。你。只。通。信。給。馬。丹。勒。克。來。爾。說。很。要。和。密。司。推。姆。伯。爾。把。臂。請。他。不。時。過。從。等。他。來。後。先。得。了。他。的。歡。心。然。後。慫。恿。他。作。葉。子。戲。至。於。以。後。的。事。吾。不。必。喋。喋。了。你。是。個。聰。明。人。心。中。一。定。明。白。咧。第。二。件。事。你。把。哀。得。華。萊。恩。的。名。兒。加。入。請。客。單。中。若。是。那。女。郎。在。這。裏。便。去。請。他。來。使。他。遇。見。一。二。回。他。就。常。常。要。來。了。只。要。他。常。常。來。吾。們。便。受。用。不。淺。你。可。明。白。麼。撒。拉。道。吾。明。白。了。哀。爾。司。瑪。道。很。好。很。好。吾。們。依。舊。是。朋。友。現。在。吾。回。去。了。願。你。晚。安。說。罷。匆。匆。而。去。撒。拉。姍。姍。的。走。至。窗。前。只。見。月。兒。已。死。眼。望。着。黑。夜。如。漆。似。有。無。限。感。慨。驀。然。間。他。母。親。醒。了。說。道。撒。拉。勞。特。哀。爾。司。瑪。已。去。了。麼。想。來。你。們。倆。又。在。那。裏。鬥。氣。不。歡。而。散。女。孩。子。你。爲。甚。麼。不。肯。好。好。兒。的。待。他。他。畢。竟。是。你。的。好。朋。友。呢。撒。拉。苦。笑。道。哼。哼。好。朋。友。好。朋。友。吾。但。求。上。帝。別。使。吾。永。久。和。哀。爾。司。瑪。似。的。好。朋。友。混。在。一。起。

第七章

樊麗霞和馬丹勒克來爾回家之後。便互相議論挨密推奇母女和那些賓客。當下樊麗霞問道。李奈。你。可。知。道。挨。密。推。奇。母。女。的。生。平。麼。馬。丹。勒。克。來。爾。道。不。甚。仔。細。但。知。道。那。密。司。挨。密。推。奇。的。父。親。是。個。商。人。得。暴。疾。而。死。聽。說。死。後。遺。債。甚。巨。然。而。這。話。也。不。足。信。你。不。見。他。們。母。女。倆。住。着。峨。峨。華。屋。麼。就。是。今。

夜的一頓晚餐也着實豐腴。吾已好久沒嘗過了。樊麗霞道：「正是肴饌煞是不惡。李奈，你以前可曾遇見過那個勞特哀爾司瑪麼？他到底是怎樣一個人物？」馬丹勒克來爾道：「吾也不十分子細，但聽得人家說他也是哀爾司瑪家的後人，只是所有遺產都在一個女郎手裏，他一辨士也不到手，但襲了個空頭的爵位罷了。」樊麗霞不語了一會，纔道：「李奈，吾們可要睡麼？」馬丹勒克來爾道：「親愛的吾門，都疲乏了，自該睡咧。」於是兩人相將上樓。樊麗霞和馬丹勒克來爾道了晚安，就走進更衣室，把門關了，走到窗前向外一望。這時雲破，月出清光大來，明星點點散滿了一天，閃閃的好似金剛石一般。樊麗霞抬起粉頸望了半晌，纔退了進來，卸下了手釧頸環和約指等物，猛可裏記起了一件事，要問馬丹勒克來爾，怕明天早上忘掉，因此慌忙出了更衣室，趕到馬丹臥室裡去，但是那窗沒有關，飾物也沒有收拾好，外邊就是花園。先前花園門的旁邊有一個黑影在那裏隱隱閃閃，他也沒有留心，於是便有意外事發生了。那時哀得華萊恩也已回家，只爲繫念美人，輾轉不能入睡，走到畫室裏想尋些畫稿預備明天動筆，恰好那窗兒開着，瞧見花園裏月光照樹，篩影滿地，彷彿在草地上鋪了一張繡花的地衣，便想出去散步。一會正要關窗，兩眼忽注在隔壁樊麗霞更衣室的窗上，似乎見那窗下的牆腳邊有一個黑影在那裏閃動，若隱若現，哀得華已知道端的，連忙取了一枝手槍奔出畫室，直到花園之中，可是他的花園和樊麗霞的花園原隔着一堵牆的當下裏，便用了梯子爬上牆去，到了梯子頂上先探頭一望，却見那花園裏毫無

動靜停了會兒。纔見陽臺下的樹叢中似乎有人在那裏匍匐而行。再抬頭望時。只見那更衣室的窗兒開着裏邊一個影兒也沒有。靠窗一隻桌子上。却放着幾件貴重的飾物。哀得華一望而知。那人是個妙手空空兒。心裏不覺別別的跳將起來。想室中無人。那東西定然不保。這時室中的燈光恰恰射在陽臺上。那人便全身畢現。萊恩疾忙攀過了牆。輕輕的踏在花臺上。跳將下去。悄悄地走到陽臺下石塔之前。那人却早已入室去了。哀得華即忙趕上去。跑到上邊。就聽得嬌呼之聲。接着又有一種粗暴的聲音。道別響你響吾。便發槍再向室中一瞧。即見那人的背影。擎起了一隻臂。手中執着一件明晃晃的東西。不是手槍。是甚麼。樊麗霞立在手槍前。玉容慘白。煞是可憐。哀得華瞧了這情景。想到底用甚麼法兒對付那賊。倘是發槍不免傷了樊麗霞。想了一會。纔想出一個法兒來了。當下使用腳在陽臺上點了一點。那賊聽了這聲音。立刻回轉身來。却見一枝手槍正對着他面部。不覺怔了一怔。樊麗霞一見這飛將軍從天而下。朱唇中早放出歡呼聲來。那賊嘴裏咕嚕着。似乎在那裏咒罵。哀得華哀得華不動聲色。悄然說道。密司推姆伯爾。你快去喚下人們來。拿下這賊。樊麗霞似乎沒有聽得。只立着不動。哀得華抬起眼來。對他一瞧。那賊覷了這空兒。撲將過來。哀得華何等眼快。早已磨厲以須。只聽得砰然一聲。賊的手腕上已着了一彈。那身體搖搖欲墜。了一會。纔慘呼一聲。越過了哀得華。飛馳而去。哀得華預備去追。忽聽得樊麗霞曼聲喚他的名兒。返身一瞧。却見那美人兒已亭亭的立在後邊。說道。密司脫萊恩。他不過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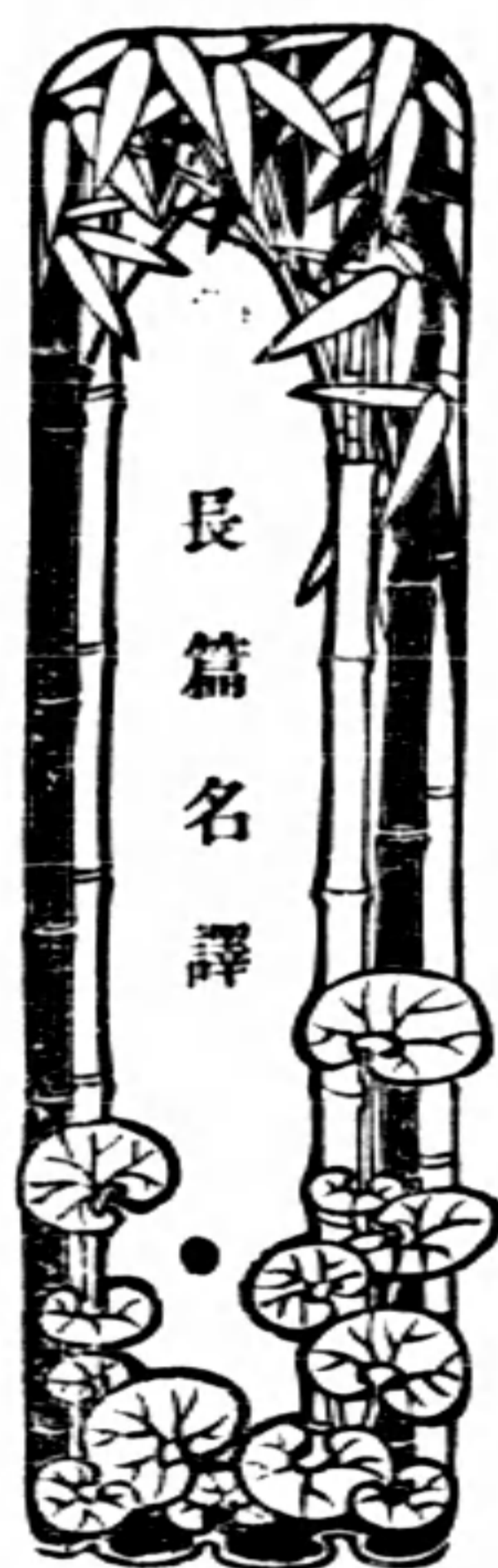
一副手釧去。吾想不必去追他了。哀得華道：吾定要拿住那賊，捉將官裏去替姑娘取回那手釧。樊麗霞道：失掉了一副手釧，有甚麼大不了事？他已着了你一彈，也算罰過了。密司脫萊恩你聽吾的話，放他去罷。哀得華道：姑娘既喚吾別去追他，吾不追他就是了。樊麗霞道：吾喚你別去追捕那賊，也有一個道理。倘被警察們知道了，又要來踏勘，咧探問，咧半夜裏嘈嘈雜雜紛紛擾擾，吾可不能耐呢。哀得華道：密司脫姆伯爾，你既喚吾放他去，吾自然不敢違拗。樊麗霞道：密司脫萊恩，吾還沒有謝你，你這回救了吾的命，吾委實感銘肺腑。咧說時，嫣然一笑，伸出那白玉似的纖手來。哀得華握了，答道：姑娘說那裏話來？吾怎能當得起姑娘的道謝？樊麗霞又道：密司脫萊恩，你這樣待吾，吾自當鐫之心版，永矢不忘。但是吾更有一事要求你，允今夜的事，只有吾們兩人知道，煩你替吾守着秘密，千萬別洩漏出去。哀得華答道：密司脫姆伯爾，這個吾也沒有不答應的。樊麗霞道：多謝你，你待吾這樣好，願你晚安。哀得華低頭親了親那玉手，說道：願姑娘晚安，姑娘快把窗關了，緊緊的下了鎖。吾在園中等着，瞧你依了吾的話，吾方纔安心說罷，使退出更衣室，下了石塔，立在園中瞧着。等到樊麗霞關了窗，下了鎖，纔跳上花臺，爬牆過去。回到畫室之中，坐了下來，點上了一枝雪茄，悄悄的吸着。那時明月娟娟，放出水銀似的光，射入畫室，照見哀得華萊恩點頭微笑，得意非常。原來他一點靈犀，正縈繞在那美人兒樊麗霞推姆伯爾的左右呢。

(完)

◎結婚奇談四

(冷)

▲姊妹兄弟 澳州某省有姓克利斯者家有姊妹二人年相彷彿貌亦相似數年前其姊至鄰省訪友遇一少年姓麥克者相善行且乞婚矣姊以有事遽歸未暇及也他年其妹亦往鄰省麥克以爲其姊也相遇之後即與乞婚妹亦愛其人即允之而麥克有兄亦類其弟其時適亦有事至克利斯家所居之省無意遇其姊其姊以爲即其弟也與之情好有加兄亦因而乞婚其後兄既成婚携妻而歸其弟與妹亦正新婚相見後不勝奇異語及前事不覺失笑焉



長篇名譯

愛河雙鴛

(續)

美國却而司佳維著

(吳門瘦鷗譯)

第八章

哀爾司瑪從那夜在歇泊登贏了一千磅後。賭興益發高了。樊麗霞被盜後的第二夜。他驅車往倫敦最著名的泊拉姆佛爾俱樂部去。想呼盧喝雉。賭他一下子。這俱樂部裏的輸贏原是非常大的。注高時。直能使人在一夜中傾家蕩產。沿門托鉢做化子去呢。哀爾司瑪走到一間裏頭。却見他一班朋友也在那裏。他那雙銳利的眼兒。頓時瞧見傑密霍華得的身邊。坐着一個素不相識的少年。有說有笑。十分有興。當下那少年見哀爾司瑪走將進來。也就悄悄的問霍華得道。傑密。這剛進來。那少年是誰。那時哀爾司瑪已漸漸走近。霍華得舉目一瞧。低聲答道。這是勞特哀爾司瑪。哀爾司瑪瞧了瞧那少年。歡然呼道。哈羅。傑密。吾同挨密推奇母女倆一塊兒用了晚餐。所以又來得遲了。傑密請你告吾你那朋友是誰。呵。霍華得答道。這是吾的表弟推倫司。伏恩說時。那樣兒冷冷的。似乎不願意使哀爾司瑪結識他。表弟的一般。原來霍華得素來和哀爾司瑪不甚浹洽。交際場中。不得不虛與委蛇。其實是面和心不和。交情很

爲。淡。薄。加。着。哀。爾。司。瑪。平。日。作。事。都。像。下。流。行。逕。游。手。好。閒。無。所。事。事。便。翻。手。爲。雲。覆。手。雨。詭。計。百。出。詐。騙。人。家。的。錢。兒。霍。華。得。見。自。己。表。弟。剛。出。得。奧。克。斯。福。大。學。好。似。一。塊。無。瑕。的。白。璧。儵。然。一。交。了。哀。爾。司。瑪。不。但。是。要。上。他。的。當。并。且。潛。移。默。化。到。頭。來。說。不。定。也。要。變。了。哀。爾。司。瑪。一。流。人。物。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世。上。一。般。青。年。子。弟。須。得。留。心。交。友。呵。當。時。哀。爾。司。瑪。既。聽。說。那。少。年。是。霍。華。得。的。表。弟。便。微。微。一。笑。柔。聲。向。少。年。道。一。向。可。好。接。着。又。向。桌。上。一。瞧。說。道。你。們。爲。甚。麼。不。喝。些。兒。酒。這。樣。呆。呆。的。坐。着。未。免。太。寂。寞。了。說。着。就。喚。下。人。們。去。取。幾。瓶。香。檳。酒。來。一。面。又。向。少。年。道。伏。恩。吾。現。在。已。馬。齒。加。長。了。但。是。當。着。你。的。年。紀。却。也。裘。馬。清。狂。豪。放。不。羈。長。日。逐。逐。出。入。交。際。場。裏。最。喜。歡。的。是。三。件。東。西。第。一。件。是。婦。人。第。二。件。是。金。錢。第。三。件。是。最。上。品。的。法。蘭。西。葡。萄。酒。霍。華。得。冷。然。道。然。而。吾。瞧。你。現。在。也。興。復。不。淺。從。前。喜。歡。婦。人。現。在。也。依。舊。偎。紅。倚。翠。竊。玉。偷。香。從。前。喜。歡。金。錢。現。在。也。未。必。不。喜。歡。恨。不。得。在。錢。兒。眼。裏。打。筋。斗。從。前。喜。歡。酒。現。在。也。依。舊。杯。不。離。手。鎮。日。價。沈。酒。醉。鄉。請。問。那。一。樣。掃。過。興。來。哀。爾。司。瑪。對。霍。華。得。看。了。一。眼。笑。道。傑。密。難。爲。你。有。這。一。口。伶。牙。俐。齒。佩。服。佩。服。說。罷。却。挨。近。了。那。推。倫。司。伏。恩。講。起。話。來。不。一。會。酒。已。取。來。大。家。都。開。懷。痛。飲。有。的。不。喝。酒。便。吞。雲。吐。霧。的。吸。着。烟。停。了。片。刻。忽。有。一。人。打。了。個。呵。欠。伸。了。伸。懶。腰。開。口。說。道。吾。們。何。不。想。個。法。兒。出。來。頑。頑。這。樣。寂。寂。寞。寞。的。吾。要。入。睡。了。勞。特。哀。爾。司。瑪。道。弼。萊。吾。們。玩。一。下。子。紙。牌。如。何。弼。萊。努。琴。道。着。啊。着。啊。葉。子。戲。葉。子。戲。推。倫。司。伏。恩。欣。然。道。很。好。吾。也。

贊成傑密表兄。你也來入局。霍華得正要阻止他。那裏知道那哀爾司瑪早已用着嘲笑的口吻說道。好孩子。你爲甚麼不問了你表兄。不知道他許你頑。不許你頑。咧。霍華得一聽得這話。想好一個刁鑽狹的東西。竟想出這刁話來。吾若是不許表兄弟頑在大庭廣衆前。豈不是丟了他的臉。想着就笑了一笑。說道。推倫司。你要頑儘頑。除了自殺外。吾萬事都許你做的。停了會兒。便有人取出紙牌。合夥鬥將起來。伏恩起初很不得手。末後纔漸漸兒贏了。霍華得也得心應手。並沒有輸。單輸了那哀爾司瑪一人。他那夜所得哀得華萊恩的一千磅。幾乎一古腦兒取了出來了。然而面上却毫無懊喪之狀。還微微帶着笑容。似乎早已胸有成竹的一般。一會霍華得忽地丟下紙牌。說道。吾們停了罷。今夜吾已贏得不少。推倫司。比吾贏得更多。再鬥下去。勞特哀爾司瑪益發要吃虧了。吾們心裏很過意不去呢。伏恩道。再鬥下去。再鬥下去。人家正在興頭上。爲甚麼就戛然而止。委實說。吾並不爲了幾個金錢實爲今天鬥得高興。所以很要再鬥下去。哀爾司瑪道。再鬥也不妨。霍華得你意中如何。照吾想來。你不必干預。索性讓他樂一樂。下一回你阻止他。也未始不可。霍華得道。你們要賭下去。儘賭下去好了。只是你。今天運氣不好。輸得已不少。怎麼還興致勃勃。哀爾司瑪道。輸幾個錢。吾倒不大在意。他一面說。一面却在那裏想再鬥下去。或者能反輸爲贏。好好兒的贏他幾個錢。要是依舊輸。吾便再作道理。於是兩下裏又繼續賭將起來。那知到頭來仍是一敗塗地。哀爾司瑪便請伏恩到他家裏去用膳。又邀了許多朋友。伏恩早欣然應允下來。

霍華得也。只得不說甚麼。一同坐了彌萊努琴的汽車。趕往聖乾姆司街哀爾司瑪家去。到了那邊。霎時間酒肴雜陳。異常豐腴。大家大喝大嚼。也甚是高興。足足消磨了兩三個鐘頭。天上已現魚肚白色。曙光絲絲穿窗而入。催散這筵席。霍華得喝乾了一杯酒。便立起身來。伏恩樂了一夜。竟有些兒不願意去。的樣子。快快而起。面上現着很不快意的神情。一壁和哀爾司瑪握手告別。哀爾司瑪微笑道。吾們今日一見。便如舊相識。以後須得時時相見。纔好。伏恩願你晚安。更願你晨安。伏恩也說了幾句很懇摯的話。就同着霍華得出門。到了街上。伏恩欣然呼道。勞特哀爾司瑪。真是一個溫柔敦厚君子。霍華得道。只是吾要勸你。你別過於和他親熱。勞特哀爾司瑪這個人。委實不是個好相識。伏恩愕然道。爲甚麼。霍華得道。吾索性揭了天窗說亮話。他和你結交。不但無益於你。反而有損於你。伏恩道。傑密。他到底有甚麼不是。你這樣說。壞他把吾的眼光。瞧來他簡直是個忠厚長者。霍華得道。推倫司。你可巧說了一句反話。他嗜賭如命。血管裏也似乎充滿着好賭的血。爲了這賭。便甚麼事都做得出。竟變了個無恥小人。伏恩緋紅了臉。大聲說道。這個你說得不對。他既然甚麼事都做得出。剛纔賭時。爲甚麼一敗塗地。錢兒都進了。你吾二人的手。你不該把無恥小人四字。污蔑他。霍華得柔聲道。吾們不用鬥氣。你既信他。只好好兒張眼。瞧着現在。吾不過忠告你罷了。伏恩道。吾們兄弟。總是兄弟。自不該鬥氣。說着。兩人相將回去。按下不題。且說勞特哀爾司瑪送了那許多朋友去後。便獨坐室中。皺着眉。在那裏想心事。想那霍華得着實可惡。

時時和吾作對。簡直是將來不共戴天的仇敵。今天又偏偏被他贏了許多錢。去吾差不多已囊空如洗。哼哼。但是日後吾總要把他疼着的表弟晦氣。間接報他的仇。咧說時點頭微笑。

第九章

樊麗霞花園的中央。有一個石泉。上邊立着一個女神之像。有一天早上。風光甚是明媚。樊麗霞亭亭立在泉旁。玉臂倚在石上。宛如粉藕纖纖。柔荑中執着一束嬌紅欲然的玫瑰花。遠遠望去。好似一幅絕妙的美人圖。哀得華萊恩在樓上。瞧得親切。不覺拍案叫絕。想借重丹青筆摹他下來。只是總要得他香口一諾纔好。於是匆匆下樓。飛步入園。爬上梯子。做了個登牆宋玉。他嘴裏含着一個煙斗。手中却取了一個鐵椎和幾隻釘。假做釘牢那牆上的蔓草。把頭故意抬得高高的。要使彼美瞧見。但是樊麗霞這時正在那裏想甚麼心事。一點芳心。渺無係屬。只把玉葱玩着。泉中的清水。蟾蟾低垂。潔白如玉。久久不抬起頭來。哀得華萊恩。没法想。便重重的敲那釘。樊麗霞聽了。這聲響。纔抬了粉頸。流波微睇。萊恩即忙含笑說道。密司推姆伯爾。晨安。樊麗霞也曼聲答道。密司脫萊恩。晨安。說着把纖指理了理那幾枝玫瑰花。扭轉了楊柳腰。預備入屋去。萊恩急道。請姑娘恕吾孟浪。別這樣匆匆而去。樊麗霞就轉身過來。把那翦水雙波。注了萊恩。一會猛然間想起了被盜的那夜。何等勇敢。何等關切。因此上便亭亭的立住了。萊恩又道。密司推姆伯爾。小可斗膽。要請姑娘允許吾一件事。樊麗霞微現失驚之色。忙問道。甚麼事。萊恩道。姑

娘家的石泉給吾一幅絕妙圖稿。所以斗膽請姑娘許吾寫他出來。樊麗霞嫣然一笑道：「這個有甚麼不可以值得如此鄭重其事說時，輕移蓮步慢慢兒的走了開去。萊恩大呼道：「呀！如今這圖稿毀了，姑娘單寫那石泉有甚麼好看，必須借重姑娘的玉貌和那幾枝嬌紅的玫瑰花寫成後，纔能奕奕動人。」樊麗霞嬌聲說道：「嘎！吾知道了，你也要把吾寫入圖中麼？」萊恩點頭道：「小可確有這意思。」姑娘畢竟是聰明人，一猜就着。樊麗霞道：「你要把吾寫入圖中，也沒有不可以的事，只是隔幾天如何？」萊恩道：「今天爲甚不許吾寫？」樊麗霞道：「你既如此性急，今天也好萊恩心花怒放，面上也上了紅潮，帶笑說道：「多謝姑娘，多謝姑娘，請姑娘少待，吾立刻去取畫具來。」樊麗霞正要阻止他，他早已跳下梯子去了。不到三分鐘，就取了畫架、畫板、畫筆來，越過了牆，跳到園中，接着笑向樊麗霞道：「吾在這牆上往來，很不是事，體旁的人見了不免要當吾是個妙手空空兒。若是吾叩那大門進來，也有些恐懼怕多延時候，你剛纔允許了吾的，又翻悔呢？」樊麗霞笑道：「然而吾剛纔究竟允許你沒有？」萊恩道：「姑娘自然允許吾的，有那牆兒作證。」樊麗霞搖了一搖頭，微笑無語。一點鐘後，馬丹勒克來爾出來，却見這女郎亭立泉側，做那畫家的模範。萊恩正忙着調顏色，馬丹勒克來爾照常道了晨安，就在近邊的一把椅上坐下，開口講起話來。萊恩止恨樊麗霞閉着檀口不肯說話，寂寞得甚麼似的。如今得了這好機會，便把他從前飄流世界時所經歷的事，信口開河滔滔不竭的說將出來。樊麗霞聽得非常高興，兩個漆黑的眸子，兀是注着萊恩。萊恩正講到落機。

山上的冒險史。他便輕啓朱唇。嚶嚶的說道。你們做男子的。比吾們女子。着實有趣。世界上。不論甚麼地方。都可以去游山玩水。登峯造極。真是前生修到的幸福。密司脫萊恩。你可曾到過維尼司。去麼。萊恩道。維尼司。是個風物最美麗的城。那邊的風土人情。吾都熟悉。驀地裡。那馬丹勒克來爾。插口問道。密司脫萊恩。這禮拜四。喀文狄希廣場的挨密推奇家。又請吾們用膳。吾們在那邊和你相會。如何。萊恩道。很好。吾也已收到他家的請帖。馬丹。你們當真去麼。馬丹勒克來爾道。吾以爲他們既然盛意相款。却之未免不恭。樊麗霞。你可要去麼。樊麗霞道。親愛的李奈。不論甚麼事。吾都聽你作主。萊恩拭淨了畫具。便和樊麗霞告別。樊麗霞把玉手遞與萊恩。杏頰上現了兩個笑渦。似乎今天的事。很使他滿意的一般。過了一天。即是挨密推奇家宴客之日。哀得華萊恩就衣冠而往。只見賓客很少。認識的是彌萊努琴勞特哀爾。司瑪馬丹勒克來爾。和樊麗霞四人。不認識的是一個貴人的寡婦。施托爾白來夫人。和他的女兒。又有一個德國公使館裏來的子爵。人數雖少。却個個興高采烈。哀得華萊恩見樊麗霞在座。更覺得登天抱雲。栩栩欲仙。就是這一所挨密推奇家的屋子。也好似變了。朱扉絳闕。一般。撒拉拉挨密推奇。打扮得團花簇錦。翩翩往來。有如蛺蝶穿花。只囀着鶯聲。含着笑容。和賓客們周旋。停了會兒。那門驀地裏開了。走進兩個人來。一個是傑密霍華得。一個就是他表弟推倫司伏恩。密司挨密推奇。即忙微笑過去相迎。那挨密推奇夫人也走將過去。彼此都握了一握手。伏恩慢慢地走到勞特哀爾。司瑪旁邊來。哀爾司瑪抬起

頭來。欣然呼道。伏恩。吾萬萬想不到在這裏和你把臂。這幾天你可好呵。哈羅。霍華得。你也來了。霍華得見哀爾司瑪。也在這裏。不知不覺的流露出一些兒詫異之狀。只是立刻就笑容來遮掩過去。三人便在一塊兒講起話來。伏恩却不住的把兩個眼兒向四下裏溜見了那密司挨密推奇。似有艷羨之色。那旁觀的勞特哀爾司瑪早已瞧在眼中。一會便是就餐時候。賓客們都紛紛就座。勞特哀爾司瑪在樊麗霞的身旁坐下。不一會兩人攀談起來。哀爾司瑪道。吾真莫名其妙。倫敦的變遷。竟這樣快。從哀爾司瑪爵邸關了門後。有許多人家都遷往鄉間。或是移居蘇格蘭。不知道是甚麼意思。樊麗霞雙波下注。玉手中玩着麵包。悄然說道。那哀爾司瑪爵邸。怎麼不入你手。哀爾司瑪瞧了樊麗霞一眼。說道。這一件事。倫敦城中人人知道。個個替吾不平。咳。密司推姆伯爾。吾簡直是英倫全國最不幸最可憐的人。你想想。好好一個哀爾司瑪爵邸。竟在吾手中滑去。墜入一個女孩子的手。真不幸極了。樊麗霞微哂道。你不幸。那女孩子倒是大幸。只這女孩子。究竟是誰呢。哀爾司瑪道。是吾的表妹。他生性很怪僻。間直是個怪東西。樊麗霞又問道。他平日的一切事。你都知道麼。哀爾司瑪道。自然知道得。一明一白。吾并且很嫌惡他。吾不見他。則已。見了他。就要作十日惡。哀爾司瑪家一向出名。出美男女。獨是這怪物。生得奇醜。一頭的紅頭髮。身體肥胖。面目十分可憎。比了無鹽嫫母。還醜上幾倍。咧。樊麗霞道。當真麼。哀爾司瑪道。自然當真。他似乎還有神經病。他母親死後。忽地把哀爾司瑪爵邸空關起來。一切寶石珍品。悉數出賣。聚了些錢。便飄

他。去。然。而。去。得。個。無。影。無。蹤。不。知。所。在。樊。麗。霞。道。奇。怪。奇。怪。現。在。他。既。去。得。個。無。影。無。蹤。那。哀。爾。司。瑪。的。遺。產。將。來。仍。入。你。手。也。未。可。知。哀。爾。司。瑪。目。中。現。着。恨。狀。說。道。但。望。他。不。會。嫁。丈。夫。以。前。就。一。命。嗚。呼。魂。歸。太。虛。吾。便。能。安。安。逸。逸。坐。享。那。一。份。遺。產。這。時。那。哀。得。華。萊。恩。正。坐。在。他。們。倆。的。對。面。聽。了。哀。爾。司。瑪。的。一。番。話。不。覺。起。了。憎。惡。之。意。把。個。勞。特。哀。爾。司。瑪。瞧。得。一。錢。不。值。恨。不。得。學。劉。四。罵。座。起。來。把。這。鄙。夫。罵。得。個。狗。血。噴。頭。呢。那。時。那。伏。恩。推。倫。司。正。坐。在。撒。拉。挨。密。推。奇。的。左。面。甚。是。得。意。只。是。撒。拉。却。不。甚。理。會。他。猛。可。裏。哀。爾。司。瑪。的。目。光。可。巧。和。撒。拉。的。目。光。相。遇。接。着。又。向。伏。恩。一。方。面。瞧。了。一。瞧。撒。拉。原。是。個。聰。明。人。一。看。哀。爾。司。瑪。的。目。光。心。中。早。已。明。白。便。也。向。哀。爾。司。瑪。霎。了。霎。眼。放。着。千。嬌。百。媚。的。鶯。聲。和。伏。恩。媿。媿。軟。語。一。面。倒。了。一。杯。杯。的。香。檳。喚。他。喝。伏。恩。見。了。這。紅。袖。殷。勤。捧。玉。鍾。早。不。飲。自。醉。禁。不。得。一。杯。一。杯。不。住。的。倒。下。去。就。有。了。醉。意。不。多。一。刻。座。上。的。許。多。賓。客。都。退。休。到。客。室。裡。去。哀。得。華。萊。恩。也。跟。着。進。去。只。見。繡。幔。垂。處。有。一。架。披。霞。娜。有。一。個。女。郎。坐。在。那。裏。唱。一。瞧。並。不。是。樊。麗。霞。即。忙。走。了。開。去。一。轉。身。却。見。樊。麗。霞。坐。在。一。邊。便。慢。慢。地。踱。過。去。樊。麗。霞。移。過。一。把。椅。子。也。讓。萊。恩。坐。了。下。來。兩。人。半。晌。無。語。忽。見。密。司。挨。密。推。奇。匆。匆。而。來。說。道。他。們。鬥。白。立。奇。你。們。倆。也。不。妨。入。局。樊。麗。霞。道。吾。不。想。鬥。白。立。奇。并。且。一。些。兒。也。不。懂。的。密。司。挨。密。推。奇。笑。道。密。司。推。姆。伯。爾。你。說。那。裏。話。來。像。你。這。樣。的。聰。明。人。那。有。不。會。鬥。白。立。奇。的。道。理。就。是。偶。有。不。明。白。之。處。吾。們。在。旁。也。能。指。點。你。樊。麗。霞。道。多。謝。你。的。熱。心。只。是。吾。一。向。

不。喜。歡。賭。的。撒。拉。便。又。嬌。聲。向。哀。得。華。萊。恩。道。密。司。脫。萊。恩。你。怎。麼。樣。萊。恩。道。今。天。吾。賭。興。很。淡。煩。姑。娘。替。吾。好。好。兒。回。絕。了。罷。撒。拉。挨。密。推。奇。點。了。點。頭。走。將。開。去。接。着。繡。幔。揭。處。轉。出。那。勞。特。哀。爾。司。瑪。來。手。裏。執。着。一。副。紙。牌。向。萊。恩。道。萊。恩。吾。們。還。少。一。個。人。請。你。快。來。補。缺。別。學。女。孩。子。扭。扭。捏。捏。的。說。着。拉。了。萊。恩。入。到。賭。博。室。中。那。時。便。把。衆。人。分。爲。兩。組。那。一。邊。是。施。托。爾。白。來。夫。人。馬。丹。勒。克。來。爾。傑。密。霍。華。得。和。那。德。國。子。爵。合。爲。一。組。這。一。邊。是。推。倫。司。伏。恩。勞。特。哀。爾。司。瑪。弼。來。努。琴。和。哀。得。華。萊。恩。合。爲。一。組。哀。得。華。萊。恩。是。個。四。海。爲。家。的。人。足。迹。遍。於。世。界。各。國。的。紙。牌。他。都。鬥。過。并。且。能。毅。鎮。靜。一。些。兒。沒。有。手。忙。脚。亂。的。樣。子。只。是。今。天。却。有。些。兒。刺。促。不。寧。原。來。他。剛。入。局。的。時。候。就。聽。得。樊。麗。霞。的。歌。聲。悠。悠。揚。揚。的。從。別。室。裏。送。來。噓。噓。動。聽。他。那。裏。還。注。意。手。中。的。紙。牌。一。顆。心。早。已。飛。向。美。人。兒。那。邊。去。了。鬥。了。一。會。萊。恩。和。伏。恩。推。倫。司。却。沒。有。輸。只。輸。了。哀。爾。司。瑪。和。弼。萊。努。琴。兩。人。哀。爾。司。瑪。重。整。軍。威。抖。擻。精。神。的。鬥。下。去。正。在。吃。緊。的。當。兒。猛。可。裏。從。繡。幔。後。邊。姍。姍。的。走。出。那。撒。拉。挨。密。推。奇。來。把。秋。波。向。伏。恩。推。倫。司。一。溜。嬌。然。笑。道。你。可。鬥。得。高。興。麼。伏。恩。早。已。被。他。迷。住。信。口。答。道。高。興。高。興。撒。拉。玉。容。生。春。娉。娉。婷。婷。的。走。到。伏。恩。身。旁。嬌。聲。問。道。是。誰。贏。的。伏。恩。道。吾。並。沒。贏。初。起。也。有。些。兒。輸。撒。拉。低。聲。說。道。吾。很。替。你。愁。悶。伏。恩。一。聽。得。這。親。切。的。話。那。心。不。覺。別。別。的。跳。將。起。來。欣。然。道。你。當。真。替。吾。愁。悶。麼。一。壁。說。一。壁。早。錯。了。一。張。牌。被。哀。爾。司。瑪。贏。了。去。哀。爾。司。瑪。笑。道。伏。恩。你。未。免。太。忙。了。一。面。要。鬥。牌。一。面。又。要。和。美。人。兒。講。話。一。個。

身體。可。不。能。兼。顧。呢。撒。拉。道。呀。吾。忘。了。你。們。在。這。裏。鬥。牌。吾。不。該。來。岔。嘴。可。是。吾。從。沒。鬥。過。紙。牌。所。以。不。懂。這。其。間。的。道。理。你。這。回。萬。一。輸。了。都。是。吾。的。不。是。請。你。想。吾。伏。恩。低。聲。道。你。別。說。這。話。輸。幾。個。錢。有。甚。麼。大。不。了。事。你。儘。可。坐。在。這。裏。和。吾。說。話。撒。拉。道。這。個。不。行。吾。再。累。你。輸。心。裏。很。過。不。去。伏。恩。道。你。別。拒。絕。吾。使。吾。失。望。撒。拉。道。如。此。坐。一。會。也。沒。有。甚。麼。如。今。且。待。吾。去。取。些。酒。來。說。時。揭。開。了。那。繡。幔。把。手。指。兒。觸。了。觸。頸。際。那。個。金。剛。石。的。頸。環。亨。亨。而。去。哀。爾。司。瑪。覷。着。這。機。會。又。贏。了。一。張。伏。恩。却。一。些。兒。也。不。覺。得。只。把。兩。眼。注。着。繡。幔。望。那。美。人。兒。再。來。這。時。那。哀。得。華。萊。恩。也。心。不。在。焉。兀。是。側。耳。聽。着。樊。麗。霞。的。歌。聲。聽。得。個。心。醉。神。往。可。憐。這。一。對。可。憐。蟲。都。被。美。人。柔。絲。縛。住。已。失。了。自。主。之。力。到。頭。來。被。哀。爾。司。瑪。和。弼。萊。努。琴。贏。了。去。他。們。倆。竟。一。敗。塗。地。輸。了。許。多。錢。正。要。再。鬥。只。見。繡。幔。一。動。撒。拉。翩。然。而。出。取。了。好。幾。瓶。的。香。檳。酒。來。伏。恩。依。舊。把。兩。眼。注。着。他。如。醉。如。痴。一。動。都。不。動。撒。拉。星。眸。斜。睨。微。微。一。笑。便。又。飄。然。而。去。一。會。哀。爾。司。瑪。開。口。說。道。萊。恩。吾。們。不。必。再。鬥。了。萊。恩。向。伏。恩。瞧。了。一。瞧。莊。容。說。道。吾。們。爲。甚。就。停。手。不。妨。再。鬥。下。去。伏。恩。也。笑。道。着。啊。着。啊。不。妨。再。鬥。下。去。吾。還。沒。有。大。輸。咧。前。晚。吾。贏。了。你。許。多。錢。你。爲。甚。麼。不。想。收。些。回。去。哀。爾。司。瑪。把。手。攔。在。伏。恩。肩。上。說。道。吾。親。愛。的。老。友。你。雖。輸。得。不。多。然。而。今。夜。也。輸。得。夠。了。可。是。吾。但。望。你。贏。不。望。你。輸。你。輸。了。吾。心。裏。覺。得。很。過。不。去。此。刻。吾。們。都。要。走。了。日。後。不。妨。再。賭。只。是。你。別。怨。吾。呢。伏。恩。道。吾。那。裏。會。怨。你。說。着。付。了。賭。輸。的。錢。往。別。室。裏。尋。那。回。頭。一。笑。百。媚。生。的。撒。拉。

挨密推奇去了。萊恩賭輸了幾個錢，也不大在意。當下便忽忽的瞧樊麗霞去。只見許多人圍在他四邊，似乎在那裏讚他的雅奏。萊恩不能接近，只得遠遠地立着，心裏十分懊惱。猛可裏覺得有人微微觸他的臂兒，回頭一瞧，却是撒拉。挨密推奇玉容上微見不快之色，櫻唇也微微顫動，似乎要說出甚麼要事的樣子。撒拉突然問道：「今夜你的賭運如何？」萊恩微微笑道：「今夜吾賭運不甚好。」撒拉做着西子捧心之狀，說道：「密司脫萊恩，你可是喜歡賭的麼？」萊恩道：「從前吾很喜歡賭，近來賭興已淡。」剛纔吾去入局，不過爲了朋友之情罷了。」撒拉道：「從此以後吾倘沒有人來拉吾賭，也決不把指兒觸一觸紙牌。」一面說，一面把眼兒注着萊恩，要說出甚麼似的。萊恩也瞧着他，一會纔問道：「姑娘，你可是有些兒不自在麼？」撒拉正要開口，却見那勞特哀爾司瑪悄悄地捱近過來，便疾忙做出若無其事的樣兒，笑着說道：「吾有甚麼不自在呢？」說罷帶笑和旁的人講話去了。萊恩自送他去，心裏兀是在那裏想這女孩子到底懷着甚麼鬼胎，吞吞吐吐遮遮掩掩的，恰在這當兒，見樊麗霞預備要走了，就立刻走將過去，立在一旁。樊麗霞姍姍的走出大門，轉身向萊恩嫣然一笑。這一笑，直深入萊恩的心，覺得今夜還是破題兒第一回見。這笑容咧，接着樊麗霞說道：「密司脫萊恩，此刻你若是要回家，吾們不妨同車而去。」萊恩愉快萬分，欣然說道：「多謝姑娘的盛意。」一面便跟着樊麗霞和馬丹勒克來爾上車。車兒剛過街角，斗的走出一個很粗暴的人來，一臂縛着綳帶，握緊了拳兒，向車兒道：「今夜你坐了車兒去便宜了，你下一回老子總要報你的。」

仇。你可。留。心。着。

第十章

樊麗霞去後。賓客們都散了。霍華得和弼萊努琴先同車而去。勞特哀爾司瑪却邀伏恩坐在他車裡。一同往俱樂部去。伏恩在車中說道。吾的好友。你瞧。那密司挨密推奇。可不是天上安琪兒麼。哀爾司瑪冷然道。正是他很有幾分姿色。伏恩大喊道。你怎麼如此輕描淡寫。只說有幾分姿色。照吾瞧來。他簡直是。世界上第一個美婦人。今夜吾着實有趣。只不知道他家以後還肯請吾不請吾呢。哀爾司瑪道。那女郎一定還要請你去。他今夜很注意於你。待你的情很不薄。伏恩非常懇切的問道。當真麼。哀爾司瑪道。吾倘然是你。必定時時要去瞧他。可是得一個絕世美人做朋友。也是一輩子的艷福呢。伏恩聽了。心裏別別別的跳個不住。哀爾司瑪瞧了。瞧前面霍華得和弼萊努琴的車兒。說道。伏恩。吾吃了這一頓夜飯。覺得甚是沈悶。趁着夜未央。再想個頑意兒。玩玩如何。伏恩道。今夜吾在密司挨密推奇家裏盤桓了幾個鐘頭。心裏都充滿了快樂。並不沈悶。但是。你要喚吾做甚麼事。吾也沒有不答應的。哀爾司瑪笑了一笑。探頭出去。和那馬夫說了幾句話。不一會。那車兒便不向俱樂部的那條路上馳去。轉了一個灣。折入奧克司福街去了。不多一刻。已到了那托登哈姆考脫路一個黑暗的轉角上。伏恩忙問道。吾們此刻在那裏。這所在很奇怪呢。哀爾司瑪道。吾同你瞧幾個頑意兒去。說時。從車裏跳將出去。拉了伏恩的臂兒。又

到別的一條小街上。街盡處一片燈光。現出一個極大的場所。燈光中照見那牆上有許多花花綠綠的紙兒。畫着打拳較力之狀。裏邊似乎是演武場。門前立着一個彪形的大漢。一雙銅鈴似的眼兒。上遮着一片青色布。當下裏哀爾司瑪便走將上去。向他說道。哈羅。雪門司。今夜可有人來麼。那雪門司嘴裏噙着一個泥烟斗兒。含糊答道。今夜但有一兩個客人。你老快進去咧。哀爾司瑪放低了聲音說道。吾帶着一個朋友來。你也替吾留心一些。雪門司道。吾理會得這種事。可也是吾的拿手好戲呢。哀爾司瑪笑着。啊。雪門司接着又向伏恩道。伏恩。你跟吾來。吾要把倫敦最好最有趣的頑意兒請你瞧瞧。說時拉開了近邊的一扇門。入到一間大廳之中。只覺得烟氣如霧。笑聲如雷。空氣中又夾着一種陳皮酒的味兒。廳的中央立着一隻四方的平臺。臺上正有兩人在那裏較拳。只見四手舞動。煞是有趣。霎時間全堂寂靜。都把眼兒注在臺上。注在臺上兩人的身上。兩人打到末後。似已分了勝敗。他們的朋友們都喊將起來。道。維廉司。你怎麼就一敗塗地了。傑克。你畢竟是健兒。好身手。勝券仍舊操在你手中。頓時你一句吾一句。堂中又鼎沸起來。伏恩舉目向四下裏一望。却見臺下有一隻桌子。有三個人坐在那裏。內中一個身體肥胖。臉兒緋紅。兩個又小又圓的眼兒。其紅如血。那嘴唇非常之厚。好似非洲的黑奴一般。瞧他的樣兒。却似乎是個主席。旁的兩人也生得和主席大致相同。手裏執着粗粗的鉛筆。在兩張齷齪的紙兒上寫字。似乎在那裏評判的樣子。哀爾司瑪又拉了伏恩走將過去。那主席點了點頭。又微微笑了一笑。說

道。吾的爵爺。這幾天。你可好啊。哀爾司瑪道。噢。培德。來。你還活着。這裡是吾的一個小友。他要來瞧瞧。你們的頑意兒。那主席聽了。就伸出一隻很骯髒的手來。伏恩本不肯和他握手。只爲哀爾司瑪不住的霎着眼。便勉強伸出手去。握了一握。那時較拳已畢。一夥人都喚酒轟飲。喚皮酒威司克酒的聲音。充塞一堂。這邊哀爾司瑪就問伏恩道。伏恩。你要喝甚麼酒。這裏最上品的酒。是拋脫酒。你可要嘗嘗味兒。伏恩答道。很好很好。就是拋脫酒。就是拋脫酒。哀爾司瑪立刻喚人去取了拋脫酒來。這拋脫酒原是一種甜酒。伏恩喝得十分得意。一杯一杯不住的喝下去。他在挨密推奇家已喝了不少。禁不得再加了這許多下去。便酩酊大醉。沈沈入睡。甚麼都不知道了。哀爾司瑪欣然呼道。好好。這孩子醉了。那些酒着實有些兒效驗呢。說着。就喚旁邊一個人幫着他把伏恩抬到隔壁一個房間裏去。放在壁角裏的一條板櫬上。悄悄地把他全身搜了一搜。搜出一隻閃閃射人的金時計來。疾忙收在自己袋裏。又走到外邊來。只見又有兩個大漢上臺比武。解衣磅礴。甚是勇敢。哀爾司瑪叫了一聲好。一轉身却見一個惡很很的人立在那裏。便道。施洛苟。臉兒紅紅的。你又遇了甚麼一回事。施洛苟道。吾只恨吾交了惡運。不論做甚麼事。總不能如意。說時。向四邊望了一望。又道。爵爺。他們倆在那裏比武。究竟誰輸誰贏。還在未定之天。吾們何不賭一個東西。道。橫豎吾有一隻手釧。在這裏。哀爾司瑪目光亮了一亮。說道。快取出來。給吾瞧瞧。到底是怎麼樣一件東西。施洛苟便取出一隻手釧兒來。授給哀爾司瑪。低聲說道。你說得輕一些。別這樣大聲。

大氣哀爾司瑪兩眼兀是注着那釧兒。面上微微的現出驚異之色。忙問道。施洛苟。這釧兒。你從那裏得來的。施洛苟答道。吾尋着的。哀爾司瑪笑道。很好很好。你還在吾跟前撒謊。誰信你來。施洛苟。你快實實。在在和吾說。這手釧兒。究竟是從那裏得來的。施洛苟道。吾拾得的。爵爺。請你別盤詰。這東西的來路了。只給吾一索佛令。吾便把這東西奉贈。可是他的價值。總不止這區區一索佛令（合一金磅）呢。哀爾司瑪緊緊的執着那手釧兒。說道。他的原價。原不止一索佛令。但是吾總要知道他的來路。來。施洛苟。你既不肯告訴吾。吾告訴你如何。這手釧兒。以前吾曾瞧見過。是坎新登一個長身玉立很美麗的女郎的。施洛苟不覺微微却退。急道。爵爺。誰告訴你的。你怎麼知道的。哀爾司瑪道。施洛苟。你別怕。只告訴吾這手釧兒如何會入你的手。施洛苟道。不瞞爵爺。說吾委實是偷來的那夜。吾還吃了些小苦。至今不忘。那人將來定要報他的仇。萬死不放過他。哀爾司瑪道。嘎嘎。吾知道了。可是你進那屋子時。有甚麼人在着麼。如今你不妨把一切事細細的告訴吾。吾瞧你臂上縛着細布。一定是吃了人家的虧。咧說時。把手指彈着那手釧兒。施洛苟點了點頭。便放低了聲音。把那夜的事述了一遍。如何入樊麗霞的更衣室。如何被萊恩壞事。接着又說道。那女郎見了吾的手槍。早已嚇得魂兒出竅。甚麼都肯聽。吾取去不道好事。多磨。斜刺裏來了那個天殺的小子。請吾吃了一彈。吾不得不負痛走了。哀爾司瑪道。你可瞧見他的面龐。不會他出落得怎麼樣。你。可能說得出麼。施洛苟道。那小子的身材和爵爺差不多。面貌却比爵爺清秀。不過

臉。色。略。黑。頭。髮。似。乎。是。新。雍。的。哀。爾。司。瑪。道。這。個。定。是。哀。得。華。萊。恩。了。施。洛。苟。他。們。可。追。你。麼。可。會。喚。警。察。麼。施。洛。苟。道。並。不。並。不。那。夜。吾。仍。安。然。無。事。的。回。去。只。這。腕。上。着。了。一。彈。罷。了。哀。爾。司。瑪。道。那。小。子。也。是。吾。的。仇。人。此。刻。吾。給。你。五。索。佛。令。你。好。好。兒。的。去。行。事。好。好。兒。的。去。報。他。仇。施。洛。苟。道。爵。爺。賜。吾。這。許。多。錢。吾。心。裏。如。何。過。得。去。哀。爾。司。瑪。低。下。頭。去。輕。輕。的。說。道。你。也。不。必。客。氣。吾。和。你。說。他。既。然。請。你。吃。了。一。彈。你。也。該。請。回。他。一。彈。只。消。趁。黑。夜。裏。等。在。他。天。天。走。過。的。路。上。一。見。他。來。就。覷。中。了。他。的。腦。袋。放。他。一。槍。然。後。向。小。街。上。一。溜。好。了。施。洛。苟。你。可。明。白。麼。施。洛。苟。道。吾。明。白。了。究。竟。是。你。們。爵。爺。想。得。出。好。計。策。哀。爾。司。瑪。道。從。此。以。後。吾。們。倆。同。心。協。力。的。做。去。如。今。吾。要。你。時。時。緊。隨。着。那。小。子。探。出。他。和。那。女。孩。子。的。關。係。然。後。等。到。了。一。個。好。機。會。放。些。手。段。給。他。們。瞧。施。洛。苟。你。可。肯。同。吾。一。塊。兒。行。事。麼。施。洛。苟。發。了。一。個。誓。伸。出。手。來。說。道。爵。爺。吾。決。計。同。你。一。塊。兒。行。事。萬。萬。不。敢。變。心。哀。爾。司。瑪。冷。冷。的。點。了。點。頭。取。出。五。個。金。磅。來。給。施。洛。苟。道。這。手。釧。兒。存。在。吾。處。你。收。了。五。金。磅。去。以。後。你。每。夜。到。這。裏。來。一。趟。吾。有。甚。麼。事。喚。你。做。自。會。來。通。知。你。你。明。白。麼。施。洛。苟。把。五。金。磅。放。入。袋。中。向。哀。爾。司。瑪。點。頭。道。聲。晚。安。而。去。

第十一章

喀文狄希廣場挨密推奇家夜宴的第二天早上。風光甚爲明媚。哀得華萊恩便想去請樊麗霞坐在花園中寫那張畫。昨夜他們倆同車而歸。彼此益發投契。萊恩愛樊麗霞的一點情根種得更深了。一些這

時他興興頭頭的跑去瞧樊麗霞。不道樊麗霞却待他十分冷淡。萊恩直好似冷水澆頭。倒抽了一口冷氣。忙鞠躬說道：密司推姆伯爾。今天晨光甚是明媚。所以小可斗膽來請姑娘移玉到園中去。使小可索性畫成了那幅畫。罷了。姑娘可能允許。小可麼。樊麗霞微微一笑。把手裏的一本書放在椅上。亭亭而起。向萊恩道：密司脫萊恩。今天吾很沒有耐心坐也。坐不定呢。萊恩道：小可頻番的打擾姑娘。心裏也很爲不安。只是今天決不使姑娘多坐時候的。樊麗霞便姍姍的走到園中去。在那古泉旁邊坐了。萊恩匆匆的調和了顏色。就畫將起來。一會馬丹勒克來爾也出來了。坐在一旁。和他談論昨夜挨密推奇家夜宴的事。馬丹勒克來爾道：撒拉挨密推奇。究竟是在交際場裏折衝樽俎慣了的。很懂款客之道。看他昨夜往來酬酢。何等周到。萊恩道：不錯。但是吾很奇怪。那密司挨密推奇。怎麼專喜歡拉人家賭。他自己却從不入局。從不動手的。馬丹勒克來爾道：你不知道。他實是一個門白立奇的名手。百戰百勝的。要是一入局。你門便不得了。所以他不肯輕意賭。使賓客們不歡。萊恩默然不語。手裏執着那毛筆。對馬丹勒克來爾熟視了一會。樊麗霞柔聲說道：撒拉挨密推奇。想來未必有甚麼惡意。密司脫萊恩。你一定是誤會了。萊恩連連說道：不錯。吾誤會了。吾誤會了。說着。又動筆畫了。停了好一會。纔問道：密司推姆伯爾。你可要到泊曼音樂會去麼。樊麗霞道：那裏開音樂會。吾却沒有知道。萊恩道：昨夜他們在席上曾說起過。那時你正和勞特哀爾司瑪講話。所以沒有聽得。那音樂會是泊曼公爵夫人所發起的。預備做甚麼善舉。

大音樂家波萊尼特地從巴黎趕來。所有一切事公爵夫人都托他執掌。聽說康佛脫園的諸名角也要到會獻技。咧萊恩說這一番話。原要鼓起樊麗霞的精神。樊麗霞一聽得波萊尼的名兒。玉容上頓時好似一亮。萊恩忙道。密司推姆伯爾。你若是也要與會。吾可以替你去設法。取入場券來。樊麗霞道。開會的日期。你可知道了。沒有。萊恩道。大約總在這兩禮拜中。樊麗霞道。密司脫萊恩。你在意大利曾作客了好久。可認識波萊尼麼。萊恩道。吾不認識他。樊麗霞又問道。他如今住在那裏。你可知道。不知道。萊恩道。聽說住在哈特派克旅館中。樊麗霞道。密司脫萊恩。多謝你見告。吾想同馬丹勒克來爾去見他。咧說罷。花容上斗的現出憂悶不快之狀。萊恩見了這樣兒。也不說甚麼。摺起了畫架。預備走。一面執着樊麗霞的玉手。說道。今天吾過于煩勞你了。請你恕吾。你快休息休息罷。樊麗霞春山微蹙。抬起了粉頸。注着萊恩目光。非常溫和嬌聲答道。密司脫萊恩。吾一些兒也不覺得疲乏。只覺心裏有些兒不舒服罷了。萊恩低頭瞧着這如花之面。楚楚可憐。恨不得把他抱在懷裏。柔聲下氣的安慰。安慰他。懇求他。決心相示和他。分憂。但是瓜熟蒂落的時期。還沒有到。只得按捺住了。當下便道。聲晨安而去。樊麗霞也就上樓到他自己室中。坐了下來。沈沈而思想。吾離家以來。已幾個月了。出來的宗旨。是要替母親報仇。如今却一些兒頭緒都沒有。那仇人的姓名。至今尚未明白。仇從何處報起。爲今之計。橫豎仗着一條好喉嚨。先從音樂上着手。立了一個名。然後能馭瀾迹。各處交際場裏。探出那個仇人來。現在這泊曼音樂會。正是吾着手。

音樂的好機會萬萬不可放過。但是第一要着須去見波萊尼。求他相助。打定了主意。就用了一頓中膳。驅車往哈特派克旅館去。送上名刺。求見波萊尼。波萊尼得了那名刺。把他厚厚的黑頭髮向後一掠。自言自語道。哀爾司瑪。爵邸。琪麗愛格蘭頓姑娘。吾素來不認識的大約又爲了音樂會的事來了。他們把一切事都推在吾身上。真忙得吾頭惱發昏呢。說時便喚那下人去請琪麗愛格蘭頓姑娘上樓來。一壁在室中往來踱個不住。一會忽聽得門兒開的開了。樊麗霞不慌不忙的走將進來。曼聲說道。足下可就是波萊尼先生。麼。波萊尼鞠了一鞠躬。樊麗霞又操着那流利的意大利語說道。先生的光陰是非常寶貴的。吾貿然跑來打擾心裏很過意。不去總要求先生見恕。吾此來的宗旨是要從先生學音樂。不論吃甚麼苦。吾都甘心。最好將來還帶吾到意大利去呢。波萊尼悄悄地瞧了樊麗霞一會。纔冷然道。姑娘請你恕吾。吾平生從沒收過徒弟。除非爲了萬不得已的事。纔偶一爲之。可是吾是個窮措大。從前曾發過一個誓。凡是貧不聊生的人不能度日來求吾教他音樂。預備賣歌餬口。如此吾決不回絕他。定要助他一臂。若是富人要學來陶情作樂。吾就不便遵命了。樊麗霞聽了這一番話。不覺大失所望。一壁語道。然而吾在這音樂上也有些兒門徑。先生可要聽吾歌一曲麼。波萊尼點了點頭。向他從巴黎帶來的一架披霞那指了一指。樊麗霞便走將過去。坐了下來。彈他披霞那。波萊尼坐在一把安樂椅上。擱着肘兒聽着。聽到末後。忽爾坐直了身體。滿面現出驚異之色。原來這歌聲似乎。在數年前曾聽得過的。他在做小

孩子的時候。往來意大利各村。仗着一條天然的歌喉。賣歌爲生。餐風飲露。非常孤苦。在維尼司時。夜夜立在一所古屋的窗下。放着悽惻的聲音。唱他的悲曲。那古屋中住着一個婦人。倒是個愷惻仁慈的慈善家。夜夜總丟幾個錢給他。沒有一天忘却的。有一天這婦人。驀地裏喚他進去。唱一隻歌給他聽。嬌音嚶嚶。曼妙無倫。唱罷。又給了他許多錢。喚他到別處去。從此以後。一個苦小子。就爬上了榮譽之梯。從那夜聽了那婦人的歌後。說也奇怪。好似受了魔術一般。自己的聲音。斗的變了。唱起歌來。儼然是那個婦人的聲音。於是他的歌名。頓時傳遍遐邇。波萊尼。鏤心刻骨。終不忘那婦人的大恩。如今在這英倫三島上。猛然間聽得了這女郎的歌聲。覺得那恩人的歌聲。也是這個樣兒。感恩知己。禁不住撲簌簌的掉下淚珠兒來。樊麗霞唱罷了第一曲。略停了一停。便唱那託斯的氏的「行再相見」曲。波萊尼側着耳。屏息而聽。等到樊麗霞唱到尾聲。即忙立起身來。取了樊麗霞的玉手。恭恭敬敬的親了一親。說道。姑娘的兩曲妙歌。真是難得人聞。吾恨不抉出心兒來。謝你。樊麗霞顫聲問道。先生現在你可肯收下吾。波萊尼道。吾不但肯收下你。并且要好好兒謝謝你。姑娘請你告吾這兩曲歌兒。你從那裏學來的。樊麗霞徐徐答道。那歌兒是吾母親教吾的。波萊尼急道。你母親是不是和吾同國。也是意大利人麼。樊麗霞道。正是。波萊尼道。他是不是維尼司人。樊麗霞道。並非並非。不過他在維尼司曾住了好久。波萊尼道。姑娘如此。吾同你母親是素來相識的。吾終身不忘他的大恩。今天幸而遇了姑娘。樊麗霞一聽得波萊尼和他母

親素來相識。玉體向那披霞那一椅。早暈了過去。下邊的兩句。却沒有聽得。

第十二章

哀得華萊恩。從一天早上。見了樊麗霞的冷態。一連幾天。心裏就老大的不高興。坐不定。立不定。做事也沒有長性。一天到晚。終不見彼美芳踪。似乎故意避他的一般。要問他是甚麼理由。又無從插身而入。心中焦急得了不得。只得把那張樊麗霞的寫真來解悶。以外的事一概置之不顧。一天那泊曼音樂會的入場券送來了。萊恩大喜過望。連忙封在一個信封裏。附了一個短簡。着人送給樊麗霞去。那短簡上是說音樂會開會之日。願意伴他同往的話頭。這幾天裏他也接到了許多人的請帖。有的請他用晚飯。有的請他用中飯。他却一概回絕。只寂處屋中。宛似老僧參禪一般。到了悶得慌的時候。便到挨密推奇家去走走。想在那邊遇見樊麗霞。一瞻芳容。療他好幾天的渴病。這也好算是無聊之極思了。但是去了幾回。總是撲一個空。却生受了撒拉挨密推奇無限的溫存憐惜。使他精神上略爲舒服一些。更借着紙牌作爲排遣之品。一時或能忘情於樊麗霞。只是他去時。那哀爾司瑪和他的賭友。總先在那裏好像等着他似的。還有那初出道的孩子。推倫司伏恩也。總逢場必到。瞧他的容貌。已和從前大不相同。兩頰瘦得露了顴骨。并且白白的毫無一絲血色。賭時他賭一回。總輸一回。面上雖不露急遽恐慌之色。然而拈起牌來。指兒好似拘攣一般。可見他心裏已非常不自在了。他除了沈溺於賭外。又顛倒於女色。那個撒

拉。挨。密。推。奇。兀。是。跬。步。不。離。的。在。他。旁。邊。用。着。柳。顰。花。笑。銷。他。的。魂。蝕。他。的。骨。伏。恩。一。見。了。彼。美。的。笑。容。臉。上。也。就。現。出。一。種。奇。異。之。狀。心。兒。似。乎。已。醉。了。呼。吸。似。乎。急。促。了。賭。的。牌。也。不。去。注。意。了。胡。亂。鬥。出。去。到。得。賭。罷。時。只。落。得。金。盡。囊。空。都。進。了。那。大。奸。巨。猾。哀。爾。司。瑪。的。手。咳。一。個。色。字。正。不。知。坑。殺。世。界。上。多。少。青。年。多。少。男。兒。鴛。譜。未。填。早。已。魂。歸。離。恨。想。來。真。可。憐。呢。如。今。這。伏。恩。一。味。的。醉。心。女。色。沈。迷。不。返。將。來。如。何。結。果。做。書。的。此。刻。還。不。知。道。惟。有。老。天。知。道。了。然。而。伏。恩。在。那。裏。學。春。蠶。作。繭。自。尋。苦。惱。難。道。沒。一。個。菩。薩。心。腸。的。人。渡。以。慈。航。出。之。苦。海。麼。那。哀。得。華。英。是。個。明。眼。人。一。定。瞧。得。出。這。其。間。的。圈。套。爲。甚。麼。不。援。之。以。手。使。那。苦。小。子。覺。悟。過。來。無。奈。他。也。和。伏。恩。同。病。墮。身。情。網。之。中。無。力。解。脫。自。顧。不。暇。那。能。顧。人。呢。伏。恩。的。表。兄。傑。密。霍。華。得。又。往。地。中。海。游。歷。去。了。他。原。是。很。關。心。表。弟。的。臨。行。時。曾。去。勸。伏。恩。同。行。伏。恩。嚴。詞。拒。絕。勸。戒。勸。戒。他。他。反。而。勃。然。大。怒。起。來。說。吾。年。紀。大。了。難。道。自。己。管。不。來。却。要。你。管。你。要。吾。不。交。那。一。班。新。朋。友。吾。萬。萬。做。不。到。你。要。說。哀。爾。司。瑪。的。壞。話。你。有。本。領。向。他。當。面。說。去。霍。華。得。受。了。他。表。弟。一。頓。搶。白。心。中。何。等。悲。痛。默。然。了。一。會。纔。道。吾。倘。有。機。會。定。要。當。面。數。他。的。罪。夜。中。在。俱。樂。部。裏。遇。了。哀。爾。司。瑪。想。要。實。行。只。礙。着。許。多。朋。友。在。着。總。覺。開。不。出。口。臨。去。時。便。向。哀。爾。司。瑪。說。道。哀。爾。司。瑪。如。今。吾。把。那。孩。子。交。託。你。了。哀。爾。司。瑪。道。你。儘。放。心。吾。那。有。給。當。他。上。的。道。理。霍。華。得。去。後。可。憐。這。伏。恩。小。子。就。墮。入。危。險。之。域。要。是。他。身。入。虎。穴。倒。還。平。安。一。些。現。在。他。竟。悍。然。不。顧。的。同。那。比。猛。虎。更。利。害。

的哀爾司瑪在一塊兒。小性命便難保了。哀爾司瑪見霍華得已去。伏恩沒了保護人。益發肆無忌憚。卜晝卜夜的拉了伏恩賭。又拉了那女將撒拉挨密推奇。一天到晚的在旁邊佈迷魂陣。設相思局。弄得個伏恩神昏顛倒。他便從中取利。敲骨剝髓。吸脂收膏。似乎不見伏恩。做乞兒。不見伏恩。死總不肯放手的樣子。那哀得華萊恩也一步一步的進這羅網。撒拉原是很愛他的。要想勸戒他。提醒他。無奈被哀爾司瑪箝制着。不敢開口。只得天天做他的傀儡。幫他害人。其實那一寸芳心。止痛如刀割呢。這也不必細表。且說過了幾天。即是泊曼音樂會開會的日子了。那天晚上。派克巷泊曼爵邸前電燈通明。有如白晝。車水馬龍。續續而來。一隊隊靚妝華服的美男女。好似長流之水。進那爵邸。那主人公爵夫人立在一所大客廳的大扶梯頭上。迎接賓客。一扇窗前立着那撒拉挨密推奇。和一個老子爵在那裏談天。驀地裏後邊來了一種溫和柔軟的聲音。撒拉雙波中頓時現出不快之色。接着便見哀爾司瑪已立在旁邊。故意的做出謙恭之狀。似乎是初次相會的樣子。說道：密司挨密推奇。晚安。吾剛從你母夫人那邊來。又轉身向那老子爵道：老先生。可見過了施託爾白來。夫人沒有他。正在尋你呢。那老子爵匆匆而去。哀爾司瑪帶着笑容。又捱近了撒拉一步。低聲說道：吾喚你等在那門旁邊。想來你未必肯遵從。此刻吾有句話兒。要和你說。這話却是非常重要的。撒拉憤然道：如此爲甚麼不快些兒說呢。哀爾司瑪皺了一皺眉。纔道：伏恩今夜也到這裏來的。你快去找到了他。同他回去。晚餐你可要仔細。萬萬不可失這好機會。吾心日

中很注重今天的一夜。你可明白麼？撒拉抿緊朱唇說道：「吾明白了，只是你爲甚麼注重今天的一夜呢？」哀爾司瑪道：「那孩子已從他伯父處弄到了一份錢，他和吾說這回實是末一回了。若是再一敗塗地，便沒有甚麼法兒想咧。因此上吾今夜必定要弄他到手，不使他囊中剩一先令。撒拉懶洋洋的說道：「明天如何？」哀爾司瑪仍含着笑，柔聲怡氣的道：「吾們必須今夜着手。那霍華得過歸在，即定要從中作梗。你可留心。伏恩來了，停一會你最好也邀萊恩一同去。今夜吾們要做一番事。遣此良宵呢？說罷就一溜烟的去了。撒拉呆呆的立在那裏，玉靨慘白如死，一雙媚眼中現出失望的樣兒。不一會伏恩已走到跟前，撒拉便立時裝出淺笑之容，媚態橫生。那伏恩剛進來的時候，面色原白白的，兩眼下邊也隱隱現着黑影。及至一見撒拉，好似吃了一種猛烈的補劑，面上有了血色，目中放出奇光，依舊是一個活潑潑地生龍活虎的少年。當下撒拉伸出一隻柔荑來，授給伏恩。曼聲說道：「吾道你今夜不來的了。」伏恩道：「吾聽說你這裏怎肯不來？就是你進地獄去，吾也要趕來如何？捨得下你撒拉似乎沒有聽得，眼兒注着別處，說道：「咦，密司推姆、伯爾、馬丹、勒克、來爾和密司脫萊恩都來了，不知道他們的位置是不是在吾們近邊？」伏恩一聽得這話，如奉玉詔，忙道：「待吾瞧去，待吾瞧去。」說着，向人叢中一攢，走向樊麗霞立着的所在去。撒拉也跟着過去，和哀得華萊恩握手寒暄了一陣，只見他兩點黑漆的瞳子中，流露出一派愉快之色。撒拉也早已知道他並不是爲了吾自己快樂，定是爲了樊麗霞。抬頭一瞧，却見伏恩正和樊麗霞在那裏

講話不覺起了些兒無謂的嫉妒心。只是也不能發作。祇得按捺住了。正在這當兒。忽聽得鏗鏗鏗一片聲響。知道開會的時候已到。於是大家都紛紛就座。一片拍手歡迎聲中。那大音樂家波萊尼氏同了一個康佛脫園的名女優翩然登場。那名女優舞蹈了一回。大家都擊節歎賞。等到舞蹈完畢。波萊尼引身將退。不道臺下衆口同聲的喊將起來。說波先生該唱一支妙曲兒。使吾們一聽這霓裳仙奏。沒的失望。而歸。波萊尼本來不想唱的。如今被衆人逼着。不得不允下來。霎時間滿堂寂靜。半些兒聲也沒有。只聽得悠悠揚揚的槐啞林聲中。透出那悽悽惻惻的歌聲來。唱的便是那蘇格蘭古時的情歌。從前維尼司古屋中那個婦人所教的。樊麗霞聽了這歌聲。玉容如紙。雙蛾緊促。頓時想起了他父親心中異常悲痛。不免背人搵淚。音樂會閉會後。賓客們漸漸散去。忽有一個短簡送到他手中。只見上邊寫着道：「余今夜即離此赴巴黎。趣來哈特派克旅館一叙。波萊尼白。」樊麗霞看罷。便向馬丹勒克來爾道：「李奈此刻吾還不能回去。你先回去等着。吾回來時自有話兒告訴你。」馬丹勒克來爾點了點頭。不說甚麼。哀得華萊恩滿面現着失望之色。快快的說道：「密司推姆伯爾。你怎麼又要往別處去了。吾很望你和馬丹勒克來爾同吾一塊兒用晚餐呢。」樊麗霞很溫婉的說道：「多謝你的盛意。只是吾今夜委實不能遵命了。這時那撒拉挨密推奇正向着萊恩走來。樊麗霞便道：「密司脫萊恩。密司挨密推奇來了。吾們明天會罷說罷就姍姍而去。撒拉走到萊恩身旁。那樣兒甚是滿意。嬌聲說道：「怎麼密司推姆伯爾竟匆匆的去了。萊

恩道。正是他因爲得了一封急信。喚他立刻就去。所以不能羈遲。咧撒拉道。吾此來並沒甚麼旁的事。只請你到吾家去用一頓便飯。你可不以為簡慢麼。說時面貌非常溫柔。聲音也非常溫柔。教人不得不答應。萊恩原不想早早的回家去。便答道。有甚麼簡慢不簡慢。既承你殷勤相邀。吾那敢負你的盛意呢。

第十三章

數分鐘後。萊恩已和伏恩一同坐在一輛兩輪輕車中。向喀文狄希廣場去。伏恩似乎有些兒不安適的樣子。萊恩瞧了他一眼。向他說道。伏恩。吾若是一個達克透。定要勸你回家睡去。決不聽你再去用晚餐。門白立奇咧。伏恩道。多謝你關心。其實吾身上很安適。一些兒也不覺得甚麼。停了會兒。那車兒已到喀文狄希廣場。伏恩即忙離了萊恩。尋他片刻不忘的意中人。撒拉挨密推奇去了。用罷晚餐。那勞特哀爾司瑪正和伏恩在那裏講話。撒拉捉空兒低聲向萊恩道。你今夜可不門白立奇麼。萊恩道。吾此刻心裏正悶得慌。很想借重他排悶呢。撒拉伸出了一隻玉手。星眸中現着懇切之色。似乎要阻止他別賭的樣子。不道正在這緊要關頭。那哀爾司瑪過來了。做出非常謙恭之狀。向撒拉道。密司挨密推奇現在時候已不早了。吾們却還想玩一會兒。白立奇不知道。府上可厭煩麼。撒拉勉強裝出笑容。答道。你說那裏話。來。吾們那有厭煩的道理。就是門一個通宵達旦也不打緊呢。哀爾司瑪轉身向萊恩道。萊恩。你也來入局。前天輸給吾的好趁。今夜翻本。老友快來。於是萊恩就跟着哀爾司瑪到一隻桌子旁邊坐下。只見伏

恩和那弼萊努琴早已坐在那裏。四人便動手賭將起來。萊恩的心終縈繞樊麗霞。一身不注在紙牌上。輸贏也毫不在意。推倫司伏恩却賭得很得手。獨贏了他一人。哀爾司瑪當下做了個暗號。撒拉挨密推奇就花枝招展似的走將進來。嫵嫵娜娜的直到伏恩身邊。替他篩滿了一杯酒。把兩隻粉藕樣的玉臂攔在他椅背上。低垂粉頸。只向他嫣然一笑。一會哀爾司瑪又做了個暗號。撒拉便翩然而去。說也奇怪。這撒拉的一來一去。直使伏恩心如亂麻。那裏還注意手中的紙牌。早又漸漸兒的輸了。第四回賭罷。哀得華萊恩從桌旁立起身來。預備不別而行。忽見撒拉立在旁邊。玉容含笑的說道。你就要去了。麼萊恩道。時候不早了。請你見恕。吾原也很不願意去呢。撒拉又非常懇切的問道。密司脫萊恩。今夜你又輸了。麼萊恩道。吾倒也不甚放在心上。大約又輸了。撒拉道。如此吾很願你去。萊恩笑了一笑。和撒拉道了一聲晚安。返身就走。剛走到扶梯頭上。忽聽得後邊有人喚他的名兒。回頭一瞧。却是撒拉。只見他張張皇皇的向後面瞧了一瞧。就走將過來。放低了聲音。斷斷續續的說道。密司脫萊恩。吾一吾萊恩執着他的手。輕輕的撫摩着道。你可要和吾說話。麼撒拉的玉手被他一執。又是快樂。又是悲痛。喘着說道。正是吾要和你說一句話。吾必定要告訴你。說到這裏。忽聽得後邊起了脚步之聲。撒拉面容立時一變。忙道。吾望你明夜再來。願你晚安。說着。扭轉柳腰。急急的去了。萊恩不知其所以然。從那闊扶梯上疾馳而下。馳入街中而去。一路歸家。只在那裏苦苦的想。那撒拉挨密推奇。究竟是甚麼意思。吞吞吐吐。欲語不語。

不知道他葫蘆裏賣甚藥呢。那時那勞特哀爾司瑪和推倫司伏恩却還留在挨密推奇屋中相對而坐。撒拉依依的坐在伏恩旁邊好似依人的小鳥。玉手摻摻不住的把香檳篩在伏恩杯中。春葱般的指兒時時和他相觸。伏恩頻親玉人。薈澤早已身軟如綿。骨化爲塵。腦兒好似磨盤般在那裏旋轉。一壁把杯狂飲。一壁仍和哀爾司瑪鬥白立奇。撒拉也仍舊貼着他身體坐着。半推半就。柔情脈脈。伏恩心也醉了。魂也蕩了。覺得這撒拉挨密推奇直是世界上獨一無二。天字第一號的美人兒。直是天上獨一無二。天字第一起的安琪兒。偷不得阿嬌貯之金屋。便一輩子不能做人。從此不願再插足世上。當下裏便放着膽子求起婚來了。迷離惝恍中那美人兒答應不答應也不知道。只覺得他玉手遞過一張紙兒來。伏恩不管他三七二十一。當他是結婚的證書似的。欣欣然把名兒簽上。哀爾司瑪驀地裏起身說道。呀。時候不早。已過四點鐘了。伏恩也就踉蹌而起。和哀爾司瑪道了一聲晚安。又親了親撒拉的一隻柔荑。纔忽忽而出。這時已近天明。天公似乎故意惡作劇。下了一陣傾盆大雨。這一下子倒把伏恩的痴夢澆醒了。一瞧身上沒有穿外衣。知道忘在挨密推奇的一室之中。便連忙回進去。想不去驚動撒拉。悄悄地取了走罷。剛到那室中。猛聽得外室裏撒拉的聲音。在那裏和人講話。那聲音却又剛又冷。一些兒也不溫和。說道。如今你可滿意了。麼。那孩子已被你毀了。吾含着羞做這不道德的事。無非爲了你。今夜他竟利吾說起情。求起婚來了。吾那能再忍下去。就要喚他張開眼來。瞧瞧清楚。使他知道吾並不是真心愛他。指

點他出了迷津。快登覺岸也是莫大功德。以後倘有甚麼旁的事。委任吾。吾可謹謝不敏了。說着。微微的透出歎氣聲來。接着又有一陣狂笑之聲。似乎從哀爾司瑪口中發出來的。此時伏恩已如夢初覺。側着耳子細聽着。聽得哀爾司瑪說道。今夜你真打起十二分精神。直把那孩子玩諸股掌之上。吾瞧他好似發了狂。咧撒拉悲聲說道。他不發狂。吾爲了人家做這不道德的事。陷害那青年子弟。這纔是發狂呢。哀爾司瑪道。撒拉吾親愛的女郎。你別說怨話。你替吾做這一番事。吾自然感激不盡。如今吾有了那張紙兒。在手中。便終生不憂沒吃着。等到那孩子的伯父一死得了遺產。吾就取出這紙兒來。向他去要錢。就是將來沒有錢到手。也算出了吾多年的氣。可是那老頭兒一知道他姪兒迷於女色。把將來的遺產擅自送人。一定要勃然大怒。逐出那孩子。那孩子的一生也就完了。哼。哼。霍華得你好幾年來。只和我做對頭。處處梗吾的事。現在老子把你最心愛的表弟。晦氣間接報你的仇。從此你可知道老子的手段。咧伏恩聽到這裏。纔恍然大悟。想吾究竟年紀輕。閱歷淺。不知道世途險巇。人心不古。進了他們的圈套。還不覺得可恨。那萬死的哀爾司瑪如此很心利用了美人做餌。劫奪吾的金錢。毀壞吾的名譽。道德以後。叫吾怎麼。則身世上怎麼見人。想着那一顆心。好以千刀亂剮。忘却了那外衣。就輕輕的下了扶梯。像飛一般跑入街中而去。那時雨勢還未殺。仍是傾盆而下。寒風颯颯。中人如刀。伏恩茫茫無主。心想往那裏去呢。以後怎麼度日呢。今天早上表兄霍華得要回來了。叫吾如何見他的面。就是要瞞他。不使他知道吾

的事。但是他的目光非常尖銳。直能洞矚吾的心臟。只消一見吾面。便知端的。伏恩輾轉想的好久。決意不回到和霍華得同居的那所屋子中去。無奈又沒有錢上旅館。只得在街上徬徨。回首從前。心裏非常懊悔。不一會天已漸漸兒放光了。警察們見了他。都兀是向他瞧。道是穿窬的宵小。然而也不能拘留他。因爲早起晚歸的人。街上是常有的。伏恩趁着脚一步一步的走去。低着頭。灰白了臉。幾乎沒有生氣。他原是最愛撒拉。挨密推奇的一向。當他是天上的天使。如今却當他是地下的惡魔。這一面窮途落魄。都是那粉頭的禍首。一壁想。一壁怨恨不止。停了會兒。天已亮了。雖在夏令。空氣却很冷。伏恩打了幾個寒噤。從頭到脚都瑟瑟地抖。那腦兒却好似火燒的一般。想來想去。總不知道日後怎麼樣纔好。一路走來。已到了隄岸上邊。伏恩斗的立停了脚。想這一泓碧流。大可爲吾歸宿之地。好借他的水洗盡吾的污辱。滌盡吾的煩惱。於是走近了欄杆。對那湯湯流水。呆呆的瞧了好一會。想活在世上。也沒有甚麼趣味。不如死的乾淨。橫豎此刻時候。還早。不致於被人瞧見。接着便咬緊了牙齒。預備跳下去。他到底跳下去。沒有吾們不知道。那推倫司伏恩。却覺得自己已墮入萬黑之中去了。

第十四章

哀得華萊恩對於那樊麗霞的寫真。非常熱心。不多幾天。已告成了。原來他愛樊麗霞的情。直深比泰晤士河。樊麗霞的玉容。好似已深深的刻在他心上。竟能默寫出來。那畫完工之後。萊恩十分高興。那天早

上。恰巧瞧見樊麗霞在那花園裏。便疾忙爬上梯子。向樊麗霞道了一聲晨安。接着欣然說道。密司。推姆。伯爾。吾在窗口中。恰瞧見你的倩影。所以飛一般的趕來。要告訴你一件事。那畫兒已告成了。樊麗霞嬌呼道。畫得這樣快。想來你一定朝夜從事於此。分外的認真呢。萊恩答道。吾畫姑娘的寫真。甚是得意。一些兒也不覺得辛苦。所以把旁的事都丟開了一心一意的畫。這一張姑娘如今可要去取來麼。倘有不合之處。還請姑娘指示。吾能穀立加修改。這時馬丹勒克來爾恰好從裏面出來。聽得了萊恩的話。便接口道。密司。脫萊恩。吾們不妨到你畫室中來取。吾自從和你相識以來。久懷此意。時時想來瞻仰呢。萊恩道。馬丹。果真要來。吾是很歡迎的。說時把兩眼微微的瞧了瞧。樊麗霞似乎問他。你肯來不肯來。啊。樊麗霞道。倘然方便。吾們沒有不來的。說罷却彷彿憂形於色。檀口邊也帶着鬱鬱不樂之狀。萊恩看了。很是錯愕。想他粉臆之中。到底有甚麼不如意事。從今以後。吾定要保護他。使他永永不受煩惱。纔好呢。接着說道。吾的畫室。骯髒得很。怕你們兩位未必肯廁身。其間。只是也不妨到吾花園裏來。喝一杯茶。瞧那張畫如何。樊麗霞嫣然一笑。說道。吾們甚麼時候來呢。萊恩道。請早一些。須待日光好的當兒。瞧起來纔分明一些。有甚麼不合的地方。一瞧就出。午後三點鐘好麼。樊麗霞道。很好。吾們三點鐘來。就是說着。又笑了一笑。姍姍的往裏邊去了。萊恩目送他。不見兩個眼兒。一動也不動。忽聽得馬丹勒克來爾的笑聲。纔定了神。只見馬丹抬起了頭。向他瞧着。一會操着法語。高聲說道。麥歇。很好。很好。三點鐘。三點鐘。說着。一

轉身也入內去了。萊恩就回到自己屋中。一早忙着預備茶點。把他的女管家弄得手忙腳亂。六神無主。忙了幾個鐘頭。纔就緒了。到午後三點鐘時。聽得門上有彈指之聲。便沒命的奔出去開門。歡迎他的上客。馬丹勒克來爾一進門。就嚷道。樊麗霞。這屋中真不愧。是美術家的屋子。樊麗霞道。正是。但是吾也不知道。美術家的屋子。究竟是怎樣的呢。一壁說。一壁走進一所廳事。只見四面琳瑯滿目。都是些古香古色的古物。四壁上張着無數的名畫。無數古代的軍械。密密層層的幾無隙地。馬丹勒克來爾向四下裏瞧了一下。子。說道。密司脫萊恩。今天吾儘這半天。要瞧你的許多珍品。不過密司推姆伯爾的那張畫。是第一要着煩你。快去取來。給吾廣眼界罷。萊恩道。你須得立在外面光線好的地方。纔瞧得分明。說。轉身到一面壁角裏。拉出畫架來。把上邊遮着的一張紙兒揭去。活現出一幅鮮艷無比。美麗絕倫的畫來。馬丹勒克來爾歡呼道。妙妙。好一幅美麗的畫。好一幅精細的畫。筆致既佳。設色也工。樊麗霞的黑服襯着紅酣的玫瑰花。灰色的古泉。一道道的日光。映射在水面上。又成一種黃金之色。這一幅畫兒。委實好。算是五色雲錦。咧。樊麗霞把漆黑的雙眸。注在那畫上。芳容上。又似乎微露憂鬱之狀。冷然說道。密司脫萊恩。這畫兒。你自以為得意之作麼。萊恩不但不得香口中一句歎賞的話。反受了這一句冷如冰雪的話。幾天的心血。都付諸泡影。不覺失了一百二十個大望。馬丹勒克來爾道。樊麗霞。你怎麼如此冷血。吾以為這畫兒。直是美術界的神品。並世無雙的了。密司脫萊恩。你畫得出這樣的妙畫。無怪人家肯爭攬。

黃金來買呢。這時樊麗霞的櫻唇微微顫動，好像受了甚麼感觸似的。萊恩也莫名其妙，忙領着他們到花園之中。那桌兒正在榆樹下邊，綠樾當頭，宛似一個油碧幕。樊麗霞低低的說道：「好一個幽雅所在，好一隻富麗的桌兒。」萊恩聽了這一句話，心裏就一喜。當下三人都相將坐下。萊恩談笑風生，竭力的博樊麗霞歡心。樊麗霞倒也開懷，粉靨上時時現雙渦，玉葱纖纖時時微觸。萊恩的杯兒一會茶已用畢。馬丹勒克來爾起身告辭，說要去寄一封很重要的信。樊麗霞道：「李奈吾和你一同去。」萊恩忙道：「密司推姆伯爾吾有一架古時的小洋琴，要給你瞧，你慢些兒去。」樊麗霞微笑答道：「如此吾不妨等一會。」瞧瞧你的小洋琴。萊恩一聽得這話，好似小學生得了獎品，幾乎要脫口歡呼起來。那時馬丹勒克來爾已匆匆而去。萊恩便同樊麗霞走到一架小洋琴旁邊。樊麗霞坐下來，略彈了一會，就盈盈而起，立在那畫前，默視了好久。萊恩也立着不動。半晌忽地問道：「密司推姆伯爾，你可是喜歡這畫？」樊麗霞轉身向着萊恩，答道：「正是這畫兒，原畫得很好，不過你把吾畫得過於好，未免失真了。」萊恩柔聲說道：「那裏，失真吾實是照着姑娘的芳容，下筆請你從實答吾，你倒底喜歡不喜歡這畫兒？」樊麗霞把那含愁的眼波注着萊恩，說道：「吾喜歡的，只是吾有一番話兒要和你說。」萊恩道：「甚麼話兒？」請你儘說。樊麗霞道：「吾瞧了你這畫兒，就引起吾滿腔的憂思，覺得感慨不淺。你不見那畫上道道日光，好似在水上跳舞，萬紫千紅都覺有香有色。夏天的明媚風光，已被你活活畫出，只是看吾一個不幸之人，在上邊從頭至脚都黑黑的，似乎和這

畫有些。不稱。吾瞧了。這畫。就不知。不覺。起身。世。蘋雲之感。咧說罷。回過頭。去。星眸中。兩滴。淚珠兒。早掉了。下來。哀得。華萊恩。此刻。也不能。再忍了。過去。執了。樊麗霞的。玉手。很懇切的。說道。親愛的。吾愛。你。怎忍。使。你。不快。以後。吾。總盡力的。安慰。你。保護。你。使你。永遠。不受。煩惱。樊麗霞。面上。頓現。失望之色。螭蟻。漸漸兒。的低垂。下去。兩手。掩着。面。只是。嚶嚶。啜泣。一壁。又悲呼。道。你別。這樣。說。你別。這樣。說。好個。哀得。華萊恩。這。時。竟長。跼了。下來。要想。拉開。他那。雙掩。面的。玉手。樊麗霞。猛可的。抬起。粉頸。來。低聲。說道。請。你。恕。吾。吾。不。知道。甚麼。愛情。但願。吾們。倆。以後。不再。相遇。萊恩。帶着。哭聲。說道。你別。說。這話。樊麗霞。道。這話。雖。覺得。說。不過。去。然而。吾。總以爲。還。是。不。再。相遇。的好。要是。再。遇。便。終。生。牽。纏。不。清。并且。也。累。你。進。這。愁。城。萊恩。道。這話。是。那裏。說。起。樊麗霞。道。委實。和。你。說。吾。實。是。一。個。不。情。人。不。能。受。你。的。愛。情。因。爲。吾。曾。答。應。一。個。人。做。一。件。事。那。人。已。經。死。了。他。臨。死。的。時。候。吾。曾。向。他。立。過。一。個。誓。倘。然。吾。不。替。他。做。成。那。件。事。便。終。身。不。嫁。一。輩。子。不。着。愛。情。那。事。體。又。是。很。難。下。手。的。將。來。吾。的。性。命。送。在。他。上。邊。也。未。可。知。如。今。吾。只。得。求。你。恕。吾。你。不。必。戀。戀。於。吾。妄。用。愛。情。從。此。再。會。罷。以後。你。或。想。起。吾。只。想。吾。是。世。界。上。一。個。畸。零。人。就。是。了。萊恩。執了。樊麗霞的。玉手。親。了。一。親。悲聲。說道。再。會。再。會。吾。總。一。輩。子。不。忘。却。你。一。輩。子。不。忘。却。你。的。玉。容。你。的。嬌。聲。吾。在。世。上。一。天。總。愛。你。一。天。就。是。死。後。吾。的。愛。情。也。永。永。不。磨。滅。再。會。再。會。願。上。帝。降。福。於。你。

却說奧克斯福街分出的一條小街上。有一家老店。一扇弓形的窗上。挂着一塊招牌。上邊寫着道。約翰。濮伯爾。成衣匠。這街喚做喀萊街。那成衣匠密司脫濮伯爾。已住在那邊好幾年了。也算是這喀萊街上。一個老前輩。只是他的年紀。究竟多少。竟沒一個人能說定。他瞧了他斑白的鬚頭髮。和額上疊疊的皺紋。似乎是個五六十歲的人。瞧了他的一雙眸子。熠熠放光。又似乎是個三十多歲的人。更瞧了他的。僵腰曲背。又似乎是個八九十歲的人了。他許多朋友們。都喚他做老濮伯。他膝下也並沒子女。好幾年。前在掘來巷中。拾得了一個奄奄待斃的女孩子。就帶到家裏。養育他。替他題了個名兒。喚做愛非。這愛非。漸漸兒的長大起來。倒聰明伶俐。眉目如畫。要算是密司脫濮伯爾。心窩裏最得意的人。好在膝下。既沒有兒子。又沒有女兒。就把愛非。當是自己親生的女兒。瞧他生得嬌小玲瓏。十分可愛。明眸善睐。澄如秋水。如雲之髮。都帶着栗色。那老頭兒。直把他當做掌上明珠。一般。一夜他們父女倆。在隔河一個老友家用晚餐。餐後。又長談了好久時候。已不早了。加着大雨。不能回去。那夜便下榻其家。但是他們的成衣肆。照常八點鐘。就要開門。幾十年來。天天如此。沒有一天脫班的。第二天早上。烏雲已消散。曉風微拂。第一道的日光剛上。愛非已醒了。半點鐘中。父女倆便告別了那家主人。走將出來。那時街上。還沒行人。空氣清新。覺得非常暢快。一路從惠司明司德。沿着隄岸走去。正走到亨苟福橋邊。忽見階級上。有一個穿。

着夜服的人痴痴的立在那裏。眼兒兀是注在水上。愛菲眼快早已瞧得分明。忙喊道：「濮伯，你瞧那邊立着一個人，一定想自殺。」剛說着，放了老人的臂飛也似的奔過去。那時那人正展着兩臂要撲將下去。愛菲連忙把他衣服一把拖住，只向後一拽，那人便跌在地上。濮伯爾也氣噓噓地的趕來，只見那人已暈了過去。愛菲瞧着他灰白的臉，顫聲說道：「濮伯，他年紀還很輕。」密司脫濮伯爾嘆道：「吾們怎樣處置他呢？吾們怎樣處置他呢？」愛菲按了按那人的手和額，搖頭說道：「這人已暈了過去，一時怕不能醒過來。吾們不如帶他到家裏去療治。」濮伯爾道：「吾愛吾去喚一輛車兒來，你等着說着匆匆的去了。愛菲坐在地上，鬆了那少年的領圈，把他的頭擱在自己膝上，只見那面目甚是娟秀的，是一個翩翩美少年。女郎瞧了心中很不舒服，想這樣一個人爲甚麼不好好兒的活在世上，却要向這森森碧流中去討生活呢？正在這樣想，那少年倏的張開眼兒來，熟視了愛菲，一會愛菲也一聲兒不響的瞧着他，只見他兩個眸子裏似含失望之色，不一會聽得一陣車輪轆轆之聲，濮伯爾已喚了一輛車兒來，那少年依舊暈了過去。那車上的車夫向下邊望了一望，似乎有些兒不願意的樣子，一壁說道：「這先生倘然和你們沒有甚麼關係，你們不必管這閒帳，讓警察們去管好了。」愛菲冷冷的瞧了那車夫一眼，說道：「你也不必管這先生和吾們沒有關係，只盡你做車夫的本分。」如今快助吾父親把這先生身上車兒罷。車夫飾詞道：「密司只是吾也不能下來。」馬繮一放手，馬兒就要跳起來。愛菲冷笑道：「哄誰來，你快下來，把這先生昇進車。」

兒。吾替你看守着這馬兒就是了。車夫推却不下。嘴裏咕囔着。跳將下來。依着愛菲的話。把那少年昇進車兒。接着愛菲和他父親也坐了上去。說明了去處。那車夫加上一鞭。車兒便疾馳而去。看官那少年是誰。諒來你們都已知道。不消說自然是推倫司伏恩了。且說推倫司伏恩進了喀來街那成衣肆後。又過了好久。方始醒來。張眼四望。這所在似乎以前並不到過。是一間又小又潔淨的房間。這身體却睡在一隻很適意的床上。伏恩兀是把兩眼向四下裏溜。只見四邊都是些古物。更抬頭向後面一瞧。却見羅帳揭處。露出美人半面。伏恩張大了眼。兀是瞧着。覺得這玉容不久曾瞧見過的。不過在那裏瞧見的。總想不起來。停了會兒。愛菲俯下頭去。很親切的問道。你可覺得好些麼。你好好兒的在這裏靜養。靜養別着惱。伏恩道。吾那裏會着惱。感激你正不暇。咧。愛菲急道。別多說。別多說。那達克透說你不能多開口。吾所以也不讓你開口。請你耐心做個緘口金人罷。伏恩道。你既不許吾開口。吾就不開口。但是開口也不打緊。吾覺得身體已全愈了。想要起來。咧。說時。掙扎着要起來。無奈支持不住。仍躺了下去。愛菲道。你別如此執拗。若是不聽吾的話。吾便喚爸爸去。伏恩伸出手來。執了愛菲的玉手。說道。你別去喚你爸爸。吾就依你的話。不說不動了。愛菲把一手撫着伏恩的枕頭。口角邊現出兩個微微的笑。湊說道。你別多說話。達克透知道了一定要怪吾。伏恩微笑道。達克透那裏會知道好姑娘。你別過於挖苦吾。總要讓吾說幾句話。你至今還沒告訴吾這裏是甚麼地方。你又是誰。吾直好似在五里霧裏呢。愛菲道。吾就告訴你這。

兩件事只是旁的事你不許再問了。如今你在濮伯的家裏，伏恩急道：濮伯是誰？愛菲道：濮伯你怎麼不知道？自然是約翰濮伯爾。你這人未免太荒唐了。如何不知道濮伯？他簡直是沒一個不知道的。沒一個不愛他的。許多愛他的人，就稱他做濮伯。他原是一個怪可愛的人呢。伏恩道：這濮伯可就是你的父親麼？愛菲道：正是這一回，你須得謝他，不必謝吾。濮伯實是世界上第一個好人。他生平從來不曾做過荒謬的事，好算得一個完人。天下少有的伏恩道：然而吾要多謝多謝你，你是吾救命的恩人。愛菲道：那天吾見你痴立河畔，便知道你一定是厭世了。你正在撲下去的當兒，吾便疾忙趕來把你拉住。那時你己不省人事，就帶你一同回家。這也不必再提過去的事。只當他己死好了。伏恩道：如今吾只要問你一件事：外邊的人可知道吾投河的事？愛菲道：外邊並沒有人知道。你儘放心。伏恩又伸出那手來，執了愛菲的柔荑，緊緊的握了一握，以表感激之意。愛菲又道：吾們都替你守着秘密，並沒有告訴旁的人。除了達克透以外，外間沒有一個人知道。你在這裏，你身體一復原，即能離此而去。人家永不知道你有這一回的事呢。愛菲也不知道爲甚麼緣故。說到「即能離此而去」六個字，那珠喉好以梗塞了。秋波裏好似有了淚痕，連伏恩的面龐也幾乎瞧不清楚了。伏恩緊握着那女郎的玉手，快快說道：你怎麼喚吾就去？未免太不仁了。你千萬別喚吾就去。天上的安琪兒諒來總有仁心的。但是吾也早已知道你的心，你一定在那裏厭吾，恨不得驅逐吾出去。如此也好。明天吾就走。咧。愛菲聽了，把手一

縮似乎負氣的樣子。伏恩忙帶着笑臉溫溫和和的說道：「吾說得太操切了。你別放在心上。你須要知道吾的心很戀戀於你。怎麼肯匆匆而去。若能一輩子留在這裏。便其樂無極。吾與其離開這裏。寧可此刻死在這裏。死在你的面前。愛菲把那玉手儘伏恩握着。低頭無語。伏恩也默默不聲。此心與彼心似乎已心心相印了。停了會兒。伏恩纔開口問道：「吾留在這裏有多少時候了。」愛菲答道：「已留了一來復。咧。伏恩大呼道：「怎麼已來了。一來復。這一來復中都是你看護吾麼。」愛菲微微的點了點頭。伏恩忙低下頭去。在他玉葱尖上親了一親。顫聲說道：「你如此待吾。直使吾感激涕零。吾從阿母棄養以後。從沒有遇見過像你這樣親切的人呢。接着兩人又沈默了一會。愛菲的玉葱尖受了伏恩一親。芳心早已趑趑不置。伏恩見愛菲脈脈含情。那顆心也別別的跳個不住。」

第十六章

停了好一會。那密司脫濮伯爾來了。朗聲問道：「那少年人已好了些麼。」愛菲欣然答道：「親愛的濮伯。他已好得多了。」密司脫濮伯爾道：「吾很要聽這好消息。據那達克透說。他神經受了震動。必須靜養幾天。纔能復原。如今他既復原。老人的心也安了。」愛菲你快去。做一杯牛肉茶來。愛菲道：「濮伯。你倒提醒吾了。吾立刻做去。」說着。悄然出室而去。伏恩啓口說道：「密司脫濮伯爾承你垂愛。小子小子。真感激不盡。」密司脫濮伯爾道：「這是那裏說起。人家有難。若不援之以手。反而袖手旁觀。這世界便成萬惡的世界了。見義勇爲。」

君子人應盡的責任。世上那一個人不該如此。你又何必感激吾。況且這一回的事都是愛菲一人之功。與老夫無涉的。伏恩道。你們賢父女倆都是古之仁者。營救小子恩同再造。此刻小子也不知所報。且待來日。喇密司脫濮伯爾道。這種很微細的事何必懸之齒頰。你留在這裏。吾們都非常快樂。如今你可有甚麼事需老人相助麼。伏恩相了半晌。纔道。這幾天吾出來了。家裏有一個表兄。定要萬分着急。所以吾想寫封信回去。好叫他放心了。密司脫濮伯爾道。這個是罷不得的。這個是罷不得的。說罷。便走將出去。一會愛菲已取了信紙筆墨進來。一面說道。達克透說你還不能勞動。伏恩道。不打緊。吾們別使他知道了。好了。愛菲道。你身體剛好一些。手裏未必有力。可要吾替你代筆麼。伏恩道。你一片婆心。吾總沒齒不忘。愛菲坐了下來。把筆放在墨水壺裏。說道。別多說閒話。吾已預備了。伏恩道。多謝你。便說道。親愛之傑密鑒。離家以來。忽忽數日矣。想兄必駭怪。然而弟凡百都極安適了。無所苦。近方居良友家。爲狀甚樂。尙須小住數日。方能言旋。惟友家地址。殊未能告兄。蓋比來弟頗厭塵囂。杜門謝客。不見一人也。今者弟有一好消息。告兄弟。已與哀爾司瑪輩絕交矣。兄聞之。諒必釋然。於懷闊別許久。思兄之情。頗切。弟所有秘密。容俟歸時。當緬縷爲阿兄告耳。汝至愛之表弟推倫司。伏恩上。愛菲寫罷。便道。如今快把那受信人的姓名地址。告吾。吾替你寫那信封。伏恩道。乾姆司霍華得收。辟開迭來泊拉姆佛爾俱樂部。愛菲取了一個信封。一一寫上了。舉起那雙星眼來。瞧着伏恩。問道。還有甚麼旁的事麼。伏恩答道。多謝你。沒有甚麼旁

的事了。親愛的愛非。你待吾真好。伏恩說親愛的愛非。時那聲音非常柔婉。愛非聽了。頓時紅潮上頰。只嫣然一笑。亭亭出室而去。伏恩十分得意。躺了下去。兩眼注在天花板上。這時那撒拉挨密推奇的名兒。已排出腦海。就是想起了也。只當是一場噩夢。他自己深自欣幸。如今已跳出了煩惱之網。重登極樂之土。一輩子的希望。正無止境。咧他在這小室中靜養了幾天。已立定了一個決心。此番出去之後。定要做些事。謀得一個噉飯之地。不再遊手好閒。學那浪子行徑。過了幾天。病已霍然。他便出了臥室。到下邊起居室中。那天早上。日麗風和。天氣很好。坐在火爐前一把椅上。身上穿着一件羅馬大衣。面上已有血色。那密司脫濮伯爾見伏恩全愈了。甚是快樂。幾乎要手舞足蹈起來。愛非立在近邊。玉鑿笑倩。朱唇邊微帶喜色。想來他芳心中一定樂不可支了。伏恩也歡然呼道。這一間裏又華麗又爽塏。吾很覺適意。但是寂處樓上也並不厭煩。就是一輩子住在那邊也願意。接着又嘆了一口氣道。咳。只可恨此刻身體已復原不久。便須離此而去。咧密司脫濮伯爾微笑道。何必急急住一個月在這裏。也不打緊。吾們很願你和吾們住在一塊兒。愛非你以爲然麼。伏恩憂形於色。說道。吾只等脚裏一有了力。就要和賢父女告別。但是以後吾時時要來走動。你們別討厭。吾救命之恩。沒齒不敢忘却。將來定要設法報答。從前的事。吾也深自懊悔。今後便當革面洗心。做些兒事。自食其力。不倚賴人家。頂天立地。做一個世界上有用的人。密司脫濮伯爾把手按着伏恩的肩。說道。吾很要聽你說話。這有志氣的話。人生世上。自該做些兒事。不做。

事算不得人。你要做甚麼事。吾自信可以助你一臂。只是將來仍須你自己靠自已。吾無能爲力了。伏恩低聲說道。多謝先生。密司脫濮伯爾聽了。覺得這四字中含着無限懇切之意。似乎他已立了決心。定要在社會上獨樹一幟的樣子。濮伯爾自覺老懷彌適。且說推倫司伏恩寄信給他表兄傑密霍華得的。那天午後。勞特哀爾司瑪往喀文狄廣希場去。所贏的錢已經用光。一個辨士都不剩。心裏十分焦急。想不出甚麼法兒。再去撈錢。加着霍華得將要回來了。很怕見他的面。原來這哀爾司瑪生平甚麼人都不怕。只怕這傑密霍華得他的冷言冷語。委實有些兒攔不住。哀爾司瑪又是生就的一個膽小如鷄的人。目下做了虧心事。把個伏恩陷入悲慘之域。心裏很爲害怕。想見了霍華得。用甚麼話兒來搪塞呢。他到了挨密推奇家。入到一間客室之中。却見一個人靠窗立着。臉兒向着外邊。所以瞧不出是誰。當下他便走將過去。忽見那人也斗的轉過身來。哀爾司瑪不覺呆了一呆。原來那人千不是萬不是。正是那傑密霍華得。便疾忙搭趲着過去。伸出手來。說道。霍華得。你已回來了。親愛的朋友。想不到吾們在這裏相遇。真是事有湊巧呢。霍華得道。巧極巧極。哀爾司瑪放下了手。說道。你立在這裏。可是閒眺麼。霍華得道。吾是恭候密司挨密推奇來的。但是他大約有些兒不自然。所以還遲遲不出。想足下和密司挨密推奇是知交。吾有一件事要動問。足下定能代他回答。或者比他更明白些呢。哀爾司瑪坐在一把椅上。掏出一塊香氣撲鼻的手帕來。手裏弄着。說道。傑密。吾若是知道的。自然和你說。親愛的朋友。你可是要問吾甚。

慶新聞慶霍華得冷然道哀爾司瑪只問你一句話吾須往那裏去纔能見吾的表弟推倫司伏恩哀爾司瑪驚呼道怎麼說你表弟不在俱樂部裏便在你家裏你怎麼問起吾來吾要你表弟做甚麼霍華得道只是吾去的時候曾聽得人家有一句話說時面上微現怒容哀爾司瑪大笑道吾親愛的老傑密你要知道表弟的所在須探聽女人家去吾那裏知道吾不見那孩子已一來復了他還欠吾好幾個錢霍華得悄然道這個早在吾意料之中哀爾司瑪道你既明白再好也沒有你若遇見他時煩你替吾提起這筆帳可是這幾天吾又阮囊羞澀手頭非常拮据咧霍華得這時早捏緊了兩個拳頭恨不得撲將過去勉強耐着說道想來他的錢大半已進了你的手了只知道你可曾一古腦兒都取了他的呢或者發一些慈悲心留些兒給他哀爾司瑪起身說道這話兒你說得奇了吾並不是騙他偷他搶他的吾們不過玩玩葉子戲輸贏都憑着自已命運無可假借的霍華得怒不可遏走上一步一把抓住了他的臂兒哀爾司瑪吾剛纔的一句話你快直直截截回答若是不說吾便把你這撒謊之口關起使你永遠開不得哀爾司瑪正舉起手來預備抵抗忽見門開處那撒拉挨密推奇亭亭的立在那裏翠眉微蹙花容無主兩點星眸中却現着鎮定之色對他們倆瞧着霍華得就放了手哀爾司瑪似乎有些兒不快之狀悻悻的說道密司挨推密奇你來得恰好這妄人正向吾要他的表弟咧霍華得也轉身向撒拉道密司挨密推奇吾此來有一件事要動問吾表弟推倫司伏恩在那裏撒拉把兩道遠山眉揚了一揚瞧了瞧

霍華得又瞧了瞧哀爾司瑪。似乎很詫異的樣子。一會纔答道。密司脫霍華得。這個直使吾無從回答。吾要是知道自然萬沒有不告訴你的道理。無奈令表弟失踪。吾委實一些兒也不知道。總要求你原諒。則霍華得道。吾此來並不是孟浪。因爲有個人告訴吾。表弟夜夜在你府上和勞特哀爾司瑪鬥紙牌。輸得着實不小。他失踪的前一夜也在這裏。最後人家瞧見他在那堤岸上。據吾揣測起來。他別是自盡了。麼撒拉一聽這話。秋波中頓現恐怖之色。霍華得瞧了那心也好似慢慢兒的沈下去。忙問道。你可知道他的確是自盡麼。撒拉答道。吾並不知道。不過聽了你的話不免吃了一驚。委實和你說。吾見密司脫伏恩的末一回倒還記得是泊曼公爵家開音樂會的那一夜散會後。他便到舍下來用晚膳。去時已經夜深。只消一問那下人就知道。咧說時按了按呼人鈴。不一會便走進一個下人來。撒拉問道。你可記得密司脫伏恩末一回在這裏。是那一夜。那下人答道。小人記得是泊曼公爵夫人開音樂會的那一夜。撒拉道。那夜領導他出去的。可是你麼。那下人道。正是小人。密司脫伏恩去的時候。忘了外衣。吾告知他。他却好似沒有聽得匆匆的去了。停了兩三分鐘纔回進來。飛步上樓。吾在下邊等着。却好久不見他下來。他甚麼時候去的。並沒有瞧見。因爲那時吾已不在門前了。撒拉聽了。向哀爾司瑪瞧了一瞧。那眼光直好像電一般。哀爾司瑪立在那裏。現着不安之狀。撒拉遣退了那下人。輕輕的向霍華得道。密司脫霍華得。你一定弄錯了。吾記得他回來取外衣的時候。曾和吾講了好幾分鐘的話。那樣兒依舊很是溫和。和平日

並沒兩樣。霍華得瞧了撒拉一會，悄悄地說道：「多謝你見告。如今吾只得把這事去委託警察。想來總有個水落石出之日。」咧說罷，就邁步而去。霍華得去後，撒拉和哀爾司瑪都默然無語，沈默了好久。撒拉纔開口說道：「那孩子忽爾不見，別是那夜吾們所說的話被他聽了去，所以羞憤自戕。麼？」哀爾司瑪道：「吾親愛的撒拉，你別說歎話。那孩子萬萬不會自戕，定是爲了輸了錢，躲在甚麼地方躲子。一兩個禮拜便會出現。」咧撒拉很悲痛的說道：「咳，吾願以後世界上的一般青年，別遇見你遇見了，你就身敗名裂，死而後已。」這時哀爾司瑪也不說甚麼，取了帽兒，預備走。走到門前，又立定了，回過頭來，決然道：「吾親愛的撒拉，有一件事你須記着。若是那孩子果真死了，以前的事務須嚴守秘密。要是外邊有甚麼人講吾的話，吾只來問你，可是那死人斷不能開口自述其事呢。」

第十七章

哀爾司瑪伯爵，巍巍然峙在榆樹林中，黑魃魃地，似和世界隔絕。就是在夏天，也現着一派陰森黯淡之象。到了夜深時候，這爵邸直好像一個鬼窟呢。却說有一天夜裏，風片雨絲狂捲空中，爵邸裏更是黝黑如漆，矗立暗中，似乎是個大怪物。惟有那管家福特住的一間裏，透出一絲絲的燈光來。那時福特坐在火爐之前，喝着，一杯拋脫酒，一壁喝，一壁在那裏想從前的事。忽聽得琅琅一陣子電鈴之聲，霎時間四面都有回聲。福特萬分詫異，疾忙立起身來，想這爵邸好久沒有人光顧了。這樣風雨蕭條的黑夜之

中還有誰來。欸。關呢。不要。是鬼麼。正在這樣想。那電鈴聲又琅琅的響了。福特顫着手。取了一枝蠟燭。走過一帶迴廊。到那客廳之中。立停了脚。一時遲疑不決起來。想從前琪麗愛姑娘出去的時候。曾吩咐除了那老律師以外。別放旁的人進來。正在委決不下。那電鈴又一陣子的亂響。福特便出去。拔了門門。把手遮了燭光。探頭出去。瞧來的是誰。忽見一個人直闖進來。一面嚷道。哈羅福特。福特細細一瞧。原來是那勞特哀爾司瑪。不覺退後一步。喊了一聲奇怪。哀爾逕到客廳裏。大聲說道。快把門兒關了。那風着實利害。撲上面來。尖銳如刀呢。福特囁嚅道。吾的爵爺小人。理會得只是小人。要求爵爺見恕。斗膽有一句話兒。要動問爵爺。黑夜中冒風雨而來。有甚麼貴幹。哀爾司瑪道。沒有甚麼事。沒有甚麼事。只爲迷失了。不能回去。因此上趕到這裏來。福特呆呆的立着。瞧着那哀爾司瑪帶笑的面龐。又說道。吾的爵爺小人。很煩悶。可是這爵邸已空關了。好久沒有地方。足以供爵爺下榻呢。哀爾司瑪道。吾並不要睡。只和你把臂話舊。剪燭談心。已能銷磨這一夜。倘能喚你老婆料理些兒東西來吃吃。更覺有味。咧。福特答道。吾的爵爺可憐。吾家的早已撒手人世了。但是小人。或者也能料理。哀爾司瑪柔聲道。不論甚麼東西都好。不論甚麼都好。說着。只向着裏邊走。福特領他到了自己室中。哀爾司瑪把他的濕大衣放在近邊。一把椅子上。說好一間適意的房間。福特你陳飾得很好。一走進來。就使吾滿意呀。這可是一瓶老牌拋脫酒麼。接着倒了一滿杯。向那福特點了點頭。笑了笑。舉起杯來。喝了個乾。福特擦着兩手。立在旁邊。哀爾司瑪放

下了酒杯。坐在火爐前的一把安樂椅上。說道：福特，你也坐下來。可有甚麼新聞？和吾說。福特依着他的話坐下。一會却又立起身來。低聲說道：爵爺，你一定餓了。只是近來這裏沒有甚麼可口的東西。真對不起得很。爵爺倘不以爲簡慢。小人便去取來。哀爾司瑪欣然道：福特，不論甚麼東西都好。牛肉、羊肉，吾都要吃的。肚子裏委實有些兒餓咧。那福特就三腳兩步的去了。哀爾司瑪心中十分滿足。想平日千思萬想要進這邸，總不成功。今夜冒雨趕來，居然達到目的。如願以償以後，便能着手探那女孩子的踪跡了。此時那福特已急急的趕回來。說已經喚厨子料理晚膳。停一會就來了。哀爾司瑪道：福特，累你這樣忙碌。吾心裏很過不去。快坐下來。吾們談談心。說時舉手指了指一把椅兒。福特不敢怠慢，坐將下來。哀爾司瑪又道：福特，你容貌還如往年，並沒大改變。吾記得小的時候在這裏幾間房裏躲來躲去，捉迷藏。就瞧見你那時你還強壯。如今吾已成人，你也白髮盈顛，變了個老人了。光陰容易，真可慨呢。吾從小至今一切事諒來都在你胸中。只恨吾從前秉性執拗，致和叔父意見不合。時時鬥氣。然而吾其實並不懷恨。叔父只瞧不過那個叔母。他如今已死了。在理吾不該再牽他的頭皮。也不必說他的壞話。只放在心裏。就是福特道：那伯爵夫人原是個很冷心的人。他不但對於丈夫毫無愛情，并且也恨他女兒。好似不是自己生的。哀爾司瑪道：琪麗愛姑娘從他母親死後一向不在這裏。麼？福特眼兒注在地衣上。答道：正是。吾的爵爺。哀爾司瑪道：據吾想來，他定是喜歡自由。到外邊去遊歷遊歷。長進些見識也是有的。如今這

司瑪家的遺產都在他一人手中。麼福特道：吾並不是琪麗愛姑娘的心腹，所以也不知道底細。哀爾司瑪知道他不肯回答，便疾忙換了口氣，講旁的事了。一會即見一個厨子捧了一隻盤進來，盤裏放着一碟火腿和雞蛋，更有一個斯的而登牛乳餅和一個麵包，蘸着一大堆的黃乳油。哀爾司瑪瞧了，非常滿意。那福特又開了一瓶拋脫酒上來，便吃了一個盡興，吃罷，杯盤撤去。哀爾司瑪取出一隻雪茄匣，說道：福特可要吸一枝雪茄麼？福特取了一枝，點上了火，吸着，一面又喝着酒。和哀爾司瑪講話，那樣兒甚是得意。哀爾司瑪又說道：福特你須知道，吾很愛這老爵邸，只奇怪吾表妹爲甚麼流連在外，不想回來。冷落這好地方不少。說時，替福特斟了一杯酒。福特道：多謝你爵爺，你的話兒真不錯。吾老頭兒見這裏如此寂寞荒涼，也覺得心痛呢。哀爾司瑪道：這個不消說，你已是這裏多年的老管家，這屋子自然也非常關心，就是吾從小出去之後，好久沒有來了。至今還戀戀於此。咧，福特道：爵爺，你能數不忘其舊，真是難得。將來這裏的遺產也終要歸你的手。哀爾司瑪道：那遺產一層吾倒並不放在心上，況且有表妹在着，儘歸他執掌。吾雖然和他沒有見過，一面心裏却很喜歡他，可是吾如今一個親戚都沒有，惟有這表妹妹是吾最親近的人。目前不知道他飄泊何方，甚是挂念，恨不得出去尋他，就是踏遍天涯也要拉他一同回來。使這老爵邸依舊鬧熱，熱熱回復從前烜赫的氣象。老福特聽了，兩個模糊老眼中霎時現出喜色。對那哀爾司瑪瞧了一會，然後注在火上，心裏想將來這老爵邸果真能數回復從前的氣象。吾老

頭兒死了也含笑呢。接着那哀爾司瑪又說道：福特吾委實很要助吾表妹。像他這樣又富又美的女郎，却伶仃無依在外邊飄來飄去，終不是道理。他爲甚麼棄了這哀爾司瑪爵邸，出去吾不知道，只是如此舉動吾很不以爲然。福特微微的嘆了一口氣，哀爾司瑪又替他斟了一杯酒。福特道：一家之中總要有個主人。如今這哀爾司瑪爵邸空關着，寂寂寞寞的，終不是久長之計。倘有人能覓尋到琪麗愛姑娘，勸他回來，直是莫大功德呢。哀爾司瑪道：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吾們既不知道他在外邊做甚麼，又不知道他的踪跡如何，是好。福特這時已微有醉意，緋紅了臉，瞧着哀爾司瑪說道：着啊着啊，這就所謂言之匪艱行之維艱。咧哀爾司瑪道：吾表妹的事，終覺有些兒可疑。他母親的死……說到這裏，連忙住口不說下去。福特點了點頭，靠近了哀爾司瑪，低聲說道：吾的爵爺這其間却有一件秘密事。這秘密吾已保守了好久，不曾洩漏出去。可是吾是哀爾司瑪家數十年的老僕。哀爾司瑪家的利害就是吾的利害。吾與其保守着這秘密，而有害於吾當年保抱提携的女主人，不如暴露這秘密，有利於他。哀爾司瑪目光中流露出懇切之色，慢慢兒的說道：吾但望不日便能找到琪麗愛姑娘，勸他回來，只怕你保守這秘密過久來不及。咧福特囁嚅道：這秘密吾起初也不知道。吾老婆將死的時候，也坐在這椅上，向吾說道：約翰吾如今要死了，死之前有一件秘密事要和你說。吾已久存此心，要告訴你。但是這秘密事也並不是吾的秘密事。你別誤會。於是他便把那秘密事說與吾聽。說哀爾司瑪伯爵夫人死的那夜，曾向他女兒

說明平日爲甚麼不愛他的理由。哀爾司瑪聽了，心裏別別的亂跳，發生無限的希望。忙問道：「難道琪麗愛姑娘不是他的親生女兒麼？」福特道：「並非並非琪麗愛姑娘的的確確是伯爵夫人的親生女兒。只爲夫人嫁吾們伯爵之先，愛着旁的一個人，但是已是個有婦的使君，在夫人前却絕不提一味的假意。溫存後來被夫人知道了，自然恨他，刻骨吾的爵爺，可是意大利人都是非常激烈的，只要和人家一有怨仇，終要報復了，纔肯罷休。否則死也不能瞑目的。」哀爾司瑪道：「不錯，吾叔母確是個不能忍辱，沒有耐性的婦人，有仇沒有不報的。」福特道：「正是咧，他死的那夜，就逼他女兒立了誓，替他報仇。仇一天沒有報，便一天不休息。」哀爾司瑪倚身向前問道：「福特，這話可是你聽得的？」麼福特道：「吾並沒聽得，吾老婆聽得的。」伯爵夫人病的時候，都是他日夜看護。夫人臨歿的那一夜，喚他去睡，他恐怕夫人還有甚麼事，使喚的。伯爵夫人病的時候，都是他日夜看護。夫人臨歿的那一夜，喚他去睡，他恐怕夫人還有甚麼事，使喚的。因此，在隔壁的更衣室中，等着哀爾司瑪道：「他們所說的話，你老婆都聽得。」麼福特道：「吾老婆並不是有意要竊聽他們的話。起初在那更衣室中睡熟了，醒時纔聽得。」伯爵夫人在那裏述他生平的事，他一動都不敢動，怕做出一些兒聲音來，被夫人聽得了。道是：「他有意竊聽，可不得了。」後來他告訴吾，他心裏很替琪麗愛姑娘着急，像姑娘那樣嬌弱的女孩兒，家怎能當得起這重任，替他母親報仇呢？」哀爾司瑪道：「這倒不難，只消心熱，身邊有錢，不難找到仇人，剗刃其胸。」福特起身，又取了一瓶拋脫酒來，說道：「爵爺的話，原也不錯，但是琪麗愛姑娘還不知道那仇人的名兒，如何着手。」據吾老婆說，伯爵夫人正要說出那

仇人的名兒。便氣絕了。哀爾司瑪吐了一口氣。又替福特斟滿了一杯酒。說道：「好一段奇怪的故事。好一段奇怪的故事。福特擎起杯來。一飲而盡。他這時已酩酊大醉。含糊着說道：『吾已有了那貯酒室的鑰匙。這裏的一切鑰匙都在吾手裏。那邊有一間密室。密室裏有許多文件。那文件惟有琪麗愛姑娘一個人能覓去。』然而吾也瞧見過。吾是一個忠僕。倘然琪麗愛姑娘回來向吾說道：『福特你助吾尋這仇人。』吾便把那文件給他瞧。但是旁的人都不能瞧見的。并且也不知道在那密室裏。那上邊寫的都是外國文。惟有琪麗愛姑娘。惟有琪麗愛姑娘一人能瞧。吾是一個忠信的……一個忠信的……說到這裏。向火點了點頭。沈沈的睡去了。」

第十八章

那時福特已深入睡鄉。哀爾司瑪撥了撥火爐裏的火。立起身來。執了一枝蠟燭。照那老人的面龐。只見他已睡得像死狗一般。手裏執着一把鑰匙。哀爾司瑪連忙取了。躡足走到門前。側耳聽了一會。旁的聲音一些兒都沒有。但聽得四壁風聲如虎。他就走到迴廊之中。又細細的聽了一會。心裏突突的亂跳。身上索索的亂顫。即忙回到室中。取了蠟燭。把一手遮了火。悄悄地走下扶梯。直至密室門前。逐一試那鑰匙。試到一個。恰和鎖眼相合。無奈裏邊鏽着。旋不過來。便塗了些兒蠟燭油。一旋就旋開了。開門進去。一瞧。即見一邊放着一隻小錫匣。哀爾司瑪大喜過望。忙放下了蠟燭。取在手裏。鎖了那門。走將出來。把那

一把鑰匙一一試去。却不濟事。那錫匣終開不開來。哀爾司瑪焦急得了不得。呆了好久。心想這時福特
倘然醒了。見吾不在室中。定要起疑。若是帶回家去。也不妥當。不如藏在這裏甚麼地方。待明天再來試
罷。正在這樣想。却見近邊有一個房間。裏面也生着火。哀爾司瑪就走了進去。把那錫匣放在桌上。拾起
地下一根火棒來。塞在火爐裏頭。自己坐了等着。一會那火棒已紅了。哀爾司瑪便取出來。鎔去那錫匣
上的釘口。不到數分鐘。那文件已經到手。翻來瞧時。只見大半是法文和意大利文。都是那伯爵夫人的
手筆。內中有帳單。有關於商業的信札。和旁的各種文件。都無關緊要的。便依舊放在裏邊。其餘的一古
腦兒納入懷中。滿面現着得意之色。取了蠟燭。到那密室裏。仍置原處。然後慢慢兒的上樓去。到了樓上。
忽地想起那琪麗愛格萊登的肖像。想來那畫室裏一定有的。當下裏匆匆的入到畫室裏去。把蠟燭高
高的擎在頭上。向着四壁一一照去。那壁上都挂着哀爾司瑪家歷代祖宗的遺像。哀爾司瑪照到末後。
已照見了最近逝世的那個伯爵夫人。就立停了。對他瞧了一會。這伯爵夫人遺像的旁邊。却是一張少
婦的像。墨色猶新。似是一年前畫的。他急忙讀那下邊註着的字道。哀爾司瑪伯爵勞白脫伯爵夫人第
蘭雪司加之女琪麗愛像。哀爾司瑪擎高了蠟燭。照那面龐。只一瞧。就猛可的退下一步。臉兒紅泛。白
泛。紅那手也。一陣子亂抖。手裏執着的蠟燭。立時墜在地下。燭淚都沾在身上。接着揩了揩眼。再細細的
瞧去。却似乎見那先前的二十幾個字。已經抹去。早換上了樊麗霞推姆伯爵七個字。哀爾司瑪呆了。

好久纔到那福特的室中去。一壁自言自語道。據吾瞧來。那琪麗愛格萊登和樊麗霞推姆伯爾。定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但是吾總須細心探他一個明明白白。然後好着手行事。不一會已到了那福特的室門之前。側耳一聽。但聽得那老頭兒的鼾聲。哀爾司瑪吐了一口氣。開門進去。走至福特身旁。把那一把鑰匙塞入他衣袋之中。接着微微一笑。在一隻椅兒上坐了下來。低着頭。回想以前的事。記得那樊麗霞推姆伯爾第一回現身於喀文狄希廣場時。就覺得有些兒奇怪。他的容貌委實和這畫中人一模一樣。然而此刻也不能說定他們倆究竟是一是二。務須一探纔好。於是立定了一個主意。從袋裏取出那施洛苟賣給他的那隻手釧。來放在桌上。燭奴的旁邊。一面輕輕的推那福特。又把火棒在火爐裏亂攪。故意的做出一片聲響。來停了會兒。福特果然動了。哀爾司瑪連忙坐在一把椅上。撐着頭。假做熟睡的樣子。眼兒却半開半閉的。在那裏偷瞧福特。福特打了一個呵欠。吐了一口氣。張開眼來。只覺眼前一亮。那桌子上放着一隻奇光璀璨的金剛石手釧。福特呆瞧了一會。又對那哀爾司瑪瞧了一瞧。慢吞吞的立起身來。取了那手釧。湊在燭光上細細的瞧。接着顫聲喊道。吾的爵爺。吾的爵爺。哀爾司瑪擎起了兩臂。伸了一個懶腰。假做久睡初醒的樣子。含糊說道。哈羅福特。吾們倆在這裏做甚。福特道。吾的爵爺。求你見恕。吾有一句話兒。要和你說。吾剛纔醒回來的時候。忽見桌上放着這手釧。吾一瞧便知道是那伯爵夫人的遺物。吾的爵爺。請問你從那裏得來的。哀爾司瑪笑道。吾不妨和你說。這手釧兒是伯爵夫人逝世

的一個月以前着人送給吾的并且還附着一個短簡說借着這手釧消釋吾們倆以前的宿怨你將來娶了老婆可以給你老婆呢福特你想他待吾好也不好福特聽了面上仍現着懷疑之狀說道好極了但是伯爵夫人逝世前的三個月裏不論甚麼信件文牘都由吾代筆却記不起有這麼一封短簡哀爾司瑪道那短簡是伯爵夫人親自寫的你自然知道了說罷把那手釧放入袋中又和福特講了一會旁的事福特纔領他到一間臥室裏去哀爾司瑪等福特去後立刻把門鎖起取出那偷來的許多紙兒一一瞧去瞧了幾個鐘頭天已破曉了哀爾司瑪走到窗前拉開了窗帷面龐白白的目光中却帶着無限得意之色自語道難道那女孩子至今還沒有知道他所要踏遍天涯尋覓的人就在比鄰只有一牆之隔呢第二天早上那老管家福特醒時哀爾司瑪早已走了三點鐘裏他已回到鎮中自己住的所在只見桌上有一封信字迹潦草紙兒骯髒一望而知是那施洛苟的手筆忙拆了開來只見上邊欹斜不整的寫着道彼女郎與狙擊吾之人已去吾踪女郎至却林克勞司火車站知彼行將首塗赴羅馬去矣今日十二點鐘時余當前來見君施上

(未完)



●結婚奇談四

(冷)

▲易妻 布碌崙有特夫人者以伊夫與一梅夫
人有私交求與夫離婚已得公堂許可矣梅夫人
之夫於是亦求與伊妻離婚於日前得公堂許可
乃昨日特夫人忽與梅君成婚梅夫人亦於是日
與特君訂白首偕老之約昔日之梅夫人今乃爲
特夫人昔日之特夫人今乃爲梅夫人奇聞也



長篇名譯

愛河雙鴛

(續)

英國却爾司佳維著

(吳門瘦鷗譯)

第十九章

却說一夜月明如鏡照得那維尼司清光滿地水光受了這月光便蕩漾無定樹陰受了這月光便篩影。遍地那大運河的一條支流之中有一艘船駛將出來到了一個熱鬧所在那邊笑聲歌聲一聲聲非常嘈雜但是這船上的人却現着倦容倚在一疊墊褥上甚是不快那時月光正穿扉而入恰照在他臉上使人一望而知他心裏很不自在兀坐了好久纔把身體動了一動當下那船夫就開口說道先生那個新從拉司楷拉來的歌女今夜要現身劇場咧那人操了一口流利圓轉的意大利話懶洋洋的說道弗地利注這歌女可是個好手麼船夫道這歌女真是個天上安琪兒生得一串好歌喉唱起來個真好似夜鶯弄吭嚶嚶動人他的鼎鼎大名想來先生也早已聽得的了正說時忽見一艘船斜掠過來那船裏斗的發出聲音來道哈羅萊恩想不到在這裏遇見你這雲水鄉裏的生活真把吾麻煩死了偷然有一條平坦的大路給吾坐了瀟車絕塵而馳吾纔感激不盡你瞧這撈什子的船兒像不像水裏的蝸牛一

步粘不開兩步的叫。人如何耐得。這是閒話。且別說。如今你宿在那裏。哀得華萊恩一聽這聲音。早知道是弼萊努琴。當下便答道。吾仍宿在從前寄宿的勃倫蒂尼旅館中。弼來努琴道。吾宿在英格萊士旅館。明天你若沒有甚麼事。請到吾那邊去用膳呀。此刻吾有一件事要動問你。一路到東到西。可遇見那小伏恩沒有。倫敦已不見他好久了。萊恩道。你依舊是像從前的樣兒。又來和吾說笑。咧。努琴道。吾並非和你說笑。這是確確實實的事。如今吾們不妨把船兒泊在岸邊好談一會心。或者到吾旅館裏去喝幾杯酒。翦燭西窗。談他一個通宵。達旦如何。萊恩忙道。這個不必。這個不必。在這裏談心也是一樣的。于是吩咐船夫把船兒泊在小岸邊。弼萊努琴的船兒也就慢慢兒的過來。兩下裏都在一所古宮的影下。弼萊努琴道。好如今吾們纔好講話了。你可還記得泊曼公爵夫人那夜的音樂會麼。從那夜以後。吾們便不見了伏恩的踪影。記得音樂會未閉之前。你和吾們一塊兒往喀文狄希廣場去。不久你就走了。伏恩却一敗塗地。輸得很大。後來有人瞧見他徘徊隄岸上。這就可想而知。咧。這個一來兒也是吾們的。不是不能勸他阻止他。然而也不能說是吾們的。不是那孩子賭興豪的時候。真好像野火燎原。一般勸他阻止他。也沒用。一向吾們總當他是死了。傑密霍華得也不時去和哀爾司瑪鬧。說他謀害伏恩。不道一天却接到了伏恩一封信。說一切都很安適。不必相念。信上也沒有地址。不知道他躲在那裏。但是隔幾天總有信寄回來。報告他的起居飲食。傑密霍華得原是。個很性急的人。這迷藏戲如何。可耐。偏要設法尋。

出他表弟躲匿的所在來。哀得華萊恩道：「只吾要問你伏恩所有的錢，究竟輸給誰的？」勞琴道：「不消說，自然都輸給哀爾司瑪的平心。而論哀爾司瑪的賭術，自未免太精明了些。人家都輸在他手裏，贏的委實不多見。吾更有一件事告訴你這密司推姆伯爾也：驀地裏飄然而去，不知所往。那密司推姆伯爾玉容不甚白皙，出落得却非常美麗。長眉入鬢，明眸善睐，唱歌也着實來得。你可還記得麼？」萊恩道：「記得記得。吾曾在喀文狄希廣場遇見過他。一二回，勞琴道：「不錯，不錯。如今吾要回去了，只是很望你明天到吾旅館裏來用膳。明天會，那船兒便徐徐離岸而去。哀得華萊恩直目送他沒入烟波深處，纔喚船夫駛向勃倫帝尼旅館去。剛到一所巨廈前，猛可裏聽得一片宛轉悠揚搖曳有致的歌聲，挾着六弦琴聲，破空而起。仙樂飄空，迴波激響。萊恩探頭出去，細細一聽，知道那唱歌的在岸上的那所巨廈裏。只這歌聲聽去，很熟，分明是意中人樊麗霞推姆伯爾的歌聲。不覺又悲又喜，心裏有說不出的一種感覺。一會歌聲已止，傍岸泊着的許多船上，頓時起了一陣歡呼聲道：「妙啊妙啊。那船夫第地利洼悄悄地向萊恩說道：「先生，那個大名鼎鼎的歌女就住在這一所巨廈裏。他每夜上劇場去之前，總唱一隻歌兒。天天如是，好似刻版的課程。一般人家知道了，都要一聆妙奏，省得化了錢往劇場便蕩漿而來，泊在這裏聽他一個。暢快好在他夜夜必唱，所以人家乘興而來，從沒有敗興而返的。萊恩忙問道：「那歌女芳名喚做甚麼？」第地利洼答道：「他喚做格蘭冬尼姑娘。是那大音樂家波蘭尼的得意門生。萊恩自語道：「波萊尼吾知

道吾知道如今那美人兒近在咫尺吾的愛情未必落空接着便向第地利注道立刻駛向劇場去立刻駛向劇場去求上帝賜吾一個好座位第地利注答應一聲立時開船雙槳如飛飄然而去那時樊麗霞推姆伯爾正坐在堂中盈盈雙波中仍現着鬱鬱不樂之色波蘭尼立在他旁邊甚是納罕想這女孩兒綺年玉貌前途正燦爛如錦爲甚麼時時愁眉不展似乎有無限心事的樣子當下便問道姑娘你爲甚麼鎮日價愁容滿面一些兒沒有歡喜相如今你廁身歌場芳名已經藉甚難道心裏還不滿足麼樊麗霞迴波向着波蘭尼答道吾能穀在劇界上薄負時名都是你老一人之功吾自然很感激你波蘭尼莊容說道你說那裏話來吾們兩人之間不該說這感激兩字吾實是欠了你母親的債現在自該還你樊麗霞悄然道波蘭尼你可能允許吾把你當年唱給吾母親聽的那歌兒在這窗下唱給吾聽波蘭尼欣然道這是很容易的事于是振喉唱的起來但是那哀得華萊恩並沒聽得早已在那劇場裏翹着頭老等他安琪兒似的意中人在紅氍毹上出現了這夜唱的是悲劇「喀佛麗亞露斯的根娜」劇場中人如山海幾無隙地一會繡帘揭處樊麗霞已娉娉婷婷的登場直如瑤台仙子飛下塵寰幾乎贏得全場的人一個個蘇蘇膜拜等到珠喉轉時真個悽惋欲絕彷彿是蜀道杜鵑啼血染成斑竹巫峽老猿哭聲叫斷空林及至歌聲停止四座都歡呼叫絕一束束的花球抛上台去直把個樊麗霞葬在花中那哀得華萊恩自然得意非常簡直好似發了狂的一般恨不得大聲疾呼告訴看客說這台上花也似的一朵

你們所傾倒所崇拜的美人兒。實是吾的意中人。從前會替他畫過畫。一塊兒講過話。吃過飯的。無奈不能出口。一顆心却趑趄的跳個不住。差不多要跳出口外。幕兒一閉。就疾馳而出。找到了那船夫第地利。注給他許多錢。喚他去買了許多紅玫瑰花。等候在樊麗霞推姆伯爾住的那所巨廈前。不一會樊麗霞已同着波蘭尼和馬丹勒克萊爾回來了。第地利注忙把花兒恭恭敬敬獻上去。一面說道。吾家主人很傾倒姑娘的歌喉。特地預備了這幾枝花兒。拜上姑娘。以表微忱。那萊恩原往劇場悄悄地跟着樊麗霞來的。這時見樊麗霞已受了花。姍姍而入。便飛也似的赶到第地利注身旁。問他那位姑娘說些甚麼。那第地利注興高采烈的說道。那姑娘見了花。便微微一笑。說怎麼還有花兒來。屢及至見了主人。花上的名片。兩點星眸中。似乎含着淚珠兒。淫淫欲滴。從那夜鶯似的珠喉中。發出一種柔婉的聲音來。向吾說道。你回去告你主人。說吾已拜領了。說罷他又向吾嫣然一笑。了一笑。主人那姑娘真是天上的仙女。人間不多見呢。萊恩點頭無語。坐到船裏。喚第地利注開向旅館去。第地利注不敢怠慢。蕩起槳來。却見他主人已換了原坐的位置。兩眼元是注在那美人兒住的巨廈上一動都不動。

第二十章

且說這一夜劇場裏許多看客之中。有一個人遠遠地坐着。似乎怕被人家看見的一般。他兩個眼兒却兀是骨溜溜的注在台上。樊麗霞的身上。唱的歌兒倒並不留意聽。瞧了一會。驀然問問他旁邊坐着的。

一個意大利人道這歌女可是意大利人麼那旁邊的人答道吾們也不知道底細他說的話活像是吾們意大利人況且是波蘭尼的高足所以有一大半人都當他是意大利人有一部分的人却說他實是英吉利人不過他的父親或是母親是意大利產罷了那人聽了就道了一聲謝面上現出滿意之色等到幕兒一閉他急忙起身到那拱門旁邊在影兒裏悄悄地立着兩眼只在那許多出去的歌女面上盤旋劇場裏的人差不多已散盡他還立在那裏不走末後那劇場總管出來了到門前向一隻裝滿花枝的船兒招了招手不一會便有一個男子和兩個婦人相將而出一同上船向總管說了一聲明天會船兒已駛入碧流這掩在門影裏的人也就喚了一隻船緊緊的跟在後邊不道一到那大運河船隻如雲十分擁擠忽爾不見了前邊的那隻船那人恨恨的說道天殺的怎麼不見了接着便操了那不規則的意大利話吩咐船夫依舊向前駛去心裏一百個不快不道駛了一程却見一邊岸上一所巨廈前立着那個花朵兒似的歌女又有一個船夫似的人把許多紅玫瑰花送給他那人立刻喚船夫停了船瞧了好一會纔欣欣然歸去看官你們心中大約都已明白前面那隻船上的一個男子兩個婦人即是波蘭尼樊麗霞和馬丹勒克萊爾後邊船上的那個人你道是誰却是上三回書裏風雨之夜闖入哀爾斯瑪爵邸的那個勞特哀爾司瑪他特地從倫敦帶了他的走狗施洛苟趕到意大利來想從波蘭尼和馬丹勒克萊爾手裏奪過那樊麗霞來只爲不願寄宿旅館因此在維尼司一處荒涼寂寞之區租了一所屋

子住着。他一路到了住屋門前。先吹唇作聲。然後叩門。一會那施洛苟已應聲而出。把門開了。哀爾司瑪一聲兒不響。走進一間燈光暗澹的小室。在門的一邊坐了下來。施洛苟跟着進來。把門兒鎖上。忙問道。主子事兒怎麼樣。哀爾司瑪喚他去取了杯酒來。潤了潤喉。纔說道。施洛苟你的事兒來了。這一件。事。惟有你可以做得。施洛苟斜視着哀爾司瑪問道。主子怎麼一回事。快說。哀爾司瑪道。那女孩子住的。所在。好容易被吾探到了。只可恨他出入總同着那老婆子和那狗波蘭尼。叫人無從下手。施洛苟如今吾們總要分開他們。別使他們在一塊兒。你只須去劫那女孩子來。便受用不盡。吾聽說他尙須在維尼司。勾留。一來復你偷然迅速從事。儘來得及呢。施洛苟想了一會。問道。主子你的主意是要怎麼樣。哀爾司瑪直瞧着施洛苟說道。施洛苟。你可是要問吾。劫了他來。怎樣對付他。麼。這個吾自有法兒。這時兩人的眼兒。條的鬥了。攏來哀爾司瑪的眼光。非常嚴冷。似乎逼他。一定要答應的一般。施洛苟把眼兒避了開去。說道。你既有法兒。再好也。沒有這裏。真是個絕好的所在。給吾們幹這種事。不怕有甚麼危險。並且有許多。人肯助吾們。一臂。就是要把女孩子向那運河的濁流中一丟。也是很容易的事呢。哀爾司瑪點着頭問道。施洛苟。你的計畫是怎樣。施洛苟咳了一聲。嗽。答道。主子剛纔你出去之後。吾已結交了對門的那個人。他在舊禮拜堂一帶賣冰乳的。略能說幾句英國話。倒似乎很能設做事的。吾動手時。儘可喚他幫忙。包管你得心應手。凱旋而歸。如今你最好寫封信去喚那小雀兒來。假做是喚他來唱歌的。引他到這。

裏轉灣抹角上那所空屋子中以後的事你不妨全權託吾還你將來哀爾司瑪爵邸進你的手哀爾司瑪道你的計畫原也算不得不好只是吾們不妨想一個更好的此刻你快去和你賣米乳的朋友接洽吾就要寫信咧施洛苟便匆匆而去哀爾司瑪取了一張紙兒拈起筆來寫道「姑娘妝次稔君買棹來維尼司溷迹歌台舞榭間來者之故余已了了于心實爲君母訪仇人耳然欲得此仇人亦殊弗難君今夜不往劇場請于十時駕臨方台門底街右角一屋中即能相見君如欲不背亡母遺言幸勿爽約某上」第二天早上這一封信就從一個船夫手裏送到樊麗霞手裏樊麗霞讀罷了信悄然向那船夫道你回去說吾來就是那船夫施了一禮去了樊麗霞又把那信讀了一遍心中很有些兒疑惑想這寫信來的到底是誰吾的秘密他怎麼知道得一明一白這其間或者有些兒意思吾不妨走他一趨晚上就餐的時候便向馬丹勒克萊爾道李奈今夜吾要出去一趨夜來纔能回來你別心焦也不必等吾波蘭尼聽了很覺納罕忙說道姑娘你夜中踽踽獨行吾們心裏很不安呢樊麗霞道吾並不是獨自一人出去帶吾們的船夫挨爾非法一同去你不必担心波蘭尼見他堅意要去不能阻止等他一出門立刻喚一隻船跟在後面樊麗霞却並沒覺得一直到了方台門底上岸尋到了那右角上的屋子却見那個送信來的船夫早已等在門前樊麗霞吩咐挨爾非法回到船中去一面跟着那船夫走進屋子一會已入到一間小室之中只見有三個惡很很的人圍爐而坐樊麗霞正要問那船夫那一個是寫那信給他的人

忽見一件烏黑的東西從後邊罩上頭來。似乎是件很大的外衣。樊麗霞大呼一聲預備抵抗。那知全身早已被那外衣緊緊罩住。不一會兩臂也被他們縛了起來。動彈不得。只聽得四邊腳聲雜沓。夾着粗獷的外國聲音。一句兒也聽不分明。兩眼前只覺一片漆黑。一些兒也瞧不見。甚麼樊麗霞。雖是一個嬰嬰。宛宛的女子。却也不是胆小如鷄的。如今身臨絕地。自分此生從此就結果了。心裏自不免害怕。彷彿覺得這身子已高高舉起。似乎已拋入河底。樊麗霞被那外衣裹着一陣陣的臭氣。撲鼻已覺難受。透不過氣來。兩手又一動都不能動。只慘呼一聲。早失了知覺。可憐這絕世美人。差不多已成了個離魂倩女。

第二十一章

哀得華萊恩自從那夜無意中遇了意中人。後夢魂顛倒。刻不去心。這天夜中。他又喚第地利注。蕩槳到那樊麗霞所住的巨廈之前。想一聽那嚶嚶鶯聲。以慰相思。不想剛到那邊。却見樊麗霞盈盈而出。宮紗霧面。玉容深藏。姍姍的步入船中。船夫打起雙槳。那船兒劃破碧波。逕向城北而去。萊恩見他夜中獨出。有些兒放心不下。便跟着前去。正在這當兒。却見那波蘭尼也坐了一隻船。在後趕來。萊恩心裏益發詫異。前邊的船兒行了一會。已到一個寂寞的所在。停了。樊麗霞上岸而去。萊恩向前只見那波蘭尼的船。忽地從斜刺裏駛將出來。波蘭尼立在船頭。似乎在那裏問船夫。樊麗霞往那裏去的樣子。船夫向着一所屋子指了一指。船兒就如飛而去。萊恩也急忙喚第地利注。用力蕩槳。趕去。心中只別別的跳個不住。

不多一刻。驀地裏聽得大呼一聲救命。從一所屋子裏發將出來。這時四下裏寂靜無聲。所以聽得甚是分明。一瞧前邊見波蘭尼也似乎着了忙。同着船夫飛也似的上岸。萊恩的船立刻趕到岸邊。躍上岸去。跟了那波蘭尼和船夫。掏出一枝手槍。直入那所屋子裏邊的人。好似吃了一驚。同聲喊將起來。這邊波蘭尼也。既聲呼道。姑娘你別怕。來的是吾萊恩。立在門口。只見波蘭尼正和兩個惡人扭做一團。那船夫挨爾非注也。在那裏和一個執着刀的人相持不下。萊恩忙砰的放了一槍。只聽得一聲啊啣。那刀已鏗的掉在地下。那人不住的搖着手腕也跌了下去。接着又見一個人高高的舉起了樊麗霞。預備丟向窗外去。萊恩疾忙像老鷹見了小雞般撲將過去。那人着了慌。把樊麗霞向地板上一摔。返身過來。抵禦萊恩。萊恩又是一槍。那人早又躺在地下。那面龐向着天。十分可怕。却似乎從前曾在甚麼地方遇見過的一般。那和波蘭尼相扭的兩個人。見勢頭不對。就捉空兒逃了。萊恩也不去追趕。俯下身來。瞧樊麗霞。波蘭尼見敵人已退盡。便也走過來。操着意大利語說道。先生患難中。承你相助。仗着你的勇敢。得把敵人嚇退。感激之至。萊恩道。說那裏話。來鋤強扶弱。也是吾們男子應盡的責任。但是這所在不甚妥當。吾們須把這位姑娘扶了出去纔好。于是三人合夥兒昇了樊麗霞。到那船裏去。樊麗霞依舊沒有蘇醒。萊恩即忙把那骯髒的大衣脫去。停了會兒。那雪白的櫻唇上。纔微微現出一絲桃花色來。那時兩艘船都已解維離岸而去。萊恩在波蘭尼船裏。第地利注搖着那空船。在後邊跟着。不多一刻。剛搖到了這運河的

盡頭處。忽聽得後邊起了一種呼聲。大家都吃驚不小。道是惡人又追來了。便用力蕩時。轉了一個灣。雜在許多船的中間搖去。一會已到了樊麗霞所住的巨廈前。萊恩就向波蘭尼告別。說明天早上再來道候。波蘭尼挽留不住。只得聽他去了。兩點鐘後。樊麗霞經了馬丹勒克萊爾的看護服侍。身體已經復原。立刻着人去請波蘭尼來。波蘭尼欣欣然的趕來。說道。姑娘。你好了。吾心裏萬分快樂。樊麗霞道。親愛的。波蘭尼。吾今夜若是沒有你這身子。不知道在那裏了。波蘭尼道。這個不是吾的功勞。虧得有一位先生。趕來相助。吾們纔能出險。安然而歸。樊麗霞愕然道。那個先生。波蘭尼答道。吾倒忘却問他的姓氏。如今吾要懇求你。以後夜中別踽踽然獨自出去。要知道維尼司不是個好地方。大奸巨猾流氓暴徒到處都是。像你這樣一個弱質珊珊的女子。可禁不起他們摧折呢。接着把萊恩如何殺敵。如何勇敢。一一說了。却絕不提起他自己。說罷。樊麗霞嫣然笑道。這一段故事。你只講得一半。吾想你也具着健兒好身手。一定不弱于那位先生。波蘭尼道。萬萬不及萬萬不及。明天他要來瞧你。你須得好好兒的謝他。一謝報答他。今夜的勇敢。此刻你身體剛復原。不宜多講話。吾們明天會罷。一面說。一面便走了出去。但是這夜。樊麗霞並沒好睡。驚魂初定。還轉側不忘。心裏在那裏想。吾出來無非是要尋訪阿母的仇人。遵阿母的遺言。如今還沒着手報仇。平白地却吃了這一回驚嚇。可見得將來報仇也着實不容易。一會又想起了今夜救他的那個人。心中十分感激。驀地裏却又想起了那哀得華莎恩。記得從前在坎新頓的時候。一夜。

有賊闖進屋子性命危如累卵幸虧他搭救平日又分外的溫存體貼赤心相待惟有許之以身方足報他的恩無奈母仇在身不能如願以償只索徒喚奈何而已想着又竭力自制把哀得華萊恩的名兒排出心胸不去想他第二天早上樊麗霞和波蘭尼都大失所望原來昨夜相助的那位先生並不親自到來只差一個船夫奉了一個挺大紅玫瑰花球來問姑娘的安樊麗霞一見這船夫覺得甚是面熟末後纔記起那一夜在門前送他紅玫瑰花的也正是這個人當下便向他說道你回去告訴你主人說今天吾已復原了昨夜承他相救甚為心感吾若是沒有他和波蘭尼先生這身體便不在世上以後的歲月都是係主人所賜的日後倘然有緣能毅相見吾還要當面道謝咧船夫去後樊麗霞就把那恩人的容貌絮絮的盤問波蘭尼波蘭尼笑道姑娘你為甚麼如此把細只是吾一說出來恐怕你感激他的心立刻要消歸烏有那人是個駝背禿齒的老頭兒樊麗霞微笑道這個吾可不信他若是一個駝背禿齒的老頭兒未必有這身手救吾呢說得波蘭尼和馬丹勒克萊爾都大笑起來波蘭尼又笑吟吟的說道昨夜相扭中吾約略瞧見他的面龐也像吾們一樣的有眼兒有下頷有鼻子臉色微黑並不是個美少年樊麗霞道你兀是和吾開頑笑這個且擱起不題只告訴吾他是不是貴國的人波蘭尼道吾也不知道他是不是這裏的人只聽他一口意大利話說得十分流利樊麗霞道將來倘能相遇吾總要好好兒的謝謝他說畢好似又想起了甚麼心事星眸中現出淒楚憂悶的樣兒來

第二十二章

哀爾司瑪喚施洛苟謀害樊麗霞。正在他自己屋中等待好消息。却見兩個人慌慌的趕來。說事兒失敗了。哀爾司瑪大吃一驚。即忙料集了近邊的孤群狗黨。飛也似的趕到那河邊的空屋子裏去。預備和那搭救樊麗霞的人決一雌雄。不想入到屋中。單見一個意大利人搖着手腕。一聲聲的喊着痛。施洛苟躺在地上。一動都不動。哀爾司瑪沒好氣。過去踢了他一下。便呻吟不絕。哀爾司瑪知道他沒有死。心倒也安了。立刻喚同來的人扶他們倆到他屋中去。過了幾點鐘。施洛苟被那些人七手八脚的施救。已蘇醒回來。哀爾司瑪只在室中往來蹀躞個不住。罵他自己的厄運。遭這回失敗。這時見施洛苟已醒。便把搭救樊麗霞的三個人的面容問他。方知一個是波蘭尼。哀爾司瑪道。還有兩個呢。施洛苟道。一個吾不認識。旁的一個就是從前在倫敦時。把手槍擊吾的那個人。哀爾司瑪道。這個怕未必呢。施洛苟道。吾瞧得清清楚楚。一些兒也不錯的。哀爾司瑪瞧了他一下子。心想那哀得華萊恩怎麼會趕到維尼司來。轉念一想。這也說不定。他既愛着樊麗霞。自然會千里迢迢的趕來。接着就想定了一個對付之策。正要再問施洛苟。却見他又暈了過去。便也不去理會。邁步走到自己臥室裏。把門兒下了鎖。悄悄地坐着窮思竭想的。想個將來如何做。哀爾司瑪爵邸主人的計畫。第二天。清早。哀爾司瑪坐了一隻船。徘徊樊麗霞住宅的近邊。知道哀得華萊恩今天一定要來探望樊麗霞。等他回去時。便悄悄地跟着。只消一知道他。

的住址日後做事便當得多等了好久忽見一個船夫模樣的人取了一束紅玫瑰花逕入樊麗霞家不到十分鐘就走將出來這時哀爾司瑪倒弄得遲疑不決想還是跟他去呢還是不跟他去若然這船夫和哀得華萊恩毫無關係的跟了他去一無所得豈不懊惱吾去後萬一哀得華萊恩忽爾來了吾等了半天倒落了一個空這是那裏說起一壁想一壁只向那船夫瞧却見他身上穿着號衣頭上戴着號帽帽兒的帶上明明寫着勃倫地尼旅館幾個字哀爾司瑪大喜過望想好了吾不必跟他了倘然此刻不見萊恩來夜中儘可到勃倫地尼旅館門前等去那船夫搖船去後哀爾司瑪仍耐心等着整整的等了一天那裏有哀得華萊恩的踪跡日落時忙搖向勃倫地尼旅館去不到十分鐘便見萊恩匆匆而出跳上一隻船逕向樊麗霞家來哀爾司瑪吩咐船夫緊緊跟著一會已到了那門前萊恩却並不上岸只抬起了頭向那碧紗窗望了好久纔蕩船回去哀爾司瑪滿腹狐疑也回到方台門底去心裏只是在那裏想萊恩爲甚麼過門不入又去問施洛苟知道那天萊恩和波蘭尼在這裏救樊麗霞的時候兩下裏似乎並不相識從這上邊就能推測到萊恩所以過門不入的緣故想來他到維尼司來樊麗霞一定還沒有知道想了好一會便想出一條計策來當下裏便寫了兩封信一封給樊麗霞道

姑娘妝次鄙人生平好鋤強扶弱效俠士所爲顧事成之後往往深自隱諱不欲使人知今茲馳書左右書尾亦不署名然書中語語翔實初無一語虛僞證以方台門底之夕曾爲姑娘薄效微勞姑娘其

或。不。吾。疑。乎。姑。娘。歷。史。鄙。人。知。之。良。稔。即。其。秘。密。亦。復。洞。悉。姑。娘。非。哀。爾。斯。瑪。家。之。琪。麗。愛。格。蘭。頓。之。化。身。乎。比。來。飄。流。世。界。意。在。尋。仇。鄙。人。不。敏。雅。願。出。其。綿。力。爲。姑。娘。助。今。者。毀。令。堂。之。仇。人。之。子。已。爲。吾。所。探。悉。其。人。狼。子。野。心。良。復。可。畏。他。日。且。加。禍。於。姑。娘。鄙。人。不。揣。冒。昧。自。處。於。姑。娘。朋。友。之。列。願。助。姑。娘。誅。此。僉。王。爲。先。發。制。人。之。計。者。一。來。復。中。柴。倫。的。拿。伯。爵。夫。人。有。喬。裝。跳。舞。會。之。舉。想。姑。娘。屆。時。必。蒞。會。故。事。喬。裝。跳。舞。會。十。二。時。便。盡。去。假。面。去。假。面。前。之。五。分。鐘。姑。娘。可。至。爵。邸。後。之。花。園。中。鄙。人。當。執。槍。從。姑。娘。後。與。彼。僉。王。相。見。也。姑。娘。至。忠。之。友。某。上。

哀爾司瑪寫罷。讀了好幾遍。心裏却有些兒惴惴然。想上一回他爲了那封匿名信吃了苦。這一封信去。他偷然置之不理。這便如何是好。但是要想旁的法子。總想不出來。於是又把那寄給哀得華萊恩的信。讀道。

兩夜以前。汝奚爲梗吾事。余愛彼美。已非一日。汝何人。乃敢奪吾所愛。彼美雖意不屬吾。然而天長地久。吾心終不能舍彼美。他日定當築黃金屋。以貯阿嬌。汝故苦余。余恨汝已甚。今茲與汝約。汝如有膽。如爲好男兒。即來參與。下來復柴倫的拿伯爵夫人之喬裝跳舞會。十一點五十五分鐘時。余當與汝相見於爵邸後之花園中。脫畏蕙不來。非英國之好男子。

哀爾司瑪讀畢。甚是得意。一面自言自語道。這一回倒是個絕好的機會。偷然沒有這柴倫的拿家的喬。

裝跳舞會。吾竟沒法使他們倆相遇。屆時兩人之中總有一個傷萊恩的一枝鎗是百發百中的。那女孩子免不得要死在他手裏。只消那女孩子一死。吾便能安安穩穩享受那哀爾司瑪爵邸了。想着越發躊躇滿志。只是忙了一天。已十分疲倦。慢慢兒的睡熟了。第二天早上起來。先把那給哀得華萊恩的信着人送去了。但是第二封信如何送到樊麗霞手裏。正蕩船將到樊麗霞家門前。却見那非地利注又取了一大束的紅玫瑰來了。哀爾司瑪忙操了意大利語打了一個招呼。非地利注轉身過來。哀爾司瑪便問他道。你可是探望格蘭冬尼姑娘去的。麼。一壁問一壁。早把許多錢塞在非地利注手裏。非地利注笑逐顏開的答道。先生。正是。正是。哀爾司瑪道。你。可能替吾把這封信呈上。姑娘麼。非地利注已被錢兒迷住了。心。不。管。他。三。七。二。一。隨。口。答。道。這。是。很。便。當。的。事。這。是。很。便。當。的。事。哀爾司瑪道。你不必和他說是誰喚你送來的。橫豎信裏邊寫着名兒。非地利注連聲答道。小可理會得。小可理會得。說罷。便轉身入屋。把那玫瑰花和信送與樊麗霞。且說那時哀得華萊恩也已收到了那封匿名信。心裏甚是憤怒。決意去和那情敵會面。想柴倫的拿堂堂伯爵邸中。看他做出甚麼大不了事來呢。

第二十三章

柴倫的拿伯爵邸開喬裝跳舞會的那一夜。維尼司城中萬分熱鬧。運河裏船兒絡繹不絕。船裏都載着戴假面穿古裝的人。光怪陸離。煞是好看。勞特哀爾司瑪從前在維尼司的時候。原是出入柴倫的拿爵

邸慣了的。加着那管家非常和氣。從不留難人家。這一夜哀爾司瑪便也飄然而來。那時燕侶鶯儔。濟濟滿堂。却都是假面古裝。彷彿起地下古人。聚於一堂之上。那伯爵夫人。是最崇拜莎士比亞的。因此扮了他戲劇裏的一個女角色。奧麗維亞。樊麗霞却扮了男角色。佛愛奧拉。丰度翩翩。居然是個美少年。馬丹勒克萊爾。覷着他。笑道。你戴了這假面具。人家都道你是個男子。那些婦人們。免不得要拉你跳舞呢。樊麗霞微笑答道。還要掩袖失笑。和他們說情話。咧。這時波蘭尼也走將過來。三人便說說笑笑。十分有興。樊麗霞心裏却只在那裏想。和那仇人的兒子會面。不論有甚麼危險。也都不怕。就是死了。也總算報答了老母。他怎麼一想。便勇氣百倍。到了跳舞的時候。並不跳舞。只在那裏平心靜氣的等。十一點五十五分鐘。等了好久。纔等到了。於是姍姍的到那後邊花園裏去。把外衣包裹嚴密。走下大理石塔。剛到那玫瑰花平台上。驀地裏從樹陰中走出一個人來。樊麗霞知道是助他的人。便道。承你相助。感激之至。除了今夜怕沒有這好機會呢。樊麗霞正要再說下去。却見那人把指兒放在嘴上。似乎喚他別響。樊麗霞報仇心切。只得依他。停了一會。又聽得足音。蹙然。又有一個人沿着一帶平台向他們倆走來。樊麗霞遠遠瞧去。覺得那體態行動。分明是從前那個時時把臂的人。一壁這樣想。一壁却在那裏想。他母親臨終時的遺言。知道這來的一定不是意中人。不過是幻想罷了。正在這當兒。忽又記起了他母親的手勢。不覺舉起手來。做了一做。說也奇怪。那人也依樣葫蘆做了。做那手勢。樊麗霞頓時熱血來潮。回過頭來。催那

助他的人發命令那邊那哀得華萊恩似乎要開口的樣子這邊哀爾司瑪立刻揮手喚他禁聲掏出兩枝手槍來兩下裏各取了一枝相對而立萊恩心裏甚是納罕想這和他決鬥的到底是誰吾父親臨終時所做的手勢他怎麼也知道想來想去總想不出這時園中靜悄悄地但聽得裏邊琴聲朗朗從窗裏送的出來外邊的河水打在園牆上拍拍作聲半天裏月色皎潔照得滿園子如同白晝哀爾司瑪替他們裝了彈量了距離從大衣中抽出一塊白手帕來以揮三次爲號揮了第三次便彼此發槍萊恩執了槍等着。一會手帕已揮了兩次。樊麗霞究竟是個女子。況且第一回做這勾當不免有些兒胆怯。霎時間全身氣力都消幾乎化身爲石。使苦苦的想他母親從前所唱的歌兒。以自振作。此時手帕已將要揮第三次。樊麗霞玉軀微顫。那假面斗的落在地上。玉容突然湧現出來。只把個哀得華萊恩大吃一驚。正要開口喊時。那哀爾司瑪立時把手帕一揮。只砰的一聲。可憐萊恩已着了一彈。呻吟着仆倒在地。接着聽得一片呼喊聲。脚步聲。原來裏邊的許多賓客們都已聽得了槍聲。趕出來。瞧是甚麼事。斜刺裏却又是一槍。又有一個彈丸飛來。掠樊麗霞頭上。而過。樊麗霞忙回頭。瞧時只見那個助他的人。已沒命的向着一扇小門逃去了。樊麗霞痴痴的立着。如在夢中。忽聽得旁邊有人喚他的名兒。一瞧却是波蘭尼。波蘭尼執了他的玉手。絮絮的問他。出了甚麼事。樊麗霞只是搖首不答。一回頭却見一個人躺在地下。木然不動。好似死的一般。那管家正低着頭在那裏瞧。波蘭尼忙走將過去。低聲問道。他可是受了重傷麼。管

家道正是呢。這傷似乎很不輕。須得立刻去請一個達克透來瞧瞧。纔是波蘭尼道。皮杏岡你把他假面具移去。吾或者認識他也未可知。那老管家不敢怠慢。把那假面具移去。樊麗霞和波蘭尼見了。都驚呼一聲跳將起來。波蘭尼道。姑娘這就是那夜在方台門底救你的那個人。樊麗霞嬌軀瑟瑟的亂顫。跪在哀得華萊恩旁邊。悲呼道。呀。他就是吾素所鍾情的人。如今吾竟把他殺了。天哪。你該可憐見吾。

第二十四章

那老管家皮杏岡懊喪着臉立在那裏。知道這一遭不免要被女主人責備。好好一個跳舞會。怎麼出了這岔子。最好守着秘密。別播揚到外邊去。一被外邊的人知道。使十傳百。百傳千。千傳萬。當是甚麼大不了。事當下裏他就用出那幾十年周旋賓客的手段。安慰那些客人。說沒有甚麼事。那先生不過受了些兒微傷。不打緊的。請列位依舊跳舞去罷。於是大家都走將進去。花園中只剩他和樊麗霞。波蘭尼三人。波蘭尼掏出幾個錢塞在皮杏岡手裏。說道。皮杏岡別使外邊有一個人知道。爲了這姑娘的緣故。你須嚴守秘密。如今只助吾扶這傷人到那小門口坐了。船回去請達克透診治。說着便俯下身去扶那哀得華萊恩。華萊恩身體原是很重的。幸而得了這皮杏岡和樊麗霞助他一臂。纔得勉強扶到門前。門外石階下停着一隻船。菲地利注坐在船裏。似乎受了甚麼驚嚇一般。顫聲喊道。姑娘是吾主人所愛的吾主人。此刻到那裏去了。請姑娘告訴你剛纔吾聽得這裏有槍彈的聲音。嚇得甚麼似的。不一會却見那個前

幾天喚吾帶信給姑娘的人。從這小門裏飛也似的奔將出來。正說時。忽見波蘭尼扶着的哀得華萊恩不覺喘着大呼道。呀。吾的主人。吾的主人。波蘭尼道。你別害怕。他並沒有死。但是須得趕回去。立刻請達克透診治。愈速愈妙。樊麗霞含悲說道。帶他到吾家裏去。非地利注知道主人沒有死。心也安了。說道。姑娘。吾主人住在勃倫地尼旅館中。比姑娘家近得多。不如就到旅館去。波蘭尼道。好。如此。吾們就往旅館去。那時兩人便把萊恩扶入船中。樊麗霞把玉臂枕着他的頭。十分憐惜。百倍溫存。那柴倫的拿爵邸的窗中依舊燈火通明。琴聲跳舞聲不住的送將出來。洋洋盈耳。非地利注用力蕩着槳。不一會已到勃倫地尼旅館。扶萊恩到了他自己的臥室裏。即忙喚非地利注去請達克透。不到五分鐘。就有一個白髮婆娑的老達克透像飛一般趕來。樊麗霞又吩咐波蘭尼去喚他的侍女。再到柴倫的拿家招馬丹勒克萊爾來。看護病人。波蘭尼答應着。匆匆而去。停了一刻。都已到齊。那達克透只是忙着察看萊恩的傷勢。停了會兒。纔走將出來。樊麗霞白了朱唇。問道。他如何。達克透搖頭答道。難難。他的傷勢着實不輕。倘然慎重看護。或者有一線之望。否則怕不能保。據老朽想來。最好去請那女教士來。他們都是些很細心的看護婦。姑娘。請你見告這病人。須委託誰。姑娘。可是他的姊妹麼。或者是他的夫人麼。樊麗霞紅暈了粉臉。答道。並非並非。只爲他在維尼司沒有親戚朋友。怪可憐的。達克透你說是。要去請女教士來。吾很不以爲然。不妨由吾看護。吾自問還能勝任在這上邊也。略有些兒經驗的。達克透遲疑道。但是……樊麗霞急

道不瞞達克透說這病人曾三回救過吾命所以吾自以爲看護他實是吾應盡的天職并且吾素來很愛他他是吾的情人吾願意犧牲性命使他復原馬丹勒克萊爾聽了他這幾句懇切的話幾乎要掉下淚珠兒來竭力的忍住了波蘭尼立在窗前眼兒望着外邊只見天上已微現魚肚白色知道天將要亮了老達克透拉了樊麗霞的手引他走進病室過了兩天達克透說病人傷勢已減輕得多很稱讚樊麗霞着護得法這一天夜中樊麗霞依舊坐在床旁邊看護着萊恩微微歎了一口氣張開眼來很溫和的注在樊麗霞玉容上輕輕的說道樊麗霞吾夜夜做夢總夢見你不道如今這夢兒竟變了真的了樊麗霞低垂了粉頸瞧着萊恩雙靨暈紅現出很快樂的神情一壁說道親愛的這並不是夢吾在你旁邊已好久了萊恩欣然道如此吾的病不久就好咧說着却沈沈的睡去了一連睡了幾點鐘十分酣暢那達克透很爲滿意第二天早上顯得萊恩身體復原得很快樊麗霞聽他安睡把這好消息興興頭頭的去告訴馬丹勒克萊爾和波蘭尼執着他們倆的手說道吾親愛的朋友你們瞧着吾遇許多患難如今該伴着吾快樂纔是馬丹勒克萊爾抱了抱樊麗霞的柳腰波蘭尼却執了他的柔荑親了幾親馬丹勒克萊爾道樊麗霞吾要告訴你一件事吾們倆……說到這裏那目光恰好和波蘭尼相遇不覺頰暈紅潮像那十八九歲的女郎嬌羞起來樊麗霞瞧了這情景已有些兒明白心中甚是快樂知道這半老徐娘風情未減也像吾一般在情場裏討生活咧當下便笑着問道李奈怎麼一回事波蘭尼執了馬丹勒克

萊爾的手答道。承馬丹不棄。允許下嫁。鄙人現在只等那病人復原。你的一切事也拚擋定當。吾們就要請你吃喜酒咧。李奈笑道。卡洛只是吾不許你發請帖。你倘然不聽吾的話。吾便不嫁你。說得大家都笑將起來。停了會兒。馬丹和波蘭尼告辭回去了。樊麗霞目送他們的船沒入烟波深處。剛要走進病室。忽見第地利注匆匆的進來。說道。外邊有一位姑娘要見主人。吾和他說。主人有病。杜門謝客。他聽了。似乎有些兒吃驚。却堅意要進來。樊麗霞道。第地利注如此。你不妨領他進來。說時。心裏却在那裏想這姑娘到底是誰。正在猜疑。一回頭。却見那撒拉挨密推奇。立在門口。說道。密司推姆伯爾別來。可好。睡夢中也想不到在這裏遇見你。樊麗霞不覺紅了紅臉。撒拉又道。有人和吾說。吾哀得華病了。吾急得甚麼似的。匆匆的趕來。他到底是甚麼病。你可能見告。咦。你似乎在這裏看護他。你這樣溫存體貼。吾非常感激。說着。在一把椅上坐了下來。樊麗霞聽了他一番話。甚是詫異。只把兩眼注着他。一面悄然說道。吾看護密司脫萊恩。是出于一片熱心。無須姑娘感激。撒拉答道。不錯。他復原了。定要感激你。但是如今吾來了。不必再費姑娘的心。吾自信在這看護學上。也有些兒心得。姑娘請便罷。樊麗霞呆了好久。纔道。密司挨密推奇。敢問你和哀得華萊恩。有甚麼關係。撒拉答道。姑娘。難道還不知道吾是他的老婆。

第二十五章

樊麗霞聽了這一句話。好似這世界立刻變成漆黑。好似這身體已離地而起。升入空中。好似正在嘗一

杯很甜的密忽爾。滲了些黃連水進來。一寸芳心幾乎擣爲粉碎。剛在這低徊欲絕的當兒。却又聽得那撒拉挨密推奇朗朗說道。密司推姆伯爾。吾丈夫在那裏。請你見告。吾立刻要去瞧他。樊麗霞定了定神。突然說道。這明明是撒謊。撒拉道。你說甚麼。吾很不明白你的意思。樊麗霞顫着櫻唇。說道。密司挨密推奇。你剛纔所說的話。吾有些不信。撒拉瞧着樊麗霞。似乎很可憐他的樣子。接着說道。你聽了吾的話。宛似受了一個大打擊。自然免不得要。不相信。只是哀得華也太可惡。怎麼不和你說。樊麗霞一時竟說不出甚麼旁的話來。半點鐘後。已投在馬丹勒克萊爾臂間。嚶嚶啜泣。哽咽着說道。李奈。李奈。吾命兒。怎麼這樣薄。連上帝也和吾作對。不許吾有一刻快樂。故故的把吾擠入悲慘之淵。一壁又自怨自艾。想從前在倫敦的時候。他曾微露求婚之意。吾那時倘然直直截截。允許了他。縮就同心之結。填成鴛鴦之譜。姻緣美滿。毫無阻力。豈不是好偏生把脂油蒙了心。回絕了他。他自然不免要把愛情移到別人身上去了。這是吾自己鑄成的大錯。可怨不得別人。如今眼見得意中。人生生的被人家奪去。心中好不難受。直好似處死刑一般。但是他雖在那裏。自怨自艾。却並不清楚。告知馬丹勒克萊爾。原來他愛哀得華。萊恩的情。依舊一絲不變。若和馬丹勒克萊爾一說。一定要痛罵萊恩。薄倖他那裏。肯使意中人。捱罵呢。馬丹勒克萊爾也不知道樊麗霞煩惱些甚麼。只竭力的安慰他。一會波蘭尼來了。樊麗霞便依然歡笑如初。假做沒事人一般。波蘭尼問道。姑娘。那人怎樣。已好得多了麼。樊麗霞櫻唇立刻慘白。答道。正是。他不

久就好了。說時已暈了過去。如今丟過這邊。且說那勃倫地尼旅館裏的事。哀得華萊恩醒時。張開眼來。不見了他的意中人。却見那撒拉挨密推奇坐在床邊。很爲詫異。便掉了掉頭。悄悄地問樊麗霞。那裏去了。撒拉一聽得他問起樊麗霞。頓時起了嫉妒之心。忙低下頭來。向着萊恩說道。密司脫萊恩。你可還記得吾麼。吾即是撒拉挨密推奇。只爲聽得你忽爾病了。甚是着急。因此急急忙忙的趕來。略盡看護之職。萊恩道。多謝你的好心。這幾天有密司推姆伯爾在着。日夜的看護。吾你來時。可瞧見他沒有。撒拉急道。吾已見過他了。瞧他面容。甚是憔悴。因此吾苦苦的勸他去休息。休息。萊恩握了握撒拉的手。說道。這個吾很感激你。撒拉道。吾只表吾一些兒微意罷了。這一天薄暮時。那達克透又來瞧萊恩。忽見那看護的女郎已換了一個。這時萊恩正好睡。也不去驚動他。撒拉就同達克透到外邊客室裏去說話。向達克透道。達克透。吾是這病人的一個老友。這幾天正在柴倫的拿伯爵夫人那邊。今天早上聽得人家說起密司脫萊恩臥病在床。所以特地趕來。願意爲他薄效微勞。到了這裏。恰巧那密司推姆伯爾……達克透詫異道。密司推姆伯爾是誰。撒拉道。就是那個看護密司脫萊恩的女郎。達克透爽然道。噯。原來就是那格蘭冬尼姑娘。撒拉道。這是他到了意大利後所改的名兒。因此吾不知道。吾來了。恰好這格蘭冬尼姑娘爲了親戚病重要。想去瞧瞧。只是密司脫萊恩還沒有十分復原。不能抽身。當下裏吾便做了個毛遂。白荐說你儘去。吾來代你看護。他很感激吾。不一會就匆匆而去。臨去時還囑咐吾向達克透和密司脫

萊恩告罪說事關萬急不及告別了。達克透起初有些兒疑惑。如今聽他說得有理。自然也不說甚麼。接着撒拉又道。這看護的學問。吾雖不甚精明。然而總謹慎將事就是了。達克透道。姑娘太搗謙了。聰明人做事斷乎沒有錯的。停了會兒。達克透預備要回去。撒拉又向他說道。達克透這病者正在腦筋。亂的當兒。請你別把格蘭冬尼姑娘爲了親戚病重去看護的話。和他說。達克透可能見允麼。達克透答應着。興辭而去。按下不題。且說撒拉挨密推奇。從哀得華萊恩離英後。負債甚巨。那喀文狄希廣場的巨厦中。一天有一天的開銷。手頭銀錢。有些兒周轉不靈。那時他還道哀爾司瑪尚在英倫。可以向他討救兵。不道一天。却聽得人家說。哀爾司瑪已離英而去。撒拉好似受了一個打擊。非常恐慌。原來他平日專做哀爾司瑪的鷹犬。哀爾司瑪騙得了錢。多少總分些兒給他。如今一走。錢兒還向那裏討去。那些債主又一個個來逼他。一時無法可想。便背地裏賣掉了屋中所有的東西。付清了房金。同着他母親悄悄地向巴黎去了。後來債主再來時。只見屋中已空空如也。人兒不知往那裏去了。撒拉到了巴黎。在旅館裏遇了一個羅西南伯爵。年紀雖老。錢却不少。撒拉挨密推奇。原是個聰明的女郎。立刻使出他的外交手段。天天去灌迷湯。那老頭兒禁不得他。幾回淺笑輕顰。巧言軟語。早已魂銷骨酥。貼貼服服的拜倒在石榴裙下。做了這女孩子至忠不貳的忠臣。據他說。老婆已死了三月。正想娶個續絃。在撒拉前不免微露求婚的意思。撒拉抱了一個嫁錢不嫁人的宗旨。瞧那黃澄澄的金錢。分上竟不嫌他老醜。允許了他。只這婚

約。堅。意。不。許。那。老。頭。兒。披。露。出。去。老。頭。兒。也。不。敢。不。依。撒。拉。既。有。了。這。取。之。不。竭。的。聚。寶。盆。一。面。却。還。在。那。裏。覲。覲。哀。得。華。萊。恩。千。方。百。計。的。想。博。他。愛。情。只。人。財。兩。得。便。是。躊。躇。滿。志。之。時。然。而。日。前。手。頭。却。還。拮。据。那。老。頭。兒。送。給。他。的。都。是。東。西。一。時。不。便。取。出。去。變。錢。智。窮。力。竭。弄。得。走。頭。無。路。末。後。纔。想。出。一。個。法。兒。來。一。天。故。意。在。那。旅。館。的。花。園。裏。和。那。老。伯。爵。相。遇。愁。黛。慘。顰。紅。淚。盈。眸。做。出。非。常。憂。悶。的。樣。兒。一。見。了。伯。爵。淚。珠。兒。撲。簌。簌。的。掉。將。下。來。那。老。情。人。見。他。安。琪。兒。似。的。意。中。人。好。端。端。哭。了。早。着。了。慌。一。顆。老。心。也。幾。乎。寸。寸。碎。裂。忙。溫。溫。存。存。的。安。慰。他。問。他。爲。甚。不。樂。撒。拉。還。故。意。盤。馬。彎。弓。遲。遲。不。發。直。等。那。老。頭。兒。問。了。幾。十。遍。方。始。微。微。吐。露。些。兒。意。思。伯。爵。掀。髯。笑。道。吾。的。乖。乖。你。何。苦。來。呢。這。一。些。兒。事。算。甚。麼。吾。是。你。的。愛。人。要。錢。儘。向。吾。說。吾。最。親。愛。的。撒。拉。你。以。後。不。必。如。此。這。天。夜。中。撒。拉。到。房。間。裏。去。却。見。那。梳。妝。台。上。端。端。正。正。放。着。一。個。信。封。拆。開。來。瞧。時。却。是。一。張。銀。票。算。來。寬。寬。綽。綽。足。夠。支。持。六。個。多。月。的。用。度。撒。拉。這。一。下。子。何。等。的。快。樂。直。好。似。身。入。青。雲。一。般。過。幾。天。後。伯。爵。往。聖。彼。得。堡。去。走。了。一。趟。回。來。時。就。在。巴。黎。悄。悄。地。和。撒。拉。結。了。婚。接。着。便。到。維。尼。司。來。和。柴。倫。的。拿。伯。爵。夫。人。住。在。一。起。喬。裝。跳。舞。會。的。那。夜。撒。拉。也。在。場。一。瞧。那。請。客。單。上。儼。然。有。哀。得。華。萊。恩。的。名。兒。心。裏。萬。分。愉。快。一。黃。昏。只。在。那。許。多。賓。客。中。像。穿。花。蛺。蝶。般。穿。來。穿。去。想。尋。出。那。萊。恩。來。無。奈。總。尋。不。着。于。是。只。等。十。二。點。鐘。大。家。除。去。假。面。具。時。再。說。那。知。到。了。那。時。依。舊。失。望。那。裏。有。甚。麼。哀。得。華。萊。恩。的。踪。影。第。二。天。他。就。探。問。那。老。管。家。萊。

恩住在那裏。皮杏岡爲了昨夜的事要瞞過他女主人。因此上不肯和他說。撒拉沒法可想。只天天刺舟出游。想在河上微倖遇見萊恩。一天早上去喬裝跳舞會之日已經三天。撒拉蕩着船兒出去。半路上忽聽得有人喚他的名兒。撒拉不知道是誰。回頭一瞧。却見一隻船並將過來。船上立着一個人。頭上戴着一頂軟帽。嘴上一抹的黑鬍子。向他說道。撒拉。你可還認得你老友麼。撒拉一聽那聲音。纔微笑道。哀爾。司瑪。吾道是誰。原來是你。哀爾。司瑪道。你見了吾。可恨吾麼。撒拉掉頭。他顧藏過他兩個眸子裏的一派怨恨之色。一會纔問道。你來做甚。哀爾。司瑪道。爲了一件事。要求你助吾一臂。撒拉低聲道。吾倘不助你。便怎樣。哀爾。司瑪傲然道。你不能不助吾。今夜到那聖託麥司古禮拜堂來和吾相會。吾等着。你你記着。撒拉條的說道。哀得華萊恩正在這裏。你的事。可是和他有關涉的麼。哀爾。司瑪知道撒拉很戀戀於萊恩。倘然一說和他有關涉的。便要不肯相助。就道。哀得華萊恩麼。不錯。吾也知道他在這裏。只吾這事和他沒甚關涉的。撒拉吐了一口氣。答道。要是吾能彀助你總助你一臂。哀爾。司瑪道。這纔不錯。吾們究竟是朋友。撒拉道。只是你須告訴吾一件事。哀得華萊恩住在那裏。哀爾。司瑪遲疑了一會。想告訴了他。於自己有利無害。便一徑領他到勃倫地尼旅館。撒拉問明了房間號數。急急的入到萊恩房裏去。

第二十六章

看官。吾這書和推倫司伏恩已久違了。如今且撇開了旁的事。說他的事。他身體復原之後。密司脫濮伯

爾就荐他到一個律師那邊去充書記。伏恩勤勤懇懇的做了六個月。在喀萊街租了兩間屋子住下。每天黃昏時候。總到密司脫濮伯爾的店裏去談談說說。把他所有愛情都傾注在愛菲身上。一心一意的愛他。似乎旁的女子都匪吾思存的樣子。一天密司脫濮伯爾和伏恩說那個律師很稱讚他辦事能幹。新年裏便能升上去咧。伏恩知道前途可靠。便向愛菲求婚。愛菲堅意不允。伏恩却堅意要娶他。不論他答應不答應。去一問密司脫濮伯爾。密司脫濮伯爾並不反對。只是愛菲却還有些兒不願意。說吾們的家世境遇和伏恩相去霄壤。嫁了他。或者有碍他的前途。伏恩聽得了。仍置之不顧。忙去買了一隻精緻美麗的小戒指。來套在愛菲春葱上。作爲訂婚之券。他在這喀萊街安安穩穩的住着。倒也無憂無慮。優遊有得。有時偶然想起了他伯父哈來伏恩勳爵。不免要想回去瞧瞧。但是不久又把這念頭丟開。只可憐那老勳爵幾月來幾乎踏破鐵鞋。要尋他那個最心愛的姪子。心裏頭正急得了不得呢。一天是禮拜日的早上。天氣非常明媚。伏恩同着愛菲到公園裏去散步。只向着幽蔭的所在走去。怕遇見了相識的人。很不方便。兩人一壁走。一壁講着話。驀然間伏恩聽得後邊有人喚他的名兒。面龐立時緋赤。愛菲道。推倫司有人喚你。你可聽得麼。伏恩決然道。吾不願意和他相見。正在這當兒。早有一輛車兒從後趕來。一聲聲的喚着伏恩名兒。愛菲低聲道。推倫司。吾慢慢兒的走去。等着你說着。向一條小徑上微步而去。伏恩回頭一瞧。只見他伯父哈來伏恩勳爵從車兒裏走將出來。伸着手。欣然說道。推倫司。吾的孩子。吾

今天遇見你心裏說不盡的快樂。伏恩緊緊握着他伯父的手。兩眼中也不知不覺流露出愉快之色。默然了一會。纔道。伯父。吾也很快樂。這幾月來。雖不見伯父的面。然而也時時向人探聽你老人家的消息。聽說你老人家康健。着心就安了。勳爵道。你這孩子也煞是怪僻。既然時時寫信給吾。報告一切起居飲食。爲甚麼始終不肯寫明地址。累吾老頭兒想得你好苦呢。現在你怎麼樣了。伏恩道。伯父。現在吾已痛改前非。安分守基。決不再做荒唐的事。近來正在律師處辦事。頗得信任。新年裏即能升遷了。勳爵瞧着他姪兒。甚爲詫異。說道。吾的孩子同吾一塊兒用些兒點心去把一切事都明白告訴吾。伏恩道。伯父。只是姪兒却不能奉伴。因爲有一位姑娘在着。湏得和他一同回去。哈萊勳爵道。一位姑娘。麼不妨喚他一同來。吾們坐了這車兒去兜一盪。在這一。刻鐘中。你盡情和吾說。當下裏。伏恩就把將來要娶那女郎的話。向他伯父說了。他伯父道。吾的孩子。你既有了當意的人。自然再好。沒有只是你湏去喚那姑娘來。給吾瞧瞧。到底生得俊不俊。你伯父老眼還清明。不致於霧裏看花呢。伏恩自然不敢不依。同着他伯父向那小徑上去尋愛菲。那老勳爵見了愛菲。玉貌如花。明眸善睐。早已首肯。又知道姪兒從前病時。虧得他熱心看護。方始復原。於是又着實讚了他幾句。過了幾天。推倫司伏恩忽地把那律師處的職務辭去。原來哈萊勳爵堅意喚伏恩到衙署裏去助他辦事。不便固却。只得依了。密司脫濮伯爾也關了店。在施丹恩司近邊的河上買了一間小小兒的精舍。嘯傲煙霞。以娛晚年。每逢禮拜六禮拜日。伏恩總宿在那邊。

哈萊勳爵也時時去探望他們父女。異常親切。這時愛非滿腔都貯滿了快樂。一些兒沒有不如意事。一天是暮春的午後。推倫司伏恩驅車到旋丹恩司去。要帶愛非到衙署裏勾留一兩天。故意的繞道而歸。不道在半路上那瀛車忽地損壞了。便喚車夫修理。他們倆却向着一所古邸走去。到了一扇小門前。愛非說道。吾們倘然不能進去。就在外邊瞧瞧也好。一面走上石階。按那門上的電鈴。按了第二回。纔聽得裏邊有脚步之聲。走出一個人來。把門開了。推倫司先給了他幾個錢。纔說明來意。那人說這裏的管家是個怪僻的人。不許人家進去。瞧這邸第的裏部。你們兩位不如就瞧瞧那花園和吊橋罷。推倫司怕愛非心裏不快樂。就親自去瞧那管家。和他商量。只見那管家是個乾癟棗子似的老頭兒。嘴裏不住的喃喃自語。見那人引了生客進來。又似罵非罵的噤咕了一會。纔把兩眼注在愛非面上。突然說道。呀。這明明是吾麥撒的影子。可憐的麥撒。可憐的麥撒。愛非也莫名其妙。只走前去。懇求他允許他們倆到裏邊去瞧瞧。那老頭兒伸出了一隻枯瘠的手。又道。你可是麥撒麼。快和吾說。你可是麥撒麼。愛非執了他的手。搖了搖頭。老人道。不錯。你未必是麥撒。他已葬在地下好幾個月了。親愛的麥撒。吾許你到裏邊去瞧瞧。你跟吾來。愛非瞧了瞧推倫司。推倫司點了點頭。便跟着老人先入到客廳之中。然後進那圖畫陳列室。推倫司一看那像上的名兒。大呼道。哀爾司瑪。這裏可就是哀爾司瑪爵邸麼。老人默視了推倫司。一下子點點頭。推倫司又道。現在這爵邸在那一個手裏。不是勞特哀爾司瑪麼。老人道。多謝上帝。這爵邸並

不在他手裏。是他表妹琪麗愛格蘭登姑娘的。推倫司道：「嗚呼！吾記起來了。那姑娘可不是從前就悄悄地走掉了。至今還沒有一些兒消息麼？」老人道：「正是。咧！他去後至今沒有回來過。只可恨他表兄簡直是個賊。那夜他到這裏來，把吾灌醉了，偷了許多文件去。據吾想來，他一定要想把他表妹謀害了，承襲這一份財產。老人一壁說，一壁罵，似乎恨得刺骨的樣子。推倫司原也知道哀爾司瑪是個壞東西，他表妹一入他的手，包管凶多吉少。接着問道：「那琪麗愛格蘭登姑娘的肖像這裏可有？沒有？」老人道：「有的。有的。在這裏的盡頭處。」推倫司忙跑過去一瞧，說道：「這姑娘吾素來認識的，但是他並不喚做琪麗愛格蘭登，并且也好幾回和勞特哀爾司瑪會過面。哀爾司瑪似乎並沒認出他是表妹。老人聽了，立刻變色，捉住了推倫司的臂兒，問道：「他們相遇是在甚麼時候？」推倫司就把他所記得的日子說了出來。老人算了一算，大呼道：「呀！這便怎麼處過了一兩天，他就到這裏來。這肖像既被他瞧見，那文件又被他偷去呀！吾的上帝！琪麗愛姑娘危險極了。」愛非問道：「你可聽得他的消息麼？」老人愁容滿面，搖了搖頭，答道：「毫無消息。推倫司慢慢兒的說道：「吾在倫敦和琪麗愛姑娘很相熟的，倘然有甚麼可以相助之處，總得助他。」老人瞧着他說道：「先生，上帝降福于你，上帝降福于你。這一天推倫司伏恩回去，便把這事告訴他伯父，大家都決意去尋琪麗愛姑娘。過了兩天，推倫司到巴黎去探問他表兄傑密霍華得。臨行時，先去見那管理哀爾司瑪家財產的律師，約略問了幾句，把那老管家福特的歷史倒探聽明白了。到巴黎後，霍華得甚是

快樂。只是哀爾司瑪和樊麗霞的事一些兒也不知道。當下裏便領他到一家旅館裏去見弼萊努琴。弼萊努琴說密司推姆伯爾離英倫以後。至今不曾遇見過。哀得華萊恩倒在維尼司見過一面。推倫司經了這一番跋涉。依舊毫沒端倪。心裏不免怏怏。轉念想哀得華萊恩素來愛密司推姆伯爾的。或者知道他的蹤跡也未可知。于是把萊恩住址問了努琴。逕向維尼司去。到了那邊。先在但尼利旅館住下。打算明天早上去見萊恩。他到維尼司之日。就是哀爾司瑪和撒拉挨密推奇會遇後的兩禮拜。那夜他沒有甚麼事。便到聖馬克消夏場去逛逛。那邊每逢夏日。夜夜總游人雲集。歌樂聲喧。十分熱鬧。那許多人都在雪白的月光下邊喝酒行樂。推倫司也在一隻桌旁坐下。喚侍役們做一客飯來。不多一會。忽聽得後邊移椅子的聲音。知道又有客人來了。接着却聽得那勞特哀爾司瑪的聲音道。吾們在這裏說話。可萬分妥當了。這其間未必有英國人呢。又聽得撒拉挨密推奇的聲音道。正是那些人。大約都是意大利人。諒來聽不出吾們的話。這裏地方怪清爽。很合吾意。吾見你往往揀那沈悶陰森的所在去說話。委實怕極了。從前推倫司聽了這聲音。每每心醉魂蕩的。如今却處之澹然。只側耳聽着。這時忽有一個意大利童子。托了一盤酒和菓子上來問道。客官喝檸檬酒呢。還是吃奇來特。推倫司好似一個啞巴。兀不開口。取了一杯檸檬酒喝着。聽得那哀爾司瑪問道。那萊恩怎樣。撒拉一把拉住了他。低聲說道。你真是個呆子。在這地方稱名道姓。做甚麼來。你可是要使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所勾當的事麼。哀爾司瑪急道。吾理

會得吾理會得以後不說出名兒來就是只告吾你的事兒怎樣了。撒拉道：「這個且慢。吾要問你那女郎一方面。你可有甚麼消息沒有？」推倫司聽了這話，更整頓全神聽着。哀爾司瑪答道：「吾已探得一個消息。前幾天他生了一場病，醫生喚他別住在這裏，到別處去換換空氣。所以明天就要走了。」撒拉道：「怕未必會走。他和劇場裏所訂的合同，聽說還沒有滿咧。」哀爾司瑪道：「這打甚麼緊錢兒？那裏在他眼裏，他要走就走了呀。有一件事要告訴你，那施洛苟將要死了。」撒拉道：「吾倒有一個計較在這裏，喚他未死之前寫封信到警察署去，說是那女郎要謀害他，警察署爲保全治安起見，定要去拿那女郎治罪。」哀爾司瑪道：「撒拉，你想得好計策，可惜吾這幾月來不和你在一塊兒，不過施洛苟所恨的是萊恩。對於那女郎一方面，倒沒有甚麼仇恨，或者他未必肯做這忍心害理的事。」撒拉道：「如此不妨，把他們兩人的名兒都寫在一起。吾們然後設法救萊恩，只是那女郎明天幾時走，你可知道。」哀爾司瑪道：「明天晚上，你別忘了他。如今住在挨伯司得爾禮拜堂隔壁的屋中，並不住在那歐奈尼巨廈裏。吾已冒險跟了他好久咧。」撒拉道：「旁的都不打緊，吾只望你以後不論做甚麼事，最好別累及萊恩。」哀爾司瑪笑道：「理會得你總念念不忘你的情人。這時推倫司又聽得一陣子椅子聲音，知道他們倆已走了。他却依舊坐着，追味剛纔他們兩口兒所說的話兒，知道那所說的女郎一定是樊麗霞推姆伯爾。明天就要陷入危險之境，須得去通個信兒，喚他們預先防備纔好。他便決意到挨伯司得爾禮拜堂一行，當下立起身來，却聽得鐘聲已敲。」

了十二下。知道今夜趕去已來不及。但是這事委實關於樊麗霞的生死問題。萬不可遲遲吾行呢。

第二十七章

樊麗霞離勃倫地尼旅館已有兩來復。哀得華萊恩心裏一百個不自在。達克透和他說已被人喚去了。萊恩終覺快快不樂。想他去時怎麼一聲兒不響。也不和吾告別。好不使人大惑不解。一天早上。他把床移到陽台上去。吸受清新的空氣。撒拉坐在旁邊。讀小說給他聽。萊恩兀是想念樊麗霞。好似一句也沒有聽得。撒拉問道。苦苦的想些甚麼。萊恩道。請你從實見告。密司推姆伯爾去後。爲甚麼一個字也不寄給吾。撒拉聽了。這話妒火中燒。掉頭吐了一口氣。默然不答。萊恩紅了紅臉。又變成慘白。接着說道。密司挨密推奇。他爲甚麼音信杳然。吾知道你一定知道。只故意瞞着吾。如今請你別遮遮掩掩。快和吾說了罷。撒拉低着頭。蹙緊了雙眉。說道。他未必會再來。咧。萊恩道。這個吾可明白了。他自己爲甚麼不和吾說呢。撒拉道。他爲了你病的時候。倘然和你說了。你心裏一定要不快樂。心裏一不快樂。于病體上就有妨害。所以寧可等你復原之後。從吾嘴裏說給你聽。萊恩聽了。把手掩着面。慘然不語。想吾插足世上。到處都是不如意事。不如早。早。早。死了。倒覺得乾乾淨淨。正在這樣想。撒拉似乎已知道他的意思。溫溫柔柔的說道。吾們既有了知覺。自然也總有些煩惱。到煩惱時。便覺得跼天踏地。毫無生趣。但是過後。只寬慰寬慰自己。就心平氣和。一些兒也沒有甚麼不自在了。所以你偶然有了煩惱。總須力自寬慰。萬萬不可。

自苦糟蹋了身體。可不是頑啊。萊恩執了撒拉的纖手，緊緊的握了一握，說道：「撒拉，吾很感激你，不知道怎樣報答你纔好。」撒拉道：「萊恩，你別說這話。吾們兩下裏還有甚麼客氣。吾巴不得一輩子同你在一塊兒，永遠不分開呢。」萊恩緋紅了臉，半晌不語。一會纔道：「撒拉，你這話可當真麼？」撒拉曼聲答道：「吾自然一輩子愛你的。」萊恩捧了他玉手親了一親，問道：「撒拉，你可肯嫁吾麼？」這時陽台下邊有一個孩子在裏面唱歌，那聲音好似好鳥弄吭，十分悅耳。運河裏船兒蕩槳，拍拍作聲。萊恩聽了這歌聲，槳聲纔聽得撒拉答應的聲音，嚶然入耳，於是哀得華萊恩竟深深的陷入煩惱網了。且說樊麗霞從那天聽說撒拉挨密推奇已是哀得華萊恩的老婆，好似當頭一個霹靂，立刻離了勃倫地尼旅館，回到自己家裏，究竟憂能傷人，經不得幾天鬱鬱不樂，就生起病來。藥店飛龍香桃骨瘦可憐，竟變了個病西施。那醫生便勸他到旁的幽靜所在去，換換新空氣，須得從速離維尼司纔是。動身的前一夜，樊麗霞早早睡了。馬丹勒克萊爾爲了好幾天周旋病榻之旁，非常疲倦。十二點鐘後，正想要入臥室，忽見一個下人跑來，說有一位客人求見，在下邊等着。馬丹勒克萊爾道：「但是如今時候已不早，十二點半了，請那客人明天早上來罷。」那下人道：「馬丹，這個不行，他說今夜必定要和馬丹一見，因爲那事兒是非常重要的。」馬丹勒克萊爾道：「施德法拿那客人姓甚名誰？」施德法拿道：「他並沒和吾說。」馬丹道：「如此，你請波蘭尼先生去見他。」施德法拿道：「無奈他堅意要見馬丹，說那事萬分重要，和一個推姆伯爾姑娘的性命有關係的。」馬丹道：「如此，吾就

來停了會兒。他匆匆的趕到客廳中去。却見那客人不是別人。是推倫司伏恩。不覺脫口說道。想不到你半夜裏尋到這裏來。推倫司伏恩道。如今時候原不早了。但是這事兒也着實緊急。吾等不得明天來告訴你。你聽約摸。一來復前。吾偶然到哀爾司瑪爵邸裏去參觀。這爵邸諒來你也知道的。已空關好久了。那琪麗愛格蘭頓姑娘走了。個不知去向。至今沒有消息。青鸞信。查黃犬音。乖大家都咄咄稱怪。沒一個知道他的踪跡。不道那天被吾知道得明明白白。他却和這裏的密司推姆伯爾有密切關係的。推倫司伏恩說到這裏略頓了一頓。一會又道。那琪麗愛格蘭頓姑娘最近的親戚。吾們大家知道是勞特哀爾司瑪。從前你在倫敦時。也不時和他相遇的。倘然沒有了琪麗愛姑娘。哀爾司瑪家所有的財產。統能歸他承襲。這個也。大家都知道。的馬丹勒克萊爾。吾星夜趕來。實是要警告你。一聲你須瞧他。是個惡魔。萬萬不可近他。他簡直是個萬惡的惡魔。他的詭計。吾心裏都雪亮。你須得加意謹慎。馬丹勒克萊爾見他說得懇切。便點了點頭。推倫司又道。吾進了哀爾司瑪爵邸。後入到那圖畫陳列室中。瞧見那琪麗愛格蘭頓姑娘的肖像。你道那琪麗愛姑娘是誰。却就是吾在倫敦時。時相見的。樊麗霞。推姆伯爾。馬丹勒克萊爾聽了。並不動容。似乎早已知道了似的。推倫司伏恩又道。據那老管家和吾說。哀爾司瑪居心叵測。簡直是個小人。他在那裏覬覦哀爾司瑪家的遺產。有一夜到那爵邸裏去。把酒灌醉了。管家偷了幾張很重。

要的文件。琪麗愛姑娘的肖像也被他瞧見。早知道是密司推姆伯爾的化身。既然如此。于密司一方面。不是很危險麼。後來吾又去探聽。那琪麗愛姑娘的律師說。不知道姑娘下落。他也不願意請偵探尋訪。這其間有甚麼意思。停一會。吾和你說。當下裏。吾答應他。擔任這尋訪琪麗愛姑娘之責。初時他似乎有些兒疑訝。于是吾把那哀爾司瑪狗頭陷害吾的事。源源本本說了出來。說吾要尋訪琪麗愛姑娘。並沒旁的意思。不過要保護他和那狗頭作對罷了。一路上到處打聽。纔得到此。馬丹勒克萊爾道。但是你怎麼知道吾們住在這裏呢。推倫司便把剛纔在聖瑪克消夏場所聽得的一番話說了。接着又道。他們的詭計是要陷害密司推姆伯爾。據說有一個人喚做施洛苟的。不知道被誰用鎗擊傷一息奄奄。將要死了。趁他未死之前。喚他寫一封信到警察署裏去。說密司推姆伯爾和密司脫萊恩即是擊傷他的人。兩人捉到警察署後。然後再設法把密司脫萊恩的罪卸在密司推姆伯爾身上。你想他們毒不毒呢。推倫司說到這裏。咳了幾聲嗽。又道。現在吾就把琪麗愛姑娘所以棄家出遊的緣由告訴你。這是律師透古德從那管家處聽來。和吾說的就是姑娘的母夫人和人家有甚麼仇恨。臨終時口口聲聲要姑娘替他報仇。只是並沒說出那仇人的名兒來。姑娘原是個孝女。不忍違母命。因此拋撇了富貴豪華。飄流世界。尋那仇人。那裏知道那仇人不是別人。却是他在倫敦時。天天把臂的哀得華萊恩。這些話都是密司脫透古德見告的。至于那報仇的一番話。確確實實是那老管家的老婆親自從琪麗愛姑娘母夫人口中。

聽來的。這是前話。也不必去說他。如今最緊要的就是哀爾司瑪要陷害密司推姆伯爾姑娘的事。明天早上他便去報告警署。午時一定要到這裏來。所以吾想勸姑娘坐了明天第一班火車離維尼司。讓他們撲一個空馬丹。以爲如何。馬丹勒克萊爾知道其中利害。不用不依。又趕快去喚了波蘭尼來。波蘭尼聽了伏恩的話。心中頓時明白。知道樊麗霞從前所遇的幾回險。都是那哀爾司瑪弄出來的。當夜便喚下人們預備行李。整整的忙了半夜。等到朝曦上時。忙去喚醒了樊麗霞。勸他趁早車離維尼司。樊麗霞自然立刻應允。

第二十八章

這一夜那勞特爾司瑪也躊躇滿志。非常得意。想明天吾能殺制那女孩子的死命了。那時施洛苟已一息奄奄去死。不遠哀爾司瑪便把控告哀得華萊恩和樊麗霞的事和他說了。施洛苟幾次敗在萊恩手中原恨萊恩刺骨恨不得瞧他死在縊架上方。出得心頭之氣。如今聽說哀爾司瑪要告他到官裏去。自然滿口答應。不過不肯累及樊麗霞。哀爾司瑪便又和他說那哀得華萊恩甚麼都不怕的。最怕是人。家控告他。情人樊麗霞你何不也告了。樊麗霞使他心裏難過。難過也是報仇之一策。施洛苟聽了欣然應允。哀爾司瑪就到警署裏去報告。說有一個人爲了發覺無政府黨的好計。被兩個黨人用槍擊傷。此刻將要死了。有一番話要陳述于警署諸長官之前。這時警署裏對於無政府黨查得非常嚴密。因爲數月

前有兩個外國國王被人謀殺。就是維尼司無政府黨人下的毒手。加着每年秋天。國王必定要臨幸維尼司。因此上警署益發着力剪除無政府黨。如今聽得哀爾司瑪說黨人又闖了禍。那被傷的人有所陳述。自然不敢怠慢。立刻派了三個警吏。跟着哀爾司瑪就走。到了方台門底那所屋中。果然瞧見那傷人偃臥床上。似乎去死已不遠了。當下那施洛苟操着不規則的美國話說道。那擊傷吾的人。一個是喚做哀得華萊恩。一個是女郎推姆伯爾。因爲吾知道他們是無政府黨人。觸了他們的忌。哀爾司瑪却做了個繙譯。把這話譯做意大利話。說給警吏聽。警吏便一一記在手冊上邊。又把兩人的住址也開明了。接着要施洛苟簽字。施洛苟皺了皺眉。向哀爾司瑪道。吾難道就把這施洛苟三字簽上麼。哀爾司瑪道。不。打緊的。胡亂簽了一個就是了。于是拉了施洛苟的右手。取了一枝筆。在那手冊上簽了名。又塞了幾個小紙包在那三個警吏手裏。一個職位最高些的警吏就起身向施洛苟道。施洛苟先生。吾們知道了。立刻去拿那兇手。就是施洛苟。大呼道。施洛苟先生。一壁喊一壁淌下淚來。一會又笑道。施洛苟先生。好個稱呼。說時。在床上亂滾。哀爾司瑪喝道。傻子。好好兒睡着。霎時間。施洛苟的面色變了。直豎的豎了起來。兩眼中流露出一派怨恨之色。傷口裏血兒像水一般。泊泊而出。喊道。吾去了。吾先到天堂。然後到地獄裏。吾要看報仇。喊罷。嘴裏做出一種怪聲。血兒直衝出來。兩眼紅紅的。像火一般。撲的躺了下去。那一縷惡魂就離這世界而去了。哀爾司瑪瞧着這死人。可怕的面容。喃喃的說道。可憐的人。可憐的人。你幫了。

吾。好。久。的。忙。吾。很。感。謝。你。以。後。吾。不。再。喚。你。相。助。了。你。好。好。兒。的。去。罷。哀。爾。司。瑪。忙。了。一。夜。天。明。時。纔。睡。了。一。個。鐘。頭。那。時。黃。金。色。的。朝。暎。照。在。城。中。許。多。圓。屋。頂。尖。塔。頂。上。好。似。鍍。了。金。運。河。裏。的。水。也。好。似。變。了。金。水。河。中。有。一。艘。大。船。載。着。許。多。行。李。後。邊。又。有。一。艘。船。載。着。三。個。幕。面。婦。人。和。兩。個。男。子。一。同。向。火。車。站。而。去。這。時。便。是。樊。麗。霞。離。維。尼。司。之。時。一。會。黃。金。色。的。朝。旭。漸。漸。兒。淡。了。維。尼。司。就。好。似。穿。着。一。身。玫。瑰。色。的。衣。服。人。家。屋。頂。上。白。鴿。翻。飛。一。聲。聲。叫。起。來。似。乎。是。送。行。的。一。般。那。兩。艘。船。兒。一。路。進。行。經。過。了。一。所。老。禮。拜。堂。頂。上。有。一。個。木。十。字。架。和。耶。穌。的。遺。像。彷彿。把。那。兩。個。慈。祥。的。眼。兒。望。着。那。綠。水。迢。迢。的。維。尼。司。城。似。的。樊。麗。霞。抬。頭。望。了。一。望。想。耶。穌。兩。眼。望。處。便。是。吾。至。死。不。忘。的。意。中。人。住。着。的。所。在。如。今。吾。飄。然。而。去。他。那。裏。知。道。芳。心。中。覺。得。十。分。悲。痛。又。淚。眼。盈。盈。的。望。了。望。耶。穌。好。似。求。他。遞。個。信。息。給。意。中。人。一。般。船。兒。行。了。好。久。纔。到。火。車。站。推。倫。司。伏。恩。和。樊。麗。霞。馬。丹。勒。克。萊。爾。波。蘭。尼。一。一。握。別。目。送。他。們。上。了。火。車。向。巴。黎。而。去。他。却。依。舊。留。在。維。尼。司。說。要。等。事。兒。告。成。了。報。了。仇。方。肯。放。手。將。來。在。巴。黎。相。見。也。未。爲。遲。樊。麗。霞。離。了。維。尼。司。之。後。在。火。車。上。便。問。馬。丹。勒。克。萊。爾。爲。甚。麼。匆。匆。忙。忙。坐。了。早。車。動。身。馬。丹。勒。克。萊。爾。把。推。倫。司。伏。恩。所。說。的。話。和。他。說。了。樊。麗。霞。知。道。秘。密。已。經。暴。露。索。性。詳。詳。細。細。的。說。了。出。來。馬。丹。勒。克。萊。爾。道。你。爲。甚。麼。不。早。早。和。吾。們。說。了。就。不。致。於。吃。勞。特。哀。爾。司。瑪。以。前。的。許。多。苦。咧。樊。麗。霞。道。李。奈。吾。原。時。時。要。想。告。訴。你。只。是。又。怕。說。了。出。來。對。不。起。吾。的。老。母。所。以。一。向。不。說。馬。丹。勒。克。

萊爾道。親愛的吾。白。知道。你的。苦。衷。然而。你。不妨。也。和。吾。說。吾。自。信。忠。于。你。的。決。不。洩。漏。你。的。秘。密。那。許。多。苦。總。可。以。免。吃。了。樊麗霞聽了。便和馬丹勒克萊爾親吻兩下裏。又覺得親熱了許多。看官馬丹勒克萊爾雖是忠於樊麗霞。推倫司伏恩的一切話也告訴他。不過哀得華萊恩就是他仇人的一句話。却始終不說出來。原來他知道樊麗霞心中最愛的。只這哀得華萊恩。要是和他一說。便絕了他畢生的希望。免不得有甚麼意外事發生出來呢。停了一會。樊麗霞又道。如今吾明白了。從前在維尼司所遇的兩回。意外風波。都是吾表兄在那裏搗鬼。吾原知道他不是個好人。但是也想不到他。却這樣惡毒。吾這一條命險的。送在他手裏。不過吾有些兒懷疑。他既然要害吾。爲甚麼又牽及密司脫萊恩。馬丹勒克萊爾道。勞特哀爾。司瑪原是個聰明人。知道密司脫萊恩是你的好友。把他來做餌。不怕你魚兒不上鈎。一半兒大約也恨着他。因爲在方台門底。謀害你的時候。他偏偏從斜刺裏跳出來。助着楷洛。救你哀爾。司瑪自然沒有不恨他的道理。樊麗霞悄然無語。粉靨上微微暈着兩朵紅雲。他一點靈犀。早又縈繞在哀得華萊恩身上一會。忽爾問道。你剛纔不是和吾說。推倫司伏恩在聖瑪克消夏場。親自聽得吾表兄定那謀害吾的計策麼。只是他同着誰商量呢。馬丹勒克萊爾道。撒拉挨密推奇。樊麗霞玉容立刻變爲慘白。大呼道。呀。哀得華萊恩的老婆。這真奇了。世界上竟有這種誣陷自己丈夫的婦人。馬丹勒克萊爾詫異道。撒拉挨密推奇。是哀得華萊恩的老婆。這個吾可不信。只你怎麼知道的。樊麗霞答道。撒拉自己。和吾

說的咳。李奈吾們也不必去說他了。馬丹勒克萊爾沈思不語。半晌。樊麗霞又道。李奈撒拉挨密推奇。既然做了萊恩的老婆。爲甚麼還助着吾表兄和吾作對呢。馬丹勒克萊爾道。親愛的吾們。局外人怎能知道。據推倫司伏恩說。撒拉好似哀爾司瑪的一件東西。聽他使用這其間。或者有甚麼道理也未可知。樊麗霞掉過頭去。輕輕的說道。那婦人直恨吾像毒蛇一般。那天他到哀得華萊恩房裏來的時候。吾見他兩個眸子中就流露出恨吾的樣兒。馬丹勒克萊爾點了點頭。這一天他好幾回自己問自己。撒拉爲甚麼恨樊麗霞。又料到撒拉一定不是萊恩的老婆。不過心裏抱着一個嫁萊恩的志願。先去掉了樊麗霞。然後籠絡他入彀。這是很容易明瞭的。想着大聲道。那婦簡直是個女魅。恨不得把他和哀爾司瑪都收在一隻袋裏。拋在大西洋中。使這乾淨世界上去兩個毒物。豈不是造福人家不淺麼。

第二十九章

撒拉挨密推奇雖然依舊住在柴倫的拿伯爵邸中。但是每天總要去瞧瞧哀得華萊恩。他在柴倫的拿伯爵夫人跟前。只說有一個閨友臥病在床。病勢很重。那閨友的母親因此喚他天天去看護。伯爵夫人自然深信不疑。并且不時把東西喚撒拉去給他病友吃。然而他生平最怕是病室。所以並不想去探望那病人。撒拉于是乎也能撒謊到底。不致于露出破綻。天天用着勾魂攝魄的手段。顛倒那哀得華萊恩。達到他的目的。這也不必細表。且說推倫司伏恩在火車站和樊麗霞握別之後。疾忙赶到勃倫地尼族。

館去見萊恩。第地利注見大清早來了這不速客。十分詫異。攔阻他道。先生對不起。吾主人病着不能見。客且等一會。那姑娘來了。他自有說話給你。伏恩道。只是吾立刻要見他。因爲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刻不容緩的。第地利注道。先生請你恕吾。不論是誰來。小可都不能放他進來。伏恩道。是誰的命令。第地利注道。這是那姑娘的命令。伏恩道。你必須立刻放吾進去見你主人。一面說。一面掏出了幾個錢。塞在他手裏。第地利注道。但是——但是。主人在床上說時。却把身體讓開了一些。伏恩知道金錢見效了。即忙三脚二步的奔進去。問了那房間的號數。像飛一般跑上扶梯。入到萊恩室中。那時萊恩恰好醒回來。忽見伏恩坐在他床邊。便歡呼道。伏恩。你怎麼尋到這麼來的。雖是來得突兀。吾見了你。面心裏却非常快樂。說時。伸出一隻瘦瘠的手來。推倫司很親熱的握了一握。注着他兩隻漆黑深凹的眸子。萊恩問道。你幾時到的。推倫司答道。纔是昨夜到這裏。萊恩道。你怎麼一尋就尋到了這裏。直使吾喜出望外。推倫司道。吾今天得和你把臂也甚是快樂。萊恩按了按旁邊一隻桌子上的呼人鈴。說道。你就在這裏用早膳罷。吾們三人同桌而食。益發有興。咧。推倫司道。多謝。吾很願意同你一塊用早膳。只是除了吾們兩人外。還有那第三人是誰呢。萊恩冷然道。吾的未婚妻。推倫司也不動聲色的說道。恭喜。恭喜。那姑娘吾可認識的麼。萊恩道。停一會。你瞧好了。推倫司道。你已病了好幾天麼。萊恩道。正是。但是如今已好得多了。吾們好久不見。你一向怎樣。推倫司道。說來話長。不是寥寥幾句所能盡的。萊恩道。你不妨源源本本說將出來。

吾很喜歡聽。趁着早膳尚未預備。吾們正好長談呢。這時那第地利注進來。問是甚麼事。萊恩便把早膳時湏得預備的一切東西和他說了。第地利注應聲而去。推倫司眼瞧着萊恩。慢慢地說道。吾把吾的歷史說來。人名都一齊隱起。因為說出來反覺沒趣。只自己領會罷了。當時吾在倫敦初次和你相會的時。候剛從奧克斯福大學畢業出來。自以為學生時代已過。湏得見見世面。於是來投吾表兄傑密霍華得。漸漸兒的混入交際社會。不久便和一個人訂了交。瞧他外貌分明是個恂恂君子。他的心術却不可問。那時吾天天和他相親相近一些兒。也不覺得只當他是個肝膽之交。傑密勸吾別親近他。吾置若罔聞。成日成夜的同他在一塊兒。他允許吾把交際場中一切應酬法。逐一教吾。那開宗明義第一章就教吾賭。萊恩聽得很有趣。味低聲道。你不把那名兒宣佈麼。推倫司道。吾不宣佈。諒你也明白了。吾朋友却是一個野心家。一天一天一夜一夜的騙吾錢。逼得吾金盡囊空。陷入死地方。肯罷休。他又仗着一個花容玉貌。美麗絕世的女郎。做釣魚的餌。吾日迷着這美餌。竟上了他的鈎。夜夜在那美人兒家裏賭。賭一回總輸一回。吾却毫不覺得。只留心着美人的輕顰淺笑。紙牌却熟視無睹。萊恩聽了。目光中呈着異狀。推倫司又道。這女郎原是吾那朋友的一件器具。一名奴隸。不論喚他做甚麼事。總惟命是聽。他們兩下裏有甚麼關係。吾不能說。一夜他們竟盜得吾囊中一辨士。都不剩。把酒灌醉了。吾那女郎還用甜言蜜語博吾的歡心。說願意嫁吾。咧做吾的老婆。咧吾弄得倚恍迷離。纏綿顛倒。踉踉跄跄的出去。走到半路上。

覺得忘却了。大衣連忙退回去取。却聽得他們兩人正在那裏額手相慶。得了吾許多錢。又笑吾是個呆子。上了他們的當。還不覺得這時吾酒也醒了。彷彿聽得清夜霜鐘。豁然大悟。第二天早上便打算自盡。不道正在投河的時候。驀地裏來了一個婦人。把吾救了。不然吾今天怎能在這裏和你把臂話舊呢。哀得華萊恩點了點頭。一聲兒也不響。推倫司又道。那婦人救了吾。吾却也救了一個婦人。逃出了吾那個朋友的掌握。這回到維尼司來。就爲了這一件。事萊恩聽了。不覺喊了一聲。推倫司却不理會他。又道。昨夜吾在聖瑪克銷夏場。聽得吾那好友同着他。同黨悄悄地打算害一個婦人。那婦人就是吾所要搭救的。聽他們的話。似乎他們手下有一個人受了槍傷。將要死了。趁未死時去報告警署。說是那婦人和另外一個男子擊傷他的。如今那婦人吾已助他走了。只來警告這男子。萊恩倏的坐了起來。嚷道。如此吾就是這男子。你是來警告吾的。推倫司不則一聲。萊恩又道。你雖不說出那幾個人的名兒。吾也有些兒明白。吾信你你決不哄吾的。只吾却要等在這裏。瞧是怎麼一回事。有甚麼意外到吾身上來。你暫時到客室裏少坐待吾穿了衣服起來。并且要把你告訴吾的話。細細想他。一想伏恩。你真是個好人。一壁又伸出手來和推倫司握了一握。推倫司便走到外邊客室中去。萊恩一面穿着衣服。一面只在那裏思想伏恩所說的話。想他從前在倫敦時。夜夜在喀文狄希廣場。同着哀爾司瑪賭所有的錢。都被哀爾司瑪不。明不白的騙了去。那個女郎不消說是……他想到這裏。立刻丟開再想下去。恐怕要發狂。咧一會便想到。

樊麗霞身上據伏恩說已經出險不致于遭那哀爾司瑪的毒手這是一個好消息不過他爲甚麼一聲兒不和吾告別悄悄地跑掉了可不是奇怪麼想來想去總想不出他的道理來心中反覺悲痛就開了窗眼兒望着河裏許多船隻往來如織一會忽見一隻船已搖到岸邊船上坐着他的未婚妻撒拉挨密推奇萊恩一半兒疑他一半兒又愛他想那幾來復裏臥病在床幸而他在旁看護如今漸漸復原不能不算是他的功勞心裏在那裏想一面又退入室中穿那外衣這時那撒拉挨密推奇已欣然進了旅館上那大理石大扶梯來想起了情人在望心花怒放檀口中不覺低低的唱着歌上了扶梯入到客室中却見窗前立着一個人便脫口喊道親愛的你怎麼大清早就起來了那人返過身來一瞧並不是哀得華萊恩却是推倫司伏恩撒拉大吃一驚玉容立時慘白靠在門上支持他的嬌軀低聲呼道呀不道是你人家都說你已死了推倫司道你當吾已死了所以故態復萌又想把從前害吾的手段害別人咧撒拉櫻唇也白了兀是顫動着幾乎說不出話來掙扎着說道吾一吾不明白你的意思推倫司道你還假惺惺你到這裏來做甚可是害了吾不算還要來害萊恩麼撒拉道他可不是個馱子推倫司道不錯他不是馱子吾是馱子把惡魔當做朋友把毒婦當做情人撒拉急道輕一些輕一些這樣大聲大氣被他聽得了可不是頑推倫司道吾爲了要他知道因此趕到這裏來撒拉呻吟道你別這樣別這樣忍心推倫司冷然道這不是吾的忍心實是吾的慈悲因爲吾不忍瞧哀得華萊恩進你的圈套蹈吾的覆轍撒

拉翩然走到推倫司身。旁悄悄地道。你聽着。吾和你本來毫無一絲愛情。所以有對不起你的地方。然而吾如今實愛着。哀得華萊恩。並沒一些兒假意存乎其間。推倫司伏恩默然無語。撒拉略放高了些聲音。又道。吾得了他純潔的愛情。從此也能拔身泥淖。懺悔從前的罪惡。推倫司聽了。依舊像鋼鐵一般。並不動容。撒拉執了他的手腕。把那雪白的面龐。向着他說道。你須放些兒慈悲心出來。可憐見吾。你倘然把吾過去的事。告訴了他。吾便永遠不能得他的愛情。在這世界上。也沒有生趣。惟有一死而已。推倫司掉頭他顧。決然道。這個吾可顧不得。你從前怎樣對待吾。吾便怎樣報答你。撒拉全身顫着。把玉手掩着那雙鳳目。悲聲說道。你別說這忍心的話。你別說這忍心的話。推倫司又道。昨夜吾在聖瑪克銷夏場聽得了一番話。就立了一個決心。對付你和你那個好友。報吾往時的仇。撒拉一聽。這話玉容越變越白。一絲血色也沒有。推倫司又道。今天一清早。吾忙趕到這裏來。警告萊恩。抵制你。撒拉慘呼一聲。顫着說道。你你己見過他了麼。如此吾一生完了。推倫司道。前後一切事。吾在萊恩跟前。都已和盤托出。只把各人的姓名。隱着。使他肚裏明白。停一會。他到這裏。問你甚麼話。你須得立刻回答。吾等在旁邊。瞧你撒謊。不撒謊。這時撒拉益發緊緊的握着推倫司手腕。說道。你倘是還有一些兒惻隱之心。只允許吾這件事。你別等在這裏。讓吾逐一說給他聽。推倫司搖頭道。吾不信。你吾一去。憑着你雌黃之口。顛倒是非。萊恩還是。要進你的迷魂陣。吾從前已上了你當。現在可不上你當了。正說時。哀得華萊恩已從裏邊悄然而

出撒拉却並沒瞧見雙波注着伏恩的面龐。悲聲說道：「你可憐見吾，你可憐見吾。」說着回過頭來，却見萊恩立在那裏，便喊了一聲：「呀！吾的上帝飛也似的趕到他前邊，伏在地上，嚶嚶的啜泣，求他見恕。」推倫司伏恩見了，也未免有些兒不忍，取了帽兒，不別而出。

第三十章

哀得華萊恩執了撒拉的手，拉他起來，柔聲說道：「撒拉，上帝恕你，上帝可憐見你。」撒拉不住的親着萊恩的手，知道他的愛情依舊沒有消滅。一會萊恩又道：「撒拉，撒拉，一聽這聲音，覺得冰冷徹骨，眼波中不覺又現了失望之色。可是萊恩原是個宅心非常忠厚的人生平不肯薄待人家，此刻見撒拉楚楚可憐，便又溫溫和和的說道：「撒拉，你別這樣鬱鬱不樂，吾們好好兒的講話，說着扶他坐在椅上。」萊恩却走到窗前，靠窗立着，說道：「你有甚麼話和吾說，吾要你親口說給吾聽，剛纔吾所聽得的話不必去管他。」這裏並沒有第三人在着，說出來也不妨事。撒拉心口商量了一會，想吾撒個謊好呢？還是從實說出來的好？撒謊他一定不以為然，橫豎吾將來總要做他的老婆，不妨從實說了。他或者能數原諒吾，於是朗朗說道：「哀得華，吾從實回答你，不撒一句謊，好似當着上帝的面。一般吾父親本是一個富人，手頭頗為寬綽，吾要甚麼他就給吾甚麼，家庭間毫沒一些兒不如意事。不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一天吾父親忽然死了，不但沒有遺產，反而遺了許多債，下來可憐吾和母親都陷入悲慘之境，所有的首飾都變了。」

錢。吾。究。竟。是。個。女。孩。兒。家。不。能。出。去。做。事。可。是。坐。吃。山。空。如。何。能。支。持。下。去。後。來。便。到。瑞。士。去。投。親。然。而。世。態。炎。涼。真。是。可。慨。富。的。時。候。大。家。都。來。奉。承。窮。了。就。反。眼。若。不。相。識。沒。奈。何。母。女。倆。飄。流。到。了。馬。賽。吾。原。是。個。方。言。家。想。在。那。邊。做。人。家。的。繙。譯。藉。此。度。日。無。奈。又。是。失。望。那。時。吾。們。住。在。一。個。小。旅。館。中。連。賬。都。付。不。出。一。天。那。旅。館。主。人。和。吾。們。說。若。然。晚。上。再。遷。延。不。付。決。計。把。你。們。驅。逐。出。去。吾。苦。苦。的。哀。求。那。主。人。寬。限。廿。四。個。鐘。頭。說。了。好。久。纔。蒙。答。應。誰。知。這。天。晚。上。吾。的。好。運。來。了。只。是。這。好。運。雖。然。來。了。吾。一。輩。子。就。不。能。出。頭。說。着。玉。軀。微。顫。接。着。又。道。到。了。上。燈。時。分。吾。便。穿。了。吾。最。後。的。一。件。好。衣。服。下。樓。去。用。晚。膳。假。意。裝。着。笑。容。藏。過。吾。心。中。的。憂。急。想。狗。急。爬。牆。到。了。過。不。去。的。時。候。不。論。甚。麼。事。都。要。試。他。一。試。了。剛。下。得。扶。梯。忽。見。一。個。客。人。兀。是。把。兩。眼。在。吾。面。龐。上。打。圈。兒。彷彿。讚。吾。美。麗。的。樣。子。吾。坐。在。桌。邊。就。餐。他。的。眼。兒。始。終。沒。有。注。到。別。處。去。瞧。他。身。上。都。飾。着。很。貴。重。的。東。西。手。指。上。還。帶。着。一。只。精。光。奪。目。的。金。剛。石。指。環。吾。悄。悄。地。想。這。東。西。倘。然。能。覓。到。手。吾。們。娘。兒。兩。個。即。能。受。用。幾。來。復。于。是。立。定。了。一。個。決。心。先。和。他。攀。談。起。來。兩。下。裏。倒。也。十。分。投。契。末。後。他。喚。吾。到。他。私。室。中。去。一。塊。兒。飲。酒。吾。自。然。滿。口。應。允。撒。拉。說。到。這。裏。舉。目。望。那。萊。恩。却。見。他。把。背。兒。向。着。裏。邊。一。動。也。不。動。並。不。回。過。頭。來。撒。拉。又。道。那。時。吾。身。邊。原。懷。着。麻。醉。藥。想。放。在。他。酒。杯。裏。醉。倒。他。不。想。剛。取。出。來。手。脚。不。敏。捷。竟。被。他。拿。住。當。下。他。喚。吾。寫。了。一。張。紙。兒。以。後。不。論。做。甚。麼。事。須。得。聽。他。命。令。倘。然。不。依。便。告。到。官。裏。去。吾。只。得。依。他。明。天。他。就。替。

吾們付了賬還清了債在喀文狄希廣場租了屋子給吾們住下從此吾就做他的傀儡仗着這三分姿色引誘人家青年子弟他供給吾們衣食住吾倒也安之若素你第一回到吾家來時吾早已助着他高張羅網咧撒拉又住口不語了一會望了望萊恩又道後來你到吾家來了吾一見了你就把愛情傾注在你身上只爲自己身不由主做人家的傀儡心裏很覺抱愧加着你也落在那人圈套裏吾何等難過有一會吾警告你你却似乎不明白吾的意思可是那人時時監察着吾也不敢明明白白和你說驀地裏你却離倫敦去了只寥寥數行和吾告別吾於是大失望知道情絲不免要中絕不久那束縛吾的人也不知所往尋他的表妹去了因爲那哀爾司瑪家的遺產都在這表妹手裏沒了這表妹他便能承襲那人去時也並不和吾說一聲只苦了吾平日欠的債數目很不小那些債主天天上門逼得吾走頭無路沒有法兒想只得給脚底他們瞧一溜烟逃出倫敦吾怎麼到維尼司來的如今不必去說他不多幾天忽聽得你臥病在這裏於是急急的趕來却見你所愛的那個婦人正看護着你哀得華萊恩忙道撒拉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吾們不用說了可是你將來總是吾的老婆更說起旁的婦人做甚麼來撒拉聽得萊恩說出這話很爲詫異瞧了他一眼又道吾見了他妒火中燒想法兒攆他出去便哄他說吾是你的老婆萊恩只輕輕的驚呼一聲並不回過頭來撒拉又道吾這樣說了他倒並不來問你是虛是實飄然而去過幾天吾却在無意中探得這婦人即是那束縛吾的人所要尋的表妹恰好那人也已探明

來求吾相助。吾便答應了他。一同在聖馬克銷夏場。想個斬草除根之策。這個大約推倫司伏恩已告訴你的了。兩下裏都沈默了一會。萊恩纔道。密司推姆伯爾。可就是勞哀特爾司瑪的表妹麼。撒拉道。正是。他就是琪麗愛格蘭頓姑娘。有財有勢。又有你的愛情。只可憐吾一無所有。萊恩道。只是你那天不該這樣哄他。攆他去。撒拉道。無奈吾委實想不出旁的法兒。打發他走。只得這樣哄他呀。親愛的親愛的。吾生平犯了這許多罪惡。你却還如此大量。並不責備吾。只是吾總覺問心多愧。無面目見你。請你把從前娶吾的那句話忘了。只時時想起吾這可憐的女子。吾便感激不盡。咧萊恩慢慢兒的從窗前過來。執了撒拉的玉手。說道。撒拉。你別這樣說。你總是吾的未婚妻。不論怎樣。吾不丟掉你。

第三十一章

那時那哀爾司瑪早已同着四個警察們得意洋洋的到樊麗霞家去。施德法拿出來開門。顛顛的問他們要尋那一個。內中有一個警察答道。吾們要尋那自稱爲格蘭冬尼姑娘的那個婦人。施德法拿倒退一步。說道。但是他已不在這裏。今天一清早就出去的。哀爾司瑪怒道。這厮明明是撒謊。那婦人須得晚上纔離維尼司。施德法拿道。這個吾可不知道。昨夜姑娘收到了一封信。今天早上就坐早車走了。哀爾司瑪大聲道。吾們快搜一搜這屋子。於是同那四人奔上扶梯。一間一間的尋去。又盤問那幾個下人。却是和施德法拿一樣的話。說格蘭冬尼姑娘已坐早車走了。哀爾司瑪一聲兒不響。怒氣勃勃的同那四

個警察趕往勃倫地尼旅館去。那第地利注一見警察到門，連面龐也嚇黃，嚙嚙道：「吾吾的主人萊恩先生不在家裏。」勞特哀爾司瑪勃然向那警官道：「吾們不必浪擲光陰到裏邊瞧去。」第地利注急道：「主人不在裏邊，你們信余的話……他病在床上。」哀爾司瑪道：「吾早已料到你撒謊說時，把兩眼瞅着第地利注。」又道：「如今快領吾們到你主人室中去。」這時那萊恩正在上邊客室中安慰撒拉。撒拉聽了他的話，就彎下柳腰，把櫻唇親了親他的手，兩行熱淚從香腮上滾將下來。驀然間擡着頭，側着耳，原來那扶梯上忽起了一陣脚步聲和說話的聲音。他就立刻趕到窗前一隻放着手槍的寫字桌旁。萊恩瞧着他，甚爲詫異。不一會門斗的開了，忽見五個人一湧而入。那打頭的警官高聲說道：「奉國王的命令，萊恩聽了，不覺嚇了一跳，撒拉却早悄悄地從抽屜裏取了那手槍，藏在背後。只見那四個警察後邊，倏的現出那勞特哀爾司瑪來。他使把玉軀靠着寫字桌，一時覺得四下裏的東西彷彿都旋轉起來。只竭力的支持着面哀爾司瑪而立。哀爾司瑪操着英語咆哮道：「女孩子，你可是把吾丟了麼？」萊恩走上一步，朗說道：「勞特哀爾司瑪這密司挨密推奇是吾的未婚妻。哀爾司瑪冷笑道：「你的未婚妻他早做了人家的老婆，可沒有你的分。」咧萊恩勃然道：「你別胡說。」撒拉亭立在窗前，兩個灰褐色星眸兀的注着哀爾司瑪。那隻藏在背後執着手槍的手漸漸兒的移動到前邊來。當下萊恩很沈着的問那警官道：「警官，此來有甚麼事？」警官答道：「下官不必說得橫豎有提票在這裏，足下不妨過一過目。」說着取出那提票來。萊恩

受了讀了一遍。悄然說道：「警官，這個不確在下，並不是甚麼無政府黨人也，並沒有和一個婦人設策叛逆的事。」哀爾司瑪道：「這事千真萬確，請警官立刻拘捕這人，他并且擊死了一個人，犯着命案。」警官漲紅了臉，歛手不動，撒拉手裏的手槍，却已在日光中閃了一閃。早磨厲以須，萊恩朗聲向警官道：「警官，吾所擊的那個惡人，即是他的同黨，他爲了謀人家的財產，害一個婦人，那人助着他，吾委實瞧不過，所以前去搭救，把那人用槍擊傷。」哀爾司瑪大呼道：「吾那裏有甚麼謀人家財產，害一個婦人的事，你撒謊說時，舉起手來要來打萊恩，正在這當兒，忽聽得砰然一聲，接着又一聲低呼，却見黑烟散處，那勞特哀爾司瑪已倒在地上死了。」那警官把兩眼向四下裏亂溜，瞧是誰放這槍的好個撒拉，挨密推奇，不慌不忙的走到警官跟前，悄然說道：「警官，放這槍的是吾，請你盡你的職守，說時只把秋波注着警官，並不向萊恩瞧。一瞧不多一會，就有一個警察帶着他出了旅館，到船裏去了。」萊恩目送他去後，纔向那警兵掉頭，歎了一口氣，警官柔聲說道：「先生，請你同着下官一塊兒去。」這時還有那兩個警察，早抬着哀爾司瑪的屍體出去。萊恩答道：「警官，吾自然要同你一塊兒去。」只吾今天早上還沒吃過一些兒東西，警官能否和吾一起用了一頓早餐，纔去。那警官倒是個非常和藹的人，滿口答應下來。萊恩忙喚第地利注家的端了早餐來，草草果了腹，方始同那警官走下扶梯。可巧這時那推倫司伏恩匆匆的趕上來，問了幾句話。那警官便把城中最幹練的辯護士告訴他，又和他說所有的證人也須一齊召來。萊恩向推倫司道：「方台。」

門底的那夜波蘭尼吾的下人第地利注和密司推姆伯爾的舊僕挨爾非注都在場都是證人推倫司欣然道不打緊你心中別煩悶吾立刻去喚波蘭尼來包管無事萊恩吾們定然勝的吾們定然勝的

第三十二章

這一天晚上哀得華萊恩就受法庭審訊當下先喚了那樊麗霞推姆伯爾的舊僕挨爾非注來挨爾非注說道那夜吾和格蘭冬尼姑娘坐了船往方台門底去姑娘上了岸走進一所屋子吾倒也不甚注意一會却見波蘭尼先生也來了似乎對子他門生非常着急剛上得岸驀然間聽得那屋子裏放出兩聲呼救聲來波先生便同吾飛也似的奔進屋子去只見裏邊有幾個匪徒在着姑娘已被他們用東西塞住了口正要帶到別處去猛可裏有一個匪徒執了一把明晃的刀向着吾刺來這時吾手無寸鉄料想性命總不保的了也是命不該絕忽爾來了這一位救星哀得華萊恩先生把那刺吾的人用槍擊死又向那要帶格蘭冬尼姑娘去的匪徒放了一槍這先生實是一個好人既救了格蘭冬尼姑娘又救了吾和波蘭尼先生這種又勇又義的人正該怎樣獎勵獎勵萬沒有定他罪的道理若是定了他罪以後人家便不敢做好人咧挨爾非注這一番話說得又詳細又圓滿旁聽的人都很傾倒萊恩想這人真是個義士呢一會那波蘭尼也坐了特別快車趕來了把那夜的事約略說了一遍和挨爾非注大致相彷彿書的也不必再去說他接着第地利注顛巍巍的上堂來證明那被他主人擊傷的人並不是個好人末

恩後推倫司伏也上堂把主謀哀爾司瑪的種種奸計說破。又把聖瑪克銷夏場一席話也說了。停了會兒。那法官便吩咐警察們去帶那撒拉挨密推奇上來。哀得華萊恩不覺顫了一顫。推倫司伏恩却微微笑着。數分鐘後。撒拉已娉娉婷婷的上法堂來。頭兒抬得高高的。芳容也甚是沈着。兩個媚眼並不向萊恩瞧。一瞧只是那桃花兩靨白白的。毫無血色。那法官把伏恩的話兒問他。是虛是實。他悄悄地不動聲色的一一證實。舉止安閒。一些兒也沒有恐懼之色。法官注着他花容謝了他一謝。停回兒。便下令把哀得華萊恩即日釋放。便聲明那已死的勞特哀爾司瑪作惡多端。的確不是個好人。撒拉聽了。玉容笑倩。甚是得意。雙波盈盈的盼了萊恩。好一會。又過了幾分鐘。宣告退庭。撒拉挨密推奇仍帶歸監獄。隔日再審。萊恩等他走過時。便操了英語。低聲說道。吾等着。你撒拉搖着頭。嫣然微笑。曼聲道。吾們長別了。將來再會說着。驀地裏。木立不動。頰輔邊越變越白。一會纔微現玫瑰之色。這玫瑰色退時。便做了個玉山之頰。撲在地上。可憐他香魂一縷。早已離了他。玉艷花嬌的體魄而去。推倫司伏恩跳將過去。要扶住他。只是已來不及。便瞧着哀得華萊恩。悲聲說道。他已死。真個是長別咧。當下萊恩就稟明法官。願意料理撒拉挨密推奇身後事宜。法官立刻批准。過了幾天。一天黃昏時候。明月不光。白雲慘澹。那大運河裏經過一艘大船。載着一口棺材。裏邊就是那撒拉的遺骸。船頭上燒着一把火炬。也放著綠幽幽的光兒。那些船裏的也都穿着黑色喪服。第二艘船裏載着無數的花圓。哀得華萊恩和密昔司挨密推奇相對而坐。

淚痕被面。雙眉不展。第三艘船裏坐着那推倫司伏恩。他雖是吃過撒拉苦的。此刻却把舊恨一筆勾銷也。蹙緊了眉頭。哭喪着臉。大有低徊欲絕之狀。不多一刻。已到了那意大利人公衆的墳場。一個小島上。邊石垣高聳。鐘樓矗立。似乎保護那地下無數長眠人的魂魄。可憐這撒拉挨密推奇也。歸骨于此了。喪事既畢。伏恩便同着萊恩往巴黎去。那時波蘭尼早已走了好幾天了。推倫司先把一切事寫了一封信去報告馬丹勒克來爾。勒克來爾忙告訴了樊麗霞。說道親愛的吾的。猜測畢竟不錯。那婦人自稱爲哀得華萊恩的老婆。確是撒謊。樊麗霞急道。李奈別多說。吾們不該再辱及死的。他雖沒有和萊恩結過婚。然而也是萊恩的未婚妻。馬丹勒克來爾道。樊麗霞據推倫司伏恩說。他先前並沒和萊恩訂婚。你去後他纔放出手段來。博得萊恩的愛情。樊麗霞道。這也不打緊。吾們不必再說了。馬丹勒克來爾又和他說了推倫司伏恩和哀得華萊恩要到巴黎來的話。樊麗霞便生了個萬一之希望。想將來總有一日……想到這裏。連忙羞答答的把這念頭撇開。一日早上。忽又得了伏恩一電。說今天晚上即能到巴。就來旅館。見他樊麗霞讀了。玉頰上。不覺微暈。紅潮芳心中。趑趄不止。後來把這電報授給馬丹勒克來爾。時馬丹見他紅潮還隱隱約約未退。咧薄暮時。馬丹笑着欣然向波蘭尼道。卡洛吾們吉日上。怕不止吾們兩人締就同心結。還有一對鴛鴦在着呢。波蘭尼微笑和馬丹親了一個吻。問道。只不知他肯背他母親的遺言麼。馬丹勒克來爾道。倘然他不知道。萊恩就是他母親仇人的兒子。吾們不必說破。好好兒的瞞着。

成就了他們的好事。把宿仇一筆勾銷。就算了。夜色上後。伏恩和萊恩果然到了巴黎。到那旅館裏去見樊麗霞。樊麗霞一見了萊恩。兩點星眸中含着無限深情。伸出那纖纖玉手來。萊恩取了俯首親了一親。樊麗霞嬌聲說道。吾今日仍能見你的面。心中一百個快樂。萊恩答道。多謝你。密司！琪麗愛爵女。樊麗霞急道。呀。你別這樣。密司脫萊恩。請你不必把這個稱呼。吾說時。又把右手授給萊恩。把左手授給馬丹。勒克來爾。又道。吾願意依舊做吾的樊麗霞。推姆伯爾。這一句中原有深意。存乎其間。馬丹早已了然。于胸却向萊恩瞧了一瞧。似乎問他明白。不明白。這意思。萊恩却似乎不明白。這意思。說了許多恭維的話。樊麗霞大失所望。紅着雙頰。快快的走了。開去晚餐時。樊麗霞只沒精打采的坐在那裏說話也很少。可是馬丹勒克來爾是何等樣的人。早知道他的心事。剛纔萊恩的一番恭維話。直使他心裏萬分難受。馬丹心中不覺暗暗地說道。你們男子怎麼不懂吾們婦人的意思。你出于無心。不想人家難受。你難道爲他有了財產。有了爵位。所以故意疎遠些。你不知道吾們婦人。只知情愛二字。就是犧牲財產。犧牲爵位。也所不惜。咳。你的心。吾也有些兒明白。你原是個心高氣傲的人。親近了樊麗霞。怕給人家說話。說你是想他的財產而來。這個確也怪不得你。然而你要是不娶他。他不嫁你。你們倆怎生結局呢。一會他就立將起來。拉了波蘭尼的臂兒。到壁角裏去。低聲說道。卡洛。吾們一到倫敦。吾就嫁你。只你須允許吾一件事。吾要你請哀得華萊恩做你的扶新。吾就請樊麗霞做吾的扶新。親愛的吾也很要見他們結成良緣。

呢。波蘭尼聽了。笑將起來。馬丹勒克來爾裝着怒容。悻悻說道。卡洛。你怎麼如此無禮。倘然再笑。吾便不嫁你了。波蘭尼拉了馬丹的手。說道。吾的老大。此刻。吾們別相罵前途日子。方長。儘你和吾相罵。如何說時。又哈哈笑着。兩人一同回到桌旁。萊恩見了他們快樂之狀。却觸動了他心中的悲痛。想吾前途正好似一片黑漆呢。晚餐過後。大家預備上劇場觀劇去。波蘭尼趁着馬丹勒克來爾和樊麗霞到臥室裏去取外衣。就向萊恩說結婚的那天。要請他做扶新。萊恩情不能却。只得答應了。推倫司伏恩這夜非常快樂。欣然的說道。兩個人結婚。總覺得寂寞。何不四個人同時結婚。一重良緣變成兩重良緣。一對鴛鴦變成兩對鴛鴦。也覺熱鬧得多。咧說時。向萊恩瞧了一眼。萊恩臉兒一紅。似乎有些兒刺促不寧之狀。波蘭尼急忙替他解圍道。伏恩。你可是也。想結婚麼。伏恩也就放過萊恩。答道。正是你們倆。倘然到吾伯伯那邊去。同吾和愛菲一起結婚。豈不是好。波蘭尼笑道。怕你伯伯要請吾們吃閉門羹。說吾這裏用不着外國人呢。大家聽了。都笑將起來。波蘭尼又道。吾還要請密司推姆。伯爾做新娘的扶新。可不是璧人成對麼。推倫司道。密司推姆。伯爾既做新娘的扶新。吾便做新郎的扶新。如何說着。向哀得華萊恩微微一笑。

第三十三章

兩天以後。波蘭尼和馬丹勒克來爾預備到英倫去結婚。哀得華萊恩却想不和他們同行。或往天之涯。或往地之角。斷送了這餘生。完了無奈。捨不得那樊麗霞。只一天不見。便覺難過。何況相隔數千里呢。因

此他便決意往倫敦一行多見一天就扣去他十年壽命也所甘心等波蘭尼結婚過後然後高舉遠引。斬斷這似斷非斷的情絲當下裏便把這決心告訴了馬丹勒克來爾馬丹却去和樊麗霞說了樊麗霞一聽態度依舊十分沈着只是心裏好似有一萬把利劍在那裏亂刺想他去後怎麼過這日子吾鏤心刻骨的愛他諒來他從前的愛情也一定沒有汨沒只不過如今好似有一條橋界在裏邊這橋便是把哀爾司瑪爵邸琪麗愛格蘭頓爵女和累千累萬的財產積合而成的然而又不能明明白白去和他說如今的琪麗愛格蘭頓爵女和從前的樊麗霞推姆伯爾並無一絲分別那愛情也決不爲了財勢而變可是樊麗霞愛萊恩的情直一天深似一天如何受得起他冷然相對夜中往往不能安睡嚶嚶啜泣日中勉強裝着笑容在人前周旋但是馬丹勒克來爾一雙銳眼早已瞧得分明他們的房原隔得一堵板壁互相毗連的一夜馬丹忽聽得一片啜泣聲隱隱約約的十分悲慘起初還道是誤聽更子細一聽一些兒也不錯確是樊麗霞便在那裏哭他披了一件寬博的單衣拖了一雙睡鞋開門入到樊麗霞室中在門口立了一立然後走到床邊把手兒按在樊麗霞頭上柔聲喊了一聲親愛的樊麗霞樊麗霞只悲泣無語馬丹索性脫了單衣褪了睡鞋翻身上床躺在他旁邊把臂兒抱着樊麗霞把他的頭枕在胸口一會樊麗霞舉起纖手來撫摩馬丹的面龐似表感激之意哭聲却還若斷若續馬丹只溫溫利利的安慰他好似母親對他愛女一般這時樊麗霞把那滿濺淚痕的粉頰偎着馬丹的臉低聲說道李奈你將

要嫁了。在勢不得不丟掉。吾只是吾如何能毅捨得下。你以後吾可不是益發寂寞。麼馬丹道。親愛的。你不妨永遠同吾在一塊兒。可是吾先認識你。慢認識卡洛。難道吾爲了他。便丟掉你不成。樊麗霞道。李奈。你雖是這樣說。然而嫁了丈夫。總和從前不同。還有甚麼閑工夫來理會吾馬丹道。你倒說得好笑。如此。你爲甚麼不嫁個丈夫。樊麗霞道。李奈。你有卡洛愛你。吾可沒有甚麼人愛吾馬丹道呀。你這話說得奇了。兩下裏都默然了一會。樊麗霞忽爾低聲問道。李奈。你可是想那人當真！當真有意于吾麼。馬丹答道。自然。自然。不用說。得不過他。生性也高傲一些。爲了你有財有勢。所以猶豫不決。怕被人家說話。樊麗霞道。這個他未免太自擾了。打甚麼緊。停了會兒。又道。李奈。但是吾曾允許阿母。倘然不替他做成那件事。決不愛甚麼人。如今吾顛倒情場。幾乎把他的遺言忘了。你想不打緊麼。馬丹道。不打緊。可是你爲了那遺言。年來已吃了許多苦。總算對得起你母親了。親愛的。現在你該想個報恩之策。人家爲了你。幾乎喪失性命。並且不止一次。你該怎樣報答他。樊麗霞急道。他不讓吾報答吾可也沒有法兒想。馬丹道。吾要問你。你到底愛他不愛他。樊麗霞彷彿嬌羞似的不語了。半晌纔悄然答道。吾委實一心愛他。馬丹道。如此。你儘可提議那大事情了。他斷不推却你的。樊麗霞道。這也說不定。他已不把吾放在眼兒裏。吾怎能覩顏去求他娶吾。馬丹又問道。樊麗霞。你當真愛他麼。樊麗霞道。吾早已和你說過了。何用再問。馬丹道。如此。你何苦爲了這一些兒客氣。把你前途的幸福。把他前途的幸福。一起汨沒。吾愛你。總須聽了吾。

的話。做。去。可。是。吾。很。要。見。你。快。樂。呢。馬。丹。說。時。那。聲。音。甚。是。懇。切。樊。麗。霞。眼。眶。中。早。含。了。淚。痕。一。會。纔。輕。的。答。應。他。了。于。是。彼。此。抱。着。同。入。黑。甜。深。處。那。馬。丹。勒。克。來。爾。和。波。蘭。尼。結。婚。之。日。一。天。一。天。的。近。了。幾。天。裏。便。忙。着。置。辦。一。切。東。西。只。馬。丹。心。裏。却。又。喜。又。憂。喜。的。是。嫁。得。可。人。夫。婿。憂。的。是。往。瑞。士。度。密。月。去。後。樊。麗。霞。便。怎。麼。處。一。回。他。便。向。推。倫。司。伏。恩。說。了。伏。恩。却。兀。是。稱。道。他。意。中。人。愛。非。青。絲。髮。怎。樣。細。楊。柳。腰。怎。樣。苗。條。秋。波。怎。樣。明。澄。櫻。唇。怎。樣。鮮。艷。說。得。十。分。有。興。一。天。午。後。馬。丹。勒。克。來。爾。便。向。推。倫。司。伏。恩。道。你。既。然。說。愛。非。怎。樣。怎。樣。美。麗。何。不。領。他。來。給。吾。們。瞧。瞧。推。倫。司。微。笑。道。親。愛。的。夫。人。吾。還。是。不。領。他。來。的。好。領。了。他。來。怕。你。一。見。就。要。抬。不。起。頭。來。呢。馬。丹。道。吾。偏。不。信。你。去。領。他。來。給。吾。瞧。到。底。生。得。俊。不。俊。說。時。回。頭。一。瞧。只。見。波。蘭。尼。萊。恩。和。樊。麗。霞。正。在。那。裏。啜。茗。講。話。便。悄。然。說。道。今。天。吾。有。一。句。話。兒。要。和。你。說。推。倫。司。道。甚。麼。話。吾。可。做。得。到。做。不。到。馬。丹。道。這。就。是。一。個。問。題。你。可。知。道。樊。麗。霞。未。必。肯。同。你。到。施。丹。恩。司。去。呢。推。倫。司。道。這。是。那。裏。說。起。吾。和。愛。非。都。眼。巴。巴。的。望。他。去。他。不。去。可。不。是。使。吾。們。失。望。麼。馬。丹。道。原。是。原。是。吾。原。也。盼。望。他。去。可。是。吾。們。往。瑞。士。去。後。他。怎。能。孤。另。另。的。獨。處。惟。有。到。你。們。那。邊。去。或。者。能。彀。解。他。的。寂。寞。推。倫。司。沈。思。了。半。晌。纔。道。吾。倒。有。一。個。方。法。在。這。裏。你。以。爲。如。何。明。天。吾。就。去。領。愛。非。來。讓。他。們。倆。先。親。熱。起。來。多。把。臂。一。天。交。情。也。深。一。天。等。到。你。結。婚。後。樊。麗。霞。自。然。會。跟。愛。非。走。了。馬。丹。笑。道。推。倫。司。你。真。個。可。愛。的。孩。子。想。得。這。好。計。策。正。說。時。樊。麗。霞。忽。爾。走。將。過。來。向。馬。丹。道。

李奈你們倆在這裏唧唧噥噥的秘密談話可能容吾聽聽麼馬丹帶笑答道不能你爲甚麼同着吾親愛得卡洛刺刺不休可是說吾的壞話卡洛也煞是可惡推倫司道馬丹此刻你別束縛住卡洛將來結婚之後天天把他鎖在玉鏡台畔也來得及咧樊麗霞道你真頑皮爲甚麼這樣調侃馬丹勒克來爾推倫司道如今你說吾頑皮吾去領了愛菲來你可不敢說吾了樊麗霞道你天天總說起愛菲吾聽得也厭了他到底幾時纔來呢推倫司道倘然你肯親手替吾們做茶明天吾就去領他來樊麗霞道好吾很要見他你快去領他來吾替你們做茶就是推倫司道多謝你吾想他來了你也一定喜歡他的第二天午後推倫司伏恩竟去領了愛菲到這蘭哈姆旅館來樊麗霞一見如故彼此便成莫逆愛菲道推倫司和吾說你不願意到吾們那邊去這個使吾失望極了樊麗霞道並不是吾不願意只爲吾已好幾次蒙推倫司照顧心裏已非常過不去所以不敢再驚動府上愛菲道說那裏話來你必須到吾們那邊去就是小住一二次也好你倘然瞧不起吾不願意和吾做朋友不去也不妨這時樊麗霞不能再推却先許愛菲等馬丹勒克來爾結婚後一同往施丹恩司去馬丹的心就安了

第三十四章

馬丹勒克來爾結婚的前一天樊麗霞正在一家店裏買了東西出來將要上車的時候忽聞後邊有人喚他的名兒回頭瞧時却是那律師密司脫透古德那老律師說道琪麗愛姑娘老朽畢竟老眼無花並

沒。誤。認。樊。麗。霞。伸。出。玉。手。歡。然。說。道。密。司。脫。透。古。德。一。向。可。好。如。今。可。是。有。甚。麼。話。兒。要。和。吾。說。麼。透。古。德。道。正。是。很。重。要。的。話。兒。樊。麗。霞。道。你。不。妨。和。吾。同。車。繞。公。園。一。周。儘。這。半。個。鐘。頭。說。話。因。爲。吾。今。天。忙。得。很。呢。兩。人。于。是。一。同。上。車。那。車。兒。折。入。大。理。石。穹。門。進。哈。特。公。園。時。密。司。脫。透。古。德。便。莊。容。說。道。琪。麗。愛。姑。娘。老。朽。做。這。哀。爾。司。瑪。家。的。律。師。好。幾。年。了。如。今。年。兒。已。老。頭。髮。已。白。精。力。委。實。不。濟。咧。樊。麗。霞。點。頭。稱。是。透。古。德。又。道。琪。麗。愛。姑。娘。你。倘。然。再。不。進。爵。邸。老。朽。不。得。不。把。一。切。事。務。交。卸。留。着。這。風。燭。殘。年。息。影。蓬。廬。了。樊。麗。霞。道。這。個。怕。太。操。切。了。麼。透。古。德。道。不。得。不。如。此。可。是。老。朽。老。了。不。能。做。甚。麼。事。夕。陽。雖。好。紅。不。多。時。若。是。再。做。下。去。不。免。要。誤。事。于。哀。爾。司。瑪。的。財。產。大。有。妨。碍。琪。麗。愛。姑。娘。這。一。回。的。事。算。來。算。去。實。是。你。母。親。伯。爵。夫。人。的。罪。樊。麗。霞。莊。容。道。密。司。脫。透。古。德。你。如。何。當。着。吾。面。說。吾。母。親。的。壞。話。透。古。德。道。照。例。吾。原。不。該。說。你。母。親。不。是。他。生。時。吾。也。很。尊。敬。他。何。嘗。有。些。意。見。只。是。他。臨。死。時。的。亂。命。老。朽。很。不。以。爲。然。你。想。那。害。他。的。人。已。死。了。他。自。己。也。要。死。了。爲。甚。麼。還。要。使。你。和。那。人。的。兒。子。同。受。苦。難。可。是。你。們。倆。都。是。無。辜。之。人。呢。樊。麗。霞。默。然。無。語。一。會。纔。道。密。司。脫。透。古。德。吾。在。維。尼。司。曾。遇。見。過。密。司。脫。伏。恩。他。把。吾。秘。密。怎。樣。暴。露。的。事。和。吾。說。并。且。又。告。訴。吾。勞。特。哀。爾。司。瑪。潛。入。爵。邸。灌。醉。了。管。家。偷。吾。母。親。所。有。的。幾。種。文。件。去。你。可。知。道。那。文。件。有。甚。麼。用。處。裏。邊。說。些。甚。麼。透。古。德。道。那。夜。哀。爾。司。瑪。進。爵。邸。後。第。二。天。福。特。就。帶。了。那。隻。被。盜。的。箱。子。來。瞧。吾。吾。一。檢。只。見。那。許。多。文。件。並。沒。一。起。失。掉。還。有。你。

母親的幾封信和他從前在意大利的一本日記存在裏邊。樊麗霞愕然道：「嗟，當真麼？」透古德道：「那日記上便記着他的情史。後來怎麼決裂也記得一明一白。那情人的姓名也在上邊。」樊麗霞聽了，忙顫着唇說道：「密司脫透古德，你可能是把那人的姓名見告麼？」透古德答道：「萊恩。樊麗霞一聽得萊恩兩字，玉容立刻變成慘白，閉着那一雙鳳目，悄然不語。」透古德問道：「琪麗愛姑娘，你可是有些兒不舒服麼？」樊麗霞忙道：「吾此刻已好了。只要問你吾若是不照母親的遺言做去，可不是對不起母親麼？」透古德道：「他臨死時的亂命，你儘可違背。琪麗愛姑娘，那爵邸你已好久不過問了。現在須得理清這亂絲，也可以免人覬覦。」樊麗霞道：「勞特哀爾司瑪早已死了。」透古德道：「這一個勞特哀爾司瑪雖已死了，難道沒有第二個勞特哀爾司瑪出現麼？」樊麗霞又默然半晌，纔低聲道：「密司脫透古德，你替吾家盡力。吾非常感激。如今吾也依你的話，把母親的遺言攔起。」透古德道：「如此，你可回到哀爾司瑪爵邸裏去。」樊麗霞道：「一時還不能回去，只是吾能穀允許你，決不多延時日。」透古德欣然道：「琪麗愛姑娘，老朽很喜歡聽這話。」樊麗霞道：「密司脫透古德，吾要煩你把那邸第修葺一過，所有的財產好好兒的理理清楚。你要做甚麼事，儘可做去。不論化多少錢，吾很要見這哀爾司瑪爵邸回復從前盛時的景象呢。」透古德道：「倘是一切都定當了，吾到甚麼地方來報告你？」樊麗霞道：「你只須寫一封信寄到蘭哈姆旅館。吾們再會了。你今天的此番忠告，使吾甚是心感。你既教了吾這一課書，將來吾自有完美的成績給你瞧呢。」透古德握手道別，走下車來，目

送那車兒漸漸遠去。一壁在那裏想道：好了，黑雲已過，清光大來，哀爾司瑪從前盛時的景象，將要來了。大約就在目前。馬丹勒克來爾和波蘭尼結婚的那天，大家都興高采烈，哀得華萊恩也笑容滿面，把一切愁思撇去。樊麗霞更是私心竊喜，覺得從前坎新頓快愉之日又來了。那天他穿着一身玫瑰色的衣裳，益發嬌艷。萊恩瞧了這一個玉婷婷的美人兒，自然歡喜無量。只是想起了明天便要離英倫而去，心中也不免有些兒鬱鬱。這一天哈萊伏恩勳爵和密司脫濮伯爾也特地趕來賀喜，一時非常熱鬧。宴後波蘭尼和他夫人一同到却林克勞司火車站，預備往瑞士去度蜜月。李奈向伏恩道：推倫司再會。吾去後，但望不久就有第二重的好姻緣。吾們要趕回來吃喜酒。李奈雖是向着推倫司說，然而意在哀得華萊恩和樊麗霞。推倫司低聲道：馬丹依你的金口，吾總盡吾的力，就是接着又大笑向愛菲道：愛菲，愛菲那邊不是有一個大水潭麼？吾和你一同跳去，濺他們一身水，如何？哈萊勳爵道：你們要跳，吾會拉了密司脫姆伯爾逃的。推倫司閃着眼說道：好如此，吾們來試他一試。萊恩笑道：推倫司同着愛菲跳，哈萊勳爵同着密司脫姆伯爾逃，吾和密司脫濮伯爾沒有甚麼事兒做。兩個鰥夫不如互相安慰，安慰罷。愛菲道：密司脫萊恩，吾同着你逃可好？波蘭尼插口道：這個喚可憐的推倫司，怎麼處？樊麗霞笑着接口道：吾知道推倫司一定會去做。歇洛克福爾摩斯偵探他私奔的新婦呢，說得大家都大笑起來。就這歡笑聲中，便夾入那道別之聲，倒把樊麗霞別離之痛，輕輕掩過。李奈上車時，悄悄的向樊麗霞說別忘了。

那夜的允許。樊麗霞嫣然一笑。回他說。決不忘却。接着大家都揮着手。帕。瀟笛聲聲。那車兒已離了車站而去。樊麗霞猛覺一陣悲痛。雙淚盈盈。欲落櫻唇不住的。在那裏顫動。哀得華萊恩呆呆立着。兩眼。尤其是注在他玉容上。一會捱將過去。向樊麗霞道。你別悲痛。愛菲有推倫司伴着。以後吾伴着你。可好。樊麗霞微笑道。只是哈萊勳爵怎樣。萊恩道。橫豎他和密司脫濮伯爾是老友。二老在一塊兒。很有興味的。你既孤另另的寂寞。無伴。吾不妨伴你。兩人默然立了半晌。樊麗霞舉着秋波。盼了萊恩。一下低聲問道。你可。是當真不厭棄吾麼。萊恩答道。吾如何肯厭棄你。樊麗霞道。既是如此。前幾天爲甚麼冷淡吾。這時推倫司在遠處高呼道。你們兩人快些兒來。不過來。吾們要丟你們在這裏咧。萊恩把樊麗霞玉手挾在臂間。一壁走去。一壁輕輕說道。樊麗霞。吾知罪了。

第三十五章

這一天晚上。樊麗霞便跟着愛菲和密司脫濮伯爾往施丹恩司去。愛菲得了這一個閨友。跳跳縱縱的十分快樂。哈萊勳爵和推倫司却決定明天拉了萊恩一同走。密司脫濮伯爾等動身的時候。推倫司悄然向愛菲道。愛菲。明天午後。吾們同着萊恩來。這其間自有深意。親愛的。你可明白麼。愛菲點了點頭。拉着他父親和樊麗霞上火車去了。第二天午後。推倫司果然同了萊恩到施丹恩司。密司脫濮伯爾隱居的拉文達屋來。那屋子恰好造在河邊屋後。有一個小小兒的花園。種着香草。迷迭香。馬鞭草。和許多花。

枝。絳。花。碧。草。香。生。一。水。密。司。脫。濮。伯。爾。日。手。一。編。高。臥。北。窗。宛。然。是。個。羲。皇。上。人。呢。樊。麗。霞。置。身。這。幽。雅。所。在。甚。是。快。樂。這。一。天。早。上。只。同。着。愛。菲。在。園。中。課。花。午。後。彼。此。取。了。椅。兒。在。樹。陰。下。邊。閑。坐。忽。見。推。倫。司。和。萊。恩。走。將。進。來。愛。菲。起。身。喊。道。推。倫。司。吾。今。天。提。着。一。個。很。長。很。大。的。毛。虫。比。你。前。天。提。着。的。一。個。要。長。幾。碼。咧。推。倫。司。道。你。哄。吾。愛。菲。道。誰。哄。你。來。推。倫。司。道。你。可。敢。和。吾。賭。一。個。東。道。愛。菲。道。好。就。請。樊。麗。霞。做。中。間。人。樊。麗。霞。道。你。們。賭。些。甚。麼。推。倫。司。道。倘。然。是。他。哄。吾。須。給。吾。親。一。個。吻。倘。然。不。是。哄。吾。確。有。這。一。條。虫。吾。便。送。他。一。箱。諸。古。聿。樊。麗。霞。道。你。們。兩。下。孩。子。不。把。賭。的。東。西。交。給。吾。怎。麼。喚。吾。做。中。間。人。愛。菲。和。樊。麗。霞。親。了。一。個。吻。說。道。這。是。吾。的。東。道。推。倫。司。從。背。後。取。出。一。箱。諸。古。聿。來。授。給。樊。麗。霞。道。這。是。吾。的。諸。古。聿。樊。麗。霞。笑。道。吾。趁。着。你。們。去。瞧。那。毛。虫。便。把。這。一。箱。諸。古。聿。吃。一。個。精。光。愛。菲。道。好。一。個。貪。嘴。的。東。西。密。司。脫。萊。恩。吾。託。你。看。守。着。這。箱。諸。古。聿。別。被。樊。麗。霞。偷。吃。萊。恩。笑。着。答。道。好。好。吾。替。你。看。守。着。就。是。愛。菲。向。推。倫。司。道。那。毛。虫。在。門。外。的。玫。瑰。花。叢。裏。吾。同。你。瞧。去。吾。同。你。瞧。去。于。是。這。一。對。天。真。爛。熳。的。情。人。一。壁。歡。呼。着。一。壁。飛。也。似。的。向。園。門。去。了。樊。麗。霞。目。送。着。他。們。不。住。的。吃。吃。笑。着。一。回。頭。却。見。萊。恩。立。在。那。裏。芳。心。不。覺。趑。趑。不。止。昨。夜。萊。恩。已。在。倫。敦。整。整。的。想。了。一。夜。想。起。了。樊。麗。霞。對。于。他。情。深。似。海。自。然。心。感。算。來。算。去。惟。有。和。他。結。婚。方。足。以。表。謝。忱。然。而。轉。念。一。想。彼。此。的。富。貴。貧。賤。相。去。太。遠。便。又。立。了。一。個。決。心。趕。來。和。他。告。別。當。下。萊。恩。啓。口。說。道。琪。麗。愛。爵。女。吾。很。覺。愁。悶。和。你。說。後。天。吾。便。

要離英倫去了。樊麗霞聽了，不覺吃了一驚，粉頰上的玫瑰色略退了一些。抬起粉頸來，低聲說道：「密司脫萊恩，吾聽了你這話，也覺悶悶。可是你這一個決心，來得突兀。吾想你總要過幾個禮拜纔去。」咧萊恩道：「吾實是迫于萬不得已，不得不就走。」這時樊麗霞舉目向園門外望去，只見推倫司和愛菲已到了河邊，便立起身來，搭趣着說道：「密司脫萊恩，吾們也到河邊去走遭。」如何說時，那一箱諸古聿斗的掉在地上。下萊恩微笑道：「很好，只是你怎麼把人家託你的東西掉了。」樊麗霞也微笑道：「不打緊，就讓他睡在地上。」兩人便慢慢地向那園門走去，到了門前，就立停了。兩旁都是玫瑰花叢，紅酣欲然，那扇小門也幾乎隱在花裏籬外，一帶榆樹綠葉成陰，彷彿在這小徑上，張了一個油碧的大幔。樊麗霞把玉臂倚在門上，倏然說道：「密司脫萊恩，你爲甚麼不依舊當吾是樊麗霞，推姆伯爾。」萊恩半晌不答，方纔說道：「吾原要當你是樊麗霞，推姆伯爾，無奈你已不是從前的樊麗霞，推姆伯爾。否則吾……」樊麗霞嬌聲問道：「否則你怎樣說時？」那兩道秋波脉脉含情的，睜着萊恩，萊恩的決心便好似雪遇了火，消歸烏有。樊麗霞又問道：「否則你怎樣？」萊恩不慌不忙的答道：「琪麗愛姑娘從此以後，吾就忘了。吾們中間的畛域，永永當你是樊麗霞，吾所最傾心，最鍾情的意中人。」樊麗霞聽了，羞紅早飛上素頰，忙把雙波注在地上，羞答答的說道：「吾望你永遠當吾是樊麗霞，可是吾在這世界上，已成了個畸零人，沒有甚麼人愛吾呢。」萊恩執了那雙柔荑，說道：「樊麗霞，吾愛你，你可愛。吾麼？樊麗霞低聲答道：「憑着吾這一張嘴，也不能道其萬一，於是乎這愛河。」

雙鷺相偎相倚的在綠樹陰下把檀口櫻唇破題兒第一回給他們會一會了正在這當兒忽聽得一片歡笑之聲愛菲和推倫司已手挽手的趕將過來愛菲歡然呼道樊麗霞吾們不要那小東道了你們兩口兒實是吾們的東道呢樊麗霞盼了萊恩一眼說道嘎你們倆把吾們做東道麼五分鐘後推倫司和愛菲像飛一般趕到郵政局去發一個電報到瑞士給李奈道「音透來根城雪尼格泊拉脫旅館馬丹波蘭尼收小園門畔三分鐘同心之結已締書此告慰推倫司上」等到秋風吹樹綠葉並成黃金色時李奈和他丈夫買棹歸來參與哀得華萊恩和樊麗霞的結婚盛典一個月後那個頽垣斷井的哀爾司瑪爵邸已修葺得金碧照眼煥然一新結婚的那天這邸第中攘攘熙熙十分熱鬧夜中預備了酒宴大會村人又開了個跳舞會樊麗霞便和哀得華萊恩聯臂跳舞賽客們見了這一對璧人都喝采不絕這夜夜深時樊麗霞又到他母親從前的臥室裏去對着那空床告罪明年春間樊麗霞催着愛菲和推倫司結婚兩人童心未除痴憨如昔結婚之日兩人依舊縱縱跳跳的和平日一樣樊麗霞和李奈都捏了一把汗怕他們穿了禮服賽跑到禮拜堂去咧結婚後兩口兒就到埃及去度蜜月大有樂不思蜀之意哈萊勳爵和樊麗霞都覺得有分兒寂寞屢次打電報去催他們却還遲遲不肯回來這一年夏間一天黃昏時候哀得華萊恩同着樊麗霞並坐碧天如水之下共數疎星往年所受的患難都已淡忘只覺得滿腔都填滿了快樂哀得華柔聲說道吾們從前經了那許多憂患今天纔能結成這一重美滿因緣此

中。怕。有。天。助。呢。樊。麗。霞。曼。聲。答。道。正。是。吾。的。愛。人。吾。們。須。得。謝。謝。天。吾。倘。是。不。受。那。種。種。磨。折。怎。能。遇。見。你。哀。得。華。雙。臂。偎。抱。着。樊。麗。霞。把。檀。口。貼。着。他。香。腮。親。親。切。切。的。呼。道。樊。麗。霞。這。時。明。月。皎。皎。把。萬。道。清。光。照。在。他。們。夫。婦。身。上。十。分。圓。滿。

(完)



長篇名譯

慾海情波

(揆) (笑)

第一章

澳洲西部之美爾本爲商業之要區。天氣溫和。雖在臘冬。猶和煦如春。時有少年鮑爾敦查里者。新自英國抵此。適於此數星期間。風傳此間發見新金礦。甚夥。謂某某以赤貧驟獲巨富。某某則葬身金穴之中。語者娓娓資爲談助。查里聞此。怦焉有動於中。頗忻慕之。以爲致富之道。舍此末由。即此間居民亦何嘗不存此想。蓋黃金者。本爲生民之目的物。世界蚩蚩橫目者。流罕不存此奢望。惟查里回溯既往。頗覺茫茫。一身百無依賴。爾時第一物觸彼眼簾者。則於新修街衢中。來一巨笨之殖民地車。車式宛如弔馬之架。車前駕以六馬。五色之韁繩。燦然繫諸馬上。列車六輛。尾銜於後。車行時。其聲隆隆。然震耳欲聾。願車夥人衆。勢必至阻礙行人。御者中有一人。衣輕薄之衫。而雙額奇博。又一人袒其兩襟。爲風所展。如飛艇之賽於空中。第三人似不愜。二人所爲。故其服裝亦大異。望之則如火。如茶。蓋所服之下衣。色爲淡黃。並加以深紅之袷。大足刺激人腦筋。第四人則衣雪白之外衣。戴高如烟。窗之黑冠。其上蠱可碍飛鳥。其餘

裝束亦復相等。總之無一不足。惹起人好奇之觀念者也。尙有七人。其裝束乃大略相同。各御羊皮手衣。三人吹角。二人持旂。一人司御。餘衆呼嘯。喊持旂者。復和聲應之。隊員默然不作一語。前驅之馬時回。其首以觀衆。面惟有一事爲彼中人所同心注意者。蓋若輩將停車就飲於道右之酒肆也。若輩一見酒肆。隊員立止其工作。持旂者勇躍附和之。餘衆合力勒韁。停車於酒肆之門。馬亦藉此得舒其蹄力。車輪遂亦止。其展轉之勞。嗣卽有人來任調馬之役。蓋美爾本道中。本有游手之民。每遇過車。停於酒肆者。例必來任斯役。御者每以一握之錢。擲諸彼中。任彼爭奪。以爲笑樂。顧此奇裝之人物。爾時亦各從車沿躍下。彼所御之皮靴。率皆洞穿破裂。羊皮手衣亦無有完全者。路人見之。輒大嗚噓。查里覩此。不禁大駭。卽向一人致詢曰。此非馬戲中之俳優乎。聞者大笑。中有一人答曰。余試猜足下其外國人。新戾此者乎。客年尙稚。見聞遂寡。故誤視此爲伶人耳。查里乃告以確爲外國人。新戾此間。適於昨日始登岸。其人點首自鳴其料事之精確。見詔於儕輩。則曰。足下乃未知此爲金鑛工人耶。查里曰。若輩卽金鑛工人耶。曷爲僮荒若此。查里念不圖金鑛工人爲狀。若此真乃百聞不如一見。此時意殊怏怏。旣復散步於綠蔭之下。但覺該車由林外過。其車行之聲。隆隆然較前尤甚。其行益復蹇緩。離酒肆初非甚遠。嗣又停車。查里適經其停車之地。鑛工又從車中出。顧彼心目。中初未注意於道旁之查里。該車正臨一雜貨巨肆之前。有一麗裝之婦人。挺然立於肆前面。臨街衢似初未一迴其首。遽有一酩酊之徒。斜睨而前。直前作顛頓之

狀口中喃喃而醉眼直注此麗妝之婦斗然大呼一聲飛奔麗人即將麗人挾之於脅衆人覩此築聲闕作嗚呼諸君須知彼所謂麗裝之婦人者非他蓋卽雜貨肆供諸肆門之模型也如肆中出有應時新式之衣例必衣諸此美人身上以招顧客而此醉漢縱飲過量致不辨眞贋然亦自覺孟浪不禁張吻大笑乃將模型美人置諸原處又向其脫帽致禮道歉衆又鬨笑不已醉漢久待未得此模型美人答禮則亦乏興而退回顧肆中又見一女郎適姍姍而來繼思此非適前所挾之美人乎彼何嘗非人耶然則我醉眼不模糊也乃卽力呼女郎趣回且又突然趨前幾欲擁抱此女郎女郎乃驚恐大號惟此醉漢則以憨笑報之然當此醉漢力挾女郎時忽覺此博衣之領爲一彈腕所攔致被仰面倒臥於道上查里卽植立其前醉徒經此一創醉已半醒一躍而起見其敵者爲一少年衣水手之制服握拳怒立醉徒憤甚出其修而且利之刃直趣少年然又未加刃於少年且退立數步勢如中懾並將模型之女郎擲彼少年又改用其鋒刃之柄虛擬彼含羞之女郎直至警察二人來此細詢少年彼狂亂之態爲之稍平又爲警察驅至路旁始收刃入鞘爾時道左之人不覺爲之捧腹顧酩酊之鑛工則刃光霍霍兀坐通衢爲時可一分許狼顧左右狀如獠狗且以愛而蘭語呼曰嗟乎余究何爲哉余究何爲哉憐彼無辜之女郎爲余戲弄驚魂欲絕想頃已愈矣余度或不致因而殞彼生命也彼如不死余運佳矣喃喃自語不知所云嗣經夥伴頻促其返且曰醉漢適汝所爲足矣毋須再作狂態以成惡劇衆人又爲之大笑顧彼酩酊醉漢則尙

手舞足蹈。雜貨店主人謂彼不能擅離此間。湏償吾金五磅。抵余損失。且謂衆人曰。諸君必助余。湏知我。小本營生。何能受此損失也。嗣有一人。慨出五磅。償彼肆主。彼殺此。模型美人之凶手。亦由夥伴挾至車中。人皆歡呼。且雜以吹角之聲。馬亦風馳而去。日光映照各店肆之遮陽。一切情景。均復如恒矣。

第二章

當女郎被侮於酩酊之鑛工時。此少年立趨前往救。初未顧及有若何之危險事者。且有兩警士護女郎出。至道右一小徑。顧雜貨肆前之風潮。至此亦和平了結矣。嗣有一警士語少年曰。君似新蒞此間之外國人。君何慙而乃與彼醉漢交相齟齬。少年曰。余本外國人。然路見不平。亦應相助。矧余初未傷彼工件。警士笑承之。且曰。余實負疚。蓋此案照余職務上例。湏捕君。少年曰。此何爲哉。彼酌酒滋事者。在警章上。不當盡汝之職務耶。警士答曰。客乃太迂。彼工人之違警章。何待君言。然君乃未審此間情況。脫於半小時前。捕此鑛工。則全境騷矣。何則。蓋彼工人被捕之事。一經傳播。美爾本則美爾本之商業。或且因之衰落。不可收拾矣。當少年與警士論辨時。見頃者粗笨之車。隱隱遠馳。繼遂不見。警士又言曰。君不見如此。辦理則諸事皆安靜。惟彼店主人。理得餘潤數。使士以償其失。此舉在君爲義所當爲者。但勸君速出此衆中。祝君運佳可也。並期君慎遊此殖民地。市中此非歐美之名都。比也。少年曰。然余或將離此殖民地。市耳。於是查里跡原路而回。獨行踽踽。一時思潮起落。不覺百感交集。以彼孤客。異鄉顧影。生憐。祇囊中。

鈔幣數枚。足以伴彼。悽獨耳。

際此溫和之冬。天氣清朗。鮑爾敦查里獨行於美爾本大道中。爲狀頗茫然自失。顧查里年專可二十三。四矣。軀幹碩碩。面爲烈風所曝。乃成青銅色。幸彼留此一雙碧眼。足表其溫和之態度。惟兩日中含媚意。以增其美。且日光所及。每名戀愛之材料。顧彼有生以來。無往不顯其柔弱之態。即名爲懦夫。理不爲過。以彼畢生所爲。無忤於人。故人皆欽其溫德。憶彼八年前。尚在優美豐厚之境地。惟彼屢與其父牴牾。彼父鮑爾敦勝爾。英吉利西村一辯護士也。妻已云亡。僅有查里一子。查里如自處稍謹者。大足繼承家業。彼父或可藉彼之助。得臻小康。惟查里見解殊奇特。當在應得繼承家業之時代。彼之行爲。乃大背勸告者之旨。且頗不洽於彼父所爲。至從事律法。尤其反對之。嘗言謂彼非投身陸軍。卽海軍也。彼父曰。汝寧學徒於啤酒肆中。此業或有機。足以致富。至業陸軍。或海軍。實流浪無業者之所爲耳。查里曰。兒非卽欲致富者。蓋兒今日視彼金錢。其意良淡。兒所欲者。願觀世界之大耳。父怒曰。汝欲觀世界。則任汝觀世界可耳。然汝得飽觀世界後。必能自立。幸勿再來見余。亦勿來享余產業。脫汝行者。再勿顧念。老父我卽聞汝凍餓以死。亦決勿爲汝稍顧卹也。

嗣後八年。查里始驗得阿父之言。爲理正當。少不更事。自今日視之。始覺其艱苦矣。將謂於海中求生活。決無立身致富之道。雖然。繼又思之。我今日身爲海員。焉知將來不遇佳運。以達富貴之域。丈夫何自餒。

也。惟彼今日在美爾本時，竊計囊資實祇十先令九便士耳。除此而外，足爲其第一伴侶者，惟聖特蘭（英地）所來一小艦耳。艦係陳舊之物，建造既劣，裝置亦惡。總之集世界腐敗惡劣之名，名彼老艦亦不爲過。艦長係畢業於舊式學校之一儉夫，其腐敗惡劣與此艦相稱。有時彼艦長指使兵士有所差遣，從未授與俸給，彼意以爲艦長之尊嚴，得其呼役尊榮已極，理無奢望。倘兵士稍拂其意者，尙須層層作村婦罵以詈，兵士彼尙僞作信教之士，蓋每至星期日晨，例在室中朗誦禱詞，爲時可半小時。藉此注意各士官及衆兵，是否勤其無盡期之修艦工作。論彼艦長室，實不應享此佳名。室內離機輪處，開一數碼之窗，窗前即爲信教之艦長，置經諷誦處，經邊置一袖珍指南針，且時時注視方針。又顧及司機人，是否偷閒。查里乃以爲航海之生涯，不過爾爾，意頗悒悒。嗣彼立定主意，一俟艦抵美爾本後，決計離去此艦，從事於金鑛之念。自此萌矣。然此念亦不僅查里一人有之，艦中夥伴皆作此想。故一俟艦抵美爾本後，船中人爭先登陸，群往鑛地。查里本欲隨若輩一觀究竟，惟彼知此艦未即離埠，故未急急耳。迨此艦卸貨畢，方欲回英。查里始定計出游，故彼今日在美爾本道中，實係彼離此艦之第一日也。且彼衣服亦不多，而囊中亦僅有數先令耳。

查里一人踽踽獨行，又自語曰：「懲哉！余也。余何長此懲愚可哀哉！信口喃喃亦不自知其何語。嗣聞其後細語曰：乞君恕余乞君恕余。儂之覓君也久矣。查里回顧見一女郎，盈盈立彼之後，是女郎者，卽查里拯

彼出於酩酊鑛工侮辱之手者也。

第三章

查里一見彼姝脫冠致敬不覺頰赧彼婦係修潔纖弱之一女郎黃金之髮光可鑑人耳際之鬢略事束
辮姿容秀美狀態宜人顧其彎月之長眉空碧之雙睛益增嫵媚似造物故降尤物惑世人者也兩頰微
絳亭亭玉立踈立以視此少年查里至此勢如被捕之蛤入於沸湯木立張口不能致一詞女郎亦乘之
作詞曰我極力覓君踪跡爲候已久查里聆此如夢初醒且茫然曰覓余耶女郎答曰誠如君言並注目
視查里此時查里之面乃大頰女郎續言曰君非我所欲致謝之人乎查里亦如未聞但相其面覺彼嬌
美無倫因悔當日不將醉徒飽以老拳以報彼美青盼之誠嗣答曰此何足介懷哉繼思此語未妥即改
詞曰前僕所爲又烏足道惟足慰僕心者君未受創耳女郎顛聲言曰以君之俠勇儂實感佩無地查里
曰彼醉徒者曷須大力制彼小創之足矣女郎曰然而彼乃徒黨衆多君以一人拒敵良非易易當我見
彼醉漢倒後嗣又挾利刃而起直趨君前我即難逃虎口良不足惜君爲救我之故致遭不測其將何以
對君言至此吞吐若有未盡者此可愛之目光頻頻注視查里曰願君勿作是言僕殊不欲受謝詞者也
查里至此頗爲艷情所矜窘不能置一詞然亦不忍遠離二人默然久之女郎卽曰乞君允我惠顧寒舍
吾父渴欲一見君也且吾輩不日將去此殖民地此後恐無緣與君再叙耳查里搖首言曰僕寧無禮不

能。借。君。往。蓋。僕。之。所。爲。實。不。值。君。或。尊。公。之。謝。知。君。無。恙。頃。得。重。見。君。面。已。受。惠。多。矣。且。得。親。君。馨。款。卽。爲。余。畢。生。之。幸。福。願。君。珍。重。別。矣。別。矣。查。里。竊。思。我。言。殊。唐。突。彼。女。郎。或。且。見。嗔。旣。而。女。郎。曰。君。旣。不。願。至。寒。舍。然。君。終。須。許。我。……繼。卽。出。纖。手。授。查。里。並。注。視。彼。面。查。里。至。此。實。已。手。足。無。所。措。彼。視。此。雪。白。棉。軟。之。纖。手。卽。近。前。脫。冠。鞠躬。如。祭。師。行。禮。狀。嗣。以。已。手。緊。握。之。良。久。始。釋。繼。乃。大。步。而。去。竟。棄。彼。美。獨。立。於。通。衢。中。查。里。竟。亦。不。顧。而。行。行。至。里。許。至。一。輪。埠。停。立。去。冠。拭。彼。額。際。之。汗。查。里。飢。困。滋。甚。然。亦。不。以。爲。苦。因。思。有。生。以。來。從。未。有。今。日。之。愉。快。者。也。試。思。以。五。分。鐘。之。久。得。平。視。玉。人。之。容。飽。享。眼。福。又。聞。此。婉。妙。之。聲。音。眞。覺。天。上。人。間。不。可。多。得。嗣。又。自。慰。曰。幸。哉。幸。哉。設。余。往。彼。家。甯。不。大。愚。矧。或。彼。將。酬。余。以。金。錢。且。留。余。同。居。以。今。日。情。狀。卜。之。豈。非。困。難。之。事。少。選。又。徐。言。曰。安。知。此。中。非。有。樂。境。也。查。里。獨。行。可。數。小。時。迨。斜。日。西。沈。輪。埠。之。傭。工。皆。停。工。作。而。查。里。則。思。潮。起。落。萬。狀。然。種。種。雜。感。皆。以。一。語。解。決。之。曰。我。甯。不。愚。哉。我。甯。不。愚。哉。

第四章

查。里。胸。中。輾。轉。莫。知。所。可。至。於。飢。場。輾。轉。亦。不。思。食。據。哲。學。家。言。凡。思。慮。過。深。者。初。不。覺。飢。寒。之。交。迫。查。里。此。時。正。復。類。此。查。里。自。晨。迄。今。初。未。進。食。脫。有。人。速。彼。赴。宴。者。恐。查。里。尙。欲。見。却。也。雖。然。此。處。終。非。可。以。久。駐。者。乃。卽。回。至。海。員。寄。宿。舍。此。寄。宿。舍。自。彼。離。艦。後。卽。住。於。此。爲。時。初。未。久。遠。也。

查里知艦已開回。夫彼之離艦必已得艦長之許可。且既離此艦。諒無人與彼爲難者。現該艦行已甚遠。艦中船員頗聞有於二星期前往探金礦者。故查里之於金礦已決其必有也。

當薄暮時。查里卽入寄宿舍之大餐室。擇一僻處坐下。命將晚膳來。在晚餐未陳時。查里環視四周。卽見食客圍坐各餐桌。吸烟聚談。並見一貴人。命侍者傾勃蘭地飲之。查里每經此室。輒聞喧譁鬥毆之聲。今日乃得目擊之。然究不知誰爲啓衅者。豈美國人之呵斥乎。抑彼葡萄牙人。意大利人相衝突乎。查里思之良足駭異。未幾。膳進。查里咽之。維速默計其值於彼。十先令。九便士之基金。尙無大碍。雖然。在查里則已爲大餐矣。既卽於衣囊中出烟斗。爲狀滋適。並將殘烟實滿烟斗。支足危坐。兩吻翕張。烟雲迷漫。查里獨坐此烟霧繚繞之中。非常得意。蓋即老於繪事者。竭其畢身之力。恐難於此烟霧中繪彼狀貌也。查里至此。髣髴前與握手之女郎。亭亭立於面前。且徘徊左右。仍有不忍遽舍之態。終日奔波爲體。已憊。蓋彼此時已入其睡鄉矣。既乃有所觸而醒。覺語聲如潮吼。蓋彼之醒亦爲此聲所覺也。細聆此聲。知在近處。熨眼審視於座之四周。除己之外。實無他人。既乃於室之一隅。聲浪大作。且亦甚近。乃側耳聽之。始覺於餐台邊之木壁。見一半掌大之孔。係木板之節落下。故留此孔。查里以耳近此孔。靜心聽之。所聞之語。頗爲明瞭。顧此語之發。確由間壁餐台上之諸人所談論。查里自發現此事後。其第二次之疑問。乃曰。何爲彼輩屢提及己名。查里至此。以耳貼近此孔。用心細聽。查里竊聽少時。突然起立。時彼已聞第一語矣。蓋

查里所聞之聲。酷似艦中之夥件。查里與此人初甚相得。且離艦之事。彼亦深悉。此人於艦抵美爾本時。係第一逃亡者。先此夥件曾告查里。彼欲出亡。冀有所圖於金鑛。查里私念。彼何以忽至此間。且與彼交談者。究爲何人乎。查里乃復細窺。此時不以耳而以目矣。彼見此人。確爲夥件喀爾脫。斐爾與一不識之修幹銳目之人。作密談。此人裝束頗類紳士。確爲適前在此餐室內所見之一人。查里見彼紳士正在吸烟。並兀坐靜思。當時斐爾言疾而低。紳士似將斐爾之言。細細納入腦中。衡其輕重者。查里思此事頗怪。究何爲者。但聞紳士呼曰。余愛友乎。汝言是也。然汝之所言。果於理正當。君曷爲僅告余一人。此人吾輩初未認識者也。君或於新聞紙上登一廣告。如有人遇見此人者。囑其來前報告可也。斐爾曰。然彼於前三日間。尙在美爾本耳。紳士曰。三日前耶。是矣。當該艦停泊碼頭時。彼誠爲艇中一士官。汝何忘却。然焉知彼不返故里。彼姓是否爲鮑爾丁乎。斐爾曰。非鮑爾丁。蓋鮑爾敦也。紳士曰。無論鮑爾丁或鮑爾敦。總之。彼之脫逃。甚合吾輩意。即彼艦長亦不需君追此逋者。惟老特（船長）初不深諳航海術。余恐彼且後悔矣。余亦欲得一善航者。航吾艦至英國。斐爾力言曰。彼鮑爾敦係長於航海術者。查里在壁穴中聞彼所言。頗爲注意。紳士又曰。今吾輩討論此人。又何爲者。大抵此人已善用彼之航海智識。以行彼所圖者矣。斐爾曰。然而渠並未告余。以定欲赴金鑛者。且報上所登南澳洲發現金鑛事。恐彼未必知之也。紳士曰。否。否。渠恐已他往也。言畢。舉杯浮一大白。此時查里聞彼輩道及已事。彼即肅容。以起。並取烟。實烟。

斗中因思索若輩所言。彼紳士與裴爾所言。明明道及己名。裴爾似已由紳士僱爲航海人。且若輩正磋商擬命。已爲海員長查里。輒自詢曰。吾今日之境遇。究如何耶。查里此時祇有先令數枚。存彼囊中。覺有此一着。詎非極妙機會乎。脫有此機會。實夢想之所不及也。查里繼思此事。我當以如何處置之。倘我今日即離此間。則恐余再無見彼之日矣。思至此。突然緊握其手而行。並決然曰。余恐終不能再見彼矣。余亦不欲再見彼矣。隨即出此餐室。往叩鄰室之戶。室內裴爾與此紳士尙在座。查里遂盛氣而入。

第五章

查里植立門次。裴爾見之。不禁大駭。以爲厥狀大類幽靈出現。裴爾大呼而起。幾使紳士亦爲之驚仆。嗣聞裴爾大呼。汝非查里乎。彼紳士半閉之目。乃敢睜視。查里至此。覺彼之目灼灼。視已係審察己者。願彼利日一似直窺入人之肝鬲。因之心緒如麻。然而查里雖有此感覺。而心志益復堅決。裴爾即趨前握手曰。查里乎。汝適從何來。乃忽莅此頃。僕與司德芬君適談及君。不知君曾聞之否。此君即司德芬也。查里去冠。向紳士行禮。裴爾即含笑言曰。先生。彼即吾輩之夥伴矣。紳士亦含笑答之。且曰。吾友請坐。適與裴爾正談及君。將在夜間覓君。有所傳述。願君已餐未。查里答曰。謹謝先生。僕已餐矣。僕即於鄰室就鐺。此間頗聞畧似吾友裴爾之音。故即就訪。司德芬曰。然則君已聞彼道及君名矣。裴爾曰。我亦以爲君必聞我言。我曾言吾輩必能覓君於此埠。私念君決不往他。以營開鑛之事業者。查里曰。余尙未爲此。願亦

不能即決。裴爾君汝近狀如何。僕思君蓋已決志於鑛業。願君致富而歸。裴爾曰。誠如君言。然始頗注意於此。既因感於所見。所聞。頃乃改變吾志矣。司德芬曰。若君輩注意於開鑛事業。則吾事即作罷論。俟諸後日談論可也。查里君僕適與吾友裴爾言。僕謂天下事無有過於二三友人作誠懇之密談者也。僕與彼所言均出於至誠。想君或已聞之。今僕與君言亦以誠意將之。僕且能於容貌間驗出人之性質如何。今僕有以語君。蓋我有一艦可載重九百噸。該艦已定。明日夜間開往英國。僕已聘得司航之長一人。君友裴爾已聘為副。然尚無滿意之海員。長僕欲聘一於危急之際。能安航不迫者。方稱吾意。頃君友裴爾告我。謂君確有此資格。且能深合僕之所企望。其實僕所需君者。祇欲將船航回英國足矣。故我今所急欲詢者。祇君能否以誠意答我。我即將君所答之言。視若契約。查里曰。我何為以偽言答君。脫僕之所言不掬之以真誠。君將視僕為何如人哉。今我矢言願任航業之事。不問此船航至何種之世界。我惟君言是從。此言僕實以為出之中心。無有虛謊。司德芬曰。查里君。平當知僕之所要求者。至為簡單。今人輒自加褒獎者。僕實不願聞問。今我即詢君願否訂立契約以航此艦回國。查里曰。恐先生當亦早知僕所以脫離前艦之故矣。裴爾曰。然余已全告司德芬先生矣。司德芬曰。我亦略知君前艦艦長之為人。渠亦曾告余。謂彼自海員水手等脫逃後。反將減省其浪費。蓋彼艦中人大半亦如君之離彼而他適矣。裴爾曰。彼老偷乃偽為信教者。每於星期日一若甚信其所奉之教。願余初不介意。所可恨者。彼每

於祈禱時。勒令吾輩聽彼禱詞耳。司德芬聞言大笑。並曰。余何以未嘗聞也。既即白查里曰。既如此。今請君受職矣。君如能久居吾艦者。吾必每月奉十磅。吾艦名爲全雪。可號所定航綫。係由美爾本至利物浦。如吾艦到英後。君願留任者更佳。蓋可從事回航也。司德芬言至此。即停其語。並注目以視查里。似察其心中之意者。查里徐答曰。我今已受職矣。惟僕於航業有所經驗者。小艦耳。不知吾力能勝君之大。否。任君定何條件。我必照約簽定。且極感激君之所賜。斐爾聞言大喜。且曰。老友吾輩。又將同夥矣。並大呼酒來。司德芬即掣鈴命侍者將三尊烈酒來。司德芬以酒杯置前。起而言曰。請諸君飲。此爲全雪。可號喜。二少年頻道全雪。可萬歲。立傾其杯。司德芬曰。今各事已定。所未了者。僅須簽定期限耳。吾意即宜解決此事。司德芬言至此。起身取冠。查里出懷中錢視之。蓋知爲時已近十一鐘。即曰。先生請略緩。此時恐事務所之門已閉。時近午夜矣。司氏聞言微笑。即答曰。吾之事務所。此時尙未閉門。吾每見處事猶豫者。恆多失敗。若此事者。自當以不延緩爲佳。諸君從吾行可耳。彼二人方欲前行。司德芬又突然回首向查里曰。君名查里。似覺有所不妥。何也。蓋航海中人咸知前離此間之艦而去者。其中有一名查里者。若輩置諸腦蒂。初未忘却。今吾艦亦有查里其人者。豈非易於指目。故吾雅不欲因此致起誤會也。言至此。不覺微笑。斐爾亦附和而笑。查里則不言。亦不笑。實則查里之意。良不欲己名之被黜。惟其人以怯懦之故。又不敢過於抗拒。然司德芬究以何意欲查里改名查里。尙夢夢也。繼思此勸告者。實與吾身有絕大關係。

則此心志。志不已。而司氏則一雙銳目。直注查里之面。以待其答覆。既而呼曰。若何。踟躕。乃爾。汝尙疑吾言耶。查里聞言。答曰。乞君恕僕。君言固是。惟我從未以僞名。應航海家。司德芬曰。汝輩少年。初不省事。汝亦知脫逃。人艦者。亦足爲病乎。適余欲汝更名者。所以避此惡名也。而汝竟不樂者。何耶。查里曰。先生之言。誠然。誠然。則僕應改爲何名乎。司德芬曰。如司密斯。約翰頓。鮑朗等。任汝決擇可也。余意鮑朗姓者。亦佳。蓋汝姓鮑爾。敦之首字。仍未改易。斐爾即拍其肩呼曰。鮑朗君請前。然而查里則仍無笑容。司德芬戲語曰。吾友不圖。汝已成爲黑心漢乎。（鮑朗意卽黑義）斐爾問言大笑。幾至仰跌。

第六章

夜色迷漫。空氣清冷。此寂靜之寄宿舍外。有三人同行。司德芬爲前導。兩人後隨。至則見一帶巨厦。巍然矗立於矮屋之間。惟狀極污敗。此屋可爲此間殖民地最陳舊之建築矣。至一門。司德芬即止。以手扣扉。作剝啄聲。爲音。至微。窗戶間全不見一點燈光。查里竊思是非力叩其門。不可未幾。有光搖搖自門隙出。尋聞語聲。酷似希伯臘人語。音司德芬語之曰。茶翁君。余之老友。君佳善乎。嗣聞啓鍵聲。蓋此老人。僅一人。獨居此間。故一至夜間。彼墜塞各戶。此獨居者。不得不然也。司德芬於未啓關時。卽向二人演述。老人身世。彼二人於門關處。見一皺皮龍鐘之老人。身披大衣。持燭臺。搖搖勢將傾墜。見彼三人至。似畏縮。欲奔避者。既乃強制其意曰。諸君請進。歡笑鞠躬。意態可掬。惟見其面者。皆足使人生恐怖心。面作灰白色。

巨鼻如鈎。吻際缺唇。露一齒於外。司德芬曰。茶翁吾輩。又來矣。老人曰。老朽何幸。得先生光顧。是非常之榮也。司德芬曰。余非曾告汝。以余定於夜半來。此君（指查里）係余聘為全雪可艦之海員長。餘一人為副。彼二君。亟欲簽定條約。乞君為若輩預備之。余且感君不置。老人曰。如先生命可也。請兩君入此事務所。二少年皆入。彼老人導至一廳。事即以所持之燭。燃煤氣燈。並指一沙發。命坐。二少年坐下。週視室中。頗以家具之位置為奇特。司氏尚未入廳。事獨留一室。老人又往。伴司德芬並為之燃燈。二少年則枯坐一廳。聞彼老人與司氏談。未多時。語音漸入於細微。然二少年對於此項秘密交易。處之泰然。不以為異。未幾。司氏與猶太老人均入。司氏即曰。茶翁近來豐碩多矣。如君於此案上。少陳以酒。則余感君深矣。老人曰。是矣。即於笥中取出勃蘭地。惠司克之屬。陳諸案上。並佐以杯水。司德芬徐言曰。兩君先飲杯酒。以便處理正務。茶翁將為吾輩作證人。以便訂立合同。大致湏於此一刻鐘中簽定。此約。老人曰。君輩在此一宿。良佳。

司德芬曰。裴爾君請進一觴。裴爾曰。謝君。僕已飲矣。司德芬欣然曰。良佳良佳。余雖嗜此杯中物。然雅不願多飲。洪醉之中。輒多誤事。余實以為非佳。此語言之者。再並滿注已杯。一吸而盡。又曰。余飲此杯。所以祝余艦之勝利。時屆一刻鐘。合同簽字已竣。查里此時已為全雪可艦之海員長。查里之名。已易為鮑朗查里矣。裴爾亦並不細視條件。逕下筆簽定。蓋約內所定之職務及期限。裴爾已熟知之矣。司氏至此。即

舉杯言曰。大局已定。吾輩且飲。此爲壽語。至此。又曰。否。否。是實破約者也。蓋吾輩不云在余艦任事者。不飲酒乎。然爾時。彼兩少年。迄未飲滿一杯。今見司德芬舉杯在手。乃卽將杯酒傾盡。嗣卽起身欲行。實則彼兩少年對於此種奇特之航海業。理應彼此有所商榷也。查里曰。先生。吾輩別矣。明晨當以何時來奉謁。先生司德芬笑曰。此何時者。汝輩尙不知耶。余已命茶翁爲汝輩準備臥具。以便汝輩下榻於此。茶翁亦已知之矣。何汝輩尙欲急急回寓也。茶翁曰。然。先生確有此言。老朽亦早爲之備矣。司氏曰。彼艦長亦在此間。汝輩宿此。明晨卽可與彼談洽一切。並可在此休息。汝輩不必回寓。惟在此間。但勿飲酒及喧譁耳。兩少年力言必回寓。然終無效。蓋司德芬決不允若輩回也。司德芬之意。蓋別有用意。在彼兩少年亦何能了然於胸。兩少年無法。祇得重復坐下。且司德芬以滿盒雪茄授彼兩少年。並以齒咬去雪茄之尖。而謂之曰。汝輩在美爾本寄宿舍中。亦能得此妙味之烟乎。當二少年燃烟時。司氏微傾其軀。斜臥於沙發之上。殷殷詢彼兩少年在前艦時一切航海之成績。彼亦頻及所歷各處商埠之名。以餉彼少年。語時。屢浮大白。然至忘形骸時。則頻頻傾注於兩少年杯中。少年因彼前言嗜酒無益。竟亦不敢遽飲。至此頗覺難銷。此永夜初則。若輩尙談論自若。至此頗覺疲乏。嗣裴爾自荐能歌。彼言少時曾肄習及此。並娓娓述樂典之深妙處。但至彼欲抗聲高歌時。似有多分之空氣擾彼記憶之力。力竭之使不得成聲。裴爾大慚。嗣各就寢。

第七章

查里於清晨醒時。始覺身在床間。蓋因夜來渴睡。上床忽促。致衣未全卸。嗣卽下床。少選司德芬卽入室。時查里尙未盥洗。然視司氏狀態。似夜來曾未就寢者。卽慇懃致詞曰。穉子睡佳乎。汝輩事畢者。請卽下樓。余爲汝輩準備早膳也。彼不待查里發言。掉頭徑出。查里卽從事盥洗。及下樓後。未及多時。彼猶太老人鞠躬而入。雖面含笑容。其猙狀。祇覺令人可恐。且曰。老朽甚樂見君。昨夜睡夢安否。今請先生赴早餐矣。查里隨彼入屋後一小室。見裴爾已坐餉早餐。司德芬與另一人亦皆在座。是人年約四五十。面發奇赤。絳鬚鬢滿頰。眼小如豆。雙睛色赤如火。查里因知此人。注視于已。而其前則設有半空之杯。及勃蘭地酒一杯。司德芬曰。鮑朗君。汝來何遲。余爲君介紹。見此新艦長。彼係鮑朗君。爲吾船之海員長。此卽新艦長。白秋君。查里乃向絳面人行鞠躬禮。其人卽起而還禮。且注視查里之面。

當查里向彼行禮時。此人亦鞠其躬。乃曰。君佳。君爲吾艦之海員長矣。君須記取。僕卽爲此船之艦長。顧雖喋喋不已。與查里周旋而一。雙赤日頻注於酒杯。又曰。今日吾輩已爲世界最密之友矣。僕將視君如手足。如兄弟。如朋友。是矣。是矣。君乃我最好最親密之友。此卽我最後之斷決也。卽以酒滿杯。一吸而盡。其手足兄弟等雜詞亦隨酒而入於胃矣。以此艦長之狀態觀之一望。卽知其爲無意識之徒。查里以目示意於裴爾。然裴爾方以全神對付盤內之牛肉。似頗忙碌。故未注意查里之視已也。查里私念裴爾何

以不一顧。余其或者以余昨夜改名之事而嗤。余懦弱乎。夫查里昨夜因改名之事見屈於司德芬氏。自他人視之。良覺不堪。然裴爾之不顧。初非爲此實就一心於盤中之塊肉耳。司德芬卽向查里曰。恣彼飲。啖可也。又語查里曰。我暫出少時。卽起而戴冠。並曰。余明日再來訪汝。至航業上。一切處置。俟我回來時。告汝可也。且余將授汝以俸。給惟余以何時來。此今不能豫告。最妙。汝酒仍留此間。以待余歸。查里曰。我暫時決不他適。裴爾曰。我且少別顧。不能暫回寄宿舍。以將吾衣乎。司德芬曰。最妙。俟余歸再去可耳。因余尚湏告汝以艦中一切之布置耳。語畢卽出。此時兩少年再入。早餐之席頗爲寂寞。艦長則據案獨酌。震顛之手持勃蘭地瓶。注於杯中。一手持叉。頻送牛臠於口。恣意大啖。爲狀滋樂。突然聞彼艦長抗喉高呼。兩少年驟被一驚。舉目注視。艦長以瓶去其塞。曰。請傾此杯。此酒大佳。查里曰。我不嗜。此隨卽起而離案。以烟絲實烟斗中。大吸。艦長曰。誠然。誠然。吾輩今非知己乎。拋此一醉。何妨。一面仍以酒進。查里已不復飲。而艦長亦不相強。少選。裴爾起立。顧不復至。查里處。裴爾竊念。查里今得船主降禮相招。抑何幸也。矧彼之得受斯職。全由我紹介之功。思至此。意頗自傲。查里則不復置意。竟至裴爾前作絮語曰。君亦見美爾本之艦式。作何狀者。裴爾初未置答。彼艦長卽瞠目視彼兩人曰。少年乎。汝輩絮語何爲者。將謂我艦長貪杯狂飲乎。蓋白秋之意。以爲兩少年之絮語。係訾議彼之浪飲縱酒也。二少年聆此。亦不與辯。顧對此艦長亦大受拘束。若輩至此。惟有緘口默坐於窗際。或流覽窗外廣野之景物。頻頻吸烟以解岑。

寂彼艦長則屢浮大白鯨吞不已初尙傾注杯中既則以瓶口置唇際一吸而盡直至欹斜其軀勢將傾頽未幾竟跌於地以臂緊挽案脚即已深入黑甜矣查里見此不覺大喜蓋可乘此機會與彼友暢談矣即至斐爾處低聲語曰僕思此時可以一任吾輩叙談矣斐爾曰僕亦云然查里曰君視此人爲何如吾輩今日入任此艦其結局將何若觀此情狀不能不令人一爲躊躇且余或遐想吾身世誠以脫離是業爲佳蓋余雅不以終身航業爲然也顧汝觀船主何如者斐爾大聲曰請君勿作此念矧君之詢余以此究屬何意何乃忽生此種之問題豈船主待吾輩尙有不足乎以現時情狀言恐汝亦不能言彼待汝之薄然則汝何疑慮爲查里曰君何以知余中心蓄疑耶斐爾君乎汝頃答若輩之言余亦已窺見一二蓋汝之多疑實較余爲甚也斐爾曰非也余又何事多疑耶君誠思吾輩豈不訂立特約者乎即以司德芬堅留吾輩在此經宿此亦尋常之事想昨夜夜色已深即其他之船主決不忍吾輩冒寒再回宿舍查里笑頷之且曰是也大抵多數之水手亦得承此船主之命而不歸矣斐爾君乎以君所言大足祛余疑念惟余所渴欲詢君者君何由而得識司德芬抑亦君素識者耶斐爾曰否否余適於昨晨遇彼此間有一酒肆余偕一同事入飲肆中肆主人似知余係爲海上生涯者故渠特來與我縱談彼詢余曾任上級之航員否余答以未曾渠即詢余得無有認識曾經此職之人命余推轂余搜索枯腸僅得足下即以君名推荐彼即告余有一船主欲雇一二等之艦員方余與此人談時司德芬至矣而店主即爲余介紹以

見。司。德。芬。司。德。芬。言。欲。覓。一。二。等。艦。員。初。非。甚。難。惟。彼。欲。得。者。爲。一。等。艦。員。耳。並。言。彼。艦。已。一。切。準。備。出。航。艦。係。八。百。噸。之。容。積。余。遂。以。頃。者。與。店。主。所。言。者。語。彼。至。其。結。果。卽。討。論。尋。覓。足。下。事。矣。查。里。曰。感。君。厚。意。余。此。時。欲。出。之。殷。一。如。君。爲。余。推。荐。之。誠。裴。爾。曰。故。我。願。君。盡。祛。一。切。之。疑。念。可。爾。查。里。曰。如。君。所。述。固。屬。已。往。之。事。惟。彼。司。德。芬。老。於。江。海。將。藉。此。以。誘。吾。無。識。之。二。少。年。以。是。中。心。耿耿。耳。裴。爾。曰。非。也。吾。輩。今。日。同。舟。共。濟。設。汝。爲。所。凌。者。余。何。能。免。查。里。至。此。卽。曰。裴。爾。君。請。前。握。手。吾。輩。應。彼。此。宣。誓。自。後。吾。二。人。得。成。爲。契。友。設。遇。患。難。彼。此。藉。以。相。助。想。君。或。不。我。却。也。嗚。呼。此。卽。查。里。與。裴。爾。當。時。訂。爲。密。友。之。初。步。也。

（未完）





愆海情波

(續)

(接)

(笑)

第八章

時已午夜。壁上鐘聲鏗然一下矣。而司德芬尙未歸。彼曾期二少年以即時歸者。今竟杳如黃鶴。時適猶太老人入室。查里即詢司德芬回來之期。老人含笑言曰。不久即歸。不久即歸。裴爾曰。然則渠非去已三小時乎。彼出時。曾言轉瞬即回者。何至今杳然也。嗣二少年沉默不語。老人乃轉而與艦長言。顧艦長醉態模糊尙未全醒。老人他出。此時僅有兩少年對語。至艦長雖在室中。實如未在一餐。終席所言亦如格格不相入。餐畢各起而吸煙。意態亦頗落寞。及至最後時。屆則爲若輩於昨夜就睡時矣。爾時兩人思睡若渴不及半小時。各入黑甜深處。裴爾仰首於椅背。查里則蹲伏於沙發。此時查里睡眠中已入於奇夢之境矣。夢此身已在全雪可艦中。而此艦遠涉重洋。風平浪靜。船行亦穩。但見一人在甲板上大呼夥伴來前。已而司德芬含笑趨承。並曰。余爲君招夥伴來。乃斗見一群可恐之物。爲狀直如妖魔。咸從甲板跳出。向彼譁譟紛拏。查里退後。意欲逃避。第回顧室中。司德芬正迫一人。使沉於海。此人非他。蓋一少年之

女郎也。女郎力張雙臂大呼查里求救。細聆語音酷肖前者被窘酩酊鑛工之女。其容貌亦頗相似。查里正欲力前救護。不意前後左右忽爾火起。查里尙奮力以臂挽女郎。司德芬以肩力擠查里。致推出船邊。查里縱欲盡力拒抵。乃終無效。復有他人亦以拳抵查里。查里奮力抗之。始得出險。然回顧僅一身耳。時查里遽然已醒。見司德芬明明立已前。以手推之。室中洞暗。惟祇猶太老人所提之燈發出如豆之微光。司德芬曰：少年速與我偕行者。余無暇矣。汝也。查里即呵欠而起。並熨雙目。且自語曰：怪哉。此何夢耶。司德芬急曰：今不應談夢。此際非作夢時也。余有事詔汝。吾輩萬不應於此虛牝光陰。全雪可已。定午夜啓纜。今已十下鐘矣。願司德芬前曾有言。彼將告彼火伴。以啓纜之日期。今午夜啓纜。而即於此時通告。若輩鮮不以此爲奇特者。斐爾曰：船主先生然則僕輩行篋均在宿舍爲之。奈何。司德芬曰：余已爲君輩移至船中矣。司德芬又顧艦長曰：君醉矣。吾輩其即至船中耶。艦長惛然不言。亦不動。司德芬附近艦長之耳而呼曰：老友請醒。艦長呻吟曰：是也是也。余至晨間即起。可耳。展身又睡。司德芬曰：趣令彼醒。如吾輩不擾彼勢。必憤事密司脫鮑朗速來助余。小艇已在門前。我輩以強力濟之。乃可。即將此半醉之艦長力舉其身。使起。願艦長仍不能行。於是斐爾與查里二人合力抱其足。司德芬則舉其顛。以三人之力。始昇艦。長出此門時。小艇已待諸門前矣。二人以撬繫彼二臂。並以馬鐙絡彼二足。彼全雪可艦長已如貨物之負荷入小艇矣。司德芬語斐爾曰：汝坐在此。請以二足抵彼。勿令動。斐爾如計而行。查里則向前司

機。司德芬與猶太老人作長談。少選司德芬即起而解纜。一時乘風行矣。查里回憶夢境。實覺離奇。私念夢中情兆。或於此境有關乎。爾時停泊碼頭。各船皆靜傍岸際。桅檣矗立空中。繁星閃動。東船西舫。悄然無語。爾時各船上貨之時間已過。正渠輩安閒時也。當小艇直抵碼頭時。查里於遙處見衆人雜還。至爲忙碌。工人等提燈照徹船中。有如白晝。見彼輩方搬運行李。邪許之聲相續。而船上甲板貨物山積。司德芬曰。若輩何猶擾擾。余曾囑令於我輩來船之前。各事皆應妥洽。何以此刻猶在上貨耶。司德芬指傍側一船。語查里曰。彼亦八百噸之船也。願吾船出水。尙高於彼。足見貨未裝足。小艇立傍大船。司德芬即先上大船。急至甲板。與一人略談。嗣即又回至小艇。曰。若輩因裝貨已遲。當即於頃刻間了事矣。當小艇停時。此艦長亦漸漸醒。舉首週視。始知身在船中。顧疲軟莫能舉其軀。乃呻吟曰。孰來扶我起者。汝輩不應來助余者耶。喃喃自語。不知所云。司德芬曰。趣起移入大船。否則我輩遺汝於此艇中矣。艦長曰。汝輩欲遺余者。亦不荷我入此小艇來矣。但汝輩須爲我解此擣。否則余將如何起立也。彼力脫此所繫之擣。及馬鐙。遽即起立。然欹斜若復將傾。跌者幸裴爾將護之。蹣跚即行。查里復在旁挾持之。司德芬則隨其後。衆人遂登大船。先至船後之一艙內。司德芬即向查里曰。汝須牢記。余頃者囑汝之言。汝今爲全船之司令矣。願汝好自爲之。勿負厥職也。爾時適來一水手長者。彼兼掌查驗船中貨物。卽下冠向司德芬言曰。先生。貨已裝竣。正待後命矣。司德芬曰。汝知之乎。吾輩本可立時解纜。但當時風狂不宜前行。然可以

先行出港。以待風靜。鮑朗君。凡船中水手。應歸君節制者。余思再選一副手。以爲助。又回首語此水手曰。汝其諦聽。當受鮑朗之使令。勿梗命也。此人唯唯。卽向查里行禮。查里見此人。軀幹甚短。惟精悍之氣。現於面目。雙眸銳利。且又極巨。面部幾爲雙目所全。佔繞頰均髭鬚。大似刺蝟。司德芬卽向查里曰。汝今更不能耗廢時間。余且入室。少停顧。余意立刻解纜爲得也。查里一遵司德芬之命。司卽入室。而水手長尙立查里之側。以待後命。

查里曰。汝趣派人整理帆索。密司脫斐爾將來監視起錨。水手奉命而去。未幾。船人咸集。高桅之際。卽徐徐將各帆升起。查里督率各役。爲狀殊形忙碌。且彼對於船中水手。從未加以惡聲。但見有數數印度水手。殊不合用。因此查里乃不能不加意檢察。已而各帆皆升高。船亦啓錨。漸離棧橋。至帆受風力。船頭上下微顛。舵葉激水浪花。微翻機輪之聲。發於波上。查里語斐爾曰。飽滿此帆。因東南有佳風。來可以速吾航力。以便出此灣道。然縱得借此一帆風。而未敢鼓足機輪。故出港之時。尙須明晨也。查里畧測風路。卽爾乘風掛帆。約行數小時。回顧美爾本。燈光明滅。全雪可艦鼓輪。而前未幾。卽至港口。查里碌碌終夜。各事略得妥洽。默念今日之地位。良非易處。彼意以爲。今在此良好之船中。負責雖重。將來或可藉此以圖進取。因是其意甚適。願船身漸漸作顛播狀。浪亦隨之起落。然查里立意以爲。身爲海員者。生命初已置諸度外。惟空氣暢舒於人類。衛生大有裨益。對鏡細觀。又覺己之面龐。較往時爲豐潤。昔日所期望者。卽

此新鮮之空氣耳。一思念及此，反覺蠅行陸地者，轉不若海上浮家泛宅之生活樂也。繼思二日前與彼女郎晤談，不過立談數分鐘耳。抑何令我滿裝腦中，不能去懷。此何故耶。天甫破曉，全雪可艦已近港口。風已較厲，浪乃大作。蓋風勢之增大，抵來自南方洋面者。查里竊思：倘風再加厲者，彼將預備絞帆（航法）惟以船之載重於此風浪，想不致有碍耳。爾時水手即向查里索望遠鏡窺之。查里曰：汝窺何物者。得無有前來之輪船乎。水手曰：然。果見一船正向前行也。查里曰：汝知爲何等之船乎。水手曰：恐爲水巡船時。水手即徐徐下帆，而船中人皆就詢此巡船來此何爲者。少選，司德芬偕水手均上甲板。語查里曰：鮑朗君吾輩已長行矣。君適將何作也。查里曰：聞有一水巡船直駛而來。司德芬曰：良佳良佳。請君假余遠鏡一窺。司德芬自查里處借得遠鏡，即舉而眺望前來之汽船。查里曰：適水手語僕謂係水巡之船。司德芬曰：此何爲者。其注意於吾船乎。水手雜言曰：恐此巡船將欲搜索吾船，得無有自他船脫逃來此者。頗聞邇來當道檢查逋逃者甚嚴。司德芬聞此，斜睨以視。查里曰：此何關吾輩事。船中亦奚有此項逋逃者。我又何畏彼哉。雖然，余且決不令若輩來檢查吾船也。否則我試先與之一戰。語畢，即往船後甲板。艦長室查里佇望來船，心滋疑駭，以爲彼脫至全雪可船從事檢查，則此一船中寧無有自他船逃來者。惟司德芬極力抗拒，勢必衝突。我輩將助之與否，實爲一問題。特以己之職位，則毋須有所相助。蓋我爲司航者，不應棄航事而助彼禦敵也。轉思設謂我爲他船之逋逃者，則此際地位實臻困難之域。試念今者。

非已在官吏之勢力範圍中乎。轉展思維，心乃大躍。查里尙佇望來船，司德芬即由室內拉艦長白秋，顧白秋方在泥醉之中，不審其何以能持遠鏡窺遠。至數抄鐘之久，彼去此遠鏡，且頻搖其首，嗣對司德芬與水手略作數語，已而司德芬回至室中，取出來福鎗一手鎗一，置諸甲板之上。髣髴爲防敵計。查里見之不覺慄慄爲之毛戴。此時全雪可艦已乘風行駛甚速，將至港口，惟彼漁船直向前進，力趣全雪可艦。水手數人，時至甲板眺望，若頗注意者。水手長行至船前，有多人佇立以望。少選，全船水手均起操作，有舉索針者，有持纜索拴者。（以上皆航器）印度工人則皆挾巨斧，全雪可艦中爾時均嚴裝以待，惟斐爾默然若有所思。艦長亦在甲板往來蹀躞，監視衆人不覺，氣象爲之一變。時艦長即將其職務交查里任之，轉瞬間全雪可艦變成一軍艦矣。查里代任白秋之職，司德芬則佇立於甲板，多時既而乃見司德芬長跽在甲板之上，惟不敬誦禱詞如前。艦長者水手長與艦長則佇立兩旁，而查里乃隱於一艦瑟縮，不敢出艦。全雪可艦仍進行不已，彼小漁船則高揚殖民地旗，飛駛而前。未幾來船漸近，司德芬即坐於迎風之一邊，查里斗然於來船中見有軍裝之司法警察四五人，其中似有一首領，大呼曰：前船阿哈（航海口令）爾時白秋艦長即轉其輪，亦回答曰：來船阿哈。彼船上人又呼曰：前船速轉帆，吾輩欲上汝船也。白秋曰：汝船速離吾艦，決不容汝輩登船也。查里曰：吾輩有權強登汝船，汝須知此乃巡船也。吾輩要求艦長即行停駛，否則吾輩亦有力足以登汝船。白秋曰：汝輩究爲何事。警吏曰：汝舟中有一人名

司德芬者。請其速出。吾輩奉有命令。須令彼登岸。白秋含笑曰。吾艦並無有司德芬其人。請從他船跡之。或得警吏大呼曰。如不允者。吾輩將立登汝舟矣。艦長曰。稗子敢登者。當與汝一決雌雄。一面將手槍舉起。嗣即走下。令大眾戒備。查里始知巡船之來。蓋爲司德芬天下事。固有竟出意外者。以彼司德芬竟爲犯罪之人。然則彼或未錯誤耶。查里念頃刻間。即將有不法之擾亂起矣。大似萬木無聲。以待雨至。而巡船相距已祇百碼。且又徑向前進。而此艦之人皆武裝。以待印度工人。則雙背皆赤。巡船突向前進。惟至將近二十碼許。白秋即令司輪之人將全雪可號轉其方向。一如避彼之鋒者。已而聞司德芬大呼曰。衆皆臥。衆即臥下。未幾砲聲隆隆。呼晷如雷。烟霧迷漫中。似聞來福鎗連珠而起。司氏與白秋歡聲大作。水手長於船頂。從烟霧中望見彼舟。已將他遁。查里驚魂略定。方舉步而前。則見巨砲一尊。置於甲板。而巡船則橫停於船後。似船中之機爐已壞。船面立一警長。頻搖其手。司德芬則立於甲板對之。作冷笑爲狀。似有得色。而全雪可已盛加其速。力力向前進。爾時司德芬再語水手長曰。彼若窮。追汝可徑發大砲轟之。時司德芬即携槍而入。而水手長即令數人曳砲。徑對敵船。且笑語查里與斐爾。謂吾輩已佔勝。着彼鼠輩焉。敢登吾艦者。約逾半小時。雪全可艦已出港口。向東北而馳。斐爾與查里回至已室。下令指導各事。爲時約四小時。乃得稍事休憩也。

第九章

是日查里在全雪可艦中晨興時斗覺有海面和風拂彼襟袖精神爲之一爽又聞此風中挾有樂歌之音細聆之嬌婉乃出自女郎口吻度此音又似熟聞者惟念當日在家似聞此種音調至於今蓋久已不聞此矣特從前所聞者音調頗相似惟無此嬌婉可聽於是髣髴將前日存貯於腦界中之音調悉捉而出之以爲試驗之品顧查里至此良用狐疑詎此船中之執事亦有挈眷來者乎適裴爾此時亦入室以查里之室係在甲板之前裴爾之室適與對面中間隔一升梯而艦長與司德芬室則在船尾裴爾曰君已醒耶余來擬偕君至甲板探望者蓋此時風已略靜故余欲滿張帆篷以加此船之速率耳且我輩亦在早膳時候矣查里卽起而言曰余今日之運命已付與此艦矣已而又曰余卽至甲板可也恐此際已無巡船踪跡矣裴爾笑曰卽彼巡船之魂魄亦不復在此惟有一魂則追隨於吾輩之後余爲君告實則此艦中有乘客附載吾船耳查里訝曰噫乘客耶裴爾曰誠然實爲一老年之紳士彼爲船主之友查里曰得非猶太老人乎裴爾曰烏有猶太老人而尊之爲紳士者是一未曾相識之新客伙伴中有愛而蘭人者曾告我以此人不過以呼吸海風故作航海計耳查里曰異哉然則君能告余船中同伴有挈眷來船中者乎裴爾曰渠輩於陸地客妻殊多船中初未聞也顧我所言者乘客之紳士而君詢及此不亦奇哉余暫往甲板君其卽來裴爾遽出查里見裴爾去後疾趨而出或謂彼自航海以來其行走未有如此次之迅者查里行後亦不往視羅針之方向乃逕往晤彼所謂愛而蘭人者此人爲狀頗博碩特牛性魯

鈍耳。年約三十左右。赤髮。穠繞大抵。不事櫛沐者久矣。彼畧視查里。卽手撚額際之壯髮。喃喃以愛爾蘭語自詫。查里曰。此時脫無所事者。請君入室一談。何如。愛爾蘭人曰。先生僕甚願進謁也。於是遽向室中行。少選。此人先查里入矣。查里曰。吾伴汝誠佳也。愛爾蘭人曰。先生謬贊如僕者。終日碌碌。無有寧晷。一方安息。而余尚勤動不已。余頗欲投身爲一水手也。查里笑曰。君誠太勞苦矣。且余聞近日船中新來一乘客。此後恐君之勞。將倍於昔。愛爾蘭人曰。誠然。早餐甫竟。又將午餐。午餐之席。初撤而夜餐。又接踵而至矣。語至此。頻搖其首。又皺眉歎息不已。旣復徐步而出。查里進食後。頗爲暢適。遂又回至甲板。命舵工輩轉輪向北而行。已復行至船舷。見有美地拉椅二。設於此間。其一坐一老年之紳士。默然觀書。尙空其一。查里行過。其前脫冠向之。爲禮。老紳士不僅答禮。且起身與語。並自陳爲船中乘客。又曰。吾輩航行至爲順利。蓋老朽頗好航遊。嘗於海上求生活。如此風和日麗。更於吾身有益也。此雖我長旅行之一。然余固常爲海上旅行者也。查里曰。是誠爲極有趣味之航游。然客以高年不畏勞頓乎。老紳士曰。不見大陸者已久。今僅見最後之澳洲一角。此非在東方耶。查里曰。非正東也。大抵在夏威夷以南。卽轉身指示彼以方向。方彼二人凭欄眺望時。查里斗聞有絮語聲。此聲直入於查里之耳鼓。恍聞其呼曰。阿父。此間有叛旣在查里。聞此聲。卽旋身覓視。乃發語者一見查里。若驚地爲之一驚。略注視查里。卽趨前出其玉腕。與查里懇切行握手禮。查里此時顏色大赧。不知爲驚爲喜。氣促聲顛。嚙嚙不能作一語。噫。彼何人。斯非

卽查里在美爾本市於酩酊鑛工手中救出之女郎耶查里至此樂極乃不能發一語蓋百覓須以何語慰終日憶念之人者又念彼姝者子何以借彼司德芬及乘客在此船耶因又憶及前次在猶太老人室中所作之夢詎無影響此又何爲者哉女郎卽向彼紳士曰阿父彼卽前此保護兒身者也當美爾本市上醉漢凌兒時幸此君拯兒出險兒當日非曾與阿父言之乎紳士曰卽此君耶然則君爲吾好友富許握手表老朽感謝之忱吾女曾告我君蓋俠勇之士也此際老紳士殷勤與查里握手查里大窘彼不知應答以何語方爲得體正百覓其詞以致答而老紳士又言曰君誠年青而心熱僕感君至深不可名狀吾女告我當彼見凌於醉漢時人皆袖手作壁上觀而君獨冒險赴敵義形於色爾時無有一人能及君之俠勇者渠言君似一航海生涯之少年然初不料遇君於此船此實僕之光寵也女郎曰前次邀君至敝廬一見老父而君乃力拒今君自詣吾父之前矣可謂有緣君當尙何言耶查里默然無語而女郎則倚老父之肩含笑視查里查里不知所措覺進旣不可退又不能方張皇四覓時突見司德芬佇立於船長室之門次日灼灼以視若輩之叙談顏色至憐厲可怕度其狀態殆將作吼怒渠卽挺步而前曰朗華德君請恕余僕不能容吾船中執事拋其職務擅與旅客作閒談鮑朗君汝宜在船中從事檢察以盡汝職務朗華德女士饒已具矣請入勿延任僕導君等至餐室可也其趣行乎朗華德曰不意君艦中有如許法律實令人驚詫司德芬君乎彼密司脫鮑朗者乃我之舊友也司德芬冷笑曰誠然此鮑朗君之幸

事也。請君用膳矣。餐席已備多時。恐殺炙將冷耳。女郎緊握查里之手曰。鮑助君且暫別。君有暇期。行再相見。時朗華德亦與查里握手。女郎挾阿父之臂而行。曾不一矚。司德芬司德芬不覺面蘊怒意。顏色如死灰。復顧視少年。頗露輕蔑之狀。又佯作微笑而行。顧一離查里心乃大恚。查里此際心搖搖如懸旌。一時萬感交集。默念今又遇彼美矣。此情根乃常種於我心中。夫復何言。憶自二日前遇此懊濃物。無時無刻不縈於懷。惟其思念之深。反覺此遇上天之窘。我試思究以何術足使我怡然於心耶。又念彼船主之狡猾而專制。頗不易令人滿意。然而我之行事對於此船及主人皆出以誠。蓋以性質如是。即欲稍飾以僞。亦有所不能也。矧今以彼姝在船中。脫我不將之以誠意。匪特爲彼美所輕。亦且無以對己。繼思噩夢無端。如再有險事。我當力任保護之責。決不忍令致彼於危。查里至是此心幾直沉於海水深處。回憶頃者所見聞。如在夢寐之中。蓋自入猶太老人所居之屋。以迄司德芬開槍拒敵。竊思彼船主司德芬者。得無犯殺人之罪而逃亡者耶。則今日在船之司德芬與之相處。將無入於危險之域。然則司德芬究竟爲何如人者。亦不能不一研究也。查里正沉思間。斐爾突然入室。查里思潮爲之一落。斐爾曰。君何不至船後與彼旅客款接耶。我見若輩頗與君握手似與君爲素識者。查里曰。余乃識此女郎耳。實則余之返彼曾不及二日也。斐爾曰。汝知渠輩已爲此船之乘客耶。查里曰。然此遇實出於不意也。爾時查里即將如何得遇女郎於美爾木道中之緣起。出以簡言語之。斐爾斐爾大呼曰。此足下之佳運也。人不將艷羨君。

乎。然余與君忝爲知友。理宜進以忠告。老友乎。如司德芬之船主者。据吾輩上。則君與彼妹似不宜過於密邇。查里曰。君言何自而至。我何嘗親昵彼美。然則君之忠告與余奚涉。至司德芬則彼一船主耳。又與此事何涉。裴爾曰。彼侍者柏西曾告余。彼屢見船主頻頻注目於女郎之身。恐非無因也。查里聆此。即巖然曰。自後乞君轉告柏西。勿作此無聊之言語。已。昂然竟出。裴爾目彼情狀。不禁仰視乾笑。

第十章

是日之晚。司德芬忽至查里處。笑容可掬。褒獎之詞。續續如貫珠。將出。則曰。余有數語。頗欲與君言之。願君亦大概深悉也。此時君可至室內。與我輩及旅客同餐。惟余卽須告君。蓋我輩不宜放浪。并任意舉動。此言。足使君不適。然君必改正君之態度。君自思。乃一船員耳。朗德華君者。紳士也。查里曰。我不知船中。乃分如許階級。人或能爲船員者。焉知不能爲紳士。猶之船上之水手。焉知不能爲船主乎。司德芬含怒曰。少年。汝勿梗頑。我言我今警告君。如君對彼乘客。敢言平等者。必將有不利於汝。我言盡之矣。查里見司德芬忿然於色。狀如晨間見查里與朗華德及女郎交談之時。查里亦忿忿。反以船主之怒容爲快。蓋司德芬刻已漸漸爲彼仇敵矣。查里入餐室。見終日沉醉之艦長。已坐於席次。自餐室中。可望見乘客之屋。頗爲明瞭。朗華德女士坐於彼父肩下。一侍兒以暈船故。臥於二人之對面。席間。司德芬則傲然據案首而坐。查里坐依艦長之下。大抵爲船員長者。一舉一動。理應聽候船主之命。查里則不然。頗不慊於

船主卽在此餐室中亦不待船主之命而遽行坐下矣。已而朗華德父女亦至。朗華德則竭力與查里周旋。自入席以迄於散座。朗華德頻與查里作暢談。女郎不耐。勉與司德芬交談。顧神情不屬。屢注目於彼父與查里所談之詞。且屢欲插語於彼二人之中。然司德芬輒以言撓之。而查里今日大似得有專利權。與彼老紳士交言者。查里偶一冷眼視司德芬。仍如晨間之狀態。顏色蘊紫。怒氣勃勃。人皆不審其爲何由也。蓋以船主司德芬自矜爲彼係一艦之主。今在此席間人之欸洽。彼者反居查里之下。意謂我以多金雇得此與我爭席之人。中心能不爲之忿恨。司德芬是日至晚。竟不與查里交一語。查里亦不與語。夜來風浪大作。全雪可艦顛播於海中。人人暈眩。次日查里行至甲板。見朗華德女郎坐於椅上。而司德芬則俯首與言。若與女郎作密談。然語細乃不能聞。查里不覺妒心大熾。尋問侍者。朗華德君何以不在甲板乎。侍者答稱。朗華德先生非適臥於室中耶。然至餐時。查里尙介介於司氏之與女郎。顧以爲一臨席間。其情境當仍如昨日。彼女郎亦仍與己接談。必不棄余如遺也。乃查里自入席後。其心爲之大駭。蓋此時女郎之對於查里。爲狀殊冷淡。卽其父在席間。亦甚落寞。初不知若輩待遇查里。何以一變至此。查里滿腹疑雲。百思不得其解。顧自入席以迄於終。竟未得與女郎交一言。須知彼妹既不垂青。盼查里亦何敢語者。第終不知究竟何以變易至此耳。時渠方行至甲板。瞥見司德芬對之而笑。狀有得色。彼默念司德芬必進所言於朗華德父女。因而若輩對於我之狀態爲之一變。顧何以前恭後倨。一至於此。爾時

查里行甲板上。念及司德芬與朗華德。不勝恨恨。蓋彼之恨。朗華德者。恨其輕信司德芬之讒言也。回憶朗華德第一次相見。抑何親密。今乃冷淡。一至於此。前後若判兩人。思至此。即自言曰。是矣。此必司德芬短我於彼美。前有致此。脫有人告我。以實情者。我必不與之並立也。自此者兩日已過。全雪可艦得風勢之順利。行已甚迅。且已航經新西蘭之北部。顧自澳洲啟纜。行航向美國。將入印度洋。風乃大盛。查里於此數日間。忙碌殊甚。因司德芬仍囑查里。擔負一艦之全責。查里頗以其責爲太重。倘艦長能至甲板代爲監督一切。或可稍釋重負。然彼艦長者。終日與酒魔宣戰。僅與水巡船交關。時曾一任司令之役耳。自此以後。查里難得見彼隻影也。光陰迅疾。不覺又行十日矣。此十日中。全雪可艦徑前進行。船員長查里。每見日光斜射於地圖。冉冉向西。而沒有時。流覽風物。並研思造物之奇。惟此十日中。查里之思潮。漸不起。落於女郎之身。似微覺心灰矣。第每日見司德芬坐彼女郎之側。頗有親暱之態。則仍不能去懷。時見彼二人呢談之狀。尤不能無介介查里。每思及此。不禁悲憤交加。而於同伴。裴爾尤爲不嫌於懷。以裴爾前日之所言。胸中良覺耿耿。顧彼又輒自語曰。可憐之查里乎。汝何其蠢蠢若此。汝乃以汝腦專注於此。尤物之身。耶。顧世界之美麗。女郎皆魔道也。若輩皆陷人於阱。使不能自拔者也。喃喃自語。爲狀。似痛實則查里。凡將所見所聞之事。時時湧上心頭。繼思朗華德女郎爲好女子。何以與此。儉壬爲緣。致此身爲彼所掠。試觀水巡船追蹤捕彼。可知其決非馴良之徒。即就彼媚視烟行。以納交朗華德女士之事。

亦足見。偷徒之爲人矣。顧查里未見女郎。則意頗恨恨。及一見玉人。又將恨彼之念。冰消霧散。於無何有之鄉。惟嫉視司德芬之心。仍無稍釋。是日夕陽初下。裴爾自室中出。彼亦職司視察之役。直至日落方去。此時甲板上寂然。查里信步而行。斗見甲板前之憩坐室。女郎與司德芬在也。二人對坐談話。司德芬頗露其親暱之狀。且頻側首視女郎之面。女郎若甚落落。嗣見司德芬欲與女郎握手。而女郎斗然起立。若惟恐其相觸者。昂首仰被海波者五分鐘。即伸手於衣囊中而行。旋與司德芬一點首。即入已室而去。致令司德芬一人悵悵然坐於休憩室中。木然如癡人。既乃力握雙拳。緊闔咬兩唇。容色似頗恨恨者。然而查里見此。則大慰。細語曰。敬謝上帝。彼女郎已窺破此人儉詐之性質矣。爾時見司德芬起立。查里即避之。司德芬既行。瞥眼之間。查里又見一黑影踳踳於大桅之下。查里知此人爲水手。長顧彼狙伏於此。狀頗奇特。似偵探船主之動作者。查里私念此究何爲者。其中得無又有別項事狀乎。爾時查里至各處檢察。時尙狐疑不釋。明日查里見司德芬循例至甲板散步。明知朗華德女郎亦例必每晨坐於甲板室前之一椅也。然事有竟出於意外者。當司德芬散步時。此間僅贖一空椅。而玉人不見。司德芬意頗悵悵。蓋朗華德女郎畢此清晨。從未一見彼驚鴻之影也。司德芬至此。良失望。旋即行至艦長室。即聞高聲喧辯。出白室內。念彼二人爲至密切之友。則此又何說。甯非不可思議者耶。然而此喧辯之詞。已乘空氣奪門而出。惟艦長之語音其低濁。想因恣飲過多。身軀轉弱。然此時音響似彼已力竭聲嘶矣。查里百思不得。

其解及後復聞有發誓之語約略可聞此爲惡辯之結果耳至進膳時乃見艦長自彼室中出與查里爲禮狀有得色查里見之心中暗以爲奇異是人面赤如棗步伐蹇緩一無昂藏之態又時時作強笑之狀一見查里即與周旋他人皆置未與交語也曰少年乎祝汝晨佳汝乃能善航此瀛機此機惡也此船機乃亦猶此船之人余雖不舉其名諒君固已知之雖然余細思之君或未審此人爲誰脫已知此底蘊雅不欲與此人相周旋矣君尙憶余在美爾本時在猶太人家中詢君之言乎君欲知彼船主之底蘊乎然余固勸君謂不知爲佳汝究欲知乎否乎其語無倫喋喋不已想以日處醉鄉舌本強澀查里曰先生汝即不言余亦能揣測其爲人艦長聞言磔磔而笑其聲如破竹須知艦長每至發言例以笑聲磔磔爲先容此笑聲中一語又發矣彼謂汝恐未必能知彼也即余至今日對於此人恐未必了了耳查里曰先生之言果何所指此醉鄉中之艦長曰余亦不望汝明了今膳已備矣船主命余即往君亦可同行也爾時二人即入膳室見司德芬仍坐於席首旅客中僅有朗華德一人在直至餐進數道彼女郎始姗姗來遲並向司德芬及查里鞠躬致禮又見艦長白秋伏座若有疑訝之狀即向艦長曰聞先生體有不適儂頗悵悵想頃已康復矣白秋曰謝姑娘繫念僕無他病實病酒耳並將恣飲洪醉之故詳述於女郎乃今日席間皆女郎與艦長傾談之詞而朗華德女郎則始終不與司德芬交一語查里始而詫怪旣而欣喜以爲彼二人者惡感深矣固知彼儉壬亦終有破露時也顧查里此時方心快意適乃未幾又怒氣勃勃蓋

當女郎至甲板後。即坐於常坐之藤椅。以待阿父。少選。即見司德芬。孑孑然來。蹣跚至女郎。許似與之作密談者。而女郎即起立。與之殷殷爲禮。即以玉葱授司德芬。司德芬緊握之。良久。乃釋脫帽。鞠躬趨而入室。自後朗華德亦來。坐於其女之次。查里目擊種種舉向者。所熱望全投諸冷壺之中。似周身之血已凝凍矣。默念以昨日晚間之情狀。卜之彼司德芬。已不懌於女郎。顧何以一宵之隔。頓易涼燠。今日司德芬與女郎非已。其接洽得非彼女郎已恕司德芬之行爲乎。此實足使查里疑雲莫釋者也。查重念及此。深爲悵悵。意謂彼女郎之心。實不可測度。何以瞬息之間。變幻若此。此則即他人處。此亦有不能忍此者也。時海面漪漣。舟行頗平。一帆風正。速力亦合度。而查里眺望海面。意乃滋適。惟回顧身世。實覺對此茫茫百端交集。遠矚海天。無際一如爲己。寫照查里是日。自晨至暮間。惟在天風海水之中。蕩滌其塵襟。以消彼岑寂矣。已而紅日西沉。遠望天際。幻爲五彩。影天杳里。默念脫在巴黎倫敦之間。此日一沉。世界中即有多少曠男怨女。將赴彼跳舞會矣。而此間則俯仰之間。海天一色。萬物都在寂靜之中。在此波面如鏡之洋中。進行泰然。輪音轉轉如船在天上坐也。甲板上悄然無人。度彼朗華德又體有不適。不然渠輩必樂而散步也。或爾時與彼女在室中。暢叙家庭之樂。亦未可知。查里佇立甲板。幻想若夢。直至日已昏黑。繁星閃動。始覺竚立已久。漸聞一片歌聲。出自艙中。此聲初非突然。直含柔媚之音。查里覺此時此境。將頃者之憂慮。直拋撇入於九霄雲外。既覺此音。一如前日晨醒時所聞妙歌之音。查里一時神爲之移。第

聆此妙音。不覺感動鄉思。淚珠續續。自亦不知所由至此也。但覺身所經歷一切之事。都上心來。少選琴聲已寂。祇聞歌詞。嚶嚶春鶯。其妙未可以言喻。查里癡然木立。俄而歌聲亦止。忽聞背後朗華德女士呼曰。君在是乎。我觀君在此徘徊。其亦何所思耶。查里回顧。見爲朗華德女郎。注視者久之。乃曰。何處天風。乃吹仙人下降。某以塵濁之軀。姑娘拒僕者已十日矣。然而僕則曾未一日去懷也。言時意頗怏怏。惟女郎聆此。既不嗔責。亦未他去。若有詞欲致辯者。彼注視查里者半响。乃即力言曰。鮑朗君。汝勿戚之。以君盛年。儂又知君爲一健者也。今君能努力振作。爲時正未晚也。從前種種棄之可也。查里即起而言曰。奇哉。姑娘之言。正不知此說何來。君謂我拋棄前事。計余一生。謹守繩墨。實無有足以拋棄之事。此蓋足以自信者。女郎注目下視。且徐徐言曰。鮑朗君。此語固非儂之所當言。然君須知儂之所以告君之故。全出於忠告之心。君能恕余者。決不以儂言爲罪。查里曰。此實墮我於五里霧中。僕實不知姑娘何所指而云然。女郎曰。鮑朗君。儂已全悉君之不幸事矣。而君之受刑事也。此事君聞之。或將不堪。因我雖女子。賦性戇直。且勸君亦全出於好意思。君必不以刺君往事爲恨。查里曰。孽哉。君言實覺不可思議。願僕一生實堪自對。除生性迂執。愚憨或童心未去。此乃余所自審。以之抱憾。願自余墮地。以至於今生。所爲大足表白於世人。至逃艦一事。略有微咎。余亦自知其謬。然亦過受刺激。不得不然之勢也。女郎沉思曰。儂本思即可明。以告君。繼思交淺言深。是何可者。查里見女郎轉軀欲出。即大呼曰。姑娘少待。今承姑娘已暗

示。僕。以。一。生。之。玷。辱。然。究。誰。語。君。者。女。郎。曰。君。試。猜。誰。能。詳。悉。君。事。以。告。僕。者。非。司。德。芬。而。誰。耶。查。里。曰。噫。姑。娘。聞。彼。言。信。耶。否。耶。彼。何。人。者。而。姑。娘。信。此。一。無。根。據。之。言。耶。余。知。君。爲。係。一。純。潔。高。尙。神。聖。不。可。侵。犯。之。女。郎。嗟。夫。上。帝。乎。但。今。則。知。君。已。入。彼。人。籠。絡。之。中。矣。朗。華。德。女。士。則。若。似。未。聞。者。但。曰。君。忘。之。耶。余。自。蒙。君。援。手。以。來。甚。願。君。爲。一。佳。士。而。余。亦。思。有。藉。於。君。今。乃。與。我。意。見。相。左。能。不。悵。悵。女。郎。轉。身。即。行。查。里。遮。立。於。女。郎。之。前。即。大。呼。曰。嗚。呼。君。誠。誤。矣。願。我。將。何。以。自。白。於。君。也。願。君。少。緩。須。臾。聽。余。對。天。宣。誓。余。生。平。實。未。有。虧。行。事。所。愧。者。即。前。日。之。逃。艦。事。耳。然。誰。實。媒。孽。我。短。者。我。當。不。與。之。同。履。此。地。噫。信。耶。否。耶。惟。君。裁。之。我。復。尙。可。言。哉。時。女。郎。未。即。去。而。查。里。迅。步。先。行。遺。彼。女。郎。一。人。在。此。至。良。夜。迢。迢。星。月。交。輝。彼。女。郎。尙。佇。立。一。隅。悵。然。若。有。所。失。

第十一章

全。雪。可。海。員。長。查。里。此。時。中。心。憤。憤。腐。心。切。齒。於。毀。已。於。女。郎。之。人。以。彼。司。德。芬。陳。其。虛。僞。之。詞。盡。感。女。郎。而。女。郎。竟。信。彼。如。簧。之。口。將。向。者。女。郎。與。已。親。密。之。情。今。付。諸。流。水。即。此。一。端。情。何。可。恕。查。里。怒。氣。無。可。宣。洩。惟。蹀。躩。往。來。於。甲。板。環。繞。至。千。百。次。謂。誓。必。報。司。德。芬。誣。已。之。仇。轉。念。今。日。之。地。位。又。係。蹙。伏。於。司。德。芬。之。下。者。報。仇。之。舉。不。知。何。日。方。達。目。的。轉。念。間。又。思。如。此。好。女。子。而。轉。面。冷。如。冰。雪。反。深。信。司。德。芬。之。言。我。又。將。何。能。爲。力。繼。念。因。此。而。或。斬。斷。情。絲。則。此。事。轉。於。我。有。益。我。盍。決。計。一。揮。此。慧。劍。斷。此。思。

念之爲愈也。此念一決，反覺釋然。然查里安有如是之決定力，仍終夜思維。雖至入室，及倒臥於牀，迄不能忘情於女郎。是日思深，腦動至半夜方睡。及醒時，側耳以聽，船鐘已四鳴，乃卽起身。覺室外有脚步声，脫爲尋常步履之音。查里決不如此之注意，顧其聲細碎，躡足而行，有如鼠步。查里以此種足音，必有人恐爲人所聞，故舉趾如是之輕也。爾時卽坐起，細聽聞此細碎之音，向船尾而逝。後又聞彼向司德芬室作輕輕三扣，顧此室距查里之室僅隔一房，以是聽之，頗了了。繼聞司德芬之室門開，然而啓，似聞二人談話之音，隱約可聽。查里不覺駭然，念此果何人而乃作此鬼祟之行爲，不可不一偵之。彼亦潛身而起，輕輕啓門而出，嗣聞語聲斷續，出自甲板中之一室。且審彼談話者爲水手長與司德芬二人，顧彼中秘事。查里渴欲知之，已而聞水手長低語曰：我之老友乎！今夜汝意云何者？嗣後吾輩以笑顏相向矣。我望汝不忘舊好也。司德芬卽止之曰：汝勿作高聲，防爲人所聞也。且汝來此間，究欲何爲者？脫汝爲人所見，則事乃敗矣。水手長曰：汝怒納德乎？今汝貴矣，汝當一念及吾輩也。司氏悍然曰：汝頃來有何事報告耶？倘汝欲留此者，請勿高聲。查里聞水手作微笑，並曰：納德乎？汝今日果成爲紳士耶？余乃仍目汝爲老友。然則余將詢汝，汝今日之所圖者何事？汝果有意於彼女郎耶？司德芬卽搖手曰：勿聲，勿聲。此間有人刻刻注意於我，如貓之伺鼠。汝當知屬垣有耳，勿孟浪也。爾時查里卽退出門，亦隨闔。約略又聞司德芬舉步出室，四覓竊聽之人。嗣查里又冒險啓門，則聲已遠在他室，語細不可聞矣。查里尙欲窮其究竟，然

不。敢。潛。入。後。室。防。爲。若。輩。所。覺。惟。於。木。建。室。頂。尙。有。可。以。竊。聽。之。處。彼。即。由。己。室。之。門。登。屋。上。之。平。頂。見。有。雨。布。橫。置。室。頂。查。里。卽。自。雨。布。下。潛。身。以。達。彼。兩。人。談。密。之。室。卽。聞。司。德。芬。向。水。手。長。言。曰。萬。勿。謂。吾。言。有。未。確。須。知。我。雖。愚。亦。決。不。授。君。匪。特。君。也。即。同。舟。者。無。論。何。人。亦。不。能。輕。授。也。水。手。長。曰。余。不。料。君。乃。愚。至。此。然。當。知。吾。言。出。於。正。當。吾。輩。之。要。求。分。潤。亦。非。無。爲。而。然。試。思。我。輩。以。此。女。郎。贈。君。此。一。副。禮。物。要。亦。不。非。至。船。中。餘。利。則。須。潤。吾。同。伴。之。涸。轍。但。恐。汝。或。昧。心。耳。如。其。然。者。吾。輩。事。裂。矣。蓋。知。苟。不。以。公。平。出。之。須。知。我。亦。足。以。梗。汝。事。汝。欲。得。此。溫。柔。鄉。奈。何。不。施。以。代。價。我。今。預。告。汝。汝。其。誌。之。司。德。芬。聞。之。切。齒。言。曰。儉。汝。下。役。也。余。將。終。不。見。汝。矣。水。手。長。曰。汝。不。應。無。端。詈。人。倘。汝。能。處。己。以。正。者。則。吾。輩。仍。爲。朋。友。如。初。司。德。芬。曰。可。矣。汝。當。靜。待。機。緣。苟。至。其。時。者。有。何。不。可。至。汝。欲。分。潤。者。倘。此。舟。售。去。後。汝。當。亦。爲。一。分。子。今。何。急。急。爲。此。時。爾。不。應。久。佇。此。間。彼。舟。中。夥。伴。皆。在。四。週。汝。且。速。去。爲。佳。水。手。長。曰。余。當。去。此。老。友。乎。汝。亦。勿。以。余。言。撇。諸。腦。後。余。之。所。以。語。汝。者。實。無。一。言。謬。也。司。德。芬。曰。汝。何。曉。曉。不。已。煩。絮。若。此。余。當。日。豈。不。與。汝。輩。詳。言。之。耶。水。手。長。曰。余。知。之。余。知。之。但。恐。汝。如。前。之。善。忘。耳。老。伴。別。矣。下。次。再。相。見。也。查。里。似。聞。彼。水。手。長。輕。輕。躡。足。而。去。司。德。芬。雖。未。舉。步。惟。佇。視。此。人。去。後。喃喃。然。自。語。曰。汝。誠。狡。者。余。將。以。黃。砂。擲。汝。眼。汝。誠。狡。者。惜。程。度。尙。淺。耳。查。里。聞。彼。閉。門。後。始。由。室。頂。漸。漸。而。下。躡。足。並。入。於。己。室。登。榻。後。輾。轉。不。能。成。寐。念。頃。者。所。聞。抑。何。奇。特。乃。爾。被。堂。堂。船。主。抑。何。與。彼。蠻。野。之。水。手。相。晉。接。且。彼。

水。手。之。對。待。船。主。絕。無。一。毫。尊。敬。之。狀。而。出。語。不。遜。時。呼。船。主。曰。老。友。曰。老。伴。詞。意。中。更。挾。恫。嚇。之。語。而。船。主。對。此。恫。嚇。亦。莫。敢。誰。何。此。誠。不。可。思。議。之。事。也。

(未完)





長篇名譯

慾海情波

(續)

(揆)

(笑)

第十二章

查里思深腦動不能成寐。陡覺危險之事已懸。諸彼妹之身。願以查里思之深。遂不覺懼之切。蓋其念念均爲郎華德女士也。查里并思及彼所言黃金者。誰之黃金。歟。彼所言女郎者。又爲誰耶。此種問題。查里實難揮而去之。直至裴爾入室。命彼檢視甲板。而查里尙未睡。且人頗清醒。查里實刺激於若輩所談之語。遂至終夜。不知所決。惟查里固確信所謂司德芬者。決非善類。次日查里第一次所接觸者。卽首見司德芬。查里不覺面有抗慢之狀。因思彼竟傲然爲船主者。實一囚人耳。轉念我亦未可造次。倘彼司德芬要求我指出其犯罪之證據。則亦無從指證。念及此。而查里覺向者欲報復之念。爲之頓戢。否則查里將據此以辱船主矣。又念彼爲船主。一船中人。爲彼權力最大。渠將命彼水手拘禁。此船員長則亦易耳。或竟以莫須有之獄。而彼乃濫用命令。投彼部下於清流。亦所常有之事。查里思及此。而不覺毛爲之戴。惟見司德芬終不欲面彼。因思時機未熟。今惟有枯守之一法。晚間查里見朗德芬獨坐甲板間。並以火

燃雪茄。迨查里立近其旁。而彼尙狂吸未已。嗣與查里略談航行事。既又週視甲板。頗意似爲注意者。卽向查里微言曰。鮑朗君乞恕僕一事。僕本無權可以問君此事。然僕知君諒。勿以此見責於老朽也。查里曰。惟君下詢。僕決不介懷也。朗德華曰。如此老朽斗膽敢一言君前。此曾經一犯罪戾乎。查里聞此面色。蘊赤手震唇顛。卽曰。脫有人詢余以此種問題者。不能不視爲莫大之侮辱。然余固許先生以弗怒者也。余必本誠心以答君。則托天之幸。余尙能明白致答。並視朗德華之面而言曰。余今能宣誓。余實從未一觸法網也。余默計余一生從無些微之事稍違法律。惟前者曾欲早日脫離彼艦。第以余思之尙不爲過。蓋在艦之日。實盡失人應享之自由。以是遂出於此耳。余言盡。此自信實無半絲之虛誑。朗德華曰。孺子。余已知之。並出其手與之相握。又曰。余已逆料君不致如此。蓋視后面卽可知其爲人矣。今唐突殊甚。務乞見恕。且惹抱愧深矣。查里曰。僕今知君必受人之給。且不需詢君受給於誰人之手。君知之乎。蓋給君者。必司德芬也。然彼果以何宗旨而欲欺君耶。

朗德華曰。然確爲司德芬也。渠言君之廁身於彼船中者。係彼加施惠及君耳。彼謂君在英國會羅法網處。以流刑。彼又告余深信君卽逃至美爾本。後恐亦將故態復萌。重罹於罪。當彼巡船來追。全雪可艦時卽爲足下之事。然彼竊以砲擊敗巡船。不將君引渡與巡吏之手。余與吾女初至此艦時。得此消息。莫不深訝君之不幸。查里大呼曰。毒哉。此兇狡哉。此兇。余必有以報之。此後余第一次犯罪。卽於此人身上實

行之。朗德華曰。勿聲。勿聲。君勿太激烈。但以實情告我可也。查里曰。余本不識此。儻在美爾本時。彼特聘余爲一艦之船員。長我又烏知彼爲一奸猾之徒。然則先生識彼幾時矣。朗德華曰。余亦於前星期始識此人。查里問。此稍慰。曰。上帝相君。此非君之老友乎。朗德華曰。余實告君。余之識彼。爲時僅一星期耳。當余旅居於美爾本時。始得識彼。爾時彼對余異常親密。余告以不久將往英國。且有大宗之黃金。頗欲得一可靠之艦載往英國。查里聞此。不覺駭然。頓憶若輩前夜討論分金之語。繼思若輩欲分者。豈即朗德華之金耶。當朗德華躊躇之際。查里又曰。嗣後君乃與司德芬同航此舟矣。朗德華曰。君且靜聽。余言當余道及欲雇一舟時。彼亦不置一詞。但言此事當格外謹慎。惟至次日。彼來。余處爲狀。滋欣悅。此時余猶未知彼意。而渠卽告我。以彼係船主。并有極可靠之船。正欲出航。余聞彼言。初甚疑之。蓋我向未聞彼有艦也。渠揣知我意。卽含笑語我。極力欲祛余之疑念。謂彼船適有空艙一間。且甚雅潔。余爲所動。遂往視此室。確合余意。且余藉此又可作有益衛生之航游。須知余以體衰。故醫生僉謂宜作航海旅行於余身。大有裨益。及余一登此船。四顧空曠。更洽余意。乃卽與之訂定船費。爲值至廉。蓋此間航行至英者。從未有如此之廉值者也。彼又告余。以尙有一密室。儘可爲余藏此大宗之黃金。余因彼所言誠實。似力足以護此巨金者。故亦未通告吾醫生。以意不欲彼伴吾行也。查里聆此一席語。幾如疾雷轟頂。且默視朗德華之面。良久。始期期言曰。黃金耶。其卽在此船上耶。朗德華曰。已在船中矣。分裝九鐵箱。藏彼秘密室之

案下查里曰。天乎。此真一複雜之問題也。余殊莫明其究竟。朗德華曰。余亦至此。惛然詎吾輩將臨於危乎。但余乞君萬勿以此事告吾女。吾女膽怯。彼將懼未來之禍而病也。且更有一事告君者。則彼僮於前日竟敢求婚於吾女之前。吾女以嚴詞拒絕之。然我恐彼將爲第二次之請求。以漸得達此目的也。查里大呼曰。彼匪徒也。亦敢有此奢望耶。上天鑒之。余誓必有以償彼也。朗德華言。君且噤聲而不見遠處。似有一人在乎。查里舉首望之。見一人正在輪際。尙有一人與之作密談。兩人見之。亦遂無語。願在今日夜間查里又會合種種思潮。起落於腦中而不能安睡矣。

第十三章

天色清明和氣。披拂海面。有如明鏡之平。遠接天際。一望無垠。舟行於上。如履康莊。蓋自出航以來。爲第一次。天氣最佳時矣。至夜查里見晴雨表驟然降落。且和煦之風亦漸急。驟鏡面之微波轉瞬。將成駭浪。奔濤碧蔚之天。爲愁雲所羃。雲氣往來。有如萬馬奔馳。次日黎明。查里即不令落帆。并將橫帆等件一律撤去。至下午。船卽下錨。此時氣象驟變。天低而黑。查里至此。中心惴惴。意謂必將有巨變起者。顧爾時。艦長尙在醉鄉。至此危急之秋。彼尙絕跡於甲板。惟司德芬此時尙不甚卽對查里之布置。至晚風益急。少選一輪明月。已自天半破黑雲而出。風亦漸漸止。此船略可前進。以爲藉此可以安然無事矣。不料轉瞬間。颶風又至。雨亦乘之。當此之際。司德芬即疾入艦長之室。擁此酒浸之艦長出現於甲板之上。彼禿冠。

而不衣外衣。其狀一如白夢中扶起者。面色白如死灰。並大呼陽光。其出乎因彼以爲際茲危急存亡之秋。如陽光一出大事即了矣。彼又顛頓而前。勢將緣登頂室。然攀援許久未見。一登衆見之。大笑查里聞彼醉態亦笑。不可抑。白秋曰。上帝加被吾靈魂速來救我。並曰。嗟夫。誰爲此者。耶乃令全船均落帆。此何爲耶。查里曰。彼晴雨表驟落頗迅。恐將有狂風驟雨至矣。艦長曰。晴雨表何足異。我身之經驗。即晴雨表耳。我知此時尙足以使帆。汝尙未知微風與颶風之別。何能貿然來吾舟。居司令之職。速即張帆。勿違吾命。查里曰。然則暴雨且來。其將奈何。艦長大呼。水手長來。囑其將全船前後之帆一律高張。水手長曰。吾輩適在下帆。今何又湏更張。耶艦長曰。趣往起帆。衆人目視艦長。皆有不服之意。然以艦長之命不可違。則惟有竭力以張各帆。查里視之默然。但見各帆旣張。驟覺風力過大。漸有不支之勢。此時風又加甚。天色驟暗。幾如午夜。桅桿爲風所撼。其聲隆隆。然船身爲風顛簸。勢將陷危。而艦長不顧也。水手長及衆小工皆上帆。桿以支持之。船益顛蕩。不可支。駭浪驚濤。飛越此船。而過各帆。亦有爲風吹折者。水手輩均奔走往救。查里以爲彼艦長。觀此亦必收回成命矣。然而彼竟漠然。正於此時。查里覺又有暴風將止。而船身傾側。幾不能支。查里即命砍斷帆索。各工人皆遲疑不進。蓋今日將從誰之命令。耶互而狂颶起處。巨響一聲。一時呼救之聲大作。但覺四週黑暗。半船已浸入水中矣。船上桅桿盡折。似見一人捲入浪花中去。查里即縱聲而呼。又自解衣。並令即卸舵機。放下舢板。以備施救。爾時工人輩有揉升桅桿者。司德芬。

雖在甲板固束手無策查里至此即由甲板一躍入水奮力游泳且四覓遭難者設法救護猛力與巨浪鬪一時回顧己舟忽而渺不可得不覺大驚遂盡力前進勇氣倍增以彼精於游泳之術故能隨浪上下時伸首一望覺足畔有一物意爲海藻鬮髯似一人之面現於水際查里乃奮力以手握住此人之顛游泳而前然手攜一人而泳水爲力至疲且以浪力過大此人輒爲浪捲查里偶一回顧此人之面乃知即係水手長因念全船尙有人在我乃極力救彼何爲者矧更有心之所切戀者一人至今生死莫卜也查里方欲捨此他往耳際覺有微呻呼救默念渠猶生存又思此係合謀圖危吾所愛之人者似死不足惜繼思視死不救爲天良所不許者即游泳至前捉住其衣襟提伸水面此際查里鼓舞其義俠之心則視彼仇人實同兄弟矣然而水深浪急殊有不能支持之勢願以救人之心勝轉覺他人爲重視己命爲輕又默念彼朗華德女郎如何者恐正在待人施救也查里即舍命力泳往救彼姝竊思我不往援女郎一旦爲司德芬所迫脅則其道甚危查里因思念之切幾欲成狂易之疾且白浪滔天身無自主亦惟有一任其飄流而已查里至此腦中惛替恍惚間如入家園然相距固一萬二千里之遙今得驟回故里不覺奇甚一時似見時景象皆萃集於腦際而已往之樂境至此盡皆恢復計此次之遇險反爲大幸之事然則凡人死於海中者實爲最安靜之死法也爾後乃覺此身漸漸軟化宛如有一天仙携之以行而自顧己身乃成爲一小孩臥諸牀上并見阿母坐於榻旁閱一書並將書中之事誦於查里細聽此書似爲

畢爾格林所著之進步論書中歷述畢爾格林氏從百鬼之山岩中逃生之事。凡此議論雖覺奇闕。顧頗似兒時所熟聞者。查里一轉眼間則於暗處見有百鬼。猙獰之狀。勢將攫彼而嘲笑。擲揄之聲了了可辨。在萬聲騷動中。遽聞有一靜妙之音。殷殷慰問。此音吐蓋彼母慈愛之音也。且語查里曰。兒母恐雖在此鬼域中有母在。兒可勿懼也。查里聞此心亦稍稍慰。

第十四章

一轉瞬間查里又覺在洋洋巨浸之中。一望無際。念方在家園中。何以此境。警焉。卽逝。豈死而復生耶。抑生而復死耶。迷離偷恍。不知己身之究居何所。而恍疑在一大海灣中。少選則巨灣已過。啓目視之。則見己身實在全雪可之艦室內。所有幻象種種俱爲夢境中事。顧夢中各事至此竟漸將忘却。又以迷夢初醒。心神爲之不甯。一時殊難復舊觀。身旣勞疲。欲舉手而無力。但覺手中握有青布一小片。亦不解其何因。少選漸覺彼所經之事皆湧現於腦際。又注視片布者久之。茫然不解。所爲嗣聞室門已闢。似有人入室者。然查里此時不能起視。何人繼而聞裴爾語音。悄然語曰。嗚呼。吾可憐之查里乎。何竟若此。查里在此黑暗之室中不能啓吻。裴爾爲之燃燈。並鞠躬以視查里之面。爲狀至親切。查里急閉其目。裴爾觀狀不覺爲之太息。並曰。吾可憐之老友乎。汝何不幸。乃爾時則查里狀至困頓。半啓其眸。而兩日亦失其光采。裴爾大懼曰。噫。此何爲哉。得非抽筋症耶。遽卽近前。注視查里之面。見雙目閃閃作光。抽搐不已。裴爾

大呼曰。天平。吾友其已乎。查里聞言。微作笑容。並以極細微之聲音言曰。吾今已清醒矣。夫查里所居之室。本極湫狹。斐爾至此。已覺無可轉身。而又聞彼半野蠻之印度人。尙謔浪喧笑。無所不至。其聲浪喧雜。於病者之耳。遽有一人入室。大呼曰。余爲醫生。知君已日就痊。可試思君以一少年。何至溺水。即斃語時。又伸手與查里握手。觀彼緊握查里之手。一如藉足以起死回生者。彼擾攘許久。始去。又語查里曰。今汝覺如何者。噫。余又忘之矣。汝今尙不能啓吻。作語。汝今不必答我。以語也。查里唇吻翕張曰。汝言僅此耶。余曾放棄彼人耶。（按卽指在水中救獲之一人）斐爾曰。否。汝疲勞極矣。然汝緊握彼衣服。竟不一釋手。汝以彼人故。幾至同占滅頂之凶。查里曰。然則彼幸未死乎。斐爾曰。彼昏暈約一刻鐘。卽爾復原。查里曰。我輩入水時。似爲昨日晚間。斐爾曰。非昨日晚間。當是前日耳。查里曰。然則余之失。此知覺者。兩日矣。斐爾曰。汝新愈氣促。且毋多言。當謹記醫者之言。查里曰。誠然。此時卽以手中所持之片布示斐爾曰。此胡爲者耶。斐爾曰。當吾輩以救生船援爾兩人時。吾輩奮力以援汝出水。而汝乃緊握彼衣。不肯一釋手。及已登舟。而汝堅握不釋。余不得已。遂以小刀割斷彼衣。故汝今手中尙握衣之殘片也。查里曰。君可告我以當時情狀。斐爾曰。俟汝痊後。當自知之。又曰。侍役來矣。渠將來視君也。時則此愛爾蘭人之侍役。口含烟管而入。曰。今日查里先生。確已稍痊。可矣。請君賜與握手。此一杯威司克酒。君其嘗之。余意此實船主之優待君也。汝如需此者。後將續續飲。汝斐爾曰。汝何其言之煩也。竊以汝以早出此室爲佳。蓋以

汝之擾擾大不適於查里之保養汝宜澄心思之查里知彼二人語言有衝突之意苟或反唇必且破裂一人急欲已之幸而未及數十分鐘彼侍役亦即出室裴爾乃謂查里曰今汝宜少睡待余速將汝醒後事告知若輩查里曰告何人者司德芬乎裴爾曰否余往告朗華德女士及其老父耳須知彼輩曾掛念君余曾允彼父女往告也嗚呼爾時查里聞及女郎之名不知面容喜悅何若以裴爾嫌室暗不得覩否則必且發有奇彩以查里聞裴爾之言始知朗德華女士實安然無事此樂實爲不小足以起彼之疴裴爾出彼臥室後渠乃喃喃然似爲祈禱之詞深謝彼蒼之呵護女郎念彼女郎脫瀕於危者已必竭力以援助之而今則已蹈於危使彼女郎聞之亦將有所不安幸而今裴爾往告則彼輩聞之必且大慰矣思定神疲查里亦安然睡去直至次晨方覺裴爾即餉以麥粥一大甌爲查里之晨餐查里乃力請裴爾將彼墜水之情形詳爲叙述查里欲聞此事意頗焦急且自安睡後身體已覺暢遂於是遂欲聞其詳裴爾曰其實亦無多事之足述汝尙憶方君下令收帆檣之索並轉柁回舟之事乎查里曰余今已全忘之矣裴爾曰此際余亦迷惘鬚髯清醒時則汝已入水余即奔入救生船欲以救汝此時艦長亦重申汝之命令而司德芬見汝躍入水中彼大呼啓輪前進不令停船施救司輪者至此進退維谷將無所適從而當此之際甲板上斗現一人玉貌雪衣似天上安琪兒下世者非朗華德女士乎渠乃亭亭玉立以清揚婉約之音發令停舟此時司德芬在船爲狀乃如獵狗而吾輩亦即放救生船以援汝此當時之情形也

其他即汝力握水手長之衣而不釋余不獲已乃以刀斷之司德芬自其命令爲朗華德女郎所收回彼乃久不見面於甲板之上嗣後則向侍者查問及汝而朗華德父女尤關心及汝當余昨晚至女郎處告渠以汝體復原而彼即出纖手與余力握此際室猶未暗余髣髴見彼面有淚痕也爾時渠猶低語曰感謝上帝幸無礙也當時情形我已傾囊倒篋告君矣查里聞言默感朗華德女郎之爲己誦禱而以老友斐爾與侍役派西等之看護查里亦日漸起色至次日晚間則已能扶杖於甲板矣彼靜視水面浪花波紋頗多美觀念彼無情之水前何可畏今何可愛哉注目沉思不覺神往於其間嗣聞背後有細碎步履聲自遠而至渠即轉身迴視乃朗華德女士也亭亭玉立於月光之下容光回射麗若天人彼出其溫軟如綿之手以與查里握手並細語曰幸哉知君遇救使儂心安慰殊未可以言語形容想君已飽受驚恐矣查里即將其玉腕置諸吻際嗣卽言曰僕感姑娘大德實不知所謝昨日之事脫姑娘不向彼人發令停船則恐我已逐海神而去則更永無相見之日矣女郎曰我何德者願君自復珍重耳查里自女郎去後心茫茫無所主顧此時已漸漸入於薄暮矣彼念及己與女郎之地位思潮益起落無已彼自詢曰余之生命實爲彼女郎所救護然今日女郎四週均危險之境脫余不能爲之維護心其安乎又念倘彼涉於危險之地我其如何救護彼哉查里隨思隨行見有一人疾趨已前將地上之繩索拾起並不注意查里然查里固識其爲水手長也因恐其未辨爲誰氏查里即趨前呼曰水手長汝今何如者汝在水中或

無恙乎。言時爲狀。至親切。水手長聞言。即起。然實未舉目。以視查里之面。且喃喃然。不知所語。云何者。又急急他避。查里大駭異。以爲此人何寡恩。乃爾當彼溺水時。已曾奮力施救。今彼乃視之如陌路人。抑又何耶。查里至此。不覺滿腹疑雲矣。

第十四章

海波若鏡。夜色如澄。全雪可艦。如坐天上。南來薰風。助以一帆之力。甲板上狀至岑寂。二等員巡視艙面。各水手皆在甲板臥息。查里似聞有步履聲。恐爲人所襲。即從牀上躍起。輕啓室門。則見一人立於門外。且低聲致詞曰。先生醒耶。查里知此聲爲水手長之聲。則亦以同聲答之。惟略高耳。水手長曰。余此來有事語君。此事關係甚巨也。查里曰。幸無他人在室。君其一告余可也。水手長搖首曰。此間殊不機密。惟大桅之下。爲地尚相宜。我輩曷往一談。君請先往。我必於五分鐘內。遲君於此處也。查里見彼作如此急遽之狀。不免有所疑訝。時水手長即先行。查里則掩其室門以行。無何。即至彼所約之處。則見水手長踈伏於桅蔭。查里即詢曰。觀汝今日情狀。若有重大之秘密者。汝究欲有何事語余耶。水手長曰。先生未知之耳。今日吾輩誠處於危險之地。不能不出之以秘密萬一爲他人所聞。則吾輩死無葬身之地。直將爲彼輩投入海中耳。查里曰。水手長。吾二人前曾同入於海。前此不死。今後再有此遇。庸何傷乎。水手長曰。君尙憶吾兩人入水時。彼人即命其船前進。不令停舟施救乎。查里曰。余曾聞此說。且知吾輩之性命皆

承。朗。華。德。女。士。救。護。者。水。手。長。曰。確。也。吾。輩。既。爲。丈。夫。自。應。報。恩。於。女。郎。復。仇。於。彼。僧。也。先。生。知。吾。所。指。之。人。爲。誰。查。里。曰。非。司。德。芬。耶。水。手。長。曰。是。也。余。之。與。彼。合。夥。蓋。已。三。年。於。茲。矣。汝。未。知。今。之。所。謂。司。德。芬。者。實。爲。世。界。著。名。之。兇。徒。葛。里。遜。也。查。里。曰。葛。里。遜。耶。詎。非。曾。犯。僞。造。紙。幣。之。罪。犯。乎。水。手。長。點。首。曰。然。查。里。曰。彼。非。已。判。定。流。刑。十。年。乎。水。手。長。曰。誠。然。惟。彼。被。流。五。年。後。即。潛。回。而。余。此。時。亦。同。流。五。年。蓋。余。之。所。犯。實。較。輕。於。彼。也。吾。二。人。適。同。流。於。一。處。自。彼。潛。遁。後。而。余。亦。得。以。赦。出。自。後。余。即。與。彼。分。離。余。亦。得。以。乘。此。時。機。週。歷。世。界。直。於。最。近。時。始。知。彼。已。有。所。業。嗣。即。在。美。爾。本。道。中。相。遇。見。彼。衣。服。乃。大。華。麗。狀。似。貴。紳。須。知。余。在。數。星。期。前。當。尙。在。仰。光。也。至。道。中。相。遇。時。渠。乃。昂。然。而。過。若。不。相。識。竟。似。以。彼。乃。貴。紳。在。此。遇。一。水。手。而。與。之。爲。禮。有。碍。其。尊。嚴。之。態。度。余。以。在。此。驟。遇。故。人。至。以。爲。奇。已。而。至。一。無。人。處。彼。遂。與。余。相。語。且。約。余。晚。間。相。叙。叙。時。渠。即。詢。余。以。在。何。船。執。業。余。即。告。以。此。船。係。由。英。國。開。赴。仰。光。經。由。美。爾。本。者。船。既。到。埠。則。以。船。主。司。德。芬。君。未。回。尙。有。十。天。之。停。留。彼。即。詢。彼。艦。長。如。何。者。余。答。以。此。艦。長。者。實。名。一。酒。蟲。耳。終。日。無。所。事。惟。沉。溺。於。杯。酒。耳。彼。又。問。余。艦。長。司。德。芬。者。美。爾。本。人。皆。識。之。乎。余。答。之。以。否。而。彼。遂。吞。吐。語。我。曰。脫。君。能。助。余。成。一。事。者。則。足。以。立。致。鉅。富。也。余。思。得。擁。多。金。爲。人。人。所。願。望。因。告。以。凡。力。所。能。任。者。當。無。不。竭。力。既。而。彼。遂。告。余。謂。近。日。已。圖。謀。一。事。蓋。有。一。貴。紳。携。得。大。宗。黃。金。正。欲。覓。舟。運。往。英。國。倘。得。冒。爲。司。德。芬。其。人。以。領。此。全。雪。可。艦。且。於。司。德。芬。未。回。時。即。將。全。雪。可。解。纜。啓。行。

則事必濟矣。此時余爲所動，即允爲之運動。此酒浸之艦長，渠亦知此艦長之爲人，倘允其不司航事而專意於杯中物，且於將來啖以重利，彼必樂從此舉。水手長語至此，復力言曰：先生嗣復彼得此機會，以登此艦及開船事，先生皆已洞知之矣。至於欲在彼紳士手中將若何掠得其黃金，則余不敢知矣。查里曰：天乎！乃墮入奸徒之手耶？水手長曰：爾時彼得同黨之助力，即由白秋艦長處借得。司德芬親筆之文件，而葛里遜復假造一信致白秋，下蓋有司德芬之圖章，內稱司德芬已抵埠，訂於次日往訪。惟白秋則尙不甚滿意，以彼所造之另一公牘固有種種不符處也。查里曰：然則不畏他人致疑耶？水手長曰：幸也。葛里遜曾至仰光，故頗能詳述仰光之風物，不然殆矣。查里聞此駭怪之歷史，不禁汗下，乃曰：然則彼欲攫此黃金，究以何法處之？水手長曰：當吾輩至船中時，黃金與旅客均已在舟，而半途中彼紳士即罹疾，一時因不能痊，我正恐彼已無復有登陸之望。蓋船至美洲，即將脫售，而以其所得之價衆人朋分之而已。查里聞此一席話，不禁大駭，並叩詢水手長以他事。水手長曰：今已無事可述矣。總之彼船主者一兇狡之徒也，而汝與斐爾已爲彼所賣矣。彼曾笑語余曰：我新雇二人，實人類中之最柔馴者，故余知彼之用。君輩全出於彼之權術也。且君或未知在余舟出發之前一日，彼真正之司德芬氏曾致一函與白秋書中，述彼將於次日至美爾本。君猶憶開船之後，非有一巡船尾追吾輩耶？查里至此覺此人設計之狡，可云極矣。即曰：然則我輩今將如何？其即將船主殺却而救此女郎以出死域乎？水手長急掩查里之

口曰。勿聲。勿聲。如有人偵得吾二人。在此密談。則必將投吾輩入於海耳。脫捫舌不言者。則且許我輩均分其掠得之貨物。前夜彼曾與余言。欲吾輩處置艦長。蓋以彼曾維護女郎也。查里曰。然則吾輩今亦入危險之境矣。吾輩將以何法抵制耶。且吾知汝與司德芬及艦長現皆一鼻孔出氣。願吾知全船之人。諒非盡有此意耳。水手長曰。先生意以余與司德芬同謀耶。查里曰。誠然。余蓋於前夜聞之矣。水手長問曰。然則先生何爲尙舍命救余乎。查里曰。患難相救。爲人生之本務。余初亦不知究爲何人。惟同船共命。我安得視死不救。水手長曰。先生知之。今吾輩尙非可動之時。必須應時乘機。乃可。且今日先生與余所語者。萬不可形諸顏面。否則必爲所覺。今夜吾輩談話久矣。余可發誓。嗣今以後。余將勉爲一正直之人。至死不渝。其初衷。余向者誠多罪惡。今余知先生或尙信余。余且感謝彼蒼。將自茲脫離惡魔乎。查里聞言。兩日向彼注視。狀似爲其所感動者。卽出手與之相握。且曰。然則余之責君也。過矣。但余甚望君視力所能行者。試爲一二事。則余之信君益堅矣。水手長此時緊握查里之腕。作誠摯之語曰。余嗣後誓必信君。凡我思想動作及言詞等。皆一惟君之命是聽。否則余將仍爲惡人矣。查里曰。佳哉。君也。余殊信君言。吾輩且必救彼朗華德君及其女郎。出彼惡槍之手耳。此時查里遂亦潛步回彼臥室。並即閣其門。彼坐於筥篋之上。力思其頃者所聞之事。此時彼思潮起落。覺千頭萬緒。竟如身涉夢境。且連呼曰。余必救彼女郎。余必救彼女郎。以此數語。實爲彼心坎中所指之方針。坐於暗陬。類以此語自堅其心意。願爲狀似將

狂易而「余必救彼女郎」之一語則誦之無有已時然其籌畫之結果實無善策以處之舉日四顧更不知計之所從出因思倫不得彼倫之鉄證實難制此兇徒然則證據一事殊爲今日所最當注意者也查里輾轉思維突聞啓門之聲爲之驚醒起視來者則爲同伴裴爾蓋來呼查里巡艙也裴爾曰查里君汝已起身耶汝乃新病初愈何不靜養安睡勿事勞頓也裴爾自查里墜水救出後於此數日中每見查里恆多醫家之言例必頻搖其首以示彼係知醫者顧裴爾曾約查里如彼病體痊後允將當日之情形詳告查里者也爾時查里即語裴爾曰吾友平汝知此時尙有一人不能獲安睡乎裴爾曰君言吾殊不明瞭顧此時實爲君安睡時矣君當靜養切勿將諸事梗諸腦中也查里曰君言良是時則查里與裴爾適行至甲板仰觀星光已漸漸隱淡曉風煦拂知日將出矣未幾而黃金之日球漸自水平線探首而出水面受光散綺可愛舟行其上水痕爛然而此一丸黃金之日碎作億萬之數逐波而動查里目注旭日之光而心實仍在其昨夜桅桿隱處所聞之一席話意爲此係夢耶幻耶繼思我所聞者均爲眞確之事直至曉日瞳瞳彼腦中所蓄之事尙不能遽釋

第十五章

吾今且述彼之自稱司德芬者自查里痊可後曾不與之交一語實則司德芬亦未一至甲板某日查里見彼自船尾來其處自開船以迄於今從未行過今渠從是處來查里又爲之疑雲大起意彼必行近查

里前與之商酌關於船中各事願彼竟掉頭而去查里知彼必非常疑忌又知己必與朗華德女士會晤圖不利於朗華德父女當益急耳至饒時司德芬假意與若輩頗爲允洽極盡懇勸之致願查里至此終不能釋然於心恐怖之念湧現於心且欲忠告此擁有黃金者有所防於仇敵也且查里在未饒之先曾發見一事彼於向午在日光中測其航線因知全雪可艦已漸向北行此與常行之線不符急至艦長室中探問擬詢彼艦長曾知改易其方向否願艦長則獨坐室內酒杯置於前須知此艦長者事大如天初不問詢惟一杯在手卽爲彼有生以來最重要切望之事業况自朝至暮無刻不在醉鄉中雖天崩地裂亦不能止其酣飲也時查里立其前彼始停杯愕視茫然曰少年汝來何爲者汝須知余爲一艦之長汝應勤汝職業來此何爲汝前日曾躍入海中爲狀如水鷗之泳游狀乃滋樂汝今又來耶汝須知余以艦長之尊寧能與汝瑣瑣語畢以一手抵案一手敲瓶滿注於杯卽以杯承唇際力吸使乾查里曰我告艦長恐無多日余輩將停舟矣艦長啓吻大笑聲如破竹曰停舟耶穉子殊夢夢試思在此茫茫大海中將何從而停舟耶汝實似曾未駕過海船者查里曰我輩何敢比汝艦長彼酒浸之艦長聞言大怒緊握其拳幾欲向查里揮之目灼灼視查里而查里轉避其視線艦長蘊怒已極轉作乾笑且曰余無他意余無他意惟余深知若輩事汝且坐請進一杯查里曰謝君余未渴也艦長曰有酒不飲得無罪過孺子其進一卮乎余尙欲告君以船主之爲人及彼與女郎之事君知之否此言一出卽爲查里所最懼迎者較之

詢彼船移方向之事。更有價值。故查里此時即行近艦長之次。且力握其臂。艦長曰。穉子。余將與君以最
大之警告。汝亦知女郎與彼凶徒之相接。愈近乎。余今可以與君宣誓者。此實非良善之徒也。未幾艦長
又起立。狀甚恐懼者。惟其恐極。遂轉而爲笑容。且曰。穉子。汝其出手與余握之。汝實爲舟中最佳之一人。
惟余誠恐汝若不與吾輩聯絡者。汝必有難堪之事。查里曰。汝言聯絡者。於意云何。爾時見艦長發此言。
時似醉魔已離。艦長之軀壳然猶現。其狡猾之態。笑現於面。且曰。我之所謂聯絡耶。君自思之。可耳。又曰。
少年乎。汝其行矣。汝其行矣。查里亦知無強留此室之必要。故亦不作一詞而去。然終不釋然於船之進
行。蓋彼確知方向已移矣。並知船已涉於可畏之大平洋矣。查里於饌後。即以此事語司德芬。查里以爲
雖於水手長處。聞司德芬之密謀。惟於船主接談時。當仍如昔日之態度。極力自飾。一似與己無嫌者。查
里即至司德芬處。曰。乞船主恕余。君亦知船已改更方向乎。脫向船樓一視。便知彼舟已越過航線。且遵
陸。迅行。君如以羅針測之。即知其風色。度數皆已大變。余曾告諸艦長。然彼似不以爲緊要者。司德芬聞
言。注視查里。半晌。哆其唇。頗現冷笑之態。並曰。鮑朗君乎。汝在舟中已久。尙須余告汝耶。此非汝之職分
所應管。汝若改其職役。余必告汝以方向改易之故。汝不過船上一船員耳。非船主也。何勞汝挾此種種
事來。余之前。况余非汝之艦長。亦無須告汝以船中之事。汝更屢瀆不休者。莫怪余之嗔斥也。查里聞言。
如焚之面。至此幾變爲土色。彼亦不答一詞。而出。既入已室。後竭力自持。不然渠殆將發暈矣。繼而思脫。

彼如與己戰者則其相助之人蓋亦不少彼老友斐爾及水手長皆允助已者也此時查里因將以前之事釋然不係於懷自查里離司德芬時默然不作一詞惟司德芬思之彼船員長查里不足慮也查里行至桅際適見水手長來前即與之語並前指以示查里曰先生曾見後帆已升起手查里曰尙未之見也水手長曰先生未之見耶細視之當可了然也然脫有人見吾輩在此者彼又以爲吾輩作秘密談矣查里知機即舉目向上注視並指出桅頂上足以注意之物且曰君欲有言者詔余可也余當澄耳聽之水手長曰我今將以桅頂所見之事詳爲解釋又曰彼船主之聲非已向吾處輩來乎余知彼近日已別有所圖以對付彼妹汝尙不知彼女郎至船之日司德芬氏已立定主意第一則攫彼黃金其次即偶此玉人也彼如實行此事一切擁爲己有而樂乃無極固知此獠之野心不死也查里曰彼竟如此乎然我知女郎已深矚其爲人矣水手長曰余深望女郎不動聲色否則倘爲彼所知恐將於女郎有所不利也查里曰彼女郎心至聰慧對於司德芬嫌惡已甚彼見司德芬種種之態度彼芳心懊惱甚矣水手長突然曰果如是耶我向者輒爲此老魅迷惑彼知此狡猾之夫確有心致吾輩溺死於重洋余今恨之刺骨矣查里於是乃知水手長之深恨司德芬至此乃決無搖惑矣

第十六章

查里歸已室時已夜半和風漸起自南方覺甚暢適至四點鐘查里又出室眺望覺萬籟無聲惟於岑寂

之中。佐以水波。擊船之音。響及帆布。拍桅之聲。浪海中。巨魚爲波浪所激。浮遊水面。魚鱗之光。閃耀波面。舵工輩於甲板近輪處。瞑睡如死。鼠查里即趣之。使醒。並怒責其怠棄職務。其人惘惘然。注視查里曰。是矣。是矣。吾知吾確熟睡也。君及在舟。諸人精神。獨如此健旺乎。查里曰。汝知天氣。變幻恐有風浪作乎。此人以手指天曰。明星爛天。此何謂耶。言畢大笑。又曰。余於此海中。已航行多年矣。且一切沙線。素稔無誤。况船向北行。致如許之遠。焉能不遇風浪哉。查里曰。然。汝乃素有經驗者。查里之爲此言。意欲使其欣悅。並曰。余本不諳路線。惟於艦長室內之地圖。曾見及之。余知方向。已誤。曾告艦長。而艦長不聽。余言余伴乎。汝知何時將有風浪耶。舵工曰。風浪烏有定期。第今無此象。余曾聞有無數之船。在此遇風。以致擊爲粉碎。然而風雲不測。寧可料耶。查里當即別彼而去。竊思以前次之駭浪。幾葬身於魚腹。今聞彼言。心乃大戚。綜思種種危險。實甚。惟亦聽諸命運耳。少選衆星。皆漸次澹隱。旭日之光。如黃金之照於水面。而淪漪之波紋。一變而爲平鏡之面。各帆飽風。如行天上。襯以蔚藍之天色。日光如染景色。如畫。司德芬氏自旭日昇後。卽出至甲板。瞭望四週。狀甚安適。惟查里於遠處隱隱見之。彼乃堅嚙其齒。繼卽入於艦長之室。未幾。彼尊貴之艦長。亦自室中出。衣僅半束。醉度蓋達八十度以上。蹣跚而行。狀如風搖之竹。頻拍司德芬之肩。且含笑與語。而司德芬突以一手。摑彼頸。投諸甲板之上。艦長受此待遇。不禁大駭。彼卽一躍而起。力趨司德芬。查里見此行爲。不禁爲之駭異。彼俟諸船邊。以觀彼兩人之舉動。嗣見艦長挾一笨重。

之。栗。木。直。奔。司。德。芬。讀。者。諸。君。試。思。爾。時。之。情。狀。非。將。爆。烈。乎。司。德。芬。則。以。手。槍。報。之。查。里。觀。至。此。立。至。二。人。之。前。然。查。里。至。此。後。彼。二。人。所。挾。之。武。器。均。隨。手。而。下。蓋。別。有。一。人。至。矣。此。人。爲。誰。乃。朗。華。德。女。士。亭。亭。玉。立。嬌。容。作。驚。惶。之。色。彼。酒。浸。之。艦。長。則。怒。氣。勃。勃。注。視。可。數。秒。鐘。嗣。即。將。笨。重。之。栗。木。擲。諸。舷。畔。並。喃。喃。自。語。而。去。司。德。芬。乃。將。手。槍。仍。歸。囊。中。且。含。笑。而。至。女。郎。所。立。處。並。曰。女。士。受。驚。未。當。知。余。之。舉。槍。者。實。出。於。不。得。已。也。且。亦。未。知。女。士。在。旁。脫。其。知。之。亦。決。不。爲。此。獷。狀。致。使。女。士。飽。受。驚。恐。女。士。其。諒。而。恕。之。女。郎。曰。謝。君。厚。意。言。畢。即。現。冷。落。之。態。又。曰。儂。適。過。甲。板。往。早。膳。也。司。德。芬。漸。下。至。彼。室。而。朗。華。德。女。士。急。行。至。查。里。處。此。時。女。郎。之。驚。魂。尙。未。定。呼。曰。天。乎。天。乎。乞。告。余。此。爲。何。事。者。究。以。何。事。啓。釁。耶。查。里。曰。女。士。尙。未。知。耶。若。輩。戰。釁。開。矣。女。郎。曰。戰。釁。耶。果。以。何。事。請。君。告。我。君。勿。謂。此。可。恐。之。歷。史。足。懾。吾。胆。須。知。儂。已。年。長。不。致。受。驚。君。其。暢。所。欲。言。庶。幾。吾。之。苦。思。不。得。者。得。以。恍。然。也。查。里。奮。然。曰。朗。華。德。女。士。僕。必。告。君。一。切。矣。惟。君。當。自。行。決。擇。耳。查。里。即。以。簡。要。數。語。略。述。水。手。長。告。彼。之。一。切。惟。有。關。於。女。郎。一。身。者。則。皆。隱。而。不。言。顧。此。外。如。司。德。芬。及。其。黨。徒。設。計。盜。取。彼。父。之。黃。金。等。等。皆。詳。言。無。隱。查。里。語。時。女。郎。默。然。靜。聽。查。里。不。禁。暗。暗。稱。異。至。查。里。詞。畢。女。郎。注。其。面。頗。有。疑。訝。之。色。也。蓋。以。女。郎。之。心。純。潔。或。不。識。世。人。之。心。險。惡。至。此。也。未。幾。女。郎。作。微。笑。狀。夫。人。將。有。大。難。臨。其。後。而。反。飄。然。作。笑。容。者。乎。查。里。此。時。竟。木。然。不。知。彼。妹。微。笑。之。深。意。即。曰。君。以。爲。僕。言。爲。駭。人。聽。聞。而。不。之。信。耶。僕。知。君。猶。未。審。世。人。有。

毒。逾。蛇。蝎。者。也。女。郎。起。立。曰。是。矣。是。矣。儂。已。知。之。初。不。料。世。間。有。如。此。惡。毒。者。也。吾。父。乎。今。已。入。於。危。途。矣。余。惟。有。至。彼。惡。人。處。以。求。彼。勿。蘊。此。毒。耳。查。里。曰。乞。君。勿。聲。否。則。殆。矣。脫。爲。彼。所。聞。吾。輩。無。噍。類。矣。幸。今。日。危。機。尙。未。即。臨。我。輩。尙。能。破。彼。奸。謀。今。君。速。至。己。室。立。告。尊。翁。囑。其。早。餐。後。亟。臨。僕。室。也。朗。華。德。女。郎。此。時。頗。心。感。查。里。之。誠。旋。即。道。謝。而。去。查。里。乃。一。人。獨。立。於。帆。桅。之。下。此。時。日。光。已。照。臨。全。舟。至。早。餐。後。見。朗。華。德。即。在。甲。板。之。上。四。顧。無。人。遽。入。查。里。之。室。查。里。起。迎。之。朗。華。德。微。語。曰。頃。吾。女。告。余。者。是。先。生。所。言。乎。吾。輩。眞。懸。諸。彼。凶。徒。之。手。乎。查。里。亦。微。聲。答。曰。茲。事。確。也。苟。不。注。意。及。之。則。吾。輩。將。無。法。抵。制。彼。矣。今。彼。悍。魁。確。已。在。吾。輩。之。前。然。吾。輩。固。不。畏。也。惟。君。之。黃。金。纍。纍。頗。覺。慢。藏。誨。盜。司。德。芬。日。光。迴。旋。及。之。矣。朗。華。德。聞。言。日。光。閃。爍。如。已。胸。有。成。竹。者。彼。力。挽。少。年。之。臂。而。言。曰。吾。友。乎。余。可。以。一。言。告。君。須。知。僕。之。黃。金。在。舟。者。值。不。逾。一。磅。查。里。聞。言。幾。驚。而。踣。並。曰。然。則。我。將。爲。彼。水。手。長。所。欺。矣。當。時。僕。信。彼。言。爲。確。也。彼。謂。確。見。盈。箱。之。黃。金。運。入。舟。中。此。又。何。說。也。朗。華。德。曰。否。否。余。祇。言。箱。笈。並。未。道。及。黃。金。也。惟。彼。水。手。長。確。見。此。箱。之。上。船。因。而。彼。知。此。纍。纍。者。皆。黃。金。查。里。君。余。今。將。告。君。以。秘。密。矣。余。所。携。之。箱。內。所。值。乃。不。逾。數。磅。主。余。之。黃。金。則。已。不。在。此。船。先。是。余。確。欲。以。此。舟。載。吾。黃。金。惟。於。至。此。船。之。時。曾。遇。一。多。年。老。友。彼。極。力。諫。阻。吾。友。語。我。曰。此。船。殊。有。未。妥。黃。金。何。物。而。以。委。諸。不。可。恃。之。人。物。之。手。乎。余。聞。彼。之。忠。告。乃。即。變。計。而。以。郵。船。運。至。英。國。且。用。白。鉛。實。滿。各。箱。運。至。船。間。以。代。黃。金。不。然。將。令。彼。起。疑。慮。

也。查里聞之。第一澈彼腦際者。以爲彼朗華德之友。進此忠告。後朗氏及女郎不趁此全雪。可而改乘他舟者。爲理至當。何乃復乘此船。躬冒危險。蓋黃金雖代以白鉛。而彼之凶徒。尙欲有所一逞也。又念朗華德所言之知友。或彼飾詞耳。脫有不測。彼其何可爲力。以一衰朽老人。與嬌弱女郎。奚能與彼抗乎。此時查里終屬疑信參半。又思彼父女。聞有人掠彼資財。時皆以一笑置之。何以態度如此。其鎮靜也。查里曰。先生此舉。良足慰我。然鄙意尙不能無所戒備。蓋若輩狡計。正在進行也。朗華德曰。老夫尙有力。足以抗彼。但吾女尙湏有力者爲之保護耳。語時。雙手掩面。不作一語。查里見老人作此悲慘之狀。心乃大爲感動。矧以查里之與女郎。彼之視之。實較已命爲重。且防護女郎之心。更比乃父爲切也。查里置手於朗華德之肩。曰。先生勿憂。姑娘必無危也。上帝鑒之。我必出全力以保護之。不使女郎遭此厄也。叨天之佑。吾輩必可安然無恙。然終當謹慎從事。勿墮彼惡計。朗華德曰。然則吾輩將如何。足以制此羣憾。余雖年老。精衰。然若生此人世者。誓必不任彼凶徒逃却也。言時。雙臂奮舉。查里亦舉手以壯聲勢。實則凶悍如司德芬者。必不懼若輩四臂之示威運動也。查里曰。祝君平安。彼凶徒者。終有難逃天網之一日。吾輩誓必戰勝渠也。朗華德曰。是也。上帝其鑒諸。查里即退。未幾。少年查里一人在室。即安排爲作戰之準備矣。

第十七章

次日。水手長一手持釣魚之絲。一手持數魚鈎。而至查里處。即曰。先生。汝欲聞秘要之新聞乎。查里曰。願

聞水手長曰。我告先生。先生宜自備。他人處不能洩。一語也。彼船主今日又至。余處道及彼之所圖。蓋將決計。排除艦長。然後及於君。余亦不得不表同情於彼。至於二等船員。斐爾。彼以爲不足念也。彼又百計。唆我。令我爲之助。余觀此黃金之面。亦已爲所惑矣。查里曰。然則。彼意云。何水手長曰。君脫聞余所述。將驚悸而踣。聞彼掠得此黃金。後不令衆染指。祇與余二人分肥之。彼且預計得此金。後如何以救生船。分運。並至夜間。吾二人竊離此艦。覓一島嶼。安置此掠得之黃金。種種佈置。皆已告余。查里曰。然則。將如此艦。何水手長曰。彼擬於夜間離舟。後即出以破釜之一策。顧此艦以如此之結果。則艦中人危矣。嗚呼。此水手長之愚蠢。堪憐。竟以此犯罪之證據。罄吐於查里。亦足異矣。查里曰。汝之告余者。已盡於此乎。水手長曰。盡矣。余且已允彼於數日中。配置救生船。並準備一切。余又擬以明日起。從事於此項之計畫。查里曰。此纍纍黃金。究在何許。耶。曰。此金皆在船後一室之內。安放地板之上。彼又力言。見此鉅大之黃金。將如何能令人放棄耶。蓋黃金之光。實世界中最有權力之光也。查里佯問曰。彼不懼彼之狡計。上帝已知之。恐將不俟。汝等躍入小艇。已擲汝等於巨浸中矣。查里作此語時。蓋欲激動其天良也。而水手長聞言。果若有所感動。乃曰。承君提醒。我亦覺茲事似非良善所爲。我其勿助此凶惡之徒乎。查里曰。今可告汝。以我之秘密矣。汝若助彼行惡。則空擔惡名。而我可保汝於此項賣買中。不得一便士。汝與司德芬。皆謬以爲箱中皆黃金乎。噫。汝輩誤矣。彼箱中皆實以白鉛耳。水手長聞言。瞠目無語。木立查里之前。狀如中。

痢。乃曰：汝欺余哉！余曾見此多箱，運入船中，何云非金？查里曰：我可宣誓此均鉛也。並將朗華德如何設計給彼凶徒之事一一告諸水手。長水手長之顏色初亦暗淡無光，既而漸近和藹，蓋貪利之心死矣。查里曰：此非戲言也。當余初聞此言時亦殊不信，然彼皆可以證實之。然以彼白鉛而謬認爲黃金，其愚可笑。爾時余將聯合多人拒彼凶人之計劃，嗣聞此言乃知彼凶徒亦被給矣。惟令彼見此盈箱之白鉛，不知作何態度也。噫！彼且來矣。彼正目灼灼視吾輩，速將魚竿釣絲來。司德芬適從室內出，乃見查里與水手長聚談，惟見查里乃持魚竿，釣絲在手，即亦他去。立於船之暗處，身依桅桿，因之彼二人亦即分散。查里則終日下釣，但彼思慮過深，名雖下釣而半日實未一下其鈎。日後竟知其魚鈎尙未結也。當時頗籌思其制敵之計劃，以爲此必慎重將事，且嚴守其秘密之態度，否則必爲敵人所偵而功敗垂成矣。查里當卽照舊入室用膳，惟女郎及乃父對於司德芬甚爲謹默。查里見之未免起疑訝之心。朗華德女士且不言不笑爲狀，更爲沉默，顧容色灰白。食乃大減，朗華德與司德芬以尋常交際之語爲之酬答。查里見司德芬於若輩聯合制彼之情形似未有所疑慮，心中大悅，惟與裴爾交談外亦不與他人接一語。一句鐘後，查里坐在船邊，嗣見侍役派西携一水桶及地帚而來，並白查里曰：余業至苦也。人皆安睡時而余則碌碌無暇晷。且又時時令余送酒，不其憊乎？查里曰：若輩命汝送酒何爲者？派西曰：洪飲耳。查里曰：誰命汝者？派西曰：艦主耳。先生思之，人類至不平者若輩縱飲流樂，余乃奇渴難忍。查里聞彼奇異之詞不

大笑。既又自詢曰。彼司德芬。抑何縱飲。乃爾。此實不可解之疑問也。至日落時。彼艦長乃由室中而出。巡視船中之事。彼瞥見查里。即呼曰。查里君。汝來前。余有事告汝也。查里遂即至前。顧見彼獍狀。可掬。雙目睜視。眼如發火。且頻頻流轉。四顧無時。或息。彼雙手及全身震顫不止。齒擊有聲。查里從未見有人震驚若此者。嗣見彼啓吻。發言曰。噫。余之生命不久矣。余其將被殺乎。因余曾宣言必不令此女郎爲彼所鯨鯢也。脫余若被殺者。彼老猾快心矣。蓋彼恨吾已久。汝曾見彼老猾乎。彼刻刻隨吾輩之後。欲圖一逞。余每於夜間在水光中見彼之影也。並於夜間力促余飲。我知其心懷叵測。我故恨彼。至於刺骨也。繼而又大笑曰。余今可告汝。余實恨彼。澈骨汝。且視一物。語時一面探手於囊。取出銳利之長刀一柄。並微言曰。今夜倘彼迎余者。余即以此物奉餉矣。此即餉此凶徒惡漢盜賊等至妙之物也。語時彼即將可畏之武器藏入衣囊中。並將外衣及袒服加意鈕扣。並力握查里之臂。以表其決心。查里曰。汝可待彼至前。即以利刃報之。然查里語時。忽又覺此武器不適於用。並知此人爲態。有如狂易。以此銳利之武器。任彼終日醉鄉之人。挾以赴敵。終非妥法。彼狂易之艦長。視查里之面者。半晌。並曰。汝言是矣。惟吾輩語聲不可過高。恐爲彼人所聞也。汝見此水否。我常於水中見此奸徒之影也。彼時已行至船邊。距躍而過。並示意查里。令其前行。查里亦遵其意而行。並自隨後探窺一切。而艦長則一顧水面。突然躍回。蓋彼見一大鯊魚之翅。浮於水面。噴水上。衝船亦爲之顛播。顧鯊魚之爲物。每於海船碍事。故衆水手協力捕捉。查里亦如

衆水手之盲從附和。其間彼見此艦。長狀如中風。注視此魚。目未一瞬。既即。突然出其長刃。盡力刺之。刃光與落日之光相映射。乃成奇觀。查里即聞此艦。長大笑之聲。水面旋有血痕浮起。余知此鯊魚中刃被創矣。查里曰。汝今除此物。此後將不爲其所困矣。艦長大呼曰。然此物已沉水底。一害除矣。然世界之害無盡也。語時。顛頓欲仆。查里竭力扶之起。彼即衝入室內。并將室門緊閉。此時想彼必放量縱飲爛醉如泥矣。查里又聞水手喧嘩之聲。大起。則若輩均在燈光之下。作葉子戲。直至繁星布天。而碧水如澄。倒射之星點點。浮於水面。查里竊思。如有一日能脫離此艦者。則一切可恐可慮之現狀。可以不入於心目。則此明星皓月之良夜。爲境當至樂也。查里至午夜方入室。和衣仰臥。彼因困疲已極。未多時。即已熟睡矣。查里方在睡夢中。突聞呻吟之聲。發自艙面。並聞似有物墜水之聲。渠即由牀間躍起。並思以何種武器。足以防衛已身。時即聞艙面足音雜沓。而船亦搖搖不停。查里於是即出其室門。亦未見有若何之動靜。惟司德芬與一水手在此。二人方佇立船邊。查里乃問曰。適聞水聲。湧洞何爲耶。司德芬答曰。吾艦艦長已躍入水中去矣。彼患神經病者多日。嗟夫。不知彼之結果。乃若是耳。水手曰。誠然。彼乃躍入水中。此余可以宣誓者。查里曰。惟余聞及傾跌於艙面之聲。司德芬微笑曰。汝聞之耶。是矣。當彼欲躍入水時。余往阻。故彼乃推余。使仆君之所聞者。或即此耳。水手曰。誠是。此余可宣誓者。查里大聲曰。然則何以不停輪施救耶。彼此時。或尙在水面也。司德芬行至船邊。復曰。殊不見彼踪跡。查里曰。沉沒耶。司德芬搖首曰。此

間多巨魚。彼恐已葬身。鯊魚之腹矣。水手曰。然此又余可以宣誓者也。查里知停輪。亦無濟於事。沮喪而去。是夜夜色如畫。明星皎潔。海天一碧。景物凄清。然查里則對此良夜。愈覺悽其可怖。彼思第一人被殺。則其第二之目的物。豈將及於已耶。查里轉展自詢。終夜不得安睡。

第十八章

是日查里未及陽光之出。即至艙面。徘徊欄杆之傍。觀日出於東海面。作金色蕩漾。四散頗呈異觀。嗣聞若有人微扣船邊之聲。查里初時了不爲意。既而其聲加劇。彼乃俯身出船欄之外。下窺水面。猛然見一物不禁大駭。蓋一艦長之屍體也。查里見之大怖。則見其面色灰暗。雙目大張。兩睛直視。彼常御之眼鏡。則歪覆額際。顧此頻擊船邊之聲。則又何爲乎來哉。乃此無情之鯊魚。頻以翅擊屍體。方拍船邊作響也。查里又於艦長頭顱之前部。發見一創口。此必於艦長入水之前。擊成此口。以制彼死命者。且必司德芬之凶殘。乃出此查里。注視少時。突有一巨鯊直泳而前。奮力一啄。彼可憐艦長之遺蛻。遂不可得見矣。嗣水面波紋大作。彼衆鯊魚分食酒浸之艦長矣。查里亦悽然而回。方欲轉身。見斐爾適自己室出。固未知查里俯身欄外所窺何事也。因即問曰。查里汝何爲者耶。我觀汝氣色非佳。汝其何所見耶。查里曰。余之所見者。乃可怖之尸體耳。斐爾曰。與我一觀之可乎。即趨行至船邊。惟見血色蕩漾。波中餘無所見。查里搖首曰。此即昨夜喧擾之結果也。斐爾曰。何余未聞也。查里曰。昨夜艙面擾攘之聲。似有人傾跌於甲板。

之上。並有以物投水之聲。汝詎不聞耶。裴爾曰。余暝睡如死。一切皆未有所聞。查里將頃者所遇。詳告裴爾。並將尸體頭部之傷痕告之。並曰。此必爲司德芬所擊傷者也。裴爾聞查里之言。咋舌不能作一語。嗣即言曰。余信此僮確非善類。彼所行各事。皆惡劣。不可狀。然余思殺艦長者。或非彼也。既而又曰。今汝恐將爲此艦之長矣。汝曷勿召集全船之員。役縛彼以鐵鏈。迨吾輩抵埠後。俾設法交法庭審究。查里曰。汝既言此。余可以將全情告汝也。遂將水手長告查里之言。一一告裴爾。並力言司德芬已與水手長約定。將掠得之黃金。二人均分之。其餘則不與。以一便士云云。裴爾曰。嗟夫。我輩來此船時。庸詎知此人之爲兇徒歟。今如此。我必助君。查里曰。然則余感君極矣。第吾輩當救此女郎。以出此險。裴爾曰。女郎耶。我必助汝。出彼於險也。裴爾語已。即急急而去。當時船員多人。方聚而談論。而凡此臥於甲板之衆。水手亦漸醒矣。並起而各行所事。每人皆擁一爐。預備煮彼咖啡。至早膳後。各人皆照常操作。惟船員長重至艙面散步。因見侍役又携酒兩桶而來。意此必司德芬以酒灌醉衆人。俾便於行使彼之奸謀也。而其携酒之人。即爲彼之同謀。時水手長亦至。查里曰。請君與我一釣絲。查里言時。其聲高朗。欲令司德芬聞之。水手長曰。先生。酒魚絲乎。查里曰。誠然。并望與余數鈎。余將繫鈎而釣也。查里至此。準備下釣。司德芬已坐於離彼稍遠處。然彼祇能見彼海員長與水手長二人。準備下釣之。以彼爲商榷捕魚事耳。蓋司德芬偷稍移其坐。必且聞若輩所言矣。時則水手長問曰。汝所欲之鈎。已得之乎。查里曰。余知旨矣。余將告汝。以

所見彼艦長已爲渠輩謀斃而投諸海中矣。水手長曰：先生何由知之？查里曰：余於晨間親見艦長之屍浮於水面，見其頭之前部受創頗重，故知其先謀斃而投諸海也。水手長曰：確也。余亦知之，言之勿駭。今將甘心於君輩矣。余見司德芬入艦長之室，後即將其扶挾而出，彼似以黃銅桿之一物擊彼艦長，此傷痕自必留而未退也。且渠已詔余將別有所圖。查里曰：圖何事耶？彼曰：非也。即此葛利遜之事也。渠命余將牛肉、餅乾等類運入救生船中，余今已在彼掌握之中。嗟夫！君其恕之。船主與余所作之事，今尙未逾半也。且余二人仍擬在舟中照常會食，以防他人之起疑耳。查里曰：然則汝將從船主命，真擬將此物等預備入救生船乎？水手長曰：此無可如何之事也。汝試思：倘船主偕余入小艇，後則此舟必沉，君亦宜早爲之計。查里曰：我今尙有一計較彼船主者，惡人耳。汝何爲助彼？且彼之狡計，吾輩已知之。今我所欲與汝言者，意不如以救生船載去此舟之搭客員長及水手長，前往海島之中，至船主以及彼之同惡相濟者，則留於此艦如此一更易，豈不大妙乎？故此必取決於君耳。汝當日爲我所救，則今日正宜助我。余於此事慮之熟矣。君如能允者，即乞汝於夜午時來余室可也。水手長沉吟半响曰：當如君命。彼即將下鈎之魚竿交與查里。將行時，又言曰：君言信耶？查里曰：事在必行。一面即將魚鈎配就擬釣。當時朗華德偕其女亦自艙中出，見查里之狀態頗見沮喪，雖在下鈎，意頗不注於此。而水手長離查里後，即至司德芬處，微言曰：彼等尙不知吾輩之謀。老友乎！渠輩不久將上鈎矣。司德芬含笑曰：轉瞬間將餌彼鯊魚之

腹耳。又曰：汝往準備救生船，今如何耶？汝宜多積食物於艇中。水手長曰：余今備置帆桅矣。至食物等，余已將入牛肉二十聽及淡水二箱。今夜又擬搬運各酒，以恣汝飲。司德芬曰：善哉！然則萬勿忘携巨斧。至吾輩入艇後，汝必力鑿一巨孔於船之旁，必使船內易入海水。方足溺斃。若輩水手長曰：我已預備。君可放心。惟吾輩屆時觀此慘狀，能無惻然？司德芬曰：勿聲。脫令若輩聞之，必起大疑。吾輩謀主祇二人，若爲彼所知者，吾輩入險境矣。水手長曰：諾。時彼即他行各船員，仍作葉子之戲，而喧譁之聲達於四週。水手長大怒，頻呼叱以止其擾攘。至夜色迷漫時，又見酒瓶續續而出，衆俱鬩飲。直至第三四次，彼聚集之船員爭乃大烈。此時均戲弄紙牌於燭光之下。因光微不能明燭，故皆俯首伏視，狀如荷蘭學校中研究圖畫者。若輩此時雖不知此船中之秘事，而觀其狀態儼同鬼魔矣。查里惟遙坐以觀其究竟。未幾燭光突爲一人所滅，並揮之以老拳而賭徒衝突之聲大起。查里亟往勸止，乃見司德芬亦現身其側。司德芬乃力握查里之臂而言曰：查里，汝速往，汝應至之處。汝今來此何爲者？來此將自討苦喫也。查里不得已應命而去。顧仍偷窺司德芬，則見其獨往船首之艙面，力衝印度水手，使散而若輩一見司德芬，宛如犬之服從其主者，列班恭立於前，以待其命令。查里但見司德芬以手作勢，似與若輩有所言語。又聞彼怒詈之言，似與彼中數人有稍稍爭論矣。入後則彼之言語明了，可聽。有一人曰：汝係何人，敢如此目中無人。余蓋知汝爲何如人也。司德芬曰：今余爲一船之主，實爲汝輩之長。汝輩乃屬余權力之下。汝輩軀壳及

魂靈皆隸於余者也。余與汝輩約如不從，余命者。余將投汝輩於鯊魚之腹。此人又曰：余實爲汝羞，余豈不能爲一船之主？余豈不能爲汝之長耶？葛利遜老友乎？余必有一日爲汝之所爲，汝亦意及之乎？汝若少抑其驕念，不與我輩相抵抗者，吾輩仍可共事。否則汝亦當慎之也。司德芬低語曰：余必慎之。語未畢，突聞手鎗之聲，發自艙面。查里見一水手雙臂高張，即倒於甲板之上。至濃烟消退後，見司德芬尙挾其凶器，木立不少動。默念此人兇殘至此，或將謀及於己，事急矣，不可不防。然而衆人見此水手被戕後，則皆如待決之囚，不敢一動。司德芬收槍入於囊中，乃至衆人之前。查里雖距離甚遠，頗能聞彼之語。彼曰：吾之伙伴乎？吾輩究爲同舟共濟者，苟有利益，吾輩均當分潤者也。然汝輩必須宣誓當確認余爲一船之主，即指鎗斃之人曰：彼即屬余權力之下，而不用命者。吾輩現擬銷滅此屍，余必立促汝輩將此屍投入海中。衆乃奉命維謹。司德芬曰：佳哉！余之令汝輩拋屍，意不在屍，蓋驗汝輩能否服吾命令耳。今吾輩將離此，在未啓程之先，吾輩須慎重所事，不宜近於嬉戲。查里又見司德芬四顧前後所接近之衆人，密作微語，惟所作何語，則無人能聞者也。第見其語時頗顯得意之態，乃即入室。查里因思渠必征服此輩水手，否則足以妨碍渠之舉動。且水手中亦富有刀器之屬，彼雖有手槍，亦寡難敵衆也。未幾，又聞笑聲大作，則彼輩一刻不可離之紙牌，又出現於衆人之前矣。至船上八鐘（船上號鐘約在夜半）知水手長約會之期將至，查里回至已室，假寐牀上。未幾，室門輕開數寸，即聞纖細之聲曰：汝之計劃准在後日。

黎明實行語畢門闔查里至此頗疑訝以爲適間所聞之言疑在夢中也。

第十九章

全雪可艦之船員長查里自得此消息後因思茲事亦良困難且無能可與籌劃之人僅有一裴爾耳惟朗華德及其女郎則覺此事過於繁複亦無隙可以訴知惟裴爾則頗告奮勇願於救生船中効力無論何時彼必盡瘁也渠又密告查里曰所有不合用之小艇應即棄而不用如此則可使救生船迅行無阻查里深韙其說並告以此事須慎密將事查里頗欲與朗華德有所談話然終無隙可乘當朗華德來艙面時司德芬則守護之終未離開一步是日水手長携魚餌甚夥並曰先生欲釣者速行查里聞此不能作答俄而忽得一計彼即將此魚竿回己室疾作一書書中則告以所謀之計畫并云倘君贊成此舉者應即速爲準備須於後日黎明偕女士及女僕即來艙面萬勿携帶多物此行必將有種種之困難惟計已決矣脫吾輩再徘徊居此舟必且入於死途請熟籌之如君贊成此次冒險事者請於晨間來至艙面作一向海面展卷之暗號余當領會是爲至要云云查里書畢覺種種希望皆在於此乃仍携魚竿出室行至船後朗華德室之屋次以書緊緊繫於釣鈎即將此鈎垂入其室門之前查里以書輕扣其室門者數下垂之而下覺魚鈎已切近地面即有纖白之手將此書拾去未幾仍將魚鈎拽上並即投入水中以掩司德芬之目查里乃知此書爲女郎所得當已呈阿父閱矣夜中查里見衆水手乃大不如往常之態度

惟有數人尙在作葉子戲。而其餘或坐或立交頭附耳密談。正濃。查里猜彼所談者無非爲此事耳。至天將破曉。水手長來至查里之室。並以極微之語告彼所聞。查里亦語以密約。朗華德之事。並囑其注意。朗華德向海面展卷之記號。查里自知均已準備。惟於救生船一事尙未妥貼。以詢水手長。水手長曰。不妨。余今日即整理之。余將令船主爲吾輩料理之。第明晨萬不可錯誤。時刻如其遲誤。必爲衆人所瞥見。且各水手將羣起而與爲難。查里曰。我輩當出之以慎密。今諸皆妥洽。祇須俟朗華德回音矣。爾時水手長口含雪茄散步於甲板之上。意滋暢適。未幾見朗華德行至甲板。展卷示意。不知者以爲開卷讀書也。查里見此意乃大慰。並注視水手長者。再而水手長則已行至司德芬處。曰。余以爲救生船恐未十分堅實。難保無有損壞之處。我輩何不以之入水一試驗乎。司德芬曰。是也。汝其飭人入水一試驗可耳。汝祇言余將出獵以釋人疑。又曰。汝應多携獵鳥所需之品。以免缺乏。水手長此時爲狀殊鎮定。乃至船員集會之地。意將發其命令。時旁有三人方吸烟。水手長曰。汝輩作此態度。試問尙有幾時乎。汝輩飽食終日無所事事。余實爲汝輩羞。汝輩今當出其勢力爲佳。彼衆同聲問曰。彼（指司德芬）今作何事耶。水手長曰。彼欲令汝輩即將救生船下水出駛。勿得稍遲。彼欲以此舟往海島獵鳥耳。余今代彼宣令。雖然。余心有所未甘也。水手長則坐於船欄。頗現怒意。一人曰。此老槍乃儼然居我輩上。余必於明晨使彼不得乘船行獵。水手長曰。我有一事語汝輩。此亦汝輩之利害關頭也。即低聲以查里之謀告衆人。有一人攘臂起。

曰。明。日。夜。間。吾。輩。將。自。由。矣。吾。輩。此。後。不。須。更。有。艦。長。及。船。員。長。即。次。等。船。員。亦。不。須。有。矣。舉。衆。中。一。人。能。書。善。文。者。即。推。領。此。舟。足。矣。水。手。長。曰。誠。然。誠。然。吾。輩。以。後。必。如。是。乃。可。汝。輩。趣。來。助。余。下。此。救。生。船。吾。輩。以。迅。疾。爲。是。今。互。談。此。事。又。防。爲。彼。所。覺。也。又。一。人。曰。然。然。吾。輩。速。去。速。去。此。三。人。即。向。救。生。船。而。去。查。里。亦。頗。喜。其。計。之。得。售。即。佯。至。水。手。處。力。阻。其。事。以。掩。人。耳。目。並。曰。汝。輩。何。爲。耶。誰。命。汝。輩。放。此。舟。耶。水。手。長。曰。汝。尙。有。所。未。知。吾。輩。係。遵。船。主。之。命。也。彼。寧。非。汝。之。船。主。耶。汝。萬。勿。力。阻。吾。輩。查。里。曰。司。德。芬。命。汝。輩。爲。此。耶。水。手。長。昂。然。曰。我。言。船。主。船。主。即。司。德。芬。也。語。未。畢。司。德。芬。手。挾。鳥。槍。兩。支。適。自。後。至。即。曰。汝。欲。阻。吾。事。耶。查。里。曰。否。余。詢。此。事。究。爲。何。人。之。命。耳。司。德。芬。曰。汝。何。問。爲。汝。其。留。意。於。汝。分。內。之。職。務。可。也。余。雅。不。欲。汝。出。而。干。涉。余。之。命。令。吾。伴。乎。汝。其。行。矣。查。里。無。言。自。去。未。幾。即。聞。船。上。放。此。練。索。之。聲。繼。聞。舢。板。入。水。之。聲。與。夫。機。件。軋。軋。之。聲。蓋。因。此。船。久。不。用。不。無。略。覺。費。力。耳。惟。舟。旣。下。水。司。德。芬。與。水。手。長。遽。入。此。船。並。偕。另。一。人。竟。爾。駛。去。查。里。見。之。並。不。驚。恐。顧。朗。華。德。則。至。爲。驚。訝。惟。彼。女。郎。態。度。殊。鎮。定。且。彼。曰。吾。知。吾。輩。必。可。無。恙。吾。輩。雖。經。如。何。困。難。之。境。後。必。安。全。彼。凶。徒。雖。極。力。欲。陷。我。然。上。帝。必。且。拯。我。輩。否。則。我。輩。對。於。上。帝。亦。自。覺。無。罪。也。爾。時。查。里。即。告。女。郎。及。朗。華。德。謂。此。艇。試。駛。必。將。復。回。且。曾。約。定。黎。明。時。相。會。屆。時。可。以。潛。出。上。船。切。勿。觀。望。自。誤。云。云。彼。父。女。聞。此。意。乃。稍。釋。查。里。則。注。視。日。光。以。定。船。行。之。方。向。乃。知。最。妙。向。東。南。方。行。彼。以。爲。向。東。南。方。行。者。則。乘。機。得。達。海。中。之。羣。島。未。幾。船。果。

即回。司德芬乃躍登艦上。惟槍仍留在小艇內。水手長仍留艇中。即將纜繩繫諸大船之旁。嗣彼亦登艦。查里見諸事均妥。且夜間之事亦已準備。彼又知脫不於今晚日出之前。脫離此艦者。則終無逃避之日。查里見此美妙可憐之女郎。四週皆猙獰有同惡獸之水手。深入危途。誓必救護此女郎。方為天職。查里此時斜倚於船邊。注視滔滔之水。因念轉瞬之間。船中風潮起矣。惟此時則全雪可艦為狀。滋適方風平浪靜。行於南太平洋靜默之中央。

第二十章

海面如鏡。夜色淒清。繁星如雨閃動。作光萬里。無雲更顯其蔚碧之色。俯視海面空闊。無倫惟微浪所擁。星乃搖搖隨之。蕩漾總之。此時萬象闐寂。大有身入埃及黑暗世界之概。已而星光之在東極者。漸見疏淡。惟與天際相接。乃作一色白鷗點點。振翼而飛。桅尖之帆。其色可愛。蓋受晨光之映照。愈顯其嫵媚之狀態。未幾晨光熹微。隱約可見。嗣有一人。跣足自其臥室來。至船之中部。乃將救生船拽近大船之次。並解下其纜。以手牽之。船中并有橫下之桅。及雙帆四槳。置於兩旁。篷布成束。置諸舟中。足見水手長終夜勤勞於此事矣。未幾水手長忽然來至小舟之次。覺後有躡足微步聲。回首乃見查里立於己後。查里微語曰。諸事妥協否。水手長點首示意。查里曰。然則可邀若輩下船矣。水手長即躍入舟中。舉首而望。乃見斐爾立於查里之次。於是查里乃往朗華德室門之前。輕叩其門。未幾門啓。三人自內出。查里即指示朗

華德曰趣由繩梯而下。先至船中待余可也。水手長乃以小舟拽迎大船之旁。朗華德初覺甚難。嗣亦緣梯而下。查里乃以臂挾女郎如抱一嬰。乃即安置女郎於舟之後部。斐爾則在大船之甲板前後奔馳。查里至此心乃稍慰。覺各事漸已妥適矣。更有一女僕亦由查里挾之而下。願此女傭如瘦小之女郎。身輕

無倫。查里如挾軟木之塞。惟女僕驚惶之態。其狀可掬。全身震顛如葉。受風搖搖不可自止。查里挾至舟次。即由水手長接入舟中。郎華德女士下



船後。水手長乃呼曰。謝上帝女郎安也。舟中人聞之。乃大慰。此時斐爾尙在大船之舷。乃即一躍入舟中。彼以用力過猛。致舟蕩至數碼之外。查里尙在大舟中。致不能

即下。查里方欲力躍。還有一人從後猛擊之。則司德芬也。查里擊倒於甲板之上。願尙力疾躍起。大呼小舟趣行。汝輩趣遁可也。萬勿顧余。查里言時。惟聞女郎大呼。不可嗣。又飛一棒直擊查里之面。遂頓失其知覺矣。未幾聞船槳激水之聲。及水手叫號之聲。查里隱約聞之。吁氣而歎曰。謝上帝。玉人脫離虎口矣。

當查里發暈後重醒時。乃覺身在室內。且室門大開。注視門外。黑暗特甚。惟見衆星燦照而已。彼迴想一切殊覺茫然。惟彼初醒時。意實慰甚。因喜女郎已得脫離虎口。至於一已縱無生全之望。然則彼之犧牲者。實爲有益也。顧未幾而疑雲又起。以爲我真醒者。何以門外之景物奇異。耳中祇聞有不洽音律之鋼琴聲。斷續可聽。似在甲板上。有無數高冠修衣之婦人。羣與野蠻之水手跳舞。查里對此種種幻象。實所不解。彼思若輩何由來此。耶於是緊闔雙目。意欲覘其究竟。爲夢爲真。然鋼琴之音。仍斷續接於耳鼓。且雜以男子叫號之聲。其歌聲一如酩酊之徒。隨吻亂發者。查里自念此何爲哉。彼高冠而修衣之婦人。誰耶。已而舉手按頭。則覺頭上包有一物。始憶彼在大呼小艇趣逃時。司德芬以棒擊之。顧念我已失其知覺矣。彼尙如此優待。不置我於死地。此又何故耶。方沉思間。突由門外來一人。吁氣作聲。意滋暢適。查里細加審視。此人非他。即船中侍役愛爾蘭人派西也。此人即呼曰噫。君今無恙耶。余敢言君之生。余有力也。脫非余者。君其殆矣。查里謝之曰。好友乎。余之生者。其蒙君之賜乎。派西曰。君宜安眠。險哉。汝幾入鯊魚之腹也。查里突然坐起曰。然則彼小艇如何矣。未曾遇險耶。派西曰。此艇悠然去矣。其捷駛如飛鳥也。船主另以一舟追之。然前舟槳力足。追者恐無及也。顧彼輩何以離此佳艦而掉孤舟於巨浸中。危險實甚。除非得一老練善駕之人。庶無他慮。查里曰。謝上帝。若輩得達佳地矣。雖然。請君告余。以被擊後之種種。派西搖首曰。余意先生不聞爲佳。聞之。或且加重汝疾。查里曰。不脫汝告余者。余轉可以釋然於懷。派

西曰。是矣。先生且臥靜聽。余言當君被擊後。余即力衝衆人而入。救護先生。嗣有一人欲力沉小船。惟衆皆不欲。願若輩雖乘小艇而逃。而此纍纍黃金皆棄而不顧。寧不大愚。嗣有人至室內。查看黃金尙在否。則案下鐵箱依然未動。且量之甚重。余亦往舉。力未能勝。爾時司德芬詢衆曰。今汝輩意足乎。衆皆撫掌大笑。樂不可支。深德司德芬智計之巧。此即當時情形也。其餘余乃無知矣。查里曰。余知之矣。可惜汝輩乃爲司德芬所賣耳。然小艇已去。此實可以謝上帝也。派西曰。自後余即督率將君昇至此間。然尙有數人欲投君於海中者。即司德芬初亦有此念。旣而忽改念曰。聽之可也。吾輩尙有航事。湏料理云云。查里曰。余實感彼。雖然君請告余。此高冠修衣之婦人。究從何處來耶。言時又見奇異之男女跳舞於星光之下。派西乃探首往視。回首大笑不止曰。君問此婦人乎。若輩豈皆女郎哉。蓋自酒箱中來也。查里曰。君言何指。派西曰。君尙不知此事耶。若輩在室中搜索朗華德及其女郎所有物。惟若輩祇得如許酒瓶耳。繼乃獲得一衣笥。在室渠輩將衣笥大開。乃雜取其箱內之女衣被。諸身上。至後又覓見鋼琴一座。若輩即將之至甲板。作跳舞戲矣。查里聞此憤然曰。此輩實野蠻極矣。余必撕去此衣。語時即由牀上躍起。派西力制之。令安臥。曰。穉子。汝勿作此態。若輩服此女郎遺棄之衣。又何與汝者。汝寡不敵衆。必將大不利於君。君其安臥。無躁查里不知彼愛而蘭人用意。何在尙恨恨不已。握拳嚙齒。意似朗華德女郎之衣。今爲若輩所弄。大褻其高尚神聖之物者。派西曰。此輩本屬野蠻。然不能責諸水手中人。我所異者。彼船主之。

爲人實所不解。余一身之於航途，不爲不久。然從未見若此之人物也。查里曰：余亦云然。當吾輩來此舟時，由彼偷極力勸駕派西。汝其聽之。在此船中，有一至惡極險之徒。在此此人，非他。卽所謂司德芬其人者。派西驚曰：噫，汝何爲語？此彼非此船之主耶？而君乃詬罵之。查里曰：船主乎？彼實一海盜也。一般助彼爲惡者，皆其同黨耳。派西聞此語，注視查里者數下，鐘嗣卽低聲言曰：可憐之穉子，汝之被擊者，果船主也。然汝勿多言，多言惹禍。查里曰：余病中言，輒妄發。汝勿介意。可愛之派西乎？余今謝汝病已復原矣。然余若久留在此，必無善果。或較死更甚也。派西曰：汝宜靜養，勿多言。君其少進此酒者。嗣派西卽出。查里見彼搖首微歎，不以爲然。又思頃者所遇之一切，卽自慰曰：謝上帝，彼或得安穩矣。彼或且遇救矣。余或不虛此救彼之念也。一閉目間，卽聞室外之狂擾，祇聞衆囂雜，還狂歌澈耳。彼無意識之衆水手，方興會颯發也。

第二十一章

時則查里一枕黑甜。及至醒時，陽光已滿室。探視室外，則晨氣宜人。早霞如畫。當彼夜睡時，頭尙涔涔，作痛。茲乃大舒。蓋已經充分之休息。此時又無激刺之事故，得大痊然。查里今日之地位，自與往昔不同。今有疑問，數則亦在理所必當解決者也。蓋彼今仍應至甲板否？卽至甲板矣。彼應作何事耶？彼尙能再指令各人否？如其能者，彼將居何等職位耶？此種疑問，卽查里自思，恐亦茫然無以應也。左右思維，神經爲

之紛亂。惟其思之切。反將各事以不解解之。至晨旭出時。彼船員之宴會已終。查里臥於室間。聞歌呼跳躍之聲。已寂。此蓋若輩終夕擾攘。今已各歸臥息矣。顧查里一人獨臥於舟中。頗覺岑寂。四顧茫茫。無非淒涼之景。當彼正孤寂無聊時。突有一人塞門而入。空中光線。致爲所掩。遂成黑暗。此人爲誰。蓋司德芬也。司德芬昂然曰。查里。汝尙生耶。言畢。磔磔作笑聲。又曰。汝不臥於鯊魚之腹。而臥於此間。實汝之大幸。事汝且較汝友爲幸多矣。可笑。若輩不安於此。平安之艦。而掉此孤舟。流轉於此。無涯之太平洋。又加以如此可畏之天氣。不亦愚乎。旣又笑曰。余思若輩此行。實有負於汝。因若輩乃棄汝而遁也。查里俯首不答。一任彼之嘲弄。少選。司德芬又曰。余謂汝實咎由自取。耳。彼水手長本一狡者。然不意汝乃用之。令人汝之穀中。然余早知彼之目光中。已有女郎在。且余亦屢窺見之。今彼得達目的而逝矣。佳運哉。彼也。查里聞司德芬言時。即由牀間躍起。並凝視司德芬。可數抄鐘。並曰。汝意云何。司德芬張吻大笑曰。穉子。汝乃不知我意乎。此問題最易解決。汝須知彼水手長圖逃之計劃。果出何意。可憐哉。女郎嗚呼。少年汝偷澄心一思之。汝心碎矣。查里聞此言時。如火中燒。司德芬又曰。穉子。汝不知耶。我誠憫汝爲彼偷所思。汝念及此。殆將發癩。彼偷計圖彼女郎者。非一日矣。然余終能燭破其奸。因此彼乃儘力與余爲敵。想彼必以余無稽之歷史告汝。無疑而於是。汝之視余。遂爲僉壬之流。然余雅不欲詢汝。以彼告汝之語。汝視余今日之爲人。當可知矣。不然。余今日欲致汝於死地者。易如反掌耳。嗟乎。彼之種種設法以欺汝也。今吾

輩已完全覺察矣。惟汝尙在夢夢也。穉子其細思之。當彼女郎欲回至大舟時。彼何以迅將小艇使離大舟耶。嗚呼。彼惡奴於一己之謀。誠巧矣。然穉子則爲所欺矣。查里聞司德芬之言。幾爲所動。以爲我其過信。水手長之爲人。致爲所欺乎。顧彼朗華德在船中。種種事實。今皆現諸眼簾。彼所乘小艇。隱約似在寂默之大海中。又思彼朗華德者。何忍將彼愛女。驅之絕地耶。此時查里之心。幾爲司德芬所移。惟憶前宵司德芬與水手長在室中所談之密語。則司德芬之言。寧得可信。無論如何。彼二人於此事實。爲同謀耳。回溯前宵所聞之語。則知水手長者。實表同情於司德芬者也。以水手長棹此小舟而去。而司德芬又以欺詐之言。誑我。此實司德芬之奸計耳。查里見船主作種種僞態。不幾笑聲衝喉而出。沉思至此。則又突然起立。且大呼曰。余爲彼僮所欺耶。余曾爲彼惡奴。屢次揄弄耶。大聲高呼。狀如中瘡。司德芬爲其狂態所迫。不禁退避三舍。顧查里狀態。雖狂。惟於彼仇之舉動。仍極注目。司德芬曰。穉子。總之吾兩人爲彼僮奴所欺。今已晚矣。然我輩固無傷。獨此女郎爲可憐耳。查里至此。卽轉已軀。雙手掩面而呼曰。嗟夫。此余之過也。余實驅彼至於絕望之地也。彼女郎之死境。余實陷之。彼之厄運。余實司之。嗚呼。余何以愚蠢。一至於此耶。時則查里以極可憐之眼光。注視司德芬。並哀之曰。吾輩以何法處之。耶。君不能坐視余之入於罪人也。君能設法援余否。余之爲此。實愚陋已極者也。嗚呼。余將自此狂易矣。司德芬曰。汝少安。無躁汝之所爲。良覺可憐。然亦汝自取耳。惟余不意汝亦有此愚蠢。受人欺。給事也。查里曰。然則今當補救之。

耳。第一當救此女郎。司德芬搖首曰。吾輩其何能爲力耶。不僅此也。此間自水手長及二等船員去後。各水手紛亂不服軌範。余今亦無能控制之。前此嘗有不安分之舉動。今則已趨於極端矣。余且不知後日之結果若何也。司德芬方與查里語時。聳肩掀眉。一如奇妙之俳優。未幾又聞歌聲雜起。細聆其音。乃爲酒浸之人所發者。司德芬聞之。狀如有事感觸。頗爲驚惶者。且曰。吾輩今在此大海之中。何能有所作爲。脫汝欲收復汝之錯誤事者。當即俟諸異日矣。惟彼水手駛此小舟行時。彼曾道及所取之路程否。查里受此一詰。問茫然不知所答。頻將司德芬之語反復誦之。屢以指頻撥其唇。似覓其失物者。然少選。乃即突然語曰。新西蘭。新西蘭。我憶之矣。此無誤也。此船爾時當行近新西蘭地矣。司德芬曰。我恐未必或者彼所取之路程與汝所擬者。適相反對。彼故告汝以此路程而取他路程以逃。此實必然之事也。查里曰。否。我所言者必無訛。余曾知之。司德芬曰。吾意彼必取道南向矣。彼若取道舊金山。其方向亦稍涉於南向。則彼或逃至舊金山。亦未可知。余意不如吾艦亦趨舊金山。至則先停船以待其臨。余計惟如此耳。查里沉默移時。復詢司德芬曰。汝謂若輩往南耶。司德芬曰。凡世界中事。一經余涉。想即可明。確以定。查里曰。然則君計已熟。吾輩或至舊金山相待。彼舟如來者。當可相遇。惟此舉亦希圖萬一耳。司德芬曰。我思吾輩計劃已定。諒不至徒勞無功也。汝今宜指令此艦不之英而之舊金山可耳。查里曰。然第此艦在大洋中。今欲改絃往舊金山。爲時既久。衆心能否允洽。言時。狀頗鄭重。司德芬曰。大凡希望之能達與否。全

視人之毅力何如耳。余知彼水手長者亦抱此旨。然余知彼必避道而進。脫彼告汝以新西蘭者。決非往新西蘭。汝須認明。凡余今日之觀念。皆非誤見也。司德芬矯爲極親密之狀。言之續續不休。百計以媚查里。又曰。汝尙不知余之爲人。且又不知此人之實爲凶徒。蓋余於防備此人。已吃盡多少艱苦。彼實以可驚可恐之獸行對余。能不出余畢生之力以防禦之乎。查里曰。乞君恕余。余實爲此人所愚矣。余必改換方針。以贖前愆。司德芬殷勤致詞曰。即此足矣。余亦且釋然於汝矣。汝能明瞭。則前憾可以盡釋。汝又當知凡此船衆咸服余之命令也者。司德芬出室。并隨手闔其扉。意似關懷查里者。

第二十二章

查里此時雅不欲蟄閉室中。令如埋伏之兵。幽諸一室。然不知克敵之日尙在何時也。追憶彼載此玉人之舸。今不審飄流何所矣。生死且莫能定也。萬一隨波流而去。則確爲己所誘之。以入危境耶。凡此思想擾擾於查里之胸。至夜尙未能釋然。夜色清澄。明星皎潔。彼酒醉之水手。乃乘此星月而興致。颺發抗喉而歌。佐以僂僂之舞。叫囂之聲大作。在彼固實視爲雅樂也。查里以力疲思絕之軀。處此高歌狂舞之中。但覺耳中擾擾未幾。卽睡熟矣。直至次晨始醒。查里醒後。以爲今日不能更幽室中。旋即起身整衣。並將頭上之帶卸去。出見甲板上熟睡之水手。幾滿則亦不復擾彼。查里視甲板情況。恍惚已一年。實則查里之不至甲板者。爲時僅三日耳。惟情狀乃大異。查里於無心中偶近船後。不覺大異。則見向者黑書全雪。

可。三。字。於。黃。色。之。板。者。今。乃。易。白。字。書。海。之。妖。三。字。於。黑。色。之。板。矣。查。里。閱。後。不。禁。大。駭。自。疑。曰。我。豈。在。夢。境。耶。余。已。不。在。此。全。雪。可。艦。乎。然。則。何。以。此。船。忽。變。而。爲。海。之。妖。耶。將。於。我。睡。熟。時。更。易。此。船。耶。或。抑。經。司。德。芬。一。擊。後。致。吾。精。神。改。換。耶。查。里。此。時。殆。入。幻。想。彼。遍。視。全。舟。初。無。大。異。又。見。一。小。舟。其。名。亦。曰。海。之。妖。而。救。命。圈。上。之。名。亦。同。查。里。至。此。不。禁。大。奇。而。愛。而。蘭。之。侍。役。乃。適。由。甲。板。而。過。查。里。即。呼。派。西。前。來。指。船。中。景。物。語。之。曰。汝。對。此。覺。有。所。異。否。渠。曰。無。異。查。里。曰。然。則。此。舟。何。名。也。曰。船。則。仍。此。名。耳。查。里。怒。曰。汝。其。告。余。此。舟。何。以。易。名。海。之。妖。派。西。注。視。查。里。狀。至。不。釋。又。曰。君。如。未。全。愈。者。宜。加。保。養。查。里。曰。我。詢。汝。以。船。名。汝。必。不。告。余。此。何。爲。者。耶。侍。役。曰。此。爲。全。雪。可。先。生。其。忘。耶。詎。以。頭。顱。被。擊。之。故。記。憶。力。不。能。充。分。耶。我。聞。有。以。被。擊。之。故。併。已。名。亦。忘。之。者。先。生。竟。忘。其。船。名。乎。查。里。曰。汝。謂。此。舟。爲。全。雪。可。乎。然。吾。目。不。盲。也。汝。觀。此。果。爲。全。雪。可。乎。即。將。救。生。圈。上。之。字。舉。示。派。西。派。西。審。視。此。字。約。數。分。鐘。並。云。此。何。意。耶。此。非。全。雪。可。之。字。義。耶。查。里。曰。汝。乃。不。審。乎。此。明。明。爲。海。之。妖。之。拼。法。也。派。西。曰。噫。君。言。拼。法。更。余。所。不。諳。也。余。曾。未。一。日。爲。學。生。安。能。與。君。講。論。拼。法。余。祇。知。全。雪。可。不。知。其。他。我。輩。只。視。之。爲。全。雪。可。可。耳。君。欲。知。此。原。委。可。執。昨。日。書。此。之。人。而。詢。之。查。里。曰。昨。日。耶。是。皆。昨。日。所。書。者。耶。派。西。曰。昨。日。船。主。命。人。來。改。書。此。名。然。君。如。納。余。忠。告。者。君。宜。回。至。己。室。安。臥。數。日。以。君。頭。顱。創。痕。尙。未。大。痊。倘。得。安。息。亦。大。佳。事。也。查。里。點。首。無。語。心。念。此。必。司。德。芬。所。爲。或。恐。遇。有。他。舟。致。被。破。獲。全。雪。可。艦。之。案。又。或。英。軍。

艦正在查此。今改此名。特以掩其跡耳。此皆司德芬之機詐。乃生是策。未幾而司德芬自室中出。狀至欣悅。並與查里殷殷款接。曰。穉子。今日健旺耶。余甚欲見君。以君在艙面。藉可鎮攝衆水手。邇來若輩。囂張極矣。往往以終日無事之故。遂致無事。不爲良可慮也。查里曰。自後此。或可安靜矣。司德芬言畢。乃去。此船無事者。可一星期。查里自歎曰。過此無謂之光陰。何其日長如小年耶。查里以無聊之極。喃喃自語曰。休矣。我之在此。不其悶損耶。

(未完)



●結婚奇談六

(冷)

▲七萬六千字之情書 加里侯爵夫人。昨挾七萬六千字之情書。擬在聖。蕭中央。審判廳。控訴油漆公司書記哈爾雷。蓋哈在歐。遇加時。曾訂諧老之約。嗣後。食言。潛遁。至美。而侯爵夫人。竟要求二百五十萬金元之賠償云。

